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五一冊目次

彭惠安公文集十卷 （明）彭韶撰 附錄一卷 明萬曆彭繼美刻本 〇〇一
方洲張先生文集四十卷 （明）張寧撰 明弘治五年許清刻本 一〇三

彭惠安公文集十卷

（明）彭韶撰

附錄一卷

明萬曆彭繼美刻本

彭惠安集十卷、附錄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彭韶撰。韶有政訓、已著錄。韶正色立朝、諤然耆舊。其文雖沿臺閣之體、而醇深雅正、具有根柢。不同於神瘠而貌腴。初名從吾滯稾。嘉靖中重刊、乃改題此名。然據鄭岳原序、已有遺稾散佚之語。則似已非其舊本。故所收詩僅十餘首。如明詩綜載其臨江詞一篇、指斥東里、慷慨激烈、足起頑懦、而此集不載。又莆風清籟集載其詩十五首、亦半從他書錄入。是掇拾散亡、尚多未盡。特賴此一編幸不至於全佚。是則校刊者之功耳。韶之風節雖不藉文章以傳、然文章亦足以不朽。至其巡視浙江、兼理鹽法、憐竈戶之苦、繪入圖上進、各系以詩。具有元結舂陵行鄭俠流民圖之意、又不僅以詞采工拙論矣。

彭惠安公文集序

莆田林俊撰 刑部尚書謚貞肅

語人以其盛其所能蓋自見矣曾公之忠節溫公之行烈書法史材未之有掩也矧文章特儒者事吾郡從吾彭惠安公殆其然者公自刑部屬以氣節行見（?）布衣復摸張東海稱一代作家托之草書流布海內私欲與元城與公並稱三絕予未敢僭論蓋莆前輩心學有林艾軒公無愧焉氣節有方實齋行業有陳正獻公欲私與匹休若劉後村之詩陳衆仲之文公則未嘗多讓川岳靈秀為天下生公也僅一莆乎（?）也哉予少公二十有二年非公晚流累階薦剡酸（?）之味將不謂無同也甚恨者仕同時十七年宦迹出入僅一再會弗獲幸卒教于公而公遽病以歸歸以弗起矣山頹之嘆致吾私為士夫為天下慟也嗚呼公其不可以起矣平生所著滯稿為卷凡若干侍御陳君時周輯其要得若干鋟梓以傳序公之文予未進貢也慨惟老成風逝聲望所及長養成就功為多所謂典刑者為信公功在天地名在華夷太史氏書之矣得是集備考之深自見矣

彭惠安公文集序

古名世之賢操修德行韜養性靈而充之以學
識其或出其緒餘為文固異夫世之文人之文
也世之所謂文者模倣以擬古鉤棘以立奇摟
抉僻隱以衒博非不足以擅能一時然稽之於
道則詭矣施之於政則盭矣甚至飾辨文奸貢
諛希寵而為世之大害亦奚取於文為哉吾鄉
先正惠安彭公以德望風節伏一世而志存經
濟固未嘗數數然刻意於文也然一時名勝號
能文者咸推下之養之深積之厚允其發言成
章者皆其趨向踐履之實也公嘗序西疇常言
有曰即其所行而為學即其所學而為言公盖
自道之矣竊嘗評公之文於異代固未暇論若
國朝一二鉅工其鋪叙詳覈類潜溪法度整潔
類東里其銘贊高古沉鬱視郁離子遜志齋疑
或過之憂時憫俗拳拳於政體民艱欲挽頹風
而還之古屢致意焉故雖不規規於古也而鼎
鼎殷敦刑範自別雖無意於奇也而風湧石

激波瀾疊見其出入經史揚確古今而卒歸於
約又非世之雜博者可儗矣昔司馬溫公學主
於誠故其文醇深雅正不涉詞人畦逕論者以
為有西漢風公之文得無類是也乎公胤嗣單
微遺稿散逸侍御陳公時周嘗彙輯林公見素
序之將梓行未果今撫守丘君主靜雅慕先正
欲表章之錄公遺文屬余訂正將刻之郡齋其
間覺多訛缺乃從其家求公所謂滯稿者詳加
校定釐為十卷云若名臣錄贊及政訓等書久
有專刻茲不復入晚學寡陋管窺蠡測掛漏是
咎爰取紀傳贈送允為公作者附之卷末庶後
之讀是文者尚有以考其世也
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秋八月望後鄉晚學山
齋鄭岳謹書

彭惠安公文集目錄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鄉晚學鄒善原訂正
同邑撫州府後學丘其仁校梓
廣西左參政曾姪孫文質續閱
[illegible]玄孫繼寀重刊

卷之一

奏議

題為乞 懇分豁地土事 時任廣東刑部郎中
奏為陳言事 時任四川按察使
奏為薦舉事 時任廣東左布政使

奏為陳言進貢事 時任廣東左布政使
奏為乞 恩事 時任廣東左布政使
奏為邊方大體事 時任廣東左布政使
奏為薦舉師儒事 時任貴州左布政使
題為折收俸粮事 時巡撫南直隸右副都
題為陳言政治終始事 時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
奏為進呈鹽場圖冊事 時任刑部左侍郎兼左僉都

卷之二

序

送鄒憲亭公巡撫大同詩序
八閩通誌序
送何憲副之閩序
送陳公甫先生詩序
名臣錄贊序
自著政訓序
辟穀圖贊有序
東海手稿序

送主事林君孟和之南京序
政垣備覽序
春暉堂詩序
送李典教之桂陽序
三原王氏族譜序
送通守顧君之任廣州府序
送同知李伯通之嚴州府序
送宜善謝君之安慶府推官序
[illegible]序

書林家乘序
天恩與誥圖序
送進士方君宜弼之新昌太守序
送吳公宏哲憲副之湖廣序
送方伯吳公思周致仕詩序
西疇常言後序
贈亞參方公廷臣考績歸江西序
贈司訓鄭瑞璲之分水序
送知事鄧文振致仕歸請安序
送方伯嚴宗源同年之湖廣序

卷之三

記

同壽堂記
鐵漢樓記
梅陰書室記
養思堂記
重脩陳先生祠堂記
脩復劉後村先生祠堂記
存有堂記

集351-006

卷之四

誌銘

黄參議滄軒公墓誌銘
林知州雪庵公墓誌銘
陳知縣孟寛公墓誌銘
林同知思承公墓誌銘
明誥封恭人卓母朱氏墓誌銘
鄭教授拙庵先生墓誌銘
賜冠帶直庵處士林公墓誌銘
明誥封太淑人黄母林氏墓誌銘
周太守廷粲公墓誌銘

卷之五

碑銘

興化府重修城隍廟碑銘
宋贈僕射陳公脩墓碑銘
陳康懿尚書公神道碑銘
葉氏先塋碑銘 浙江金華府
白塘李氏重脩先祠碑銘
來鶴樓合祠碑銘

集351-007

卷之六

祭文

祭朱士傑都憲文
祭翁水崖尚書文
祭呂尚忠都憲文
祭張宗器都憲文
祭韓來熙都憲文
祭黃廷獻亞卿文
祭陳孟寬知縣文
哀李英玉先生詞

卷之七

墓表

雲南丘副使拙菴公墓表
南京户部郎中同年方朝宗公墓表
南京大理寺丞同年何惟孝公墓表
四川副使同年范誠夫公墓表

彭惠安公文集六　目録

集351-008

卷之八

書啓

與郡守岳公啓
與姪原岳貟外啓
與長男濬畄世科事
與次男瀚勉世學事

卷之九

詩

寄愚菴陳冢宰
送謝文祥御史謫南陵丞
魏孔淵太守送岑嘉州集書數韻後之
送鍾岳資姪之敎上海
送方宜約郎中還朝
贈吳汝賢學士
書林風木為徐橋徐資時作
貴州聞長男濬中御試
送鄭思貞淳安司訓
懷陳公甫先生二首
送陳公甫歸廣

集351-009

卷之十

贊

周最拙翁贊
柯孟時殿元遺像贊
何廷秀侍郎畫像贊
彭文憲少保公贊
國朝名臣録贊　凡三十一人

彭惠安公文集卷之一

奏議

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等官臣彭韶等謹　題為乞
恩分豁土地等事該戶部奏差臣等前去直隸真
定府公同會勘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周彧等所奏
地土緣由除另行回　奏外臣等再恭死言伏聞為
臣以不欺為本處事以不私為先昔孟嘗君使馮驩
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遂悉
去獄辭勸上勿問古二人之心豈不欲以奉事為恭
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為恭也臣等

部賤豈能少希於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見於
陛下爲止以臣等所勘真定地土言之真定在京
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為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
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閒一
歲一收者有閒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
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　太祖
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　聖旨有
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
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
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　本部官

又奏北京八府供給浩多欽蒙　宣宗皇帝准令照
例是　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
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
蔣琮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
畝零　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蔣琮外有四百餘
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　英宗皇帝之心即
祖宗之心也後因慶雲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攙撥
民間方將前地斧餘諒還官地成撥起科戕出無奈
今周彧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數奏再量出無
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

餘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並陳其實臣等親詣本縣
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
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
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能治河者流徙不常鹹薄
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
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而我　祖宗許
侵從後良爲此也即今彼處人民亦賠馬走遞運糧
草供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二十三次差役以
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盡
總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

盈一畝餘步今爲閑地則何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
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此則徒耳自古立國當重
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
盡奪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　國咸休
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數食之
利哉況　聖朝卜世無疆決當壽後上地有限而承
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
老携幼遠道泉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
結在官外伏望　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　祖宗
先帝爲法所有官畬之旅　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

乞　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
加寬恤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
極則本固　邦寧而世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
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　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
體而已不勝犬馬拳拳之至緣臣等不曾依限丈量
合當有罪謹題請　旨成化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欽
奉　聖旨這地還勘明白　朝廷自有處置還斯每
既承差委卻稍不四丈量妄引戰國時事自比但知
沽名不顧方命好生不知大體錦本句等來聽欽此
欽遵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臣彭韶等謹　奏為
陳言事伏覩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詔書內
一欵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近
准永寧宣撫司牒呈為進　貢事據本司所轄驛遞
申據吏胛陳憲等呈告於成化十一年八月日期不
等蒙　欽差鎮守雲南太監錢能差千戶崔昇舍人
張宗隨帶旗軍沈真等一十八員名　進象六隻前
往各該衛所并驛遞沿途舖分經過先行牌仰各該
衙門知會遵依預備合用草糧人夫馬疋等項聽候
不欽外不期原差官舍崔昇張宗等一到下馬不問

草料有無先行責打三十大棍又行嗔怪不行遠接
喝令跟隨通事旗軍將各該答應人役無故鎖項在
於象脚非法拷打勒要相送銀兩有者即當踈放無
者晝夜加刑拷責只得揭借銀兩賄送纔方脫放雖
是遵奉進　貢其被差來人員縱率非法用刑酷害
軍民百般凌辱上下官舍通打各驛官員背包似此
不當又行故將各驛馬疋加鞭走馳跌死數多使客
到驛無馬程遞促難顧覓每馬一疋要銀一兩五錢
纔方僱得接遞其苦不勝竊思各人到於衙門勢作
京官威風不問品級大小公然高坐要各官跪拜稱

呼大人老爺則當忻懽跪拜遲慢大棍受刑致被千
戶舍人崔昇張宗等分付要銀打發若不出辦就將
本象趕入衙門人皆驚怕每象一隻務日支納糧米
五斗其象六隻每一日共料米三石仕滯月久人皆
懼怕買米不過只得揭借銀兩打發似此妄為非止
一端及思近年進　貢象馬方物并金銀藥餌鸚鵡
等項官員人等經過大小衙門備辦草料下程并雞
酒人夫馬疋並無索要銀兩等情惟獨千戶崔昇張
宗等玩法撒公酷害軍民不得安生又據本司各里
曳人里甲阿遠等連名亦告前因每被進　貢等項

節次被打勒要祭河胖大猪羊查無勘合事例恐後
亦有進　貢一槩做倣通進理合備由呈乞禁約施
行等因到司參照永寧宣撫司呈稱千戶崔昇索要
銀兩打發不曾明開數目及與舍人張宗等各項違
法事情俱在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大赦以
前例該免罪但所言再後乞加禁約一節緣係欽差
鎮守官差委京衛官職非奉　明詔難以禁約臣聞
自古　帝王不患娛心之不足惟患德業之未隆不
患備物之未能惟患盈成之難保是以勤儉守己撫
綏遠人誠不敢恃太平而自暇逸也蓋勤則剛斷發

事儉則不貴異物柔遠人則休息物力三者在 陛
下盛德中無所不至然而群臣或不能仰體 聖心
過求奇巧以充玩好其所使官員又不能善於其事
因而作非遂使遠方軍民漸至失望思欲告訴而無
階也竊見鎮守雲南太監錢能屢進寶石象馬禽鳥
等物近又進金燈號爲絕異雖曰敬奉 朝廷之意
然終非堯舜其 君之心無是心而孜孜於勤奉外
物上無以助 聖德下無以慰軍民未見其爲淳實
忠愛也伏聞禽畜之類 內苑已備寶石等物非所
急用有之無益無之無損萬里傳送勢必勞擾承遣

之人狐假妄爲亦或有之伏乞 陛下廣德業之盛
衷念守成之艱難斷自 聖心將前項物件撙節罷
去嚴 勑內外臣下致秦守法撫安夷民則遠人歌
舞 聖治永遠無極矣臣等冒昧罪該萬死緣軍民
利病所係不敢緘默謹具本順差千戶劉顒親齎謹
具奏 聞成化十二年六月 日該通政使司官
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等謹
奏啓爲薦舉事臣等竊聞名德之賢成就甚難儲之
朝廷關係實重是以古昔聖帝明王咨訪搜求罔間

遺逸小或致之大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顯著之事功
靜則因以係士心之向慕薦望風采蔚爲國華大學
所謂惟善以爲寶是也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
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
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
往者成化五年應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
養志沉潛聖賢之書貫穿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
精微才雖未試行則可保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
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
獻章遠甚猶且叨食厚祿顧於醇儒反未見用非惟

臣等之心誠切不安亦恐 國家不及收用坐失惟
善之寶也伏見天順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
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處以官僚奈緣老病辭
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今獻章年力盛強夫非
與弼之比伏乞 聖明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
職事則必有以補助 聖德風動士類矣臣等職居
藩司所有爲縣人材不敢不舉爲此具本順差舍人
武敬親齎具 奏啓 聞後承准吏部咨字七百六十
五號勘合該本司奏前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隨該廣東布政司咨呈亦爲前事通

送到司查得陳獻章五十一歲係廣東新會縣人由舉人監生成化二年本部歷事滿日候聽選間該通政使司連狀送據本生告要取討繳繳已經劄送順天府給引照回去後今該前因案呈看得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彭韶等奏稱監生陳獻章給假回還杜門養志讀書踐履愈覺純熟今年力蘇強非吳與弼之比要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一節緣獻章先由鄉貢歷事聽選係是　朝廷待次選用人材比與吳與弼山林布衣事體不同合就連送該司仰本司將行該府縣官親詣陳獻章住處以禮起送赴京本部另行具奏定奪以勵士風不在常選除授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謹　奏為陳言進　貢事臣聞為治之道勤儉而已昔伯益之告帝舜有曰儆戒無虞又曰無怠無荒蓋怠者勤之反荒者儉之反必惟勤惟儉然後無為君之難而保無虞之治上古聖賢論治不過如此則後人之為治豈可外勤儉而他求哉唐宋之臣有當太平而昧此戒至於不可悔者則知伯益之言真萬世之龜鑑也伏惟　國家承平百十餘年　陛下守成十有五[illegible]無虞之時加儆戒之道不

可一日而不存勤儉之德不可一日而不修長治久安端有係於此矣臣居疎遠職事所及不敢不披露為　聖明陳之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奉到　欽帖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於　文華殿欽奉　聖旨恁寫帖子去說與總鎮兩廣太監顧恒并都布按三司等官知道彼處地方所產一應土物及各樣藥餌等項逐年委令精通人員依時採取辨驗真正如法造辦裹盛封記陸續差委的當人員管送來京毋得指此為由因而擾害下人違者治罪不饒欽此欽遵先該太監顧恒并三司等官會議擬選貢土物熏煎

果品藤絲雕漆器皿海味布疋藥料銀硃酒器等項椰子等物計八十餘品見今陸續委官采買進送外臣惟臣子愛　君之心何有限極雖勞費天下以備貢奉亦不為過然臣子之事　君也猶　人君之事天然郊祀禮物有常品不敢加溢蓋味主於誠而已臣子貢獻有常物不敢加以珍異主於敬而已苟外此而欲加焉則陷於諂瀆而導侈靡所以盡誠敬之實臣子之心豈忍為之哉況自古聖王之御天下所操者憂勤之心所寶者儉約之德不惟無求於異物織有異物亦不之用誠以宴安溺志為可懼而盛

德大業爲難保也大勞費天下而使德業有所虧志
慮有所損聖人之心豈肯爲之哉伏願　陛下以事
天存心以先聖王爲法念保業之艱難思創業之
可畏勿恃太平勿貴異物躬驅勤儉以化天下將廣
東土物除今年陸續採進外以後逐年乞爲停止則
洪恩沛於海表至治協於帝舜千萬年之太平有
除無窮矣臣不識忌諱罪該萬死伏乞　寬敍鉞之
誅以　賜採納遠方臣民不勝欣躍感幸之至爲此
具本須差舍人武敬親齎謹具奏　聞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謹奏
爲乞　恩事准本司左布政使彭韶咨近該本司承
准戶部廣字一千九十六號勘合前事廣東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連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
出　欽差提督廣東市舶提舉司事內官監太監韋
眷奏自愧疎庸叨沐　聖恩如山高水深粉身碎骨
無足以報涓埃夙夜兢惕寢食弗寧幸惟仰我　皇
君之德天地同仁恩盈四表光被海隅趾諸小邦罔
不臣服絕莫窮荒無不歸化自古　聖王之治[illegible]
於此時矣臣承　命廣東然其地方週有所產土物
等件宜當用心採買謹以　貢用此以臣子事　君

誠敬之心也緣臣子立孤身而人力不及差用今去
得廣州等府番禺南海等縣人民每歲編充均徭餘
剩空閑人戶數多用之不盡或經過人員送之聽用
或公差官備贈之類通俱不爲役公用何在伏望
聖明憫臣執[illegible]如蒙乞　勑該部行令廣東布政司
轉屬本府通行番禺南海等縣僉剩空閑人戶六十
名與臣差撥買土產品物等件進　貢等因
具奏成化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太子少保戶部尚書
楊鼎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准他該部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送[illegible]到部令就連送該司仰類行

廣東布政司[illegible]廣州等府番禺南海等縣着落當
該官吏[illegible]眷奏奏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
行仍行[illegible]各處知會承此除欽遵施行外臣忝
備藩[illegible]民所有事干利病不敢不推陳之乞
敕臣[illegible]伏惟　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
田野之[illegible]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
儲蓄[illegible]衣食無於自給比之　國初[illegible]經營載征
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官強反有[illegible]何哉以官財
之多也　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illegible]矣
國初　宗藩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封

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省貢有節今四出絡繹矣
初土賦有常今進　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
度修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實繁矣初晉錯少刻
令板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聚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
淳質今人情皆好奇巧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
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更
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廣東市舶提舉
司衙門先於永樂元年八月內該內官齊喜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設立彼時僉民殷實戶四十七名軍
殷實戶三十七名在本司用其他工役夫并跟隨皂

隸等項又各不等內臣相承撥置于今七十餘年近
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戶特蒙　聖恩憫其獨身久
勞于外　准撥六十名與他使用誠　天地之心也
但　朝廷立法四方視傚今內臣差出各布政司皆
設若比例陳請難盡應付伏望　聖明以　祖宗為
心以萬世為念遇事思畏慎終于始將前眷所參徭
戶合無暫與一年以後遞年免且停罷則臣民幸甚
臣又聞自古帝王保民致治皆由於勤儉而內外臣
子守官馳驅亦惟在於勤儉非縱意取欲可能行也
臣子之中位高祿厚者尤宜惜福其在京在外文武

三品以上官名下額設皂隸亦望　聖明垂念四方
災傷人民窮困特　勅該部計議量減名數若文武
官在內已給皂隸其在外行事不許吏僉及內臣差
委在外一體論官高下定與跟用若干照依見行事
例開寫在冊則事易遵守法久無弊矣緣係陳論餘
戶皂隸事理合具本移咨具　奏等因到司准此理
合具本順差舍人王紀齎捧謹具　奏啓　聞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等謹
奏為邊方大害事臣職專藩服以承宣　德意為事
其有不便等弊不敢隱嘿為此開坐具本順差令史

鄭瑞齎捧謹具　奏啓　聞
計開
一該鎮守廣東珠池都知監左監丞黃福移文為
進　貢事照得彼職採買到土產蜜煎禽鳥等物
裝盛[illegible]完密差冠帶姬男黃顯宗等管　進所
據某[illegible]件合行移文廣東布政司行屬府
南二縣措撥長行大河船九隻裝送供應施行等
因到司除依文應付外臣切見去年以來近而本
處遠而江浙凡鎮守等官俱各差人到於高廣等
府或潮州南澳地方收買禽鳥上　進是蓋臣子

敬奉之心也然高廉二府近界安南南澳地方密
邇番洋往來交易事易流傳不可不慮昔成周之
盛不寶遠物而珍禽奇獸不育于國聖經美之真
可為萬世之法矣夫禽獸之物産自遠方羽毛雖
異百無可用今相率競鈠装買臣恐外夷傳聞必
以為　中國所好非所以增光　聖德也况南澳
港泊界在閩廣之交私番船隻寒往若來官軍雖
捕未嘗斷絶再若公行互市後愈難禁捘之大體
似有未便伏乞　聖明軫念遠方合無將今後各
處禽鳥止令勿進仍　勅該部將廣東巡海副使

員缺推選公能官前來疾早禁治俾海港清切邊
民幸甚
一該錦衣衛帶俸所鎮撫梁德呈前事有兄梁芳
見在　御用監太監恩得有母在原籍廣州府新
會縣奏　准令德往來供給侍養及有物件自備
令德赴京進　貢奉勘合行回本布政司如遇每
年赴京進　貢照例起關應付廩給站船弁裝載
物件係官船隻人夫車輛一程程倒換今照自備
到禽鳥土宜等物赴京進　貢該用船隻車輛人
夫弁站船紅船廩給口粮脚力備開具呈應付施

行等因到司查得先承准兵部食字一千二百四
十六號勘合為乞　恩事備行本司轉行所屬如
遇梁德每年赴京進　貢照例起關應付廩給站
船弁裝載貢物船隻車輛人夫等因除依承應付
外臣切見進　貢土物自　祖宗之時亦嘗有之
然皆在外鎮守及公差内臣因見珍物美味四方
罕民皆得服食而獨於　禁庭反不得用以故依
時採辦上　進此為内侍孝愛之情也至於弟姪
人等不過臣庶之家而猶自備進　貢不惟　朝
廷尊嚴不可褻瀆亦恐彼此夤緣別生利害不可

不謹昔有唐之世諸鎮進奉其後幕僚亦有進奉
史傳書之是為後世之鑒矣近者廣東守鎮等官
已各進　貢今又許近侍家屬自備進　貢臣恐
軍民聞知將以為法令日異非所以增揚盛治也
況開創事端後因為例萬一再有貴寵之臣依此
陳請不從則有不均從之益見紛擾撓之大體似
有未安伏乞　聖明俯恤輿情合無將梁德自嘉
土物除今年已　貢外以後每年令凡停罷俾照
舊往來供給侍養度公務私情皆得便益
[illegible]司禮監太監懷恩等

於[illegible]官欽奉 聖旨恁寫帖子去說與總鎮
兩廣內官監太監顧恒知道杏得宣德等年彼處
原有進貢香草等項土宜近年以來因依舊例着
你每依前供辦却不用心製造多將麄糙草席等
物增添扛數進獻徒費人力罔得實用今後務要
斟酌相應精緻的許來勿得似前虛塞及又不行
鈐束有司官員故縱累次奏擾煩瀆 朝廷既委
你為心腹不行盡職甚是不謹除已往不咎外今
後再有似前的罪有所歸欽此欽遵本監今將奉
到 旨意備云前去太監顧 處欽遵施行

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等謹
奏為薦舉師儒事照得貴州所屬衛府宣慰司共設
有儒學二十一處為因地方僻遠夷俗醜陋銓選學
官少有到任見今貴州宣慰司鎮遠等府與隆等衛
各該儒學共缺教授一十餘員以致士無專師人不
樂學儒風不振夷俗如舊臣等切見四川成都府舉
人徐禴何光榮重慶府舉人牟倫俱由會試不中退
而家居遠者三十餘年近者二十年博學明經篤信
守已儒從以年老不肯就於有司寧澹薄以食力
不復逐名於榮貴其心豈不願仕哉但思久養英邁

之氣不欲一旦摧折之耳臣等竊謂此等之人時所
難得若加錄用士必知勸乞 勅吏部行下所屬將
舉人徐禴等禮取到部量授儒官職事置在貴州宣
慰司等儒學則不惟士風夷俗皆所繫重而有用人
才亦不至遺棄矣蓋川貴地方相去不遠而各人學
行老成實堪師範是以臣等昧死輒敢推薦為此具
本順差令史宋瑄齎捧謹具 奏 聞成化十九年
十二月十六日該通政使司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
欽此欽遵

欽差巡撫南直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彭韶謹
題為折收俸糧事切照東南財賦 國計所資大則
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俸皆國之需出自蘇松常
三府為多逐年戶部止將秋糧正數派令起運兩京
交納中間加耗船脚等項無所措辦不得已就於正
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既已支訖就撥糧長運
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裏盡行起身次年八九月內回
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時
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為艱苦
何可勝言臣熟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下
[illegible]每歲起運南京[illegible]糧

本[illegible]六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各衙門約計
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
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麥粟穀
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賣人來曾親自關
支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員之家既有實價可不勞
致也臣竊謂折銀為便伏望　聖明軫念三郡人民
飛輓之繁稍與蘇息乞　勑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
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
官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

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名下俸米除量
留一二石外餘俸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
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米
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南京官員俱解南京各衙門
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畧减省而官員俸糧亦不虧
損實為便益緣係折解俸糧事理未敢擅便具本專
差典史周瑜賫捧謹　題請　旨成化二十年十月
初六日該通政使司奏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
遵

欽差巡撫南直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彭韶謹
題為陳言政治終始事伏覩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
七日　詔書內一欵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
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忝備員風憲之官莘遇
聖明變治之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
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為　陛下陳之夫
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
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既發
於[illegible]又形於正旦此　天心仁愛之至欲　陛下
謹始[illegible]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
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
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
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為盛事臣愚妄謂

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
屢[illegible]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
所[illegible]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愛
心[illegible]已所望於　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　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illegible]
[illegible]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上物於　皇妃
下或加　中宮之上又襃封其家幾與　先帝時
[illegible]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illegible]

事惟此為大　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渙散殆以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再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開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在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　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又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

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illegible]亦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illegible]矣至於[illegible]後平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illegible]貢[illegible]內臣[illegible]實有憂心茲者又　詔鎮守內外等官[illegible]方物[illegible]照天順[illegible]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illegible]軍民[illegible]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illegible]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illegible]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illegible]當而[illegible]

是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自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　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　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尚官兼掌及其致仕　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

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愼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即其已往而愼於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諸后世所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眞　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蟣蝨微命殞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緣係應　詔陳言事理具本順差辦事官李錦齋捧謹　題請　旨

成化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欽差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彭韶謹
奏為　進呈鹽場圖冊事臣以菲材謬蒙任使先
因巡視浙江地方後又整理兩浙鹽法除欽遵　勑
諭內事理巡歷各場查盤清理具本造冊回　奏訖
臣伏聞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為念其忠
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為先故有以豳風無逸
親書以進者有以農桑耕織繪圖以進者甚至有獻
流民圖者要之豈能盡夫民間百色艱難之狀但於
深宮之中即是少寓目而動心焉亦不至視之如草
芥而剝脂刻骨以取之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

乎古今未有圖詠士大夫少知之者況於在上之人
乎臣近履鹽場始識其弊謹為　陛下陳之海鹽賣
煑全資人力竈戶得過之家丁多力盛因山海自然
之利無門戶不足之憂誠與樂土之民等也貧薄之
人雖有分業塗蕩然自來糧食不充安息無所不免
豫借他人凡是煎課餘利盡還債主而本身之食有
加無減故其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脫
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畜物
賤欲守則無人不守則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
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雖至隆寒砭骨亦

必為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煑之時燒灼熏蒸達頭額
面不似人形雖至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之苦
也不分寒暑無問陰晴日日有課月月有程前者未
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咆哮如虎既
無見鹽又無低價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
也加有疾病死喪等事尤不能堪逃亡別處則身口
飄零復業歸來則家計蕩盡誠為去住兩難安生無
計至斬謂窮民無所歸此等是矣所宜加意矜念遇
事寬恤蓋雖未能使之頓如其願然亦足以示　朝

廷存恤不忘之心彼將有所感動仰慰睿圖極無復
恨矣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為
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寫成冊　上　進伏乞　萬幾
之暇俯賜　睿覽庶幾目擊貧灶之迹臣不勝願幸
之至為此具本專差驛丞楊啓親齎謹題請　旨弘
治二年六月初二日七月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
道欽此欽遵當日內官取司進入訖

計開

右兩浙鹽場之圖兩浙鹽運司所管共三十五
場清浦等一十三場在蘇州加興地方俗呼浙西
之西天賜一場隔涉崇明 [illegible]

場在寧紹溫台地方居浙水之東而玉泉一場隔涉象山縣海面其杭州仁和縣許村二場地方雖居浙西場分則歸浙東凡浙東鹽共一十萬七千五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引浙西鹽共一十一萬四千八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七萬二千六百餘引各將一半折價解京一半存留給客浙西多平野廣澤宜於舟楫鹽易發散故其利厚解京銀兩每一大引折銀六錢浙東多阻山隔嶺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解京銀兩每一

大引折銀三錢五分俱便於竈然貧病之戶歲徵月歛生意蕭然猶以爲苦臣有詩述其槩

兩浙山水鄉古稱天地藏西望出吳淞東行
踰鴈蕩利孔非一途鹽征爲源玉泉布充京
儲芻糧助邊餉庶哉用物宏生意不復暢薪
桂與炊玉晨昏增感愴弊居撥寒蘆薪釜倚
孤嶂懷土思依依承家如草創

右山場之圖浙東濱海多山重岡疊阜林薄所聚名爲山場不屬鹽場管理止是人民竈戶自置收報有司戶籍往年人稀用寡柴薪易得于今百年生聚繁蘇日廣但是附近去處無不樵采必於離遠之山方有可樵上等竈戶自有已業柴蕩柴薪或賤買堆積以備燒用次等中戶亦無主處山逐時採燒或租典柴山以備樵取貧難下戶既無錢鈔堆典又無人力可使則以巳身妻子傭力大戶之家苟具衣食而已本名竈丁實其陪辦此外若有債負緊併遂拋棄鄉井而逃矣臣有詩述其槩

山木非不佳林麓非不廣百年生聚繁分業
薄如紙朝夕斧斤入不待黃落矣近伐峨山

豈遠入虞虎兕肩重何足辭突黔良藉此而
況煑海功勞夜無停止滷薪苟不力公私亦
何倚歲歲事辛勤猶勝棄桑梓

右草蕩之圖浙西濱海無山茫茫沙漲蘆荻所生名爲草蕩俱屬鹽場管理竈戶隨團照丁均分地廣處每丁有二三十畝狹處每丁不及十畝然其間有厚薄肥瘠衝緩而草生稠稀因亦不能齊焉上等之家常時照管不令牲畜作踐及外人偷竊一年滷薪自有餘用次等中戶人力寡弱收採不全而用頗不給貧難下戶

有以蕩地先典與人取錢應急而一年煎辦逐
缺燒用其傭僱與人及逃移避住皆所不能免
爲臣有詩述其槩
海壖咫尺地一望如掌平材木不生植草莽
徒敷榮廣牧良有害泛取亦難成瓜分給亭
戶表識自經營繁霜一以降百物俱彫零鋤
芟總止芟縛無留行輦運積官所來歲事煎
烹 召荷非爲苦頑言公課登

右淋滷之圖凡鹽利之成須藉滷水然滷之淋
取又各不同有沙上漏過不能成鹹者必須燒
草爲灰布在攤場然後以海水漬之俟曬結浮
白掃而復淋有泥土細潤常涵鹹氣者止用刮
取浮泥攤在攤場仍以海水澆之俟曬過乾堅
聚而復淋夏用一日冬則倍之始鹹可用於是
將曬過鹹泥約五六担挑積高阜修爲方丈地
槽旁下掘成井口用管陰通再以海水傾漬池
中鹹泥使滷水流入井口然後以重三分蓮子
試之先將小竹筒裝滷入蓮子於中若浮而橫
倒者則滷極鹹乃可煎燒若立浮於面者稍淡
若沉不起者全淡俱棄不用此蓋海有新泥及

過雨水之故也臣有詩述其槩
旭日明沮場欣茲風色競錢鎛密如鱗沙涂
平似鏡汲曬足灰泥層層白相映易地聚成
堆再淋鹹始盛方池藉以茅小竇暗通阱運
實重且堅浮浮力能勝祗恐山雨來一簣功
未竟殷勤中餘瀝坐待滷池充

右煎鹽之圖凡煎燒之器必有鍋盤鍋盤之中
又各不同大盤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鐵鑄
大止六片小則全塊鍋有鐵鑄寬淺者謂之鐵
鍋竹編成盤者謂之篾鍋鐵盤用灰黏其縫隙
支以磚塊篾鍋用灰塗其裏外懸以繩索然後
裝盛滷水用火煎熬一晝一夜可煎二乾大盤
一乾可得鹽二百斤之上小鍋一乾可得鹽二
三十斤之上若能勤煎亦可四乾大盤難壞而
用柴多便於人衆浙西場分多有之小鍋易壞
而用柴少便於自己浙東場分多有之蓋土俗
各有所宜也臣有詩述其槩
鹺液之清泠牢盤戒脩葺分番勿後時及此
旺煎月一勺盡傾瀉萬竈俱焚爇沉沉紅霧
收燄燄晴波竭斂之白盈筐璨華粲如雪然

捻入公私中心更煩熱荊妻慰苦顏摩挲汗
流血却數戍邊人垂老有離別

右徵鹽之圖鹽既煎成總催頭目人等俱各催徵運赴官倉稱收凡丁鹽引數不等每年一丁有辦課四引以上者有辦課二引以上者其初殆因水力有輕重煎辦有難易故各場不同每四百觔爲一大引有裝包上廒者有散放上廒者然鹽滷容易消折每引必加耗四五十觔以備稱盤至於五年之外始定而不折又恐有海潮暴溢風雨吹淋而鹽之壞勢所不免也臣有詩述其槩

小汎風日好大汎潮汐平柚長薦蒼舞課炭易爲征歲歉伊誰知寧分雨與晴衣食豈不急 國計良非輕擔石四面至倉使一朝盈鹽官唱籌贓折閱頻呼聲況乃逃亡多荒頻重加徵展限諒未允努力事餘生

右放鹽之圖鹽既徵收完繳通關達於戶部遇有各邊缺少糧草奏行客商開中分數自餘明文前去運司轉行各場支鹽各於行鹽地方發賣中納糧草之時每二百斤爲一小引或費價銀一錢以下及有至一錢五分者至於各場發賣每一小引可得利銀數倍然往來跋涉靡費歲久因之折本者亦多矣臣有詩述其槩

三灶乏儲峙良買旁委輸償以権海利子母多窳餘水窨易消耗部屋雖貯𫎏多年積逋欠折筭盡錙銖耶涉太湖畔盈東海隅豈山壓臣浪風帆沉所如舟資窮食亦爲于筱厨誰念味中苦接首空躊躇

右遞陪之圖催目徵收竈鹽之時上納多不能足而有上足又多損折價物領出或不買詠及至高到無鹽可支於是呂宮杖追緊併不…而旅莊賣子以償目前之急生意索然逃亡數多伏蒙 朝廷將遠年舊欠量行寬免新年折價亦與减輕貧灶多有復業者臣有詩述其槩

近賓國貧國厚貨亦貧民滷丁有常賦催目何紛紜役耗歲已久貴緣只虛文商算無私給轍催不堪開富貲自當爾衣此頗連…終不見售絲穀無餘新覓成逢役恤感激皇仁滄海未終竭更始重…

序

送李公巡撫大同詩序

生於憂患聖賢豈欺我哉執轡羊腸終日無虞而放意坦途反遭顛覆蓋事理之明驗也惟身亦然勞苦骨存疢疾乃能引年而宴安鴆毒未見有壽者也惟化亦然鞅掌勤瘁不憚艱險然後能享功名之盛而祖尚玄談躐躋宰轄其能底于成乎惟為天下亦然烽火通於甘泉而西京乃治異日呼韓款塞漢業遂衰突厥逕至渭橋而貞觀益治迨西北晏然天寶之

君荒矣是何也人有所畏而後知所警知所警而後有立志志一立萬事可為也我　國家治平百有餘年加意四陲西北二邊強虜迭仆迭起每厪　宵旰之憂謂非中國之福不可也謂非上天仁愛我　聖人尤不可也惕厲弗諼皇極永固瞻彼平城元魏故宅距前世上都不數程實天限華夷之峻防也常以重兵貯元戎監以二三內臣尤慮弗虔以啓戎心乃徃御史之長巡撫其土蓋合文武兼內外而理者也其責誠重矣然而人情甘逸憚勞視屬邊若降謫我規規然欲內處其志如此成就何如哉北方巡邊

缺人　朝廷思得其士而用之以四川左布政使襄城李公公勉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賫璽書付便宜之權以行公學富才優胸中無機數好謀能聽記功忘過遺災遂待人心久而益信茲行也欣然無憚色誓將以身委之輿論翕然稱惬方今虜酋鴟張其情叵測我軍整暇公夙先謀腹裏完實公有定策和文武以濟時事我無訕也公賞罰以振士心我無權也終日欽欽如在敵境加兵於人如行已地用攘醜類俾不敢南牧隱然壯長城之勢以弼成漢文唐宗之治豈不盛哉當此之際入踐公相孰得而加諸公行有

日諸僚爲若儒紳皆賦詩本餞而韶序之以致願望之私云

八閩通誌序

郡邑有誌尚矣而一藩全誌昉於近時夫離為合寓繁於簡是亦一道也然統屬既廣該括難周作者或詳近而畧遠或稽古而遺今或爲己而忘他人觀者病之重以序述體裁去取權度人各異論欲爲成書之善而可以信今傳後豈不難乎八閩初未有通誌內監五羊陳公作鎮之五年因藩臬二司之請屬筆于吾友今僉憲黄仲昭先生䅘輯五六年始克成書

上可以資處分下可以備咨詢其功云勞而所裨不
小矣公命亟壽諸梓且致簡於予曰是書之作其文
則誌其義則獻治之史也顧有序嗟乎閩於天下爲
彈丸黒子之地其事若省約然自古迄于今疆理民
俗人才凡三變非紀述之詳何以究同異驗升降而
可資以爲因革之政哉蓋自秦郡縣天下之後漢爲
既閩越會稽郡唐以隸江南道至宋以來别爲一路
聲遠於天子矣方岳由是而始列自漢武徙其民於
江淮間永嘉板蕩乃有衣冠而南王氏割據稷有元
從而南及宋氏都杭諸名家又益南矣華俗由是而

不變自八姓入閩之後而人才漸有然猶不樂內仕
至常袞興學而文物乃多宋治休明而名賢輩出
矣人物於是爲極盛故有稱吾建謂爲上國者謂
海濱鄒魯者又有謂文公闕里者然則後世之八閩
豈古昔之八閩哉通誌於山川食貨學校貢舉壇廟
宦迹人物之類靡不具述實皆二者之所有事爲政
君子仕優而寓覽焉上下千餘年之事燦然在目其
能不撫卷而發感慨之念乎故思吾全閩宛如金甌
不可不加保護之功睠彼民俗翩其反而不可不致
慮今之人才落落如晨星則作成之術尤

不敢後圖也　刑書敎所去崇敬神恤民禮賢立
教豪傑必使之興焉風俗必使之淳焉河海必使之
清且晏焉然後見斯誌也作者有不言之功觀者得
開卷之益而公勤渠之意不虛負矣予閩人也喜見
其成故不辭而序之

送何憲副之閩序　　何公名喬新

成化戊子春冢宰李公蒞政之初謀士於少宰崔公
尹公知秋官郎中盱江何君廷秀之賢薦于朝遂
副閩臬士大夫相知者皆感詩爲别退翁序其後夫
序詩之意以爲如廷秀者一時不數人奈何别去耶

別夫縉紳今還輝之益將日以蹤德器並顯成就矣
我何所剖析而支吟之間扞格外滿者如蝟毛又何
所咨而弛張乎故既喜其擢用而又期其速來自人
情不能已者而溺於斯情又寧甚之獨能已於言耶
廷秀生相門而文行之懿卓絕流輩夫人能道之豈
何敢贅況辱在僚友有切磋之義焉諛詞黑耳亦非
廷秀所繆聞也請得更端可乎竊惟知己難酬知尤
難前輩諸名公以意氣許人每多失之誠以始焉期
之太重終之其人或不能勉副故也此非知己之罪
乃不能酬知之罪耳今自冢宰而下至士大夫之論

皆曰何廷秀云何廷秀云不可謂不知已也使萬有一不之酬吾恐其有所懲創則好賢之心由是而息士君子之公論亦無所執梓矣夫由我而息好賢起感志君子以爲何如哉揆衆人之知廷秀必謂弘大剛毅勝重遠到無事則虛懷茹納足爲善類之依歸有事緩急則招不來麾不去伏節死義而後已固不貴廉隅自守號稱狷介也況𨢍六籍涵泳道腴探禮樂之大本會同異之攸歸歸然爲一世儒宗固不貴記誦詞章傲睨自雄也視消息盈虛之理爲吾政變通之宜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又不在乎區區簿書

之精法理之能也之二者廷秀固其所已然擴充其所未然宜無不至矣與時入秉鈞軸追配前人如純仁之於仲淹公著之於夷簡世濟其美流芳無窮則非徒足以酬一時群公之知而 國家亦隱然有世臣之重矣夫然後知上下人己之各盡其道也

送陳公甫先生詩序 陳公名獻章

聖賢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使命不辱爲先修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脩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內外之道而本末之事未嘗偏也

獨勝以爲學也昔者君子學旣成矣人不吾知陶陶囂囂若將終身焉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諸物以經濟顯揚爲務未嘗狹視斯世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亦未嘗厚誣吾民而曰轉漸澆訛也於是遂應大君之命陳力就列不出位不曠官也若遭時行志則如傅說武侯伊川魯齋其人揭正義於中天振斯文於來裔其烈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幾而作引身以退而亦不忘歸曲上下求以吾與焉夫用心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爲此大全之學哉新會陳公甫先生隱學三十年餘矣巡

撫大臣賢之薦于 朝下所司勸駕先生徐曰於吾忻然命之行噫此斯文正氣之一幾茲行其必有合哉一時注想何異神明先生亦必有以處之矣某忝相知於其行也贈以詩曰

大道本無外此學奚支離人己彼此間本末一貫
之是以古人心包徧無遐遺卷舒初不滯動止在
隨時白沙陳夫子抱道真絕奇林間三十載於學
無不窺行周材亦足知崇禮愈卑珠玉雖固閟山
水自含輝聲名滿四海薦牘遂交馳一朝徵書至
八十慈顏嬉有司勸就道東書敢遲遲積誠動

天聽納牖奠神機治化淳以洽轉移良在茲

名臣錄贊序

昔晦菴朱文公脩宋名臣言行錄凡其立朝事君之節施政行事之宜與夫議論荅述之大關緊無不具載至濬溪宋先生作元名臣頌則取其功業學行徵入韻語雖詳畧不同然皆所以述當時得久之盛寓景行仰止之私而因以示乎後人也我　朝長治久安名臣繼作功德之盛不讓古昔獨未有序而述之者夫雖欲私淑因不在於是裝諸臣事行稍在　國史學者失今無徵將歷世久而相去遠豈能盡得夫

見聞之真哉韶生也晚膚淺無似每誦爲臣不易之語想象前輩不可企及屢欲錄而贊之未能成就並不惟不敢亦不暇也比若解患西川將之廣寄寓升東下荆江因記憶遠近名臣凡三十人人爲之贊且列其誌銘狀傳等類於後以竊附大儒先生之志庶幾言行如元貴須無忝尸以師于後人有餘地矣嗚呼三十人者皆百年之英也建立於天造草昧之時遭逢乎重熙累洽之世或美功業或全名節或以德行顯或以文章著或紆　國難而濟時艱誠尚世之不可無者也韶不揣輙易成之僣擬之咎扗術之貴

無所逃云其他名卿碩輔弗能盡知俟後求知而續焉非有去取也

自著政訓序

聖賢之訓多矣能忠得為已則隨地可行不然日肆日偷無所警省白首且昏如其能知一言為可用乎宋李文靖公謂聖人節用愛人一語尚不能行是雖有激而云然非身行之未必真知其難也繼聖人之後朱文公一人而已文公之學全體大用之學也範我後人如規之員如矩之方萬世所不能外也問與門弟子問答時政又皆指示病源親切的實讀之使

人凜然知懼蓋不自爲門人弟子語也繼文公而與者又莫如西山真先生焉先生嘗著心政二經傳在方者其帥湖南守溫陵於僚屬吏民屢有諭教諄諄一家之言委曲詳盡讀之使人油然欣慕亦非其僚吏所可專也韶以海門部人承乏按察使于蜀餘一載矣脩己治人茫無其術比欲與同寅諸君子交告有司上下深慮無益乃錄文公弟子問答之語與西山諭僚之文名曰政訓刻梓以行庶與吾僚吏共勉之以所荅詞爲己之荅以所諭司爲己之諭不患無益矣若夫禮樂之懿格心之妙不敢輙入然能於此

廸暴而有得焉則所以爲之地者亦未嘗不在也或謂文靖公澹然無欲其所敎殆爲風俗修㢳而發也孰知今之助耆尤有甚乎意此心一萌其不能從事於吾政訓矣三尺之法明明具在豈容少私哉顧相與砥之

辟穀圖贊有序

凡爲豪傑之道莫難於自立尤莫難於保全是必有勞烈知剛柔善進退而後可也具是三者能使人主師之天下仰之後世慕之非有過人其能之乎秦漢之交世道升降之候也伊周之聖不可得而見見若

人者可矣方其秦鹿將亡楚氛甚惡子房崎嶇其間委身事漢從入武關還軍霸上解鴻門之危連越布於外亭之劉與秦項什者子房之謀居多其末也致四老人以安太子功在社稷名爲帝師其有勞烈歟以暴秦之威子房從爲韓故忘其身之賤糞於一擊及其遇圯上翁乃卑卑執役受教恐後太史公疑其貌反類女婦然一弛一張隨時迭用其知剛柔歟始爲從漢有急不去其計畫皆天下所以存亡者至封萬戶位列侯則曰布衣極矣遂謝病辟穀學神仙導引之事從容去就明哲保身其善進退歟夫進退之

義士之大閑也古臣不免於門艱于功或陷於誅喪昧是幾故也一昧是機雖有勞烈不足貴矣子房之智寧不預有以待之乎史言子房少嘗學禮然觀其功業卓偉近於保我子孫黎民之書進退明決得乎吉凶消長之易始終爲韓一念又有合春秋復讎之義豈獨禮哉先儒謂其近儒者氣象殆以是夫或疑高帝嫚儒輕士子房何獨就後耶是不然人有恒言知感恩者爲臣必忠遠其遇主於留而曰天授計其心固已許漢矣既許漢何忍負之乘時建事可也向使子房未究其用果於求去匪惟功業不竟而二

三其心民無則焉欲到于今稱之難矣嗟夫其出也有所自其去也爲不苟後世稱豪傑者微斯人吾誰與歸都憲天台夏公出鎮蜀蜀再之乃從方外士得辟穀圖既嘉而謙之又以命詔序而贊之曰

詩書道喪四海帝秦以暴易暴遑楚孽臣豐沛之墟實生興人有臣佐之帷幄經綸默運儒術去禁以仁功成而退知機其神神仙有無曷究誰真托之以遊以保其身卓哉休風其誰與倫百世之下範我縉紳

東海子稿序　　張公名汝弼

成化壬寅九月之望予自廣藩改貴州道大使知縣文志貴來餞出示詩文若干首曰此東海居士手稿也受而閱已嘆曰天趣逸發其有得飛躍之機乎其根深其膏沃矣若何枚之富也乃言曰南安舊爲軍壘人物彫陋蓋小郡也東海張先生汝弼來守於此旣惠義吾民矣而又文翰表被學者四方之求無虛日然郡遂增重志貴嘗與諸廣文請以所製刻之學宫先生麾使去謂今集刻若多識者厭鄙之焉可效尤請無已則曰詩贅物也吾於詩不能出人之右而字不能應人之求此而可代或少息予病乎於是摘

舊稿一二手書之體裁不一字畫隨意付志貴爲之梓已具敢求執事序其故嗟乎　文治百年作者森列孰不欲傳然終孰傳之先生以傑然之才先聲之遠凡篇章出人爭快覩此豈可强而致哉先生氣性清灑事多迎解遊戲文墨衝口而成其天分有如此者胸次瀟洒物累不以嬰懷而暗休戚一付之天行其人品有如此者篤志好學該覽博識議論貫理趣而尚風節其文學有如此者故其見於文字之間光潔峻茂幾成一家而肆意於書神氣飛動體具美并名聞華夷請購接踵論者推爲一代冠冕方少在鄉邦前輩見之驚倒及來太學士爭歸之仕于朝列侯公卿皆願交焉至其治郡不偏不跡虛心以應事惟心以待物去淫祠表先賢以示化本又以暇日修百廢遠邇稱便先生且退然如無能人所有述作雖不欲傳然孰得而掩之竊以爲先生之詩必傳於時而書法必傳於後先生爲人必傳於後而政事必傳於時二者相須以傳於無窮可以逆見矣昔人有云其在何用錄吾言使先生常在郡似無事於此然茲郡終不能久先生則因書以知詩因詩以知人安可不豫哉宜令爲之地

送主事林君孟和之南京序

國家分六曹以布庶政。其視他爲簡在南都留務爲尤簡進士林君孟和既拜祠部主事當之南都惜之者曰孟和爲人慷慨喜事才識過人且志專而確慮事論道理必究竟至盡著作極力慕奇古焦心勞思日爲損不少休又放門閱家習知官儀與庶上不作置諸臺諫或司繁劇當盡見其才氣顧投之閒局何耶解之者曰執政愛護人材欲周其用故舉錯率人所不意簡靜朴厚者俾之蒞煩所以充拓其不及疏通智畧者不授吏事所以補助其德性蓋儲材於今

待用於後未始無意也予竊以為不然凡天下之務粗者可以才智遣精者必待人而後舉獨材智乎是尤不可不爲得士也故精莫過於禮樂以房魏之賢尚不能對　太宗之問退之之博且苦儀禮之難讀況其他乎祠部掌國之大祀禮樂之司也司禮樂而諉之閒局異哉所以守官矣仰惟我　國家百年之盛正禮樂可興之時宏綱大紀因於舊典不容少議然沿革之序亦萬一有宜行者攷之往古若禘祫之制明堂之位謚議出於太常易居羽流雅樂當校定鍾律爲本俗樂別加簡肄佛老之宮制宜裁削道陵

後不可與夫子並凡此皆禮官責也其禮意之微制度之審音律通乎治忽異教入乎人心欲精究而推明之以獻於上豈歲月朝夕之故哉吾恐其憚煩之是慮曾謂閑散而減於吏責乎執政之意殆不如是也是以茍用君君其往效職以袪時人之惑孟和曰暫畢吾生矣於其行次第其言以贈之

政垣備覽序

昔者君子之為政本末具舉主之以至誠則恒之心資之以聰明強毅之才乃有綱紀法度之美以為操簡御煩之器則已不勞而政可理矣我　朝置方岳以布大政政之所承有六曹焉曹事煩簡不同故於吏胥有房若科之別凡事帝綴籠絡犬牙鉤棘關防嚴檢周至詳密識非創物之智不能為也能明之則緩度在我大事而應自然從容整暇綽焉其能不以吏為師乎是知士大夫有志於世固不可徒抱本而忘末也予少時未涉四方古拙自喜謂吏事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竊冀讀書得一郡縣文學足矣天順紀元不得如志備屬刑部其后再遷按察官于蜀皆法司也法家之言多斬伐苛察煩酷之條於吏事中為嚴而寡恩比細觀之仁義實行其間然后知堯舜之

道無所不在追誤初見不敢厭斁去歲又竊官廣東布政使職務加焉官吏甄別錢穀出門戶口兵數禮儀工作之屬百緒千端予視篆伊始竊有憂之適經督右都御史朱公撫臨其此一日授予兩廣地圖且曰凡事須在用心閭閻報繪見錢糧支費先當處覈謂若何布政在廣東豈先是耶何乃友人福清宏義為人苦行耐事予仰視之奚啻棲上宜公舉以相勵也予既處非據不能無紛如之嘆乃事稽故牘且質諸老方伯彭先生肇烈大參楊君宗武丁君元表少參徐君克明謝君叔和頗究始末隨手筆之以事繫

房匾分類從大數可知也人事酬應之節附見于后

嗚呼事雖糟粕法制具焉言雖淺近時務關焉蓋亦莫非至理之所存備此自覽庶可藉以解事矣雖然苟無誠心愛民與夫堅忍持久吾懼怠荒之患殆有甚焉豈徒法云乎哉遂序以爲朝夕警

春暉堂詩序

體物詩人何其善道人情而旁達物理乎夫物理人情一而已矣生旣同則所資同所資同則所感亦同但有動止通塞之異耳詩人識其然間賦子母之事卽小喻大比擬形容詞簡理周意眞情切使仁人孝子讀之其能不摧咽而洒泣者嗚呼鮮哉粤稽昔人遊子之詩有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論者謂與三百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語同一虞妙蓋萬世所不能外而一日所不可忘也伏覩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少之時凡我之恩盡矣極矣逮及稍長成立在望見所可欲必期曰願吾子亦如是也於所可惡必祝曰願吾子勿復似之徃來憧憧恒貯于懷正如春日載陽舒遲普照和氣充塞萬類生輝蓋無時無處而莫非生物之爲也物稟是生形形色色相祖不窮無階報答而況一草之微縱使知報其何以爲力哉雖然難報者勢也欲報者心也勢雖有滯而心無已君子於是覩寸草之微心仰春暉之大德其能不汲汲然而思圖報於萬一乎吾邑官庠黃處士先生賢配方太孺人素賢其子令行人大節俾讀書邑庠不幸質庵中年沒太孺人以家未造不欲投事於子乃悉躬理惡衣食治絲枲日夜無厭恉勉大節篤學以終父志視他氏之母人子者其育之艱成之又艱也大節感念思奮成化戊戌舉進士授今官疏情得 請歸養于家母子相依迨有十載儒者榮之一旦太孺人語大節曰吾孫成立矣汝蒙 朝廷恩榮曾無涓埃之報宜以祿爲養毋苟延歲月也大節辭不許太孺人取行衣縫之且祝曰尚愼爾身早旋歸哉大節至京復拜前職移倅於家俾子代養奉祝言以周旋慕慈闈而莫卽乃名所寓曰春暉以表寸忱蓋慨乎難其力而恒思諸心也至是太孺人壽八十有四康强無恙七月哉生魄其誕辰也大節將奉使荆襄喜畢事使道歸拜家慶則又以春暉顏其奉母之堂於是縉紳樂其養志有成因公義而伸私恩咸賦詩爲賀而徵予序之噫是有益於世道人紀非獨文事也故不辭而書于上方

送李典教之桂陽序

仕之途政與教二者而已自國都以至僻遠郡邑皆然也任政之官簿書叢脞期會倥傯疲心欲力猶懼不能免咎焉職教之官談論仁義翻閱經史從容暇適足為人師範均之為官也而勞逸不同縈會郡邑人事雜遝奔走車塵馬足之間儒紳落然後矣山城僻處寂不聞喧可以為吏隱以師數十生手均之儒職也而清濁有間是以遊宦之士寧呻吟冷氊之上而不肯屈志於矮屋之下寧處猶寥落之境而不欲折腰於鼎沸之途良以是歟弘治二年春禮部會

試天下貢士一時不售者多就教職以去吾甫繼就職者七人雖在江浙湖嶺之域然皆小郡下邑之學淺夫官以作成人才深寄望之也於是李生乾遂諱改利廣兩山得郴州桂陽縣學教諭縣為湖南窮廢郡使者所罕至無過客之擾飛檄之變吏而好靜者乃所宜居而況擁儒冠曳輕履其於好靜尤也惡有不宜哉且是邑山水明秀鍾靈於人有科目之富名臣元老間出其間非他僻處之可比蓋居靜而又加此也何樂如之往歲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誠齋朱公英為邑先達鎮守廣日行宋史乾遂之兄泉浣學諭先生乾伯諱元梅東號實主校讐之任公雅重之先生之名位益進今公往矣遺風故在而乾遂又曾其鄉殆非偶然是宜愛惜日分勿徇聲譽禮宋公崇人之心推伯氏東崖之教體用不遺進脩有序使也之後進有所興起克配先正之烈庶司教之職業以盡賢科將待爾增重雖欲久靜其可得乎太僕寺丞吳君伯起諱世隆與之有連來請文予忝世契遂序為贈云

三原王氏族譜序　名恕謚端毅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介庵王公昔在行臺嘗一

再修其家譜于今二紀而德業日盛名位日隆子孫族屬日益衆復即舊譜而重脩之上自渭川公為始旁及諸繼祖之宗欽其所不知詳其所見可竪為九世橫為四房乘書以標系而世次以明細書以紀述而事迹具在可謂簡而當嚴而實矣既成間授韶俾為序竊聞之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思祖德於罔極視族衆猶一體凡其所以敬畏和協者無所不盡固足以為允宗承家之本矣至於譜牒之脩以時興舉亦不敢後則尤尊祖睦宗之要焉蓋吾之所自出為祖非譜以登之則世數既遠莫知顛末或有誤觸其諱

孚者尊畏之心曷自而生哉觀之所派別為宗非嘗
以稽之則祖免之外莫辯疏戚必至相視如途人敦
睦之意何由而洽哉然譜錄家乘以詔來世其可忽
諸唐宋以前北方世族尊尚譜牒後有狄難遂至散
逸而南方代與譜家有之然文山謂求其醫墨精貫
蓋無一二豈不以竊附先賢杜撰似續者衆歟噫此
其纂云何而得謂之善譜乎今公之脩獨異乎此不
闕其族類不遺寔最要之雖不及前代北方之譜之盛
而亦非今世南方諸譜之所及也識者嘆重其時云
雖記公之推述先塋范文正公之廣置義莊蓋無不

于是譜之子孫何其幸哉雖然公為元老碩望天下
後世所宗仰安知不有好事之人黃緣附合者乎昔
公譜例於族曾祖而下稱諱消錯不知其嗣續之的
者皆畧而不錄是或啓其幾而為之地也謂宜附從
譜後列其舊稱著其居址使其裔不絕如帶者別自
為譜其有為若敖氏之鬼亦明著之族乎恤重周密
而無憾矣謹復於公以為序

送通守頤君之任廣州府序

致仕太宰歷城尹公幼侍其先太守公遊宦閩中就
業故秋官郎中王湖頤先生之門[illegible]

過貞于姓姻戚甚恩而未嘗昵以官然太宰公不以
一節見高材大畧能擔負時事廉儉終身孜孜體國
性明知人一識不忘英偉端亮難下以私有古大臣
體卓乎不可及矣部晚從頤先生受學公已貴顯雲
泥迥異然材館汲引陰翼良多而先生之子文潛久
第升日待次在部太宰公深所器重輙自避去家居
弗出至公以頻去位臺論猶欲起之不果既二年
文潛乃來就銓試某等授承直郎廣州府通判階正
六品蓋文潛為人明敏秀傑資次節然練世務有果
斷吏部才之職以美官寘諸善地蓋以千里休戚之

助寄之也向使文潛當太宰公時有此拜人必曰私
所善誰其諒之今乃信其能以學識自奮吏部無絲
髮可疵有光於前後天官甚大或謂民社之司誠為
美官然廣之為郡亦非善地無乃天官欲嘗而用之
歟郡居水陸之會沃野無際民物秀蝟士大夫尚禮
好文而小民習智巧其游散無良者凡錢穀簿書刑
名工作皆窺伺於其間嚴明之吏能制伏之而行吾
政以便民則名斯揚矣地聚海舶寶貨山積熏人目
而眩人耳一有濡焉下各徂伺以售所欲則政移於
彼不敢復舉動敗立見矣今閩易彰汙穢易顯其機

至爲可畏然則雖謂之不善地亦可也官於斯地而
有終譽則其賢加人一等起而大用又奚疑哉文浩
承世德之後膺公卿之知才具周完於郡佐何有然
發軔伊始不可不戒行有日翰林編修黃子敬輿之
有速偕諸縉紳來請贈言乃序諸舊故之槩而終以
規云

送李伯通同知之嚴州府序

弘治三年春會試天下貢士吾莆登第七人就儒官
二十人儲太學四十人揀擇于吏部二人諫奇傑之
器具英偉之資無若李君萬善衆推爲莆上之冠公

言也既而吏部合所揀天下士二百餘人銓試之身
言論判又君爲首遂擢授嚴州府同知階承政大夫
莆人釋褐爲五品官近時罕有肇見於君於是鄉士
士大夫大行人黃節甫等喜曰天官卿有人倫之鑒
哉嚴氏其得賢父母哉請文以送其行君早負氣節
攻舉業有名聲舉鄉貢時予爲蜀憲閒而未識其人
迎致君爲師自浙貽予長書勉以遠大後移浙憲貴
懽相負恒思君言以周旋奔處逮十有餘年弟子會
晤而君亦壬汝蹭蹬場屋學問益茂德器益成識者
多之今歲之首君又赴禮闈予已入佐司寇訪君于
胡評德先所褒爲高第也乃知壯氣如故志必得售而
免從外補其局於分數雖然君之不遇嚴民之遇也
閩浙連壤風習相類仕途得此猶東西鄉然君浙自
家來筮仕於彼閭閻之情可不出戶而知矣傳曰民
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夫獄訟清切賦役均平
不苦盜賊不虐荒歉睢俗興而呻吟息期限信而徵
斂時若是者豈非所好於下乎政由吏胥威出伍伯
貨以奪吾明勢以害吾公敝而不能下賢惰而不肯
事事勾稽紛如出內無法若是者豈非所惡於上者
乎好者已所親知惡者已所親見當時自誘爲何如

今而之浙一而已矣不可於我之身而反之反之而
負初心居官猶夫人也則是材賢無益於治天官卿
惡用擇諸必揀而擇之則一生氣節之可畏宜思愛
重以慰民望隆明而進大僚端自此始凡莆之人士
無忝賢父兄子孫姻友故重有期云

贈□府正□之安慶推官序

寧刑之□民之司命自古盛時猶不能去刑爲治況
以後世人多梗化小懲大誡安可無乎在擇人以司
之也今夫環千里之地爲府其間瘼攻病民行僞爲
甚是故一夫羅織千人罹業而根株拔去不可以不

嚴所謂祈獄致刑也匹婦含冤三年枯旱而論上雷
霹不可以不審所謂議獄緩死也縲絏非辜閔子如
歲吾思因徙之恭寔敢以留獄緩校咸趾其之徵初
吾觀噬嗑之象爻敢不勑法是法也使得其人以任
取舍則刑乃祥刑不惟壽我民命而其身其後且食
報矣苟非其人將爲公私之祟流禍曷有窮哉　國
家置推官以掌列府刑獄類擇進士舉人之才望者
授之政成往往入爲御史部屬而起兩畿者多直隸
安慶府近缺推官銓曹特補以吾邑柳湖謝君性夫
實慎選也衆謂以性夫之翹楚不宜屈就七品官咸

爲嗟惜識者非之蓋性夫舉鄉貢第二人遊學橋門
二十載涵養特深識老成身言書判皆優等倫無
官不宜爲此莫宜於親民司法何哉夫不安小成其
學問富矣處約咸久其德性定矣周歷四事其人惟
智甘貞癸知矣今焉拜職法官計其積學該博何有
於明啓刑書協德不回何愧於惟良折獄禔民疾痛
如在乃身非決世有德者其孰能之舒之人民何其
幸歟允若茲異日其不政立名揚乎其不入之者
乎上君子位際　明時當先思不負殿陛之心臣臣
崇級屈伸非所校也有若身都貴位而行同黑大試
以初心觀之何如性夫辭別鄉諸朝紳求言于湛之
以爲貽若夫事上官和僚友御吏恤民性夫必有以
處之予不悉及

送黃仲昭僉憲提學江西序

提學之官嘗置不一今復置將二十年矣識者頗謂
冗員以今之學校存師弟子名耳授受無實科貢苟
其成德達材之弗充浮言橫議爲可畏提學者間歲
不能一周其屬而校紙上之空言他固不暇但之而
諸生亦頹然不知所以應之也悅我則譽怒我則謗
無以則傾之而已故罷之便然教化人才世道攸係

設官提舉其言則順而我則正故復之誠是也則君
子之居其位自有大道不可徒悅人而取譽矣吾友
木軒黃仲昭先生辭祿十有六載至是應　召而起
適江西提學僉事缺人吏部以其廷紳之請擢木軒
爲之從情欣然嘆爲得人蓋木軒前之世儒家也與
宋以來代有人故吾郡推爲文章家宗祖至于
國朝乃祖太史公乃父大尹公及乃兄侍御皆負有
重名木軒爲人學博行修成化初以進士入翰林爲
編脩不閱時以職言事出爲縣丞未幾調南京大理評
事丁憂服闋以憂制去起復待次不欲爲當路獻

引疾去文學益脩行已不變而興學之益隆洽弘治丈
化百者論為宜也以待用既擇拔擢遷一載乃來
隊有是拜先聲所被光價動人宜乎欣嘆之不已也
然盛名之下酧副為難未軒其思所以副之乎竊觀
世之為是職者好持風裁摘發人短錯制師生如待
吏胥承其懇切惻怛而存長養作成之意者之多聞
故諸生斂覞因以責備於典學蓋幾乎訕矣間有欲
恩之者不分修辭放恣頹破法保護不聽治罪故晚
生益橫特議咎其無益於學校不以此耶江西大藩
多魁士文風甚盛然其流俗猶有不免故衆以得師

範未軒久於為學深有獨得之妙予不足以知之然
天下無心外之道亦無道外之事心存而工理得而
明然後可以酧酢事變而無所失不獨言之學文
字理得則氣壯氣壯則辭倡亦可然之勢也但心理
之學於今諱之曰道學閫糟粕而不肯然之其則日用
由之而未嘗外矣宜以所得操存之而為學明之矣間
心布誠諄諄指示遠示文告近親曉諭使之感動樂
從而見效於事為之間所謂理得氣壯者下行於文
詞乎驗乃從是而責成之人孰不勸哉其不然者雖
督過可也小則懲大則斥去之其限若是其分亦不工猶

為法不貴多而貴精吾知其類成立刑前與行人
有思有不齡風俗何患有不厚乎若徒操法制以
為威順道人情以為治世固有行之者矣恐非所望
於名華也未軒且行矣鄉士大夫來請言遂序以送之

嵩山李氏族譜序

魏晉以降取士尚門地故譜牒重於中州而舊望家
為貴趙宋以來選士以才名故文雅盛於東南而譜
系亦不隆亦其特然耳然俗尚高華恥稱寒素往往
道其望及勛賢以自托文山氏之譜訪於歐陽求得
其實百無一二噫其亦有所感與為譜學者宜深戒

嵩莆田者李多宗隴西望郡者也居醴泉者實本
是系其弟宅宏壯皆異時物族類繁多但星散方
譜傳有譜我　朝永樂初日化弘者拔才俊為工部
主事時維城撤潦以盜貲私貴官物守職獲罪家
氏及凡居產盡化為烏有況譜牒哉後雖原免還
然遺文舊蹟無可收拾於是譜廢不修者六十餘
歲時享祀止存近親祠版牽從子姓但知通名而已
弘治紀元□□卯之曾孫廣西按察司僉事鎔美譜
居家慨嘉隆興既新其祠堂易以木主復纂其譜
上斷自□□□上始於三十九公下至子若孫皆修

族譜先繪以圖著其支系之緊次表以世述其生卒之詳有事功顯著者特言焉　誥勅被者備載焉其時賢文字爲宗人稱者亦附見焉遠無所傳曾近無所遺棄不失爲清門氣象雖古歐譜之善何以加諸竪而高祖至玄孫積而期功至袒免森然如見一覽間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矣蓋思先世成立之難不可無所繼吾當振作之思後世傳序之廣且遠不可無所法吾當垂裕之以孝敬立本以仁厚行事人存此心也世守此道也衣冠文物千百斯年因由是基之父譜之作豈徒繫重哉爲後人者尚勉無忽諸僉憲宋京需次出示請譜序於是乎言

書林家乘序

當貴功名之家與忠孝詩書之世不同匪謂盈滿之可畏而所以培根達枝濬源發流者其操術宅心則有間也凡爲臣子盡吾誠懇而爲其所當爲則冥冥之中神理無斁昭昭之際輿頌無窮人願之神福之其延祚襲休不亦宜乎若夫專功厚享乘時肆志當其身人鬼交惡不及之爲奚遑恤其他哉吾甞爲也奄自唐歷宋遡族姓者多而忠孝開端詩書傳業未有光於二林者也蘊以忠孝擴以孝顯派別而宗同行異而心同其後之流澤亦同蘊之後至于今有廣南轉運積仁福州路同知以順刑部郎官俊擴之後至于今有直閣閩帥耕知南康府上敏國子監丞大猷皆其直下子孫支屬不預焉科宦蟬聯文獻足徵君子可以論世考德矣二氏之望無出直閣廣直天性不激不隨歷節所至人懷遺愛宋南渡名臣也父孝澤登宣和進士第終福建轉運副使有清操諸子及孫半登仕版玄孫喜同舉元鄉貢授泉山書院山長元亡守死不仕山長之子爲南康南康之子奉新教諭勤奉新之孫則監丞也皆舉　國朝鄉貢進士居官咸樹名節可傳道嗚呼盛哉監丞譜先德之難

繼手錄孝子以下行實九通爲書林家乘求序一言以爲功韶獲拜觀不勝敬慕者矣千載之家未嘗徒他貫百世詩書未嘗易他業是雖先德足以敷祐後人而子孫述續之功亦不可誣也聞監丞立心教人大規模而謹節目六館懷德位望方進足爲後人之依蓋不惟達其枝而又培其根疏其流而又導其原者也成歷相仍如環無端亭有窮乎雖然西銘之言即事親以明事天而有錫類無忝之言今觀孝子之行錫類廣矣其於所謂無忝者監丞勉之因已能而

漢末至夙夜匪懈不愧屋漏豈繼述之道以務事天之仁則將與名賢同歸於先世豈不益有光哉明史質諸秋官以爲然否

天恩與誥圖序

君之體臣也至臣之報君也重上下交盡之道治世氣象然也古者人君欲廣立愛之化必有磨勵群臣之具爲之臣者固先事陳力矣又因君上體吾所深願加恩於所出則感奮激昂益篤報稱亦人之至情焉我 朝稽古定制以孝爲治凡京官七品以上三載考稱皆封贈其先世命數多寡視品秩何如 恩

至渥也群臣相與懷忠効節彌縫至治百十餘年猗歟休哉吾莆方休徵先生先以子守貴封承德郎戶部主事配王氏贈安人既卽世守自員外郎進署郎中事奉 勑提督邊儲于薊州滿三載以最聞 賜誥褒美加贈先生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配加宜人守拜命乃惟曰賤臣不肖荷沐 寵光是惟 君父之德昊天罔極其何以爲報乎必託之繪事顧諟不忘庶以餘生之年勵靡勤之志而存酬補於涓埃萬一也於是命工寫 天恩與誥之圖縉紳大夫咸賦咏其事退菴序之予遊兩京獲見一二舊家先世所

受唐宋誥牒觀其盛治之際大小臣工位稱其能使人嘆仰不已極盛之後其誥勑中列銜自宰執至於庶僚率皆庸瑣之流殊可厭薄其受者又不能振拔成名以自顯於後縱顯矣亦不過依稀楊與李京與齒耳考其時如彼論其人如此曾何足爲名家榮徒重君子之嘆而已此無他上以公器爲私恩而不知貴下以恩典爲當例而不知感彌文相蒙世事日偷國家何賴乎方君爲郎中綽有[illegible]質茲承休嘉益思感奮足爲昭代臣子之光而異乎二叔世矣夫邦以民爲本民以財爲命閭有豪倖之侵蠹異端之蠶食

樽節未能濳費不貲三農重困列邑告乏若此之屬非所以固本而保命司計之臣豈可竭澤是事不察無忽哉萬一事會相逢直身是任與御佐僚屬圖惟厥終弌遏橫流勿以小而不爲勿以大而憚爲異時地位愈進隨所居而樹勲業要皆以裕民安邦爲務斯可將報君上而命數所得贈榮益廣矣豈不流鴻聲於無窮此非圖所盡而實方君君子意也予故陳之君字宜約今眞拜陝西司員郎中

送進士方君宜弼之新昌大尹序

年少時嘗開口論天下事因以方人固足以見志士

也然事涉利害任責為難旁觀者身不有任談何容易風流波蕩上下一律未位則以競爭為心既位惟以因循為念厭煩碎之務舍華要之資真有志者何其少哉是以有識憂儒冠之誤事蓋為世道慮矣入官之難莫難於作縣六曹庶事叢委於是下與民親而上多監制始仕之人望而畏之往往怯其難而不為其易考其治効果未能塞談者之口也孟子有言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所謂為易者如是今之巨室非如古世臣挾重貲倚物力者皆是矣好行罔飾以內交於上苟一入之則彼之聲勢威小民無復望

治之日未重必折尾大必掉甚可畏也守官君子誠能先正吾身如處子之自潔公平其政如持衡以推發積日既久休問勞字彼雖或欲亂紛然良心之天誰無是非皆將忻慕悅服於我而怨怒自不形矣巨室且然其他寧不從風而靡乎邇者吾邑方生宜爲登第踰年選授瑞之新昌知縣自以民事未歷難治是廣鄉諸縉紳來請贈言予惟大江之西人殷物盛其為邑多巨室然文獻所萃好惡明白其人心亦易感雖其羅織狙伺之俗未改於舊然畏愛公自其至情茲聞新入尹由名進士而來先聲所被大者格

息小者望救將何以應之要在無得罪於彼而已矣省刑薄征惟勤惟慎嚴繩檢俾若人無以逸己時聽覽俾小民得以自盡惡者必懲善者以勸吾無用吾私則強宗豪右靡不心服而窮簷茅屋之生意於是可復矣方生之家聯纓疊組要南參政宜約君水部主政文中君皆其伯兄昔所稱巨室者也人情政體已所諳熟反而推之於新昌正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又何難治之有異時政成擢居華要其不在吾方君宜勉哉

送吳公宏哲憲副之湖廣序

世言儒生有識識人故偏心者於學校疾視焉嗚呼孰不為儒而至不合以詔槩之是吾輩之過非彼之罪也士之在學志氣方銳義理方明屈未荷乎重負身未履乎危機於富貴之具又無自而有為故憤世疾邪議論英發豈不成欲為剛方一男子哉既而登科入官涉世變事或志與時遣而齟齬上下又見有賢豪才智倍於我者亦俛首容與自貽厚福乃萌悔心追咎嚮非自非特立堅定之士其能不受變於俗乎於是剛者漸化而為柔矣方者漸刓而為圓矣英發者亦漸變而為緘默持重矣加之十年所見益多

初心日負又加之十年幾亡初學則奉身華好從事服飾器用以便私圖雖日間有功德及於當時然終非儒者規模氣象夫人得而妒之毋惑乎其多口也韶屬海涯偶登仕版不能盡獲見士大夫而鄉邦上大夫不我遐棄若憲副吳公宏哲非所謂定力之士耶公早學有聲能盡記顏府群玉人日為行韻府既登進士第授任部屬歷兩京務三曹九十又七年為人猶直自信不喜戲謔不可干以私人曰猶舊時儒生也年踰五十方拜四川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嚴而不苛簡而不踈貴介子弟非學不以先寒畯人曰猶昔日主事也迨茲遷副湖臬踰六十矣不識軟熟為何等語人又曰是不失儒生故態而主事固在也湖湘之士將不畏公之威而畏公之方不服公之惠而服公之有常寧有間然矣乎兩司群公及蜀士大夫家居者欣然共為賦詩為公贈謂韶宜為序乃述大槩閔於學役吾身者不及惜别之私云

送方伯吳公思周致仕詩序

上之三年歲且更序浙江右布政使吳公思周年六十三致仕將歸請 朝諸卿大夫咸謂公之才德宜大用盍登朝著而使遽去乎為之嗟惜不置少宗伯周伯林之言曰吳先生以詩起登第人也十之于鄉太常卿齊膺壁于餘生皆同授學先生不獨治經義有法凡言行動止無不可師今徒懷深德而莫之効也乃賦詩寄贈少司空陳以正曰吳公筮仕而在江侍家庭者無自入待士夫以禮撫吏民以恩役之而不怨罰之而不怨人至今思之殆古之循良吏乎大江法司朝瑛曰予久為廣憲思周治守忠潮鐵治所古番舶所聚咸有大利思周一不以浼已終日據案與軍民分曲直不赫赫以立名然而公務克舉地方獲寧昔人所謂好官員者今胡不終惠於我浙人耶少司徒劉廷信亦曰吳方伯治浙予參前政治已略而待人恕外若呆而內實方其於數治恢恢乎有餘裕矣褒衣之口意外之虞於吾方伯庸何傷而奚歸之亟速與知者與繼有作設予序之昔在天順丁丑吾邑登第者十又二人列拜京秩惟公一人補外然忠厚之德勤敏之政亦惟公一人為優公歎然方以如始自命益勵厥志益懋厥德俛焉以修其職事緩資之入推以仁三族卿舊敵凡事要在安便於民不肯紛然更作以故到處有聲存陞崇階然數以來去

為心疾足卧疾數月自陳乞骸疏成而未上言者謂宜納祿遂蒙　恩致仕而歸嗟乎得志行義於承平之世知止息機於未老之時非公其孰能與於斯公之歸也山林日長其樂可勝既哉卿大夫相慰藉惜去謂之愛公則可謂之知公則未可乎故僭書于辟王之右有以白公之心也

西疇常言後序

刑部侍郎盱江何廷秀遣館帙書曰此常言九篇乃叅政九世祖西疇老人直閣文定公所著也昔嘗刊行至于今無傳焉近日方求得之惟何氏寶藏為大

訓說以世守茲將續刻以示于家鄉鏡川楊學士光先已序其端顧有以識於後於是反復閱其所謂九篇者知其以所行為學即所學為言故以自名歟如言者學也先致察於常行言律已也戒矜名而長識毅然以應世不欲掩人所不及議擬以明道而決關人以自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察失而後立防其源官審矣立政造事尚惟久遠不在標方俱試其原治確矣評古而悲近代之苛政用人而概上下不相佴至於正嬖又拳拳於風俗之偷且耗氣家惻惻議論簡篤要皆退步近裏之言而行已試彌行之驗與世之論摩好異放言高論者不侔信乎其為恒言也以此從事充然輝光則退者乃所以為進近者乃所以致遠恒言之助不亦大乎若講學鑽研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于履其墟不勝懼焉三復而不能已然則斯書也豈獨一家一鄉之言哉

贈亞參方公廷臣考績歸江西序

天下之事成於群賢者易成於獨賢者難此事勢之必然攷諸古今可知矣蓋官聯之法有正長有佐貳正誠獨賢乎則庶務之分理吾可以代行佐或獨賢乎彼倔然肆於吾上者吾安得而制之徒淪胥以敗

而已故必同心一德彼此交孚然後可以應事而圖成也漢唐之後在宋號稱多士而莫多於慶曆之間當時諸監司未暇考見然政本之地則群賢畢集歐陽脩之言可稽也脩之言曰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雖為性不同而皆歸於盡忠一公其聽如此而章晏又皆同事故　仁宗世邊烽無功吏治不能庶幾三代之風焉我　國家治平百年人才雲興蔚蔚衮衮俱在見聞獨表臣各守分而無繇盡接其人然意其猶吾見聞而亦未果也往歲使江右獲拜藩司二三公然後信群賢之多

也盖方伯吾邑翁公明銳曠達風韻近仲淹忠長天台林公嚴勵端毅氣象類杜衍亞叅傅安方公老成樸茂實周旋之不剛以和林之毅不柔以濟翁之達而皆無逆於心得不既賢耶惜乎其他諸公多不獲遇然三卿為主亦可謂衆矣雖然所貴於范者以其有不和之節所見各異而不苟同也使皆苟同則於賢何取乎今二公旬宣之政未必皆可亦未必皆不可公力為贊畫毋不可其可而可其所不可則何敗事之有哉况江湖千里連歲荒歉外寇內憂之靡識者不能安寢公其為我謝二公幸先事而爲萬全之策也公以六載書最歸江右諸大夫請言為贈其不敢辭

贈司訓鄭瑞澄之分水序

國家圖惟治源崇重教事郡縣學置教授教諭又置訓導式之訓導於學政凡鞭朴之威錢穀之数皆不得與其職為至清教諸生凡九載黜陟視中式一人或否其務為至約學諭在一命之外而導訓出其左月食廩二釜加二焉其祿為至薄職之清疑於冷志者弗屑也事之約疑於屈才若弗安也祿之薄疑於簡貧適者弗利也由是之人不暇擇才而處之其

失之也況下之人恒自處以不足為其失之也輕豈設官崇重之初意哉君子蓋交病之夫事非人不立人非教不成而教之又在乎師儒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也其所寄如此可忽且輕耶考亭之學今為國是教者學者皆不能外也分年治諸經子史時務之法則貢舉私議詳矣大學明體適用之方則集註或問與知舊問荅備矣門户分明條法具在世之為師者誠無先以彼三者横於胸中而日從事於此為諸生率使上不失科貢之規下不失為己之意則學有實得材有實用而人才其庶乎

師而能然則畢[illegible]不可踰悉乎令約而施之將悉乎屈身立而[illegible]知臣之祿入哉分水司訓鄭君瑞登始以[illegible]予友人周梁石所者將期月不逐逐於[illegible]與梁石考校文公語須至日夜不休深[illegible]可而獨於瑞澄不置其殆知師道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以不足者歟於其行也從石偕諸知[illegible]而予序之

送知事鄧文振致仕歸靖安序

前官鄧文振氏來言曰紀年六十有四宦遊兩畿積有歲月茲隨牒入蜀又四載矣老病侵尋壯志衰謝

傾丐歸田里予進之曰子之官幸無他負盍持祿乎
曰非不欲竊升斗而終事大夫也誠畏來歲無幾而
家指日衆勤不能勝簿書儉無以助饘粥早夜以畏
惟去之宜予又曰古者士有常産壯而仕老而歸授
教里塾子弟化焉傳家於子洗腆具焉後世多以官
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故隱忍苟祿殆不得已予之歸
也其亦有以爲藉乎曰先人居家嘗爲萬石長虔州
教授府君我伯父也皆年幾九十而卒薄有田廬於
豫章之壚而詩書手澤尚存無恙倘微大夫之靈柬
歸故里則率諸子姪勤力其中壯者務農畝秀者事

詩書庶幾得有所承藉而保先業於不墜紹簪組於
他日矣予察其自處素定乃白于當道而許之然爲
因是重有感焉我　聖皇仁覆天下加意吏治未嘗
用一濫刑行一虐政士生斯世眞千百載奇逢孰不
有共帷帝臣之願乎李之何獨去天萬里長吏偷安
自恣墨以敗類者多於是乎民皆有疾視之心而上
之人亦寖爲法網而搏切禁錮之吏始難爲矣吏既
爲之也然則民之視之也易成催日輕豪猾得志凡
吏之不能固心安意於職也亦明矣高者引年以決
去卑者肆欲而一擲如是而望治效豈可得哉予黍

司風紀思欲重長吏之權以固士心以善民志而未
得其方寧不於吾幕賓之行而興無涯之慨哉文振
請歷世事盡諳有年觀其自陳之言可謂知止而審
處矣其歸也宜善自愛以存風俗

送嚴宗源之湖廣序　　甫人

成化庚子春二月廣東按察使同邑嚴公宗源陞湖
廣右布政使其左盱江何廷秀也予與公舊同合廷
秀實舊同寅秉博行高政事精密當有世道之責將
來任重不可辭焉予近騐書問動止宜厚自愛廷秀
復曰不有箴言而加褒焉非所望於知己且時事又

非吾責吾焉敢及嗟乎人之賢者責必備況處表臣
之極人之望何如哉世道輕重終必係之何可問吾
於彼預與否也茹納汙濁而量不可以不洪鎮定震
撼而志不可以先擾勤協文武介不立異王處權近
和不苟同內不愧於妻子果一硯而不持身不負於
得喪雖瀕死而不悔虛懷聽納不以聰察爲明察人
弃瑕不以己長格物人也劑之以識治之材而善應
變焉是固萬夫之望矣一旦登廊廟堂善類負氣道
揚休德彌縫衍遠至治茂功斯可仰以弼成而世道
有攸賴焉以時望之賢將來之責焉可不自重公與

廷秀同年也同官也又同道也自愛自重焉可以不
同尚已修所以遠且大者於已以俟焉韶無似兩年
知愛定以因公而及廷秀又因廷秀而望公也昔歳
公栂今湖湘已而正憲嶺南政化之及於人也深茲
焉進秩重臨仕途一奇遇也僚友之間縉紳之士皆
賦詩為贈夸喜惜留蓋兼有之予又以其私願為之
序焉不及頌美者戒褒獎也

送承事郎楊守猷歸將樂序

昔蘇頲須以超邁之才生休明之世方其年少氣衮
銳意以功名自見中雖斥外晩登政府未嘗一易志
然竟與時齟齬貶以歸歸于潁且十年然後取功於
不加于時之管幼安自為之賛謂其明於知時而苟
於處已深寄羨慕不足之意君子讀而疑之以為幼
安生漢魏之交韜濟老于宋知時處已之言非所宜
況是未知二賢之心若也夫幼安豈知有魏[illegible]
忍一日忘宋哉顧以其當時凡世之所尚皆已[illegible]
短而已之所有又未必彼之所好者也方[illegible]
無合理故扶持顛危非不欲爲文若然失身[illegible]
不能免調停黨人非不欲爲大防然水炭[illegible]
紹述之禍其日夜計此亦熟矣故寧[illegible]

彭惠安公文集卷之三

記

同壽堂記

事出於天而有可必之幾一自然之理耳蓋事不可
必而理可必人能致之則其幾在我所謂至樂而可
欲者宜莫如壽達遊之言曰毋滑爾魂今彼將自然
靜以待之今毋爲之先所謂理可必者如此凡遊宦
海之士於欲寄情寘械心機智孳孳焉日用之間而
不知覺其勞精役形甚矣自非高識遠韻不累外物
將何以引年而後彫哉余意山林之下必有悠然形
骸之外呐口而弗辨鈍鋒而弗銛灰心而弗熾全其
貞而固其樸然後其庶乎若吾邑封刑部主事沙堤
黃公元安殆其人與公爲人慈祥和易不獨孝友得
父母同氣之懽凡族黨姻戚一處之坦率不識世所
謂陷阱城府者因自號曰坦齋嗜酒自樂況其世故
人來就見語常事則答語榮利聲觸之若不欲聞故
蔽其平生人無間伎於彼彼無脩怨於人焉長子榮
先爲浙江按察司僉事次子華今爲戶部員外郎科
甲蟬聯一門貴顯公恬然若不知　恩命自天封錫
荐至公退然若無有惟芮巾野服優游自適於寂寞

之寅足迹未嘗至公門人視之頹然塊一匹夫也
配安人柯氏殿元竹巖學士先生之女兄與公同德
用能成公志俱爲隣里人內外所恭每稱之曰斯翁
伉儷貞難老哉蓋微言其平素而取必於將來已而
果然弘治辛亥公年留古稀安人又加其一孟秋五
日安人誕晛之辰季秋二十二日公壽旦也時僉事
致仕家居治具上壽鄉諸縉紳大夫相率稱慶彩衣
錦服簪冠珠履交映一堂之上雙親具而二難並邵
未嘗有也衆因名公所居堂曰同壽以志喜僉事乃
貽書戶部求予爲記予聞福唐義江之上有陳封君

者夫婦偕老其家僉事憲副方伯內翰諸公綴其名
德過者望其居第之富想其人物之盛羨爲仙窟今
觀公之家大較然也戶部官業日著而公之第六節
又擢行人司正姪輝繼舉鄉薦秩秩振振福複未艾
世人豈不以神仙者流視公哉自是而躋上壽必然
可券矣是爲記

鐵漢樓記

賢人君子聲名於霄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信乎
後世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誠而已誠積而久則著
而明凡同是心者孰不信且服哉不然無是心若也

非人之所能爲者也宋至元祐號爲多賢溫公在政
府東坡在翰林元城諸人爲從官可謂盛矣然當熙
豐之後猶再實之木於是紹聖繼之奸相嗣售群賢
盡斥元城劉先生始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道改
提舉洪州玉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母夫人來寓
寶界院又改少府少監未一年復從嶺南瀕危數四
初心不變東坡推服之曰真鐵漢也後雖召還終不
能安於朝屢斥以死死二年宋有金難嗚呼此豈人
所能爲哉想一時君相非不知先生之爲賢然畏之
之以爲沮吾爲妨吾樂耳其心固計曰天下今寧各

衆可治何藉彼迂儒輩於是君自聖而臣自賢馴致
禍變不可救藥所謂樂者竟亦何有而先生之道則
昭然於後世矣南安舊祀先生於寓賢祠而寶界未
有聞成化戊戌東海張汝弼來爲守暇考而志得之
嘆曰先賢故居其可廢耶適院之右偏隙墟而新
之于時聶都山民以梓木一章長九丈徑二尺數百
年前物也宜符期會衆咸驚異既以成是樓題曰鐵
漢蓋先生至是始有專祠使來請記嗚呼何足以知
先生然竊惟名世之賢其道有二曰合內外一出處
齊死生一常變終始一[illegible]志在真難已有[illegible]之

之謂歟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聲色貨利之奸是用獻忠效職吾無作焉內外不合乎持論從容臨難失措是之謂該先生遇悖三貶官一再徙惡地還京又遠七謫曾無望焉患難有二乎死生危迫猶者或懼先生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徵談笑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其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溫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隱括七年而後可然則先生所立之卓其誠於中形於外歟後之欲學先生者有所依據矣鄞郡人士宜因太守之表章學先生之所學他日登朝小用則師斯人大用則下斯人

梅陰書室記

東湖何先生歸自淮庠傳家諸子而築室隙地以居室之左右舊植梅數株既落實葉茂密可蔽赫曦誅煩歊先生方積書室中席陰而讀之樂焉題為梅陰書室或見之曰異哉先生之取於梅也當風雪載途草木搖落之時而梅方墻角盛開暗香浮動高人韻士取焉吾見其人矣又當綠暗紅稀果琛骈番之際而梅以江南佳實薦鼎調羮宰臣鄰士擬焉吾聞其語矣而未聞陰之貴也先生曰子非常異伐同伯樂之花實夫人以知愛之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以陰夫人行者餒然所謂日宜道傳置之無所可口然而足以來清風肖夫夏闇挾冊讀坐其間上襟忽朗然淡背之勞手拔口誦無[illegible]之困皆足以[illegible]之為助況於他時德梅尤多子矣翻見而異之故先生乃述之故開於鄙曰頌有記夫書室之名數百門命而[illegible]之守夫家食時亦曾過隣雖經再可出[illegible]勤合積書之家經營其[illegible]而後人不能繼其後一旦遷忘散失開有士夫存心不得寄籍人家古書殘缺皆不堪者衆矣若故家[illegible]文方氏建樓聚書近世中門陸氏立廟置宗樓其一

時之盛而今泯焉可慨也夫聞 國初經籍難得士輩多手自抄誦今文治日廣板刻流布生平未見書可求而得故有力與有志者多書於家然而誦[illegible]之功反不逮先輩遠甚況於後世子孫不身且學者能體祖父之志守此而會於從籍乎徒足[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大息而已斯室也先生歲積月積牙籤萬軸亦不徒為自己種學之本固有望於嗣續之賢也異時[illegible]親手植之梅讀手澤之書學不測然必貴而能久之前哉先生名澄字用源淮安府學訓導歸田二十載海濱水涯日靜年長故能務學之博而積書[illegible]西云

養思堂記

一樂難遇悲喜相半君子其何以爲心哉惟各致所
尸而已盖父母之恩昊天罔極而人子欲報之心亦
與之無極不幸有一不逮則孺慕之情力致之動未
嘗敢一日而忘予是以於養思之堂有感也堂爲黃
岩池生大有所作生之尊翁某甫母某孺人同産四
人大某大某大謨一生也其季之生適某甫之沒之
歲於今十有五年矣生兄弟事母也致甘旨之奉備
水陸之有於其邑慨乃翁之不復作凄然有風木之
悲於是以養思名其堂所以寓存沒也生比歲來對
省外父憲使高公予得而識之既而將歸求記其所
謂養思堂者予與之言曰惡乎爲思惟若考故先民
有言大孝終慕豈其駿若端坐如塑山下有風幹父
之蠱善思令名惡懼怨惡菑而播穫廉其終亂參所
舉奔寵罔或墜世濟其美有譽千古惡乎爲養惟母
之將循廷甘旨起居高堂豈其口體志以爲良新婦
孝敬雍門用昌酒如戚癖蔡母以傷養忌其果德音
孔揚否則列爲人也弗臧不見曾子乎今有先生避
席曰敬聞命矣庶免其爲彌文乎請書諸簡是爲記

重修陳先生祠堂記

天於人有大造焉人之心有大公焉古君子之用世
其獨無大有爲之志乎蓋嘗觀之天畀斯人之才而
必形斯人之用或僉斯人之用而不能秘斯人之名
天道人心於是乎見矣然形其用而有未究所以玉
成于我也專僉其用而名不泯則人心之大公也著
苟人心不公則萬古無聖賢豈復有知名之士而思
所以祀之哉必祀之以垂厥世吾知人之果有定論
而天之不負斯人也昔人謂名者造物之所忌此似
是而非非善言天人者也天之於人爲善獲報自然
之理豈於名而忌哉人惟以後爽爲高虛異自重於
是人心厭之始有不用用有不爽若天忌之然使以
實才實德隨地效用則人心服於時名尊垂於後雖
謂之天與可也何忌之有此予於湖口重修教諭陳
先生之祠益驗之矣陳世家甫田先生爲宋僕射竦
之後 國初陝西參政觀之仲子受更教職學業正
心術明行義高潔文章古雅方教諭是學時薦不果
用僅役入館閣與修永樂大典使之名益高而道益
尊盡天所畀者先生之學所與者師儒之職謂非形
其用而大造於我不可也然先生之蘊則有非一用
所能盡矣其在湖也嘆學宮之卑陋憫斯文之不振

於是捐俸貿材勞身率工一起其廢而新之樂教不倦身化占傳使人才卒與大地齒此其助學成俗之功有可嘉者江廣戎卒數萬挾以勤王散歸所至剽掠先生部督邑人障禦且諭告之得不爲害過氏有利病輒於方面或監察官懇懇爲言故多有施門諸問而後行此其保民恤物之功有可尚者謂非大有任而果於有爲不可也先生嘗典閩廣文衡所取皆公論而親炙弟子若殿元林環輩尤多名士故一時儒碩咸推重焉況其清修之操老而彌厲楊文貞公稱其士行可質於鬼神金文靖公謂其全名終始而

無忝是以人心咸服閭閻士庶當時懷之後世仰之洪熙間先生去湖久歸老而沒邑人相與塑像立祠於學成時奉祀其後訓導天台林純氏復振先生教澤諸生愛焉成化四年祠壞邑人修之儼像妳以剛益以未沒世之思而答師遺之恩也豈非人心之公之明驗耶不然何其像設於老去之餘而復自修於三紀之後哉應感之微誠非偶然者其有係於綱常名教大矣先生之子淮聞祠既修走子往拜數以皆請記未及爲遁自蜀入廣道九江慨先生之遺風邈不可致乃謹述而記之先生諱賢字廷傑其樾附錄修與其他宦績非湖祠所係不贅及云

修復劉後村先生祠堂記

事有關乎表章而感奮人心必其出於自然之同乃愛憎無私焉自古名德之賢呼吸動世其在當時與名位顯顯者抗衡交馳未見其甚異也百世之下顯顯者斯盡無存人不復識而名賢君子獨巋然喬岳威仰望之爲不可及此豈私愛憎哉誠出於公是公非之不可已者乎然談道稍使人感動奮發況表章之而與復其祠宇則繫於人心宜何如耶莆地褊小至宋始成郡而文獻特盛忠惠文節正獻三五公爲

之冠冕最後後村劉先生迭而繼之文章流布事業無倫論者謂三五公而下一人而已蓋劉氏著作近字二先生師事文節公道同行偕齊名乾淳間蔚然爲文章家著作之子吏部侍郎與群從又皆以文學行義名世吏部之子則後村先生也資稟既異濡染亦深少時日誦萬言爲文援筆立就壯而益學以至於成加以壽數之高位遇之顯遂以文事給先聞望天下嗚呼盛哉先生以蔭入仕簿佐州縣已見惡於巨奸李知孝輩當世大儒真文忠公辟帥參且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于朝與祠未幾漸致從班輪對

孝舉於茲州之獄逸事之起雖忤執政亦終主知於是乎有御札之褒特賜同進士出身出入館閣再緩補郎猶竝萬之大全所不容既召入乃蔭歷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年八十三而卒鄉郡號祀先生於鄉賢堂而門下士又即先生陳塘巷之故居塑像以祀凡二劉之孫子皆居于是世有譜牒元以來頗幾落獨正宇之七世孫性成

國初以材薦為南海令生文璧二子長則從亦二子次為光敎幼孤譜為同姓所假久而不[illegible]光敎以貧故質故祠以居他姓而居外父歷經[illegible]陳氏宗生子泰亦早孤既長游學教諭林道昭先生之門與言狀泰訴之府太守潘公命絃追還舊譜而祠堂之力以贖成化戊戌秋泰隸吏黃邑又訴之僉憲林公一中公素高風節作而言曰盛德之祠惡可廢諸亟命贖還泰泰既修飭復入居之一時學士大夫贈詩祠下無不稱然故為先生之為而又握然喜泰之能為人後也泰謀樹碑述以求予記噫僉憲有功於名教大矣某何敢辭懲自就外傅即誦知先生名竊事皆聞言先生盛時規取徐先輩園池有君今勝我今之譏盡徐氏故居鞠為茂草先生之卜築焉非規取也不

然先生為政以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賢為先務豈於鄉先進而違之哉先生志經濟尤擢吏能而為文名所掩不及盡用後遇似道當國僉收德望以慰人心乃位八座豈蹈蔡氏用龜山之故智耶先生諱克莊字潛夫始居後村人因稱為後村先生文集行游內不待頌矣云

存有堂記

存有堂者宋樞密黃公五世孫文十九公之所建也黃在莆名族為一二數其子多顯人至樞密公出入兩府號宰執之家尤為鮮望初公在八學與陳宜中六人者極言丁大全之奸編管遠州八司成觀率六館士送之當時翕然稱之曰六君子咸淳之際起遠外拜參預元樞而沒不及節惠易名宋社屋矣生平天性寬仁有功在社稷有澤在生民有遺德在子孫承累世之盈有田數十頃荔園柘林合數頃以上有經史子集萬餘卷所以爲佑以待後人者豈他姓所得而先哉傳子若孫至曾孫仲四六公之世滋盛喜散財施指役以萬計是後家指愈衰故居至不能容則析為三房文十九公仲也慨先人之所有思負荷之推銀召子慶八慶十五諭之曰先世之功烈盛矣

非吾之所得為矣若其他而不知存之則後而棄基
矣吾何敢乃求故誠意伯劉伯温先生所書存有二
字顏其所居之堂曰督諸子相與讀其書心其天先
正舊物實賴以不墜焉百年以来世〻寶之成化五
年春慶八公之孫解魁文琳慶十五公曾孫貢士銓
偕試春官以韶孫婿高門請為記嗚呼至哉言乎不
有有之何以肇其先不有存之何以固其後吾觀諸
莆若徐潭倫魁一盛於熙寧玉湖相業再顯於南渡
然迄後無聞人誠以祖宗有之而子孫不能存之者
也然則欲規世族之盛豈一人一時〻之故昔者温

公有三積之訓而歸重於陰德今苞氏人輕然也
產業未嘗不厚積書未嘗不多然非所以為家寶方
寸之仁祖考飫之孫曾脩之雲仍又益繼之則雖欲
不光大其門其可得乎是以至于今日雖其韓若澤
民之有未能如祖宗之暢於事業然其德義詩書則
固未嘗一日不存矣此則遭乎天者有顯晦而非係
乎已者有存否也後人居此堂者尚思所以存之則
迓休承芳豈不相尋於無窮哉傳曰公侯之家必復
其始行將見焉鄉嘗升堂竊覘世德之餘光故不辭
而記之若潭〻樞府歷二百餘年巋然猶存與夫盛

原缺

彭惠安公文集卷之四

誌銘

明中議大夫山西左參政致仕澹軒黃公墓誌銘

正統末部入郡學獲見前輩風致及其時禮俗〻六業
老成朴素遠浮薄恥古人過居室服用多因仍舊故
婚姻交際畧備儀文而已安㤀驕侈而以相訕相懟
哉郡志所謂俗幾鄒魯實於縉紳故老有賴焉時若
會元陳公舜用郡守方公庭訓鄭公季述及澹軒黃
公四五人皆朝野鉅望黃公於居室終身不挿一椽
尤為舊俗嘆賞奈不數年前輩淪謝素風漸微似聞

後生耳濡目染其愈入奢愛人以德君子每為之慨
嘆若公遺行安可不傳示於後人哉公諱常祖字邦
綖行文三先世居涵江替纓濟美為閩大族曾祖林
元涵江書院山長祖佛不化始遷城西梅峰下父
震號梅東又遷義井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工部員外
郎妣蕭氏封宜人梅東公精易學為當七師公少旨
之始遊郡庠又從林三復顧在軒二先生治尚書學
役卒業殿元林綱齋之門脩詞知名遠出流輩雅為
莆守周公瑛所器許遺詩梅東有衣錦木歸吸中見
之句已而公廩貢升太學生果舉永樂癸卯京闈鄉

爲明年壬辰馬鐸榜三甲第一人授行在刑部廣東主事曹事繁劇因得練習滿三載陞員外郎彌加詳慎嘗有進天書者五日不得報懼而自刎 詔旨疑有他冤鞫其居停婦將抵死公原情平反以免丁內憂服闋工部尚書吳公中董營建奏爲其屬採木于山西湖廣時督促嚴急公爲上爲下悉心殫智事集有緒民頗得息有有御史周姓者共事不法公糾罷之事竣秩且滿受誥命封贈父母援例省祭榮歸于家人思周守爲知人旣還用少師楊文敏公薦陞山西布政使司左參議弁晉地瘠民貧值歲凶多流亡公奏乞招徠聽免徭役三年悉復業平陽界上有盜聚千人爲害公推誠諭之不旬日皆降附正統十年滿六載致仕歸年方六十三公形神清澈動止穩重性孝友母蕭宜人嘗病革祈以身代而愈後數年母沒築墳于鳳凰山掘地三尺許得甕露五銀牌一上刻使司字有署押蓋昔人所定壽穴未及用而公得之教諭林曾瞻爲福地記時公未佐藩後果符所刻人以爲孝感所致堂兄順美等沒無嗣公爲之殯葬嫁其孤女旣老群處里社未嘗以齒爵自異是後行人方公源深等繼歸故里刑部員外郎劉公玭時尹

莆邑請合會元諸老入會號曰耆英與守張公瀾立坊以表之郡故事未有也 憲廟登極公進階中憲大夫優游城居二十餘載至成化紀元之明年丙戌三月十九日卒享年八十有六配陳氏訓導質初之女男子四長麒娶吳氏次麟娶方次虎娶陳次鳳娶吳麟爲郡庠生女四方江林觀葉茂高方淺其婿也茂高爲廣昌知縣孫男七開顏開基開明開敏開科開先開直女六曾孫男女各一所著有澹軒稿藏于家祭酒羅先生璟先爲福建提學憲副聞公名配祀鄉賢祠中葢在南山之麓與陳宜人合葬許恭人附許氏生麟庠生文未有銘至是開顏舉鄉貢會試禮部乃奉國子監丞林君大猷所述行狀請筆於予追憶往事實增感旣不復辭爲誌而銘之銘曰

俗裔鄉曾稱莆田由宋迄今何渺綿衣冠故老爲年先近時尚見澹軒孝感宅兆如牛眠高官屢不壇一榜耆英之會鄉無前大耋興嗟閭重泉流俗漸降非昔年特書遺行豐碑鐫與刑尚在可斡旋

儋州知州林公墓誌銘

莆城衣冠之藪布護仕途老而尚事者累然年至耋耋可數也十數年中予所及見翰林學士時[illegible]

郎林公潮州通判方公尚矣繼而懷慶教授翁公㦤
昌教諭蕭公儋州太守林公皆年踰八十㮣光相望
蔚然為一時之壯奈未幾時二先生没獨儋州公存
通弘治紀元八月十八日公亦没於是鄉邦故老槩
八衰之叟矣士林嗟惜明年己酉十二月　日子
瓊等合葬公暨元配宜人余氏于城南錦山之原先
期駛事狀以銘誌為托予辱在姻戚不可辭公林姓
諱慶字廷琛别號雪庵世居城東爵著姓上世系閥
自福唐尉横公以来具見家譜四親以下世載懸德
大父伯玉父雲潛母俞氏公幼敏知學年十五補郡
庠弟子員進脩不倦正統甲子應貢為南京國子監
生業成歷事吏部明習格令諳練時務景泰癸酉吏
部合諸需次上舍生試之公在優等除授州府儋州
知州階奉訓大夫儋涉鯨波萬里之外民與黎雑處
氣習獷悍有符杜者據重貲任俠制符黎眾甚公因
事除之一州稱快因相戒畏服自此無敢犯者乃平
賦役簡囚繫脩祀宇造橋梁又以餘力甃郡城通衢
九年之内凡有司之所當務蓋殫心為之父老至刻
石頌其德政天順庚辰秩且滿公素嚴御屬惡黎官
王賦不與狎䁥其不法數事奏治之賊反誣公遂遭

逮公白于京儋民亦群走乞留適遇肆赦錫致政歸
公既休居以家事任冢子以書香付叔季陶然事外
惟以圖書自適退老幾三十年人羡其福履之盛非
苟然也卒年八十有六子三長即瓊娶右族吳尚昭
女次京邑庠生娶永豐知縣陳裕女季芳娶江都教
諭鄭啓善女一適撫州府學訓導吳澄之子誼孫七
禎用和禄聰正安曾孫三長秀長厚長盛銘曰
郡守起家黄髪番番徽績以多其歸如之何鬱鬱
錦里寢丘安止埋詞弗侈厥聲無已

知永豐縣陳公墓誌銘

公諱裕字孟寬别號待菴家世業儒高曾以上居城
左龍門至公之祖始遷鳬山勤耕稼之東今為江口
人諱尚賢有任漢川縣典史有善政諱乾妣吳氏雩
都知縣秀之女公天資頴敏志趣甚端性本剛介嚼
事輙發然一變須如故不留宿於中嗜學多通而尤
長於書自為舉子業已洗歷經史貫穿百氏至如近
世專門一經之陋為文章有理致可咀嚼無枯寒腐
澁之病於時聞人故參政黄公[illegible]許之為人
善點僉眞交璲出入取與皆有[illegible]史公汝亨
[illegible]

身終治皆盡力經紀生得其養死有所祀無後者之
壯歲始入邑庠領成化乙酉鄉薦壬辰登進士第使
河南親藩營葬事大小踼遺一切不受除知廣信府
永豐縣縣居江右窮僻民淳可化導公之治開心任
真不設鉤距與民期某事當如何如何後無㢤忘守
以必信而賞罰行焉久之民咸知公意而亦不足公
亦於鄉尹悉能記姓名并其物力遇輸賦重輕差解
遠近指掌配別人樂承受無有紛譁於庭者貧極下
戶措置儲偫稍資給之強梁賊蠹鋤其太甚他無久
繫之獄與怵毒之政訟牒不出境水旱不踰時故民

多饒足陳穀至連腐朽數十年積不以動餘物稱是
奸盜屏息學校益興上司行部至邑乃無一事可問
境有銀丱發浙之群不逞嘯聚往奪民日夕憂生變
公白當道亟集戍兵嚴閉坑穴迄于今無事致仕部
御史貴溪高公上達每數問諫令一府六邑之最也
他府有事常奉檄往蒞曉遣沉疾作懈不定憲臣數
薦治狀銓曹覺以疾不果用成化二十二年乙巳秋
公滿九載歸莆展省先墓越三月疾革以十月十三
日終于正寢上距宣德丙午十月二十八日生享年
六十配孺人翁氏先卒繼孺人林氏生男信豐側室

劉氏生男魁豐女六長適知州林賢之子京次適予
子濬次適進士黄文琳之子鈞俱翁出次許歸司訓
王應臻之子璜二尚幼林出信豐等卜以某年某月
塋公於某山之原走書與濬致浙中以墓銘請嗚呼
予自稚年獲友翁孺人之弟知恩平縣時恭因內交
於公且締姻好惟公溫粹之德宏敏之學親之使人
消非意而関茅塞非友乃師也奈予叨先一第公顧
晚達爲山邑歧成未召而大故及之豈非命乎憶成
化辛丑歲予偕公朝正而歸途次將別予曰晚節難
保知足不辱早退何如公曰此理到之言吾輩先而

予勿後也既而予抵廣明年調貴州又明年擢內臺
再引疾未允而公亦阻於當道不果退孤負初約與
諸他日孰知公遂止於是哉將何忍爲銘雖然不可
已也銘曰

學古入官兼善爲難并有之歟猶賢可歎唐木其
學有醍醐顏秕政無良民用恫瘝公於斯文幼習
以閎停涵浸漬發泄汎濫司從論秀陪列朝班出
宰百里于彼山間去其機牙示以肺肝解衣推食
如己饑寒平刑定賦去蠹斥奸行露無憂陳積如
山嗟嗟樂只邈爲雖發號令廣依遵思還諧哉

壽雲飛不盡翁一疾猶留事定蓋棺存榮詔何從
譽孔多尚庇後人允世弗磨

林思承同知墓誌銘

公諱統字思承以字行別號靜齋姓林氏初林以九牧顯於唐其後衣冠不絶至　國朝瑞州刺史第二十世孫璟永樂丙戌舉進士第一人官翰林侍講於是林益以顯公殿元之弟子也嵗行方復失其怙恃二弟一妹長者年七八少者甫離襁褓雖媵僕代勞不爲無人然呱呱零丁情事難堪而公聰敏夙成巳有成人風致故能經理艱難家業賴以不墜迨授室

念二親喪尚在淺土亟與其室黄恭人脱簪珥以襄大事且爲諸弟妹婚嫁以時世族韙焉有司選入邑庠公思紹美前人講讀銳甚屢困場屋不以挫志而問學益老成景泰庚午舉福建鄉試甲戌登進士第明年除知興州事州連嵗荒歉乃簿征勸分多方以處之蕪田千頃里胥徵賦如常民益流徙公與同知陸嗣昌議奏得蠲其稅之半漳河數爲州患增築堤堰以禦之延袤百餘里重建義倉以廣蓄積自是水旱不爲患征徭糧草嵗籍其丁力之高下以受役輕重而無不均人是以和選部郎中陳雲之弟佐興命下

殴殺民事覺公被委驗治或爲祈免公數曰以人命媚人惡在爲民父母卒正其罪民有婦寡奸豪奪其居訴於公得直婦伺公他出袖二銀鍾以謝室人拒之蓋習公身教舊矣一日脩學撤櫺星門治地得白金二百兩有奇衆欲爲公有公曰文明之祥神假手於吾人也歸金主者以終學事他祠所亦次第新之成化乙酉滿九載民詣　闕乞留而代者已往不果從擢淮安府管糧同知錫以　誥命追贈父母淮轄二州九縣爲東南要會權勢往來未嘗少有餽遺以內交取譽雜揚大侵當道檄公往莅賑郵有方竊免

不濫上下賴之公久倦宦途至是年將六十前後連以疾求退於巡撫都御史及上封章皆不聽嵗辛卯冬入賀　萬壽節擬乞休致所親謂之曰廿載進士兩考郡佐大可藩臬次不失府正今崇之來旦朝伊夕胡不少須邪公曰心苟知止視一命爲有餘否無紀極雖萬鍾猶不足吾知止矣豈計其他乎賀禮成懇疏乞致仕從之公天性孝友每念二親不逮祿養先祠什物必極堅緻歲時爲薦必盡虔恭創建祖貢元公祠自高祖以下塋域完脩如儀仲弟思纘死無後公不利立嗣田宅使季弟思經之子繼之嘗巳事

義於鳳凰山而備季同穴之制家庭之間白首無間
公以家居鄉二十年公事外不入官府晚益習靜作
與鄉中故老結東山歲晏會以為樂鄉邦榮之弘治
庚戌六月二十日遘疾終于正寢距生永樂壬辰享
年七十有九曾祖弃興化縣學訓導祖應鳳殷元父
也父珪泉州府學訓導贈巢州知州妣董氏贈[illegible]人
氏即黃氏封宜人前公十六年卒繼宜人鄭氏子男
三茂榮早夭茂春尚義官茂達邑庠生女一尚幼孫
男二鋼銓銑茂春等將以明年辛亥冬十月朔葬公
先介從母之子給事中林元甫狀事行來請銘予後

公入仕宦途嗟達無由傾蓋祠部主事宋孔時數言
公制行敦篤未老辭榮為人所難宜述之以範世不
謂茂春適以銘見屬其奚以辭嗟乎去古既遠士懷
速化造請求薦紛倖致仕為恒事也公處州郡無不
足之色際成功殆知止之戒可謂應退君子矣公之
羣行雖多而難進之節卓乎可以警俗應錄銘曰
緊利達有定分兮貴仕止之得宜何世俗之躁進
兮或違道以干之苟一得以自喜兮紛嘆老而嗟
卑羨君人之好脩兮不風靡而波隨懷瑾瑜以為
寶兮常求省以自持莅大郡於湖南兮為令聞之

交馳却金紫於壯歲兮田吾駕以逶迤甫入衰而
觀化兮尚遺範之可師

明誥封恭人卓母朱氏墓誌銘

成化二十年春貴州按察使卓公純報年六十謝事
歸莆朱夫人已入衰公喜得表解以遂朝夕養既三
年夫人倏嬰風疾治而愈愈復作又踰年弗起壽八
十有五適予巡視兩浙公使人來訃且授以事狀速
銘辭曰天錫多麻宮祿曠定省幸歸田娛侍膝下歲
月其何罹此大戚終天之痛猶有極耶孤哀子今無
所用其情矣幽宅之銘敢以累子忝姻舊不得辭

按狀夫人諱儀字閨則姓朱氏世居莆黃石井[illegible]
山令璣郎中玫之後曾祖恒祖緣考允鍇俱不仕妣
鄭氏夫人幼聰慧學書計通孝經論語大旨女紅精
能長歸于卓封君叔輿米戶部尚書得履六世孫也
男先沒姑陳氏在堂時家計稍落夫二妹未笄一弟
尚幼夫人相夫極力營幹孝養孀姑甘旨無缺以時
婚嫁弟妹皆得其懽心十餘年姑沒乃合舅氏葬如
儀其長子大錫少有儁才謀於家遣入郡庠果領景
泰癸酉鄉薦登甲戌甲科累顯官天順間夫蒙推封
徵承德郎刑部主事成化初進中順大夫常州知府

夫人亦自安人加封恭人於是家慶具成高堂齊壽稀年偕榮子孫衆多邑里咸嗟慕焉甲午秋封君不幸既葬夫人傳家諸季而長子爲權方面憲使更任南北夫人年耄弗就養恒移祿以供甘旨夫人惟含飴弄孫少長咨遣受學以無忘所天之志病革呼諸子曰吾生平無餘積産業無厚殖汝曹立券分給無間嫡庶褻具薄粥以充實慎無以珍物襯吾膚吾瞑目無憾矣諸子泣而從之又四踰月而逝乃弘治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距生永樂甲申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子男四長即按察使天錫次天鉞天銳天銘女二俱適士族孫男十一文徵文渭文沂文泮文浚文泗文溥文浩文汪文潭文寅文澂文涓俱鄉貢進士孫女十二曾孫男五棐棨檠枚乘曾孫女一葬以弘治七年十二月壬午日奉時塋惟新里香山大流岸之原常州府君舊藏也嗟乎生膺貤封沒享高壽子位僉紫孫聯科第福德可知矣銘曰

毓秀閨壼女德無虧嬪歸名門家室咸宜勤儉相夫植立扶持尤能教子顯親揚名命服屢錫高堂有耀孫曾繩繩實惟克肖桂籍聯登簪纓有繼大耄其臻流慶後裔香山之原劍合于茲匪有厚哉式著以辭

鄭教授墓誌銘

昔正統甲子予童年遊鄉校聞師言是科解魁黃公舉人鄭公林公柯公大爲一時壯觀曰東南數舉所未有蓋大參殷元與二郡慱也於是未識而心識之迨將壯入仕始獲識焉四人者交莫逆而以文章氣節相高位不同名實同也柯黃早逝林鄭猶巋然存後鄭先生亦逝而鄉邦落寞矣予每爲嗟惜茲先生之子徵來京述事狀請銘追惟風儀不可以不文辭按先生諱立字克孫號拙庵世居城東倉邊巷其遷從派系具見從兄嘉興府通判巳墓志莆詩禮舊族也先生之考爲信庵處士富而好禮邦人士賢之先生早承家庭之教沉潛穎敏善記過人號佳子弟長遊司訓翁公長僉憲劉公武之門翁公優於史學劉公長於經義先生從之皆得其所傳古今事多通知於尚書講究精微大有造詣故製文字語新理到名輩讓之他經諸子亦時搜覽方先輩解元玭朔之甚重舉入莆邑庠遂繼擢鄉薦高等戊辰會試辭了榜卒業太學又三年爲景泰辛未禮闈擬正奏二百五十人先生名在選中得 旨留二百人先生移副榜

首列嘆曰命矣夫不復辭授易州學正易當寇變之
後學頗教弛先生白於巡撫都憲陳公奏命郡衛脩
飭廟學乃復舊觀先生日坐躬教與諸生共治經史
四書情同一家日有課月有程如是者數載文事勃
興次科登西京闈得雋者四人後累科益盛郎署諫
垣多有居之易數十年未有也歲丙子江西鄉試聘
為同考官鑒裁惟謹若謝大詔羅應魁二殿元皆是
科所取治書士也歸遭父信菴處士喪解官服闋改
六安州學正教之如易而成材亦衆成化乙酉滿九
載銓試居首冢宰王忠肅公議擢　潘府長史先生

辭以母老難止就養乃陞饒州府教授饒為江右文
物地先生徒莅蓋不勞而教行矣深為　淮王禮重
郡守至不以相吏湖藩聘考試官有懷金請托者密
候驛舍既見厲正懍惧而止未幾丁內艱巢毀再期
不出戶庭釋服將治行忽得足疾即乞老為養疴數
歲親朋過從談論不廢晚生因之私淑者多壬寅四
月六日卒於正寢距生永樂甲午十月五日享年六
十有九子男三長即徽鄉貢進士娶張次衡娶黃御
娶訶女二陳大同林叔璽其壻也孫男八曰相曰楫
曰楙曰彬曰霖曰楨曰材曰希文御與相俱邑庠生

先生器宇俊整動止矜嚴取與不苟交遊以類加以
學問之充聲行之富主學南北並善舉職聲聞四馳
故一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嘆其為名師儒公柯
殿元少相好既貴不改卒以女女御人謂能全交易
州教條至今人猶誦法沒而配祀于文昌祠饒人亦
有袁思之什惜乎不大用而止此也微才如其志不
安小成然則先生之未發洩者不其大於後余重徽
請追為之銘墓在鳳凰山之　葬以甲辰年十二月
庚申日銘曰
人亦有言本碩末茂匪無明徵時有解逅嗟若先

生資深德厚胡展不舒胡用不究儒鍾以鼎食也
後抱玉長終莫獻莫售有何比逢以須其胄

賜冠帶直菴處士林公墓誌銘

莆有諸林皆號冠冕之宗其居剌桐巷者稱忠義林
氏蓋宋宣靖炎興間有主客郎中冲之奉使死節從
子删定官褒達兄弟俱仕不屈奸檜有聲信史傳之
至穆陵時袞曾孫光世顯融官至司農少卿子璧卿
元賜號妙明玄應道濟真人高門甲第巋然城中至
今如故真人三世生惟範號悠然翁翁生曾　皇明
陝西寧夏斷事公之祖考考也妣陳氏繼妣田氏公

韶赤字忠伯行慶一號爲直菴姿貌明秀長髯疎眉
偉然世胄氣象人與之接不覺斂袵斷事府君遠宦
公治家攻因不求仕痛母不逮養遇異母弟崇伯友
甚先世墳塋祠宇勤勤脩飭産業皆護惜惟謹曰祖
先所以壽後者也忍失之乎府君謝事歸公奉養備
至時迎鄉曲諸先達會聚爲懽人稱曰克家子性不
嗜酒尤長幹蠱每執里役輙爲郡縣官所異待里中
推爲耆宿承受公事公起應之上下以爲能故閣老
岳先生季方出守莆郡政號神明亦許公爲助我部
讀禮家居時鄉有水利事頗鉅先生命公董之不踰

旬月皆整辦費不斂而力不重勞鄉人因爲長者以
予之所見如此其所未見能一言既邪府君没公亦
年邁岳先生弔祭復命公從事如舊公謝爲治家樂
善延師教子爲世族增重年七十重客皆上壽黄內
翰仲昭序以美之　今上登極改元弘治公年八十
承
詔冠帶論者謂古皇極之世有錫福之夫其猶
是歟四年庚戌七月二十四日得疾卒距其生永樂
己丑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有三配徐氏宋殿元
鐸之裔孫文球女聰慧宜家先公四十年以景泰壬
申卒年四十有五繼吳氏先公十年卒年六十子男

三長羽邑庠生次翺俱徐出女七徐出者一適方旵
出者二適陳適黄勝出者四適楊適許適王適徐其
娶長子翔與二勝亦先卒孫男六曰歆曰歆曰文尚
曰文博曰天相曰四明孫女五曰世龍曰世鳳曰世
榮曰世麗曾孫女二羽等卜以　年　月　日奉公
與二母合窆于歷峰山之原先期公之女適黄者曰
進士聞驟會試禮部奉邑庠廖生頡所述事狀以墓
誌爲請詔等公知舊爰可辭遂述而銘之銘曰
忠義之世衣冠之胄惟後之艱忽圮而仆林有主
客奉使以死剛定弟兄大袁父子濟美先後宋史

有聞學業故宦今府存斷事承之式克荷負自
公之覲乃况乃父克孝友在鄉小試吏
緋有祖風世篤忠爵　詔賜冠服閭里
優游務勤後始有新歸安茲在銘以昭之

明封太淑人黄母林氏墓誌銘

封太淑人林氏系出莆邑景德里姑青溪族女是爲
湖廣左參政　誥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黄公之妻
和兄弟四令子之母年七十九以弘治甲寅四月十
四日卒是歲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常泰里景祥山
夫塋之次仲子翰林編脩穆先期具行狀來徵墓銘

惜太中公優學藻思通才敏政威望冠一時天子所
謂黃廷永者少失怙恃煢煢自立淑人歸寧于家未
振凡粗細事一一皆以勞自處內具甘旨外備交際咸
周而罔缺公益未嘗知有無得以專意於學後迨官
南臺歷藩憲淑人皆從念後姑宋太孺人年高且子
姓衆則求納妾盧氏以事公自歸養姑姑性峻急淑
人曲意奉之候起居上食飲無違節姑悅臨沒時伏
枕三夏中侍藥滌穢無厭意姑常祝言願汝子婦如
吾婦是吾所以報也淑人間承公命合從父弟攤剎
祠巷古第葺而徙居焉其居氣概定甲城中成化初
公踰五十未及大用而沒千里之良方騁踣仰遺一
蹶淑人痛之戒諸子迎柩厚治喪禮已而伯子和想
家政穆與叔季秩秀毋廢學曰汝父人豪也吾嘗傳
若是吾大懼善慶不白於天下汝曹不丕承先志是
汝父真死我未亡人為不毋勉之念之諸子受命惟
謹和幹理整蕭兄兄弟弟而家道成矣穆成文于既
貫積楨入為援例救荒有將仕郎之拜三弟皆勵志
篤學並舉科第穆官 禁近得推典秩為[illegible]
踰六載偕歸為養方歸時翰死儒解賦祭壽詞以
叙穆奉 誥披圖至中秋上壽賀者充庭淑人大喜

且曰見孫眾皆嘖嘖稱嘆以為甫世族未始有也至是
忠鄉氣疾因以卒淑人天性慈祥處事務厚見人無
智解與飢寒者恒周卹之家人牧佃租必戒以毅額
無苛取曰此吾家外藏寄之以待子孫不亦可乎於
婢僕輩終身未嘗撻一人公在官嚴甚淑人善以柔
承之間過其用刑故公雖嚴臨下而不毀傷始以夫
貴封孺人後以子貴進今封考季三母朱氏四子惟
秀試禮部沒于京盧氏出也三女適鄢庠生方騁林
翔龍[illegible]安縣教諭林典孫男十有六人曰洪曰濡曰
清曰濂曰溥曰海曰宗曰泰曰澤曰浩曰沂曰濟曰
玉潔曰沂曰蒲曰藩女八人君子謂太中公施豐報
嗇卒有淑人之賢壽老持家福澤貴顯於今為盛公
之道於是始大彰閨門之訓有明徵矣銘曰
姑得孝婦家有慈母夫受賢室啓大其武千里一
蹶悼夫中止留餘有慶取必於子昔人有言桂林
既斷貴在後人德之丹穢闌桂蘭芳鬱組蟬聯仍
也登瀛館閣稱賢 錦誥煌煌講臣之錫微宣有
詔慈顏以懌忽其逝矣下從所天刻詞昭美毋
千百年

周廷粲太守墓誌銘 太守吾同學

百年來吾郡鄉試士獨正統丁卯陳冢宰一牓登第
最衆猶宋劉著作之榜然明年戊辰廷對所得尤多
魁傑聲名之士內而保傅外而牧守森布天下人仰
敬之若故饒守周公廷粲其名下士之一也公美丰
姿有才識曉暢世務初授戶部主事己巳之變郊府
戎壘公提千卒分主給餉犯難冒險能以智自全廣
去監收京儲景泰初遣勞軍于西蜀歸復莅通州等
處犢收芻茭公在京通出內嚴明宿蠹爲空民德
之天順改元　英宗皇帝復位大行黜陟命吏部擇
郎官御史有望實者爲牧守得公等十有四人宣入

便殿　面諭以治道賞賚錯賜宴而遣之凡此皆前
所未有異數也公拜知溫州府浙東之俗習尚華侈
巨室好事關節以立聲勢吏胥缺輸賃于官以補之
高下有價士情廢業累舉乏人面前馬走善設間阱
同規利因繫以氣相勝積歲月不得出公判官正己
率下內外有截申嚴禮制服日課士而府吏用所長
事務叢沓一見輒有斬斫剛量得宜訟獄小大刻期
與決多不越三日五日諸爲奸利相戒遁迹敝政一
切改紀馬郡地邊海堋江沙漲在處不清而稅不視
業民以病告公按量得實爲更正之貧戶始復生意

他如學舍與梁之類屬有司當行者無不完繕郡以
大治鄰邑父老咸嘆賢父母以爲創見府學庠生盧
以公直其藏匿逆黨之冤繪象于家祠之巡按御史
聞爲上疏旌公異政將再告考丁父封主事公憂服
除改知饒州府爬搔糾摘將以抑強扶弱而公性豪
整廉隅外見不能爲齪齪細謹態巡視九卿簠簋不
歸公恥之遂致官政而歸成化六年庚寅秋也於是
太夫人翁氏尚無恙公樂養之暇搆數德堂以奉晨
昏寶誥堂以榮誥敕傍列勤友齋禮賓所博古軒以
備文會燕遊之適閩藩參政陸公孟昭爲立歸樂坊

於其第十三年丁酉五月九日以疾卒距其生永樂
辛丑享年五十七翁夫人悼公之再期亦卒公諱瑛
封主事公諱彥由祖考妣以上世諱見考墓誌配歐
氏封安人子男四長文郡庠生後　詔賜郎官娶俞
次禎仙遊縣醫學訓科娶陳次禮娶鄭次矜郡庠生娶
吳女二長適林次未行與禮俱先卒孫男四文等既
葬公于上倉稱與岩之西原謀曰先人德業宜有幽
刻告于禮之外父翰林檢討廷綱以知州高昂所述
事狀走書請爲銘公早從我先刑部府君游學貴而
視我最恩乃不辭而以治郡銘曰

於赫　英皇東濕御宇更賢牧民申以　天語吉
重師帥史紀循良善效而職世用平康公拜稽首
往涖于温欽服弗譲三載攸聞惰業以徙詭慣以
絶我敏而公吏民胥悅豪奢踰制流風斯靡峻其
隄防務俾率礼薄斂簡繁視市如野片言裁决事
無留者海瀕陸沉亦有息壤荒度定賦均其消长
載闢儒宫科目継継田餘粳稻水無厲揭父老交
嘆稀逢百年獲免黨禍留像祀爲御史飛簡旌公
治行泯之憂矣讀礼不幸淮澤劇郡起公治之剔
蠹櫛垢公優爲之乾没可畏公致而還千里弗傳

方皐所嘆期老慈侍而又不遐年斯位斯其命也
耶

陳文耀方伯公墓誌銘

成化甲辰八月十六日江西右布政使陳公以疾卒
于官舍遺命其子壐曰張翰林同年友厚知吾深可
求傳我彭巡撫吾故友言不隱悪　可傳作墓銘必
委之於是壐返柩於家乃奉張廷祥所為壯歷小傳
使致請銘嗚呼文耀之材之行海内推服世方仰其
有爲而竟然耶于官何足以重公然辱治命不可辭
勉受而叙之曰公諱熇字文耀福州閩縣人先世衣
冠文物著于閩之大義具載考翰林侍讀絅齋先生
墓誌絅齋元配林夫人無子繼納林安人以宣德庚
戌八月十七日生公資禀秀朗聰悟過人甫十歲失
怙力學年十八舉正統丁卯鄉薦景泰甲戌會試登
甲榜以疾未廷對卒嫡母喪歸嫡母惟一女嫁已久
公盡出母所遺衣物付之曰以慰吾母於地下天順
庚辰始赴對成進士例遣歸待次至臨清覆舟溺于
女止不行寓教山東御史劉魁董皆出門下未幾取
回京明年選理刑又明年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錦衣
擒有都指揮自　英廟時得幸連起大獄陷無辜公

與同官因更化之初疏其奸利謫戍嶺表中外快之
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内閣臣黨立廢后事謫遠州
公請復其官以旌直臣不報尋差巡按蘇松常鎮四
郡歲連歉荒甚命有司發廩盈十萬以賑之諸衛漕
卒遇造舟須以月粮賤質于富室以充費而自無升
斗之食公為會其月日平其子本約歲可餘七月粮
悉以還之卒上海民婦與私夫逃其父懃訴假丐女
衣以婦女沉之江月餘形變則誣婦翁因奸殺其女
婦翁無以自明引伏公疑令人蹤迹之果得之蕪湖
巨室於是坐婦父以死移北直隸提調學校公嚴章

程勤課試而歸黽名檢學官被黜者餘三十人壬戶
被汰者餘四十人復以生員舊例充吏適中不學士
子計特　春莊之成化庚寅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楊
青商十三人爲殺於石城民殺其貲而燬其尸久不
得主名公廉知爲潘氏捕至伏法藩司因盜越獄罪
獄卒以故縱者二十七人公以一盜逃而死典守者
一十餘去太峻搬論以徒甲午陞本司按察使不事
威刑而風稜自著上杭富商林春遣擎王氏等歸家
至番易湖同舟人夜投十餘人于水而取其貨王氏
墮水不沒浮三十里得援出訴于公乃戒邏吏物色

之至撫州捕捕焉贓盡獲盜無一人免者臨川人陳
季宏搆民王華一爲甲縣捕之急華一潜殺繼父白
文質誣季宏因捕毆死獄數年不決公疑之詢知文
質有幼姊吳氏逮之至具得華一殺文質狀季宏得
論死歲嘗旱甚公禱而雨既而有芝産後堂柱衆以
爲瑞公曰此歲豐人和之兆於我何有歲吏部進廉
爲浙江府宗左布政使皆不得與而公又丁母安人
憂去官既終闋祠堂定祭禮立家規且務齋心積以
淑于姪杜門不出有終焉之志適江憲缺使吏部咨
以公補之公不得已至官持己愈嚴馭吏愈峻而法

訟愈少吏民益畏愛之朱子語類久不傳不憚勞費
爲校刊於世吏部復以胡廣左布政使爲又不與明
年乃陞江西右布政使公不以正官自逸循隨諜分
守于外乀豪樂平二邑之境有溪介其間樂平民畈
以饑田弋易民汲濱之彼此鬪訟積不相能公躬履
其地見爽可食田萬餘畝而爲弋易患經二十而一
遂渝二邑民訓之從樂平民分破水行跪而培濱弋
易患水之田分代其征賦民皆樂從新昌民陳宇訓
者少貧耕讀爲書良善之家四字旌爲盜所賊政之
餘有可以勸善懲惡興學下士者無所不用其心其

風振之屬不咸於持憲日也兩廣總督都御史缺人
廷議推公堪任難　俞音未下而士大夫咸色喜已
有剃江左布政使之擢而公不及見矣公爲人志高
行卓所存所發一軌於正而不苟靜重整暇有澄不
清撓不濁器度義所激則勇爲之至處人情周世務
極其纖悉能知人邪正或區別云然考其人於身果
然妙翰墨善吟詠片言隻字爲人寶惜聚書且萬卷
手披口誦非有事未嘗一日舍去爲文章典重有體
格還士誤中州嘯衙自幼御史爲濫邑正德一官
不知取象未承改爲聘延式遣代士仕道特夋斯尚

[illegible]曾[illegible]歩[illegible]公[illegible]若爲事[illegible]

[illegible]何將[illegible]猶爭[illegible]論入閣

[illegible]退歸心踰七[illegible]其識趣

[illegible]文[illegible]可想也配林[illegible]氏子男

[illegible]縣川知縣姚[illegible]心[illegible]里次章

[illegible]人女二長順適給事[illegible]次

[illegible]貢鎬之子 壐與[illegible]婿出餘皆王氏

[illegible]二月某日壅于常思山之餘路口

[illegible]義化[illegible]之聚古[illegible]同源為三侍御[illegible]林武

[illegible]明年不遐而名孔禎方[illegible]之弱[illegible]

[illegible]學勤行古人則加弱頗[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則莫敢禦諫官補外侍宰[illegible]九察一派

[illegible]臣増氣錦衣有臣周来[illegible]人以

[illegible]是南服[illegible]濟飢[illegible]學[illegible]江[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而正[illegible]好示神[illegible]

[illegible]斷[illegible]獄[illegible]刑乃不[illegible]義[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度和氣[illegible]

[illegible]進不售口初為官每懷[illegible]

[illegible]恤宅[illegible]閣無意於世使者在門[illegible]之制

[illegible]江右聲績盜[illegible]長彼方岳將都[illegible]綱[illegible]秩伊

何僅踰二父壽考伊何既歿而五奚奪之遽不老
其成豈天於世未欲治平身歸閭嶠名留海宇千
載悠悠猶出此處

碑銘

興化府重修城隍廟碑

城隍廟何祀一郡所司保障之神蓋后土氏類也今凡官寺皆立后土祠郡若邑皆建城隍廟其義一而已矣人庇于神神倚於人人之所行不貣幽明則黙與神符吉無不利自有得福之道焉苟尊自己作獲罪無禱則冥冥之中似主判者之我棄矣非為人敬慢而故施愛憎驚動以禍福也地方升降盛衰之機大約因人而致其類是夫興化府城隍歷代有碑

國初因之號神為監察使民由之而不知蓋借其威靈陰翊王化是猶神道設教之意也後止稱城隍之神　詔頒示天下蓋正名定號以一民聽是乃敬事無諂之戒也廟有塑像見者肅恭先儒論山川之神難於像設則此城隍之像若亦可疑嘗細評之今夫陰者為郭塹者為池四環而高深因為城隍之象矣然人之仰畏不于其形而于其神以神目之則必想其容儀思其動靜精神會聚盛感斯通切意君[illegible]高悽愴中若有接於視聽之頃其神之昭著乎塑繪從之而生殆所謂義起不得專以高深狀之矣神之廟[illegible]

創自洪武庚戌修於宣德庚戌堅久壯麗[illegible]備月臺木闌及門制卑陋廡淺隘歷[illegible]改每當舉祭或遇霖潦內外湫逼吏長苦其事中閩穎款郡以不寧弘治二年冬郡守丁侯鳳儀　朝正于京同知府事仁和朱侯士客新視篆[illegible]蕩然自計曰神切所宅退陋失中匪儉[illegible]府雖貧不可不先治是經亦不可歛怨于下乃積罰贖之入與公用之出矣心為作久而蒞度賢石市材鳩工命徒以來歲庚戌春與郡貳龔始建至是捨十周星矣理數[illegible]然名為[illegible]適黃縣王侯存敬代為守饒[illegible]侯

存道循郡推相與從史之踰年落成殿顧前增抱五間兩旁增二間皆形如捲篷如闕月臺舊卑者二東兩廡舊十間今南北各增間一後增架一前甲各建一溢室前道植其前綿亘上下外為大門增舊為三甃坊兩端如眉中為次門循舊為三而增建室六明左右連廡為丁兩廡升檻[illegible]楣堅礎凡瓦[illegible]皿之飭一新如儀局阿峻整實可容衆納可避氣之望即凡稱神居也當祀時守佐率屬行禮致恭人人[illegible]家用平康子歸休見之皆[illegible]合人[illegible]夜諸士大夫請

曰此錘役也宜垂後盡筆諸碑遂特書而繫之詩曰
赫赫城隍主司保障祀典有嚴輿情歸嚮福善禍
淫執柄默相不言而化旁年速暢廟貌言言式示
崇高門廡不稱曷為氣象賢侯戾止有作斯侶輪
奐聿新神居益壯祀事孔時錫我嘉貺歲有常稔
人告無恙報施罔斁功用益壯左賢右忠並峙郡
望尚祐來者無斁多讓

宋贈僕射陳公脩墓碑

皇帝即位之初制詔郡縣脩塞歷代名臣墳墓甫介
閩南多先正遺迹惟時守令趣辦目前闕是事不問

禮部又用武庫郎中楊琚言行憲臣督之既五年而
福建按察副使盱江何公廷秀僉事姑孰鍾公德輔
先後行部至莆故宋大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院學士守秘書監致仕上柱國潁川郡開國伯食
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特贈尚書左僕射陳公諱靖
十三世孫准兩上書言僕射父贈吏部尚書仁壁公
墓在南力里壺山僕射墓在安樂里新塘皆久不治
而二祖行能在信史功澤在莆民准誠不忍傾力薄
願乞如 明詔時准年高深衣大帶動止古雅又行
義足以動人二公至與為賓主禮即下郡令縣令佐
僚二名臣墓成化八年冬迄工如儀准曰是惟 朝
廷天地之德群公父母之心與吾祖宗之烈在敢一
日忘諸於是謀樹碑刻述以告其鄉生韶曰其為我
銘之噫吾莆當宋諸名臣故壠荊棘多矣陳氏再世
獨得今日者准為之後也蓋其尊翁廷傑先生力學
好古舉儒官有名永宗閩淮文學行義貫世之二家
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縉紳諸族觀之有愧色嘗遊太
學當得官不肯曰斗筲就去不顧獨尊祖念宗無時
釋口純孝出於天性然也何鍾二公以風節自任故
於淮有合銘曰

古稱七閩莆屬于泉陳氏居閩來自潁川由閩而
徙清遠令始為莆右姓世多父祖子仕開平天雄
巡屬開關嶺表以啓芳躅是生尚書洪進從事閩
寶啓運勳之內附帝用錫命檢校戶部歸錄海隅
兵革不試奪內於海以閩漳泊民其賴之允世無
極贈典有加官參之秩擢領家司維以勸德僕射
飢之允文且武起身縣尉公不之恥靖寇蘇民特
復公里莆始建軍實以公言遷宅為治功孰與有
陞淳陽權荐有位字司戶參軍仍來于許大宗與
必有遴師剿勝五策能结主知遷丞將作以監

內閣知無不為古論鑿鑿糊名易古考校緋公世
以為式場屋是宗乃理庶憤乃使于夷何天之寵
章服是宜民事屢陳簡在帝心轉運江南嗣爾徵
音治納無藝民亦勞止論罷太甚庶其𨒪矣勅歲
奏議于自編摩經國有集用藏于家祿封備將勅
階正進秩書歸田不相其命爰自筮仕二十四遷
為名法從沒世稱賢懸等閒若有嘉臣執執其責
書贈之左揆循吏特書人所慕類茍蕎猶有而況
公墓高岸為谷忽罹不測　皇帝勅忠制詔修塞
憲臣司牧奔走將事士民興嘆忠孝何負生死蒙
休固間多故玄室堂堂彌增高厚曷以致之惟公
有後

陳康懿公尚書神道碑

公諱俊字時英別號愚菴世居莆之後埭早負才志
穎敏不凡少長與故御史黃仲潤行人林時深參政
黃廷永同遊學俱有重名于時稱東廂為多賢公為
時文精深雅健詞明理備行輩皆師事之正統丁卯
以書經舉鄉試第一明年戊辰登進士第又明年授
戶部上事父璉為廣東文昌縣教諭卒于官公渡海
迎柩海南富土物公私以事至者汲險是懲類捆載

而歸公一無所取上下嗟異服闋家居未嘗干澤郡
縣服闋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等衛舊欠秋
青草公上言官兵原採取之額已難徵辦況歲增耶
漁不可以竭澤朝議是之得減增數三十五萬束湔
歲歸江南蘇松諸郡負上供銀七十餘萬兩公受委
往督不數月告完部長貳奇其才俾典閣部章奏終
其官天順三年遷員外郎四年春同考禮部會試尋
轉郎中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　英廟命公往督餽
餉假重權以行公便宜擇吏分方趣辦得無乏是冬
遭外夫人喪乞守制不允次年蠻下兵解始奔喪回
監軍總戎合百金為賻卻之成化紀元復任郎中於
其部未幾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時郎官久無拜卿少
者公以賢勞始得之搢紳榮焉然皆惜其閒散知非
久居也四年召為戶部右侍郎公於戶部號諳練至
是邊事動四方日奏交錯公佐楊尚書鼎隨時裁決
悉合事宜部屬相謂諸文移稿有陳公筆如嵌金然
其重之如此五年持節究工　使同封荊王七年京
師飢奉　詔平糶太倉米百萬斛以利民公慮奸黠
乘勢射利乃奏請石以下許糴多者閑不與八年虜
聚河套規內侵　憲廟命將征之勑公總督軍餉于

陝西公請出內帑銀助邊且除徑道發丁飛輓旁助
集事無間寒暑是役也倫林大捷公偕諸將凱還加
食從二品俸九年改吏部特退傅尹公爲冢宰文莊
葉公爲左侍郎公與之同德一心前後銓叙銜稱得
人十年文莊沒公代之十三年滿九載升南京戶部
尚書又越二十二年復滿九載矣　閱請老不允賚
賚羊酒寳鈔俾還任與子天叙入胄監公既還再以
老疾辭遂加太子少保致仕　賜璽書馳傳還鄉仍
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隸四人逾年以疾卒弘治元
年二月二十九日也距生永樂己亥享年七十訃聞

今上復加卹典賜諡康懿遣官諭祭且營葬于湯
亭山考教諭府君與祖明善皆以公貴累贈南京兵
部尚書祖妣黃氏妣鄭氏俱累贈夫人配夫人曾氏
先公十年卒側室林氏　氏子男一長即天叙娶方
林出次天秩尚幼　出女四長適黃甲次適潘鱗俗
未行嗚呼公爲人沉毅簡重孝友廉慎實終身之行
故哀榮特異云方公之歸也苗人聚觀所在如堵予
憶陳正獻公事寄賀以詩有曰郡樓紫氣銷沉久甚
見清風大宰歸蓋前之人物在宋惟乾淳爲盛時則
有若正簡莊敏文節以及二劉諸公布列在位然其

名德莫過於正獻後三百年至我　朝成化間復盛
材賢林立然其望實亦莫過康懿史言陳相孝友忠
敬清嚴好禮平居恂恂如不能言今觀公大較然也
然陳相居天子左右公留南都十餘年故言論風烈
彰徹不同時則爾矣天叙以予知公請銘神道之碑
乃序其大者銘之其他榮遇世系有墓誌在銘曰
宋有正獻作相阜陵藹藹名德爲莆首稱二百餘
禩寥寥莫繼迨我　憲皇時有康懿惟康懿公人
所讓賢于思而楊望之備然方初筮仕不家于費
慎若處子甚以自防卒藏匆支閱其勞止訊負窩

金往丞稽理寬嚴適宜綽有賢譽主典章奏允務
何預乃考會闈乃督軍興嶺南行營戎功皆成爰
自郎署擢貳奉常召佐司徒遭時助勛罔辭賑飢
其均惟則好救不生人乃食德勞入西部命將徂
征督餉給邊公又在行師飽戰力諸將奏凱公加
泉俸移官少宰二賢同德爲國光華銓叙公明
帝用汝嘉乃擢南都長彼民部校吏司出以倖留
務天官上卿終而獻績乞骸不允榮荷三錫公曰
予年懇請弗遑成邑聚觀如天人歸　爾晉寵既
宮保進秩廚粟繼繼與從翼翼云胡不靳及期考

終　皇情悼惻郵典優隆勒詞堅珉焯德旌功何
以擬之金古穪公

葉氏先塋碑　浙江金華府

昔我宋古氏自北合南右其國人卑我諸夏元華族無
有公相繼纓率多官州縣浮沉以止若與代名勝之
後尤爲所外上不以貴下不以來往從中絶弗聞者
矣金華葉氏宋阜陵時諱衡者爲宰相其裔遭狄難
家族流散譜牒失亡雖有居其故鄉而世系無傳莫
之考信有約庵先生者金華府城北四隅人仕元爲
九江路判官後隱遯不復出事業生卒之詳於今無

能言者故老相傳先生未仕時讀書於城北智者寺
歸隱後卜築於城西芙蓉峯下居焉遺址尚存蕪菘
厚德時日爲長者子顯字景南克承家學以時多故
不復仕性甘淡泊善吟咏所著有樵雲獨唱集傳十
世年八十四而卒與約庵俱葬芙蓉峯之麓配張氏
生士應字子高亦能詩家存殘稿　國朝洪武初從
軍淮安遂占籍爲山陽縣人年八十二卒贈戶部左
侍郎配湖人黄氏卒八十自此遂葬于淮上數世俱
單傳子禹始生三子長諱矩字邦和行厚一年八十
九卒累贈戶部左侍郎三子仲曰詳字本道行榮七

流顧庵累封台州府知府季曰洪字本清行榮七
爲戶部尚書知府二子長曰贇字紫巖今爲四川左
參政次曰贊字崇義元帶義民尚書之子曰貞關子
生未仕而卒一子木陰叙國子生尚書先宦遊江廣
屢至金華展謁見約庵樵雲二世故壠依然而歲時
麥飯不得親洒一盂欲分房徙居之迄今事尊不果
則嘆曰路判公去吾五世生平事迹已無知者年更
逮邈吾恐衣冠之藏將忘其處況他乎哉於是伐石
爲碑樹於峰下問請刻辭予聞韓魏公先世居鎮之
後從安陽忠獻既貴乃推尋祖墳得而表之今觀尚

書公之刻石先塋正猶忠獻之用心也宜銘以示來
世銘曰

惟宋婺城葉氏相望衡相阜陵于葉有光季世多
難宗散譜亡有元約庵嶓起故鄉郡判自致臥亂
汾陽樵雲繼之隱德弗彰世風喜鳴於詩其昌胡
耕不獲胡施不張逆卿載從征士戍行乃子乃孫
乃冠乃紫尚書參政爲柱聯方顧瞻先塋各天一
方親締綍之以限牛羊穹碑爰樹于彼道傍過者
必式視此銘章

白岩李氏重脩先祠碑銘

惟李氏世家爲莆之望辨族姓者謂唐宗室江王後
遺武氏難淪落泉南五季板蕩譜系闕至宋録其
裔格授泉州助教再世轉入莆微弗史見其顯而可
徵者自承信郎諱富公始嘗從大將韓蘄王有功辟
殿前統制司幹辦公事事母孝樂施與創修橋梁至
數十人食其德居白水塘東墩至今呼爲制幹家蓋
功行完具不待稽諸清門白足爲世世不斬之祖矣
二子次廷耀爲惠州僉判又徙居西墩六子長次若
茹皆登科第重輝襲芳震耀一時以後支裔蕃衍鄉
書若之子暨孫又割巳產以爲圭田而西墩之宗祀

益盛歷元世五世孫燕老號西塘者實生五子而伯
仲叔文森文善文材尤克家業乃益昌爰定祠基祭
規以畀于後孟季二房不有焉入　國朝書澤如故
實績不絕然大槩皆西塘後也永樂間僉判故第廢
事權于鬱依子孫各隨小宗世數祀私親於寢而統
祀制幹諸先祖歲時權寓他所而已正統丁巳西塘
四世孫德文爲族長乃即廢事故址搆祠堂廣二丈
六尺深四丈有奇中設大龕合祀上世神主其於位
制草創未備至天順甲申嗣族長德懷又搆前廡爲
祭畢燕飲之所中爲大門外有鐘廊石砌甬道拾級

而上其台祀仍舊成化二年歲在丙戌故族長孟
敍賢而好禮始以義起徵中龕舊石爲臺廣丈有二
尺深三之一翼爲五龕中祀制幹僉判諸祖中左祀
割田有功顯齋父子以其年遠不嗣故專祀之中右
弁左右三龕則祀文森二昆仲以下神主人自爲龕
蓋出四親之上於家有再與之勞故世祀之若四親
之祀則各仍私室蒸嘗不以入也又治故規定祭物
俾三房子孫迭收蒸嘗年租以供具若上塚若諱日
若冬年俗節皆有祭因以燕朔望則參謁惟謹故家
遺俗蓋彬彬矣先是孟殷之群從純嘏廣雖拔儒科

未大發泄自後不數年五人連得雋元鎮登進士第
今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長源文獻爲學諭偕伯通有
嘉四人者行將會試春官其他待舉難一二數長原
乃孟殷之孫暨有嘉皆文善後元鎮則文森後伯通
文獻又文材後也上距制幹公凡十一世矣忠臣行
部式其閭爲樹進士坊於祠南道中其南舊有欄墻
橫窓下瞰白水塘加潤色焉風致曠遠殆與此祠相
爲悠久僉事與長源謀曰先祠改觀惟乃祖是賴不
有碑刻何以示後人知今日也而以屬予嘗聞之禮
有不一而情無窮爲人後者不知其祖則已知之而

能勉然乎昔者程子嘗祀始祖先祖矣紫陽夫子本之著於家禮後疑其不安而止我　大祖洪武初許士庶祭曾祖考永樂年脩性理大全書又頒家禮於天下則遠祖之祀亦通制也然設位無專祠今背治石族多有之而世次龕位家自爲度或分五室左右祀高曾以下或雖分五室子孫左右序旁各祀其高曾以下而皆以中室祀先祖或按禮分四親各室以西爲上而先祖止祭於墓所人反疑之議禮若儒莫無定論蓋以人之至情有不能已不能一焉今白水塘之祠上祀十有餘世按諸禮意似非所宜然族屬之衆且踈舍是不舉則人心渙散無所維繫欲保宗祀於不墜綿世澤於無窮豈不難哉嗚呼是祠之關與其重矣乎嗣修後人尚其鑒諸銘曰

天潢肇迹遷于具域樣山沃日莫知其極胡可蠡以興承信有嶽忠孝維則興茲蕃力氏隊其德斯君子之澤自東而分于彼西燉科第垂門奕葉後昆肆厥家有閎高堂言言齋二百年守獻弗虔繼攸是延其爾後之行忍熟從不役是營是度祠祀攸作以合宴酌惟執事有恪來格洋洋降爾福醴乎乙聯芳文物益揚更千百年勿替厥常

來鶴樓合祠碑銘

姑蘇來鶴樓在鶴山書院內祠劉魏文靖公爲宋名儒登第後家平江元世立書院祠之置學官弟子員肄業其中　國朝仍祀生徒而書院猶存文靖公神主在焉永樂以來凡遣大臣行視水利巡撫地方者居院以治事屢加修葺宣德正統間巡撫尚書周文襄公往來居之最久將稀年將又到到之日適其誕晨有雙鶴來翔于庭衆咸異之既去蘇守朱勝爲建來鶴樓於是院正堂之後遷置神主於上未幾公致仕歸而歿今二十餘年矣東南人念公功德不置多立私祠間寓佛宇獨蘇城無之況公之功于蘇尤大安可無也蓋公二十年間經核荒蕪田粮創立水次倉定田戶田甲莪役脩爲官俸折徵餘米存積凡粮運加耗之則濟農斂散之宜種種便民者俱自公措與而於蘇始再至於清理范氏義田經畫宗明堂蕩滌吳淞顧浦一帶水利建寶帶吳江等處橋堤太鎮衛學之重造吳縣儒宮之改遷似此之爲人皆於蘇傳爲佳之何僅有像學舍而不他有也書院雖爲鶴山而設來鶴則爲公建文靖公固可專祠文襄公亦可合祠也蓋文靖公之道學可法於後世而文襄

公之事功最盛於吳中合祠於蘇不亦宜乎成化十
辰秋予奉巡撫吳郡屬於書院瞻拜文靖公祠上於
樓中而環樓樓下石刻皆頌美文襄公事然與其匹
意前人謂來鶴為公而樓足以顯名於無窮焉用是
為嘻此非所以敬賢尚功之禮且無以慰郡人之思
也越明年夏詢知公功之詳於是令太守李建公造
公神主擇日奉置于樓與文靖公並偶于赴　於朱
能成禮遂俾守卒事又繫辭於碑曰
惟宋之季卯實有儒道入閩學與西山併奔節則
督護其蹟譽乃卷而懷卒家于吳爰暨叔績顯揚

足爲兀乞立學比迹鵝湖師生濟濟以景賢樓我
朝更制祀及其祛依神之木尚仍于初鶴山有堂
制使來居文襄爰比視民辛瘏晨夕在念如切肌
膚公資明敏公性勤勉書堂晝訪粉盤夜苦待旦
行之子惠我蘇羨疇招徊免爾負逋米石加耗五
六平輸石四準直二十四銖料筒賦長無伴收漁
審權校量互收調匱一孔一口不爲不竊里甲十
季差次運夫環役而均衆審樂趨務務水次倉積
山如京運漕免贈加有餘乃置濟農以備不虞管
得有給義役有須繇造冊供歲派軍需胥此為世

別無利孜公簡儀衛徑造閭閻問民疾苦經若之
儲發粟賑乏野無飢莩海濱流沙淤為蕩塗經畫
分授抵補坍租贍族義田范正之模裁清傳付羣
後畢萌乃遷吳學或拓或辟皆元儒兆提武天署
吳淞顧浦泄彼太湖乃疏乃浚民免其魚實帶河
堤歲久崎嶇乃甃乃築人走坦途二十餘年恩布
仁舒非無凶歲我有儲胥非無祈寒我有袴襦宜
民足給遠邇歡娛間有頑吉久而益孚雙鶴翔庭
適公懸弧僉曰異哉茲其瑞乎百壽之徵進秩之
符鶴遂來鶴樓于北隅公歸在　朝首拜司徒註

崒邦土惟　帝曰都南圻再撫敉忠捐軀臣年及
矣幸賜懸車胡歸二載吊者在廬吳人思公至今
不渝窮鄉尸祝會城盡無榜彼鶴山來鶴相於德
業班與會歸不殊百世之下兩其師諸

彭惠安公文集卷之六

祭文

祭朱士傑都憲文

周重師保漢建三公必有元老位寄兼崇始公未入
人仰高風曰韓與范經畧軍中迨公既至人睹德容
曰文與富夢卜攸同曷爲其然素履篤忠武以禦侮
文以華躬昔在廣藩冦起嶺東公別淑慝弱撫强攻
遺黎獲免血刃膏鋒採珠鉅役諱恤民窮公疏客陳
感動　宸衷一封停　詔懽聲融融布政閩閩與澤
益隆乃都風憲撫鎮西戎　帝顧兩廣久如潰難移

公總制曰惟舊封公也敬賢恤民重盡袞處事周悉閑
閩纖洪醜類肆虐毒矢長弓諄諄化誘[illegible]襟質[illegible]
揚威武以待弗從推心納降爷彼奸頑[illegible]以[illegible]向
江載通承平如故民阜物豐凡此推[illegible]之功推
正中臺仍俾　青宮星象[illegible]與天[illegible]聯章以
陳善類所宗曾未期月降此鞠凶騎箕長逝朝著共
空　皇情震悼百辟哀恫匪無宏材匪無鉅工懇懇
體國未見斯翁某辱故吏幸會是逢知己莫報負愧
冥漠茲返柩車南望瀨寄雪涕寄奠以誓始終

祭翁水崖尚書文

惟公惇達明慎端厚坦直吏事精能書法俊逸汪洋
度量茹納無迹恢廓規模爲時巨擘方事紛擾公私
填溢談笑處之人莫敏給或勢危疑禍機激射勇前
當之人爲惕息左圖右書千卷萬帙手不停揮人推
大筆前脩後例有因有革議事以制人服多識橋梓
聯輝伯仲合璧科名接武金紫相襲公始爲郎金穀
是職譽望隆治生登顯秩擢貳司空拯民之急力請
作坊裁損工織論臨蒸　武夫藩隙建獄錦衣　聖
情斯釗仰荷生成告替反斥成化改元遂都邦伯大
江之西流聲烜赫漸起舊臣內臺以陟巡撫東山三

載成績司徒乏佐公其遄入乃董京儲紅腐山積乃
位八座望冠羣辟累疏乞骸臣已年及有詔勿朝慰
理煩劇公拜稽古敢不力疾義所未安雖死無益蒙
恩許歸加禮優佚宮保進階無俾家食月授之餐
歲給之力凡此異數褒表忠赤非公莫致用光今昔
駕言行邁舍彼淮驛故知留飲微覺不懌中道遽喪
未底家室柩車南旋行道於悒遣使葬祭　皇有殊
錫生榮死哀世所罕匹某等曾廁末僚或同鄉邑沐
愛有年酬知何日茲聞訃音莫不沾臆豈曰吾私爲
世嗟惜馳酹一樽恨不羽翼叙哀成章言非藻飾

皇如生庶其來格

祭吳尚忠都憲文

惟滇之南爲坤之維外控百番内制諸夷大將世守常侍協持臺臣總理權假便宜公廼方岳旣撫楚師帝顧交人在彼藩籬老成遣鎮才纔載移大距斯戕百羣是彌改紀庶政威聲四馳八百用命樹提戢黎非人來告謀增倍奇人力不堪公疏衣祈天聽雖高民心則怡屯田歲入賓多漏巵公窒竅穴斂以時西人方戴忽焉騎箕返旐來東駐柩于兹惟兹貴陽公有去思待公不來而以喪歸麥官隣封久仰清規歲時齎問使价不遺今而已矣迄無其期筆劄以奠雲物增悲

祭張宗器都憲文

追惟昔者正統之季公方弱冠巍然甲第聰明英特一時寡二仕優而學刻志無替經集子史下至書計含咀搜羅博通强記揮翰如飛應酬罔滯海内鬱風編攬俊乂武可折衝文可經世允爲通人展也國器始居水部陰陽爲沴公言涉其道殫莫瘞宜預發廩以續生意朝議從之今督日至瞻彼太原北門孱蔽授公專城盖欲外試乃遭家艱解歸守制再凋四門

政尤卓異化洽循良法屆常侍陜參嶺省峙乃儲備軍旅歲與飢運相繼遷牧于浙扶衰補敝殿釐皇皇達于四際　帝顧西川民蕃物熾俾長内臺撫循其地發摘如神奸豪斂避披閲咨詢莫辭勞勩征播伐松人服膽氣遂靈定黙誰能廷益加祿廷賞司徒是求母也云亡叢恩祭葬公居草土其能有幾董漕鉄人都憲復莅此職之難固賦攸寄歲五百萬非公莫致士困艦傳備極勞費公徙蘇之燕其少愍上供留使萬斛來堅上下省惟矜豈附麗三孤八座跬步可企胡不降康頻見下痡　皇命醫來投以良劑民之無祿竟爾長逝　當宁興嗟縉紳隕涕某等曰忝僚舊亦有年契闊數載情方莫旣兹聞訃來北風吹袂洒淚遠城馳神漢滏用陳微牲兼以清齋尊使往奠公其勿弃

祭韓永熙都憲文

惟公負軒豁之資具文武之器尚功喜爲勉脩好義由五陵之年少登南宮之甲第拜官襄行見事風起剛斷有聲奸豪斂避乃被簡於外服暫離海隅遂僉書於内臺盃揚風紀遂撫大江之西劉制百年之弊草木知名豺狼遂遁既重剛而過中再貶斥而坐廢

未幾賜璞復移棘等進剿本兵匪人曷北出參名藩
釐氣方熾長子師師使鉞節制斷藤吉捷我軍增氣
折戢軌俘動千萬計列郡賴之始有生意兩廣而造
非公莫致揮論若飛人服公藝决事如流人服公智
長才遠畧文饒可繼御史大夫三公之貳未老謝事
聖明所畀樂一觴而一咏又何憂而何惡云胡弗
疾一夕而薨縉紳為之失聲百越為之罷市懷德思
功曷其有旣某等竊官嶺表熟聞公是茲成小康實
謝餘庇畏簡書之有嚴抱生芻而莫置謹走使价薦
薦牲醴

祭黄廷獻亞卿文

繫宦途之擾擾兮旣衣食之不豐瑟縮不能出戸兮
矢豈委蛇乎自公嘆明露之獨異兮不混混以爲通
脫蟬蛻於汙濁兮振鴻飛於冥濛爰以簡而自命兮
誓畢吾生以相從昔冢宰羅夫子兮一見公而改容
遂馳名於俊造兮徘徊乎郎署之中彼吳下之紛華
兮乃百貨之所鍾公往使乎其間兮垂一橐其屢空
出參預而典藩兮自江右而浙東旋召環而登用兮
少司徒之優崇分留務於南都兮曰四海之所宗覓
帝碩之西憂兮王鄉拖還乎蚕叢𥨸賊𣢾跡以遠
去兮民俗躋其和同老臣不可以久外兮肆納　命
於上宮何彼蒼之不吊兮遘一疾而長終嗟欲詰之
無因兮信神理之難窮某等忝承節制兮久欽德風
南望閩山兮臨穴弗躬敬寓一觴兮以寫哀衷

祭陳孟寬知縣親家文

惟公資性開朗兮坦實不欺彬彬君子兮後學之師
門戸甚正兮趣向甚夷禔身以禮兮介特自持處事
以義兮剤量得宜不諂不瀆兮公是公非善談名理
兮聽者忘疲惟造詣之獨得兮騁雄偉之宏詞久遨
遊於芹泮兮不見售於主司年既強而始獲兮叅甲
第之巍巍期晚成而大用兮僅弋邑於江湄寧賦與
之定分兮非人力之可爲勤脩職業兮孰可崇卑六
事克舉兮苟且莫施平易及民兮民其愛之政成美
解兮喬遷有期徑歸侯邸兮浮榮若遺書來報我兮
年已及耆青山可樂兮白雲可怡予爲蚳蛙兮從史
不疑歲月幾何兮曾不旬時書猶未達兮公疾弗醫
兒女姻婭兮重以故知離多會少兮中心孔悲茲訃
遠逝兮莫偏我私進誰相從兮老誰相依南望故鄉
兮山川渺瀰佇立反袂兮泣涕漣洏椒醑寄奠兮公
其格斯

哀李子英玉先生詞有序　諱瑩別號守愚

李徵士先生與先刑部府君叠以儒士相徃還部獲拜之先生試于鄉不售退而教授于城南務恭以詩文自娛再遷于後棠村遂定居焉先生資性怛直出語即見肝肺人無賢愚皆樂就之方壯時有司兩以明經薦皆辭不赴最後以賢良徵鄉士大夫咸欲先生一起廼勸行先生勉從至　京師銓曹試其能咸稱焉移文翠賞將授官先生不幸卒于旅舍嗟莫非命也部早孝先生知愛吻忝今日方喜得求誨以無負物心不　士不可作矣嗚呼哀哉孰知我悲乃為哀之　辭云

吁嗟生死兮晝夜之常生順死安兮其又何傷先生奚死兮客于　帝鄉文則多有兮材又孔良胡不乘時兮奮飛四方困彼場屋兮幾閱星霜棠村嘉遯兮身隱名彰明經再薦兮乃入覲光故人冢宰兮波引弗忘匪私是聘兮職在明揚大堪任邑兮小列儒庠一命非修兮行道可望乃猶弗獲兮寔命不臧魂魄何之兮淒迷故疆風神如在兮月滿屋梁嗟哉先生兮似是而亡丹旐翩翩兮白露瀼瀼[illegible]實沾我裳二尺之墳兮于彼道傍百世[illegible]

墓表

雲南丘副使拙菴公墓表

弘治二年八月前致政雲南按察司副使丘公卒越又明年十月四日葬于邑谷清里白塔山之原翰林編修涂先生瑞既銘其墓矣其孤郡庠生守淵欲表顯之致書奉刑部郎中宋君愽狀來屬余余與公有姻契好是不可辭公諱山字安重別號拙菴姿貌明秀性氣温惇自少便入佳士之目常慕元儒盧齊韓之為人於遺篇誦之甚習有所吟詠類其格調而[illegible]致幽遠大有時聲工妙書法同里林庭芳先生承樂進士負重望𨑳新會令為學者師奇公才女焉冠遊邑庠治舉子業精專不怠于時攻時文者多不事雜作獨公兼之而聲名益振竹岩學上柯先生時歸省在家深所器重天順己卯舉閩藩鄉薦爲守城南諸生相率從公學右郎中宋君愽上郡岩鑒皆公徒也關兩會試至成化丙戌登羅倫榜進士觀政工部承　朝命往甘肅散賞有功官軍畢事歸總戎遣以貂裘與物俱却不受越明年授温州府瑞安縣知縣縣號煩劇人民樂奢豪猾至不肯奉法貧富生

交多不舉公嘆曰民俗之弊一至此乎即嚴令禁之有一豪貧老猾弗循約法乃捕至于獄凡 關奏而重繩之自此境內肅然幼口全活者衆仍教以婚嫁之宜禮節簡儉無浪侈費民雖始戚而終信坂敬者遠矣邑以治稱故刑部侍郎曾公翬巡視浙江首奏旌異辛卯浙江鄉試公自廣外以夙望入簾內所舉士時稱得人壬辰滿三載考績赴京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初巡通州倉再巡南城皆力去宿弊不事姑息乙未京師饑監糶太倉米斗斛細給而多獲取息者輒斥弗聽民厚德焉未幾奉勑往兩廣清理軍政

凡 年遠惡州郡無不身至從容速覈根究始卒而親與定奪軍民交口稱便丁酉廣東鄉試公監臨其事得名士尤多各條編修其解魁也辛丑巡按應天等府南畿根本重地按治之寄非老成御史不可公以先聲一旦蒞彼寬嚴適中人謂得體及被　爾書恤刑巡行咨詢悉心推鞫活誣陷三百餘人周歲代歸滿九載矣遂擢雲南按察司副使公居六察年久多陳古匡弼然又不欲株連毛舉自托于忠鯁之名以傷朝廷大體故人多服公之量而亦憚公之介也然而攝節臨滇風威並著夷方懷服忽以足疾懇疏

乞休以去滇人嗇留不能得上下嗟思不置乍方九十五云方公之脫屣滇憲也道出貴陽余有內臺之拜未行公曰丙戌同進士又二人吾辛先取金紫茲得早歸天意不薄壺山風月當盡收入吾詩囊頓先生勿久累功名山水之樂不孤矣予諾而未及踐公歸閒三載每於壺山蘭水之區載酒遨遊觴咏爲樂一日將斬木結廬以避俗偶痰得風症起伏一年竟不能治至是卒上距宣德辛亥春秋五十有九所著有賓陽樓集凡六十卷存於家其書法之妙則金薤琳琅在崖州大忠祠石刻可考也公之先晉江人世

系遷徙具載會元陳公中撰封監察御史直菴府君墓誌中妣林氏贈孺人繼朱氏封太孺人配林氏亦封孺人子男三長守浩中書舍人娶郭氏次即守潤娶林氏三守共娶陳氏女一叔鈿適山東提學僉事楊公琅之子滇孫男八茂椒茂采茂楧茂[illegible]茂棡茂中茂章茂槽嗚呼公問學有源委行已有本末器量過人政事可紀余輩素所推下者也今也未究而歸歸未久而沒君子惜之雖然觀其所立可以永傳而不朽矣況彬彬孫子皆可望以克紹其世者乎余故表之以垂後之人

南京户部郎中同年方朝宗公墓表

方為莆田族姓之甲蓋江南之望也名位科第蟬聯不絶自宋為盛然止於卿監經畧而未有登宰執者元世稍歇入　國朝又盛然止於郡守御史而未有正部院者以韶所獲識若大行人御東先生潮郡判東軒先生碩學篤行宜致通顯然皆守牣官不轉一階他不及二先生者有起家於其身至卿佐殆物無兩大而各專其一歟此予於郎中方公朝宗有慨焉公上與宋廣南經畧使大琮俱出閣礼部郎中仁載之房世居烏石山下旣生長右族濡染詩書習聞宮

儀知行已為政之槩而公又少穎敏獨異嗜問學長入郡庠名重儕輩景泰丙子舉福建郷試明年天順丁丑登進士第韶忝同榜觀政刑部公觀政都察院實同寓舍公簡約清飭終歳徒步跬跬讀律令為案牘若法為已設者性善飲然人非強不沾唇不妄譏議人慨然有志於事功欵知見於世交際揚論微涉克已頗為異意者所不合而韶愚直自遂感而愧故者衆矣旣而韶忝備刑官公亦拜南京户部江西司主事陞員外郎郎中皆於其曹曹事雖分省而治至於差遣則惟材是使常擇以委公其事之所以難者

畢國財計倚重東南凡吳楚江淮之賦漕運外太半留南京又賦禾稿秸以備馬政皆於江南北列倉場居之執役其中多軍衛狡卒時與主吏為奸利民行賄受濫惡物即不與賄於斛秤棊以取羸使民常負其數公受委監視流之以明察持之以廉勤奸弊衰少輸民豪惠于時户部言有為郎官必数公成化乙酉歳役所在民飢時議行平糶法舉公主之措置有方竭其心力貧富稱便歳已丑亦然右都御史太原周公户部尚書鳳陽陳公先後總督粮儲皆知公凡南京四十八衛倉常命公總理之七年辛卯公以郎

中滿六載考績于　朝還道病因卒儀真舟中時三月二十八日也春秋四十有一啇同年工部主事高邦宰在碑廠為治喪護至南京予嘗迎以歸莆葬於烏石山之原士大夫咸痛惜之公為主事郎中兩得推封父尚與先生如其官母鄭氏累封太宜人皆年七十有餘公負衣冠之望隆孝友之行而又材器動人使假以年高可邁祖以下亦不失慎終為二親榮乃今已矣公豈能瞑目哉噫持天欲奇方氏之世不使其大發泄而遺其慶於後邪不然固不當遽止是也公名海字朝宗以字行娶又江氏宗配宋氏

人子男三長即桓次模次枸女一公之葬也學士僉
陵倪公既為之銘桓又請予表其墓予推天道人事
而致慨嘆於丹三列其大者如前不無望於桓與叔
仲云

南京大理寺丞何惟孝公墓表

何公惟孝余天順丁丑同年也歷官刑部主事員外
郎郎中以至南京大理寺右寺丞其丞也善類皆以
為喜未數日即終于位又皆以為悲時成化七年辛
卯六月也方四十有二其年又瘞于新淦何家山之
原翰林傅先生為誌其墓而表碑未樹至十三年丁
酉公之弟監察御史惟一按蜀將歸謂其宜為 公
之善名夫人能知之然寺丞常例不登史傳不有述
焉將異世遠又何所因以考信乎蓋自厭常好異之
學興士以庸行不足為相誇為奇節盛舉以痛快人
心然考其自治則疎矣是謂無本事業惟孝不如此
也為人以重人紀厚倫理為急其遇事可為則為之
此其所以加人一等也惟孝於事親未嘗有礪色惰
容恂恂委曲以就其惟心祿不待孥時輟以市衣服共
甘旨世有遊宦文人兄弟俱登朝著而不能同居惟
孝於二弟先後舉進士皆養而教之資用出入無異

財二弟之事其兄亦如嚴師然與人交也出中言以
相語無少險詖遂罹禍不測極力營救或不合謫官
使聞之其人往往自悔曰惟孝無心是吾過也於是
同年同志無不愛而敬之居官任職不憚煩碎其決
溥去華修鞫獄視詞如何理直矣無勢亦白不直則
上官必與之辨四川中都慶有詔獄三法司議奏命
以委惟孝推之卒得其辛功以報於是輿論歸重曰
大理之命下實惟孝於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也知其
錫新命[illegible]立乎其大者大者既立則於他事宜無不
用其情一時賢士大夫皆偏意惟孝可皆大拜而進

孝乃止於此惜哉惟孝性敏而專為事必底于成少
治春秋名動群士右會試遂為第三人季者多相從
授經以取進士若吏部員外吳珉山東僉事徐川户
部主事孫中[illegible]吉舍人周紹榮監察御史李琪行人
薛瑄進士吳珙樂鈞皆是也稍暇讀書不輟[illegible]
簡暢有氣骨詩雜諸體沖淡和平皆藏于家[illegible]
之往[illegible]陵也偶書於詔曰生平不厭季向李於[illegible]
今茲兩郊留務甚簡將盡讀未讀之書足償[illegible]矣
詎意中途忽從妻子而惟孝亦染病不起何斯文之
不幸而吾黨之遭哀乎然考其所自立所謂一日之

長百世之短吾必謂之讀書矣公諱袞世居新淦之
蓮潭父貞代府教授累封刑部員外郎母徐氏累封
宜人兄弟六人善新城知縣純即侍御䠫宜人習氏
子男五慎益悅怡怵習與益倶先卒女二未行自公
之沒詔宦遊廢卒耳於無聞其言何足以為公之輕
重然追思往歲進同年官同曹居同巷而知公之贊
次孝行為最詳蓋公之孝可能而勤不可能孝友廉
介可能而誠不可能是宜述而書之嗚呼百世之下
豈無聞而興者乎尚有考於斯文

四川副使范誠夫公墓表

公諱純字誠夫號樸齋蘇州府嘉定縣人同予於天
順丁丑進士第又同拜官為兩京刑部屬成化辛卯
予副蜀憲公來僉司事予分道川北公偕待命使者
走邊盤驗芻糧梁益地廣西南界番部道險惡多瘴
毒凡憲臣所不能至之處咸有公迹考覈虛偽徵理
積欠川及簿領中踰年而後歸又權治戎事于松潘
皆鞅掌勞力且有戒心者公口職耳為之愈勤故聲
譽而名彰川南北二道分巡再歲糾慝繩奸風采肅
然歲丁酉予以憲正朝京公攝總司缺失賴以益復
明年予出蜀又明年松茂有警公督運至威川蠻來
攻城擄尚山夾水架木飛擲入賊人不能行如是者
連日賊幾不守公計招逃民數百夜伏伺山後旦鼓
譟闕前門若往攻狀蠻盡下趨我軍逃民已皆馳山
項用其飛木反之蠻敗去邊境自是遂安適盧叙
等處整飭兵備副使缺朝議擢公為之蓋自為郎至
是二十餘年青彭華髮始進階四品而猶有遠役朔
三年入覲者掌諸蠻部爭帖無事鎮守大常侍指揮
實市珍禽以充貢奉一衛或賦白金四百餘兩公曰
止之弗聽嘆曰吾不能與吾人為怨豈可復仕乎即
以疾乞歸著練溪醉叟傳以自見其亡曰醒者能取

大富貴久視而長生叟恒於醉者不能為彼之為將
一貴賤齊貧富等彭殤不知孰為高孰為遠而孰為
大小嗚呼可以窺其所存矣公不嗜飲寓言耳好讀
書其學最長於詩雖處宂劇不廢吟咏興至拈筆疾
書格調清雅稱為作家凡有詩十八巨帙文二帙藏
於家公之先溫人元季曾大父仁壽避地居嘉定生
景逸是大父生彝封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轉員外
郎丁外艱改南京刑部以至今官成化丁未十月朔
卒春秋六十有二娶金氏贈安人繼娶王氏封安人
生子男二長曰升邑庠生次曰豐女三孫男二嵩嶷

孫弘治元二月八日塟于城西塓涇先塋兆次公先
自爲墓志其十月予理饒事過嘉兄哭弔公家升等
以文請予誌之乃以二十八言表其墓曰
二十而仕六十止内省外藩官再徙洸洸風雅見
清文道著兮吳范公墳

彭惠安公文集卷之八

書啓

與郡守岳公書

公祖大人閣下向入城府荷禮待委曲故舊之情固如是乎愧淺薄不足以堪之甚感甚感且以郡在治下必諳本土政俗使一一陳白退而深思凡吏於此者未聞有此問乃於今見之嗚呼莆民一髮命縣其在閣下也夫其在閣下也夫郡雖無似然自幼好談迂闊之論迄今未改鄙見一二其曷敢不言自古爲政者未始不以敎化爲急然非人人諭之亦示夫激

勸之機耳若朱文公王十朋與凡名公所至皆以表彰先賢爲務爲是故也莆郡學後舊有鄉賢堂以祀先進然其地迫隘瞻敬無所又所祀之人頗失之泛不足以勵後學故莆雖號爲文獻之邦然節義自表雖以敎藥鄙妄意莆中先進之文章節義政事功業無出蔡君謨陳俊卿林光朝陳宓李富若言論事迹著在信史與諸家文集無待備述然或人猶謂蘇氏公以進茶譏君謨有前丁後蔡之言似不滿蔡若亦不知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蔡公之意主於敬君丁謂之意主於媚上不可一槩論也蘇公之言正猶習京

謚前宗後杜之言特謂其鋤誅奸盜之相繼耳非謂
宗澤乃杜充比也不然曾子固在福州亦進荔枝謂
曾道君以口腹之欲可乎蔡公之學之節蘇明允極
慕之其子乃譏之豈有是哉或又為朱文公嘗答門
人有陳無己道之言疑指正獻公者夫文公之學乃
聖人之學正獻誠不敢班然不特正獻為然如韓范
文富事業最為顯著類不能滿文公一哂何邪蓋文
公之論乃伊周格心之論而宋諸賢相不過漢唐名
臣之流殆難以此而貶正獻相業也艾軒則倡道於
前復齋則扶持於後子誠之忠孝兩全之五人者名

位雖或不同然為千載殊絕人物則一請宜別立祠
宇如廬陵忠節堂之比使邦之人士以時祀之擭訪
各家遺集置諸祠中庶後人有所矜式而挽回古風
不難矣次則陳次升之入元祐黨籍陳文龍陳瓚之
身死強虜鄭漁仲劉克莊之博學詞章是亦表表耳
目他如林藴陳靖靖之裔孫旅傳稱王淯方字若陳
均之流無非偉人乞下諸生論究或升配祠中亦無
不可若鄉賢堂則所收頗寬故莆林壺寶中諸人
皆與焉韶思近故江西僉憲陳歆其為人最為可欽
而不可忽崇泰間曾以十事進諫惜乎不用故通判

余耀始令太和方楊陳二公柄用而能強項不為之
撓後通判饒州歸而清素終身故學正鄭濟著書經
大學中庸講說至今學者遵之故教授徐安祖任安
福最為善教庶物無競此數人沒後人仰之不衰甚
列之鄉賢堂中未必不愜公論也又鄉賢東一祠舊
因文公凡三至莆特設廟貌祀之陳復齋為之記後
不知何時廢為文昌祠太乙呂神學者所崇道為宜
毀之仍貌文公焉是亦風化第一義也莆中故淫祀
淫祠特多雖豪傑特出未之能革所祀神類不可曉
奸黠之魁每月指神生日斂錢祭之時出禍福語以

懼村氓妖言之興多由於此此間有儒士林邦俊酷
怪淫祀乞特委之俾行四境遇淫祀處悉令除毀就
以所在廟宇依洪武禮制設立鄉社鄉厲一境使鄉
老率其居民以時薦祭庶足以祀上穀之神而不餒
若敖氏之鬼矣莆中近陝人稠寄食者衆死後人家
多不肯容其殯斂往往置諸荒堤斷岸之中連年暴
露甚為可憫乞下里甲隨即築埋亦古者當春掩骼
之遺意也莆中舊有饑民倉七處多無蓄積近聞欲
借富戶儲備此意甚善然饑民無歲無之非必十分
荒歉然後謂之饑民也將饑而不能濟之待其既饑

然後知發似未善又會所與民相遠窮民饑餓之狀主守者多不得知至於開報名數只憑里隣供結因而張虛鼓偽真饑之民反不得食而得食者乃奸詐侵漁之徒也宴意欲善此法須做文公社倉遺意或一鄉一里推舉平素有行誼知民艱苦者俾司出納遇有饑民之家隨即開報關給若干豐則每年取息二斗秋歛則蠲一斗大歉則全蠲息穀遂年如是俟十年後蓄無饑民矣且如維新里戴肸賜其人曉大義又勇於任事若使之專任此責免其差役豈不大有成就至各鄉各里皆求如其人任之則饑民之

萬幸也他如科派之擾差役之編吏卒之害其奸之類轉滋弊端區區難以盡言俟面深也不次

天順甲申歲正月念五日韶再拜

與姪原岳員外書

向屢得書并承厚儀老夫婦知感第頗拙失於修答非自尊也九月初蒙　恩陞刑部尚書此官甫人少拜老夫幼學時志希儒職聊為臣家出色不意年老推排獲藉祖宗餘庇偶爾入座康雖不寧深感曠職不克善後耳竊念賢姪年富志强今在郎署正宜勉建功名克辛克勤不患不遠大也向改戶曹聞有厭

意此甚不可隨所寓而脩其職神理自不負人此處便可驗人識見地位廣狹於此甚矣勉之勉之將仕第六月來此不幸去世苦痛弗堪比日老妻久病危篤幸而無虞門戶蹭蹬奈何便中書知不一

與長男濟論世科事

莫恨當年志未酬更思旭勉紹箕裘雞窗獨掩槐花暮蟾窟高攀桂子秋宦業成名存顯晦文章家數有源流若能叅立規模定方可終身事進脩

右詩與予濟可勉力以爲世科我於十一月十二日到貴州二十日上任此地蕭條甚然爲官終

得受用勝如廣蜀吾極安之科舉在邇汝毋在家宜十分勉力以慰親心他固不足言也

與次男翰勉世學事

昔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幾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閉戶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與二子軾轍至京宋歐陽文忠公獻其書于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於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為人在世不可蹉跎過日子嘗嘗勞役亦損身體須是放懷將就得過也罷年紀高欲讀書宜少取熟讀漸漸有滋味覺得快樂也勉之勉之

詩

寄恩曆陳冢宰 終謚康懿

勳就功名上冊垂乞骸累疏達　金扉鴻　恩此日
加宮保鶴髮來年是古稀開結者英尋舊侶新栽野
服稱初衣郡樓紫氣鈞沉久喜見清風太宰歸

送謝文祥御史謫南陵丞

零露一以晞原野生微涼金風轉蕭索四壁蛩吟苦
夜長不能寐攬衣起徬徨仰視天宇闊素月揚輝光
倏忽浮雲馳肅肅鴈南翔一啄諒易謀豈不足稻粱

窮海累臣書籍爾遠見將羽毛尚摧各愴悢未能忘
云胡抱孤影悠悠岐路長願言隨陽歸以慰朝夕望

觀孔淵太守送岑嘉州集書韻復之

岑嘉州真名流生平浩氣橫清秋詞源瀉洞傾秋鄰
春江曉漲蛟龍浮從班解秩不復收從軍直到海西
頭湖沙三載踏驛騮長江萬里空悠悠關西赴五
馬侯郎官御史青幕遊蜀嘉山水增清幽夜夜文光
燭斗牛嘉州嘉州知不知遺文流落人重修當時叉
手勢莫傳至今寧有姓名留

送鍾岳賢姪之教上海

吾家田舍少聞儒分派荻塘頗讀書傑卿起美
秩季方博士得新除風生池畔芹香細雨過庭前草
色舒文教從容真可樂慎毋倚席度居諸

吾彭氏世居章江宗多務農派分横塘一支乃有
學而仕者往歲原岳與其從父朝用俱為南京典
簿今原岳陞戶部員外郎仲弟鍾岳又拜上海縣
教諭誠榮矣予生故居於鍾岳之行能無感乎
為序詩以送之

送方宜約郎中還朝

昔餉聆聞有好音東人懷惠起謳吟千倉露積餘紅

腐萬竈烟浮散綠陰寵辱不驚書最績便宜屢上登
忠忱及瓜忽報趨朝去歲早行看作傅霖

贈吳汝賢學士

南都佳麗正春風學士承　恩出上宮鍾阜山光浮
紫氣秦淮樹色映房櫳詩吟真境無聲處人在　金
門大隱中應念榆關持節者隻遺何日可收功

青林風木為徐樁徐賓將作

颯颯悲風起茲林親容何處可追尋九原徒抱終天
恨三釜難忘此日心颯杳秋空時作籟蕭疏白晝自
成陰誰將繪事傳遺跡耳底無聲灰淚襟

賀州聞長男濤中鄉試

海國秋高有鴈来郎聞捷報好懷開一[illegible]
第五鷹從翁未入臺北里遊程衢室去[illegible]
花田人生須念　君親重莫戀平居[illegible]

又

先人樹德後人依慶澤流長未有[illegible]
輩移名接武見孫枝專門久治[illegible]
禮樂時策罷賢良看獨對[illegible]

送鄭思亨遷安司訓

秋闈首占一經魁分教[illegible]

合輕風入樹杏花開[illegible]
後來此地從前多發[illegible]

懷陳公甫先生二[illegible]

抱道深居嶺海濱[illegible]
學默契先天老此身
道具常行日用間豈於[illegible]
在那得蘇門一味閑

送陳公甫還廣

白雲縹緲出林端盤礴[illegible]風欲雨[illegible]
去故山依舊碧巑岏

彭惠安公文集卷之十

贊

最拙翁贊　　司副周木之祖

道以拙存俗以拙美曷為最拙蓋是而已天巧其報
初爾所發不在其身必在孫子

柯孟時殿元遺像贊

高材透頴清標粹學倫魁之中嶄然頭角玉堂賓詹
欽待被約四海望之北十壽嵒若究其用康興禮樂

何廷秀侍郎畫像贊

許公在開元而家學益振中公在元祐而世德益昌

由包羅之廣大實踐履之渾光業在信史後人所望
孰究厥美而紹其芳人也如愚闇然日章其必充遠
到之器而可合二公之長

彭文憲少保公贊

端重寡默湖建珪璋太學群英衣冠必莊風有令望
入閣遺後辭官忤旨歸斥奉常碩果存剩晉翊[illegible]
經綸洽平詞章未追大魁首相科目有光

中山徐武寧王贊　　諱達鳳陽人　出名臣録贊

天眷　聖明篤生賢輔削平群雄翼我　洪武反狄
陰山雪恥千古攻城弗居手完藏府錫爵分茅以有

貔士莫彼朔野莫敢予侮氣作山河不物以傍

開平常忠武王贊　諱遇春滁州懷遠人

長材偉貌猛如虓虎手提椎埋早歸　真主強漢仍

吳席卷以舉長驅入燕光復中土錫胙疇封以開鄂

渚允矣元戎赫然威武廟祀于通血食千古

誠意伯劉公贊　諱基括蒼人

華倫於戎仕於時夷歸諸夏仕止乃宜就然就湯

節義奚辭大哉王佐燭物炳幾運籌制勝異能以飛

昭回制作文章是咨允為宗臣爾爵爾祠

岐陽李武靖王贊　諱文忠泗州盱眙人

勲戚之胄一世人豪淹貫群籍曾是六韜甲囊在京

家有戰袍宋元故都燕幷包宣威萬里實惟爾勞

庸建上公以國于曹追王廟食没有寵褒

寧河鄧武順王贊　諱愈泗州虹縣人

惟武順王洸洸大夫功參佐命義旌之初氣蓋六軍

視敵如無何堅不陷何強不勦吊民礼士厭彼東訴

節鎮入州恩信以敷稽古凌煙褒鄂為徒

東甌湯襄武王贊　諱和鳳陽人

堂堂襄武沛豐故人股肱之佐心膂之臣從下江東

暨舉既闢摧堅撫順吊伐用申六合一統允籍元勲

于兵以老情寄彌親功宗元祀李鄧其倫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贊　諱濂金華人

春日載陽列宿營張江流湯湯是為先生德容之粹

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外夷輔夏復我綱常功在萬世其曷敢忘

御史中丞章公贊　諱溢浙江龍泉人

秋居中原民峯為厲出而濟時去以全義結廬匡山

以待　聖世營田覲風莫辭勞勩提兵于南邦人攸

暨壘端端金作汝礪忠孝全歸心無所滯

黔寧沐昭靖王贊　諱英鳳陽定遠人

於惟昭靖早育潜宮知勇自奮克敘戎功戰守方隅

闢寄攸崇西南大夷元室遺宗負固有年拒　命弗

通一鼓平之百蠻率從即彼開府以錫世封

國子祭酒宋公贊　諱訥大名滑縣人

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飾車以行百僚讓德

六館聲蜚而有愛㮣育群英乃叙敎條爾準爾繩

士皆適用　一人以寧制詞褒重吾道增榮

定興張忠烈王贊　諱輔河南祥符人

桓桓太師　國之柱石討平南交以廣禹迹吏于其

治職方是入反側連衡倏蘖復息再勞戎行以靖疆

場百蠻開風來貢重譯羨哉斯勲名昭罔極

平江恭襄陳公贊　諱瑄合肥人

轉粟江淮灌輸京師濬深河渠避海于危斃彼擲陰
在河之湄以息以薪行者如歸飾其勞逸士飽而嬉
歲漕百萬辛倍而亨秩祀侯封令名允垂

少保忠宣黃公贊　諱福東萊昌邑人

番番老臣實篤忠貞南交內屬藩屏是營公往殿之
屹然長城載安反側孟彝竭誠十有九載　優詔歸
寧三孤峻秩留後南京綸文考績循情令名

左都御史顧公贊　諱佐河南太康人

太康之墟卓有良臣烈烈汝介匪矯而真高簡不撓
一掃疑塵尹正天府明察如神權中執法實表縉紳
赤棒生氣公論以伸事歸黃閣弼于一人

少師文貞楊公贊　諱士奇吉安泰和人

秉節堅貞元氣所鍾早孤自奮號是文忠江湖脫穎
館閣優崇知人畢達休休爾容匪輔　四聖　恩寵
始終有文有行有謀有功師垣有壽一代儒宗

少師文敏楊公贊　諱榮福建建安人

文武兼資通人之器運籌帷幄撥胡千里撫佑　三
朝捧日而起　恩遇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經邦
掌制巍巍當時嘽嘽來裔卓哉相業叶其難繼

少保文定楊公贊　諱溥湖廣石首人

江漢炳靈以發文明早居館閣晚踐孤卿愆文思咎
處困而亨謙虛好學休泰以貞老成體　國耆龜典
刑東里建安恭合成名二十餘年光輔太平

學士忠愍劉公贊　諱球江西安福人

於惟忠臣詞林之英沉思力學好義勇行太阿倒持
旣　命屬刑乞戒履霜勿致堅冰不售豪難乃險而
死　贈官賜諡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

祭酒文僖胡公贊　諱儼江西南昌人

洪造君子儒林之特匪耄于年亦卻其德不畀小官

小窩堅白斐然翰苑物論允塞大放琦瑤深探隱賾
人成均古行維則歸老東湖　太子賓客

國子祭酒閒明陳公贊　諱敬宗浙江慈溪人

初而履學優而仕勢利紛如頹然無累抑抑德隅
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師于　國子身以為
然而燕樂不懈于位時有古廉於公作配

工部尚書文襄周公贊　諱忱江西吉水人

時而遂礼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鼎綏南服
國計以豐民無移粟歲不知凶惇大成裕沛乎有
容沒而尸祝人仰休風二十八宿孰能右公

國子祭酒文毅李公贊 諱時勉江西安福人

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傳聞有養學有中秘忠言[illegible]行歷事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奸[illegible]乃忌荷教顧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

副都御史思菴吳公贊 諱訥直隸常熟人

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實形踐履避迹[illegible]監國所禮乃教世胄乃司風紀卒[illegible]留臺清德[illegible]比篤老劬書以忘憂喜修正遺文垂訓無已

求國武襄楊公贊 諱洪[illegible]西漢中人

執闖王畧直至便橋偏重勢成神器幾搖公往當之

以却天驕堂堂侯封冠彼百傑兒童知姓婦孺氣[illegible]回鶻羅拜呼爺趨朝壯哉虎臣不數嫖姚

吏部尚書文靖魏公贊 諱驥浙江蕭山人

百年眉壽天官上卿盛德雅望遠邇若稱海內遵尊莫之抗衡譙虛宇禮簡樸性成好學不厭[illegible]明使臣鮮問特眷 聖情罷免後事遺[illegible]

禮部左侍郎文[illegible]公贊 諱[illegible]人

力行好古進趨有程[illegible]各以寬[illegible] 歷外[illegible]大棘之卿纘緣非罪從起而來式卿之[illegible]以彌以[illegible]豈實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能[illegible]之禎

左都御史軒公贊 諱輗河南鹿邑人

於惟庶士古之李及性彼為通覆舛我激我貪頑者百年一日廉憲中丞風紀以植讒吏不行奸墨屏迹乃掌邦宗勁節愈力老而復起惡臣是式

戶部尚書恭定[illegible]公贊 諱富直隸懷遠縣人

允毅年公古之遺直朴忠[illegible]與中外存歷乃式憲臺拊循疆場不合而歸肅然一室輿論起公司徒是職保民爲賢人服公識百世圖風懦夫可立

吏部尚書忠肅王公贊 諱翱直隸鹽山人

惟忠肅公松栢之姿藏礼缶缶都憲攸宜三[illegible]外服

亦理戎機晚登太宰乃位宮師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之不忒於公見之

少保文達李公贊 諱賢河南鄧州人

河岳之英鍾爲哲人體貌明梓踐履貞紀潜心六籍濯舊來新不二以止乃翕而信受知 英皇忠佑日覲密勿帷幄人望如神太平宰輔定策不勲

吏部左侍郎文莊葉公贊 諱盛直隸崑山人

顯允文莊萬夫之特博學宏詞忠[illegible]遠識君子焉依衆善無斁給事青瑣以登憲職撫綏荆南保釐勿失吏禮之[illegible]之不相古今所惜

彭惠安公文集卷之十一

附録

章江文會圖贈彭鳳儀赴春闈序 并詩

文以載道明之必因乎人初學望之茫然文且未易明況道乎故必得賢師口傳心授以巳知曉未知使闇者明迷者悟樂優乎學者之爲我師也傳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知覺覺後覺是以昔人學射學御學謳學琴學弈亦必有師況聖賢之道乎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吾鄉章江文會所以作也建之者誰戸部主事周君廷燦定走教諭林君文華洎諸文士 經 等若干人也主之者誰鄉文學先生彭君思孝也先生莆章江人於學早從事焉宣德乙卯就鄉闈試不利而 未嘗少衰攻脩業 勤周林未釋倦於諜諸友行束脩以上進是會于里居盍簪而鼕鼓饑以歡晝則誦讀夜則講說既而聞斥者衆於是楊贊陳燮陳禮莫昌來自仙遊柳盛何熙來自惠安鄭普何伯成等自漳州而至郡守張公瀾聞之亦遣子節循子策就學焉而 先生之子韶鳳儀年於稠衆中最少昨一堂濟濟 先生因才成就使各極其極故

閩林楷登弼先登授今官柳盛楊贊陳禮陳思綱陳燮許文煒茅昌皆領鄉薦焉今景泰丙子中鄉試者又有許文著鄭晉林楷周敦仁者焉而韶在高選將會試春官同門諸友推其所自繪章江文會圖以贈徵予序噫本之深者植必遂源之遠者流必長理固然也況 先生以源委之學所積者既厚則其及也必遠經其指授者諸君既接武而起矣況韶爲之子又羣中之雄也譬猶處囊錐欲久悶其末得乎其脫穎而出非幸也宜也 先生之學不于其身而于其門人不在於巳而在於子矣鳳儀由此而往試南宮對大廷取進士效用于時推所學之道以及民則 先生之學又不特及其子矣是爲序

景泰七年丙子九月吉旦

莆田方熙撰 翰林院庶吉

詩

絳帳傳經道已東章江此日想高風躍飛共効鳶魚理磨琢同加玉石功丹桂幾枝香夜月文星萬丈焕秋空

顧鄉令子今高擢棣棣科科更不窮

送四川憲副彭鳳儀序　莆田陳中 員外

楊守陳 洗馬 然贈禮部尚書

四川憲副彭鳳儀行傾金閶之彥餞之而鏡川子與焉騎出崇文門稍遠駐潞河之湄時雨潦河溢兩涘不見牛馬鏡川子謂憲副曰大哉洋洋也河之水也憲副曰有大於此者可得聞乎曰可吾家海濱海之大不可得而言也凡天下之水皆歸焉而罔不容物之怪奇瑰麗皆産焉而茂有窮混兩儀環九州利萬世而民之冒利輕生者或淪胥焉若一芥處之潦不能溢夏之旱不能涸滋乎其無津涯崒乎莫究其底也曾茲河之足大哉鏡川子曰人亦有如海者矣請言之曰諾古之聖賢畜百行包萬善宏潤而莫能量深厚而不可測晦明勇怯弛張舒慘時出而莫能倪被利者不庸蒙殺者不憫佑化育侔穹壤天下萬世無得而加損焉若唐虞三代之佐所謂如海者非耶而世之廉潔自持剛毅不屈之士輒為世所指目一不貳則隨以咎故曰磽磽者易缺皦皦者易汙易論處泰包荒為先書稱有容乃為大德貴如海者鳳儀之為刑部郎中詳法比練文繫鏡照廡獄之情辭刑當而公無敢以私撓野縮其明廉嘗封章斥大臣姦事左貴戚屢挫而撓不渝朝推其剛正而獨歎其自虛然然自訥粥粥然若無能俾乎非今之士也蓋嘗見海而欲加之者歟吾宗子嘗有言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君務學焉無患弗至一憲副曰敬聞命矣遂書而寘諸行槖以別

又　李東陽 編陵然太學士少 師湖廣人進士文正

成化庚寅　皇上始命吏部得專舉布政按察之任而親進退焉示重也會諸大臣循行四方多所罷黜乃次第易置之人於是時皆竦耳刮目以觀天下豈乏奇偉之士將出也其首選果得彭君鳳儀輩數人而鳳儀實為四川按察副使非　聖天子睿哲察于羣僚何一指麾易置間得人如此哉鳳儀舉名進士累官至刑部廣東司郎中平生忠節自與無歉側媚激之行視夫營營苟合屈志以求進旅退以辱身若盖所恥聞不啻其所不為也其所處司讞繁劇之地事多涉于難挾勢而希寵者偵前視後左揮右突中立不動屹然以定民之節枉抱鬱失利而狃哗者則為之鋤彊剔蠹敘其冤而歸之雖罹咎戾無所悔恨

焉閒居簡默未嘗言人過及其所論奏侃侃以為不
可用者排非笑怒罵而為之既而果中如左右契相
合用是信于　上而下益彰其植心之端任事之力
燭物之鑑如此蓋皆君子之所難而兼有之謂為天
下卓犖奇偉絕倫之士非耶夫負天下才受一方之
寄其所樹立必稱舉其職不下上汩沒於世無疑也
況　聖天子之所親擢出于恒典以感激而奮勵之
哉又況更張易置之餘天下皆想望其風裁者哉然
固有為九仞山卒損于一簣者此雖衆人所知而或
賢者所未能免也鳳儀慎之哉鳳儀之行諸君子皆

餞員外郎葉君崇禮謂予曰鳳儀之賢予之所知也
今且去予寧闕子淵贈言之誼而蹈仲尼失人之戒
乎嗚呼若是則予惡敢當顧誠有不可已于鳳儀者
亦無以為鳳儀贊獨於為山之象有取焉若曰此固
鳳儀所知則予已知之矣

送刑部尚書彭公致仕序

傅瀚禮部尚書

君子之於仕其器其才有足重其志得行而其力尚
強不衰則雖耆且耋於分無容辭而於義亦將不得
辭何則在我者無託以為說而待我者無隙之可乘

也其或不為若力雖衰已或無也重足重矣或
得行則於辭殆亦有不可已者而況志得行已有足
重而顧力獨弗支則又烏可強所不能而俛焉以冒
將哉刑部尚書彭公鳳儀掌邦禁之二年上疏乞致
仕　聖天子勉留至再至是疏三上大意言臣年雖
未耋而蒲柳質先弱頃者復連哭二子二孫精力日
加耗無復能事事留則坐糜重祿為內愧產得退休
便　詔乃特允之且令給驛舟以歸月給米二石歲
與隸四人於是　上之所以待公者備至而公之完
名盛福終始無憾矣始公起家天順丁丑進士為刑

部屬即抗章論都憲之不職者頃之又承命覆貴戚
所請畿內田占民業不可奪兩得罪下獄公益奮不
少挫歷遷蜀憲武長東廣大方伯其言守臣病民及
貢獻所當節移置貴州不幾
朝廷益知公遂陞右副都御史巡南北畿已乃入為
刑吏二部侍郎迄前職所至知無不言言亦詳審斟
酌非外責人而內自歉者而步趨依狀翕然如寒士
望之可以弭驕鎮躁其於刑獄出入所尤慎重於世
之陽執陰縱妄隨人而出入公法若嫉之欲弗生偕焉
待之益公素性不偶俗雖歷中外為法官然操持

鉛槧與職文翰者等皆取　國朝名臣凡三十人贊并著莆陽志及政訓等書俱爲時所稱要之其仕本於學而清才雅器式克有副故始雖稍拂抑而終乃得行如此然則今茲之舉使非力弗支則亦烏肯若是恝以自取疎外以上孤　聖明也哉而所謂戒盈知足蚤自裁計豈足以盡公也耶公歸矣莆陽文獻甲天下其俊秀籍庠序者踰千人公其以成於已者化導之使知立身處官仕止進退之宜則公雖閒適而所以有益於　國尚有涯哉於是列卿自太宰耿先生而次咸醵餞之而以意授少司寇張蕺二公俾予爲送行序

贈言

陳獻章　廣東新會人號白沙翰林檢討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不累於耳目不累於一切魚躍鳶飛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雖學無益也

先生貴州之行章無以爲別書此以代贈先生行矣章與諸友往觀南華洞期明日暮方還世路多虞伏惟珍重

挽詩有序

陳獻章

昨與陳時周侍御論　名臣孝廉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從吾彭先生平生出處語默去就之詳蓋閩中一時賢士大夫未聞有及此者也作　從吾挽詩五言律三章詞無溢美制中屏去筆硯久矣念斯人之不作悵末俗之多疑情之所至有不得而畧焉耳時周還莆爲我弔先生之墓以此稿付其家使藏之以遺後世不足爲他人言也

男子聞多奇如公更不疑經綸思昔日功業問當時畏幸村巫少棋逢國手知杜陵秋月下興盡入哀詩

侃侃亦誾誾行違傍要津鳥還江上暝人老世間春祿盡休言命愁多不爲親武夷最高處東望一沾巾

斗氣空遺劍牀燈不照琴春懷不自得老病忽相尋事往浮雲夢山餘宿草心平生孺子意絮酒亦何深

送大司寇彭公致仕歸閩

陳獻章

今代爲官到六卿閩中此老最光榮面前路闊身須退闕下人嗟代有名晚秫還家新釀熟溪鋤試手藝

苗生相看不厭燕山好咲拂松根坐月明

又

二疏誰衆漢大夫都門今買送歸圖豈無經濟酬
當宁已道頭顱非故吾自古功名關寵辱幾人廊廟
不江湖木蘭之水清如許以配先生不可乎

又　林瀚時任國子祭酒後終兵部尚書福建省城人

懇上　虞廷疏幾章拜　恩歸去舊江鄉　天門日
遠　龍鱗動驛路秋隨鴈影忙一代人文應獨步八
閩山水盡增光何年得侍尚書履蹴露東籬採晚香

賀少司寇彭公奉　詔巡視浙江

槐風捲霧擁鳴騶南去應分　聖主憂天上夔龍看
接武禁中頗牧擬同流貔貅殺氣三秋肅狐鼠妖氛
一鼓收月滿太湖波浪靜還　朝名已覆金甌

又　何喬新刑部尚書江西南城人

佐鳥分飛獬海陬重臣承　詔出分憂雀符坐覺飛
驄靜霄漢行看黑祲收征騎臨江諳舊路遠張寶劍
向新疇東南民吏應歡咲伏御重臨是故侯

送從吾彭公擢大理卿

王恕吏部尚書陝西三原人

自古奇才皆有為幾人堪作縉紳師官高廉薄知撫
字事治民安見設施　聖主思賢方切切明公就道
莫遲遲存心不讓張廷尉燁燁仁聲可並馳

送左方伯彭鳳儀公入覲

張悅時任副使終兵部尚書直隸華亭人

三年循例謁　明光祖道分携酒一觴書劍半挑行
李少江山萬里別情長秋風去旆迎紅樹春水歸帆
曳綠楊祇恐早齊前席對西川無復望回翔

送方伯彭公改任貴州

朱英總督右副都御史

生来氣節寸心丹中外喬遷重仰觀為
國有情言自直去官無媿夢宜安南藩地接蕪行快
北闕仁同一視寛獨有羊城臨發處西風臥轍舄
辭酸

又　張汝弼南安府知府直隸華亭人

聖主宵衣念禹方擢尾移照極南荒八番溪峒瘴霾
淨千丈顛崖日月光紫府圖書期件理青史忠孝候
行藏一尊鐵漢樓前別細把黃花嗅晚香

莆田宋端儀撰 廣東提學僉事
彭韶字鳳儀自號從吾莆涵口人也父思孝爲鄉耆
儒累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韶幼莊重敏勁書不
倦稍長趨向已端景泰七年領鄉薦明年改元天順
會試第十七人 廷對賜進士出身拜刑部山西司主
事滿三載守制歸成化初起復改廣東司本職署員
外郎時有朱岐者自外臺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
管院事韶以其人非才疏論其不可且頗攻名王竑
李秉葉盛以伸公論忤 旨下錦衣獄都給事中毛

弘等上言韶持論雖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進本
司郎中刑部素稱是司繁劇所按事多涉貴近韶屹
然持正不少屈民之茹枉抱冤者輒爲爬梳而直之
雖羅咎戾不恤也外戚周彧者與畿內民爭田 詔
擇公正法司官往踏勘之衆咸推韶韶至田所環視
周廻經歸上白劾之奏曰田本民有彧其籍報未盈
官業之數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
給公上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汙
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國之本食民之天食足
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
耶復下錦衣獄 科道交章言其無他得釋尋而復
有請荒田者 先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彧之事奈
何又請耶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開縣有劉姓者戶
先析爲二一徙一留後徙者復業與留者爭里役不
得遂陰嗾安岳竜氏兄弟焚掠其家凡二十一人有
司以事無證佐不行者二載韶行部至邑聞之大
駭捕得竜氏并其徒十餘人一訊欵服寘於法定遠
縣民一日忽閧盜至空邑而逸有曾姓者弟乘機入
兄室掠其貲兄迹知之訴於官弟夜聚群不逞盡殺
其家十有二人乃僞爲不知持狀訴於韶鞫之得內

黨七人斃於獄十一年陞本司按察使疏乞各 王
府祭葬省差內官及行人等官以免勞費從之十四
年陞廣東左布政使時農民補吏者視其房分高下
令納銀有差名曰公堂韶嘆曰取其財而貢以不貪
可乎乃選俊秀善書者充之積弊遂革鎮守內臣顧
恒歲有貢獻韶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
竭矣守土之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遺害
反大也監舶內臣韋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千戶隸舶
司以辦貢獻韶疏言今之廣民富強不及於昔若益
困窮財又多故也使及今加意撫卹猶恐無以爲繼

況又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春所奏飭尸乞皆與
一年以後逓年停罷有　詔減其半廣人陳獻章以
學行有聲于時詔抗疏薦之凡廣南一時名士皆加
敬禮以激勵後進太監梁芳有弟為錦衣衛千戶在
鄉國私採禽鳥諸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詔上書言
狀忤　旨調貴州布政使啓行之日廣之父老涕泣
河下如去慈父母至有追送數百里外者在貴纔僅
九閱月因俗為政貴人安之亦如廣焉先是吏部尚
書尹旻屢言詔可大用　先帝以是深知之二十年
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等處惟鎮

以簡靜而吏自不敢犯科二十一年　召為大理卿
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改右副都御
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陳時政以弭天
變議糧運以便軍民累有所建白　今上登極臣僚
交章論薦　召為刑部右侍郎爲浙西不靖　勑詔
巡視至則誅其梟魁數人而劫盜寧息一方晏然既
而戶部言兩浙鹽法久壞因命詔以本官兼左僉都
御史留治之詔晝夜講究利病所在陳便宜數條取
旨行之又憫莪海之民貧苦以其山場草蕩輸淋煎
契折閱征賠之狀略分八節具圖以進　宸聽還

朝轉吏部左侍郎弘治三年彗見天津　詔大臣上言
軍民利病時政得失詔上言軍民利病有二曰厚根本
曰減役錢時政得失亦有二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
左右侍權者衆詔於正近侍條有曰內臣出入左右
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兵馬錢糧人匠柴
炭盡付其手分列相沿更相倣傚虛名實支濫濟外
觀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
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
寬免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
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

者或有給還塋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
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畏懾
伏望　陛下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
明以折其氣上法　祖宗乾剛獨斷察良善而親忠
賢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於所司威福必由己出
則萬世永賴也終篇又言臣獲隨午　朝竊念日奏
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於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
意可也臣願自今午　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
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
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

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　朝
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
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白其官才德堪任其官資望
未可之類内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
奏取　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
亦就　御前逐一陳説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
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决者聽各官先行轉議
於下候至朝　時再議奏行仍乞　温顔俯詢曲折
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
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

駕既不廢午　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與事則凡時政
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張弛矣　上嘉納之五年
陞刑部尚書　命侍經筵安遠侯柳景總戎兩廣都
御史秦紘發其贓貨鉅萬詔抵景于法奏擬其爵景
挟戚畹于内降欲破公議以擠紘韶執奏不易後景
贓追及八百兩有　旨免其餘欠韶復言　陛下優
待貴近之臣如此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
等忝列守法之官不宜苟順以圖自便景應追贓數
十未及一乃盡行蠲宥此匪直　祖宗時所未有雖
前代亦未之見唐宣宗時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

尹韋澳械其莊吏將寘于法宣宗欲寬之澳謂如此
是法獨行於貧户宜候徵足乃釋之彼唐宣宗時尚
能如此豈以　聖明顧反不及耶况景既無元舅之
親贓銀又非官租之比監追未久遽得寬釋是臣等
守法有愧於澳也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
求而復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臣恐貪饕之徒
得以藉口而良善因之以解體誠非　國家之利也
伏望仰念　成憲聽依舊監追庶法度明而事體正
不從左右有不樂韶所爲者摘其官屬細過以抹韶
而伸巳志韶坦然由之終不爲所挫沮會亢旱求言

韶復因事納忠條陳四事其一以本部爲刑憲人事
會本覆奏已踰半月未奉　勑旨及他奏請間有旬
日方得　旨者臣謂今日正一日二日萬幾之時若
優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滞亦恐志生驕惰群臣左右
安於故常不敢有所論列此時政之得失一也及該
部問得内官王敬苗通高永犯該絞罪供各稱冤貸
死發充淨軍臣聞自古帝王雖貴近必刑者所以彰
天討之公若殺人不死復何所畏憚此時政之得失
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勤政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
即予奪宫中外庭視爲一體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

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又問得百戶謝原管領隊軍
匠三等營造呂國公墳塋〔缺〕三因病逃不還工匠被
謝原腳踢身死臣看得世情艱難財重命輕殺人犯
法時常有之固非爲此一事但聞道路傳言今脩
呈親呂國公張嵩墳塋比諸往年勳戚之家相去懸
絶凡百制度務爲宏壯差官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
年不足恐非人臣所敢當計嵩在地下豈能自安執
役官軍畏懼箠楚不得已出錢顧役中間貧乏者隨
上隨逃而管工官員又復請蓋前後展轉不得休息
豈能無怨讟者哉此軍民之利病一也本部又問得
東安等縣知縣朱華等被神宮監官奏其違例差役
陵戶臣看得順天府所屬州縣正役頗易惟當雜役
實爲浩瀚其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充 陵廟墳戶
及勇士校尉等役以避民差致將見戶重疊加役富
者累窮貧者逃竄村里蕭條人無生意宜將墳陵等
戶定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差役庶彼此
各得其所此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恤
民思前慮後將呂國公墳塋減去工程依式修造俾
得早完仍 勅該部將 陵戶等役優免事例酌量
定奪以便遵守推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

安哉皆時所難言者三月 廷試進士充讀卷官未
幾以病在告方起視事而二子三孫相繼夭亡悲恚
憂鬱疾日浸加遂上 疏乞休 上勉留再三疏復
連三上始得命 旨命乘傳以歸有司月給米二石
歲輿夫四名家居歲餘卒年六十六計聞 贈太子
少保諡惠安仍遣官諭祭營葬韶莅官忠誠懇至在
外臺則務平寬弭剔奸竊敦風俗恤民隱在內臺則
謹於守法不爲利疚不爲勢回而亦常有法外之意
其事親至孝友于二弟甚篤教養其子同己子至於
處己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
如無所有是以上則 九重知之愈深下則賢士大
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走卒亦皆知名云所著有奏
議一卷名臣錄贊三卷政訓一卷續脩莆陽志十卷
成都志二十五卷天曹日錄秋臺錄北岳代行錄若
干卷雜著詩文名從吾常稿十卷行於世

御祭文

皇帝諭祭于致仕刑部尚書今贈太子少保諡惠安
彭韶文
曰惟爾發迹賢科擢官部屬歷憲副而尋轉藩
垣陞都臺而進佐冢宰荐陞委任累効勤勞迨

陟秋卿遂歸田里胡壽齡之弗永遽嬰疾而百
終訃音甫聞於朝郵典遺官祭葬用篤始終[illegible]
其有知也尚歆饗

下葬文

曰爾之生[illegible]發[illegible]擢[illegible]撫念往勞特賜以祭[illegible]
爽不昧尚克歆承

御葬石碑文

從吾[illegible]生[illegible]大人也其文章事業光
照今古舊選從吾以名其亭年久亭廢而從
吾之名[illegible]承之[illegible]黃每過其下輒興感

不已願[illegible]當[illegible]左因扁爲從吾且勒石
焉書此以志

先生舊築從吾亭文章海内咸知名年深風雨日
凋敝吁嗟芳躅誰能尋我來作郡已七載一道經
過一感慨清風動[illegible]心儀刑到此人人當下拜一
面推尊耿未衰六曹推重早聲才當時封章[illegible]
發乾坤坐挽唐虞回乃知萬物皆芻狗古往今來
亦何有新亭聊爾扁從吾勸向堅珉期不朽
歲正德元年孟冬之吉興化府知府南陵陳
效書

餘榮錄　　莆田方禹策撰

先生發跡賢科擢官部屬遷憲副而寺轄藩垣陞都
臺而進佐冢宰秋卿府陵遂三疏以乞歸弘治乙卯
候一朝而鶴化長子瀚叨膺鄉薦不幸云殂次子瀚
將赴恩銓又傷夭絕胡桂史題瀚子以補廕嗟輔生
之難于余給事代輔子以奏名恭整生之尚稱繼天
以司寇之玄孫照例合懇恩而請蔭都臺案牒屢
之墨跡猶鮮郡縣呈詳藏省之文移可據事如有
實必終延茲乃身後恩蔭等因猶有富道表揚盛典
鄉賢奉祀動髦士四學之僉呈致祭賜金未白聶兩
臺之欽仰立案祠于東郭有魏公翰之左參扁從吾

以名亭有陳公效之郡伯建章累牘[illegible]止贊[illegible]于弘
治之朝彰德表忠抑且增光於正德之季巡按吳公
一[illegible]大可寵牌坊及捐金而修墳墓都御史林
公俊奏請改忠安贈謚本　聖旨而未施行迨于嘉
靖中年猶然人心思舊郡守周公大禮重建牌坊而
改一代名臣與夫二朝元老巡按樊公獻科秋闈發
策詢及孫忠峻御史大選學壯猷至隆慶年間乃重
贈以來乞　聖旨改謚則有山東道御史林公潤也
復修地營祠則有布政司參議陳公武卿也巡按

公堯封蒙遣官而致奠郡守呂公一靜復隆禮以從
祟遊撫龐公尚鵬脩墓製碑有百世師表之贈耿公
定向移坊題扁仍名臣元老之稱潘伯沈公人种出
公帑二十金發本府而置田奉祭郡守陸公通判賀
公田四餘畝給糧支而血食不磨撫院幣金龍錫于
趙公可懷之行部忠安文集重梓於縉紳諸老之助
成爰紀餘休庸傳盛美其他立　朝便宜載在國史
豈晚學所能揄揚其萬一云
　奉欽一祭事由　此萬曆十九年事
興化府莆田縣平海衛庠增附生員靳時芳朱廷禱

吳□暉等呈為祟祀事切見本縣先正太子少保致
仕刑部尚書謚惠安彭公韶操心直亮矢志忠貞歷
仕兩朝獨持三尺屢觸雷霆之怒九死靡移[illegible]
虎之威一毫不畏大者如劾張岐之掌院事御執欽
容如按貴戚之奪民田權奸束手中官監舶非制疏
革以安民扈氏陰謀久藏推鞫而實寔焚海若也則
繪圖以徵　寢聽役錢重也而議輕以甦民命贊天
卿則歷著日錄選法氷清養　君德而諫復午朝啓
心日廣安遠侯貴倨論贓則　天子欲宥而不能王
敬畝内官坐法則刑曹必戮而無貸崇正學以翊道

統特薦陳白沙之賢惡採取之擾懇民力斥梁錦衣
之橫諸所論諫難以枚舉既晉位于台階三疏乞歸
田里旋騎箕於天漢三年氣作山河凜雪嚴霜與先
代名賢堪相伯仲青天白日那清時諸老難以頡頏
身未逮於百年家已空乎四壁堂前無舊燕孫曹幾
為負薪月下有孤墳華表半侵荒草廟猶尚未盈丈
旋馬之第猶寬哉節空遺容儀羊之寄安在古之
隕淚聞者傷情雖前任軍門龐耿二大人節捐俸貲
充立祠田然祀事只修乎一家褒崇尚缺於闔郡終
乏特典未愜輿情且近時林鄭二公俱蒙春秋二禮

凡有功德者皆不可廢淑祀稱特異者反為之久湮
是乞俯採群情　恩賜追祀庶幾表揚先哲因以激
勸後生為此具呈
　本縣大尹孫公繼有參語
看得彭惠安公一代名臣百世師表稽諸史册考諸
鄉乘則莆陽先哲未有居惠安之右者今廟貌雖存
專祭尚缺不得與林鄭諸公同盾盛典此士子所以
激於義而僉呈也況其裔嗣今甚清貧則蒸嘗必至
於不舉生有氣節之隆而死無馨香之薦誠人心所
不忍者合無照林鄭諸公事例得與專祭則惠安有

不磨之節而此典爲不報之恩矣

分守道左參議朱公標洽參語

看得惠安彭公宦歷三朝望隆四海既有專祠之舉可無鼎羊之供況其子孫甚微必致蒸嘗虛曠今據各生所呈實出公論今無侯呈詳允日行興化府每年照例春秋二祭每祭動支莆田縣綱銀二兩買辦牲儀聽該府委官致祭庶幾惠安公之德久而彌光莆人士之心因而激勸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公參魯批

彭惠安

欽名宜亟舉以章前烈以慰輿論如議行該府照例每年春秋支辦委官致祭繳

察院巡按張公天德批

據呈彭惠安公德業崇茂業有專祠而崇祀之舉又出於士論之公如議行該府照例舉行繳

祭文

維萬曆二十年歲次壬辰二月壬辰朔越十九日庚戌興化府署府事推官宋應和行莆田縣儒學訓導方逢阜致祭于 明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彭老先生之神曰惟公位列八座望隆九重鄉祠宗奉特祀春秋謹以剛鬣柔毛香帛粢果庶品之儀恭申禮敬尚 饗

跋

此先少保恵安公滞稿也先公生平傾心宣力于

朝事具載

國朝青史中滞稿先公所自題者存于家計八卷正統後董董于六少保林貞肅公俊司馬鄭山齋公岳爲之叙以傳丘刺史其仁刻于江之右七閩中罕見之梓也嗟乎茲刻盡先公哉藉令先公重厚少文少文詎爲先公病獨計夫尚友而論世不無稽于古人之可頌讀焉至今一披卷拭觀益英姿然仰高山而景行矣顧茲寒畜情誠於力稍吾鄉吉縉紳先輩功成重梓其未梓者尚有待云

萬暦十八年八月之吉嫡玄孫鳳頓首謹識

跋

先臣韶公歷事三朝貞忠端節昷試試至文卓哉貴當年而開千百襈巳唯稿遺有刻散軼殊多則嗣徽者媿焉

國家崇報元勲恩禮戢隆有如一代名臣閥且三百年來何難論定而謚議謚議封両大端迄今遲遲群情未愜豈

月盛之時所宜覯哉士君子主持世風芳躅継徽表章亟亟刋像型載望海内名搢紳日傾心推轂者乎寧令長湮佚爲也念

廷議大公褒謚蔭封諸大典炳烺日星將

噴典次第舉聿睹厥成者則刻此廣傳也寔敬微懿昂衞裘腋云乎哉畏伯父文質

公詳哉其言矣悌昌贊

萬暦庚戌歲春吉裔孫悌頓首謹識

方洲張先生文集四十卷

（明）張寧撰

明弘治五年許浩刻本

方洲集二十六卷、附讀史錄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寧撰。寧有方洲雜言、已著錄。是集首有宏治四年仁和夏時正序、稱方洲集四十卷。又有餘姚謝丕續集序、稱夏復拾林下之作爲四卷。又有錢陛募刻疏、稱偕作補遺。是又在四卷外矣。而今本乃止二十六卷。合以所附讀史錄僅三十卷。或錢陛重刊改併歟。寧官給事中、謇諤自持。六科章奏、多出其手。每有大議、必問張給事云何。石亨、曹吉祥惡之。會有邊釁、奏使宣撫、竟論定而還。其才略爲一時所稱。後以建言忤李賢、與岳正同謫外。其氣節尤爲天下所重。雖一麾出守、蹶不復振。而屹然宿望、不在廊廟鉅公下。今觀其奏疏諸篇、侃侃正論、通達國體。不愧其名。他文亦磊落有氣。詩則頗雜浮聲。然亦無齷齪萎弱之態。觀其使朝鮮日、與館伴朴元亨登太平館樓、頃刻成七言長律六十韻。殆由才調縱橫、不耐沉思之故矣。

方洲張先生文集序

方洲張先生文集四十卷士人許請所編鄉貢士朱祚校正浙江都司把總備倭觀海衛指揮使王侯英以浙江按察僉事伍公屬命刻梓以行書來徵余為序昔嘗獲接先生下風不可以不文辭也方洲先生之號也稱先生不以其字與名而方洲焉寄景慕而加重之也仕通融矣不以官而先生焉重道也

天朝稽古建官倣唐虞納言設六科給事中置之青瑣之闥以出納唯允且善前代諫官言責付之其清切華要雖能者也而先生能之故自授官無幾時名嚴藉藉動朝著于時

上方躬玄默聽于臣鄰股肱耳目以需治平於凡大事大疑六科咸與聞知其有秉筆議擬必問張給事云何

英廟光復寶位勵精圖治先生陞都給事中益獲展盡才猷論諫彈劾詳定繳駁不吐不茹匪激匪隨相從以道曰事裨叅駕如鵠峙碩然正立咸為拭目動容稱真給事中而先生益無矜虛溫恭朝夕一唯以忠義結

主知奏對詳明

重瞳屢回特注非常之眷人之屬望謂非柱石委重巖廊則必蹁蹥薦登清廟未即升者俟之云爾成化改元變化懋簡碩德西陝王公竑入為兵部尚書首薦先生與翰林岳正

兩人以自勵王公正色直道旁側貴幸多所畏
忌方有所懷而無緣可以指摘疏既入因持以
問之當路持黜陟柄者而其人謂此兩人諸凡
不苟同前在朝廷必非己便乃遂為止尼之
因之各與一麾去而先生竟出守汀州王公亦
緣是乞致仕嗚呼自古遭逢為難雖進退
用舍非人之所能為然有志者未嘗不為兩

人嘆恨之也無何先生拂衣歸自老於汀洲之上
一時重之日走相慰問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劉
珂張數連奏起之皆以疾辭頃乃時時視
琴鶴童子無恙也樂之為終身焉此先
生之節之大節也序文集而更叙其大節
見之言之有其本而不徒以一時成名也況
夫言為國華辭擅古今志存典冊其蓄

也涵泓淵靜其峙也峭削壁立其行奮迅
激昂其以澹退恬寂既已名世其趣而猶不自
足也又必為之刮磨煎滌以日期至於至之人
務求齊合而存其所當存者必皆道德之
腴藏蕳策之芳潤不亦盛乎古之立言之本
於道德也有志於古之人必異於今之人先生
志節卓偉其道光明故英華發而時

出者絕塵當世先迪前徽騁殊軌之逸駕
闖入室之玄關授之宜無不合也真無愧於古
之立言其必傳於不朽無疑矣祁海壇人先
生門人清海寧人崔雄一鄉世以行義稱至
其父用文益以詩書裕其後嘗與先生游於清
淳以脩世契焉且侯勤慎守官屢膺郡
使者獎勸之典茲特留意於文字其為人

可因之而得也矣
弘治四年歲在辛亥冬十月朔
南京大理寺卿致其事仁和夏時正八十一歲
自書于小三山世壽堂

方洲先生文集序

文章其無極之眞英二五之精華乎無極理也无妄故眞二五氣也不貳故精理爲之主而氣爲之經緯錯綜眞精妙合而英華發焉文章著矣三才一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敎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敎也是皆天地眞精之發於英華者也其諸天地之文章乎其在人也有聖賢焉蓋稟天地眞精之會以生者也故其德性蘊諸心而英華之發著之身爲行施之事爲功業見之言爲辭命其文章猶天地然而足以經緯乎天

地也在昔上古聖神賢哲多矣逵有五
帝三王之君臣寵有孔顏曾思孟之師
受其爲道化德業之專植六經四書之
化述非其真精之發於英華者乎文章
之盛秦漢以降不復可及也已是故語
道德而非聖語事業而非王語辭命而
非經所謂物外奇寶世益多有之求其
有補世用有益民生足以贊天地化育
之功者鮮矣蓋至于五星聚奎而濂洛
關閩諸大儒出焉天地真精之會始全
于人矣然後聖學傳王道明而聖經賢
傳始大發其蘊鄒魯之文章始續而垂
法萬世吁盛矣惜乎其可施於事者弗
大試於時世之不復三代其命也歟浙

在天地東南之區山川奇秀湖海泓涵
天地之真精多於此焉華故其英華著
於人物文章之盛自古已然而於今爲
尤盛
國初諸老先生其文章傑然皆天下之
望也繼之者若海鹽方洲張先生其一
人也先生才德之純茂得於天地山川
者既真且精其學於文也義理一本於
聖賢之經傳而古今事變得失又博極
于羣書自其盛年即以行誼重於鄉而
其見於言者已蔚乎其文秀出等夷矣
及持以出與一方天下士羣試于有司
進對于
大廷皆褒然居高第擢官諫垣則忠言

讜論上當
帝心出使外邦則德華辭采克攄
帝命其施於事者又兆足以行矣不柰
英皇上實見忌時宰一麾出守海邦其
澤專而不能咸且祝而不獲騁未幾而
歸於是先生之文章始一於言焉發之
矣吁其亦豈非命歟其言積之之久而

當至於爲卷四十而猶未已也其爲類
有對有議有表有奏有賦有頌有詩有
辭有書有文有錄有箴有銘有志有碑
有狀有傳有序有論有說有解有辨又
有擬文有彈章其爲體或典實或條暢
或鋪張或簡當或質樸或頓挫或從容
或剛勁或精緻或閑爽或詳開或寡約

或清新或顯著或舒徐或該洽或詳審
或妍麗而一根於理不惟各得古人一
體之妙蓋又兼有諸佗之美焉其英華
之發於言亦盛矣哉今先生季幾老而
傳矣而襲書香者尚未有人同寮伍公
宗誠與先生厚善懼其稾之散逸也命
先生故人子許清氏稾集入梓以傳而

請予序諸末簡予初官于朝嘗獲從先
生後仰先生立朝風節之偉秀起班行
蓋翔然儀庭之鳳其鳴允協咸韶也及
官于浙尚幸獲與先生游仰先生居鄉
風致之高㝎出流俗蓋超然漸逵之鴻
其羽可用爲儀焉凡先生之文章著于
身見于事本末可觀予皆得於目不獨

祇限其言焉耳嗚呼謂非其所得眞與
精積諸中則其發外有是英華哉夫子
嘗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夫言之可以
知人非以其生於心乎心純眞而精神
足以發之其言必一於是而罔失苟汨
其眞者言雖文必不能精於理况其本
諸身欲如聖賢焉有天德而施諸事可

語王道難矣哉蓋管之能言而用違卒
以禍世者多坐是亦有奇而未敗者矣
獨荆舒而已哉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
時迹頗與宣公類皆可覩也其文集與
奏議可並傳無疑後之讀之者能即是
以知先生之爲人則其知言也亦深矣
其以予言爲瞽否耶先生名寧字靖之

方洲其別號也故以名其集焉
大明弘治甲寅歲春三月初吉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等處提
刑按察司副使奉
敕提督學校四川廣安州石谷吳伯通
序

題方洲文集後

憶昔
英皇復辟初傾朝
寵遇有誰如萬言倚馬揮毫處片語回
天和擷餘江海一麾遺愛在湖山十里
曠懷舒平生述作堪名世不是窮愁
漫著書

序　十

丰姿皎皎翠鸞停文采何人得寧馨
漢代匡衡工射策唐家殷侑最通經
清心辟穀身雖老醉眼看山酒易醒
自咲壓窮猶倥傯碧霄空見一鴻冥

方洲先生張公靖之以長才偉識給
事黄门當
英廟臨御特晉擢都諫獨承
寵遇凡六科有所彈擊敷奏多出公手
用是見忌當路成化初出守汀州到
官利興弊革吏畏民懷尋何引疾歸
部使者交薦不起惟日杜门以琴書
自娛搢紳之東西行者不造其廬不
覿其面士論益歸重焉性雅好山水
歲率一再至杭至輒携親朋出遊西

序　二

湖訪孤山弔岳墳登天竺棹舟蠟屐
隨意所之興至乎筆大篇短章頃刻
立就新意疊出士林傳誦焉原比奉
朝命來廵兩浙每欲散造公廬而未得
便令年春適公至杭因得一見握手
道舊歡若平生間及公之著述則方
洲集已鋟板於士人許清家無索而

覽閱之思味雋永雖連日諷誦不厭
乃知古人所謂不朽者公有之矣蓋
公屢諫垣將使命蒞民牧其功其德
在人心公論自有不能泯者茲其辭
章言論載在簡冊又皆鑿鑿乎可傳
於今可信於後然則公雖沮抑於一
時而其所以不朽者固自若也原疎
鈍筮仕黃門於公爲後進然平昔辱
知愛甚厚自公外補不相見者廿餘
年一旦邂逅兩情傾寫其餘已於言
乎公既見贈大篇因勉成二律等後
併綴數語於編末以識平生景仰之
意云
弘治癸丑四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舊寅生漳浦吳
原道本書于杭之行臺

方洲張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殿試策對　議
表　奏劄
卷之二
奏疏　擇章
卷之三
榜
賦　頌
卷之四
四言古詩　五言古詩上
卷之五
五言古詩下
卷之六
七言古詩上
卷之七
七言古詩下
卷之八
古辭
卷之九
五言律詩上
卷之十
五言律詩下　五言排律
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一
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二
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三
卷之十四
七言排律四
卷之十五
五言絶句
卷之十六
七言絶句上
卷之十七
七言絶句下　古樂府
卷之十八
書簡
卷之十九
箴　銘
文　新詞
卷之二十
序上
卷之二十一
序中
卷之二十二
序下

卷之二十三
碑
卷之二十四
記
卷之二十五
說　跋語
卷之二十六
論　辨
題　贊
卷之二十七
解　引
傳　祭文

卷之二十八
墓碑　墓碣
墓表
卷之二十九
墓志銘上
卷之三十
墓志銘下
卷之三十一
墓銘　行狀
卷之三十二
雜言
卷之三十三
奉使錄上
卷之三十四
奉使錄下　朝鮮封本皇華集
卷之三十五
讀史錄一　起周威烈王至秦二世
卷之三十六
讀史錄二　起漢高帝至景帝
卷之三十七
讀史錄三　起漢武帝至昭帝
卷之三十八
讀史錄四　起昭帝元平元年至漢更始
卷之三十九
讀史錄五　起漢光武至章帝
卷之四十
讀史錄六　起漢和帝至獻帝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一

海昌後裔許請 編集
鄉貢進士門人朱祚 校正

廷策

皇帝制曰朕以眇躬祗膺
天命纘承
祖宗大業臨御兆民顧惟負荷之艱莫究弛張之善肆虛心
於宵旰冀資弼於忠良固聖賢樂受盡言在堯舜惟急
先務何則天下之本矣有外於家國兵民
朕欲聞其至計何先切望何最君心之發莫有著於禮樂教
化朕欲聞其根蓋何宜隆替何禁制治貴於未亂其方
術何良保邦貴於未危其謀謨何遠以至爲政之寬猛
何尚偏遏之籌策何長人才之賢否何由刑賞之緩急
何可與凡灾祥感召之機何速夷狄向背之故何在皆
朕之所欲聞者也夫事貴乎師古不稽諸古固無足以
爲法於今而施貴乎合宜不宜於今又何可以徒泥諸
古子大夫明先聖之道秉膺賓興賢能之詔皆得於古
而將以施於今者也其悉條爾詳著於篇以俟
朕之親覽

臣對臣聞
天以大德而生萬物聖人以至德而化萬民天與君其
道常相通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命之去留者在德
民罔常懷懷於有仁人心之從違者在德德惟治否德
亂世運之安危者在德德有善有不善古之稱善者曰
俊德曰玄德曰明德曰顯德曰令德曰常德曰文德其
不善者曰惡德曰凶德曰穢德曰逸德曰悖德曰暴德
曰虐德其善於德者必勤不善於德者必怠勤與不勤
善惡之所自始也古之人君勤於用德故讒佞之流屛
之遠方恐其以甘言進而移此勤也聚斂之徒斥之使
去恐其以貨利進而敗此勤也聲色勤之蠹也必思遠
之淫巧勤之醜也必思絕之雞鳴而起日昃而罷所以
勉此勤也居近正人行近正道所以成此勤也內外有
史左右有諫一或不勤而言者至矣上帝下臨黎民上
仰一或不勤而應者至矣此人君所以能以一身而統
御天下者不過勤於用德而已矣是以自古善爲治之
君未有不以勤於用德爲先善言治之人亦未有不以
勤於用德爲先論堯舜之德曰克明曰濬哲然其所以
能用是德而致於變欽德之化者不過曰兢兢而已矣
論湯武之德曰寬仁曰執競然其所以能用是德而致
建中建極之化者不過曰汲汲而已矣商之三宗皆能
平治斯民者也迹其所以則曰悔過恭畏而已焉周之
成康皆能康濟斯世者也究其所由則曰敬迓保釐而
已焉以至於漢之七制唐之三宗宋之太祖真宗仁宗
雖歷世不同皆能勤於用德故今之稱漢唐宋者不能
舍是數君焉臣所謂自古善爲治之君未有不以勤德
爲先也唐虞之世有道之極者也禹皐陶之言曰無教
逸欲儆戒無虞商周之時全盛之至者也伊尹召公之
言曰檢身若不及夙夜罔或不勤明良之歌不忘於欽

戒之詞昌言之陳無已於儆虞之戒以至於賈誼董仲
舒陸贄韓愈歐陽脩蘇子瞻雖遠近不一皆能以勤於
用德而告其君故令之稱善進諫者不能舍是數人焉
此臣所謂自古善言治之人亦未有不以勤德爲先也
欽惟
皇上體乾剛之德弘不息之勤講道之心不違求言之
詔屢下但見普天率土黎民有徧德之休薄海窮荒四方
有風動之美其所以用是德而見於治固無不勤矣然
猶進臣等於
廷降
賜清問首以祗肅
天命纘承

祖宗大業臨御兆民顧惟負荷之艱莫究弛張之善肆虛心
於宵旰資獨於忠良固聖賢樂受盡言在堯舜惟急
先務爲言臣有以見
皇上不自滿足勤勤無已之心也臣請得而備言之夫善則
得之不善則失之
天命至可畏也一或不勤則此心已流於怠忽天雖降監于
逸有所不知矣有所當備有所當舉
先業至難保也一或不勤則此心已流於昏昧業雖重大
宏博有所不顧矣撫之則服逆之則去兆民至難治也
一或不勤則聚斂徵求皆自此出尚何暇恤民哉今
主上既能以是三者爲心而形於言則其勤於用德上以昇
承

天命中以是繼
先業下以是臨兆民樂得其要負荷之艱有不難守弛張
之善有不難究凡榮臣者皆不足爲
皇上憂矣而猶虛心於宵旰資獨於忠良弘聖賢樂受盡言
之量法堯舜急所先務之誠此其用德之勤無間於旦
夕無間於人己無間於上下無間於小大而勤其所當
勤者又皆有所主矣然臣猶且勸之以勤者非欲衡石
程書如秦始皇而後謂之勤也非欲衛士傳飡如隋文
帝而後謂之勤也又非欲強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
宗而後謂之勤也又非欲以察爲明無復仁恩如唐宣
宗而後謂之勤也特以
今日乃中興之時

皇上中興之主哉
太祖高皇帝以及
宣宗章皇帝皆能勤於用德以爲家法是以八九十年天下
晏然海內富庶今比年治體比之
祖宗之時亦不可謂坦然無事之時矣既不可謂坦然無事
之時則臣之所以望於
皇上者將何以爲說乎將望以進學也則嘗
親御經筵講明治道矣將望以法古也則嘗稽諸故實動法
前代矣將望以防黙也則嘗
勑命重臣分考天下矣將望以賑貸也則嘗
詔命四方減其田稅矣將欲勸以遠聲色則無聲色之習
將欲勸以絕貨利則無貨利之求將欲勸以篤倫理則

倫理無關失將欲勸以廣視聽則視聽無蔽將欲勸
以攬權綱則福威之柄亦未嘗不出於上
皇上於是數者處之固無不盡美矣臣之心猶恐其作於上
而或廢於下歟謹於前而或失于後歟豈其隱微之間
或有不自知者歟積習之餘或有不自度者歟董仲舒
曰王者之道必有偏廢不起之處非其道不善也久而
或有之失也今天下治體少異於前時則用德為治亦
當倍而又倍於前之時可也此臣所以昧死盡言而以
勤於用德為勸也臣伏讀
聖策有曰天下之本莫有外於家國兵民
朕欲聞其至計何先切望何最臣以為欲盡治家國御
兵民之道誠不可不勤於用德臣聞古之能勤於用德

而善治家國兵民者莫如文武不能勤於用德而不善
治家國兵民者莫如桀紂蓋文王能勤於用德是以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而得三分有二之天下
武王能勤於用德是以八百諸侯以師畢會虎賁之衆
盡入版圖而不待血刃以成大勳此文武之善治家國
兵民也桀紂不能勤於用德是以昏棄厥遺王父母弟
不迪不信仁賢而瘝民者在位先人所有之家國悉取
而割裂之重役嚴刑而剝割夏邑前徒倒戈而反以資
敵先人所有之兵民悉取而戕敗之此桀紂之不善治
家國兵民也然其故則起於德不德勤不勤伏惟
皇上法文武之所以興戒桀紂之所以亡則必能勤於用德
而家國無不治兵民無不足矣臣又伏讀

聖策有曰君心之發莫有先於禮樂教化
朕欲聞其損益何宜隆替何繫次及於制治保邦為政倫
邊又次及於人才之賢否刑賞之緩急又次及之以災
祥感召之機夷狄向背之故臣有以見
皇上之勤於求道勤於致治勤於用賢勤於事天勤於柔遠
必欲用此德而底中興之美未有自以為道成治極也
臣聞禮樂者為政之成教化者為政之本三代之禮樂
率皆本於君心之和敬而將之以儀文發之以音節是
以行於
朝廷而群后德讓奏於郊廟而神人以和其所損益者不
過制度文為小過不及之間耳今日欲知禮樂之所當
損益請以三代之禮樂質之則其何者當損何者當益

者可見矣三代之教化率皆本於在上之躬行而言行
政事皆可師法是以當時化行俗美比屋可封而其隆
替則實係乎其人何如耳今日欲知教化之隆替請以
三代之教化觀之則其何以致隆何以致替者可知矣
若夫春秋戰國以至嬴秦先王之法崩壞盡矣下至漢
唐時之禮樂教化不過儀文音節政令法程之間宋雖
文儒昭明亦不古若哉
朝制作風具治功時熙論禮樂則
郊廟之建燕享之所太常所掌教坊所肄先臣解縉亦嘗
言之論教化則學校興行德行振舉民庶順則遠近同
風比之近古相去遠矣此臣願
皇上勤於用德以端禮樂教化之本而正損益隆替之原此

即所謂天子建中和之極即所謂君心立教之本者也
夫君之臨民若朽索之馭六馬六馬易驚朽索易絕善
御者知其然也必為之固其控勒堅其銜策力以防之
雖崗峻險無慮也尚特其辟易而始為之謀則雖王良
造父無善筭矣古聖人知其然是以其立政也廣求賢
俊布列庶位民無衣食也有農桑之官教之樹蓄矣民
未知善也有掌教之官導之禮義矣民無知而犯法也
有典獄之官平其刑罰矣為禮以一之作樂以和之如
此而求天下之不治不可得矣此臣顒
皇上勤於用德而為保邦致治之本此即所謂儆戒無虞者
也此即所謂不見是圖者也若夫世之治或過於寬而
不立則濟之以猛或過於猛而急迫則濟之以寬蓋一
於猛則民無所措必致於畔亂一於寬則民無節制必
致於放溢是以三代之時一則尚忠一則尚質一則尚
文非別立一規模以自異正所以因乎時而有濟也成
周之治始則克慎中則和中終則保釐非自作一教條
以求異亦所以因乎時而有濟也今日之政果宜寬邪
果宜猛邪欲尚寬則吏之侮法為奸者接迹於下矣欲
尚猛則民之饑餧流亡者無復聊生矣此臣顒
皇上勤於用德弗張於前而弛於後弗偏于一而失其中嚴
以立御官之法而裕以待凶荒之民則寬猛得中無復
煩亂放溢之歎矣若夫邊境之患何代無之自岐山之
避朔方之城東周之邊長城之築以至漢唐宋籌策得
失具有明徵漢之邊患在北而西羌次之唐之邊患在
西而北虜次之宋之邊患在西北而備御之方不足以
始終論矣漢備初本為得武帝好大喜功開邊遺禍今
年遣將出秦涼明年遣將出定襄雖少或得志而中國
之士馬物故亦復相當唐備初不甚失肅宗寔謀資虜
乘虛內侵今年與吐蕃盟明年與回紇盟終唐之世迄
無成筭而邊陲之扼塞漸隳矣蓋戎狄先王本以禽獸
畜之得其地不可居得其人不可用謹備之而已臣嘗
聞備之之道其要有三曰形勢曰軍食曰將帥形勢以
據險要軍食以固士卒將帥得其人以總兵旅重門擊
柝以待之此莫善之計也然此特地之險與人之可恃
者耳若夫智者不謀力者不攻則莫重于得天心之順
焉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是也此臣顒
皇上勤於用德以固天命雖有邊患亦無慮也人才國之利
器其賢否則係於在上之一身焉故唐虞人才比屋可
封商周人才君子盈朝何者有是君於上而感化之機
深也下至漢唐之時君非唐虞之君雖曰養之學校而
實德不存雖曰教之詩書而化本不立欲人才之賢也
得乎此臣顒
皇上勤於用德以標準天下人才每用一人也必賢而用之
退一人也必不賢而去之將見天下誰敢不謙敬不敬
應而唐虞之人才于焉而出矣刑賞國之名器也故唐
虞之時刑曰天討爵曰天命刑所當刑雖崇伯之重不
赦也賞所當賞雖匹夫之賤不棄也下至漢唐之世以
刑賞為愛憎一言及乘輿有賜死者獻瓜果有拜

官者欲刑賞之當也得乎此臣願
皇上勤於用德以把握福威之柄每刑一人也出於人之所
共棄每賞一人也出於人之所共賢將見賞者勸刑者
服而唐虞刑賞之道在是矣若夫災祥之來雖由乎人
事之感召而吉凶之應實係乎君德之有無德盛而治
雖災不足以為害德衰而亂雖祥不足以為喜河出圖
洛出書不加盛於羲禹九年水七年旱不大戾於堯湯
自夫世道漸更而有白魚之祥君德漸薄而有鴝雉之
異然桑穀共生而商道復興風雷偃禾而歲卒大熟德
之所在災可反而為祥焉麒麟之出無補於魯哀之治
鳳鳥之至不振乎漢桓之衰不德之徵祥焉足以為災
也臣伏願

皇上勤於用德以敬天仁民以愛養萬物則祥瑞日見而妖
沴不生如書所謂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曁鳥獸魚鱉咸若矣至於夷狄之叛服從違不過視
中國之治亂強弱而治亂強弱之原則在於人君也昔
者三苗負固舜敷文德而七旬格崇伯干政文王脩德
教而三旬降太戊脩教明禮而重譯來朝者七十六國
武王惇信明義而通道祇貢者九夷八蠻及世降德微
淮夷獫狁蠻荊徐戎相繼而起王室多虞漢自高帝唐
自太宗以後中國之力勝於彼則曰欽奉曰來朝曰通
和而子女金帛之求不可數計彼之力勝於中國則入
寇則犯邊則遍歷畿甸而士馬甲兵之費疲弊不支至
有與之和親借力扶居內地卒致播蕩寰區擾亂華夏

沿及于宋武功不振而胡元之變不可紀極皆積漸于
中國之不德也天厭禍亂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錫勇智汛掃不遺再造九州奄甸萬姓所
謂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自有宇宙以來功業巍高
真
帝王第一主也臣伏願
皇上遠宗近監勤於用德以篤內治以嚴外防以慎擇將帥
以保練士馬縱未閑絕也必使進出有時雖欲惠柔也
猶須賜予有節無幸其衰而啓黷武之事無恃其強而
有結好之謀無信其向順而弛我捍守之備毋見其背
去而忘其窺覘之奸明足以破其機威足以懾其暴財
功足以牢制其氣志壯虜輯服則四裔八荒聞風慕義

將如書所謂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者矣
皇上之策臣者已備陳之于前而臣特繫繫於北虜者蓋以
方今
輦轂臨其幽燕黠虜犬狼情狀故在此臣所以昧死盡言
而望用德之勤也然臣之所謂德非過高難行鑿空無
實之語即
皇上舉之以為天下道脩之以為天下教其原出乎天而聖
學有得乎心身之間者也是德也發之言則順體之身
則化著之事業則永固推其極則所謂惟德動天無遠
不屆何慮乎家國兵戎禮樂教化制治保邦為政備邊
人才刑賞災祥夷狄數者之不得其理哉三代以下自

此徳之不明也而知徳者鮮自此徳之不行也而為徳
者鮮自知而為之者鮮則政治之體用不全而古今之
異宜不相适協矣漢高祖命叔孫通制禮曰度吾可行
至今綿蕞之儀徇時而昧乎古宋襄公欲舉仁義之師
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至今言乎泓之戰泥古而不知
今漢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
用德教如周政此又欲合古今而不知其是非之實者
仰惟
皇上清問及此臣蓋有以見
聖學明通聖德純正生知安行不待勉強此即傳說所謂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周公所謂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大
舜之所以好問好察用其中于民者臣于終篇尚有獻

焉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
三所以行之者一又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
之者一一者誠也誠者真實而無妄臣願
皇上容之於微慎之於獨存省於身心凡施之於
朝廷行之於家國達之於天下者無一不本于真實無妄
尤篤不間于物不息于功使形著動變以至于化所謂
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
參矣臣學不足以知古才不足以通今謹因
清問所及妄陳一得之愚干冐
天聰不勝戰汗之至臣謹對
廷試榮對時爲編修禮部侍郎姚公過視有頃復與尚
書胡公偕來相顧有喜色自是内外諸公皆接踵至予

軒停筆待観咎刻盡未予初脫稿適胡姚二公至語曰
此卷宜自重予以紙短告遂命儀制司給納卷行紙續
卷尾予以天晩爲懼胡曰第自留心吾爲汝進本依曽
祭故事給燭天既瞑同年皆出乘昏黔寓忽傳宣闕門
諸執事官校皆罷散胡亦不能止亟命郎中俞欽收卷
送予宿禮部戒勿歸明旦携候内直房胡姚二公請
内閣諸客是卷示果放榜之晨人皆相傳謂予登首第自
是聲達
禁中有
旨與予偕卷同取入覆送
内閣後半年吕公達原黄公廷臣録出補寫成篇倪進士
廷暘重録此本廷臣欲請諸公題跋見遺自惟無似不

敢徒勞名筆嘗自観有文雖不留陳腐若此之古義求
為之御且不可何足多上人時新出草野不識忌諱縦
使成篇恐亦不堪引進畧指入四十年檢拾故紙早已
斷爛殘缺老眼驚心強復加縫緝存入拙作中以志予
之
感遇以自訟予之素不敏也弘治六年予年六十有五矣

加封孔子議

建言加封孔子有
旨會官於東閣議寧言孔子元聖天下古今所共尊仰而況
出其門墻被其膏澤者切緣自宋至今代極崇重當時
儒碩論朝謚有欽懿未彰應不遺留以至今日況帝不
可封王號已具前代五嶽四瀆稱號不一本

朝盡去浮冗一稱爲神高出千古何獨至孔子有所增改
若謂世必有加不當但已則億兆無窮之加殆與異說
家天尊寶號等矣是豈可以爲訓哉今言者每欲加以
天縱二字尤爲非義昔太宰之問重于多能子貢智足
以知聖人一時荅述未能形容故借縱之一詞以見其
大自古載籍所傳文字本指未有以縱爲美德者此何
所爲事而可以一時借喻之言謹加于極至之地然使
縱字不行則彼又將推求援引以規成其事其說未肯
遽已竊惟事有盡情物有止所譬之五行陰陽太極無
極無極之上自無容詞之隙若必欲於大成至聖之首
曲加美號則是可於太極無極之端强更立一名也於
事物之理得乎[illegible]意言之者衆人而聽斯者君子在上
者無折中之論則下之嚣嚣者宜未默也竊請於覆奏
具言孔子道大德尊其功業文章著載六經者固天下
古今所共瞻仰至其封號有無加减一不能爲之重輕
而况大成之外皆小成至聖之餘皆未至雖有溢稱煥
號終不能過于大至者伏乞
聖明推明六經之文體行六經之道使孔子功德被之天下
垂之萬世尊崇之典莫盛于斯不必立異求勝于一字
一名之微如此則可以勸
上可以率人可以荅言者之意載之史冊亦復可以昭示後
世而施諸罔極矣

表

乞進呈大學衍義表

臣等猥以庸流謬當言路循塗莫報寢食懷慙伏念
聖學淵微睿謨廣博加以
國憂軍事婚禮臨期由是心欲言而口不能志有在而時
未及茲遇
皇上誕崇文教肇啓
經筵之禮
命文儒講明治化所謂必求諸道于焉能自得師于此見
帝王之大有爲用能平天下之第一事開休建極端在於斯
擇術受言愼惟其始切意聖言幽遠末學支離經以載
道而未悉乎後世之變史以紀事而不原夫天道之
極致著述者不專乎論諫訓詁者取辦于文詞雖皆歷
世之遺書非盡格君之要語耆儒宿學未克會通一日
萬幾豈能遍治切見先儒眞德秀大學衍義一編依經
據史博古通今言天必有徵于人語事而不遺乎理録
善惡以示百世王之監戒廣節要以盡八條目之工夫
忠臣愛主之誠導萬規人君治世之格例律令於今可
見盡在此書經目不忘開卷有益昔宋理宗謂德秀曰
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便合就
令日進講及講畢致詞析然嘉納元仁宗見大學衍義
謂侍臣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王約節譯刊行以賜
臣下至治中翰林嘗譯之而進呈泰定中吳澂又以此
而進講其時尊而信之者號稱盛治說而不繹者亦致
小康厥後書不見稱世亦多事道之顯晦足係安危具
有明徵類非臆說伏望

勅命館閣儒臣
經筵侍從於五經書史之中得以此書每當進講仍乞以
别冊置之便殿以備清燕之覽仰冀常聞其功弗移于
物聞聖賢義理之論譬猶學近其人監古今隆替之原
設若身處其地有所疑必形諸
顧問有所得必精諸躬行如此則道術自明人才自辨治
體自審民情自知逸慾去而敬畏崇言行謹而威儀正
家國以治天下以平物理之精粗表裏燦之心而有餘
民庶之遠近觀肆動諸身而皆準矣其或政令未孚臣
工失度事于明德悉及新民者臣等謹嘗條陳利害以
寮是非不敢以急剳病人不敢以依阿負國庶盡臣夫
之力仰成至善之功臣等不勝犬馬拳拳之懷誠惶誠

恐謹昧死具
進以聞

齋醮進香表

臣聞釋道之教遂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
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
補視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
倫自古體國立法脩政建事無非為此五者而為之經
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度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于有
為而終于無為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為而強於無為
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
行則婚姻既無生育頓絶不過百年人類盡矣雖有事
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誼辟有見于此非不欲深惡而

痛斥之特以其頗能以禍福輪廻之空談聳動乎人可
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為治化外之一術耳非真謂
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為之崇奉也恭惟
皇上最在青宮繼登
大寶夙精儒學日御
經筵于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辯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
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屢承
叡旨不許增脩寺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
叶化不便為詞多被
奬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迩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
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
德仰贊
至情上綏
宗社則心誠道得允合彝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
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
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
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脩德善願其壽也則當
勸以去逸慾顧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
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
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
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為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
宣揚于佛老之神祖率而拜曰為

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學忘如
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脩諸
儒之於佛老為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詞而闢之論
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朝之人靡然
相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既不能闢而
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
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
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亦
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
祖宗之舊典
先帝之本心也則循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
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
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
戶為此倔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
其於
經筵
聖學不無略有所干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
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監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乞
勅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日期等項不許仍前
禮儀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
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臣等待罪言官不敢以
默誠惶誠恐謹具題以
聞
奏劾

禮部攙越行人司差遣
近該行人司司正李寬題為申明職掌事查得洪武二
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禮部議得合差行人事件凡開
讀
詔赦諭勞軍務賞賜祭祀賑濟徵聘賢才整點大軍出使
四夷俱合差遣除奉
特旨差遣不拘此例各官於
奉天門奏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是整點驛傳決罰有司審決重囚不許差
欽此欽遵遂於正統八年因本部擅差進士伴送哈密
使臣該本司行人劉瀚奏蒙都察院差御史曹泰參查
得伴送使臣終係奉使四夷之事令郎中黃臻不差行
人卻差進士事屬有違具題奉
太上皇帝聖旨都饒他這遭欽此續於正統十四年又該御
史楊綱題稱行人職掌奉使今後開
詔赦必先差行人行人不敷方差進士進士不敷然後差
本衙門官員具題奉
欽准外柰何近年以來奔競之徒肆無忌憚恃勢要求
越職差遣乞查勘洪武年間并御史曹泰楊綱奏定事
例永為遵守等因具題奉
聖旨著該衙門查洪武永樂年間例來說欽此本年二月
十七日本部已經通行覆奏奉
聖旨今後只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毋来打攪不饒欽此
欽遵臣切惟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攸司其在京各衙門郎中主事
等官俱有官守不宜一時遠離所以特設是官以通使
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以承差任使後欲其
通達國體不辱君命始專以進士除授任用之意蓋亦
重矣爰自定制以來一應合差事件俱屬行人間有別
項官員無非一時
特旨或因行人不數故也豈期因襲既久遂以為常命各
衙門官員一切指此要求請托苟且公行有因親喪在
任而假途營求者有因離家日久而枉道回還者有因
懶於坐理而托此游逸者有因有所規避而假此跡釋
者求之者不已至之者不辭易於取貴者皆歸之請囑
難於辦給者必委之行人致使為是官者群坐無為一

籌莫展及至奏請申明定奪禮部又行巧立詞說或言
其沿途搔擾不便或言其止是爭要差使夫擾民之罪
犯者當之豈可預為之疑而奪其所掌差使乃行人分
所當為之事豈可反謂之爭要哉且如李寬所奏洪武
二十七年事例即是
太祖高皇帝舊制今祠祭司郎中蕭聰員外八通主事司騤
等要得支吾不即援此為證況洪武年間差遣條例見
在本科與本部後項查出永樂十一年以後差人款目
無異卻言文卷俱在南京別無查考其御史楊剴奏准
事例與李寬所奏正係奉查實點本司因見原奏欽准
內有行人不數方許差進士等項事例卻乃隱而不舉
行人楊頤加與李寬所奏詞情本無關涉本司因見原

奏
聖旨有再來打攪不饒首理却乃故行援引妄在希
旨自永樂十一年至今其間
朝廷事務非止一端所差行人蓋亦多矣本司設心蒙蔽
要見多差別項官員是以止開到禁恭伴送葬祭三件
又不明開比時有無奏
旨別差及行人不數緣由亦不知本部是否因就前失止
是朦朧開坐却言別無定奪此其巧於欺罔昭然可知
臣等照蕭聰等奏對不誠奸慝斯漸下侵庶職上罔於
君原其今日創謀之由皆為他日自謀之地乞將蕭聰等
究問以彰欺罔之罪并照本部尚書胡濙侍郎薩琦姚
夔不行用心查考却乃依憑蕭聰等開奏草稿即與具

題亦合究治仍乞收回原
旨再行查考舊制及近今事例遇有事務先儘行人方
許差遣別項官員其奏
特旨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請托等項事發一體治罪庶
使
祖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弊而人不苟求矣緣聰等係
堂上并在京官員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鄉試時劾奏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陳循少保吏部
尚書大學士王文
切照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
正人為上所下乃以子之故絲章具奏煩瀆

聰明祗為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聞宋
范質為相從子杲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
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為相其子維
舉進士不就廷試蓋以父任執政為避比之王文高下
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冑不可
先寒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
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不該子德有
所失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為大臣元宰公為其子
暴才稱屈于
朝廷之上哉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况無實之爭何以服
天下且今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
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
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
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衆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
陛下優禮大臣
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
其奸臣等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以太寬太
寬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
則得之者以為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脅下
其所存施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
莫不共憤但畏其勢而不敢言耳
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柢則循等愈
無忌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別選
文學公正之臣以居

內閣用昭輔平明之治其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生員事例
一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
制遠近無異法人不苟求而真材斯出矣緣循等係大
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二

海呂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奏疏

乞省買辦

近因買辦煩重該順天府宛平縣奏稱大興縣地方廣闊鋪面數多本縣地方稀少鋪戶消乏乞踏看多寡均平買辦奉
旨著戶部整理欽此臣聞此令一下物議喧騰謂將減宛平之常科加大興之新額以近事言之似為可用而節財裕用之本則未盡焉切照連歲四方多故水旱相仍粮道方艱倉儲未實而京師物價不甚踴貴京民未甚窘迫者政以買賣交通商賈四集有無得以相通價之得以相濟也若准所奏差官踏勘則必搜求瑕指彼此互持切恐貿易之家咸懷疑懼徵發日甚息本不充居者閉門行者散去懋遷之源不行物産之來漸少官司又復照依常額一體催科物價之踴貴可期京民之窘迫可待況今歲秋收四方未卜加以
畿甸根本設或多虞甚非所以定中御外之勢也且今日宛平告乏既歸之大興倘他日大興告乏歸之何地是猶割股充飢腹不飽而股就廢矣臣聞古之域民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市宅貨易本非為官而設昔曹參入相屬齊後相無擾獄市其後卒成清淨之治伏望軫念民艱思近而達省用裕民凡
朝廷祭祀宴享賞賚兵戎軍國重務遇有缺乏量給官錢均平買辦其餘齋醮賜予營造服御不急之務得已之征無名之費悉宜停罷以甦民困不必差官踏勘諠具題請
旨

各處鄉試乞增取舉人

查得景泰元年
詔書內一款科舉一依永樂年間例行不許更改此
皇上中興初政所以廣致人才茂國治理之盛心是以庚午癸酉各處開科取士俱各欽遵施行不拘額數續因給事中徐廷章等建言欲依宣德正統年間仍定解額該禮部通行議擬謂若依宣德取人不無太狹合照正統額例數外果有堪中文字量加名數亦不得多過二十名已經奏准行屬但其所增二十名不復各照地方定擬猶為未當臣等請以一二處論之宣德中應天府額取舉人八十名雲南布政司額取舉人二十名定額之初未始無多寡之分也正統中應天府增取二十名雲南增取五名增額之數亦未嘗無多寡之分也今應天等處學校不啻於先而雲南等處士子不加於昔若不論其地方不量其士習一槩俱增二十名則應天所增名數比舊僅過一分雲南所增名數比舊將及一倍矣在彼者何其甚寬在此者何其太狹此一二餘地可知且禮部見今行移亦不得過二十名之語則少者

必欲取盈多者不敢踰額進退不均枉濫斯甚况今開
科在邇乞
勑禮部中照舊例其老奉增添二十名除雲南不動外其
餘南北直隸各布政司多寡未均者各依正統年間增
額等第照例按數加添庶為便益緣係比依宣德年間
定額及正統年間增額事例今將擬添名數開題請
旨
雲南布政司正統間增五名今依礼部奏准不得過二十名
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正統間各增十名今比雲南合多五名通增二十五名
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廣山東正統間各增十五名今比廣東等處合多五名通增二十名
南北直隸正統間各增二十名今比浙江等處合多五名通增三十五名

代孔克煦乞免本族田租奏

臣克煦切照洪武永樂年間臣之一族為戶不滿數十
成丁不過百躯及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一戶或分為
四五戶者有之一家或分為十數家者有之思得各戶
原有地畝稅粮秋夏總不及伍百石子孫男女不下三
千口俱忝係聖門素習儒業既不能為工商以從事於
他道又不能遂技術以餬口於四方不過恪守耕鑿以
為事實耳又值連年荒歉輸納有程督賦不敷溫飽無
托臣切惟飢寒切身雖父母不能制其子衣食不足雖
巢由不能固其節設或非違禮義貽辱祖宗未免有負
聖朝優待之
心也謹按唐乾封元年幸祠孔廟子孫並免賦稅宋太平
興國三年命孔宜襲封文宣公並免其租賦又訪[illegible]一
故尚書胡濙
本朝時亦家優給田土除免稅粮臣等懷望有年自揣疏
遠側微不敢舉援陳請今者叨逢盛事感會休期伏惟
皇上矜憐將本族稅粮乞與蠲免以為
聖朝一代之異典以為萬世崇儒重道無窮之視效也臣謹
具奏

舉王竑李秉奏

切惟方今根本重地臨據燕薊邊塞諸軍交切禁旅比
之前古都邑不同近來邊報相仍秋防及事點屬連綿
種落伺隙乘機比之曩昔情狀不同伏惟
聖明御極不足為虞設若征討有加師行粮食廟堂授攻守
之略司農轉餉之資與守缺人皆患非細以此言之
方今事宜部院皆當得賢戶兵尤為急務不可不為之
先備也照得戶兵二部及都察院久缺尚書等官雖有
馬昂楊鼎李賓等在任緣須正佐相資庶得事務周正
若不量才度德濫授非人或曠月踰時因循不舉有無
兩病廢置都系舊制時宜均為不便切見總督漕運左
副都御史王竑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秉俱各才堪
致遠心切濟時向因共推其賢以此累陞今職其有無
德政非臣等所敢言但其風著勤勞多歷年所委以重
任必有可觀緣今所掌止是各處一方各理一事此所
求人而不得後則小用而有餘恐非所以居重馭輕之
道也如蒙允

勅內閣吏部會官計議將王竑李秉取留在京隨宜補任
別選公正廉幹官員代其所掌如此則緩急可濟內外
得人既不失更化之宜又可示勸功之法人存政舉何
慮其餘昔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子儀將兵而吐蕃遁
去司馬光拜相而遼人戒毋生事王旦入相而元昊謂
中國有人此豈在兵刃既接政令相及之餘哉良由舉
用得人風聲威望足以聳動其觀聽而震懾其心神也
近者撫寧伯朱永奏奉鎮守甘肅總兵定襄伯郭登荷
蒙
允許命官代還大小臣工下及卒伍莫不忻忻懽忻望風
作氣悅近者可以來遠光㩁者足以屈人方地開聲當
亦知懼臣等惟文武並用則致理定亂之具全將相皆

賢則治內攘外之功協今總兵者既承簡任而率屬者
尚亦缺負賢才滿朝豈無一人可以薦揚擢如郭登
屈已讓賢如朱永者蓋必知難其人故有所待也昔唐
陸贄自以居近侍而不能薦賢為耻臣等忝居近
侍實切慚惶是以俯竭愚衷上干
宸聽謹題請
旨

乞除調帶俸軍職

查得在京各衛武職官員帶俸等項數多有一衛二千
餘名者有一衛千五百餘名者通計不下三萬餘員每
歲共支食米三十六萬餘石折俸銀四十八萬八千餘
兩若併胡椒蘇木折鈔總計動經百萬之數靡耗錢糧

莫此為甚臣聞戰備攻守士卒當前但使主將得人不
必多官紛擾況其間多有老病怯弱騎射生疎之人既
無差調又無掌管徒建虛名以支實俸積歲添年何日
為了見今府庫告乏四方饑饉相仍平時錢粮仰給去
處多門得見節財慎用正在此時今乃以有限之貲而
供無窮之費設若少有緩急財賦不繼京師百萬軍儲
計將安出臣訪得天下都司衛所官員多有事故及在
前至今負缺不行申補亦有曾經申奏未蒙調撥者以
此千百戶所印信多令總旗人等護掌行使以致奸弊
百端軍無紀律如蒙乞
勅兵部計議照查各處負缺將前項帶俸官員內除應合
存留備禦者不動外其餘相應除任者照缺量行調補

各處都司衛所管事如此則在外無曠官之弊在內省
冗食之憂事體人情兩得其便若能減去一分則京師
有一分之積矣

災異乞備省

邇者天心仁愛國家薄示災異
皇上克謹天戒日御齋宮恭默思道以消弭之
頃於五月十日特降
勅諭布告群臣使各改過自新共圖備省臣等欽服
聖訓夙夜震驚爰自奉
勅以來上下具嚴徵應未集切惟
天之道深誠廣大可以專求不可以汎應可以心感不可
以迹孚可以久遠覩不可以淺近測故凡災異之來意

者必有所自而非一日之故得其所自則變災為祥不
得其所自則災異迭見矣況乎京師六部等衙門政治
所出一號一令動于四方法久則偷人習則玩致災召
變豈無一二可以指陳所自者但百工衆職各有攸司
若令他人言之未必盡知首尾如蒙乞令在京各衙門
堂上并部屬等官各將本衙門事有未宜政有未妥或
利所當興而未舉害所當去而未除或係見行而可以
暫止或係已往而可以改圖凡百積習致弊而有戾於
立法之初者許令具深據實逐一具奏舉行有不盡不
實者許言官劾奏
皇上尤宜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於昭昭之際潛乎
默禱於冥冥之中凡可以當天心之仁愛者無不慎而
從之必能切中事情有所補益昔成湯引咎未已而六
年之亢旱即蘇成王悔悟方萌而一時之風雷隨息此
所謂求之以專感之以心故能致徵應於頃刻也隱微
冥漠一念轉移惟
皇上留意臣謹昧死具題

乞復王徽等官職題本

天順八年九月十七日該通政司具進南京刑科等科
給事中王徽等所言事件劄該奉
聖旨這廝每不知情實都妄言要擊希求陞用便都調出
邊方去欽此欽遵臣等切惟純臣之進言於君必先顧
其體要察其機宜以懇切誠慎之心而將之以和婉諷
導之語故下易達而上樂聞雖以臣等至愚不識忌諱
每論一人言一事必其允關大義動合衆情然後夕慮
朝思形諸奏疏未嘗敢以率易為之王徽等志大而略
於事務高而淺於識彼見
詔書許以直言無隱諸上書者又多被采納自以當言之
官遇可言之日依乘感激圖報無階一旦驟見此事義
形於色氣發於聲恃其狂愚不顧利害乃欲盡法於省
刑罰之餘更事於仍舊貫之後而不知多事之秋當且
為
朝廷保惜人才調劑事勢也以是矯激過深引喻失當所
謂匹夫之志野人之誠顧自以此為盡心而不知其言
之傷於切直也
皇上責其不知情實誠如
聖諭但要擊求用實無此心今幸不即加誅
賜以調遣此日月之明天地之量非臣等粉骨碎身所能
上報但恐四遠之人亦復不知情實必謂彼近侍之臣
以言為職猶且得罪況疏遠之人豈敢復有所言由是
箝口括囊惜惟其始幽情枉事壅於上聞非社稷之福
也伏惟
皇上以不世出之主當大有為之時從諫如流求言若渴政
治以此而作興臣工以此而承德令行之未久遽使言
路湮塞諫職流離駭聽四方傳疑萬世有識者所共深
惜昔漢朱雲乞斬安昌侯張禹帝欲加以死罪雲攀折
殿檻左將軍辛慶忌免冠扣頭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
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乃解唐皇甫德參上

言俻洛陽宮事喻及宮闈太宗感怒欲治以謗訕之罪
魏徵切諫乃曰朕罪斯人誰敢復言因賜絹加職姜公
輔表諫唐安公主厚葬德宗怒甚陸贄上疏以為公輔
任居宰相遇事當論奏不宜罪之憲宗謂李絳曰諫官
多謗訕朝政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警其餘對曰人
主故欲求言猶懼不至况罪之乎上善其言而止此四
臣者所言假使未當今百世之下不復論其言之是非
而惟美當時之能容直言及辛慶忌等能引君以當道
也此漢唐往事得之於書而臣等所目見者天順元年
六月初六日吏部奏
先帝聖旨各科給事中三十五歲以下及語言不正的都對
品調出去欽此已經定擬調用間至初九日部該奏

聖旨給事中御史是朝廷近侍耳目官如何妄動人論法
本難容但念他每職當言路還都著辦事欽此欽遵此
先帝於言路諸臣始則示之以罰終則收之以恩威福予奪
操縱有倫比之漢唐尤為特異伏望
皇上遠宗近守謹始慎終將王徽等導示感嚴復還舊職既
有以彰其失言之非又足以廣夫進言之路臣等不勝
受
恩感激之至
彈章
見
君而不知謹者斯為背禮知罪而不能懼者幾於怙終背
理者敗常怙強者無忌有犯於此難逭於刑切照定遠

伯石彪本以踈庸夙承叙蔭頃由微績起至大官
德感生成已過草芥之分
恩深豢養當懷犬馬之勞柰何無所用心遂致鮮克由禮
適因有疾
皇上待極仁恩聽行調理視同休戚不責朝
參乃於天順二年七月初六日既病痊而入
覲當加敬而不忘及禮畢于外朝令侍班于
中禁豈期本官處身不檢致令幞頭墜地已無加敬之
誠及禮畢不入內班又失常朝之禮御史糾劾而不在
皇上寬宥而不知先雖過誤後實怙終臣等竊聞古之人臣
見君君適路寢然後敢退豈有
上方視朝而敢背禮自便者乎又聞諸侯朝王或肉袒告罪

豈有明知所犯而敢怙強自縱者乎即事原情法當無
赦懲一戒百理難曲全伏望
皇上以法斷恩以義制事將本官送法司明正其罪以昭
國典緣係應議官員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禮可義起而常變之分殊法以時施而生殺之候異故
知禮者不失其宜善法者不違乎當禮法不謬刑憲難
逃切照某等皆以庸流均叨威選任參駁之官而反自
放縱居
禁密之地而率爾粗踈乃者天順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恭遇冬至令辰十一月又遇
萬壽聖節百服四夷共頫

一人之有慶群工無府成祈
萬壽之無疆遠者如斯何况近侍其等昧乎大禮之宜尼多
常居之迹當初陽生復之候而奏嚴刑既非所以順時
令當祈
天永祚之時而詳重寃又非所以格鴻休徒具耳目而聞見
不明徒備形骸而變通不啻泰然草木之質信如聾瞽
之人舉動若斯忠愛何在乞將各官解送法司明正其
罪以懲將来緣係京官未敢擅便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事莫大於祭而助祭者必謹我莫先於
君而事君者必勤禮或有愆刑兹無赦切照某等介冑庸

夫斗筲小器素不聞於禮教曾何事於儀文安習故常
養成怠惰乃者天順三年正月初六日孟春時享
太廟
皇上親御齋宫式嚴祀事臣下致齋公室相協
宸衷庶誠敬之交孚致
祖考之来格豈期本官乃於初四日夜飲宿於家故違禮
制初五日因酒悞事不赴
朝参緬藐是眈湎頓忘戒七齋之義妻孥既介頼点風
興夜寐之勤何以事
君豈能助祭臣等切惟眈酒者有罪而祭祀之日尤加失
朝者有罰而縱酒故化者尤重二罪俱發衆惡皆歸事
既彰聞去難容恕乞將本官明正其罪以警將来緣係

軍職大臣未敢擅便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國事莫大于
郊而臨祭者必敬
君言莫重于誓而受命者必欽欽不敬則慢
天命不欽則背
上是可忍也孰能容之切照某徒籍才功素無他技力輕任
重濫少官高既叨爵邑之封亦有神人之責勤恤靡疲
亦是當者沐浴齋居甚非難事奈何燕安氣勝習情
滋乃者天順三年正月十二日大祀
天地

皇上既恭默以端臨事之誠復
誓戒以嚴示下之命百官衆職罔不虔恭祝史工祝亦知
戒謹豈期本官於初九日夜正當齋宿之期不忌家室
之念黙齋初蹤輒便回還瞻去明来以
郊祀為常事面從心異以
誓戒為虚文請[illegible]揆[illegible]爾事當雖
昊天廣大不加怒於匹夫而
王法均平必先行於貴近乞將本官解送法司明正其
罪以為大臣欺慢之戒緣係貴戚官員未敢擅便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禮與食有輕重而同食悖禮者謂之賤士義與利有公
私而見利忘義者謂之小人切照某等全生介胄濫迹
韋縫一則黷於貨財非勇不顧家之將一則志于富貴
豈材堪致遠之儒此其所見者既卑是以臨事也必敗
累者
皇上命某持
節前往
楚府行禮國籓臨朝典威禮而封崇國大體傳
制行古義以遣廷臣事既尊嚴理宜敬慎出時聞齊告誨
互相比周承大禮而反為餔餟之行服大臭而敢為苟
苴之事豈不重千國禮深玷士風伏望俯從群言上昭
獨斷將某明正其罪以為不循禮義者之戒緣[illegible]并
在京官員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郊所以事
天動自古皆可畏之地齋所以致祭始終成當敬之時禮或有
愆刑茲無赦切照某等或以文儒而超居禁密或由工
藝而濫致顯融為卿屬者或矜以自高任我者多肆
而無忌迹者天順四年正月初九日大祀
天地初八日
法駕臨郊百職肅雍周道洪啟行之後四門清蹕明堂肆
至止之儀
天意監觀人心瞻仰豈期各官忘其戒謹安于故常馳騎直
而參

入門而不下府與送至臨
神道而弗趨罔思
聖明之具臨不顧
神靈之如在放縱者則其所也謹厚者亦復為之是豈不
如魯大夫循墻而走之恭乃獨不推蘧伯玉至闕而止
之義忽心既勝敬意何存罪已昭彰法難容恕云云
皇上煥頒
宸斷奮發
天威將各官並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祭祀不敬之戒緣
俱係京官并軍職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身以禮為守而禮之當謹者不可違臣以君為心而君

之所敬者不敢慢故縱敗禮者有罪忽勝敬者滅身條
教具存情法難置切照某等材非屈乘技止黔驢官費
倍常荐致顯融之位職業易稱尚虛補報之勞奈何無
所用心遂致鮮克由禮乃者天順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早於會同館前遇
襄王以入朝而迴寓府某等因退食以還私家既不避
道而徐行又不下馬而突過寘頑罔覺放肆無嚴事係
重干理當窮治臣等切見
襄王之在藩也
皇上念叔父之親眷懷特至今
襄王之來覲也
皇上篤展親之意接見無時送往迎來極曠古所無之典予

車分資悉內供凡有之資
恩禮優加
錫賚稠疊
藩國盡君臣之分
朝廷厚親愛之誠
宗廟之神靈降監用禧海宇之臣工儀刑承德而某等何
乃敢昏迷自恣侮慢弗恭
皇上廓天地之恩赦某等負丘山之罪罔之生也庸何惜以
伏望
皇上奮昭
乾斷煥發
宸剛將各官等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人臣縱情失禮之

戒緣係軍職大臣未敢擅便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過也皆見更也皆仰是為日月之蝕先時者殺後時者
殺或干政典之誅事已昭明法當推問切照欽天監掌
監事侍部某等本以庸凡叨居臺監因依故迹曾何欽
若之勤揣摩舊聞靡有推測之智乃天順四年閏十一
月十五日夜十六日早月蝕百工衆職驚惶不安嗇夫
庶人奔走無措某等昏迷自恣擾忽不恭既不能先事
以
聞又不能臨事而覺推復方位一無所知時刻日期茫然
未達居其位而不為其事有其官而不得其人收護之

禮不行曆象之司何用且薄蝕為變異之重日月為之
曜之宗顯者怠慢若斯微者差繆可見何以均齊七政
何以標準四方是以古有先後之章今有失占之律天
人所在休咎攸關不可不慎也今某等已蒙
聖斷付之刑官固足以上答
天心下彰國體矣但某等情犯至深衆睹特甚伏乞重加
其罪以警將來謹具題請
旨
恩不可慢慢則致罪禮不可違違則入刑故感恩思報者
必能盡臣下之禮守禮不易者通能全
君上之恩事或有懲法當無赦切照公侯駙馬伯二十八

負俱藉勳階叨膺武備承襲者或居安平日曾無待用
之思操歷者或循守常規未解臨機之法
皇上文能兼武安不忘危乃者天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親御內府海子西教場
命某等列射且
勅吏部尚書王翱等五員往共觀之將以簡閱技材開導
兵事使得知所法也臣等側聞各官弓馬熟閑者固多
騎射生疏者不少或矢枉弓弱而發不至侯或弓勁力
微而引不盈彀或規模偃仰而不知內正外直之儀或
引注低昂而不知左拒右附之法含矢者衆以千百中
的者十無二三
皇上包容過厚請被惟深既收黜罰之威復溥

旦私之與重⿱艹貫鈔薄示勸懲爲各官者自合銘心刻骨
永懷感愧之誠夜寐夙興恪致謝酬之禮可也却乃褒
之如罔有受之若當然及王翔等謝
恩已畢各官情知怠惰事出回依至次日方行補謝遮掩
前非受賞則越在群先謝
恩則緩居人後守禮之誠既失思報之心必無
皇上施
恩上之恩赦犯罪中之罪謂事微而不戒則彼衆以何懲
合將各官究治不敬之罪以爲將來之戒緣俱係應議
及軍職大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嘗謂與陪祀事有其誠則有其神請侵山陵是可忍孰
不可忍作孽由己垂監自天切照某等俱以庸材末技
叨承並蓄俱於位列中軍者素乏智謀之異匪卿佐者
少聞經濟之資副部署者不過隨行逐隊之人任衛所
者何異隆鐙執鞭之卒此其材器既無可取而其謹厚
又不足觀乃者天順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冬至節各官躬承
陛旨陪祭
山陵所當夙夜惟寅恪盡具嚴之敬始終如在式存至止
之誠豈期各官性本疏庸素無檢束各于
長陵近地隨即騎馬而前或過
景陵神路而徑行或至
景陵臺基而下馬或潛坐便地待畢方出或唱飲齋所至曉
不醒褻瀆有加猖狂莫甚臣等切惟人臣見馬猶且式
車豈敢悖慢于
山陵之地古人行者且不唾井豈敢汚穢于祭祀之區似
此瀆祀背禮之非足爲大事武倫之玷憲章具在刑罰
宜加伏望將各官送法司問罪以警將來緣俱係大臣
軍職謹題請
旨
榜
汀洲府行六縣榜
一各里甲并見在官公使人等除均徭重當公務外不許

仍於所晉衙門辦送到夘拜見供給當日當月等項財
物其鄉都里長不許仍令甲首供備飲食物件如有故
送受者通行追坐入官
一每年除備倉局造解京等項物料外其除歲報諸色文
冊曆日紙張慶賀庫鈔等項公務止到府交領者各於
相應里甲內輪差不許仍於小戶內科貼路費銀兩送
府其成化二年倉用斗斛本府自行造釘烙號完具至
期照差関領逐日調敝吏撥用收直待破損不堪方許
預申并給不堪者仍繳府以憑勘驗不必每歲於各縣
造送勞擾人難
一每歲坐派府倉及存留各縣粮米聽令人戶自行赴納
每二石出頭脚折二錢二文每三石出廒底席一條不

及二石者俱免其。糾無使用若有挿和着水及年終
不完者依律治罪間有路遠之人晴令小戶自願附納
者聽從民便仍仰各里長承納不許官豪及在官之人
計嘱包攬或有通同結搆仍舊科筭小戶財物賂送監
守之人及多除脚米一升一合生事作弊者事發一体
治罪收納之際許本戶親自行槩其斗給人等各照年
分收支不許仍立牌子斛手脚牌名色一槩攬雜刁蹬
留難致令小戶困屈其廒底席多餘及放支畢日照數
存收備用

一各倉收支止許應納應關者在內若無故擅入及不將
原降斛斗調廒吏用許拏獲告衆其大戶并承納里長
粮米進倉先於門上報數訖批串後聽本倉官吏照串
數驗堆約量是實方許起斛廒門進出脚搭分路各行
紅黑二籌須相離寫遠拋擲互換天色將晚即便閉倉
不許乘昏抵暮收放致生奸盜

一府屬多有容令慣猾之人在衙出入引幻事情吏典多
有留匿結攬寫發者在房主案朋合為排其老人多有
額外濫充革役未退并罷閑官吏人等在縣把持公事
排陷官長尅害下民者除已問發及緝知外緣係前事
未經曉諭難遽窮究自今各宜洗心改過保全身家毋
得再入公門亡存形跡若寔頑不改各屬官及被害者
通前指實申告以憑處治

一文廟各壇應祀神祇祭品務須如法措辦豐潔毋得縱
攬擅以欺罔神明其鄉飲迎春科貢等項事不可已者
亦須撙節得宜毋令小民賠擾外有子午春戲桃符門
神元宵燈等項無益於事者悉皆停罷

一訪得寧化等儒學生員多有蔑棄經書違越禮教習為
游惰積漸成風深為未便仰各提調官以禮曉諭其父
兄用心戒勉資給務使有成如仍不改罰及其家其中
委有學行可嘉及遊惰不悛者各學教官開具勤怠賢
否實跡同季考過文卷優劣等第申府以憑賞罰各學
廟像祭器公廨於壞即便措置脩理額設齋膳門庫等
項人役及時句發毋致空缺其社學師生亦宜時加顧
盼感發人心

一本府惟長汀縣里老呈舉民人劉萬鍾八世同居除已
勘報是實另行外其餘五縣雖然無聞蓋因此等之家
或係貧素惟恐用度艱難甘自泯沒合仰各屬里老備
詢鄉都里社無分大小貧富果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事行真實例該旌表者即便舉呈本職即與一力主成
不令本家動擾毫忽其民家孤老無倚者尤須照例存
養優恤具申回報毋得視為泛常虛應故事

一今後詞訟牽告良家婦女無分人戶大小若非事情真
實緊關干對者毋得輙行拘留到官有傷廉耻其見監
因犯輕重自有公法毋得縱令吏禁非時搖楚拷掠逼
要燈油燒紙等項財物刻減衣粮容隱外人出入透漏
開結該納紙張各照官數收納不許多批另折通同鋪
行明文措取及將俸鈔出外挾勢低價和買肥己損人
其監房門窓墻壁損壞上漏下濕蛇鼠汚穢俱要時加

徧整祛除毋致誤傷枉死
一訪得各屬人民近年有為官府貪求索挫逼迫大則逃
竄山澤久曠粮差小因詞訟牽連拘提未到只今已蒙
恩宥各宜安生樂業改惡從善應有合辦粮差該結詞訟不
許仍前躭誤今後凡有事干本府者仰照新置信牌期
限赴戢即與量情發落決不濫禁酷刑及受財聽囑失
信於介衆民若有故肆違延及當該官吏不遵牌限究
解者定行究治不恕
一婚喪禮有定制貴乎稱家有無訪得本府所屬習尚奢
靡費用無度多有因婚嫁而典賣田塘因喪葬而拖欠
錢債者互相倣効坐致艱難今後嫁婚者行納會親各
照門第貧富止可從宜減省不許仍舊需索財禮俗辦

過分筵席喪葬者親隣人等除香燭吊問外或紙或米
或錢或布任其所有各隨情意厚薄互相資助不必買
送虛花盤合無益於人及葬之日俱各自行穿素到門
送殯不許動擾喪家送齋分孝愈加憂困其迎神祭祀
土俗所因者貴乎誠意交孚不許廣張金銀賽玩珠翠
等項互相誇耀誨盜長奸敢有故違者併及親隣一体
懲罰
一訪得府屬人家多有年少子弟游手好閑不務生業專
一交結無賴之徒號為十弟兄名色日逐輪辦飲食在
於街坊恣肆沉酣至夜不散因為奸淫賭博哄騙錢財
衷懷奸不可勝道以致妻孥失所家業凋零皆由此
出除革前及另行緝拏外敢有不改前非者許親隣㨿

首若隱瞞故縱事發一体治罪
一本府六房吏典貪詐者不無淳實者亦有從本府到任
以來各知戒謹一應錢粮刑名等項公務文移俱係本
職躬親理斷雖有貪詐無由用情今後凡有因事到府
人員毋得枉被詐欺虛費財物事或發露得罪非輕
一今後官客經過除輪夫照舊外餘用人力止於運夫及
接遞夫內照原定名數約量均撥各從本管衙門附簿
挨次輪流不許多餘占放其夫頭人等敢有奸猾推拖
通同作弊者一体治罪若遇緊急不敷方許於見在官
里甲及火夫內借用亦要記數挨輪不許仍於坊甲內
科貼錢鈔如驛鋪原無運接夫者仍舊施行其驛遞等
項夫役如果在鄉窵遠有妨農業者許從宜頓替兩得

其便
一館驛支應物件各置簿標寫遇有使客往來方許作數
不許逐日預办支銷虛輪實費在官馬驢首人等每歲
該用錢物除約量另行外敢有仍舊於各戶多科者追
陪坐罪
一本府編發公用通知簿仰各縣自到日為始按季每月
將日逐派收過里甲錢物無分多少要見買办何物因
何公用衆同於何處供應交納令該吏眼同逐一附寫
上簿就令本里甲書名畫字付首領官收發若有多科
許小戶赴縣告查相□若里長通同上下增減脫落及
糾告不聽理者許赴□□告其文簿仍仰按季繳報以
憑查照施行

一今後詞狀除爭前及不干己事外止許舉告一事徙寔開具實情及知見正佐對冊年歲老疾者有無兒男方與准理若係爭前及非己牽告五人以上及不識字而不寫代書人田塘出賣過冊年久者俱不理受

一各老人凡有剖斷詞訟俱要申呈定奪不許私擅受嘱逕自歸結放免其里長并火甲人等並不許輙受民詞生事擾人違者必罪

一本職止有弟張寬見在國子監讀書原無別居以次弟姪親房之人倘或詐冒本家或稱親友在於各屬求托賍騙者許衆執到官以憑懲治若有乘機就錯因而假此動擾於人者必罪不恕其各學教官雖有一二鄉里皆正大之士相見以禮言不及私並無請嘱族從事恋各宜知悉

一本職到任未久卧病踰旬於凡民情土俗大小事務所未深省姑以一二先行條示餘有見聞又當隨時禁戒倘其間意見有偏言論過當可暫而不可常知近而不知遠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所賴郡中老成耆舊合屬賢士大夫幸悉所知明以見教但可以妥事安民從公利衆者本職敬當聽受遵行不敢自是而拒人也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二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三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賦

王者君子賦

用經李使君以南山道人所畫過化存神圖索題余意神化之理殆不可以形狀求亦非言語所能盡者然用經予同年同介不能辭勉爲賦以

粵有君子兮爲大人首出庶物兮統群倫建極于乃闢坤珍中天下立爲四海君建綱陳紀作樂制禮因時闔達布德施澤網維列官分職以相天工以凝人績大必周于經綸小必嚴于品式類皆其制作之會通未足以語夫參贊之至極也至若溫恭濬哲端穆淵微誠能動物知充先幾德盛而兆民化篤恭而天下歸言行所達政教所被耳目容貌之所接風聲氣習之所至凡所經歷塵垢者潔駁雜者純枉曲者正昏昧者明孱弱者立勞瘁者寧或近或遠將見將聞莫不效收離合霧覺酣醒所謂不運而變無爲而成既不假乎積久亦無事乎威刑尓乃清明在躬内蘊精妙思慮志念之所專一精神心術之所孚召凡所存主巧不能工謀不能料力不能運辯不能道者不暇占龜不及兆若風若雷如恍如惚聲出響隨形至影集所謂不言而信不疾而速似有出于神靈將不由乎人力矗觀夫耕歷山而田老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賓四門而穆穆納百揆而時叙此非濬哲運化之事乎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非仲尼存神之事乎斯二
者體用同原顯微一致非有緩急之可分彼此之容議者
何數有變常世有隆替玄德升聞者固宜達之域中有德
無位者竟徒托之古沙方其過之即化雖化者莫知其所
從化存之即神雖存者不自知其所以神過由存始化以
神能王者之大於斯而成但見九法叙三綱平六府脩百
度興萬姓奮旬四裔來庭無美可頌無端可徵敍之而不
知利而不庸康衢發泰和之言擊壤答自然之聲霏霏乎
其無迹渾渾乎其無形熙熙乎其自足皞皞乎其難名既
不知而不識復何愛而何憎神乎化乎巍乎煥乎天其同
高地其同靜日月同其明曆星辰同其輝煥雨露霜雪同
其生肅風雷電霆同其號令六氣順四序行家齊國治而
天下平也群動若百物生老安少懷而朋友信也閭閻汚澮
歸乎清明江海其容納也震撼撞底乎寧一山嶽其鎮
定也舉一世而甄陶之乘六龍以凝命也協四極而華親
之同兩間之廣運也斯則君子簡易之極功而聖人參贊
之能事畢矣彼覇者尚力首威要名驟勢以服從爲功以
開拓爲利計功也而假之以明道謀利也而先之以正義
小得而大遺迹同而心異使之踴躍跳舞馬牛其民人驩
呼奔走卒役其一世功烈如彼其卑汝何曾比於是始猶
擧皇誇㐫全於黃鍾清廟之側彼里耳嘘然之辭歘豈足
以比格神人和上下之音律也嗚乎三王步五覇驟秦漢
既降小者接迹代不下王覇驩黜天地同流請觀

懷秀溪賦

爲同年劉命憲賦

引領廬山緬懷秀溪仰貴業之具在企前修之難濟粵維
祖考既堂而通靑故即新惠迪避凶乘生氣之止聚究地
理之終觀二水蓄秀三山藏風陰陽抱負龜筮協從爾其
經營相度於工構作高低卑下咸有準的岩谷澗泉田也
園圃既墾亦耶谷有定所堂室廊廡時而牖戶根其樞桅
六有品序其竹君久遠於昌明示子孫之朴素也至若春
風和時雨初霽糸聒聒而鳴除草茸茸以交砌携芳尊
以出遊擬幽蘭而爲佩羨群物之向榮樂吾生之良遊尚
若時未或林薄蓄荷香送風松陰藏雨倚前榮而奇傲對
青山而獨語抗高志於羲皇咲炎涼之纔纔涼飈入座落
葉盈庭收芋栗於高園喜禾黍之西成落霞有樺蛇蟬時
鳴林芙蓉於芳渚懷遠人之孤征居幽僻遠茂吳山深梅
倍蕾以將放雪繽紛其載零招野鶴於幽巖放孤舟於窮
寅會時序之既往欣婦子之具寧羌此樂之如故樵維合
之無隅亦乃溯江淮極燕劉吊子長訪郭隗凡萍梗於洪
荒飄飄蜉蝣於天地陳禮樂之三千排閶闔之十二錫殊寵
於璵林畧佳名於象魏馳㐫金于藩緋銀章于左侍戴
秩吾馬載青吾車飛霜淅水驅雲故為拳然山之杳渺無
却望以嗟吁吁嗟乎白書眠雲兮青宵立月空堦雨兮
紗窗西雪形遐組以將去兮夢遂回而不絕跡西湖之青
渺兮想楚江之雲兮對吳山之蒼翠兮思廬峰之巍巍攀桂
兮晴之畎兮兮恢兮休之渡兮兮彼其之森衛兮戒嫁庭

之淒切咏鮮腆之列陳兮悲卅音之或缺惟君親之不可以或後兮而忠孝之不可以或滑𠕂待仕者之不可以長往兮又惧夫士者之懷居彼誠謂夫國爾而忘其家兮吾又耻夫去則無所於歸雖今日之未可以遽止兮吾有待夫來者之可追聊托點於丹青兮爰以寄吾之遐思

頌

南山有梅頌壽胡廷慎父母

南山有梅其本秩秩有美哲人德音藉藉南山有梅其葉穣穣有美哲人其福洋洋哲人之配如兄弟矣天監定爾俾偕老矣哲人之徽克世德兮

帝賚不忘賚汝眷兮百禄是集萬壽是錫如岡如陵永保

皇極

北堂有萱淨閒斯植樂只君子柔貞惟一北堂有萱雨露其滋樂只君子壽考維祺鳳之鳴矣凰式和止既安且寧家室固止子之生也毋式教之如圭如璋顯克肖之百禄是洊萬壽是介如岡如陵夫子是載

鳴鹿頌

君子德藝有成以賓興有行故頌之

鹿鳴呦呦于山之幽載行載呼言善其儔維體澤澤維角戢戢匪外之防維內之則相彼麟鳳寔郊寔藪釋是町畽樂此靈囿以禮為羅以爵為麋匪羅匪縻周行之歸展也佳賓胡不云来式燕以遨樂只有儀文王不已惠然来思

重建溫國文正公祠堂頌

堂宇翼其頌君子也君子能勤事以貞先公祠祀代頌其美而傳之

堂宇翼翼子孫之式於昭穆清先祖孔懌既合既具遹宣有奕維垣維屏陟降有秩不庶吕𫕊先禧之則綿綿𡺚邑湯湯溫國勿替嗣之永世無數

六禮有将式克語之三加有辭式克御之死喪之戚翁共與之飲食一笑肅慎祇之增增来仍式穀吕之毋俾此𫕊不競謂之

伊厥肇基𫞂既于強不腆后人孰構孰堂駿𦍒弗傳憂心京京載服于田載藝于𡏟亦有良朋于橐于橐碩果不食先業用光

何晦于夕何若于昕𫝆或隆之事必式回毋安于易毋恤于囂合敬爾守祀事孔陳先公有一子豈不聞宴宴積德在我后人

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二

海昌許　清　編集
門人朱　祚　校正

四言古詩

薤露八章挽牛〻仁父

薤彼薤斯零露瀼〻嗟我懷人于焉徬徨
薤彼薤斯零露湛〻嗟我懷人勞心怊悵
聞古聖善時喪助吝迺如之人實獲我心匪沽則名中心寔敬
聞古聖善簡所同考迺如之人所可徵考受言懷之姑將覲考
維鳳有毛維麟有趾豈其然乎善人是予
維此善人于彼宅兮彼蒼者天胡不爾弔
轄彼大荒視奧莊〻匪躬同心玄冠絳裳紼其纚思我懷則降
騂彼曦宇濮鉛脩阻綸祠馨香寧茲殺憂緌其格思無亦嗣若

石谷十章美原明吳先生也先生篤志聖學躬務体要以致功用雖名字號號亦加鏃勵所謂庶幾為者故声美之

南山之石窮焉凝定君子以之惟石之靜
南山之谷空容廓如君子以之惟谷之虛
靜虛何始無雜無已〻所虛何終式明式通
惟靜虛矣動斯直矣〻通之積公溥及矣
汨〻通流載挽載塞雖有濬源脩不於淦
汎〻橫舟載側載洑不利攸往苟弘其濟
君子居要以端聖功体之立矣何用不從
乃命之名乃表之字乃顯之號以協其內
惟石惟谷生雲出泉君子憲〻德教孔宣雖曰孔宣終莫我有懋
惟谷惟石磐且億世君子坦〻福祿偕至雖曰偕至終莫我有覬

陝西劉彥明仁壽堂詩彥明年八十卿致仕兵部尚書王公公度作八解詞往賀大理寺卿夏公季爵復為其子推官瑭題所成卷瑭乞言于余為作四言古詩九章

雍〻德人寬裕溫柔天與其善百度是由
雝〻德人慈良易直君顯其善百里是職
是由是職丞庶攸宜德本斯茂耆耄維祺
堂宇翼〻寢燕有秩載和載平德人之宅
弓裘濟〻聿來不已如圭如璋德人之子
安宅令子肯構象賢德澤斯衍福壽萬年
麟綫孤懸牛角箕口我生之初式貢我後
賓旅載道視頌盈庭安此難老維德之馨
賓旅維何張仲之侶視頌維何吉甫之語

五言古詩上

題所畫雞鵝圖二首

昔我懷父母初鳴即晨興一從侍清禁出門始聞声熏
膳日已遠起舞忻〻乎勝〻風雨宵寤寐傷餘情
獨行遊無儔拳立如有待飢嗟水中蒲渴仰石邊瀨寧啼

陶鎔門下五百餘法山介久蕭條毛羽復誰愛

戰國四公子四首

春申君

過精巧成拙滿盈當乃貪存楚竟滅楚全身反亡身李園
豈足矜朱英妄諄諄為謀一不出禍亂自相因珠玉被土
梗策定迷荊榛同流不可止跋足悲春申

信陵君

卓哉信陵君賢達曠百世不戰卻強兵矢己下但士出安
趙扶危入定宗社事力到詞不揚勢從義足制丹青昧闌
見今抹一修麗紛紛豪舉間念此毛薛氏

平原君

翩〻佳公子泛〻濁世雄虎衛及蔡翟況此國相宗可憐
毛生錐不預平城竟笑殘錄已甚編妾事何從至今留盡
閒綺穀被奴備何如魏無忌義聞生華風

孟嘗君

戰國四豪人田文名最傳赴急不擇義濡客不論賢奇鄙
振一世威風盪三邊貴威不可尚困頓亦相連謀生有餘
策善後空遺阡一言滅一縣此意當夏然

徐時用太守四圖

傳說

感治良有逢生臥豈無為實〻恭默思形夢相感遇殷邦
式嘉靖聖學見精懿神秘妙難則千古不可繼

諸葛孔明

明明文武才表表伊傅侶臧此三頌勤起輔一面主閥張
氣已折曹劉力幾什傷哉滄漢心聲討不及許

伊尹

食力如不足任世良有餘陶然起農畝阿衡一寰區致[illegible]
君民間直使堯舜俱生桑孫鼎俎野語誠深誣

呂望

八十方有遇商賢幸與周用舍與時合暫晦非人由英聲
絕萬古神功冀九州仁義本無敵咄彼兵家系

韓成率方洲八景八首

柳塘春雨

新柳纔芳塘柔風送時雨閒平沂西堂增波接南浦浮句
起邂思贈別懷舊侶國背灞陵橋瀟〻幾行旅

杏園朝霞

春深花正開天晴海初曙霞光雲際來豔色盡生宇明〻
碎歸坊浅〻秋容圖師回旦晚歡妍麗安足數

蓮池疊翠

池中荷欲花池上水初浸初有水尚淺旋與香不斷一曲
容處鴟萬柄嬌倚岸莫唱採蓮歌〻到時節換

麥隴翻雲

時平田里安錄麥被丘隴芃〻翠浪翻漸〻縷雲湧肥磽
力雖殊刈穫日可拱欲賦兩岐詩〻吟東填咏

稻畦垂穎

農人告方及秋事忽已成黃雲被田野白日長又晴人老
吾皆年鼓缶過我行平生任經理對此除[illegible]

菊徑疑霜

田□□未幺三逕行復期采采黄金花照我□□上縣今□
艳□□淒會良在兹羊腸九折坂憂草草正盛
梅林雪霽
門□□好幽事值此梅雪時□林百□□野□□烟生怡然
崴□□笑嫣然有餘情水□□六七載不今□山行
竹坞晴風
竿竹蔽□坞茂晚多陰□□此坞日□□玉□□瑲瑲吟時
無□□時倚耳生鈴聆□□懷動□声□吾何從
撫琴
咸音無外恭樂此桐上絲一彈人境野□發天秀□□以
你閑移往之閑睢詩曲罷心所至坐我南風時
江湖取友詩卷為錢學士題

都邑盛傳侶門望相雀嵬窮達各異勢心照宜所諧賀十□
達行遊汎棹入江淮招邀天下士結納郎中林義合情自
堅談笑羿宾懷文行豈不貴每字何恢恢焉能守區市咸
利互鐫猜誰哉晏平仲可以終往迴
贈陸汝謙
吾聞古神醫秦越扁鵲氏同識陰陽機妙達天地秘生人
無前功用術陋專投遇婦作女醫遇幼擅嬰稚或以病□
稱所用隨所至一一底工巧何□千百計古道既亦□□
磬極不斃造□不顧甲治外不恤內仁術化恩心人命可
輕試汝謙陸先生三世名家裔動有古人風一洗庸劣氣
□生坐□寒有子分兩□乳哺失調捕疾病遂以継驚風
□四体然口雙目閉群醫競嘆息束手坐相視先生徐徐

來賀吉勿驚悸下榻夜尚遲從容解金匱一投邪風跡再
下壯熱退三服乃如常十床作兒戲幽谷陽春回大旱甘
雨降中年復有子無乃仁人惠作詩表示功庶以序薄意
閑居雜詠六首
山空夜方寂林木蔭幽陰明月照我前涼風吹我襟賓客
盲倚侶起坐弦吾琴曲罷有餘意超然忘古今
佳客不常遇山林無世氛眷此風昔懷玄談極斯文青青
石邊竹淡淡春空雲俯仰各自得相對忘忘言
吾聞韓昌黎登華窮險絕高蹤意斯在欲與下世別俯視
九土塵茫茫一丘垤彼哉賦三都振耀空有說
渭川避世翁八十欣所遇如何澤中人故舊乃逝去材與
世當否時於亂年未功節兩巍巍去住各有為

天壤亦傾缺日月互盈虧生人萬物備豈必無差遺商湯
不吝改宣尼受無辭子淵慎不二仲由喜聞知明明周公
旦所稷何險巇過在不防逆非以伐取為未發合有絕斯
豈息理旋溫溫蔡仲命赫赫東征詩示有鄭孟氏郢莊復
奚疑哲出當水復聖賢本同岐
日月迭升降寒暑互推迁陰陽無停機造化相周旋聖人
體玄理一德恒乾乾昧者不識察尸居懈窮年百川日東
注道體何昭宣玄聖有明教為我示本然如何後來子於
物相為言
寄謝濬僧官
濬公風儒雅自少偶棠白天空一鶴嶼海鷗閑鷗立平生
怯詩魔老拙降未得清高逼休遠典雅超復勁虚堂寂嘆

球青嘯闊月夕前年被徵爲浮杯度
京國樗櫟厭青黃塵泥混空色明珠墮濁水皓鏡懸土壁昔
岙青雲交今逢白頭客頗憶去年春正卧枝上疾青風故
人遠傷雨條巷窮空谷音方隱月門敲正急苔階印隻屐
逢户草雨錫欣然起相携窺尓泥屋側吹燈照殘夜對酒
忘疇昔歲月能幾何離曠非一日烏兔互馳逐子亥忽流
易元正十日初復此浮消息緘書道高鄰慇勤問眠食春
林白團茶秋圃紫苞栗儀多物兼備歲去情轉極時來浮
顛印自愧非愈軾再拜送來使開門日初出向來車馬路
草長沒行屐

對雨

草木已時萎時菊方數榮林空晚色淨日落孤烟橫仰陰

脩竹枝俯挹蒙泉清歲月忽復易採擷傷吾情

畫雲鴻振羽圖題送陳掌教

東方有佳士文質何彬〻昔爲侍法王今佐充
廷琢朗誦商周詩默會羲文神言詞風華雅步履孫精純初
疑鹿鳴曉爲感鴻飛循江千賓儔侶磐石多來賓始擬既
云遠稻粱安足勤進止各有節險易常相同絃琴古壇樹
戴藝清池芹聽茲十年來漸覺寒氈春陵陸日已邁遼路
日已臻祥雲動四表孤征戾中昊奮逐鯤鵬風揚隨鸞鳳
歷我〻
令闕樓容〻玉河津剛翮補千羽萬舞儀章新

愛蘭

賦性無俗尚愛此山澤芳拔叢穎同國分植置中堂入室

有佳士紉佩非私家時好豈足貴德馨亦難〻

重畫雲鴻振羽圖題贈王良臣

翩〻漸鴻羽一舉從江干再舉次磐石三舉逢平原升〻
良有得陟陵竟無患不願騰上遠但願遵飛安祥雲動四
表天違浩漫〻孤征戾中霄振翮偕儔鸞聯行兩階下儀
羽紛迴盤雲深日五色萬舞光華觀寧居懷往事凝望起
長嘆

送別沈僉德

園花發朝鶯谷鳥遺春音豈無旦夕佳倏忽流光陰幽〻
賓時好感子時過臨寶右君孤憤高步超煩襟風昔懷〻
道端別悲來今對酒不及醉奈此故情深

雲谷

閒雲歸空谷日夕生幽陰中有高世士結屋雲之深飛但
天外風潤澤家中霖貞居聊自適變化吾何心

送沈公貴省親南還

客從南方來飛珮雜
紫宸問子爲誰歟云是鹿鳴賓三年遊太學奉
詔歸依親駕言發長歎躑躅如未信人生何爲重父子與君
臣揚墨學仁義千萬失其真嘅彼世教衰民行久不振茫
茫無知徒奔走恒跳〻清晨和燕雞薄暮宿西秦名節苟
不立勳業何相因與子逢
聖朝均荷天地仁忠孝況兩得自餘烏足陳榮枯與進退
往〻徒悲辛願言体天德推以仁
皇民

正統戊辰閩相寇感而有作

平衍說剗隹險危閗隘𨻶素何異魏渠漢氏猶鼎足況茲三山地虽稱弗盈蹴憑陴𡍼劫擄踞義殲人族譬猶負隅虎據險勢莫觸食盡無後掇嵓徂唯其肉復聞聖天子推心置人腹渠惡危見尸醜類將自服賊死匪所歎致尤何大毒

見雨雪歎戊辰冬

日夕望天兵聞已度淮水黎庶仰虹霓雨雪何不止北軍利高亢值此非所喜行師有紀律日須五十里南風吹袂衣袷走泥淖趾鑄瘡剣錼回塵睞弓力弛況不使舟船涉殊未已指日布陽春消陰悉飄委

王師生浙人情恂惧感而記之

獗哉南閩賊違冒明王師軍聲動白日淮海竟逶迤群縣務馳逐民庶一何兵車恣橫決帷蓄不可支豈知陽春日堅氷乃相隨我行師要愛須威克之馬不敢驕況尔部下為天子有休命借問大將誰

懷恩樓為王宗之熙賦

萱草生北堂朝見夕已萎慈烏返故巢嗚聲一何哀戒此時物喧悠然動遐思況當慈母沒緬懷耿嗟咨赤子將入井安能悟爭離營營願攜孫依依眷孩提周全乳哺艱三年免于懷宵纏念兒寒夜炊畏兒飢游子日已遠母心增傷悲殷勤二十載為子有室家奈何白日晚流光忽西馳明月照高樓踈檽起凉飈徬徨中夜長俯嘆泪交頤慨彼泉下人相見未有期

劉公覲畢姻詩勉之

飛飛鶯鳥比翼湖之涯生年不滿百燕婉當及時束嬾有處女春秋盛容姿一朝辭父母托身游俠兒豈無百兩將而乃宕子妻妍華不自好終身抱餘悲況君良家子衣冠能自持毋窮畢日歡負此遠大期奉壬與癸甲斯文良在茲

荅姜文進

淼淼江中水黯黯江上樹眷彼同心人胡為思異處駕言從扁舟積雨不可渡願隨雙黃鵠庶以相會晤

贈柴耶中

東風扇微和萬卉欽春陽盈盈桃李花爛然競容光綿綿路傍草根株亦交相及時起凉飈零落隨秋霜爭如谷中蘭清標厭群芳雖無艷冶姿而有冷淡香奈何歲華晚保此故意長傷哉緑綺琴級佩羅衣裳視彼同心人德音寔難忘

與所親

丈夫貴適意胡為爻虛名纓黃金委丘山白首同心難與子帷箔親相見各盡懽況當千里別去去阻吳燕白露下中庭衆芳為凋殘此意弗寓道眞之胸臆問願子保終老離別何足嘆

夜宿斗門與朱氏原兼呈舜從叔

予生二十年始解訪同族緬想姑祖親悲喜相交屬如何百年内情好復斷絕登堂思舅曾入門拜伯叔弟妹相驚

□問是幾世服源遠來益分齋澤德未沐傾家出相見喜
氣溢腸腹塲頭禾黍登牆下酒醴熟端不為盤飧聊以慰
情曲我本李世孫今當遠行役生年能幾何歡會寧可復
同姓古所敦敦勿塵俗感激忠孝心因之以相告

林居秋興

涼風起天末新涼入丘壑晏坐當前楹陶然讀吾書俯視
庭草萎仰看浮雲舒山氣日夕佳羅木陰以敷軒冕豈不
貴而樂自有餘預于保令終因之相與娛

挽鍾處士

丹山有靈鳥文采相輝映飢食瑯玕實渴飲瑤池漿清音
諧韶樂錦羽映朝陽飛飛燕雀群俯仰被餘光頓風折梧
桐鳴鳳忽摧傷孤凰抱哀思斂羽不復揚徘徊念同侶軀

命俟銷亡翩翩九苞雛肖德岐山岡皇皇奮南征哀鳴激
中腸容華不自愛寧辭閨塞長死者不復生爾辭總從從
願言勿殘毀阿閣正相望

黄主事挽詩

聞有高世士築室章貢間親疏失父母門戶一綫懸獨立
無人境巍然亘前山起視丘壟群坐我千仞巔娶妻良家
女生子當世賢煌煌五色詔星星雙鬢斑如何兩楹奠一
夕起長歎傷哉同室親軀命不復延泣盡繼以死携手入
重泉嗟彼未亡人區區何獨難

挽俞碩人

憶昔事君舅丁老姑猶在堂承歡苦不早雞鳴起晨妝良時
忽流逝□□□中道亡薄命諒終極豈復厭窮孀嗷嗷東隣

子欺孤何□□□□□入□衣□□□□將伏空房但念兒幼中
失泉下望合□□一□□指血□□衣衾豈不懷父母殘形切
中腸綾死□□□□□□肢体□□秋月照寒水清氷委霰□
若居六十年兒孫忽成行含笑入幽壤寂寞耿餘光為補
柏舟篇庶以敦綱常

永思堂為劉廷賓賦

衮門□多故先□元□聞高曾及祖考累世事更遷風塵
告無□兵車日□□□□不自保趨走恒窮年喪亂忽已
平□業六周旋權娛不給目憂傷阻重泉昔常念其興高
居□華相□□久窮□兒女日以族緬懷□□時門戶朽
素緣□流□解手□□付□因□□□□阻□欲□會玄
胡為□□餘雙親中道捐遠□已無日近哭悲終天倉皮

渺東注白日中霄懸悠悠寥寥問遐感何時諠

玩蘭為王本誠作

猗猗谷中蘭亭亭君子室過門不入室彼美自芬芳璉冠
結素襪椒綵縮周行我心悲如飢覯止涼已降容頹搖青
潤言咲聞馨香同心未卒語欲去仍徬徨眷戀終日夕實
主已相忘

滹沱冰合圖

人心久思漢帝主自有真多難咬於世獨此邯鄲人窮蹙
白□閒合□滹沱水河冰縱不合光武亦不死

蒼松軒

種竹結軒居清素聊自足□□桃李顏不改冰霰態孤於
色不殊六月寒尚在修然三□□□凝碧如有待

為姚公綬題丹丘

東方有奇士自號丹丘生超世立于脩苑一朵蓬瀛言從黃石公再約赤松子縱迹戀斯在幻境焉足跋

友蘭

公門盛桃李世路多荊榛溫溫愛蘭交吾思見其人伊人日已遠比物不盈畹今心淡忘言歲月殊可晚

擬古春壽藏詩

鬱鬱鳳凰山生氣何連延有美清脩士遺世希神仙高情出塵昧獨見超虛玄仰瞻山木花俯視重岡旋鑿石啓幽闕種樹待芳妍風懷服丘樂預見佳城懸散本元造壽天誰能專橋山有高塚王喬亦遺阡乘化與時風刀圭終棄捐何如一生死坦率窮高年

武澄夢萱卷

母在萱自好母亡萱尚存蕭疎北堂下花葉空晨昏盈盈眼中淚默默心上痕眼淚猶可拭心痕傷時盱安得百丈根泯情及幽泉

怡菊周德輝卷

疑君去之久了叔道成荒徑城遠行歸頓瞬心傍徨言雖夢草蕪耳汲書池漬玄切不堅棄時及仍芬芳故物幸兹在慰悅如有得見此聊相慰嗟余瀾斑衰

畫舫清游

搖搖畫船秋多三江水朝披越嶠雲暮叩吳門雨商漂洞玄黃招邀盡青紫聊娛子長遊吾行未能止

詠蘭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五

海昌許　青　編集
門人朱　祚　校正

五言古詩下

王氏善慶堂

閒居念先德門戶薄娟華畊鑿既云遂兒女日已多主者白髮親下憐諸孫和田頃舊附廷十中無一家安清長相好穴穴本無崖

為向文炳題蘭

瑩玲素云表九晚日就荒荒荒蕭艾中孤根發華英委蘖浥寒露猗旎含春陽白石何蒼蒼不林恒自芳光風動枝拂當為王者香

審尚寶致仕還蜀四詠

北闕辭歸

出身事遠游辭家見明主聯翩直丹墀遭遇真足喜歲序行且周晚節那復爾丘壑念餘生功名付諸子再拜謁陳詞皇恩特相許高誼動楓宸青輝照桑梓縹緲劍門煙浮游夢江水去去更遲回懷人不能已

南山獻壽

昔構南山屋復作南山游南山不可極秀氣凌中州爲別今幾何夢想山之幽歸來訪青業故宅如前修有子預人事白首相綢繆起舞斑衣裳端進黃金甌頌如山上松再比河中流萬世永對南山秋

桑榆晚趣

落日照桑榆餘光映蓬室山氣日夕佳天空境何寂焉能卒歲時擾々事行役門戶故無恙兒孫各有適親朋多故知舉酒話疇昔俯視春草芳仰見秋月白一往三十年此志今始畢如何昧昨者其莫生欸息

壽梓春榮

奇樹生高原中有寄生草既無百丈根容色徒自好秋風肅然至零落何大早爭如喬與梓倚仰南山道上枝接玄雲下株宿靈鳥綿々雨露叫柯葉青未了奇絕徐卿兒昂藏歲貢家老父手本同芳相看共懷抱

祿養堂

親老家無人欲養身已仕餘祿及鄉鄰况此庭闈中斗升雖云微甘旨誠有濟貧乏不能存高堂極滋味嗟彼[illegible]入腳充沽酒費

蘭竹篇

幽蘭發深谷脩篁生茂林托根偶相並香靄表繁陰[illegible]日苦不早霜雪紛相侵恥為桃李妍春懷金石心幸此平安意起坐絃吾琴

張汝廣八詠

環秀樓

入境苦塵俗高居山水區軒楹出谷樹窗戶漾清虛左挹群木華右瞻雲烟舒日夕有佳趣蕭爽直吾廬

凝香閣

幽居闃深邃燕坐餘芬芳入簡珮解若編紆爐薰相靄掩清旦紗簿俗和[illegible]惟務貴明德幽馥自升聞

玩芳亭

東風吹野花秋雨敗蘼草彼美亭中芳靜植恒自好階蘭間更香籬菊淡如掃我欲擬其英幽懷不堪道

怡靜室

虛室悄無事陶然天宇照斂跡息群囂吾生忽如遺清風掩幽戶明月照孤帷忘疲豈足道卒歲可樂飢

小蓬壺

弱水不可航神山未知處閒居與世隔仙境忽已過百歲貲須臾萬事歸傲睨丹丘信自有大小焉足計

長春境

濯々松柏林鬱々山水窟依々久住人宛々舊游客人客不改心山木不改色彼哉同州膚華靡何所擇

味茶軒

陸羽去遐邈盧生有遺篇軒居細暇採茗事烹煎留連陽羨春蹁踚中泠泉清淡有餘味々欲窮芳年

醒酒石

嘉客良有待舊物遺至今尊俎載[illegible]賓友亦具臨濯以碧池水薦之芳樹陰何如平泉石一醉聊相尋

崔千戶心樂堂

時平絕邊警端居遠塵囂清心坐超忽世念倏已消涼風散虛堂庭草翠相交俯仰皆自得樂境何逍遙彼哉冥行丁心思紛勞焦功成退身樂終古亦寥々

吳隱士四詠

杏林春霽

藹々匡廬山綿々董林樹移植已將實新栽未知數春風
三月時香色滿蓬戶我欲往從遊雲深去無處

橘井秋香

鑿井種佳橘水木根源通汲泉食其葉湯液無前功至人
契玄造神道滋群膚悠哉內經秘採汲無終窮

丹爐活火

神農嘗百草用物回地力如何神仙家鍛鍊服金石出門
路未遠相望猶可識源遠未益流傳哉弄黃白

藥圃長春

眾芳茂春姿鞠芝自秋色復見天地心生意未始息和風
泛玄圃善藥居滿室精徵事已遠惠利不可極

金蘭圖為宋天錫題

皇々金蘭花托根在深谷靈雨浥芳英光風汎幽馥宣尼
不再逢屈子遐以邈同心絕音聞媚語雖此續天寒霜露
重月色滿脩竹

蒲萄

邛竹與枸醬追逐秋風來離宮鬱相望異物紛栽培遂令
涼州牧斗酒適詼諧傷哉出關卒不及枯株迴
草龍驕王眼驪珠爛將墮清露溥花間涼風生葉下悠々
日觀翁蕭々灰雲者我欲擬其英陽春和應宣

鸂鶒圖

枯荷被寒水池塘將入秋依々急難鳥嗚呼恭同儔萁豈
發餘歎栗帛憤前謠嗟々鶺原什未遠周南鳩

具慶堂為海寧唐秀才題

緜々佳麗地裁々敞華堂池々蓄壽秀藹々餘祥光上々
白髮親蔚若椿萱芳下有連理枝拔拂斑衣裳請君赤下
照膺此青琳琅旋㠐介眉壽千秋永無疆

瑤池會圖

蟠桃有奇實薦此瑤池觴良時亘延佇仙侶紛翱翔蓬萊
與弱水塵境迷真方秦皇既云去漢武復相望有之不能
及無徒令人傷開圖弔遺俗今古兩茫々

壽萱堂

南山有琪樹枝葉空嬌佳蘭孫被江皐解使幽人嗟有美
北堂老愛此忘憂花忘憂日榮茂蔗顏日清嘉護以紫竹
開植之錦幃紗風塵曼相遠冰霜詎能加斑衣拂蒼翠白
髮輝流霞含英吐奇馥相向紛天葩願得終愛惜承歡永
無涯

琴棋書畫四首

山高秋氣清流水鳴宿雨知音不再逢欣此實與主為鼓
水龍吟繼之孫叢舞飛潛各自適古意誰復語
林落寂無華門來值鄰友冥懷眞言論對奕時袖手坐隱
良可人晉復局亦何有所愧牧豬兒難逢橘中叟
三墳世已遠五典亦多時秦灰與漢蠹繼作紛多歧我欲
擬其英枝葉相披靡山林忽已老空言亦何施
觀象然溥化肖形以貞良古道既茫昧世藝多更張漢晉
尚遼邈唐宗何芬以下惟李公麟白筆描紫染

幽蘭竹石圖

幽蘭生幽谷淡與白石隣倚竹無容陰均此雨露仁地悠
物自華顆同意孫親良時怨易邁志士多苦辛

蘭谷

深谷何逶迤崇蘭生欲滿中有清世賓盟根歲年晚林空
曲調徽日暮衣珮綏燁燁商山芝懷人路何遠

寫竹梧高節鳳并題送張通府

替替梧桐樹生此千仞岡青青下坡竹接陰聯奇芳函承
夕露華采被朝日光翻翻丹山鳥賢德昭文明托巢食其
實婉婉亦以陽時和召靈物地美生材良千春倘一遇此
去不作空待嬉遠行者比德長相望

白衣送酒圖

九日無酒已至貞居息時爲皇皇籬中花皎皎頭上絲白衣
從何來斗酒遠致茲所致良亦厚感子慰離思

居易爲徐處士題

稟性無遠慕謀生寡餘營先先田中禾替替桑上枝衣食
良已足絃誦亦有時富貴爲自至吾分安所辭

馬和之伐檀匏葉畫二首

后稷肇王業豳風有遺詞相彼千畝良爲我百度資耕耘
信勞止飭養當秉斯匪直今始然振古恒若茲

匏葉苦未萎濟水盈瀰瀰褰裳不可度招舟非我儀鷖雉
良足異鳴雁當何時周行坦如砥卻頭安趑趄

寫喬木脩篁圖壽陳洗馬

南山有喬木老幹何芬芳雲間上承雨露增容光下有
猗猗竹注中亦如琛視彼喬與梓俯仰相低昂百年倘一

晨歲久時未央願以比君子福壽永無疆

楊廷憲倚障海塘妙得古法但百世之工非朝夕可
致所冀增高倍厚堅表實裏遂之以歲月庶可持久

詩以寄之

吾聞浙江潮涌越世莫比廻流趁塩官一射百數里海塩
當其衝適際東北趾何年作長防去郭數丈許疊石類懸
崖壁立瞰其渓劍中寬外障高岸湮入水表裏河海間相
隔纔一指壁如潰瓜形度好肉已盡潮來石奮角潮縮石
核齒時乎新離缺風迅濤披靡工役歲無涯漂蕩日常耳
皇皇魚鱉民巍巍軒裳子剌床不及膚解牛未得理豈無
達務才遇我徒好語使君人中英蒿物倫一己詢咨度謀
如瞻顧心隱口泰難竟空談漢組無用此軒然巨誓側坦
若長坡迤邐漏互藏勢力勢相倚倚盤不與潮闘縮不隨
浪委肉厚骨不踈腹飽背負僂何期既側陋怨見急流砥
但恐述者能不類創智其達成功易陳迹重力易弛安得
百使君歷歲如大禹

水南別業四首

幽居異前業喜無塵俗喧東風翦微和忽此春事繁游魚
泳深沼好鳥鳴籓端布穀正及時呼童理荒園群動各有
爲予生願多盬感之欲自見對景已忘言

遠村著氣薄衡門絕塵軼禾黍滿汙邪松篁翳林莽富貴
復何心琴書償所往起誦康衢謠悠然發遐想薰風自南
來坐我羲皇上[illegible]彼河上翁所樂異天壤

風於[illegible]居下爲安所適上爲荷[illegible]無窮

畢日歡耻與放浪俱此意不自昧付之耕鑿餘秋涼入林
薄時復課兒書先民有遺語經訓乃菑畬
白髮合婚嫁此慮已闊然匪復事生業悉嘗詎能捐悵望
終南山緬懷清渭川良時易流邁窮約心所安嚴陰閟深
谷飛雪噎崖巔引酒聊自酌被褐終吾年

輓和狀元祖母

萱草生北堂榮榮淡容姿柰此秋節至霜露忽萎之有美
堂中母柔嘉慎威儀動息良有適皎然昊成無良時易流
邁受服萱草衰所欣根質固餘芳盛華滋卓彼杖朞孫永
懷千古思

懷凡堂

生我與食我恩同天地仁況此奕世傳所賴君與親家爲
盡吾力國亦忘吾身夙夜如有執耿耿懸忠勤因之詒來
裔永世期無垠

題蘭室

蘭生幽谷中不偶凡卉植盈盈歲華盡白露委朝夕感彼
騷人佩致之維摩室光風轉崇林流馨藹前席援琴不成
調聲存格非昔永懷同心人對境三嘆息

為邵同府題山水圖

秋風吹亂雲涼露潤脩竹林深風葉靜石爛雨苔複青山
斷平野流水瀉虛谷莬彼山中幽悵此暮行獨希声振清
嘯灝氣凝遠目澄光散精爽空翠襲巾服時有夕鳥聚偶
晤春莽宿功名忽如遺志合聊可復俯視塵中人擾擾隨
轉轂

沈用樞月桂圖

月中有奇樹百丈何蘢蔥茂年常蟠桃樛結扶桑同下垂
白玉苞上發黃金叢翹翹最高枝花色頳霞紅我昔至其
所顧盼迷仙蹤高攀不可及屈折聊相從歸來抱餘馥氣
韻經鴻濛一登闔閭門再致崑崙峯芬敷及朝槿斷謝隨
秋蓬至今懷袖間斂縮心忡忡有美青雲彥飛策凌虛空
逍遙廣庭晏矜于姮娥宮含咀玉杵霜披拂鐵阿風手持
斫月斧氣吐經天虹奮擬連根株五色俱收籠拔茆採蓻
菲類舉無遺功頎于即長路吾行已途窮

送陳彥章還溫州

悠悠遠行休忽焉老別一去胡山空百會親故絕涼風
吹鬢絲類意各悵切永畢同心歡寄占共明月

朱彥明新居

椿庭日已遠萱室懷深憂豈不念故廬聽此行道謀嗟彼
喧雜區居乎非良疇一旁堪久逸三遷遂吾求經營與締
造蕆足光前猷正寢卓然立旁居翼相周祠室具籩豆齋
閣陳其裘南榮叙親友北堂薦時羞苟美載論語過修遺
春秋慈顏日逢慕良偶方徽柔房闈肅清容戶牖森綢繆
聲色起淫蕩勢利生仇讎禍福相倚伏貧富潛周流君子
常抑畏小人肆張譸孝弟與忠信自足御戈矛升堂有端
士入室無狂浮不見陵上柏遠翠凝蒼標不見路傍桃妖
豔侵行疇居養易移習內外須交脩願保安宅固千春永
餘休

為王瑞之作寧圖附詩以寄

歲序行已周天寒日將暮門戶了無營山林閒如故同雲
被層空時雪紛已墮玄冥滌群華過眼一純素風恬晚声
寂古氣塞窓戶貞居久遺曠值此忽超悟呼漁烟外汀沽
酒橋北路烹鮮酹華月婦子環榻坐清歌振寒寂真態忘
陋固悠々百年中清賞亦有數勞人竟何裨快意欣所遇
猶懷見睍餘流想鴻跡去望々刻溪舟蒼茫是何處

汪僉憲調官作孤松篇題寄

巍々千尺松鬱々巖廊標生當衆山勝秀奕相招邀飛鴦
不敢下附蔓何由交獨立無傍林直上干雲霄衰風振崖
谷枝葉時飄蕭從來天地威旋轉不終朝貞保歲寒節工
師諒非遙

畫元章拜石圖附一詩

吾聞周人拜九辯各有則空稽稽顙易振肅儀已極禮亦從
百不煩力致一可惜蘇卿抗匈奴鄙從屠絕域亞夫號明介
胄汲黯服長揖生死失不移寵辱安所恤云胡後來者歎
媚等俳劇望塵伏床下不復論曲直黠以諂公卿愚以祈
老佛頹流逐靡風掃地盡古跡元章風奇為動上異俗習
孫項難爲侁押膝不輕屈自從辭君親久不為足役落々
無為鄉家々不齊邑伊誰與為禮見此孤立石颯焉松風
生隱只雲霧出踞如猛虎化屏若老蛟蟄彷彿入魯廟主
我緘口客又疑千秋亭翁仲失其一終知混沌鑿條忽安
靈骨欣然命袍笏稚拜情孔適物我了相忘恭傲胞無懌
清狂詎如許深意將有激全勝彼昏人僕々貴危戹但恐
遺中庸行惟不可率

楊池母慈節詩

堂前一老姑膝下四嬴稚良人早云亡俯仰何所恃氣々
未亡身皎々已亡志忍死尚餘生為此親與嗣老姑已全
歸諸子復解事死者倘復生々者可無愧含笑入黃泉白
骨終不潰

秋林晚讀

聖人惜寸陰令人宜用年志士惜分陰令當惜一息清秋
勿易暮晚色納遠室入戶燈未明出戶天尚白水光搖虛
明山色藹遠碧何如螢雪夜辛苦覽陳跡由來夕陽好未
覺昏景迫雖無十行下寧少一字益樂此不為疲發憤欲
繼夕何人枕書卧晝寢落長日

王僉憲東華雨露卷

天上五色雲飛繞西江涯翩々九苞鳳銜書落東華下有
茎中人教子基邦家生年不及祿贈典臨幽遐傷哉孝子
心感激長咨嗟濛々及時雨不發枯枝花白露潤如膏不
沃滯中槎元天本同視榮悴自殊差悠々地下魂哀樂知
如何

六月十六哭裕女

白頭久無嗣愛女過於兒聞啼共驚愕見笑相歡嬉兩姊
及諸母三載不剌離明珠忽失手舉室悲成痴少壯可再
得老大難復期回頭顧汝母憔瘦非完肌含哀強相勸變
泪已交頤

感興四首

盛德不孤立吾思見其人聲和氣相應踪跡長交親譬此

芝蘭草婉戀窮秋春依栖不能去入室終吾身
蚖蝎良已毒賢愚知避之嗟彼不善人居習易相隨所以
君子心戒慎恒若斯無端一盤手流患盈四肢
直諒信佳士多聞益吾生朝衣坐塗炭非類安足朋勢盡
異胡越利窮迁愛憎々久而敬齊卿有餘馨
楊震畏四知孟軻辭萬鎰富貴如浮雲況此苞苴物小廉
寧足奇大節須自白厚利令智昏萬度從此僻

吳方伯梯雲問月樓二首

峩々百尺樓上與青雲通中有超世士躡綵升瑤空扶桐
星漢莽洪猶餘鵬風釣天日五色高步誰能從
虛室生夜白高居秋氣清停杯問明月遺響聞青冥上祈
君永壽下詢民物情玄天本幽默君當聽無聲

分得服字送林廷舉還嶺南

昔我辭君親氷霜始云肅今我復來歸春和歲方燠時序
變寒暄悲歡間榮辱金門感才賢高堂念行役冥々璞中
良藹々風動木所愧楚人誠猶勝道傍哭尚有綉衣榮光
生老萊服

挽江東之父

錦城有奇士材美聞名區義氣貫金石孝友先民俱少壯
入京國妙選侍
皇儲功成不受賞懸車歸丘墟郁々考裘子布穫秉苗畝朝
登石渠閣暮宿承明廬物情感流裔
明廷重權與推恩及冥漠卿典宅兮居好逐諒無借百世猶
一軀豈不念榮老脩短非所慮草木有同腐枯朽焉足如

許壁官煮石山房

聞有離俗士冥懷山水清束薪汲寒泉歸煮雲崖英元汁
淡無味樂此高世情如何軒岐术甘苦紛營々

爲劉孫料僉憲題雲程層霞恩十二首

泮宮夜讀

新涼入虛室愛此清夜長孤燈坐沈寂四壁聲琅々寒香
助餘韻落月流迴光圓枕不能寐再誦天人章

丹墀獨對

初日映彤庭
天章布璇極再拜惡陳辭從容對宣室上馬法唐虞下爲萬
民物吾志在吾
君澀飽非所恤

瓊林錫宴

人間群鳳鳴日下五雲見追隨紫陌遊迤邐瓊林宴君俎
愧嘉賓清英發孤佘走馬醉還家紅塵滿人面

金門待漏

此闕夜何其晨星發微光耿々懷不寐簪裳候宮墻肅々
丞相車濟々侍臣行願言奉勤德千秋以爲常

秋臺春晝

囹圄久空虛時乎少塵事案牘幕無營琴樽式隨御執法
羨乎公名家愧楊賜獨坐忽忘言和風洒然至

兩浙觀風

使君天上來驄馬黃金羈手持傳月斧面若清霜飛幽谷
欲陽春窮廬起瘵殘韜學張綱輪八使空驅馳

海天閱武
大險藏至順居安不忘危况此青海頭斥堠連遙陲樓船
發寘劒旌旗動蛟螭至今坦水寨英風肅群夷
洪都會讞
五辭貴師聽一命煩五覆傷哉孝婦冤不拖于公目幸此
出群材能生死中獄所以歐陽覩長嘆夜深燭
棘院較文
科目致豪傑所賴公與明糊名易書禁倖貴何蠅營使君
入中彥鑒鑑秋空清由來場屋士爭說使君名
聖德告無咎
華嵩祝慶
皇恩賞難酬持此蒭荛口永祝岡陵秋弁拜企
丹扆三呼仰
宸旒歡聲振嵩嶽萬歲綿悠々
庭闈祝壽
富貴歸故鄉幸此雙親存恩輝照桑梓和氣溢椿萱飄飄
五綵衣斕斑黃金尊弁拜祝遐壽崆峒永千春
虞建獻績
承
恩按南服驅馳倏三春明幽不自喩述職朝楓
宸去日心戀
闕來時意懷戎顧將寸心赤九載荅
呈仁
門朝英夢萱詩

母在萱自好母亡萱亦萎蕭條北堂下魂夢長相隨魂來
不分明魂去邈如許來去本無期夢在兒心裏兒心不磨
已母魂終未忘魂夢兩當絕直待兒身亡
趙千里小景二首
庭院靜無人寘懷共誰語和風入蓬戶桃李似無主妍華
豈足憐幽曠真足與呼童抱瑤琴靜對松篁雨
茂樹蔭碧草苔蘚邊砌青山童擁帚西掃當前檻打吟
白鶴詞尘賤黃庭經良時尚未邁嘆傲終吾生
張封學謝安淵明圖二首
度世未知識器局先文藝歆笑息群喧今及止餘沸優游
別墅棊閑逸東山岐時方兒名達出處有餘地
翩々晉徵士風志山與澤心遠趣自高松菊亦何物斗酒
不身致况此名利役寘漪在萬里豈爲暫郵迫
馬和之野有蔓草圖
蔓草長瀰野良辰胡不來民窮井邑異豈獨荒閒思佳人
歲年暮會晤恒若遲夭々桃上花燕婉當何時
聽秋
秋氣凄以切秋聲清更悲只見親去節不見親歸時唧々
砌下蛩颯々庭前枝聽年有聲日白首無停思
菊庵
歲月忽復晏吾生行已休時鞠有黃花樂此山居幽綢繆
南山晚採擷東籬秋物情信如故吾意將何求
種瓜圖
秦鹿既失所資劉復乘剛彊物覺凋謝時好相輝光桓々

東陵侯隱憂瓜中腸種瓜聊自適□以為□□栗豈不
嘉所懷殷遁亡逍遥桃源瀕迤逕熏山陽同流千祀名高
御永相望

氷雪堂詩

妻心陰崖水終冷不復温妾身枯林木長蠹不復春氷天
月如鏡雪谷霜霏銀清寒諒吾分孤苦悲亡人

袁可鍔風木永懷

子角感風木立哭悲其親哀哀千載下千復同茲感林木
一何多天風一何疾本是無情吹能令有情泣風木有時
息逝者無歸期依微耳中響惆悵心内思心思不斷緩歳
月忽已遠落葉下庭閑山荒夕陽晚

龔廷臣為手製圖書印章甚佳以詩寄謝

吾聞藍田玉璽鈕蟠龍蛟賊斧鑿神器一角瘞不完漢印
殊品第鈕制亦多端龜蛇熊虎兕虬彪連環云胡近世
來鼻立俱嘖屹邃邃古朱墨流作文人冊物象已叢脞名
歸孟譚誰所用非所宜惑此主餘歎日子淂瓌瑰比青
琅玕煩君屠龍手為作雕蟲下考嶧山說上補岐陽殘
古製鍾鼎露心畫珠璣斷乃知群飛鳥不及孤翔鸞守度
諒已易知義何獨難

陳景昭鶴松圖

翩翩九皐鶴棲我長松枝姿標一高潔音響皆清奇俱懸
出塵態共有忘年期乘軒豈足貴棲風空何遺山林白日
暮與爾終期頤

郎遷副[illegible]美堂

玄玄本同仕接武亦偕生氣習風承被名聲宜相成云胡
百世下尚此貴深評卓哉南中傑叔姪何崢嶸遥遥四十
載聯科龍籍纓照車騎前轍跡絃振希聲悠悠寰中德昭
回門戶榮蕙芷在江皐蘭蓀在林坰移置君堂上終歳流
餘馨

墨萱為胡景容寓丹題

母在萱草盛母亡萱草衰草枯當再發母去無歸時顧
花開日承顔欲奉歡莫待秋節至終老徒傷悲

為吳玉甫侍御題芙蓉圖

志士懷窮家佳人念遲暮本與秋風期不賠秋色玉嫣然
如有情臨妍發寒素紅搖碧潭水綠掩黃葉樹采采芙蓉
烟冉冉錦城路試問涉江人相思在何處

林良花鳥圖為何彥暉

鳳皇秉文瑞儀羽相輝映覽德不輕下翱翔千仞顛鸛鶴
亦殊色能言為時怜巧慧遭機變依焉托生全畢罼罦
乖材技何輕便翻墜婦人節[illegible]鮮疑無沖[illegible]力
絶籠栖綠纖[illegible]君子有明德称服[illegible]
能[illegible]

海呂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七言古詩上

送張永清下第南歸

長安花落鶯聲老送別都門心草、白璧由來惜時投俗眼相看不知好讀書十載未成名落日辭家仗劍行飛騰已屬丈夫志離別無為兒女情黃金高臺掃天起臺下行人思那限千里元從駿骨來蹤進紛、徒已亦賀郭田荒草蔓麻嫂不停機妻不炊一朝佩頸驚六國腰間金印何纍、縱橫游說非吾有汗簡功名在人手千將未出獄中泥猶有神光射斗牛出門有碍情懷惻不是長安看花日

進退枯榮事偶然欣戚何須動顏色逆蓋相逢自有期君歸應惜少年時浮雲流水天涯路回首令人千萬思

寶劍篇

干將在匣神鬼驚土花綉蝕含蒼精千年地下靈不死萬丈燭天干斗橫壯夫入佩心相許嗟手功名輕一綫何天長笑氣食牛誓斬樓蘭決胡虜歸來獻馘朝宸旒奮言先落佞臣頭河清海晏頌聲作乞身復向西山隈我歌寶劍聲如吼颯、英風生兩肘丈夫作事貴軒昂肯向權門甘老醜

和孫廷珎侍御短檠歌

中庭燒檠多更火金釭列錢繞屋光紅焚朱燼耿欲滅酒酣試問西堂深夜人冷醉娃羅帶照佛氍毹鋪繡床東隣少年負福客收束筆編二三宗呻吟佔畢短檠室光青夜寒秋月白佳兒在後翁在前蟲雷變起雙龍眠鳳胥不復延驕恣綠蕪綃紅焰掃翠短檠猶照舊時人翻惜長檠便淪棄

奉題許先生慕椿壽萱卷二首

白楊原上西風起椿樹悲號不能止高陽孝子苦思親刃割枯腸心欲死憶昔嚴君全盛時宦遊四海恒相隨綵衣一旦變麻縗毀瘠怨作終天悲歸來埋玉泰山道十載窮愁濡慘抱座上青緗舊物存堂中白髮萱花老落日臨風易斷魂幾回凝望隴頭雲溪墻卓爾不可得居處僾然如有聞燈前校泪頻搔首薦學荒蕪廢來久科斗猶遺孔壁書篆籒已懷門人手孝哉此意良亦深昔賢一去何由尋

申生待烹不足數參魚立孝誠何心曉茲家學登科第尚亦思椿心弗替湛誰喚起陳先生為君重作思亭記

庚文先生、業儒年、隨父泮宮老前年父死惟母在力學養親讀父書邇來母老家如昨有粟堪炊布堪著但願慈闈白髮長寧憂伊氏黃金多生年滿百古亦稀生前致養當無違三公不換一日養寸草難報三春暉庭下開筵對萱草盡日忘憂顏色好玉樹臨風子女繁金蘭撲地兒孫小翻思椿樹已先秋罔極恩深痛莫酬吞聲不敢向人哭回首血淚相和流先生今年三十七會使聲華煊家國為子能孝為臣忠死事盡與生盡力三牲五鼎從可知一孝感格天無私先生名節不但已萱堂壽考祭維祺

題釣魚圖勉許瑛

生不見渭水漁翁髮垂白欲寸綸竿死岩澤一朝天子夢
中求兆協非熊年八十又不見子陵垂釣富春山萬事無
心天地間客星一夕犯帝位羊裘擁入鶺鴒班古人出身
有如此却笑令人徒已爾生亦何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
流水况汝持身當有為讀書正遇少年時飯囊酒袋人不
數鳳雛麟子真吾師我昔成童遊泮宮雲葉螢窗自磨琢
但願才名播縉紳焉知東皋填溝壑迹来踪跡雖淹留襟
懷不作青雲愁丈夫處世貴磊落何用浮鷗一釣舟

伍子胥渡江圖

壯氣橫空欲吞楚半夜函關出[illegible]城中追騎若行雲泉
下孤臣泪如雨江頭立馬寒颼〻江神吐泣皇天愁捐軀
甘作異鄉鬼誓死肯忘同天讎何来老父傷羈阻艤棹招
採夜相渡百金寶劍辭不收萬石功名草頭露雄兵一旦
下吳臺楚國山河半草萊舊主已隨烽火滅將軍猶入故
宮来秦庭泣血昭王返白首歌長越兵遠夫差夜飲欲烹
龍句踐宵衣正嘗膽寒落鴟夷百戰身姑蘇麋鹿謾傷神
君看楚郢鞭尸客應是吳門抉目人

庚午秋日遊忠顯寺〻僧設酒有歌曲甚至臨別出
畫馬小畫一幅索予賦詩予既被酒奮筆以寫所懷

房星夜墮渥洼水八尺龍驤就中起一朝賦貢入天閑蹀
躞康莊五雲裏尾長穿地香塵浮目光夾鏡寒不流千金
之價不足數頃刻萬里能周遊吳官牽出連錢動仰首長
鳴金勒重烏騅赤兎尚驕驚騄騄乘黃伏翔躡玉門關外
苜蓿肥黃塵白草相依微何當汗血向沙漠奮身霄漢隨
龍歸

送趙士英下第南歸

薰風五月
都門道送客臨岐心革〻天涯轉覺故人稀對酒難忘舊鄉
好懷昔隨君歌鹿鳴風流文采超群英當時科第已晚出
豈謂茂才猶相仍浮雲聚散十四載華髮青衫老湖海造
物嬰兒解弄人連城美價宜深待賽余二擧偶春闈西抹
東塗空耳為一從竊祿黃門下幾度懷君唐海湄前年待
試留
京關旅館琴尊共諧洽金印新遷相國歸貂裘又作還家別
知君懷抱世所無冰甌玉琬青珊瑚平生慷慨仗奇節淂
失豈肯輕誰呼揭来浪跡長安陌剔悲鉤玄恣探索下窮
元宋上黨黃大者經綸小占策醉酣咳唾落珠璣三峽詞
源百萬師盛唐詩句何冲澹西漢文章宗典𧨏向人掩口
談科擧不肯低頭隨進取令學究知古學醇樊則為憂惜
則喜君不見賈生一歲屢超遷鵬上承塵絕〻少年梁顥登
科盡頭白位望雖遲年八十疾徐美惡乘除天壤生成
無棄物何况君懷越世才雲霄有路待君来明年五月薰
風動準擬乘舟海上回

為劉濬淵同年題古松圖

雲山高〻凌紫空上有偃蹇千年松蒼顏不變太古雪翠
葉晴翻長夏風玄蘿紫蔓陰相翳錯落盤根枝著地月明
白鶴誤飛来烟散青牛忽無處〻由来奇物重其根變化追
尋未可留紅徠山下黃塵蒙大谷坡前碧草秋只今廊廟

宋梁棟梓柏椴楠皆入貢會見嶢岩出萬牛茯苓琥珀皆
登用

送仲楷揮南還

去年送君春已過花落鶯啼荊門路今年仍作遠行人風雪還家歲行暮灤河半夜渡層冰千里淮楊十日程楊子江頭沽酒宿劉門樹裏聽雞行到家應近元宵節細柳營邊新草發刀斗無声清夜長旌旗有影蠻烟絕去年攜酒送君時有約封侯来更遲今年復送長安客卻憶從前贈別詩

聽鶴老人雲山圖

東方欲白天冥冥宿雲未斂朝烟生前山後山半昏曉千樹萬樹迷陰晴淋漓元氣寒倚溪上下蒼茫太初色房山去後已無人野屋荒林見遺迹

劉廷器雲山圖

風流太守竹鶴翁平生雅重吳襄公公方司馬掌邦政邂逅相見都門中酒酣爲寫江南景趣忽家園坐中致清風未許北窓眠白頭持贈東床壻高堂素壁懸清秋舉目直欲窮冥搜天高地迥望不極水濃山冥看欲愁初疑苕溪二三月桑柘連村雨時歇陰晴未定禁蚕天烟火蕭條来往絕又疑西湖夜向晨朝氛宿霭迷空塵隔林燈火讀書曉満地落花風雨春興来欲趁扁舟渡蒼茫不見行人處鷗波亭上是耶非放鶴坡頭到曾未連雲天棧亂石灘處處逢人行路難鑑湖盤谷遠莫及安得此境終盤桓何必山水真足數此幅由来信清古粗覓溪墨意自適未必經

營心獨苦子昭舜舉真細工元暉方敬高品風世間能事不受迫識畫惟有青鞋翁

邊景昭畫馬爲劉廷器題

隴西邊生寫生者採得唐時紫騮馬赤驥青驄卻不前白鼻䯄雖償斯下想見開元全盛時海宇無塵戰爭罷七十萬疋錦成陣十二天閑沫流赭從来主書張萬福底用誅求王毋家民間自可一繰易官裡或許儒臣假衆中駿逸知幾何此馬翩然空望野天標只許九方識骨法直須書點寫未辭驚駒欲騰驤步入艱難人間稚當時死骨亦奇貨此畫千金如土苴眼前誰是接輿人荷䓗秋風謾盈把

為伍公矩題畫二首

晴空嘹嘹飛鳥没野水連天月初出人間天上不勝秋一片烟波夜如日杜陵老病卧孤舟醉倚蓬窓看水流滿懷灝思無人會惟有清光照白頭

荒林野樹連高峰青山半出青雲上誰分析木下崑崙一道垂流幾千丈紛紛短髮吹秋風洋目可似青藜翁高山流水知音少卻憶廬山五老峰

聽鶴

鶴鳴九臯聲徹天幽軒坐聽心冲然一粒丹砂藏未全發已覺世上無啾喧軒中故人猶鶴王不是華亭空遊侶明朝羽水報書回莫聽遼東令威語

為孫宗禮題畫

巍巍春嶽當空起齊盈蒼茫青未了東連臺壁下平林白石神雄吼業水近峰砥柱高插天表之山如孀含蒼烟就中

絡繹千萬仞青蘿紫蔓垂飛泉上方樓閣凌霄漢丹梯迴廊環赤岸檜柏陰森灝氣深杉松半映嵐光見依微下界入芳蹊〻上人家四望迷樹影西眉晴亦雨馬声當戶歌還啼野橋鳴瀨通幽谷小徑蕪涼閉茆屋〻底幽人不出門十年心事書千束清風明月徙倚〻野鶴林猿對寞秋英華不與世同戊意趣直欲窮玄扠雲雷一旦生林壑鳳翼騰霄虬奮角石田花野迹薦跡青瑣黃門事軒豁自從恩譴賦西行萬里關河百感生落日咸陽一回首盡是鄉山離別情今年天上陽春布

賜歸卻踏來時路舊遊松菊未全蕪去日門墻尚如故北山何必誚移文南畝還應卧白雲晴雨移舟鷗近渚晚涼開閫鹿成群從來宦達憐長往滑失榮枯共蕭森白髮終藏志已非赤松相候真成妄君不見鄭子真平生散逸無懷民又不見賀季真鑑湖一曲辭朝紳窮通出處只如此高尚豈必雙朱輪古人風致何殊絕昭代求賢甚如渴彥博衰微尚入朝仲舒老去猶持節重來富貴不須期招隱詩成欲寄逢亂峰殘雪梅花夜好憶咸陽西去時

杏林春意詩贈陸文傳

杏林昨夜東風來重陰散盡陽和回柴門不鎖春歸路千樹萬樹紅雲開啼鶯裊〻春光早滿地繁陰匝芳草曈〻坦日已三竿屋底龍眠不知曉爐中火活於蒸閑藥欄曲徑蒼苔斑晴烟一片護林宇望中彷彿匡廬山扣門有客來何處乘春卻避林間樹林間樹長子益繁起死回生不知數長桑子安期生神遊八極何冥〻林間隱者有深趣

歲〻春風歌太平

劉緩齋同甲會詩

潞公昔為同甲會四老煌〻盡時貴如何不見布衣人可是名高絕流輩功名富貴如浮雲眼前誰是無懷民康衢卻喜見童語壽域須教草木春太平四海歸

皇極道統光華運出日一百年來居然恩光天意至今白頭白海濱野老何蕭然風流不讓他人前十人六百二十茂同甲相看真自憐僧非凡僧俗非俗蹣跚雖殊志則同瑾瑋璜瑾與瑤璵棟是藍田萬金玉就中一老何旌谷雞群野鶴孤飛鴻丰姿不減紫芝叟文采或過青藜翁擲陽透金壺墨妙蛛半睽龍鶴白赤壁山前醉月明垂虹亭下聽秋夕江南十月天未霜寒花晚節生餘香重陽無雨一冬春十有九日如春陽楚芳老禪好奇事便托丹青寫幽思相邀同甲赴同盟遇水乘舟陸乘騎山殽野蔌旁行廚傳觴促令相歡呼林間似有鬼神動青天甚若星辰燕功名富貴如何有萬事紛〻盡芻狗千年一度黃河清幾人能歌同年酒古來戊子與甲辰大小雌雄何足陳清風素節圖中事一笑渾忘洛下春

郎侍御家山書屋

繡衣昔讀青山書振衣千仞思雲衢繡衣今為天上客卻望青山懷故居功名富貴眼前事升沉進退常相須懸車有日歸山屋還擬讀書教阿符

歐時興家山圖

我聞廬陵風景天下無孤城斗絕凌荊吳東南西山亘層

曉日月重岡森蔽虧龍洲却過太和縣武峯卓立香城居
地靈宜有傑人出舉目便覺江河殊六一仙翁呼不起高
節清風照桑梓鄉里于今說故家詩書有澤遺孫子芬芳
玉樹被中庭碑易名騎在千里黄甲題名氣吐虹太微執
法心如水遠別庭闈今幾年孤雲望斷舊山川青陽宛〻
白日暮一顧睍睍俱茫然餘情散入大江水歸夢正芳幽
林前林中老人年七十面渥童顏髮凝漆華屋山中牢相
家錦衣天上神仙客生男早入鵷鷺行投老不忘山水窟
百歲優游自可期故園風物正芳時悠〻忠孝大夫事榮
枯利達真兒嬉太行山上瞻雲客應有房陵西去思

送張都運還河南

西湖柳肥清霜落碧草黄花寒意薄蕭然獨上夕陽船萬

里青空見孤鶴憶昔長安初識君風流態度飄陵雲司徒
卿士經幾載主事員外皆超群一從轉擢郎中職頓覺声
華非往昔紫塞初承玉
勑行緋衣又綰金章出自古何人善理財太平經濟久需才
如何兩浙堪遊地便賦淵明歸去來

聽潮軒

海門蕩〻天風來雲潮千里如山推空雷隱地雨將作萬
鼓齊伐車喧豗初疑群蠅爭振翼忽若洪爐沃湯液風迴
籟歇如漸遠兵馬蕭〻走勍敵年去年來似有期春秋長
落幾人思天涯共道朝來懼夢裡空驚夜語時海濱老衲
得幽趣禪居正近潮來處山空木落境無人地迥天高歲
云暮塵緣斷絶雙耳清天機自動非人声上方鍾梵隨風

散下界樓臺孤月明月微月朗衆將之將定猶聞心轉浄
來非有為去無情留與世韻何須聽且說空軒百事無音
声色相盡成虚禅家自有西來話莫向中州說六如

松竹梅圖

西風吹滿空山雪草木摧殘衆芳歇方春三月二月時錦
片韶華逐飛葉歲寒〻契百年期凌雲老幹疑烟枝蕭條
墻角半枯樹何事忽〻瓊瑤姿寒香曉色迷幽綠半入前
溪半茅屋羿翁嗁夢〻龍鸞白鶴呼霜儀鳳宿秦封晉逸
兩悠〻人在西湖已偃遊炎涼不改國蘇部老大直成時
華屋炎涼老大隨時至畢竟誰非與誰是惟有從來鉄石
心風烟雪月都相伍紅塵滿道路歌声誰向窮荒訪舊盟
慵頭不寄平安報湘曲應孤驛使行明堂沂復求梁棟篠

蕩琅玕盡登用却疑兎筍姤人來一曲關山又三弄

夏仲昭萬竹圖為師知縣題

崑山老叟仙中人清和西落無纖塵平生富貴不足道筆
挽造化回陽春坡真可妙真堪惜老息森嚴露形迹鷗波
亭外寂無人九龍山氣凌秋碧山氣凌秋勢薄天凝雲挾
霧快騰騫峨〻岩峭壁幾千仞此老直欲窮其巔金閶瑣闥
瀛洲路宣德年來誇獨步名高價重不復疑世間托筆應
無數枝幹依稀叢葉同天機妙解却難工就中一片飛白
石𡽪然琢玉寒玲瓏登于吳好筆淵景見畫令人發深省
曲處疑聞戛籟生深中侶覺金風令深曲低昂略辭好過
情欲盡似瀟餘三湘烟容歸來未〻女遊觀今在無從來
態事〻〻足醉裏闌亭雖拜肯使君此幅自何來萬金寶

緲連城壁半囬蹤影對愁眠斑管吳箋詩思苦玉蟬吟咽鷓鴣雨文綃細簇玻璃烟却思京國頻村見自謂相求豈不厭豈料公歸綠野堂至今誤我鵝溪絹江南叢竹謾成林山縣鳴琴白晝陰他日使君江北去披圖應憶歲寒心

為李典史題畫

古饒山水稱淳梁地靈人傑多才良君家兄弟晚挺出於是瑤海青琳琅石田荒蹤茅屋小夜讀朝畊共探討半壁殘燈雨梢秋一犁破土烟村曉詩書相承上下宜鳴雞乳犬亦熙々一家伯仲自師友九奏琴瑟諧塤篪雖兄早作青雲客枳棘鸞鳳應暫息雖弟三登舉子場至今猶斂冲霄翼斂翼冲霄會有期鶺原一誦一興思吳雲楚月路千里併入彭城風雨時天涯會合由來少感慨悲歌空復老椎牛屠狗事區區燕趙何能豁懷抱離別相將會合蹤故園三徑未應蕪憑誰遠汲淮泗水為寫安豐董氏圖

士女圖為張宗大題二首

吳城士女越樣粧籠冠盤髻鎖金窠東風吹蕩桃李月看花不語情何長女伴相將毒稚子庭院無人花正芳春陽宛々白日暮空抱花枝歸洞房

芙蓉迎秋木犀早開到黃花秋欲老涉江人遠鴈來遲零落東籬為誰好小娃扶幼步車輕闌語回頭心懊惱曲房深閉綠苔生何處寒衣月中擣

松石流泉圖

徂徠山人十八公石丈夜墮仙人峯淋漓元氣收不起汕泒似與天河通萬牛力盡神鞭斷海水茫々平欲漫不如流落此山中地老天荒共相伴

再遊吳興有懷岳文機太守翁載道大尹

東風蕩入層崖裡溪上新添半篙水蘼蕪醞暖綠初齊楊柳眠寒柔未起粉牆紅杏移雕荒蓬人誤問瀛皮亭道場山下蘇灣路斜陽映醉登西陵舊遊不忘年華改桃李無情春十載詩社壺觴不再同醉翁野鶴今何在桑梓年々發故丘老懷多病念并州暮雲望斷河陽樹舊雨獨上元龍樓十年往事今如此々後重來復何侶惟有溪山對客閑鳥啼花落將幽思

張復陽山水圖為李信題

南山道人天發機平生墨妙探幽微胸中山水自許大千仞復振回頭衣筆鋒未下見丘壑欲挽關荊驅李郭一種荒閒寂寞鄉蒼茫翁鬱烟霏落日斷寒濤不盡山寥々宇宙一人間夕陽欲送晚色至寒苦暗愁秋潮還秦宮吳殿如何有玉帳牙檣今在否前人已往後人哀忙地何如閒地久孤雲起盡水窮津渡影山光相照貫超然坐到無言處風雨不動天長春道人此意無人識一幅生綃露遺跡惟有風流李謫仙汪洋官海閒飄立

夏圭風雨圖

長風吹折嶺崖樹江色愁陰雨聲暮蒼茫野艇曉驚潮交楫橫篙無住處何人倚岸泛虛舟風雨不動如安流酒酣袒側蓬回底忽憶瞿塘五月秋

題秋江遠棹圖

澄波練淨天同色萬仞蒼山垂絕壁丹楓白樹相映寒一

片秋光九江碧溶〻渠〻何〻休〻漠〻湘潭遊夕陽
欲落未落霞都是人生離别愁杜陵老病孤舟遠瘦影臨
江衣帶緩時平結伴好還鄉野度無人天又晚乘桴擊揖
事堪嗟錦纜牙檣不到家天風去順來遲便高興還須八
月槎

飛泉圖

山光晻靄迷晴空飛流千尺垂長虹上翻碧落下深黑地
脉似與銀河通林間二老何來客是否徐凝并李白文字
姸媸不足論夕陽滿地烟雲色

紀事

成化壬辰秋七月海濤騰風石塘決桑田夜變陸成川一
望邊沙烟火絶青苗白屋隨奔流紅顏皓首屍横丘一身

雖存六親盡至今亂骨無人收己午年來歲云愈乙未嚴
寒冰雪泣無端申酉廷爲殃兩度風濤迅如許河流作涸
蝗蝻生[illegible]風著樹枝條禾苗方秀實水將涸豐稔不及荒
年發今年夏月久不雨清晝耘苗夜車水可憐拮腰不支
勞近海膏腴半枯死虹霓日斷心焦勞炎風吹雲天宇高
誰知颶母肆狂虐平地撥入錢塘潮谿騰谷沸兩川道城
壞隄摧風轉咸大家溺小家漂不顧田疇顧身命因思
去歲初陽逢[illegible]當歲冬如何六月忘濤暑一雷不
振翻爲風策朔秋夜力未息掊然逢回看天兔東方欲白
西未明可見龍王朌河伯莫黑匪烏赤者孤有子死父棄
死夫下車泣誰知何意然共當思日月闕

爲發部閣宗大題画四首

東風凝寒柳絲軟細草新篁緑猶淺去歲光陰看又來桃
花紅勝前人臉前人已老桃花開芳淡布褐行相偎琴書
滿座屋山在花落閒庭生緑苔

緑楊夾道薰風起蘆草泉南雲書晦雷轟雨泣鬼神驚一
瀉奔流鐵千里五雲山下六月寒九曲灘頭清海翻只應
三峽橋邊暮長有詩人坐石間

斜陽淡〻澄江晚渚蓼汀蘋映蒹葭蓬窓風颭釣絲輕竹
罏茗熟茶烟淡沙平浦遠雁行孤人在瀟湘八景畫平生
自得江湖趣不是烟波舊釣徒

藍關路斷無行迹蹔孤鉞深夜如日當年辛苦近何如爲
探梅花問消息月香水影詩未成折花且讓枝頭横不知
白[illegible]歸來未開却紫羅待月明

赤壁圖

江空露白淡烟收水光月影摇清秋風流賓主東南美一
舸夜泛鴻濛州酒酣欲扣馮夷宅俯仰江山小今昔興闌
孤鶴過蓬窓不覺東方又生白

秋意

烟靄霧淡西風曉水淨山空秋意早江南雲物歲行周空
谷佳人念將老山行有虎川蛟螭登高目送孤鴻飛田園
不改桑榆感見說陶潛早已歸

方外圖

蒼崖碧樹霞光曉玉洞飛花春自好黄河清淺海揚塵方
外人間不知老飄〻仙女下雲臺相像麻姑有佰田上林
娩氏真成妄爲問安期來不來

屋注馬歌

仁、物偎㣲暴屬長槿奇術儻生歌章箭情西桂杏相舉天開十二皆龍驤義胡岳蹴驊騮步武師成功宛初破邊塞年、戰骨新鞍雕鞍只如故

送劉延信兄歸閩

時秋七月涼風度有客錄原問歸路西春山下雲欲開錢唐江頭潮未大湖落潮生自往還南來北去幾人閒悠、名利總如此誰解鹽迎兄弟間君家伯仲稱聯璧古色深沉氣屈宋五千文字老書生十二山川大方伯廊廟江湖事偶然悲懽離合各懸、萬逢春草池塘夢花萼對床風雨賦去年曾托南飛雁有約今春之相見看罷紙上萬金書不及燈前半時面書語連宵夕向晨情懷翻憶故園春

圭

平生本花丘壑志長袖怕沾車馬塵到家時節應重九丹萬黃柑菊花酒陶翁野老笑相迎又是浮生一開口鴻鴒仲宵奮羽翰從今不苦鶺鴒難會須培植堂前樹待弟歸同白首歡

和丘伍二同年賡唱詩

丘仲深伍公矩元是長安看花侶三百人中十數人當時知己師如許仲深南海舊文英千仞岡頭丹鳳鳴五經腹笥劉原父三峽詞源蘇長卿可與言人百無二磨鈍劃頑公矩事清商却對爾暇偉利器斵從頑石試塞予同醉杏園春東抹西塗白髮新十年諫苑陽城晚半載徐州水叔貧國子先生六堂表近佩蓬家塞翁好青史名慳素業孤進退無憑倘吾老尺有所短寸有長合用未必精邪良士

無贋異惟所遇榮枯倚失當相忘江東雲渭北樹仲深不來公矩去西風晚急茂林空望斷斜陽舊遊處

左時英雪山烟水畫

懸崖絕壑叢巒古碧梓丹楓澗幽湍迸尸晨開薜荔烟漁舟夜泊蘆花雨暮去朝來水石間飛塵不到人間針易又度春榆影風露欲往蕭擲頎峴山醒谷人歸久故宅殘碑今在否空落功名紙上書消除老景杯中酒古往今來事共然山川遊覽自年年、還應剩取春風興留當黃花晚節天

夏圭松濤怪石圖二首

巨靈擘山翻地軸老龍擾牙奮空谷茫洋潮氣湧不收一道奔流鬼神天吕梁洪上孤月明祖徠黛色吞天接黃河一瀉幾千里人道天潢東向傾

夫

青陽使者廣如鉄玄冥老翁頭似雪雲根丈人勢敵勇狹路相逢不相協六和輪下天風來孔明廟前雲未開仰天俯地望不極却憶西遊亂石堆

瀑布圖

綠陰庭宇生南風所倚曲闌幽思濃平生不到水簾洞一坐便憶香爐峯悠來詩思清人骨水草林花助蕭颯烟霞滿地暮忘歸長嘯一聲山月白

王若水石榴枇杷畫二首

涼風蕭颯紅綿裂、山新染胭脂香琅玕枝重墜欲折青女夜拆珍珠囊金絅碾碎瑪瑙石綠綃纖裁琥珀色蔚蔚丹丘漿實一顆靈丹透詩牙

東州奇花凌早寒吳山月郎香半酣何人誤作上林賦蹁
骨却思黃蠟九同時不數楊家果三寸吳柑宜萬顆飲須
載酒醉西園一樹黃金壓枝墮

弄笛圖

被雲鬟鬌春睡足蛾眉補笑凝佳綠沉香亭下鹿眠花倦
倚東皇吹紫玉翠鬟蟬香薰柘黃左拍酥肩右按腔宮娃
張板候節下花奴綫舞隨聲揚流宮囀羽都在口縱橫串
借君王手就中一指忽差移風聲劉調凄涼入蜀江桐水
摻華清羞嚥何如弄笛情可憐一曲昇平調弄作寥家
怨聲

沈述之見訪索詩因以為贈

方洲六月靜草黃野徑穿開莓苔蒼盈盈一水隔城郭連
馬不到漁樵鄉江南才子青雲客兩翼清風下蓬萊連綿
精蘊古儀文鐘鼎深沉舊容色憶昨秋闈歌鹿鳴百騎却
走群飛鶩驥超雲野三千里鐵化天池九萬程金閨粉署
瀛洲路風木傷心感寒暮詞客時來舊雨堂中生日滿春
風座前年相見月堂庵草草分攜不盡談當時文采今如
一別後光陰行又三矣涼今暖隨時轉老少枯榮應相從
豈謂相如結駟車蒼花競駐幽蘭畹話酒留歡手西清
歡雅醉真吾徒憑君早盡經時業收拾餘閒入鑑湖

為張僉憲題畫松

九疑山中十八公元氣結聚非人工精求本許國扇致偶
遇不受秦人封寒暑積年華藩皓日蒸林何閒布柔芳
弱蔓鐵枯榮老餘樣才只如故東風吹綠春雨零霑深碧

草連根青野猶林鶴相對暖時有山人尋茯苓東閣門一
美如玉音信寂寂渭川與金粉香飄花上黃乱髯翠簇枝
間綠採花釀酒枝挿頭仰接紫蕊衒碧流盤根錯節終不
試猶勝野斷橫中溝枝潇頭酒盈瓮為君起舞因陵頌造
化生材會有期莫入丁生醉時夢

丁友松十月六日初度

南天老人行值亥手撚金書坐南海龜齡鶴算舊相期蓬
矢桑弧至今在黃金酒尊白玉杯為君滿酌菊苗醅太平
時節春秋盛富貴功名何處哉

沈文端望雲思親圖

早來讀書游泮水父母俱存溥廿青如今書劍上金陵隴
樹蕭條人不起江東海北自晨昏一望孤雲一斷魂平生
歷盡天涯路不見青雲見白雲

蕭處士壽詩

明星落落光南極春到元宵還一日七十人生古亦稀三
五良辰景堪惜鄧侯苗裔家泰川紅顏白髮如芳年幽居
蒼竹小蓬島絶俗衣冠真地仙太平時節風光好生遇陽
和自難老蘭芽陰連玉樹枝椿株下種金光早金玉滿堂
何足畫有親強健世所無大兒稱觴兒相勸小兒採杖行
還扶出簇漢斑斕舞膝下曾玄繞成群大家齊上木蘭
舟明日城中看烟火

丹編脩家山圖

本和城外雲亭鄉蓬原書屋還相望東園別墅閣書靜思
渡高堂雨不知香堂中才子金閨客身在雲霄志岩壑一路

寒山萬木秋鳴林風雨孤琴夕聞來杖策躡龍岩絶壁瑯
流紫翠浴筆架峯前尋藥草城頭嶺上俯蛟潭日斜四首
先公墓傍風迴巒擁高樹童子曾聞鶴吊年居人尚識牛
眠處紅塵滿路世悠悠得失榮枯共白頭清風明月不須
買寶馬朱輪空自憂君不見平泉莊上生禾黍金谷園中
絶歌舞騷谷愚㕓直等閒留得詩文照今古三徑黃花手
自栽年年秋雨一番開功成身退應何日預報雲山歸去
來

德星聚畵

三君八龍世所宗父子兄弟俱名公當年會合高陽里疑
有神奕座清空德星聚天光五曜造化生賢為人道如何
後嗣欲危時惟見荀家膝前少

送茌平王秀才

憶昔春闈赴
京邸落日停車馬周里風塵容路一相逢空谷足音殊可
喜下第南歸各一天重來又是六經年君家兄弟情如舊
呼酒張燈開夜筵明朝舟唱陽關曲屈指韶華今十六瑣
闥追思日侶年碧雲悵望人如玉渭北江東白鴈疎屋梁
殘月暮雲天涯消息有時有夢裏神交無處無對床風
雨今何夕一見令人動顏色但覺情懷只舊時不知歲月
非前日盍簪未已又言歸椿樹凝霜鴈影微陽和乍入官
橋柳寒氣偏多游子衣雖見已荷軒冕貴嗟爾年來尚衿
佩秋風八月桂花時準擬都門重相會

紅梅雪兎為伍宗誠參寫題

東風欲發幽林草忽律吹輕寒未了豐年有瑞不宜多
白封條六花小青女潟泄枝頭春濃脂薄粉粧初匀朦朧
淡月照清夜茜練霞綃生玉塵崖香路黑天低暮百鳥宵
棲猿猶臥自昔逃盧喜似人從然見此離群兎秋毫銳精
凝正溫落紅日厚消跡痕縱髯饞禍岸双耳昂首似學神
羊蹲孕陰吐乳營三穴欲雄獨悵群雌寡平生不到廣寒
宮目極蟾光杵聲歆東門老毫骨已枯中山野獵之韓盧
拔毛利世不自惜但惜人間無董狐

孫崇華森政五鳳畵

高岡九仞梧桐生老鳳特立文雞鳴靈祥棲海六翼伏火
輪出地千山明雍容苞彩昭群象異氣祥光高十丈錦闈

繡繞妍不移玉質金聲揚相向一雛登翩睎晴暉一鴿引
領修容儀一鶵隱啄一俛頭彷彿羅舞虞廷時喈喈喈
時鶵鶵嘻嘻提扶歌還舉軒轅世遠伶倫非誰解韶舊
音呂千年一度清黃河岐陽臺閣空嗟我周不重聞孔不
至忽此五類紙經為我疑慶雲垂天緯星墜又疑龍文馬
圖夫中位從此神工變像餘化作人間太平瑞君家世望
何顯赤滿枝滿咒生琳琅鸞鸖鶴爵本殊類鴉鸞驚焉真
同行崔氏連飛時閒此魏翩双鳴事希濶故迹猶誇池上
毛奇逢賢勝河東繼而上河東莫不思丹青彩墨幾人知
頊尋大上安可賞 [illegible] 五日 [illegible]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海昌許清 編集
門人宋祈 校正

七言古詩下

癸卯寓杭戲寫目送飛鴻手揮五絃圖漆草為娉子
所笑因題與女玉祥妝為劉氏清話

九月十五往杭州蒲蒲風雨生離然閒[illegible]敗筆作圖畫生
紙烱墨傷昏眸小鬟立侍咲欲倒走入幽閨向娘道山頭
類似土灰堆樹根亂若蓬蒿草空中四鳥飛橫斜筆蹤大
如赤老鴉烏紗素服一開容坐看去烏彈琵琶我生不足
丹青者適與技情洪揮寫等閒塗抹豈足云使有傍觀說
高下何況嵇康妙絕倫清談曠視能容身

袁安臥雪圖為徐太守題

積雪斷道寒無烟洛陽飢客晨僵眠平生溝壑不忘志肯
事干謁朱門旋當時生死須臾隔勞問天教縣官出四世
三公萬古名遺蹤畫在清貧日徒來時物乘變更留貴坐
適貧賤行邵公已是人中傑令尹亦合稱賢明君不見[illegible]
桑陋巷多才子知己不逢甘殘廢

胡廷暉院景

遊絲落紅春賞罷金屋瑤樓敞如畫乳燕雙鳴午夢醒曲
闌半露薔薇架太液池頭荷正開水香清透南薰來冰山
雪艦無人到共聽朱絃歌阜財

錢仲禮金筆院景四首

瓊芳玉煳春如畫金屋娉婷曉妝罷紫垣星象照千門天
上人闌共小夜金蓮炬伎儷步搖銅龍叩盡蠅声響衾枕
未曉閶闔鑰起候宮車視早朝〻〻
罘罳玉繩珠垂絡水殿玲瓏壓碧落綠窗翻香蛺蝶輕綃
衣簇翅蜻蜓薄釣天晝永無纖埃水[illegible]動南薰來三千
粉黛放將晝十二樓臺閒自開
畫屏銀燭秋光淡蟠篆金爐香夜照昭陽前殿月華況長
信宮中漏声斷晨辟同華別樹[illegible]多未忍藏梧桐
露重桂風急吹作芙蓉葉上霜
氍毹襯満貂閑窓月光斜透壠香[illegible]人遠内擁爐前開時
酒罷美荷珠錫内間時報五更[illegible]燈燭尚徘徊御造衣
連夜催刀尺明發傳呼英雄裘

題劉士元駿馬行春詩卷

駿馬來行自燕權奇倜儻步驟妍初辞伏御下天閑橫絕
四極周三邊萬騎都走孤雲[illegible]斷駛劃門道吳刷吳山嶺首
崔宷場水溢川金鞍寶發白玉鞭生不為秣良美飾焉足
憐方瞳流光徹幽玄騣尾拂掠開風烟仰天一夜鳴萬籟
寂不喧形聲氣從無珠謂勞況動於時相緣乎銀復險竟
閒緩足點所至躬[illegible]山川草木含變色嘘谷似覺陽春
放角端樂生為西[illegible]闕出人文宣神物自與元化
匹力上佐龍行天未可從容驟黃閑駿馬還行至燕

宋方明母節詩

妾年二十餘誰信紙孀長獨居妾子方乳哺急水汗消豈
能固妾甘凍餒兒長成冰壺玉潔增閨榮兒能讀書妾終
老良人瞑目黃泉道

為李用經題鶺鴒慈烏二圖

山烏依栖不踰濟刷羽調声春色裡春風蕩漾百花明巧解人心學人語人語易學心難期嘈嘈喈喈空尓為司空不聽荆州謗莫學[illegible]軍席上時

有烏慈孝名稱烏短身素腹羽翼疎白脛大觜忘返哺食黙不顧兒在雖高基百柏春風起群飛競集昇平里棲身不獨桂枝間行見上林金借汝

為翁載道同年題望雲圖

雲飛處處之浮朝朝暮暮生幽陰天高地迥望不極長風落日耗人心憶昔童稚年鞠顔早相背黄花再發椿株榮白首青緗望兒貴兒今已貴雙親存蕭條萩水還旅昏昊中坰水空四古三峽哀猿啼断魂君門萬里從来語翻咲

庭闈今復尓悠悠忠孝兩違西卻望孤雲泪如雨鑄鋼未已雲飄揚欲飛無翼川無梁兒心願作西郊雨萬里隨雲下故鄉

王孟端竹

九龍山人王孟端風流儁雅人稱難[illegible]胸錦繡消不得化作萬個青琅玕中山兎老鈇鏥白馬肝香濡金壺汁風廻赤壁浪痕平雲黯蒼梧雨声急鉄勾鎖金錯刀邯鄲學步真兒曹大河一決瀉千里崩崖觸處生龍蛇世人豈識真和假白雪詞高和應寡坡仙傯耳未還家落日臨風思老可

賀李用經澤于欽柏梁

古燕豪杰中朝儒列卿御史人間無廷平執法及[illegible]與酒州推官夜治書儲祥慶火不渝未休下瑞柏昭符長庚孕秀騰天衢嵩岳降神鍾地區熊羆入夢九鶴趨五老列曜紛前數龍蔥佳氣籠門閭一片清氷出玉壺初傳丹山五色雛又訝魯國連城璵無乃合浦千金珠英氣煒煒声咏咏目光流電雪作膚頭角崢嶸玉雪摧頤伏犀入頂四輔俱羅計神骨秀且疎金木雙貼潤復舒天庭高廣頂地梧孤峰立筆雙井腴一水環仰中溝露神彩氣骨画不如斷蓬為矢桑為弧九州四海當長驅萬物自與常人殊吾聞宗元論番禺反顧無嗣悲窮居又聞康節四十餘得子尚囑與為君今早庭梁棟輪眼底復見圭璋儲前程莫問榮與枯萬事已足將何須便應列宴開行廚烹龍炰鳳傳笙竽起舞蹤踏紅氍毹酒酣擊碎青珊瑚與君舊是瀛洲

徒春風玉殿同傳臚浮雲流水南北途故鄉遇舊惜權娱喜來忘卻尓汝呼落筆故使璋徐誦聽声知貴名當余湯餅上座事席未他年歸来駟馬車記取堂下三槐株

乘槎圖

大敦臨兒天際頭河源遠絶崑崙丘漢家使者去西域何事卻向天涯遊開邊貴物當時重豈怪傍人説靈異真偽悠悠世轉深荆楚猶傳歳時記

松澗秋聲圖為婿劉希仁題

嵩高山下秋風起萬壑蕭颼碧雲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瀉崑崙幾千里竹爐茗熟驚濤生春蚕食葉繅車聲風迴忽若九韶舞簫韶琴瑟相和鳴茫茫古意翻新調里耳罕今嗟然咲天地從来有正声伶倫老去誰填道

為劉廷器題松竹二首
蒼烟滿地凝稠綠一片秋聲振浮玉蒼梧雲重泣湘靈翠
袖天寒倚空谷西林三逕閉松關江潭遊子何時還鳳凰
來儀九功叙伶倫老去鄒生閒
巖霜作爨百草黃春紅秋綠紛成叢蔭不變太古色老
節貞與層霄昂徂徠天高岱宗遠十年不見空山晚造化
生材自有宜行人落日生懷惋
題林良枯木喜鵲圖
金門畫史番禺仙意與物化投其玄風流妙得寫生趣落
筆便可追黃筌陰崖素薄玄霜厲母枯網爛珊瑚黑風烟
滿樹忽飛來野色蒼茫似人立連竿游刃紛馳驅椽針順
逆皆来除平生阿堵最難處毛羽不理精神餘浮丘道士
憐奇貸素辭高懸三日卧解令化石恐還生莫學張家使
椎破
遊春圖
請君停鞭駐君騎一曲春詩勸君醉去年今日看花時人
面飛花在何處柳橋花塢春光深村娃喚酒娛春心明朝
再向村中過滿地落花芳樹陰
一徑野蒼落孤舟春水生畫
林外春陰曉風作門徑幽深野花落東家春色過西家井
口籬根亂漂泊溪頭新水繞門生扁舟一葉輕如萍杜陵
老病烟波遠欲載詩熟過洞庭
送莊瑩中吳謠四絶
見說仙郎賦遠遊嘉興西北是神州鴛鴦湖上春來水別
思相隨到處去
使君騎馬赴金臺下馬登臺定不回只恐臺前無郭隗士
君馳馬早歸來
禾稼青時省我畊禾稼黃時君遠行收禾輸官剩作酒壺
漿三月候行旌
君是江湖天上來儂如溪艇趁潮開潮若去時儂便苦朝
朝日日望潮回
趙節婦
不慕眼前利不徒身後名嫁來已了終身事莫問男夫死
與生
古循行圖
男畊女桑不須勸夏稅秋租應時辦父慈子孝各安閒早
作晏眠無事幹使君昨日下鄉田露冕乘春騎從催村中
老少不曾識笑問相公何處來
張廷鸞命其子從李陽春學琴余為定窮的以書索
題回寓意
將軍自是人中賢簪纓奕葉相蟬聯大塊小山畫超越英
雄文采何翩翩閒來日日開尊俎明月清風賓主杜冊
亭下聽鶯啼桂子軒前調鶴舞天台高士李陽春秋榮相
琴來扣門平生流水高山曲綠綺深藏人未聞將軍二子
傳道調肯學繁聲合時好師襄入海幾經年弟子猶能杏
壇操子期不用鑄黃金滿堂佳客俱知音知音有無不足
道誰是君家父子心
題平胡陸廷儀鴇原畊隱詩卷

甌寰湖州南斤郎漁胡北湖是隱者眷同心却向湖頭結
書屋々中經訓乃苗裔釋畊五卷傳原詩三監不仁萬世
戒而我與亦何當知稽黍恐蕩先領祀大小輸官入城市
城市無人識姓名婦向高堂賀安止堂中老人太古風鏤
錄更似田家翁貽謀燕翼若不遠尚顧孫華超群鷹老人
摩拿抱孫說長大遂守湖田業勉學而翁與若翁兄弟不
分畊不輟

與妻弟唐洪

少日昔人在與君未相識今日頻見君昔人已淪没昔人
一去六年春年々相憶徒悲辛見君如見昔人面永遠毋
忘舊日親

賦詩懷姑蘇送人歸長洲

懷姑蘇隔千里風景繁華似流水去年雨水溢田疇野草
不生禾盡死黃童白髮攤道周失頹綠鬢無人收閭閻門
外夜深處飢魂餓魄声啾々城中大家称需石坐食人多
徵借急新歷生塵在懸空縱有黃金何處糴市屋羅綺賤
如泥吳蚕薄熟雖為絲公家租賦雖停止官府征徭仍舊
時長安貴人遊俠客騎馬行々過阡陌田頭笑指廊丘山
却道繁華猶似昔九重
天子念窮黎太守新乘使者車巡治
勅分郡御史平衡全任老尚書君歸為我詢桐里故宅多應
換新主隱山橋下水茫々去任念寃死生苦

郡太守鄒公暌既為近律以悼司勲沈先生卧古作
薤歌

薤上露何瀼々古人去後今人傷北邙山頭日無光悲風
蕭々生白楊金玉充前除一去不得將專城五馬貴穹碑
映斜陽惟餘父母心黎庶增淒凉長准水流雲路長薤上
露何瀼々

送劉指揮邦彥觧職南還

將軍少年才且武二十辭家見
明主自陳功伐拜
天顏帶礪山河自先祖々死轅門父守邊風沙凌厲雪盈
頷據鞍不復請時用撫劍徒懷筋力衰懸来勳業期無替
韜吟傳家世相繼
聖主方思禦侮材兵曹共識干城器天書薄莫出黃門平旦
尋承世襲恩金帶鏤花明映日錦衣盤𦂳結春雲明朝便

踏南歸路馬首青山天外树鴻鵠冲霄閑塞長雲霞出海
江天曙君歸為我問邊隅倭夷何聞今何如嚴檄夜守五
千卒披堅執銳寒無屋吮癰死士古来有况復青春讀書
久不見江南幹事人奕葉登墻傳不朽

題畫

天空水闊鏡風露秋入溪山無盡處紅葉參差隔浦霜白
鷗飛落無人渡蕩漾空明一釣舟烟蓑雨笠下中流心情
物色知多少手展青編還自牧

葡萄圖

紫絲步幛流蘇垃露溪風清秋未滿舞鳳翩翻翠觧苞蟠
龍骨瘦珠垂頷青葱苜蓿錦石榴枝交蔓引孫山丘騂騮
不至仙槎遠空有异物遺中州君不思凉州一斗猶難橁

西行下騎歸無半

柳塘爲吳江題

東風吹林楊柳長依々裊々迷橫々容葉藏春鶯語早燕
花撲地燕銜忙塘中水漲時雨足颸繚浮青近華屋々底
閒人醉出游桂棹蘭橈泛深曲坐聽林外桔槔声行近漁
舟和櫂謳青藜杖緩履陰合白苧衣沾靈氣清荒閒境物
堪長保鳴雪鴉烟情未了不及西湖十里香猶勝蕪城兩
堤草

自寫松泉圖題以寄意

若欲窮黃河巛星槎虎符行路難若欲登蓬萊山列仙真
宰出玄關劫風弱水不堪即飄如落葉辭柯還故鄉逆々
滄海曲十里青山一節屋山下泉声日夜聞山頭樹色陰
晴綠樹色一泉聲春復秋歸雲過月共悠々乾坤遺我古來
物世間萬事皆浮漚閒時倚望終晨夕轉眼光陰真頃刻
勞逸悲歡各自迷千古浮生如一日如一日無窮期醉人
已醉醒人知涼風蕭々吹鬢絲松烟竹露含清滋高山流
水從前意綠綺無絃彈向誰

題劉公瑞松琴卷

君不聞沈香亭前鳴羯鼓翻嚴絲桐汚人耳新声媚質兩
浮靡世好難逢每如此屏山隱者愛幽尋山下青松橫素
琴紛々紅紫久無色消盡人間金革音萬葉滿地迷烟雨
一曲吳謳亂宮羽鍾期長往梓人亡日落天低秋思苦

題徐縣丞友梅詩卷

幽人昔日居林藪手植梅花與梅友幽人今爲吾縣郎桃
李河陽比庾叟世人結交須結心誰今淡誰同襟韓仙
利盡皆馳去歲寒誰共水霜心淵篤入室德馨古藥根滋
味何酸苦嫣然一顧如有懷默々窮年真德輔崖松石竹
太微撐山磬水仙嬌弟兄好收無澤歸充實同入商家作
大羹

層巒秋霽爲諸立夫題

秋風吹雲秋雨晴群山滌翠群峰明天光下際澤氣隱一
碧萬仞青螺橫山高石峻無靡苔桂館蘭房淨如掃振谷
天球練溪飛障林霜錦丹楓綠翠誰泛小蘭舟悠々水迴
塘不自由雲端望鶴來何晚澗底荊薪人白頭

汪令人母孺人壽意畫

丹丘石室芙蓉峰金輝玉爛瑤華宮三千綽約風埃表十
二雕櫳雲霧中地靈天寶人時好元氣融熙人不老嗽
玄和玉液泉茹瑜流瀣金光草南州阿母婉清妍前身恐
是宮中仙凝真不藉姮娥藥度世難別崑崙天今來三萬
三千日海屋籌盈絳丸子富貴元無傳命人神仙自有長
生骨畫堂六月南風涼水晶簾捲龍涎香蘭孫桂子煥人
瑞鳳綵鸞語回天章何人索隱鉤玄藏方丈瀛洲忽相傍
靈貺無声入畫圖壽徵有象開屏障南岳夫人伯鸞還麻
姑東海來離山帷應西母雲軿近日捧蟠桃爲白環

夢雲

太行山上路雲容人在高堂白髮存今日閒居人不見傷
心却憶太行雲太行西我雲北度時々夢入蒼花路陰風
慘日正愁人何處鍾声忽驚破

褚通府别業八景

石橋月白柔烟晴朱歌晚息漁謳鳴古墳獨樹竹徑曲僻
峯秀落池涵清人生行樂貴真適見者成色聞成聲珠宫
綺閣不長好切若此景無人争

題閒中清玩画冊

博山暖熱龍涎香日烘雲母烏皮光席頭捋塵去落漢遺
法常臨珠珠橐河流山峙寶藏發萬物隨機自飛躍紗帽
籠頭不出門俯仰乾坤皆在閒

畫蘭為季載筆大尹賦

君不見春風二月三月天桃紅李白紛妖妍清歌妙舞歡
未了落英滿地生愁烟又不見天南海北荒村道極目萋
迷總芳草牽愁引恨不知名可惜流年為情老人生光景

十二

何匆忙歡娛易過哀思長楚鄉舊隱今無恙湘江水碧湘
山蒼晴日宜晴雨宜雨幽谷年年情無倡榮枯喜樂兩超
然老去心期只如許歲月悠悠忽復殘微霜欲度曉風寒
依悽共結同心約淡薄誰将冷眼看百畝幽芳連刀砍住
人一去何時返舊府衣珮向誰邊白石野篁孤月時辛色
逢春處處芳公門桃李滿庭莊維鷹老謝庭前植辛歲長
含雨露香

唐人构欄圖

君不聞天寶年中樂声技師舞排場迸新戲教坊門外搊
牌名錦繡勾闌如鼎沸初看散来起家門衣袖郎當骨格
存咬文嚼字瀾翻舌句引春風入座温年少書生果誰氏
弄戲成真太相似左呼右鬧只自如博带莪冠竟誰是然

中突出淨老征東塗面抹何猥俗解令笑者變成哭直教
閒處翻成忙粉頭行首臨後出渾倍生嬌眉弄色從前人
物空口講一顛一倒廣場皆穿障中撾鼓外擊鑼初來家子
後挿科末衣畫袴紛相對文身供面森前僞令生院本真
足數觸幻吞刀并吐火千奇百巧也不前滿地飛花細腰
舞酒食店擁娼樓王壺金盞鍍頭搊人廣座日卓午
捧盞舉杯争勸酬眼中不知心中事嬉笑相同飢飽異可
憐樂極易生愁回首斜陽無處悲歡離合總虚空好惡
妍媸變幻中世間萬事皆如此何必勾闌看樂工

趙松雪昭君畫

白登圍急神龍鬭風雲變態和親成尔来一百七十載漢
宮幾筆勾奴行穿街然頭鉗支斬呼韓欲為單于膽自憐

十三

欲作漢家嬌故事相居應不遠掖庭待詔方少年玉顏花
貌當三千征夫不復頓鄉并天子豈肯私嬋娟誰言粉黛
能傾國村女從来無嫉妬琵琶舟上莫皐綵畫圖莫惟毛
生筆往事悠悠已若茲佳人一去古今思共憐青塚蛾眉
怨不記烏孫公主詞

題嚴仁遠畫

青山碧海烟霄外晴川茂林相映帶柔桑葉暗笋芽夜鼓
無滿眼春何在湖中樓船開自横湖隄婦馬無嘶声太平
處處烽塵息不見當時細柳營

題沈石田雲山圖

青山白雲無處無幽人寓作雲山圖山荒樹老雲不散小
小米後春秋孤雛無常地王孫去烟無声春已來空谷

佳人白髮新清明寒食傷心過

蒲萄歌

君不見貳師城外行人稀蒲萄尚自秋離離初年托根古
城下歲久漫與城垣齊城下居人日爭樹伐餘分根不知
數一葉寒聲動地秋盡入城中酒家去萬里征車大宛回
離宮別觀一時栽萬蒼翻花爛相照知是將軍西域來火
雲亭亭天伏暑高架繁陰涼似水屋裏蛟人坐涼開海底
蒼龍蟠不起秦蔹歲月幾悠悠採蔓何人入其丘雨露不
忘中夏澤冰霜猶保故園秋故園風景今寧好名馬千金
野田草惟有年年客土春至今猶說漢朝人

歸良輔六十壽詩

故人當時年五十曾賦新詩賀生日閒裏光陰又十年故

人強健還如昔昔日已過今日來甲子再始星辰回南山
偕壽海深福白玉作符黃金篆為君祈年進君酒霞姿鶴
髮丹崖叟到頭百歲可相待屈指稀年六何有經今四日
是初陽蘭桂欣欣繞畫堂孤山老梅一千樹從此東君春
意長

送梅縣丞本潔

江南騰盡天將雪有客凌寒赴
京闕行李蕭疎落日孤輕舟蕩漾清風發歲暮何因賦遠遊
九年為縣向邊州陽春遠布邊陲暖湖水澄涵碧海秋玉
壺凝冰寒露下目斷行雲人去也櫪驥時回顧影斷囊琴
謾惜知音寡我欲吹噓送上天臨岐多病思茫然行雲萬
里知何定猶有鄉人候水邊

劉綬齋宅題呂端俊枯木竹石圖

鮫綃膩滑玄霜凝瑯玕不斷珊瑚里雲根百丈太陰深一
片蒼苔古時色姚江逸人好手師海山蘭玉春同照汀洲
太守老歸去却憶叶呈閒閣時

枯木雙鵲圖

巖陰匝地瑤華滿金谷園空上林遠千年古樹枝葉摧苔
竹野翁栖日晚知來昧往人應嗟春風斜喜今何時汀洲
太守老歸去見尔成梁空復為

陳恪陽風雨二竹圖

落紅滿地春將半細雨斜風玉參亂種篔簹屋兩三枝翠
袖低垂白石欄太液池邊萬歲山上林幾許非人間接垣
埤閣春陰裏記得題詩晚直閒

春風淡蕩湘中林桃紅李白春光深林隅叢竹窈如娜羅
綺不到靡蕪侵羲和南馭西風早勁節青青老還好君看
舊日競春芳不及湘林路傍草

衎上人畫蘭為宋天錫題

雲屋老叟西江禪當時翰墨今猶傳風流不在雪內下詞
藻或讓蒲庵先備笠野棘荒苔石照曜晴窗動秋色幽谷
年年只自芳佳人一去無消息

刑科錢士義陞山西參議臨行以流泉小幅求題書
此見意

洞門高閟春多雨飛瀉無塵漲新水九天空翠濕生香一
道微茫清徹底分流日夕響成雷白石蒼松飛浪催餘发
萬里与枯桜維黃河天上來

為張彥輝寫蘭竹

懸崖照水生叢蘭杜若洲空脩竹[illegible]光風夜轉吹不落國香倒拂青琅玕涉江遠道誰堪寄晚節平安應未改夢中猶自憶同心楚鄉風雨知何在

畫山水為夏德潤題

遠山疑螺近翔鳳一帶晴雲閒不動小橋流水隔烟村斷崖茅屋臨溪洞紅塵車馬易驅馳野色將情[illegible]宿期斜易不見山林伴殘寒[illegible]遠知是誰

贈陸景元

海鹽壁士陸景元雍雍氣質如春温尋原思挹軒轅派餘[illegible]造靈樞門橋泉虎殺真延[illegible]坦步安行自超遠隱跡深藏市肆間忠言獨立風塵外世間同術不同心活人屢

十五

郄千黃金倉公扁鵲利鄙死仲景思邈傳于今吾聞穀粟雞豚養生物草根樹皮聊去疾誤將兵革代耕鋤舉世悠悠為壁役君家三世名壁宗祖父兄弟皆雍容平生用藥不盡劑一匕便可收全功屢却金不[illegible]劑塵埃何人識其志寒暑平和瘴癘除滿林桑柘柴門閉

望雲樓

雲飛處樓之陽高原寧木何蒼蒼天高地寧人不見朝朝暮暮空相望空相望無盡日滿目愁陰斷腸色太行山上夾城樓死別生離一悲戚

一笑山琴月盤倚醉石

迢迢鬱林州渺渺夫餘國截斷洞庭波蒼茫古顏色空亭[illegible]磬白日孤四[illegible]生[illegible]無殘利敗紐鐘[illegible]破[illegible]斷

骨蚊龍枯不堪元亮眠不下元章拜醉來半倚醒半憑側對青山不相疑彈琴[illegible]盡[illegible]候月影先在空山寂無人元立如有待昔為誰家物今為吾所愛今來古往復幾年問石不語心茫然失亦不足悲得亦不足憐世間萬物皆暫有大夢未興爭攫奸李文饒[illegible]僧孺愛物何同愛身異閱進退互不持縱有珍奇焉足計我鼓滄亭操載詠謫仙詞青天湛湛知音少一曲秋風兩鬢絲

與吳道本敘舊言別

我初來跡長安陌公始[illegible]三策早晚同聞玉殿臚傳姓名共入金門籍聖主諶明輔弼[illegible]侍[illegible]林[illegible]舞群鳳鳴陽五瑞來夕奉[illegible]朝[illegible]後

十六

天顏喜見重瞳目郊獻時分岳瀆[illegible]衣冠賜麒麟服日月容光曖曖明月[illegible]乾坤不責肝負鄙朽搞倫深重[illegible]情一[illegible]里南天飄落羽白髮還家老病催殘松[illegible]何人到蒲歸地官卿佐老都堂同時[illegible]如公登廟廊三十年來如一夢步行乘馬情猶[illegible]高談侶變風雲動坐久[illegible]一人有慶兆民頼匠夫不復[illegible]已上歷嵬岩下[illegible]由來語不真此情須問此鄉人今[illegible]道今何似[illegible]可我句我[illegible]去年[illegible]城郭雖云長[illegible]

無時傾今華秀成枯索低田淨盡高才虛費扶再種已過
時工閑市門傭無直留者儉促貧披罷官賑未來杖借絶
聞公忽駐鋕禧節陽春有脚自天來側挽鈞爐煦昊越凡
逢乜飯裹斥衣鮑煖未及告可希仁風洒拂甘雨樹頃刻
斡運無停機塡壓塑壁修頒覆更斂將登寔芝爇條桒葉
長早蚕生衣食于今漸相續若樂豐山谷有由乘除倚伏
事悠悠竊恂聊許一年借司馬雁爲百姓留留借難期公
欲去去日須將來日忘江湖廊廟一般憂氣脈兹情達
宸陛朝蘿行谷出拔垣正階歌燕有餘懽同年知己如謀及
傾道衰翁曾聞安

方州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海昌 許清 編集
門人 朱祚 校正

古辭

一笑山辭

繞舒嘯兮山閒宛存息兮幽閒裔綺裼兮無數忘籗向兮加紫高巷霧兮月午寂暮雨兮空岩寶芽茶兮烟氣夕柱傾兮雲還蘿蔓淅以紓兆兮步蘭坡以怡蚓卓筌嘻陀先研清煙挹蒼玉之佳爽兮睇芙蓉之峨峨扶昔游之陈袁兮公長別而懷惻暗無由而勿忘兮安弭景于亡亡口

爲朱天錫畫山水有作

我所思兮夢夢彼美人兮山中宛在巖棲兮致□和暢兮春風俯流泉兮隱長松仰亭峯兮瞰雞鳥貧石兮恨蒼龍席衡杜兮採芙蓉逝幽篁兮與神明遭世乾兮超玄蹤嗟既老兮行獨終寄與子兮徒勿迥鈎兮鼎去扶千仞兮雲空

佩蘭辭

夫何勝地兮獨當此茂辰百卉競發兮群動趁新積季緒夜兮崇桃媄最綺色真之投時兮又睽違之同人蹇予行之無從兮切獨懷夫幽真獨吾衲以陟岡兮根吾衣以揭麾扮遺芳于宿莽兮仍故素于菉賓縟華英以爲佩兮馥餘香以垂紳亦蘜施而蕨鞋兮既繽紛而同循諒易詞之不可以言言傳兮眼楚言而恂恂絃清琴以和鳴兮滚寳寔以求解挹之羙之自中兮亦昔好之弗变

題朱升畊山水圖

山出雲兮周垣水迴風兮偃松樹交維兮帳翠猿猱語兮
鶴鷺飛清歌兮酣飲顏兮黃髮綠綺青蒲兮盛服枕白
石兮重裀紛彼美兮雖即易兮玉兮聊安懷良久兮子不至
胡一來兮逍遙念逢舉兮終隔風雲紛繁兮長嘯詠餘哀之
耿耿兮終吾遇而盤桓

陳司丞畫川禽圖賦詩以寄

若有人兮相山幽父谷木兮俯清流兮州渚閒兮横雲舟
西風蕭蕭兮相飄飄思不能見兮意綢繆禽圖賦詩兮寄
予好脩

吳漁人挽歌詞

薤上露令人悲翩翩九莎隨飛集梧桐枝鳴声上下求其
雌雄飛冲霄羽為儀朝陽西流夕景馳夫榮子貴不得持
生年不滿百令德無休期幽明與燭光彤絕名可道殘碑
立晚碧蘚滋行人下馬長嗟咨九泉一去歸何時薤上露
令人悲

五噫薤露歌

薤上露何易晞人生修短何由期噫黃金如山不如泥噫
長夜漫漫路遠遠噫北邙山頭草離離噫古人去兮今人
悲噫薤上露何易晞

牧牛詞

桑樹陰陰啼布穀野草青青隔岡綠驅牛渡水湖南牧中
流水深莫放犢消草繮繩樹栽横騎牛背穩如船但令
牛長牛常飽不怕公私田不了

葉太守叢竹圖

斐君子兮湘川冠綠玉兮乘雲軿儼若來兮沈漭忽軒舉
兮蹁躚風蕭蕭兮雨歇月皎皎兮山悄悵幽貞兮不見聊
音節兮雲天

柏溪詞為徐時濟賦

有美一人兮山之幽叢篁為屋兮斷桂為舟朝鳴琴兮石
上夕賦詩兮巖頭鎮逍遙兮盤礡或谷與兮寥[illegible]
兮求自懷芳獨子將求兮[illegible]兮不如儔[illegible]

王孟端烟雨竹石正統十四年[illegible]竹[illegible]

西風叢[illegible]石[illegible]湘[illegible]
[illegible]路何悠悠

美人遠我天一方何以遺之[illegible]琅玕[illegible]天日無光紛
紛雨雪濡衣裳

種茄詞為劉侍郎作

去年種茄時雨水傷茄枝今年下蛙[illegible]菜又不宜成中
薪米貴如玉官府雖輕私債促但願四神作五穀豐豐滿
圍皆成熟豈不見東家留貴嚴炮炊醉木仍[illegible]中[illegible]

題王瑞之松竹泉石圖

懷故人兮山中宛可即兮無從撫長松兮日夕聽修竹兮
林室泉冷冷兮互語石磵磵兮[illegible]兮雨濛濛[illegible]
未見兮思声容見所似兮吾心少降

幽篁時菊圖

風鳴秋兮氣悽露為霜兮木萎悵忽辰兮行邁撫畢[illegible]兮
傷離[illegible]兮水濱[illegible]兮林涯葉猗猗兮擢秀香[illegible]

冉兮生姿日留連兮吹語情繾綣兮忘疲歎幽貞之欲茸
兮慨美好之將衰植松桂以為伍兮結蘭蓀以為期抱素
節以含馨兮又何令夫時好之盛衰

廷器規家索畫梧竹圖成系之以詞

高居秤閒兮地向春深時物競發兮草莽交侵蘭蕙委而
不見兮鞠蘿蔓而垂沉松偃蹇而蔽虧兮梅槎牙而當柰
陟高崗以矜眺兮越岐陀而幽尋將息迹以滅影兮胡足
矜乎空谷之音忽深睇夫碧梧之菶菶兮臨翠竹之蕭森
箏落籜以成竿兮條挺秀而增陰寒群芳而獨伍兮翻衆
卉而孤吟招清風於予袖兮邀明月於余襟鼓高致以自
適兮諒卒歲而同心嗟庶植之殊情兮紛纖穠而妖淫或
先時而忽往兮或後時而乖予今兮華與土壤而同歸兮

頃大又匠石之難禁羌是物之具美兮永盤桓乎豐林若
夫通方貢兮備南金薦郊廟兮偶球琳列鞄管兮為瑟琴
是固造物者之定分烏足以狀是物之登臨也

贈文林郎翰林編修陳公哀詞緝熙之父

余常息御于蘇臺兮尋彌鄧于遼陽微遺銘于幽窞兮訪
故事于瑕莽聞先生之少孤兮形影相弔而無親攀千仞
而獨上兮如一髮之引千鈞亦既識夫康莊兮坦順適乎
前路握瑤瑜以自好兮力衛策而疾步世方以其事為事
兮夫何獨先生之好脩彼將鑿鳳凰以司晨兮援騏驥以
曳輀夫既知其不可兮姑將反是以求適何枘鑿之終不
可以相入兮又笄琴之異好返顧予于斧糸兮迴素絲乎
紫帛而初心之寸寸兮雖隱約其未忭蓋智者不嘗寸以

迷邦兮而枉者將罪予以懷璧嗟屈皆其執基兮而禍本
其誰植女入室而見妬兮不嫁何尤士入朝而見嫉兮不
仕何憂宣劉者恒足以致缺兮而美者必於毀璞玉之
必於見剖兮而淵珠之必於見取胡為乎熵烈火于餘燼
兮加增繳于傷羽彼蒼蒼者其廣大兮而藐藐之謂何匪
予行之當是兮諒矢心而靡它行違違其日遠兮心耿耿
而傷悲羌去故而即新兮今長往而不來旦引領于國門
兮夕疑睇于桑梓登高丘而望遠兮或居閒而獨語旨哉
月之幾何兮倏少壯之代謝悟遼鶴之風吊兮齕埜鵬之
集舍魂杳杳以無歸兮吾將淚而亦故游塵無之亦以
極兮又雲闕之不可以揆度風淒淒其書吟兮雪紛紛其
夜零日卓午而不明兮草蓬森而不青怨天宇之陶霽兮

仰
見光之下澤晚仁者之前後兮嗟生死而肉骨箕婁與乎萬
里兮復此故丘貴微名于九原兮榮溢東州方其阽身就
死而無所恤兮又孰今夫孤孽與隧絰廢而人所不億兮
天實為之

題竹石圖送杜亞之

江風起兮白石寒梔菓落兮脩竹殘蘭和兮未絲撣義
人一去兮良會難淬歷懸邪兮酕著汝明月揚輝兮獨達
丘思不見兮意綢繆顧式好兮枝離憂

送陳景昭

泰山兮蒼蒼湖兮泱泱中有人兮徽清芳蘭為佩兮科
為裳裳之笠兮竹為居謝六龍兮和三光炯僕瞳兮坦一

方昔未見兮長相望只今見兮心則降駕言旋兮邈徬徨
欲往從兮不能行歌予懷兮何時忘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九

海虞許清　編集
門人朱祚　校正

五言律詩上

北行別友

去去青雲路何時更盍簪西風游子恨落日故人心報國憑三策論交等萬金家塵境外詩酒臥東林

送黃學教

泮水宮初滿臨岐意黯然風雲千里近雨露九重天碩學推程穎清才數鄭虔願言行莫緩臺閣正求賢

與胡濮

泮水多年少知心獨有君能持師友義深見弟兄恩紫牘名何用文章世所尊流年殊易往慎勿誤朝昏

張世清愛竹軒

辭官歸故里種竹已成林掃葉容春筍編籬護晚陰清風如有意明月本無心幾度臨軒坐烟消綠鳳吟

寄劉珙弟兄

不見諸賢久空懸每日思大兄應就業叔子盡能詩歲月嗟長往功名未有期自憐遊泮水空憶少年時

吊陳儆左

寂寞寒窗下殘篇只自親漸成愁裏病長憶夢中人仕路青雲遠高堂白髮新翻思年少日吟罷益悲辛

領解別武林主人

別去未幾換秋以樸緣及上方地深松葉暗天近桂花香館客

逢華簾春入飲上服青雲從此去回首意難忘

題閒居詩卷

一壓吾所受三徑舊營游自有閒中樂其如物外求烟霞
居散地人事付虛舟見説軒中客而今好白頭

孝思卷

默默傷懷抱深憂逐日生美墻如有見雨露若為情風木
愁中影啼烏夢裡声可憐孤枕泪凝注幾平明

送胡以端還姚江

望望錢塘路遥遥古越舟有懷霜一夜應念倚門愁海國
吟邊月鄉關夢裡秋君家多世澤慎勿好清遊

綠陰清晝堂

山中有高士結屋住岩丘樹密鳥声亂林深鶴夢幽雲來
疑向夕風度欲驚秋何日尋三徑相期碧落遊

莫士瑛永思堂

青年罹永感白首泣高堂恨與終天盡心隨化日長致身
何以報沒世不能忘登臨見風木時復一沾裳

送安二萬簡令兄仁遠

故人不可見令弟早相知文采京華自威儀伯仲推雲深
江樹黑天遠雁書遲若問同袍者悲涼比舊時

寄崔惟正

瘴海風烟息江關別意長思親愁未了憂國意難忘一將
城東辟孤軍歷異鄉功名當此際慎莫厭風霜

慰郭詩御喪母

懿德應無忝全歸世所稀獨憐鶯引客空見老萊衣夜雨

萱芳盡秋風旅雁歸猶疑天上月顏色滿慈闈

慰同年喪母

遊子在萬里慈親隔九泉可憐金榜日不見綵衣年節屋
春深雨垂楊日落烟風光易流轉回首一凄然

齊壽為沈秋官作

世治憂虞外身閑疾病稀秋風嗟白髮春雨濕斑衣綵髮
恩衣滿衿君須不違同年復同老終身鳳于飛

寄劉世經

一別隔千里天涯日日心草深蘭蕙路雲滿薛蘿陰往事
翻成夢孤懷只自吟相思不相見情到欲沾襟

寄陸文博

望望天涯路無因寄遠思却因千里別憶得十年時問疾
頻相過深情久不移杏花春色裏何日叙心期

送黃訓術

傲吏何蕭散居官似隱淪拜辭
金闕曉歸卧故園春洞識陰陽理潛資造化仁也須勤測候
臺閣正憂民

挽陸都憲

都臺初督握西夏又登臨未盡經時共空餘報
國心古今清譽在生死
主恩深無限凄涼意哀歌滿士林

送王給事使滿剌加

聖主重遐域天書命夕郎乘槎浮瀚海鳴鳳渡蠻方而與三
韓近風雲八九長衣冠遊未可傚重譯又來王

挽杜太守

早作觀光客還聞宰邑名六卿方薦跡五馬又專城白首歸田夢青雲戀闕心可憐人不見空案繼簪纓

與王生

連日沉吟坐知君病已安不宜多飲食還要避風寒沐浴休教早經書且莫觀天晴如可出來此一盤桓

送人冠帶還吳中

自領公車召十年今始歸忽驚文采別未覺鬢毛非落日逐烏春風動錦衣喚親正強健此樂願無違

壽王尚書母夫人

九十逢全盛三朝寵命新青雲諸令子白髮太夫人啓閣朝南極焚香禮北辰年年當此日歌舞妥長春

挽司馬給事母

共羨柔嘉德能勝窈窕姿如何採木詠翻變薤歌詞鶴髮催年盡鸞封待養遲憑誰書懿範爲作墓前碑

送常州王經府

三年勞贊府千里覲長安政爲傳家熟清因近代難烟雲江浦別風雨郡齋寒却愛難兄弟聲華總未闌

挽王牧之

早擅丹青妙中年入兩京高標凌霄漢能事動公卿子有詩書業門無寵辱驚如何頭未白一往便傷情

張珍叔松遊樂卷

相望僅百里江山都是家義田滋舊澤秀野適生涯靜聽華亭鶴閒看博望槎浮生聊自得何必事聲華

思親

記得高堂別俄驚信息稀夢隨青草綠目斷白雲飛曉色庭催鬢新愁欲濕衣庭闈有難弟非定莫忘歸

題赤壁圖

孤棹臨江發中流晚色開相看今夜月曾照幾人來世事更棋局浮生落酒杯扣舷清興發況也洲蕭催

其二

吳魏忽已古江山還至今年華互今易詩酒重臨遠悲前事清樽與宿心無端孤鶴夢回首夜沉沉

送鮑轉運

轉運需賢使儒林起老成近諳經國策能恤遠人征行李今猶昨家山住復行清風與高節莫負去時名

和楊同府閑雲晚興

本是無心出歸來晚更閒風高防遠散雨小幸時還冷薄秋林外寒停夕照間同行五色伴歲盡未還山

哭貽哲

稱觴嗟已偶中年喜見兒身衛吾漸遠拾命爾須貽賀弔聲相接榮枯迹可疑行囗忽來去辜負二親時

題劉耀卿畫

青山迴北里白水繞西隣世路悲寧落烟霞欲忘命鄉邑垂釣戶花下投竿人不羨依仕明時子一身

挽孟齋

衣冠歸舊族彷彿自皇元忽日迷倉海青山滿故園第六悲令子恭杖哭孫海外諸朋友傷心入夢魂

題王子久畫

地域分吳越河山閱古今江空寒雁下天遠戍城深官達悲長往睽違負此心何當隨釣叟歸卧灶岩陰

送尚志先生

十年承杖履盡日坐春風清與閒邊祿殊華動上公曰才施教育推類及童蒙別後相思者彬彬集泮宮

題畫

綠水明邊浦晴鸞發曙光舟人迷蜀道佑客望沅湘近渚江籬熟鹽雲曉雁翔懸知登眺日懷古使心傷

其二

淑氣連坤輿陽和滿太虛烟鸞迴海岳雲樹點匡廬曉者行舟畫春田柔屋餘不知遊眺日爲字記何如

轅門夜宴

瘴海清平日文英宴集時少陵元愛國何氏況能詩吳對樽中酒寧忘宴上師邊夷今有備去已莫窮追

其二

師幕相逢夜清樽對別離論文思振武居樂肯忘危威振三邊靜功成一劍隨行當收晚節英海已爲期

菊樂

未發先期賞臨開不係遊杜陵嗟有日彭澤故多秋詩化冷香欲情甘晚節傾宜男空自好對此更何憂

寄吳興前輩

懷人不可見名望重相傳詩酒閒居樂箕裘令子賢葉去節屋雨草色慕山烟惆悵天涯路吟成倍黯然

挽富太守

不識荊州面常聞壽老賢一官成白首三世共青氈夜閉磻溪路春風杜曲田傷心懷往事草色自年年

李尚書世德堂

輔衛推元老承宣重守臣一門登仕版兩世被儒紳汗簡元勳在奎章寵命新英華知有日孫子共振振

送黃廷用下第歸淮揚

獻策未得竟歸游江水霜誰憐釣鰲客尤是化龍人別去忽千里重來知幾春烟波明月夜情緒一沾巾

送張世璉下第還大興

共是天涯客那堪復送君感時悲賈誼下第惜劉蕡倉海滄波遠青山馬道分聲華久自著聊復歎離群

登第後書懷

淚眼依春盡羈懷苦病隨如何登第日翻似別家時夜雨池塘夢春風屺岵思君恩未能報聊動老萊悲

慰人喪弟

侍綵同來日傷心此獨歸不同兄弟妥誰念死喪威天未孤雲起江空一雁飛莫將無限恨時用濕麻衣

寄王宗勳

舊曾相許才名早見知一為滄海別久負白鷗期會面
知何日逢人寄寄聲晚香亭下月篩梅花時

十一月十一日憶

裕陵

每茂錢晨早廠班侍漏殘追趨無暇力拜舞有餘歡龍化
金根遠虹飛玉者寒永懷殊遇日凝涕候鳴鑾

為姜用貞題梅

海宇年芳盡孤標晚更奇不緣風雪裏那見茂寒姿止渴
漸無補調羹已有期逢人如有使莫負隴頭思

挽人母亡

萱親不可見令子竟何依落日啼烏鳥晨風動綵衣傷心
看隴樹清夢引慈闈為問王孫貴誰應道泣歸

哭王民望

十載無一字半生能幾人自嗟榮落異誰是死生親此夕
青衫濕明朝白髮新行思兼坐想言笑亦傷神

曹以安仙桂堂

華屋臨仙境高標遠世塵誰移天上種為有月中人香和
金閣遠陰連玉樹新于今堂下景併入杏園春

瓊林羅宴圖為同年作

大宮初徹燕小隊緩隨行人在雲端下春從化外生滿城
都注目何處不知名好記
恩榮事千秋贊太平

寄任醫士

見說任醫士由来侍御門業超三世重名許上工存養心
嬰兒疾能全父母恩同達藥部日日向予上口

送張璆四首

客裏相逢好臨岐益惆然歸心吳苑月鄉夢楚江烟雲水
經千里星河共一天重来應未卜塵榻為誰懸

其二

令伯曾知己尊翁亦舊游分移將半載咸今過三秋華翰
頻相及新詩久未酬君還致深意夜夜夢南樓

其三

大魯將誰問孤懷只自吟閒中思往事病裏曠幽尋夜雨
昭陵淚春風
覲闕心因君重增感南望鬱煩襟

其四

五月都門道長歌送遠歸北来青草歇南望白雲飛久病
慙余拙高懷似亦稀江湖舊遊事此別定多違

聞張廷肅訃

京國多時契還家獨見君交情同止水遠氣抗浮雲北去
遺書別南来報訃聞楓青江月黑何處可招魂

世德堂

不見高陽里華堂似太丘九州無遠裔千載繼遺謀婚宦
酬嘉會登歌集勝遊猶疑群從夜星象動高秋

陸抑之重慶堂

世治憂虞少家安疾病稀一身經四代九族見重闈秀與
南山並
恩齊北闕歸貽謀將懿德榮壽兩無違

登方洲一笑山

徙倚出前除登臨及夜初月高墻影盡風波樹陰疎步緩
行堪久歌闌思有餘瀛洲在天上吾復愛吾廬

哭趙士瑛

中年為柱史六載守荊州病後惟青目官閑共白頭心期
鶯浙水名位逐浮漚不盡天涯淚無由對楚囚

哭劉縵齋

横笛猶吞声秋懷百倍生一家摧柱石七縣失耆英零落
春秋筆虚徽月旦評惟應天上月清澈似君情

林塘書屋

茆屋寄滄洲溪深事々幽門無題鳳客岸有釣魚舟放浪
非狂士浮沉混俗流猶疑人物色從此隱羊裘

王氏朴庵

巧偽紛華後翛然見此翁更無浮世態渾是古人風抱甕
機心息汚樽野趣濃可憐人去遠茆屋夕陽中

貧樂窩為王本正作

陋巷無餘地破廬常見天往来渾不覺老去欲忘年世味
閑中寫冥懷瘦處便行雲門境外詩酒只陶然

歳寒齋

松竹有晚質野梅寒共芳穠華看又歇疎冷故如常廟用
期同調居閑欲並藏相知自相久非是別炎凉

詠竹寄兩知

地僻種元少年深生斷疏向無當路笋時有出林枝晚翠
逢堪並春紅近亦宜陰森聊自爾凛賀雪霜知

竹鶴老人畫為徐時用題

山水鴛清妍吳來三月天丙中行數樹裏見炊烟時見
誰家屋閑情野渡舡無人共登之斜日下長川

雪中偶興

晴雪滿山深蒼苍晚尚除泉聲朱間寒氣積疎林盡道
豐年兆誰同卒歳心爐稀酹有客許以正相尋

袁公謹訪詩

幽居逢勝地心與此君宜怕俗嘗無悶臨清使有詩老堪
門徑茂閑憶歳華遷任尔水雲裡相看只自怡

為楊廷獻題畫七首

山色青無際溪流綠漸深淡烟依遠岫疎雨過平林不見
輪蹄跡惟聞鐘磬音何當去城市来此好招尋

其二

僧舍烟雲表人家木石中亂山遮遠近流水繞西東犬吠
穿籬月猶鳴落葉風曾逢隱人說瓜路相通

其三

度嶺飛流急緣溪狹徑長松杉圍古寺鳥鵲下迴墻舊許
周顒隱今無賀監狂惟餘林下叟辜負似云唐

其四

山峽谷陰溪深隱釣舟平生不到處今日偶乘桂逕
踏青陰招尋翠樓桃花流水暮歸路使人愁

其五

路僻無忙步林空有遠情綿々行復坐詩緒亂還清水到
花磯野樹生何時休世念來與爾同盟

其六

地僻宜幽植林間得吃居清風吹戶起明月映窗虛倚暮
悲空谷交寒老樂廬不知三徑裏存息意何如

其七

名郡浙東西耶溪與雪溪水平吴地落潮長越山低楊柳
藏鴉容芙蓉隱棹齊何當尋賀監來往日琴躋

成化甲辰七夕立秋有作

立秋逢七夕不減歲朝春天上佳期協人間俗事新炎涼
戕代序時節併催人蕭瑟梧桐葉相隨野鵲頻

聞蘭姨訃慰內

只記生離日那知死別年素懷常自有真信托誰傳姊妹
變成念夫妻未了緣從今東海月空照蓟門烟

題畫

虛舟橫斷渚高隱遂閒安漠水夜新漲岸花春又殘山明
宜共晩松老惜孤寒俯仰乾坤内悠然得大觀

水竹圖

漠漠孤烟合盈盈一水深汀青匯沙林猗筠自行吟野色
將秋思江声併夕陰可憐桃李月風雨斷幽尋

松泉軒

松葉綠溪容山泉夾峽流雲深常蔽戶石淺漢通舟鶴伴
庭中月對分澗底秋曾覺軒下容爲訪似玄洲

徐嘉猷畫綬夢椿詩

早負榮親願孤懷爵至今倉惶眠夢事交錯死生心寘訓
無由盡趨庭已十年消盡悠不復就申[illegible]

五色牡丹

五色名皆具千金價不踰相看真似錦巧美更無花瑞麟
明天韶祥雲夾日華次香亭以發繁能更誰家

來春軒

地美陽回早居閒勝集多吴山送佳黄花竹煥晴和迎谷
鳴交應樽空醉踏遂樂故情深風景自相過

慕椿

椿樹凋傷久孤兒戚悵頻永懷一萬日空憶八千春北雁
風霜古東風草木新年年丘壟望隨物一沾巾

詠龍

天上四靈首人間萬象雄飛騰開景運變化著神功霖雨
中天布風雲八表從黄河清已久顯躍負圖中

挽宗舉人

四舉皆不偶一生良苦辛食無清眼客死負白頭親宇落
愁中事悲涼夢裡身生平清誼在腸斷故交人

竹林七賢

深竹暗浮烟賢公樂事偏高情動寥廓清論入微玄豈是
巢由侶何如沮溺賢其誰匡世年數列照遺編

香山九老圖

履道坊前路香山會裏名地靈人自傑心遠境偏清何以
酹明世同之見太平共欣斜日好不是學無生

坡翁雪月二竹

歲晏孤山深瀟瀟雪滿林影偏錄佩下声細玉龍吟獨把
平生節[illegible]心惟應松柏樹寒日共蕭森

其一

明月照幽篁天空夜氣凉蟾陰連谷地清影亂蹤行兩
傷迸暮風烟怯君蒼何如今夜景蕭瑟憶湘

至德青有作

野樹荒烟路重來十五年溪山如有待人物故依然漁火
明寒浦歌蘇船長橋今夜月森梓影重圓

夢椿壽萱爲陸蘊之賦

椿樹經霜早孤兒入夢頻同風聞謦咳乘月見精神盡說
生前話都忘死後身覺來腸欲斷恨殺曉鍾人

其二

慈母身將老萱花日正芳年華無意憂事穩相忘不用
姮娥藥何須阿母觴惟老萊養歲月自延長

奉

旨分獻四瀆

聖駕端
郊祀禋宗簡侍臣禮分
天獻重事成
主恩親登降嚴無地精明若有神共忻
景貺光霽燭蒼旻

酬張節用來韻

自廢登山屐長懷漉酒巾風雲游子慕魚鳥故園春聽雨
興思遠臨池岸句頻林泉高致在詞翰近尤新

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九

洲張先生文集卷之十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宋祚校正

五言律詩下

贈吳秀才傳令兄瑶

令兄曾托契賢弟始相知文采子表自威儀伯仲推雲程
連步武王事一驅馳不是懷同業誰能致遠思

重游金粟寺有作

溪保通小艇山峻落危林葉經霜盡阿冰近午開開雲
僧出定舊雨客重來援援浮生路經過知幾迴

舟次齊照應得孫廷昭大參

一自同官後于今六幾年相逢真偶爾分手各依然舊事
憑誰問新詩賴傳天涯不可極烟雨過前川

草庭

幽庭何所間芳草不知名於落東風後鶯啼暮雨晴閒中
隨意綠空裏共愁生惟有癡溪趣年年任化成

憶母

慈母殁七載痴兒尚一身天涯常有月堂北更無萱虛室
離群散荒園野草貧平生勤苦事日遠益悲辛

唐安八景為尹朴之賦

東湖夜月

雲淨水悠悠空明一色秋夜京珠露重風度桂香幽放浪
袁宏者清真庚亮樓其誰半富東登屋候西流

高閣紅

𨵦問古城東猶遺雪後紅人無前日與茶異舊時容遠道
憑誰寄新詞愧未工綠陰高閣下吞落負春風

天目曉鐘

山門樹寞寞朝音振海生斷依殘漏盡吟樣曙烏鳴遠夢
驚長樂迷塗想化城如何長往客猶着夜衣行

市橋官柳

風暖亂鶯啼春來處處齊晴連官道徠寒映酒帘低搖落
應相待繁華莫自迷猶勝離別恨生長灞橋西

西江晚渡

天晚路悠悠歸心急暮投水声喧語笑人影亂浮萍誰棹
中流楫猶聞野渡舟濟川須及早斜日下滄洲

白塔斜陽

野色荒涼靄山空日未沉僧歸黄葉寺笛吹白雲林塔影
淺秋霧鐘声送夕陰無因駐清景餘興得幽尋

前村牧笛

杳靄山村靜悠揚草路逢調高初上壠声近漸臨郊落日
疑寒曲悲風動柳條太平民事好日日換新謡

峨山晴雪

古瀉色常在蒼茫勢欲崩陰風吹不盡寒日照還凝夏遠
懷神禹唐華重少陵豐年欣有象佳興會堪乘

龍江八景為康公寓題

南畔農畊

沃土饒生意芳村托北隣西城初年歲東作又乘春食力
真吾事全生仰至仁此鄉深化育雁肖帶經人

北山儒隱

盛世多才逸山居遠市塵不矜高上節卿托野人群絃誦
消寒暑柴桑見子孫如何真隱士博蓄起移文

石橋秋月

白石臥滄波水輪度玉河地高秋影重天近夜涼多清賞
誰將共幽懷索亦何會逢題柱客同和遇仙歌

龍穴曉雲

神物何年化行雲日露然靈氣連石洞翔影亦流將豈是
無心出何曰有夢傳田家鎮相望霖雨自年年

尖峯樵唱

雲重碧山深行歌度遠林迴風飄遠響空谷振流音勞苦
運相和招呼擬共尋聞歌盡回首猶念買臣心

桔浦漁舟

數柳繫扁舟年年水上頭雨晴人共發風急夜相留酒伴
多同狎船居未解愁此生歸復亦何用着羊裘

山寺晴嵐

縹緲帶春霏山深野寺微烟隨香霧散濕映雨花飛困鶴
驚茶竈閑僧閉竹扉明朝去遊覽擬為薜蘿衣

獨岡晚照

孤絶羣山外斜陽落未沈餘光迷島嶼流彩入楓林曠望
愁打夕昏黄思不禁桑榆景猶好誰肯惜分陰

題姚公綾山水小幅

幽意無不盡嵩山深更深白雲無出處綠樹漫成林啼鳥
醒人夢流泉淨客心何當隨釣艇看奕草堂陰

夢劉公瑞
形影久云絶連宵頻夢君布衣仍潦倒病髮亂頻紛信別
驚相見猶言怕不聞平生最深契夢斷一銷魂
送陳知縣
共說難兄弟才華信合并龍光溪劍白鶴夢一壇青種學
諸王字能通大戴經鳴琴花縣日春滿早公庭
舊朝靴
記得初成日
先朝禁直臣動移當
陛較步履上星辰待漏清霜滿乘春玉鎖新舊纔時紋裂
猶有玉堦塵
王氏永思詩

四

喪亂兒雖毋憂傷祖抱孫囊空孤注在線斷一絲存不盡
經天泪難招絶地魂此身雖百歳無日忘深恩
沈進士瑞蓮詩
本是孤根植何因並蒂開芳傳從此始嘉慶及時來奇象
交成偶殊花萃作魁金蓮夜歸院物兆遠相催
送芝侮李指揮把揔
自是干城器全勝致遠卑侯門傳世早仕路發行初屆地
過声鈃婦舟晚色虛嚴君老名將煩謝寄來書
戊申中秋日得舍弟歸信已至江口
宦迹茫無際歸期定已聞素懷同月滿積思共秋分淩傳
功名異肩翁骨肉存白頭俱永感臨見抑銷魂
吳孟韋自樂山十景

野仙居
自有丹丘地疑逢碧綠深絶門多樹藥肪水畫無花不類
人間世真成方外家平生出塵想蓬裾更清嘉
老農窩
莘野無餘業成都有薄田茅簷容大宿草具近牛眠快借
鄰家灶烹分土窟泉西成與東作歳歳此盤旋
留雲亭
山近氣常聚林深風謾吹非因朝作夢應為雨催詩窓幔
垂還入爐香散不移從龍今出岫舒卷共相宜
代雨泉
混混知何自分流出澗隈突天波清樹旱為種滋培餘澇
沾衣袂飄飄面來傳岩今渴望須借作霖材

得月樹
一碧淨無塵清秋月滿輪天空光亂水風蕩影移人樂酒
邀何及登樓賞厭頻嫦娟長在目幽絶異通津
引泉渠
踈鑿近山陂開雲導玉脂岸迴針心澗石鑿細通池溪雨
漲來急野花流到遲因之想清渭終訪鄭當時
青華洞
地遠芳林匝岩開側逕斜雲扉風啣靜雉幌月燈斜偶此
孫丘壑憑誰入畫圖翛然異人境宛似蓬壺
紫烟臺
突兀承猗漢空濛生紫烟發臨飛鳥上望到夕陽邊氣接
雲林潤光涵月閣鮮香爐峯下景同此類超然

蠹魚軒

墨氣濃侵蠻蟲痕細遠遠自因當臉破無復可人憐竹汗
淸道簡芸香落斷編茶煙弁日晒莫笑腹便便

科斗池

山池春漲後科斗出紛紛洗研芹香採觀鵝玉藻分出魚
行作字風水渙成文却厭書審雨蛙聲夢裡聞

癸卯七月十八日哭淳女

生全終七月嬰疾忽多時備短因何在興衰事可挨慈懷
真自痛老累已無遺腸斷春風樹枯揚未有荑

林侍御四哀

寶棡西原

春秋驚黃早孤楚改葬遷詒謀心有在經武事堪悲山水
陰陽會松楸雨露滋至今鄉社裏猶說艷孫宜

雲峰東麓

生孩孚失父成昏荷先夫天祿三公地人嗟五父衝西原
喬梓合北隴風嵩孤想見黃黃日還應哭切孤

鳳山北壟

宰木深將拱崇封隱若堂冰霜餘古郡雲漢著
息章到死即同老平生是未亡不如歐六一晉復表龍岡

生穴南郊

瑕丘遺戚事塗墳預佳城地切分昭穆懷高一兆生玄成
父子念傳永祖孫情却憶東坡老多營晚未成

山溪晚興

樹色蓮秋淡山光薄暮佳吟看風隨葉坐覺水生花野景

周遭在幽情一倍加日斜人不見惟有過林鴉

翠岩

松柏連崖岫軒窗匝薜蘿門臨蒼玉叢人在綠雲窩路入
三茅洞行經七葉坡日斜天宇淨空翠翠靑螺

半閒

動靜心常靜忙中樂自由祖庸長須了子姓早分憂事办
多臨突耕餘便出遊何如賞秋壑名地總虛浮

送屛方伯赴河南

聖主念生民雄藩列重臣金章辭
玉闕寶馬曳朱輪南國仁恩在中原事業新會看嵩岳裏
幽谷發陽春

哭承孫

一自汝亡後孤懷益黯然深秋思入地默坐忽呼天歸路
三千里浮生四十年悠悠嗣續意今日付誰邊

赴汀

頻年湖海上妻子傪相隨道在介非病才疎遠更宜依違
真自肚得喪任時爲偶有斂親在點行淚兩垂

舟過當陽

離家經十日鄉思斬多違江近村居少山高石路危野人
觜容至水鳥傍船飛何處松燈見谷花對夕暉

登龍游翠光岩

孤峰攀寒汀無人獨自登積落深坊篆斜日照魚罾淵急
聲如振崖高勢欲崩客遊那可駐雲重樹冥冥

哭雲翁

相命之無已忍著歸辰有期已然婚定事竟作天殤悲涸溢
枯腸血枯叢短髮絲蒼天不可問俯默承懷思

嚴州道中

雲路緣江轉舟行夕照中水清深見石山近欲摸蓬鬢[illegible]
實林漲情隨野望通閑呼小兒女到處一從容

贛州道中

舟行盤石上人度碧雲端水折巴江曲山高蜀道難天時
逢利涉吾貴久閑安總有懷鄉思風光不厭看

至日與仲德呂施司訓同酌舟中

天涯逢至日趨走欲心傷道與初陽長愁添一線長誰詞
鄒子律獨灘與人鄉寄有同袍者[illegible]舟[illegible]正觴

雲谷草堂

閑雲深谷裏邱壑喚邦廬盡擺鋖朝暝晴陰似雨餘菊[illegible]
通野艇無路入安車山犬俄然吠人來問起居

宋宗魯十詠

河渠春暖

積雨夜初歇河渠向曉深岸平芳草暖風暖白鷗流活湯
懷殊澤深清共此心龍門知遠近臨眺一長吟

禾黍秋風

秋風村巷起禾黍遠依微古道無人過晴空有雁飛已證
酬歲事應欲問寒衣但得豐年樂準鑑慢慢歸

柳岸晴烟

楊柳綠成蹊籠烟水面齊啼鶯深不見驕馬只聞嘶初日
行時過風影斷低吟行易夜想迷路未言迷

槐庭清晝

密樹蔭虛堂高林晝日長映花開白落幽夢覺還忘宦達
懷先志栖遲惜衆芳栽培各有待非是學三王

蔬圃夢雨

春山逢夜雨芳韭入荒園綠潤黃苗飯寒生苜蓿盤時窮
聊自給身在任加飧肉食知何補藿鹽重亦存

葵砌傾陽

朝陽初轉砌葵葉漸依隨故態誰將媚貞心祗自持栽培
逢際地生長及方時獨立光天下相看懸兩思

曲沼新荷

亭館臨池畝荷錢看欲圓年芳行復亦清賞故依然遠援
孤蒲綠低逢水行牽風光易流轉須泥本蘭船

映籬叢菊

邊城寒氣早九月盛黃花謫[illegible]悲前事荒蕪[illegible]猶家直須
存晚節何用惜年華醉臥東籬下悠然白日斜

蓬户書聲

幽人讀書處節墨任林坡燈影留殘片書聲隱薜蘿風[illegible]
彈鉄語烟雨飯牛歌今日青雲路飛騰事若何

蘭山雪色

窮陰連朔漠積雨滿山城不辨峰巒氣空聞澗壑聲淨涵
書幌白寒覺布衣輕悵望平林外蒼茫烟霧橫

西林

別業西林下悠然野趣成地偏秋氣早山近夕陽明座有
琴樽樂舟無龍鶴太平人日適非是[illegible]陶情

雨庵爲興聖澤公題
樹遶林借潤客斷屋添幽穿梢有寒色定皆無夜愁微懷
生物喜久慰望霖憂多少離居者斜風江上舟

三鷺圖
老樹寒塘畫孤棲境最宜雙行良有待獨立已多時跂足
身將下翹翎眼正窺畫圖深意別托物重興思

陪于景瞻陳彥章邵叔章諸君過孫景章宅
雲漢疎前約山林復舊遊酒須過量飲詩不待人求醉覺
紅生頰吟忘白滿頭相看此何日猶自意悠悠

林泉佳趣詩卷
小隱林泉下超然得此生身隨境俱寂心與水同清鶴近
吟床立鷗隨釣艇行惟應巢許輩閒絕見君情

冷齋爲僧作
寂境世緣絕虛堂人跡稀廚空常遲食歲盡或留衣窓月
淡如水薜蘿松入扉秋涼自有分不是學寒微

與魏孔淵孫景章邵叔章夜會于京兆宅
今夕是何夕故人同夜堂偶來如夢見客語覺情傷疑有
星辰動當憐關塞長明朝又相別去住兩茫茫

登伍公廟東軒小酌
地迥壓居遠天空眼界明雨來江變色風急樹添聲渺渺
懷賢思依依戀舊情酒闌人盡去猶自立層楹

七樹
江上七株樹風烟共老蒼森榆溢晚茂喬梓净年芳利涉
為舟楫登庸入廟堂梧桐在深處留待鳳鳴陽

馮道士翠庵
浮生寰海內一粟寄滄瀛遺粒誰將拾陳紅偶見餘依棲
如蟻穴假息似蝸居可是壺中地麻姑落米珠

醉漁
一棹清江曲人稱是醉漁酣餘逃物色醒獨感情餔追意
聊憑酒生涯不為魚陶然雲水窟高枕即吾廬

送陳教諭子迎親南還
隨侍歸無恙趨迎復此行坐令吾黨日立見尓飛聲盛暑
三山路中秋兩浙程悠悠事親意自與世殊情

其二
老鶴樗中從閒驊陟九衢鳴陰來和子出谷振名驅古意
誰堪乘家傳此發殊尊君已難別重為尓踟躕

江山勝覽爲頑地理賦
佳麗無閒地幽深有樂丘乾坤渡老眼山水一孤舟偶悟
玄微旨應非汗漫遊會須窮勝絕西北是神州

湖山烟雨圖
曾見隱人說湖山雨若奇常因游蕩處獨覺靜閒宜慘淡
玄暉畫蒼茫子美詩欲窮幽興趣半待晚晴時

閏九月張用文宅賞菊二首
紅芳驕白髮素質咲青娥晚色濃還淡秋香寒更多賞心
能幾許衰節欲如何安得長逢閏年年兩度過

其二
高軒觴詠處不用喚秦娥老伴嗟云少冬花猶尓多只應
忘物我不必較誰何但惜餘芳在披霜尚可過

已在
天時推上日地利稱幽居與闔閭陽正清和合夏初木偏
風逗窗扉盡日當房寄語閑亭家何如此祓除

送張經歷

清時羅致依幕府用才賢去國口千里為官又六年海雲
帶緑滿江水照紅蓮明到淮陽郡音書待尔傳

竹洲書院

昔賢成業處宗竹蔭芳洲人物淇隈近門墻泗水流猶疑
於栻綏不復見詩礎惟有遺芳在春風翠滿樓

竹爐

地僻宜幽植林間得隱居清風環户起明月映窗虛安報
恪共屋寒交老葉府不知二徑裏游息事何如

代人送師

悠悠溪上水渺渺去時程不足尋常別其如婉戀情春風
吹舊席夜雪照虛檐坐立皆相想無言對短檠

郝仲仁五十

知命時方及懸弧日載臨是非從自辨富貴本無心松柏
春芳在桑榆晚色深年年仲冬節鼓缶醉霜林

為王瑞之題翠苍牡丹二圖

西閣睡初覺東君信已通鶯声閑門雨人影隔簾[illegible]病休
嬌不語詩愁悶更濃無端腸欲斷雲破月朦朧

其二

萬卉無凄品三春第一花愛多偏是少樂極易生嗟不滿
桑麻地饒酒畫家所花心已別卿為惜年華

竹泉

綠竹蔭芳洲泉深竹更幽平安應永茂沈靜自長流秀出
孤山後清分合澗秋涼風與華月涵映共優游

竹月軒

軒居多種竹景愛月來時地瘦春芳斷門閑夜景宜炎涼
常不改風雨亦相思惟有前溪水清明可共之

閱文振馬苑八景

馬巢故壘

不見登兵城空聞壯士名四方經喪亂此地托承平廢闕
囙隍墊耕犁代甲兵至今廛市夜蟬肅似初營

楊妃荒塚

幸極多歡恩深不到承寧婦掖庭獄冷樹後宮斜見火

消寒雨魂香散落花猶勝矣卑婦青塚亂胡沙

地湧雙泉

厚地淮邊水平坡兩出泉源流同一氣西畜已多年冥冥
冷清豁東西淮汲便曾逢異人說海眼在泰州

團栽叢韭

荒園無所有種韭似畦蘭宿本培肥壤新芽怯苦寒六時
逢夜雨和葉薦春盤不獨生涯好饑芳亦可觀

金城古寺

主家門第盡僧寺樹林荒色相真成幻豪華未可常去輪
廻現滅劫火變炎涼卻嘆浮生衆猶回佛老忙

寶寺晨鐘

月落曙雞鳴天[illegible]如線續緩斷欲傳声於夢

斷千里神心夢五更何人方待旦坐聽到平明

北原春意

東風吹野草春意忽依依燒迹綠初滿耕痕青尚微雨肥
鶯谷遍霜重較添稀為尔增惆悵飛香欲上衣

南畝秋成

靜自年年欲晴喧鳥雀飛河郎連岸阯高隴蔽雲畔租稅
酬應足蔬菅事不違前村簫鼓夜燈火醉扶歸

思養堂

嚴親不可作甄母幸康強陟岵慈堪痛臨緹意敢忘含悲
娛館舍飲泪舞衣裳為尔心交切中年鬢已蒼

為沈復德題水仙

夜王籠金炭春羅擷帶素湘衆留珮別洛浦弄珠游地美
姿容淨林孤氣韻優無因坐芳藍聊尔伴吾幽

寄陳彥章

一從分別後夢想鎮悠悠路遠知難見書來肴轉愁歸舟
炯月冷故宅菊花秋物色將離思年年江水流

雪泉

積素晚爾白飛流寒更清陽和通地脈雲夜光空明不斷
平林色遙聞落澗聲敢堪清夜永吟待月華生

雪居

積雪滿林闊蕭然舊草堂野懷常獨吟門景忽同光卧憶
袁安拙行憐孟老狂高居坐清簟應勝刻舟忙

題毛女圖

豈是耕桑伴常依麋鹿居椎埋真古若藍縷任余餘花領

清無飾雲鬟亂不梳如何勞役者回首慕玄虛

彥武栽望雲思親卷

閩海雲飛處巖疏隔九泉天涯孤影在客裏寸心懸淚逐
迴風落魂隨去鳥旋微茫是何物常日別遺阡

于景瞻索題前面梅

綽約如佳偶清貞侶古梅隨甘叔近容和濟惜無鹽白
真吾與穠纖不尔梅從今風雪裡深夜亦凝香

王景暉主簿父母挽詩

駿庵王叟士聞有古人風東海雲在西明日報消有曲
登仕版無路史
恩封不必重典歎人生如夢中

其二

有美元稱淑于歸早具宜夫宴天配合門戶日蕭嚴白髮
懷中館藍袍賴母慈至今家所業仍自誕生時

荊婦隆嵩有感

視古知柔在論心聽女良動相勤吐哺疏腐歎曹懷未老
何嗟及無兒重此傷平生恩義在諸妾共占棠

為嚴仁遠題蘭

共說江皋種元來是國香援琴人在魯紉佩客遊湘古調
終難繼高懷不可忘洲庭春事好三世見不芳

竹西小隱

竹西茆屋下偏絕勝玄州望路橫遮斷山泉太析流所使
朝日晏坐愛夕陽留不見何然客無人到水頭
蔣序聽小魁孫玄石屋留頭大雲僧齋

至寺興不盡見僧心自閒坐攜行分遠動覺靜相閑世事
秋雲外淨生曉夢閒來稀睎太促餘芸滿前山
觴詠懷前度登臨悅後時詩同窮斯熟病與晚相宜白首
非生容青山是故知還應尋惠遠重定再來期

東州

夾浦臨暘谷緣溪得震方和風當戶牖浴水近池塘衡杜
春香早桑榆夕影長牀書散金處鳴鳳正朝陽

卧雲

聞有西方士幽居在白雲日高窗戶曙風靜棡餘薰歛息
收龍雨宾棲伴鶴群悠然半間屋無地著塵氛

柏亭

嘉興有清士種柏住林亭雨榻添新綠霜柯茂晚青坐思
諸葛廟吟借廷公庭好學昂霄傑田之顯地靈

竹莊

西清畊隱處築竹似雲屯九曲不知逕千竿方到門幽可
分少室美盛亞淇園為問平安信傳芳見子孫

菊西

卜築青林右寒花遶側芳一堂疑漉曲三徑類柴桑啓隱
看朝日循籬吟夕陽東君消息遠晚節近清商

雪江為僧文秀題

添靜秋來水蒼茫臘後天空花迷滿樹遠色見林炯凍絕
橫添滌寒無泛浪舡夜深清不寐月到寺門前

琴樂

自鮮南風慍陶然適此生調高真入妙心好倍怡情脫絕
笙鏞閑留連山水青近來点閑味孤趣欲無声

許景暐坡湖小隱

小隱坡湖上蕭然卧草堂萩蒲藏釣艇鷗鷺識吟舫城郭
時仍往林泉日去故家清世業不是避軒裳

題高道副墨竹

草盡白石露林幽谷蘚生不移君子節似有故人情明月
照秋影涼風吹夜声渭川千畝廢轉覺一竿清

附五言排律

陳世用給事母挽詩二十二韻

奉母帷盟早熊虺吉夢叅□□□□為族人憐寫異
咸儀重□聲禮教卑清□□□品瑩無藍田中飲烹調
情通實補綴便曾陪伯鸞□識□孟光賢不愧閨帷什循
疑苕藟篇文揚初及第令子凤□遂夜雨□□思風入
斷絃可憐
黄屋詔不到白頭年歐扁今為王姓威已上天青宵不可問
脩短竟誰宣迢遞瑶池燕招搖玉佩仙麻姑留宿罷王母
授真詮恩令俱榮洛陽縣總無捐除情實戚戚清淚轉涓
涓潢冀踰三葉榮光賁九泉已酬尊養願其奈別離年現
夢應何在音容盡黯然雲迷淮海月霜冷越江烟墓行新
成傳貞銘已就鐫孤墳在何許千里卜牛眠

七

韓方伯母挽詩

世澤使部國休声啓相門三遷遵遺教在諸於母儀尊婉娩
胡然在桑嘉重尒存良人餘粉署令子起青雲明鏡秋光
冷慈幃夜色昏可憐春草念不返夜臺魂

哭内十二韻時年十七

笄總承姻媾青春嬪戀幽褰帷鸞鏡落鳳鳥繡鸞乘龍風抱
余衲苦未還組織工絃琴悲窈窕中饋失儀容無絶啼沾
臆臨危噎撫躬平生懷箕鈌今日愧梁鴻弟妹江閩外姑
嫜疾疹中宗姻稀祖免餘服拜恭功開窗餘班衬箕裘家
命空水懷愁不寐長慟意無窮草結閉門雨花明後苑風
年年桃李月憂絶在行踪

劉公秉望雲思親六韻

極目雲飛處傷心漢水陽飢烏迷隱樹杳靄護桐萱斯逝
悲風起低隨落日黄夢魂懷屺岵涕泪溢溪墻寥落經秦
嶺淒涼憶太行家山宛別處不久在他鄉

送夏德乾移任大庾八韻

一自青枝別常懸白鴈期杏園芳宴歇花縣歲年馳甘苦
誰將語升沉事豈知憂深翻見拙道直竟乖時岀岀臺中
辯依依去後思物情閑自定世味淡偏宜獨行仍須重多
岐莫更疑君看松柏樹寒暖茂華姿

郭文帡杏雨軒八韻

家安知時雨幽居杏子林徧滋枯瘁質普布發生心一郡
懷芳潤千家休□塵藥開春正好橘井曉來深化澤應同

六

溥鈞風莫亂侵種花人罥渠問酒客□陰國手憐非相時
名愧作霖額驪收縠虎豪笠此投簪

送陳理之敎職還溫州二十韻

背府元勳在名藩閫制崇祖孫俱挺萃父子盡登庸臺閣
丹青古河山帶礪同兼資文武略翊贊聖神功信是箕裘
美生當化運隆自天承
寵命隨地吞
宸衷馳志燕山北還家淅水東建牙歸舊鎮抗節貫元戎氣
壓千城器機深國士風樊籬萃子服重挽楚人弓鷹隼飛
揚外熊羆指顧中安危都注意戰守欲全工坐覺烟塵凈
行看瘴海空此期知不忝良會諳難逢况清秋月離懷
遠塞鴻婵娟共千里聚散等孤蓬酒盡情難盡詩窮興未

窮愁〻忠孝顛到處與君從
韓成章所藏米南宮雲山圖二十八韻
傅雅南宮彥清貞覩圖孫圖書遺墨在文物故家存藻鑑
堪誰定收藏重比尊山明初過雨雲逗欲晴暄野渡蒼茫
小林巒杳靄峰巒籠水國草木蔽烟村翁鬱色含古淋
漓氣吐元眩疑崖影動靜覺水聲喧嶠露看微散岩巒看
容屯乍和嵐霧羅旋逐摩風軒高出應無際低生似有根
深穴龍入岫馳從鹿踰垣橫截芙蓉朵斜連瀑布痕隨溪
浮練曳經樹縞衣翻游漢金牛洞凄迷玉女盆誰家停旅
鶴何處可呼猿縹緲連三島蕭疎異五原栖林懷竹院迷
路憶桃源嶺上持誰贈江東望易昏情海巫峽夢自斷太
行魂五彩行殊伴孤飛事莫論升騰聰極表閒淡戀丘樊
化澤遠商野承光遠
帝閤聊憑開發手自托卷舒思海岳香生席方洲瑞擁門筆
端遺珙璧座上閱乾坤題詠須千首臨觀歷百樽相看心
自化一醉盡忘言
作古木圖題寄劉廷信都寓十韻
鬱〻中山木生來質絕倫栽培元淨地挺拔易爲春秀天儀
中盛英華發外新苦心終自保直節待時伸獨立冰霜後
清當雨露辰喬然超檜柏俯若庇荊榛廟升梁棟爲舟
絕要津用因材大既事類夢求親齋日岩廊表江湖野渡
濱甘棠不重見懷昔舊游人
慶王評事父母受封十韻
父母俱存日

朝廷有道時登科蒙顯擢錫與荷
恩私自是風雲會偏承雨露滋鄉人誇積慶學士詩書益資玉
潤青嵩尾金紫白鸞絲衣冠信光彩門第轉增奇不負趨
庭訓毋忘斷織機金勝朝夕養何事昇祠思榮
寵期重至年華諒未衰君看向陽柏歲晚茂春姿
夢萱八韻
萱親不可作魂夢每相隨斜冥知何自蒼茫忽見之虛中
聞笑語宜裏見容儀多在倚門處或生携幼時都忘形隔
絕猶學舊嬌癡妾曲生前話凄涼身後悲留連長及旦定
省已無期莫說忘憂事年來髮已絲
送張公寔之廣東八韻
侍御才猷重名當借遠行功高柱下史官次省中評不懈
澄清望尤深訊鞫情無僚連百粵
王事促脩程問俗遵蠻俗觀風駐海城黃茅深蔽馬白水淨
搖旌騶騎鹽存飯人輸谷葦美纖綠易相辭還欲訪柴荊
送僧歸族十二韻
早涉真如境旋聞博大風自從心有主頓悟道非空典則
義農祖詩書孔孟宗無爲先有作去情始來功夢夏終天
異君親豆古同是誰循錯拱隨處被牢籠欲破形經固須
憑識見崇力能排闢走事勝倒戈攻近似蘂人萬相持羞
世雄星承還拱北瀾倒竟迴東復志三綱裏全身四業中
能言距揚墨於尔亦何庸
李府朝月圖十韻
金水相江濆風烟既肅天府今方盛大秋半正清涵蘇背

冰輪湧蛟宮玉鑑照星槎通桂殿飛雲動龍泉勢含陰精
潇光摇氣毋旋大觀同俯仰佳景洞黄玄想見升沉際田
思含闓年詩工形不盡畫好思難傳紫塞機堪速丹心若
益堅國之崇顧澤文武继才賢

萊庵八韻

閒居無異井蔬植繞紫荊稼圃眞吾事畜縕籍亦營春畑
芸春秀夜雨剪松明色瑩青梨飯香薰玉粽羹鏟思挑野
倫貿分採薇清淡淨堪長往肥甘負遠名可應存晚節聊
復任平生見說庵中客年來百事成

廿六日復陪諸公遊濠隱寺留題祥上人所十二韻

峻拔天垂秀盤廻地拱靈神峰騰北道法界控南屏龍雨
周三竺鵬風合四溟樓臺出嶺漢鐘鼓隱雷霆明含椽窺
洞閒經鶴避汀迷塗登覺路佳客借閒庭風帽秋雲落雲
車晚弃停黑頭全變白紅樹幾還青踪跡迷鴻雪光陰換
鳥星誰知陶令醉從是屈原醒舊事驚還問新詞厭復聽
憑吹劉頭唉題向冷泉亭

題淇澳晚節詩冊壽王瑞之十二韻

星紀初周歲風烟欲暮秋乾坤元並青人物故同流汗簡
功仍待編竿志未投詩堪通比興居可事藏脩不斷平安
報終無代謝憂自招三逕友獨邁七賢遊標標材非偶岡
陵壽可侔椿陰交嶰谷桂馥逗相洲厰寶金花結龍孫錦
籜抽園紅低托蔭澗翠欝涵稠老節俄生肘清標直到頭
憑書吳下識簽入衛風收

吳郡陽都閫壽像十韻

待居
金門日承
恩玉陛餘文階品蒯祀武領太倉储春夏琴棋別秋冬杖屨
竦籌纓総初服韋布袴華裾肅肅來公所中中卽燕居貴
懷憬亦舒閒惟毋吾膺氣脉交移易威儀定欽祈禪則非
變撓地位自兼除行見照封印還看[illegible]待君歸問盡
增表馬遺書

爲王廷秀詠菊

細柳春營遠名花別墅幽生無桃李態性本節[illegible]幹
偏宜徑香[illegible]不[illegible]子根狀亭近石葉老不[illegible]冷[illegible]依然
在年芳重尔留[illegible]西[illegible]公壽飢[illegible]
陽生幕秋偶爲三[illegible]別

是秋所嗟生地迫情會兩依心心

溪隱卷爲秀水陳嘉上題

茆屋寄滄洲溪深事事幽門無[illegible]容岸有釣魚舟放浪
非狂士浮沉混俗流猶疑人物色不復波羊裘

海昌許淸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七言律詩一

侍耕籍田 二月十七日

聖主親農御籍田從官如雨下中天萬方物覩風雲表四海春回耒耜先舜畝未終勞久駐豳風猶在許重箋從來稼穡艱難意王業于今億萬年

送趙時英

孤城南望曉依微家在千山獨掩扉白髮倚門遊子遠青雲推轂故人稀河梁歲晚冰霜合驛路天寒雨雪飛蓋相逢知有日暫時分手惜多違

秋日漫興四首

雲物蕭條拂曙開故園東望轉堪哀孤城海氣連雲合萬樹秋聲動地來麟閣功臣多際會鳳臺詞客慣登臨萬米濡目驚塵起欲賦慚非宋玉才

吳門北上是長安萬里關河客路難原野草荒狐兔盡江潭風起水雲寒無與謾憐鴻雁鐵當道誰彈貢禹冠總爲黃花能待勝年々長向雨中看

書劍蹉跎兩未成登臨無限故園情黃金臺迥秋天遠白玉樓空夜月明籬菊不禁霜露重征衣偏覺暮寒生山空木落無多日海宇秋風歲又更

風雨同行蜀道難每回々首益長吁黃金易盡秋雲薄華髮無情曉鏡寒塞雁北來天漢々夕陽西下水漫々巫山萬里知何處可待襄王夢裡看

送王廷顯調官入閩

迢々旌旆度遙陽疋馬南行去路長龍劍作提三尺銳蛇弓新挽百鈞強嚴霜欲度檳榔熟瘴雨初晴荔子香見說皇仁同覆載少年隨處荅恩光

七夕有懷劉世亨

海城梧葉隨新秋露坐中庭夜色幽微月遙隨銀漢轉青樽不共故人遊曾聞玉殿傳燈火更想瑤臺望斗牛千里相思應未寢故園南望益離憂

劉世經新娶

洞房花燭照新粧此夕相逢樂未央鳴雁有声冰始泮牝雞無語夜偏長采蘋拂曙遊南澗奉帚平明覲北堂宮事不違中饋好故人從此念糟糠

赴京辭親

幾年衰薄望成名暫滯微明又遠行夜雨當花偏有感西風椿樹正含情黃金枉爲收書盡白髮惟因教子生安得登科親未老彩衣光照錦衣榮

別弟

堂上雙親鬢已華莫因年少誤生涯而兄鳴世懷穎氏學從能詩愧謝家風雲依舟桂子故園春爲荊花孤舟明月滄江夕愁見鴻落渚少

別陳敬佐

並駕青雲舊有期著鞭今爲祖生遲秋風旅館思懸榻夜
雨書窓憶下帷世道正當全盛日功名況是少年時滄洲
明月孤吟處回首令人念別離

別羅應瑞

遠携書劍上
京畿身在青雲去路微千里關河成遠別十年詩酒嘆多違
夢回野渚生春草愁入寒雲見夕暉何似同登龍虎榜長
安車馬共輕肥

酬陳彦章見寄

幾年瘴海息波濤恭戴重臨不憚勞塞上風雲嚴虎衛楚
中星月照龍韜一身許

國丹心在百世傳家素業高見說于今成務少秘應詞賦
日揮毫

蘭玉軒爲劉綏齋賦

澧浦藍田一色春清溫風采動時人芳隣謝氏庭前桂價
重周書席上珎坐見英華鍾海岳𢌞看圭璧覲
楓宸闕道年來溢化龢故家聲從更無倫

松石軒

蒼松白石護玄關福地清高不可攀萬壑天風吟何處一
林明月醉眠間藍田玉長雲根出王母書回鶴夢閑爲問
長生如可學願從服餌駐童顔

濟寧道中

臣情離思共依依極目關河四顧微千里風雲隨去馬五
更霜露滿征衣山連齊魯居人少地接淮揚故舊稀自愧
才華非董賈春風何日覲
彤闈

弔醇陳彦章

帥府元勳百世存戎衣相守到兒孫千金不為家人效一
劍難忘國士恩滄海幾回無瘴癘秋風隨處有琴樽丈夫
兩字應如此世上功名豈足論

林氏雙節堂

共姜遺德世無倫荊布同心不厭貧百世相傳雙節婦一
生俱是未亡人蘋蘩已受生前托天地應知死後身見說
水霜今共老白頭相對血沾巾

追挽劉世亨父

白頭無事出田園青瑣猶能動
至尊鄉里衣冠推世德海宮營衛仰餘光鶴歸華表仙人化
樹滿荒山古墓存往事不須頻太息傳家今已有賢孫

問陳彦章疾

行周道接遥遥王事驅馳未有期本為蒼生懷疾疾敢
勞
天子念瘡痍總戎勳業人爭許報國深情衆所知不是淮陽
勞卧治留侯今已禦東夷

寄劉世亨兼簡諸故舊

別後逢人每寄聲自憐多病耗群英經綸有策懷先達科
第無才愧後生淡月疎鐘
京闕夢白鷗烟水故園情羅容襟樂三千筆日近

清光仰太平

感事

羽書昨夜報居庸百萬雄師下九重天子垂衣臨大漢群臣端笏擁元戎

禁中已乏回天諫閫外誰成闢地功千古漁淵扶日轂令人長憶寇萊公

寶馬朱輪樓上遊時危誰解奉天憂鳥湖龍去英雄盡幽閉雲深日月愁玉輦已隨胡地草青山依舊漢宮秋元勳野死潼關破誤國何人更首丘

山行

溪山景物曙蒼蒼溪上行吟路渺茫極浦人家依島嶼上方樓閣蔽岩墻鳥過雲影孤峯小山外泉声萬壑長安得閒身隨釣艇時時来扣遠公房

耕樂為吳江士人作

宦遊京國久蹉跎老去躬耕奈樂何田畯有懷時見候農人無事日相過汚邪水滿菰蒲長高隴春深菜麥多識度報田歸去晚醉中猶唱飯牛歌

植蘭堂為倪克明

林丁深耕日共宗平来移植近中堂膏霜入佩幽懷遠客日援琴古意長剩有高風存九畹更無餘物示諸郎太平時節人文好非是門居賦艷芳

挽顧士行

東吳回首每傷心至關河百戰身窮業[illegible]有燈火盡白頭無復故鄉春百年譜系雖忠細半世功名馬鬣新聞道遼東多野葬死生高誼更何人

劉公瑞閒居八詠

春隴耕雲

溪溪陰雲滿太空日驅黃犢事春農跡狂更喜兒童長襄簿雁頂映耐功水色微茫春雨後歌声迢遞夕陽中麻衣短褐渾相似舉世無人識卧龍

寒潭釣雪

西風吹雪滿秦川寒擁絲綸上釣船悵望平臨飛鳥外詩懷多在白鷗邊羊裘高節真成癖鶴氅清風欲上仙最愛晚来堪入画一簑披向酒家眠

東海觀潮

一氣初分萬化開鴻濛應自昔年来天潢有路東南注地軸無声日夜廻千里寒潮通析木百川烟浪接蓬萊如何日月容光意今古惟餘亞聖才

西軒聽雨

芳草池塘夜已分一燈疎雨轉紛紛分明猩峽愁中聽彷彿巴山夢裡聞海外故人嗟久别天涯游子悵同群蘭缸欲盡青燈冷落葉蕭蕭自掩門

蘭莊春意

手植幽芳近水濱東風生意早回春孤根新得陽和力九畹同霑雨露仁大雅未忘悲别調清忠無托想遺臣謝氷群從多相許玉樹金芝[illegible]好[illegible]

菊圃秋香

郊居秋日景悽其三徑黃花晚更滋爲惜子賸海宦久始
應元亮去官還東籬晚節興懷感南國佳人入夢思曉露
晨霜易衰歇歲寒心事更誰知

琴室松風

朱絃跡越紙囱明時有松風繞户生林谷蕭條孤月滿海
天空濶片雲輕心閑自悟無絃趣坐久疑聞太古声幾度
夜深詩夢醒猿啼鶴唳共凄清

書囱梅月

東閣梅開繞畫闌娟娟霜月下詩壇山河有影冰綃薄風
露無声玉樹寒歌罷霓裳人不見夢回青鳥思無端却憐
此夕孤窓月紙帳香消獨自看

咏蘭

萬紫千紅委路塵孤芳超絕許誰親蕭條落日幽林晚寂
寞東風野水春九畹廢來空有賦三閭去後已無人繁華
處處笙歌滿回首江皐夜月新

送王教諭之閩

岐亭樽酒送君行閩越關河兩地情寸祿敢忘
天子命一官誰似聖門清山城暮雨榕陰合野館風生荔子
生獨有史遷傷遠別柏臺明月夢魂驚

送龐司訓入廣

一官初浮覲
宦旅又上湖南萬里舟碧樹青山妃子廟夕陽芳草仲宣樓
狩聞江漢歸同化莫爲沅湘弔遠遊津水傳經如有暇好
題尺牘慰窮愁

送顏廷表赴南臺

玉谷銅章御史封承
恩曉出大明宮九天日月光華近萬里江淮瘴癘空候館行
秋寒露白烏臺草跡夜燈紅繡衣欲問澄清事野老還應
見恭公

送王司訓赴臨江

一鶚橫飛碧漢閒遠持木鐸下朝班清江小艇鷗邊渡玉
笥孤峰鳥外山葉落疎林雲谷靜草深茆屋墨莊閑相逢
盡是摳衣者不用昌黎老抗顏

送曹時擧尹大成

十載寅緬有物情拜官今喜覲
彤庭絃歌舊日棠陰頌化理無忘孔氏經春雨桑麻迷綠野
東風桃李滿公庭青雲萬里須珍重天上郎官有列星

送何彥昇冠帶南還

一別茲閩近十年錦衣烏帽喜南旋銓曹已註郎官籍刑
部猶誇掾史賢細雨篝鐙登海市秋風秔稻熟湖田此情
莫便成長往天上春來有檄傳

寄陳敬佐諸同學

朝罷歸來粉署閒懷人長憶舊聯班九重雨露
君恩重千里關河客夢還文擧豈容淹北海謝安未許卧東
山無才自愧叨黃甲預約青雲共解顏

寄澂清余以莊兼康浩

朝回粉署坐沉吟一別無由更盍簪千里音書勞白鴈十
年心事付瑤琴海門明月思衣到秦驛寒雲望轉深白社

舊遊俱建在幾回青夢入東林

寄羅應瑞胡汝淵

濟濟青袍集泮池衆中與我最相知十年心事燈前話千里關河別後思清夢不離同榻處新秋空有寄君詩功名自古勤中得莫道年來志已衰

寄妻弟王寬秀才兼劉公贄

記得年來下第時春風偶復遇佳期十年燈火黃虀飯千里風雲白玉墀濫進已為同輩笑成名喜慰老親思金臺回首頻惆悵積雨新秋好下帷

寄劉公瑞莫用行張景容

總角追遊十載餘如何一別信音疏秋風久負黃花約客日空傳白鴈書青紫不須誇重寶玄熏有待駕安車相思

好寄林間作見說年來賦子虛

送金都運達

讀罷離謌悵夕暉不勝遥念思依依同時諫諍幾人在當路交游強半稀煙滿薊城雙闕迥雪晴淮水片帆歸前脩未遠徽音歇蓋逐清班侍紫闥

送趙尚敏

同遊京國未能還况亦離群倦客顏白首心期何日盡青雲踪跡幾人閒一官遠寄湖湘外疋馬遥馳嶺海間來往已無相識問愁來莫上九疑山

過梅莊懷舊

野梅節屋石澗千白首空山幾度看紙帳梨雲春夢冷斷橋殘雪暮倚寒風光不減當年好詩酒猶懷曉歲歡却憶種花人不見隴頭無信月淒淒

寄遼中前輩張景暘

遼海天空斷鴈飛憑誰重辨鼠牙非關河雖遠人長好松菊猶存主未歸上國交游青眼在故園耆舊白頭稀武原風雨金臺月兩地思君念式微

慰支中夫

望斷吳雲屺岵深宦途蹤跡幾登臨風露已負生前願祿養空懸死後心夜雨關河勞夢想秋風丘隴易蕭森青山碧海天涯路華表音塵莫可尋

題孫廷蘭郎中畫四首

江南三月風光好烟景分明出世間春水河梁天上渡夕陽樓閣畫中山人來茆屋雖聲午花落疎籬草色閒何日追尋休沐地雲蘿絕澗設躋攀

其二

薰風揚柳綠成蹊村巷無人鳥亂啼水浸西疇春事歇草深南浦夕陽低經旬卧起門長掩三徑荒蕪路欲迷丘壑經存時漸少高居應有醉中題

其三

雲物凄涼接晚晴西風岩谷落寒生山迴古寺聞猿斷葉落疎林見客行斜日淡依孤岫淺野鷗閒傍釣船橫南遊記得湖亭路白石滄波萬里情

其四

巖谷蕭條草樹平萬山深雪一人行埋窮寂寞不知夜悄立蒼茫無限情試憶鄉關遊子夢半林燈火讀書聲瓊瑤滿地天如海欲為靈巖訪太清

送常州通判部運南還

萬舸東風錦纜開晚辭天仗出蓬萊一官暫展經綸手列郡爭誇轉運才粉署故人嗟遠別黃堂太守望歸來南雲北雁天涯路離合相尋定幾迴

方節婦吳科給事中輔之母

啓攸東去斷塊婦鏡裏孤鸞靜不飛宗祀有靈遺服在閨門多難一身微己甘白骨埋青野肯許塵埋上素衣豈料

花封能侍老此生辛苦辛無違

賀人六十初度

六十年華運未滿四時風景遇寅開笙歌舊樓元宵黃里杖新增杖者來海上蟠桃知幾摘世間花甲是初周門閥有喜兒孫盛笑引春風上酒杯

送李尹

春風行李別神京便道還家衣錦榮肯許牛刀淹下邑會看朝紉出清代時平未展當年策宦薄真成吏隱名寧遠故人今判袂蓬萊問別離情

送黃五擢還豐城

一別東吳又十年相逢京國共依然浮生世事不長好明月心期只自圓歸去建南去路鄉書多問北來船賓家兄弟俱矯健事業應須各勉旃

送胡希仁父還新淦

拜官青瑣近宸旒生子何人似仲謀老去更無身外事春來暫起客邊愁鷗隨畫舫重陽度花拂籃輿社日遊閒說封章來早晚葛巾野服識遲留

送董廷瑞赴南臺

聖主憂民重憲臣繡衣持斧出楓宸荊棘火貫谷清望積行生懷獻納勤肯使豺狼當轂道坐令枯槁發陽春清霜烈日江淮路莫謂相逢有故人

送錢原博子還松江省墓

祖隴無人祭掃稀遠承庭訓賦南歸九原不負貽謀望千里還瞻定省違塚上松楸迷宿草城南燈火掩柴扉青鐘自是君家物莫道華階舊業微

壽人八十

太平天子舊公卿乞與林泉老此生不厭鄰公門足嘯歌猶尚父晚成名世間白髮幾人在天上黃河今又清正逢全盛日願教諸子贊承平

送王廷器妻永南還

共說門闌氣象新客邊相見亦情親說車又是臨岐日詠雪庭懷遠送人北國樓臺江樹晚西湖花柳故園春停驂止韻須高振莫為韶華悞此身

送李侍御還南臺兼簡徐士弘

春風奏績赴京師驄馬南還又別離
金闕辭朝丹扆近紫泥封
誥玉書還風行郊甸豺狼息名震江淮草木知珂語同年
徐柱史澄清莫負故人期

挽張布政

萬里雲霄早致身清時人物舊儒紳四朝
寵遇推良弼一代勳名屬老臣青瑣才高天上詔紫薇花落
夜中春經綸未盡英雄死海水東流夜月新

送歐時熙副憲河南

廬陵人物尚君賢科第才名最少年司寇有書勞夜燭廣
文無客坐寒氈識韓早擬登華要借滋廣須暫轉還後秋
中州流遠望輝輝明月照山川

遊金粟寺寄湛璇二方外

金粟名山碧海邊上方樓閣近諸天人推轉藏閑清梵白
法殘碑認往年南度祖帝千古在西來象法一燈照臨
不見懷人處回首孤雲兩悵然

挽人母三

遠依祿養住金臺白髮征情歲月催清夢已隨馬鶴破餘
光重見鳳書來萱堂歸向秋風起蘋閣荒涼夜雨哀椎有
閨門潛德在古碑寒雨長莓苔

馬貞圖母挽詩

□琢無價玉無□□□□□□成草自豐詩書教稚子荊
榜釵釧施貧家
見封不負當時願肩壽從知蔡業嘉何事強池清夢斷西風
零落北堂萱

寄張弘裕學正

一別雲霄兩載過廣文詩酒近如何□□□□□酒在鏡
裏流年白髮多稚度莫違湘水吊高才誰知郢人歌秋來
幾度懷風采涼月輝輝滿薜蘿

送孔彥旭還闕里

萊衣千里上
京師文采雍容玉樹枝對客共稱佳子弟過庭如見舊威
儀東閣落月入歸子野渡清霜馬去遲回首明瑞千古意
同君日日起遐思

楊維新學士敬梅軒

先人手絕罕編雙舊屋寒梅尚儼然自擬□□師臨□□□
容兒女戲花前循行每見依稀正講集常欲□□□□□
有期心念定巡檐索笑更何年

送林聯芳送余郎中弟南還

一從遊宦入金臺花萼相輝兩地開鳥喜烟霄同騰□□
禁風雨又相催春心猶戀家山遠秀色還從上苑回連理
日長遺澤好秋鴈隨處各栽培

耕隱堂

石田茆屋住山深老去惟餘物外心疏雨綠苗春滿地亂
草高柳水平林□□□咲潛身晚用晦何煩抱膝吟獨喜

故家遺業在年〻詩酒娛幽尋

寄壽李郎中外父

湖山佳致百年身一半相忘醉裡春華誕每逢南極老清
風自擬北窗人鏡中白髮秋容澹籬下黃花晚節新有容
朝回望鄉拜太山高絶近星辰

送徐尚寶致仕

綠野堂前舊雨飛黃金臺下一人歸當時門戶依然在世
路風波想已違清夢尚懷西掖樹閑情多種北山薇吟陽
子婿俱榮盛五十懸車世所稀

林李聰父母挽詩

一經科第著林英五轉儒官美老成身在世間如大夢人
從死後見平生功名往事隨年盡心事凄涼共月明遼鶴

何須作人語五雲中有鳳雛鳴
霄漢頻隨鳳侶飛年來猶自客緇衣青燈夜雨人何在白
髮秋風子未歸鯤鵬
恩榮鸞誥在碑陽消息錦書稀惟餘一片泥岡石千古清
光照夕暉

竹雪齋

小齋叢竹雪〻時景物年〻似有期賦就梁園人卧晚寒
凝嶰谷鳳鳴遲風敲碎玉晴還好月轉冰簾夜更宜安得
閑身無一事芒鞋相訪共題詩

送許道中致仕

千里山川入舊遊風塵萬地草堂幽西周事業歸黃閣東
魯衣冠見白頭鷗外煙歌孤棹雨馬邊詩思亂峰秋懸知

此別成長往誰道功名不自由

陳緝熙先生十詠

吳山朝旭

曙日初升宿霧開館娃宮外塚纍〻鳴陽不見孤鸞下晞
露疑聞化鶴回隱映祥光輝草木龍蟠佳氣藹樓臺一從
埋玉高岡上幾度凄凉祭掃來

震澤秋蟾

亂山如抱水縈迴明月當空絶點埃明月不隨流水去秋
風無復舊人來田家貴客同感傷宿草秋莫又催長夜
郁家現已斷天光埋影為誰開

光福烟光

華表西林晚靄中霏〻拂〻繞王宮寒欺海日晴還暝橫

入松梢遠更濃蒼翠蒼茫中斷雁容愁冥漠度疎鐘無端
忽被風吹散悵絶天涯望眼空

穹窿雲氣

碧山千仞白雲飛光襯蒼茫草樹稀疑有靈風隨上下應
無夢雨亂霏微峯高忽逐孤飛鳥日近長如五彩衣却憶
太行懷望苦生離猶勝死相違

天平[illegible]

萬木連陰紫翠中亂峰呈秀互參差白雲野寺空青變忽
然祠堂蕃兩時屹屹百年佳氣在岡陵千古物華遷朝緣
夕露知多少三秋十分看不盡思

海雲茶屏

小院名花自昔年〻〻花此訪通禪積雁獨立凉風後得

伴長齋繡佛前殘雪壓枝雲母重烘烟浮葉暖帷鮮也應
見物懷親愛時折幽芳供几筵

寄心脩竹

雪林幽絶遠琅玕地接荒墟幾歲寒宿草殘碑深不見清
風明月靜相干隆冬有笋嗟何及古塚府詩蹟未刊僧化
旃檀佳容去可能日〻報平安〻

古廟喬松

敗屋長松碧蘚滋野人相見說當時摩挲尚記兒童戲盤
屈推廝界物知長恐風雷騰老餘每回賽社祈新枝近來
時有遼東鶴飛下寒枝欲語遲

沃壤西成

荒壠迢遙半入村水田禾黍接柴門黃雲被野牛羊夕白
露催寒鳥雀喧戎物有年歌樂土深感無疆荷天恩田園
舊業人何在一度秋風一斷魂

伏龍晚眺

白陽山下即先塋歲歲晚登臨百感生厚地不埋千載夢夕
陽長抱四時情無論暮景將愁色燈火秋原有哭聲望斷
碧天人獨立寒鴉飛盡月華明

楊主事鶺鴒畫

相呼相喚復相依風靜高原頡頏飛飲啄有時禾黍熟群
行無恙網羅稀畫圖想像生成別風雅更新比興微却憶
君家兄弟好急難心事莫相違

送徐編脩第還吳

金闕玉墀美相聯聚散與君共一天芳草池塘催別夢夜

向風雨惜芳年北堂撚線當答話東閣老萱白雲戎兩地
應須各努力天涯此去只潸然

爲徐時用題謝廷循畫

湖上春光接黃遊湖陰山水獨宜秋林泉老我淩蓬蓽風
雨遙家一釣舟望遠時登黃葉寺采芳多卧白蘋洲相看
獨有南州士高卧孤山百尺樓

己丑除夜

四十分符剩一州四年歸病卧滄洲愁隨世俗論青眼白
嘆功名負黑頭身事淡如幽磵草心情閒似曲江鷗炎涼
冷暖年年在每到今宵一醉休

庚寅除夕

六〻光陰又九年細將新事較從前風雲語夢都成錯水
雪心期盡自堅隔院笙歌聞別調滿庭燈火散浮烟詩成
留待明朝寫閒伴春風上錦箋

趙驛丞湖曲草堂

十里湖山一草堂年來歲月坐相忘林間野鶴閒隨杖檻
外沙鷗欲近林風雪夜還和靖宅烟花春滿杜陵庄如何
忽作青雲別三徑蕭條歸夢長

縉雲趙士英以述懷十詠索和久未及答後十年士
英守荊州使道見過復以蕪先四詩索和勞苦之餘
併步原韻以復共十四首

巍巍家乘自當年四世相承各象賢念論有源成遠大益
田無玉不貞堅風流儒雅知歸上倩短安危總是天今日
舊家仍舊業括蒼文獻許誰先

粹德淳風動士林夫妻父子世同心一門共服關雎化九
奏都成太古音白首竟懷和氏玉青貧羞問卓家金龐公
若貴梁鴻富未必微名說到今
粗糲何人咲腐儒耕桑畢世事閒居山蔬含淡休彈鋏野
葛衣輕懶曳裾共說樗材多白老田家利器獨無餘貴家
門冑知多少身後身前捻不如
山水幽深穿樹芳哀榮生死一歸藏黃泉見面各無愧青
史有名應共長華表年深滋雨露穹碑文古溝水霜曾孫
自是烏臺彥
紫誥重看被
寵光　右慕先四詠
鄉榜高才獨數君平生勤苦嘆青春十年螢雪黃齏飯半

世冰霜白髮親碧海幾迴垂健翮滄溟一旦起潛鱗綉衣
驄馬清時貴早晚均承化育仁
國老文章信尔師青藍高出見知微賢關鎖鑰親相付藝
苑塵氛力自揮春雨香閨花落後秋風宮室草枯時死生
契濶悲歡在山斗何由復令儀
自昔良材貴得師摳衣負笈昔當時夜寒滿寺無人伴燈
盡殘編有夢隨十載相將成舊故一官終不忘同私平生
懷抱悠々事天地無心只自知
和熊斷織仰慈闈自小人称玉樹枝才望於人終有忌乾
坤與物竟無私雲迷鹿野鳴声晚水落龍門變化遲世事
浮沉何足計名家真復見佳兒
琉秀頻登翰墨場朱衣端貢九秋霜連城未剖輝山璞梭

刷誰驚照乘光更篤于今收駿足作鈞何處得真銅古來
村大難為用咲殺崔群謔美莊
行々驄馬出
京畿淮海風塵指顧稀鎮俗威儀冠蓋鐵飾時文綵綉為
衣臺端執法
朝權重柱下專書史事非一節平生仗奇石太平家國待
君肥
風紀道經守義方拜官今得侍
明光天閣冑監風雲近地接台垣雨露香南國民風懷召伯
北國舊事悅羲皇淡清日久稀公務千首新詩滿盛唐
斷簡遺文手自編雕龍炙轂咲談天黃金免淚
恩榮榜白玉堂携驄馬鞭細柳宮花揚白綠幽蘭野珮共誰

寒此情只是須臾事造化榮枯未肯偏
早來曾作杏園遊東抹西塗歲月流情雅如君應見誚踈
狂老我更多愁青春已斷鈞天夢白首空懸杞國憂惟有
荊州真曉器
朝廷端為庶民留
一考俄升四品官得人清論動
朝端神機乍發千鈞弩伏火將成九轉丹攬轡埋輪時或
有攀轅卧轍古應難青雲往事休重較作郡寧須到后安
賀朱大用升按察使
風紀發賢景運開
奎章赫日九天來激揚大尉軍民謂垂拱金貸將相才碧
海風塵清兩浙紫垣星象近三台總持憲度非常事十郡

安危層外臺

既和趙士英□□先述懷十四首後宗和四世挽章仍

步其韻共八首

故家門第擁鳴珂獨抱遺書老薜蘿絡俗英標清韞玉驚
筵雄辯動懸河南州人物將誰繼中世□書似爾何滿地
秋風喬木在遺芳還比舊時多

閨門深秀玉無瑕夫婿清貞子復嘉白髮吞悲供祀事長
分衣食濟貧家声諧阿閣鳴陽鳥秀並孤山帶雪花堂草
北堂今樂業百年猶發舊根芽

良令吳王自天成一世名高月旦評鄉里衣冠稱爾雅故
家人物尚寧馨知章老去風流減子□吟多疾病生今日
門闌何事業蒼天應復見分明

誰道非儀兩不傳百年家譜筆如椽幽閑深有雎鳩德福
履全勝葛藟篇三族共沾君子澤一鄉同說母師賢九原
冥漠知何在讀罷遺文益黯然

危言獨行穆堪師命譚才高不自支天意潛回東市獄山
靈想送北邙悲榮枯暫爾何須計脩短胡然不可期惟有
貽謀與陰德併從雲路發孫枝

四十餘年哭斷現明珠斂櫝玉藏溫衛家世婦共義在李
氏遺孤今伯存夜永蘭膏催苦學書長機杼閉重門如何
駟馬還家日不見重闈只見孫

幾度悲歌孝子詩百年存歿不勝思平生辛苦懷先業五
歲伶仃賴母慈南國尚風徐孺子中州青與鄭當時不知
造化何為意留取

□封死後為

姑老夫亡子幼齡青春時節百憂并敲殘□□□□
就寒齋照影燈字育有懷備自苦陸門多難欲誰憑□□
贈與來何晚祿養無由饗斗升

耕學齋劉侍御賦

掉架詩書負郭田此生清意滿林泉一犁時雨春方作盡
夜寒燈曉未眠訪隱何人經白屋傳家有子付青氈年年
報社人都醉獨自閑門草太玄

馮世璋求詩寄歸壽父

七十親存子未田
帝鄉南望獨徘徊孤雲欲送鄉心去華月如今照□□節
黃花開自好錦衣白髮迎相催明年此日歸拜節重歡□

山蘂壽杯

送周時擧赴寧都

容邊相見慰愁顏交游儒官便獨還十載心期今日了此
生蹤跡幾時閑維懷不盡西江水歸夢相隨海上山莫作
臨岐重留戀都門東去即陽關

壽靖遠伯

行專鈇鉞坐籌帷生際承平八十年日下五雲光甲第夢
中八翼上鈞天清時文物麒麟出白首勳名將相全不用
相尋赤松去
九重深念老臣賢

挽李通政

一十年來一病身兩京□□不動刺紳超遷已極清時目□

去遠應薦業貫青瑣日長人話舊銀臺花落客傷春惟應
造物懷潜德奕奕遺芳雨露新
送彭彥實兄還吉水
邂逅彭城此會稀客邊相別重依依斜陽满樹寒鴉集秋
水連天旅鴈飛去國共傷遊子恨還家獨著老萊衣高堂
若問賢昆季日日瞻珂入
禁闈
陳大常壽詩
太常卿佐玉堂仙禮樂文章六十年晚歲有光生合浦連
城無價出藍田弟兄並起簪纓冑子孫平分侍從權
聖主留公應有待莫因晚節念歸田
為湯公謙送淮村文

紫塞忽承丹鳳
詔白頭生入玉門關十年書劍孤秋盡千里功名百戰閑
倦耳風霜披老在夜郎如月謫仙還江南舊隱今猶在三
逕蕭條屋半間
和毛士廣懷故居
家家官署淨年芳却憶東洲舊草堂明月清燈楊子宅白
沙翠竹杜陵庄天涯有路閒身在林下無人客夢長休沐
未酬遺業在不妨垂白卧柴桑
為陳緝熙賦林泉秋意
雲物蕭條灝氣清溪山無伴獨經行林稍樹隱寒霞色隴
上河添暮雨聲已見草鞋催晚節旋收芋栗赴初晴家園
風景多相似一鴈南來百感生

題明農卷
望望鄉園久別離半生遊宦負前期身歸舊業將蕪後心
足寒灰欲變時生意不煩劉表問閒情應許子真知浮雲
世事歸長往老我應無卒歲飢
汀洲哭崔惟正
別來三月嘆蹉跎落日驚看逝水波清泪欲乾還自落羈
愁未遣又添多英雄有死嗟誰在歡會無期柰老何十五
年前舊遊事不勝哀戚動鄰歌
秀水林教諭偕壽詩
夫登八十婦齊年白髮
清朝五福全月下赤繩終不斷匣中清鏡喜長圓欲尋王
母緣無地始信壺公別有天若問維揚舊遊事綵衣光照

錦衣鮮
送孫狀元父還杞縣
烏紗銀帶錦衣裳天上歸來樂事長明月清風高士獨故
家存木狀元坊延齡白髮君臣樂拜
闕時然午夜香禁籠下來身未老九霄鳴鳳正朝陽
送周民表進士養病南還
走馬看花未盡情白雲官舍坐澄清愁多頓覺歸心急吟
苦誰憐消病生高閣晴雲丹鳳遠書船秋水白鷗輕不須
為唱陽關曲千里家山衣錦行
送歐廷玉赴孫
南北分携十五年客邊相見各依然雲隨宦迹何時定月
照佳期幾度圓監郡佇人慈老大封章無補愧才賢遙知

別後懷君夢長在吳門野水邊

送薛九公子

侯家孫子擅風流長向江湖作勝遊一飲賭拚鸜鵒舞千金爭買驌驦裘香風楊柳春當座弱水芙蓉夜滿舟猶有故家遺烈在時時含笑看吳鈎

挽陳南海

海色蒼涼牢樹陰百年人物此消沉杏花春雨匡廬夢屋秋風杜曲深白首一官終舊隱清樽孤鶴賞長吟相看惟有燕山桂恩澤于今滿故林

丙戌冬舟中逢生日

南來北去兩悠悠夢裏龍蛇事欲休華髮不堪滄海久病青春一半過難憂山寶檜柏和人老歲晚風霜共客愁父老

豈止兒尚客傷心連夜泣孤舟

廣信樓同知春熙樓

樓上簾櫳發曙光樓前花木鬱蒼蒼東風有約隨年在野草無名滿地芳望裏山川情共遠吟邊花柳思相忘淒涼不似荊州客十二闌干易夕陽

松崖爲許處士傑

滿地松陰石徑斜蕭疎渾似野人家自涵水氣秋偏早座有書聲地轉佳涼逗晚風清鶴夢冷和殘雪映梅花歲寒節槩應相待不是閑居愛物華

服闋後至澉浦

一從琴劒赴瑤京回首天涯感慨生桂子香銷池草夢畫船聲散海鷗

昔年朋輩今無恙少日功名老未成惟有□堂人万

舊遊相見倍傷情

寄楊千兵

將家子弟擅風流一劒相傳碧海頭花院擊毬歌白晝柳營呼酒醉清秋時平已是千人傑事過何愁萬戶侯好爲先□傳令續忍教心事付浮漚

送董畜卿

彤管光生五色花含香日日侍文華松楸今淚懷親隴門戶荒涼念母家路入西湖[illegible]草閘回東海泊星槎逢君正是蒹葭日歎咲無[illegible]自[illegible]

挽程質遠亞卿父

平生空抱出群材萬里關歌烏雀哀毋老尋辭義檄時危多散士謀財青城有約仙遊遠白髮無情暮景催千里名駒背淚表封章行自九天來

寄丘大祐社中諸友

一別群英歲月過湖山清賞久蹉跎鄴中詞賦誰知己江左才華覺漸多草綠閑庭時對酒月明芳渚[illegible]欲從已負平生約衰病無能奈老何

李載華蠲鎰園

桃花春水漫滔滔一躍龍門萬丈高十載江湖[illegible]天宮雨露誰人見[illegible]

材消畢世[illegible]

壽徐時用父

草羹鱸鱠紫霞觴初度逢秋六十霜江左衣冠猶近古荊南魚鳥亦相忘醉調花露芙蓉濶涼入荷衣菡萏香見說封章來早晚白頭麟紱晚生光

送馮章上舍

紉伴携書入帝鄉郁郁文綵煥琳琅詞源健筆傾三峽壁水清風滿六堂書劍十年猶淡薄雲霄千里快飛揚選君却記同歸日畫舸南薰過呂梁

送錢逵珍侍御省親

淡淡孤雲淡淡風天涯回首去情濃行囊滿載中書勅綵服情驕御史驄千里山川今日是百年良會幾人同

無因得似南飛鳥一路隨君到海東

韓永熙重恩堂

繡衣曾荷玉書封三載都臺紫誥重天地無心凝化育風雲何幸極遭逢白頭勳業群公表白髮光華五福中不獨高名齊晝錦百年榮慶幾人同

送王惟臣修撰省親

清時文物玉堂仙詔許寧親下日邊容路薰風行處盡故山明月到時圓白携稚子酬家慶應有隣翁說往年去日叢書歸玉珮滿庭槐樹故依然

挽蔣大年

來日琴書歸旅櫬故鄉南望隔修程墨池夜雨猶群散〃帳秋風鶴夢驚生有文章高里社死無封邱表時名此情莫向遺孤道千里關河盡哭聲

送鄒司訓

泮水交歡又十年每回詩酒共青氈病中笑語情無限今衷還家路幾千滄海月明人去也黃河秋盡水如天年准擬承超擢消息須煩驛使傳

送閔朝瑛述按江西

驄馬翩翩出帝鄉蕭然春意滿周行孫山不見斜根照幽谷金田草木光行處設教人避馬閑來應許客登堂大江南下西江路一

片清流化澤長

趙士瑛父母挽詩二首

孝子慈孫共一身清風高節抱殊倫燭青快覩村神主堅平埋不緩鱗胡海有名身未死筆表無美業非貧以時老大知多少誰似榮光歿後新

曾見遺孤說母慈艱難生死豈勝思千金義賑良人散一飯貧供二孺師婚嫁盡從孤寡後閨門不改死喪時可憐人去恩榮晚留得徽名四海知

丙申清明日風雨掃墓

蕭蕭風雨近黃昏奠罷樹將欲斷魂白首上墳猶有子黃泉見婦已無孫憂傷不盡鍾情淡老病全思結髮最苦

夜歸人自好一燈心火照愁門

酬楊維新

朝回日日扣幽扉清話尋常近夕暉世事無憑甘共息人情多變欲何依鏡中華髮流年換江上青山舊業微獨有子雲辭賦在未庭獻納與心違

送星士

布襪皮鞋二十年過江行色尚蕭然身談處訥三生後術自壺中弟幾傳滿地河山隨處好極天星斗為誰懸乾坤俯仰知何似一笑相逢在客邊

送李璧還分宜

成龍巖下幽棲處曾記君家舊草堂樹引白雲通出逕水承明月過疎墻亂山寒影燈宵斜千里荒村錦書長自足讀書歸去早故鄉應復念他鄉

詠蘭寄鄭縣丞

杏壇人遠靈均去誰復援琴入珮叢清節故非凡草類老懷甘共此君芳湘皐地濕春多雨澧浦天寒夜有霜寒暑相催應自保年年不減舊時香

四公子春遊圖爲高憲副題

春山羅綺路交逢彷彿蝶儀下紫宮一世豪華王制外四方賓從宦府中簡編已遠春秋筆圖畫虛傳粉墨工誰爲麒麟共西顧秦關草木亦從風

送陶時和兄弟赴選

青錢妙選萃家聲與黃榜同登甲第名隻劍鑄金龍合瑞九韶根玉樹倚偏榮聞試踪如雨反為嘗鼻愛是弟兄

王國多材家慶衍好懷忠孝貢徐卿

送沈用楨進士

寒氣遲春尚未收天涯行色動離憂南州人物歸高第北闕風雲起壯遊驛馬車輕須按轡漢帆船急且乘流功名萬里行當重台爲還君到白頭

爲吳玉甫侍御題敬書孔子像

天啓奎文地出珠畫披清糾綏蒼麟九霄日月靈光永千載圖書瑞應中聖學始終歸有極生民前後更無人玄功自與貞元會不獨尼丘夕降神

送劉僉憲四子崇還湖廣應季舉畢姻

收束琴書返故鄉夜鳴柴關通相將青燈對影飛雲路丹桂發香入洞房上第今同合卺日東床無媿探花郎世科

相繼門闌喜最好双親髮未蒼

張僉憲[illegible]湖山行樂圖

江湖情思廟堂身行遍湖山兩度春老不先天下樂蘇公豈是宦遊人菊松有在歸宜晚琴鶴相忘貴亦貧他日懸車定何處午橋莊上杏花新

送伍僉憲宗誠

煙散霜臺海日晴翩翩旌節又東行三江沛澤流無盡千里驚雷迅有聲痛接清歡成自慰老逢生別最多情何當遠絕鷲峰日望極雲霄九萬程

送吳提學子忠差爲蜀鄉試

青瑣彩服鎖相隨蜀水長山去近遊倒峽詞源才有地過庭詩禮[illegible]絕保掛發秋紅欲近帷簷書

洲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七言律詩二

寄耕趣翁

四灣西清負郭田自將耕鑿度晃年却憐諸葛三分出見說龐公百世賢布谷鳥啼花外樹灌畦人引竹間泉村庄社屋無車馬切莫題詩記輞川

送梅本深縣丞

望斷行舟野水濱一官端不負絃歌邑中盡是謳歌者門下元無暮夜人歸旆已非來日律行囊還似舊時貧西風落日清湖路明有河山暗鬼神

送平湖郝知縣

盡道平湖令尹優一官四首又三秋安民事畢歸馴雉慶澤才高類解牛海邑盡長稿素牘湖田春晚雜歌謳誰寄語銓衡者作邑如君近莫儔

爲袁縣丞題群鷺

綠陰啼鳥盡遷遷閑對荷花詠鷺鷥數點白雲垂碧落一團晴雪下瑶池斂舒行立皆隨趣飲啄飛鳴各有時青草湖南舊遊處淡烟疏雨讓追思

張太守母挽詩

貫盡粧奩織盡燈相夫教子起遺經家貧不落仲卿淚行路多見曼倩刑已喜絲綸光舊德行看金石著新銘百年正穴今無愧風木終人衡倦聽

送龐司用

少年才氣故無雙詩酒逢人興未降醉咏落梅鯨吸海夢迷殘月鶴橫江孤舟浪急辭西硐野屋風微掩北窗最是此情堪共賞離歌重為倒銀缸

王內翰父母挽詩二首

蕭佐朝封禮共優不因詞賦老荊州閑居有客陪顏傳生子何人似仲謀槐樹秋風思錦里杏花春雨夢丘成時文獻今無幾滿路黃塵共白頭

閨門淑秀玉無瑕夫婿清貞手復佳自理蚕桑供歲事曾分衣食膳分家北堂萱老春何晚南硐蘋空日易斜今日只封人不見斷縫殘線盡增華

爲陳大用詠菊

臣情何處對壺觴分得名園上品香疏秀情經六代日孤高應耐九秋霜北門誰會人行老南郡清姿未見知受野塘衰草地深冬猶有隔籬黃

題海寧彭教諭先人遺訓卷

翰墨如新髮已絲此心猶似過庭時韓符不廢書獻訓遺子能存靖節詩夜雨殘燈和淚讀秋霜孤榻枕愁思離情宦遊知多少六十餘年到處隨

送秀水李知縣

三年作縣事清和刑獄都忘惠澤多桃李門墻無雲蹟桑麻野屋有絃歌術良不愧循林傳豪傑真歸進士科今日飛騰天路遠留君不住欲如何

哭楊廷獻
十載暇荒
聖主思
三朝風紀衆心宜斷頭誅遠患初見析齒恩回用已遲憂
病相遺生易老功名未盡死堪悲同年知己如君少滿眼
風波哭向誰
寄莫彥才
花甲周來又十春騎車未已得芳隣年登黃髮古來少交
到白頭情尚新松檜宜人堪共老茶瓜留客未全貧兒孫
全璧休重合氣淨溪山伴故人
李載章思棠卷
一樓霜鬢秀門空人在瓊林雨露中金殿日高雲似錦玉
街塵淨馬如龍柳絲密映宮袍綠花氣濃添內酒紅
見說難酬時易晚育回温飽負遺逢
許用文一樗詩
自是根深生地好不同材大應時難天孤雲野猿依晚木
落水山月映寒紅紫妍華時易歇壽黃剖盡老無端詡霄
聳壑知誰在獨抱孤芳耐久看
題畫寄徐處士逖
畫裏山川似昔遊畫中人物異時洪杜幽不見石壕吏頭
白都無天祿然滿地閑情發黃曉幾家前景藥花秋風光
未許紅塵混欲枉耕樵上釣舟
挽沈公禮
一棹琴書入故林蓴游卯酒醉登臨也知陸績惟存石

說王陽解作金霄吳文章遺逸氣海天風月見清心別柔
未返遠東鶴高塚纍纍草又深
送張孟暘赴京
乍脫麻衣著錦衣畫船春水去如飛心懸北日清光近望
斷孤雲野色微黃甲文章同榜盛紫垣星象近臣歸太平
際遇如今少忠孝相期須莫違
哭唐質夫
清燈孤月坐沉沉故舊相逢得訃音死別元疑三夜夢愁
懷空寄七哀吟遺誰為傳清淳事老我難忘契密心越水
吳山路何許荒時宿草幾時尋
送李庭植內翰兼簡從兄瑛二首
十五年來髮已絲別離多促會無期邵日詩酒逢人處見
說風雲際態時遊子衣寒辭墓哭春江湖迄放舟疑難見
相見頻相語忠孝心孤況所知
落落清空見羽儀別來蹤跡舊心期人情新似初翻月身
事真如未了棋客路青山行處酒故園芳草夢中詩廟堂
事業江湖意去住令人重爾思
秋日有懷王廷彥
望斷西風瘴海秋故人雖隔路悠悠清霜紫電知何在白
酒黃花念昔遊孤雁影寒雲北去漢魚音欲水東流平生
不是栖栖者惟有懷君思不休
分題得金山寺送陳大用
曾向金山夜泊於遠遊今日送君遊天分南北中流柱浮
泛江淮聚寶洲終古門無車馬客孤峰僧老水雲秋壯懷

未斷浮生路後會應期玉帶留

風雨中往杭視女舟中感事

風塵滿眼鬢成絲萍梗飄搖定幾時世路多迷人似夢
年無後女過兒愁逢故舊将誰解病對芳菲亦自疑咫尺
湖山行樂便故園松菊意遲遲

哭婿姚麟指揮

歡聲未絕哭声催萬種凄凉一旦來心上愛刀何日斷眉
間愁鎖幾時開泰臺風去孤鳳老楚澤水寒玉樹摧歲月
未多情未久忍教兒女便成灰

分題得侍山爐女蘇草送蘇同府二首

余盤玉夜試龍涎碧海青山在眼前清潤欲調商鼎餗未
氣将近

御街烟晨開從大侍薰袖夜静焚香獨告天回首舊堂人
作遠空留青鎖似當年

宦遊情況易蹉跎不及長松附女蘿色亂客衣青滿袖影
迷烟渚綠增波照芳自惜芙蓉晚分袂空驚薜荔多欲放
長條繫行色牽留不定却如何

閑居漫興二首寄同寅夏昇姜顯

一住深山不記年幽居風景勝平泉茂林芳草無行跡流
水桃花有釣船白髮人間将老矣紅塵夢醒盡蕭然憑誰
喚起王摩詰為寫吾廬入輞川

回首天涯倦昔遊紅塵滿路此中幽閑來事物皆成趣忙
處心期半是愁樹容衣疑山屋晚山深不斷故園秋無端
却為詩篇苦倚遍行廚竹外樓

為徐本誠題竹

十年淇澳生成處素節良材事事宜水落葛陂龍化晚玉
寒嶰谷鳳歸遲舊游每憶山中别過客應懷去後思從此
故園松菊伴依然風月似當時

哭周應憲司大

病裏驚呼卧欲狂亂抛衣被起循床平生音問終今夕何
日羈危返故鄉千古交情平仲久百年知己好牙亡哀声
慘塞枯腸斷一夜愁添兩鬢霜

夏仲昭墨竹扇面為許潭題

風露青吳去莫攀何年寫竹落人間九龍山下停車坐噗
風池頭載筆還明月隨懷金氣印微風振珮玉声聞當時
掌握人何在遺墨荒凉紙斷斑

得王廷彦消息

雲寒寥寥海鶴迴佳声遠自浙東来去年夢只籌邊策今
歲仍分刺闔才百覺行齋應獨運三春夜宴共誰開從来
騏驥長千里肯逐轅駒服草萊

湖南别墅

城郭忙多静處稀湖南佳氣繞林扉草深西苑憐鶴散水
漫東皐野鴨飛打網舟輕烟際没採菱人晚月中歸歲時
遊賞須當早莫待園林過落暉

送史明古過訪還吳江

一燈新火映隣扉話盡殘更未解衣元亮老嗟無業改無
功生怯醉鄉非天外思浮和雲斷風急春潮帶雨飛輳不
相逢便相别秋應清夢送君歸

爲史明古題釣遊處青草灘

灘上人家畫掩扉灘頭絲冷亂春衣蘭舟礙槳沿還泛水鳥栖雛下復飛見笑其誰行野涉採芳長是溺忘歸詩成忽憶湘湖渓極目烟蕪又夕暉

史明古行樂圖

采石磯頭歌月處岳虹亭外訪高時天荒岩野無遺夢地隔江湖有遠思白首編摩人共老清塵步驟世多岐東風處處堪行樂立背桃花詠楚辭

史明古釣遊處黃家溪

黃家溪上杜陵庄數頃山田半里塘種葸新開楚人畮採蓮重貫越州航松橋轉逕斜通谷石瀨分流曲繞墻廿路功名此相遠直須耕釣學柴桑

謝沈啓南寄詩畫兼寓史明古過谷之意

新圖遥寄海東頭咲引溪山入畫樓三絕初驚愷之謏一詩兼得少陵優閒偕賓侶奇幽意醉與妻兒聽曉謳可惜書來人不到蒼茫獨返李膺舟

程養濬江湖壯遊詩

拂盡紅塵看盡花半生清興繞天涯神仙路引三山鶴星漢河流八月槎天地百年人共客江湖萬里處爲家太平風景

神州好擬駕飈輪覲日華

送劉先生還陝

白頭新受

紫兒封畫錦行行入漢中天上麒麟傷遠別山間猿鶴

行雖逈輸莫避閒門吏歎其多里杜甫愁到故園春事晚海榴花底醉東風

高尚達都憲四詠

橫塘春漲

橫塘三月漲如羅殘雪消來綠漸多細雨桃花人待渡東風楊柳水增波雲開海漾魚龍起樹隱空明鳥雀過爲問浴沂諸弟子流觴清事近如何

仙峯夏雲

絕頂龍湫引硐碨南董亭館似蓬萊蝴蝶玉女盆中起晴無仙人掌上迴蒼狗欲依天柱落火龍飛上海山來隨風忽送商家雨五色氤氳滿鳳臺

圍墩秋月

玉宇無雲出絳河九霄涼氣鬱嵯峨年華轉覺山中好光彩不如秋半多千里歸心愁獨對一尊清賞醉須歌廣寒宮闕經年別丹桂清香奈何

丹嶺冬松

蒼苔白石薜蘿深碣盡紅芳與綠陰老去不移岩壑操歲寒常抱棟梁心雲連岱岳龍眠起雪滿徂徠鶴夢沉此去應須陶靖節盤桓詩酒故相尋

冉尚義給事松月樓

閑來何處任優游松月樓中宗家幽庾亮高懷憐晚節元龍豪興薄清秋身疑華岳山頭立人在廣寒宮內遊欲問城南讀書處蟄龍驚臥桂香浮

分題得孟宗臨雲〻不時　時州帑還宜興

孟子河頭望故鄉白雲親舍尚微茫却疑起處當先寵更
想飛時近北堂
京國風烟同悵望還家藪水喜相將佳期正與雲俱向不
是蕭條過太行
壽徐德容父
幽居花竹類瀛洲閱論風光未白頭共喜星曜周甲子自
修年譜紀春秋百年家訓語中國一代清閑說太丘不獨
竇家榮五豆封章早晚下南州
壽呂主事晟父
新豐居士老能詩
紫誥爪須鬢未絲世上幾人全甲子山中何處有奇夷芝
蘭滿砌陽和早松柏逢春歲月遲雌雁鳥好終老尔偕遊

漠賊北山移
送陳緝熙高居正使朝鮮
萬里星河一道通蕃戎承
詔仰才雄天連東夏垂溟風入望中原拜六龍宰土德輪周
職貢編年盡屬漢提封軺車到處敷文德不數樓船野戰
功
徐州守歲
勅恩光亭
絲綸遠想奎章閣人物全勝寶繪堂河洛圖書存典冊
周鑄風見時祥岩扉不斷雲霞色草木猶深雨露香
恩寵日彰親日遠老婦鄉國思難忘
慰沈復德有疾

天城書隱寫無俯何事秋來一病身自爲耽詩勞苦思不
同傷酒費清神青山老作烟霞癖白屋空懷霜露貧籬下
黃花待君好行藏莫問採薇人
四皓畫爲鄭遠題
深谷遷迤有路通商山亭與首陽同寧鴻去爲傷周道祥
鳳來因輔漢功采石不嫌流水冷採芝應覺舊林空從來
借重關基業誰謂名公似董公
分題清瓊花觀送江東之還蜀
后土祠前木葉開無復亭外候吹簫重門落日行人到滿
地霜望夕露飄還憶烟霄間勝賞欲尋遺老問前朝不堪
又促思親念回首孤雲去路遙
秋日舟經滎陽府

石級清懸絕薜蘿洞門深鎖野人過霜林葉盡群峯出風
岫烟開夕照多誰躡白雲尋鶴蛻自摩蒼壁寫雄歌登臨
日少歸期促白髮青山柰老何
再題飛來峯
舞岫翔鸞勢倚天岩崖空敞欲飛懸詩窮鈎累題難盡畫
絕丹青趣不傳浪說此中曾見佛却疑深處可通仙冷泉
亭下西風緊晚借山房一醉眠
沈道士遠塵卷
望斷湖山第幾重離家獨上最高峯清虛不類人間世懸
絕欲招河上翁百辟旋旋雲影外五陵歌管水声中仙凡
只與心相隔浪說桃源有路通
戲畫小畫有作

樹密山深水漾川輕雲漫漫草芊芊王孫舊跡迷行路逕
客聞樵憶往年谷鳥喚晴春室雨浮臥衡破釣舟烟與乘
欲借東風便飛上鰲峯候列仙

畫茂林紫木題寄韓克誠

秋湖新漲碧潺湲泰駐高峯紫翠間拂曙烟雲蒼壓水邑
春來柘綠犹山海門桴客浮何往石屋棊翁去不還欲趁
蘭舟一登望杏林深處草堂閒

寫溪山圖壽沈啓南

長篇大幅賺傳揚六十名高翰墨場金玉有声皆雅頌是
龍無此到衣裳
五朝明盛閒身老四世安全壽域長滿地溪山花風月無
隨年境化文章

與疊假山陸生

出星泉声入戶山結廬風致巧機関三峯荣出虛無裡九
仞功成指顧間靈鷲飛來群玉琛峨嵋截斷落星閒方州
歲晚平沙路今日溪山送客還

寄何大參

窮鄉下邑盡登臨吳越甘棠到處陰千里陽春幽谷裡八
荒霖雨旱時心繫來有客稽惟駐凋撒無魚惠澤深召虎
名存詩什在為君惆悵一長吟

為倪瓚頭畫謝部弘敬

橘林深秀杏林迎不是貧家是董家井透玉泉秋橘黃雨
妝金穀歲增花門無雜犬仙風在座有琴書世業佳我公
來家峰下隱從君結屋住陰崖

題褚緝熙誦德卷用原韻

高懷直與世相違淨掃塵纓振素衣松柏早能延晚節來
榆聞及駐朝暉前宵有雨孤雲歇瀛海無書獨鶴歸強健
還家心事足相逢未覺鬢毛非

寄謝褚緝熙

一從海宦各天涯清夢猶疑未到家往事閑心驚世態故
人相見情年華門門地僻無新客老圃春寒有晚花巧是
幻忙心時會留君不住獨興嗟

酬夏太卿

泰城車馬共騑騑人在孤山種蕨薇清世功名行已遍貴
游心事看應稀梅邊野鶴隨吟杖湖上閒鷗狎釣磯千仞
岡頭風露別何由重振芰荷衣

謝吳醫官

風安王立語懸河賢業相傳列上科嗣室書藏編校定藥
欄花滿發生多疾篤自昔稱俞跗吳越于今說華佗頭白
伏生憐女病謹君曾為起沉疴

謝周璧

青囊曾得異人傳小隱吳山不計年和劑潤分甘谷水種
芳請引上池泉心游運氣周流外學到岐黃問答前好記
明年二三月為君春杏舊林邊

挽錢廷珍父母

少年文采壯懷開白首權娛慕景催親老不辭微祿養時
危曾見出群才綉衣宮顯
恩封重貺行人還邑祭來生死如公應自少也應風木動

餘哀
薤露歌殘思惘然春光零落北堂前多應憐婦還金事為
見佳兒珮玉年赫奕鸞封貽懿德蒼茫馬鬣表遺阡同衾
同壽還同穴始信夫妻是宿緣

送王內翰
風波浩蕩鴈驚飛離思凄涼對落暉忙裏是非閑自定來
時容易去應稀浮雲夢斷還家路跡雨寒生過客衣楚水
吳山舊時月清光滿地照人歸

夜宿莫彥才宅話舊
世事紅塵莫浪嗟清時白首卧林泉山藏郎氏桑麻宅門
泊米家書畫船遠別已驚千里外舊遊都記十年前相看
共剪西窗燭話到晚鐘猶未眠

為顧彥和寄沈伯器
咲着烏紗對酒甌太平
恩澤舊風流名聞江左千金子素擬人間萬戶侯鷗鷺影
隨鴻序晚桑榆陰接桂香秋欲知文武不凡盛書外藍袍
擁白頭

稽康圖
日送歸鴻手拂絃竹林人物故超然心游般若陵將升表趣
入絲桐未具前幽憤詩成傷屬望廣陵彈絕託蓬仙孫登
別後無人識影響銷沉落照邊

題少時所畫枯木圖
缺石殘篁共遠林秋霜春雨歷年深夕陽不見群烏集朝
日曾聞獨鳳吟盤錯終無斤斧患迍躓寧復棟梁尋陽和

茂榦青山在應有餘芳報宿心

九月初八日霜降同景章弟、叔章瑞之邦正諸〻
遊靈隱三首
秋日秋山景色微秋來風景解人稀泉通金水清供冷峰
出霜林峻欲飛黃葉下封遊客路白雲閒護定僧扉人生
晚節須當惜暢飲何妨醉夕暉
昨夜聞愉有降霜容是明日是重陽心驚衰鬢添新白眼
見寒花似舊黃後老怕逢凋落候登高先盡笑歌狂明年
聚散何須計共擬藍田作醉鄉
落日蒼茫石磴斜隔林雞犬是誰家烟嵐濃似催詩雨霜
葉嬌如笑客花樹雪寒声分澗水天高晚色過山鴉登臨
未盡悲秋興回首嚴城起暮笳

游三茅觀
曾記茅君觀裏遊東風花鳥醉凝留丹丘歲晏羽人老碧
草時芳蕙啼秋村郭半山雲不斷江湖夾地水通流無端
却似詩催雨吟得悲風滿樹頭
水光山色雜烟霏綠漾青浮碧四圍籬菊著霜人醉酒江
風吹雨客添衣閑中宴會時非偶老去交游日漸稀安得
良工圖寫去相看日〻叙岩扉

何縣丞家山圖
白雲縹緲水潺湲人說西川第一山石室有光岩氣潤故
家無事世情閑花明野圃春長在月落柴門夜不關今日
宦游身漸遠幾回飛夢到前灣

一笑山小飛來峰

排閶溪山小更孤翔鸞舞岫似西湖勺泉雖冷淺難汲斗
洞無猿閒自呼夫水蛟龍頭角斂入巢栖鶴羽毛拘空庭
咫尺思千里只作吳山一畫圖

遊鉄柱觀

不用追尋海上山玄洲風景即人間函池水落鎔金黒丹
井塵生甃石斑江遠不聞蛟變化壇空時見鶴飛還旌陽
舊宅今猶在目斷清空夕照閒

與沈至能

杖屨臨風落日晴林間無伴獨經行池塘水滿鸊鷉下丘
壟雲陰杜宇鳴千里桑麻迷綠野萬家烟火際蒼生衣冠
共荷昇平世欲學堯封祝
聖明

為沈孟淵題古松圖

擁腫紆回屈復撑亂雲堆裏露蟠虬林蹊有路通孤鶴地
僻何年出萬牛山壽欲隨天地老樗材無復棟梁求連圍
合抱俱凋謝歷徧人間草木秋

喜王觀海廷彥至

輕裘緩帶碧油幢閒說戈船已度江物色應同前日好風
声已覺衆心降清塵預下花時榻剪燭光開雨夜窓縱尔
官程閑不得相逢須共倒銀缸

周太僕崇
恩樓

雕闌綺閣映重軒五色龍光鎮繞門地位清高隔風雨絲
綸輝赫護烟雲三

朝聖澤中霄近千古奎章北斗尊不是閑居登覧處好懷
高步答餘
恩

與王觀海廷彥叙舊

水流雲散海東邊一別于今十二年遠道音書長不到清
宵明月又重圓邯鄲夢覺思安枕滕觥功閒待泊船强壯
相逢今漸老不勝情緒各依然

新淦鄭氏承
恩堂

滿屋龍光惠澤深百年遺德到于今陶朱自是遊吳客卜
式初無仕漢心三世相看如一日四方多故散千金榮華
不獨門閭事又見簪纓出士林

中秋即事

庭院清涼宿雨過天時人事澹相和夾涼半到此時好悲
笑都應今夜多千里嬋娟人在否百年圓缺事如何回頭
又是經年別剩取芳樽發浩歌

大寧都閫滕君歷官吳江尹陳彥猷之賢頃因水患
憂民至不寐其上所咨作詩寄之

十年不過吳江路見說吳江大尹賢清白自中思去織飢
寒無外欲忘眠春風馬美河陽樹秋雨蛙生杜曲田美譽
易咻民惠洽好回多故見才全

賀施溪章致仕

方寸猶丹髮漸銀少年心事老年身平生冠蓋逢行路今
日田園見主人市酒消除塵夢醒行雲散盡舊懷新悠悠

金紫何須計滿地湖山太古春

陳彥章魏孔淵張天瑞徐時用同游重陽庵

轉徑迴峯入杳冥懸崖多刻宋元銘空驚鶴羽冲霄白不見仙衣出洞青雨溢雲泉漫石髮風搖霜葉下林庭狂吟未就身先醉詩不驚人酒未醒

寫秋山晚眺圖書像

溪山無伴獨行遊行立蒼茫看水流塵境只餘紅葉寺野芳空滿白蘋洲誰家砧杵兒啼晚何處汀沙雁影秋日落雲移晴望苦一鈎涼月上西樓

題飛來峰

翠擁螺攢玉作堆一峯孤絕似飛來龍翔北海蒼鱗重鳳落西湖錦翼開兒斧鑿穿生混沌神鞭驅出小蓬萊石門陰洞知多少欲借丹梯上紫臺

游淨慈

為愛湖南第一山尋春遠自六橋灣峰巒影落空青裡樓殿香生暖翠間乍到只疑天路近回頭聊借竹房閒醉中不記歸時晚笑駐肩輿待月還

遊紫陽宮

三月吳山錦繡林清遊聊借此登臨草深危磴留遲步花落閒庭入醉吟杜曲文章愁問絕山陰人物夢招尋青春正好家園近未覺風光負壯心

吳山春望

東風吹雨百花晴獨立巒峰醉眼明樓閣盡天山擁寺江湖環地水通城中弔故友浮雲散南宋諸陵草蔓平日暮長歌下山去蘼蕪滿路伴人行

留題瑞石山房

風定雲閒四壁虛萬峯深鎖地仙居自疑秦帝停車處人說媧皇補煉餘夜靜龍光穿戶牖春深鍾乳落庭除令威去後玄關閉猶有山靈守故廬

雪莊為鄔益之

庭戶蕭然盡不譁清寧渾似古年華天荒東郭先生宅春早西湖處士家洞啓柴門容月色旋汲溫水浸梅花詩成卻憶梁園夜吟到更殘興轉佳

登雲居絕頂

半村半郭吳山路輕暖輕寒上巳天樓影過城橫曲巷櫓声歸浦浙東船舊游詩酒添新客今日風光似去年清賞未闌幽思發亂峰斜日起蒼烟

虎跑寺

蒼苔白石路盤迴林谷藏春一徑開山勢北連三竺去泉声西自五雲來春殘野衲和松老風靜閒雲伴鶴回遊賞漸多題詠徧不知誰繼子瞻才

石屋

幽尋隨路問山樵落日催人酒未消懸壁有銘鐫往事老僧相見說前朝月燈夜落松烟暝雲幌秋虛竹露飄勝境難逢時易過重來不用鶴書招

寄題五雲山

五雲風景夢縈牽閒寓遊未得閒望到海中先見日看來天下更無山蒼茫三竺一堠封小杳渺大江衣帶壓闌道

石橋題詠遍遷誰先與刻松間

王宗貫都憲西園八景

藏書屋

充棟連床插架深百年遺澤勝籯金爲重畫荻親跡風雨欲聞絲竹音清漢月明光照映碧窗人老思深沉殘編斷簡知誰續羸得人稱小翰林

洗硯池

一泓寒碧净無多雲影天光鏡裏過鸜鵒眼乾思借潤龍涎香歇待重磨人疑荇葉潛鳥跡自恐松煤涴白鵝彷彿稽山遺墨在至今端歙沫餘波

蒼松軒

高情元不厭茅茨古屋長松也自宜明月上階人獨坐凉風到樹鶴先知影臨書幌哦詩熟声落清琴入夢遲一種門墻桃李宅歲寒揺落異當時

牡丹圃

不是閑居玩物華先人遺植舊根芽别離不是平章宅名勝何須富貴家日近園葵同向仰風和野草共交加曾從碎錦坊前過晚節依然在菊花

隴頭雲

自經雲根種蕨薇雲陰日日護林扉長風早忽從龍去一雨春餘伴鶴歸晴送晚霞紅作錦冷和香雪白飄衣無心自与人閑静不是歌声遏不飛

門外柳

遺植青青振士林半臨門徑半墻陰猶芳澤似主人度揺颺欲傷行路心跡兩落花啼鳥歇夕陽穿葉亂蟬吟南薰枕簟時相就不學陶潛爲解簪

續衣記

由来作記多成論見說西園記獨奇古意只應推泰伯賓書還是學昌黎林泉畫入丹青筆人物都歸錦繡詞舊物未忘文獻在三槐佳製更堪思

翰林碑陳緝熙所作

龜石嵯峨碧蘚滋行人下馬幾嗟咨三吳舊德延陵墓兩漢清風有道碑編録名文應入史收藏遺稿欲憑誰銘文未讀心先苦懷友懷賢不盡思

爲鄜縣丞題蘭

東風習習沉幽光空谷無人野興長玤國孤忠嗟獨老謝庭群從見餘芳水霜晚結金芝秀雨露衣滋玉樹香一曲清琴彈未歇不禁離思入沅湘

薛蘿山房爲僧湛作

松檜連阿水繞濤薛蘿深静隔塵囂筆門杜屋應从往編幔金閨好是閑霜葉滿階人不掃雨餘寒肆户常關一声清磬斜陽外惟有山僧帶影還

陳秀章群馬圖

東風原野草芊芊百騎如雲盡解韉好是華陽歸牧處還疑大宛入朝年驪黄赤白皆千里牝牡駑良共一天總是披圖求未了膏肓元已頌三千

龍媒出世應房精百馬都歸一馬名渥閩虗聞渥洼水將軍不到貳師城天遺西極千金種地在中原萬里行伯樂

雖逢時暫已未離群隊莫長鳴

歸良輔六十壽詩

曈曨初日照林扉靜對心香祝太微半世青風持白笏陽生氣到斑衣物情自昔明消長身世從今與是非江使已通靈照候壽星中朗鶴南飛

和張達芳觀仲禮諸公夜飲陳彥章宅聯句詩韻

聚散升沉未可期燈前觴詠樂何疑座逢能得幾時醉斗事空勞長夜思醉裡能醒元亮酒忙中不亂少陵詩太平文武材相齊慚負傍人教理絲

送尤啓南

一月尋山踏翠微紅塵不上木綿衣看花偶與宋珏從次筆欲打西子峰斑白才名推禹錫丹青家法過元暉平生

詩畫留情處不是閒行見亦稀

送史明古

江左風流謝惠連別來風度只依然西湖勝事添新咏南浦離情恍去年百畝庭中花滿地三高祠下水連天年年易過前人遠便合同登舊釣船

東坡雪竹

風捲殘雲暮雪晴天空野樹水烟橫凄迷望斷平安信寒篛如逢太瘦生月落冰梢清入骨霜交疎影淡無情歲寒物色多相似到此方知晚節成

老君像

太史傳疑迹未磨猶龍人物更誰過流沙西去青牛遠函谷東來紫氣多文字五千留絕簡虛無八九藉餘波元玄

臺下孤松老節錯根盤柰尓何

為許明夫題金碧山水圖二首

珠林瓊島錦江濱桃李東風滿眼春金碧樓臺何處盡丹青圖畫幾迴新中山古道多行迹北海寒波隔要津白髮題詩思何限少陵已是倦遊人

佳氣龍葱映海霞亂山環翠水生華笙歌不空漁樵地當谷偏多佛老家金屋藏春簾結綺錦軿迎旭扇籠紗太平人物歡遊盛回首芳春日易斜

乙巳二月與舊遊諸君登湖南諸山晚歸

盡日看山不盡山只應結屋住山間人逢故舊多歡路入崎嶇轉靜閒芳草欲迷前度點夭桃紅勝少年顏興晚從湖船散人影歌声相次還

追和松江陳處夢辭世詩韻

試從身後看身前轉眼芳年是晚年春草晴驕登峻馬夕陽寒浮下瀨船空遺終古無窮恨況說來生未了緣滿卷遺文人盡化令風殘日又霜天

吳瑜璧父壽會詩

森森蘭玉被林丘錦服烏紗照白頭老去稀逢今日會興來不減少年遊瑤池消息蟠桃實蓬島光陰海屋籌最喜萊衣霄漢上遠將謌頌祝春秋

壽人母

生際承平今八十母儀婦道共稱賢早來女伴誰同在老去諸孫又兩傳門戶有成春似海庭幃無恙日如年雲霄歸近身強健會見介以下

日邉

送薛公子

嬌歌急管送春輝春色薰人上錦衣花壓玉山人盡醉雲隨金勒馬如飛鈎魚江上詩情遠燕子樓中客夢微此去不須成悵望桑弧蓬矢顧無違

題行春圖送毛太守

芳春農事重巡行一路旌旗五馬輕何處田園初擧趾向來閭曠總知耕壺漿父老留行色芻牧兒童有頌声此去會須還舊歟醴泉風化久懸名

送李致用之官南京刑部

離亭小雨送薰風千里関河此路通玉塔沙場辭劍北白雲官舍夢江東登科已著匡時策司寇當懷獬教功却憶曲江池上伴年來踪跡幾人同

送樊玘還家

翩翩車騎上皇州千里烟花兩月游形勝更無他處好依棲多爲故人留家山隴畝歸期晩﨑水門墻舊業秋心事未諧身欲去更携樽酒爲君籌

懷隱處士

不隨門第競風流苦節清脩老未休滿地烟花凌鶴髮十年詩酒一狐裘玄成素有傳家學無負元無用世謀回首柏軒人跡遠青山明月夢中秋

彭彥先妻輓詩

蘋蘩善托閨門秀霜落俄驚玉樹標乳哺関心諸子幼功名多故一人還春風琴瑟音声斷秋雨房櫳藥味消愀落玉釵愁絶處燭殘人靜月中宵

送史指揮

龍庰山川拱百靈已聞保障浮長城移屯却借山靈使守護仍提漢將兵日月旌旗懷世績風雲車騎從嚴征明堂正復春秋制不是戚戚薄宦情

壽曹繡衣廷寀父

海屋添籌翁福延壽星光映紫微寒年来同甲誰相似老去承恩古亦難春向百花庄上滿人從五老四中看列卿御史守書宅冀道非熊夢已闌

迎碧堂

茆屋臨深面面開虛明無處著塵埃蒼茫晚色烟中起見漾晴光雨後來静綠侵衣人傍檻空青入座水生苔詩成却愛沿流詠蘋蓼香中有釣臺

壽劉侍御母八十

朝廷有道家無事八十年来見太平婚嫁及時諸子在閨門如水一身清

龍章到日心偏喜鶴髮逢秋眼倍明好記北堂萱草畔年年此日慶長生

輓吳主事妻

功名初就即分離薄命兀成今問誰千里関河遠遠夢十

年薪水負齋眉青燈夜雨孤兒泣白髮秋風老父悲詔有
追封昭懿德也應不似舊心期

相文吉裕陵進香還任

千里遙持一瓣香釣天無路覲
先皇翠華想像宸儀遠玉几彌留末命揚終古山川歸永宅
九霄日月麗
重光東風不盡昭陵淚回首空江烟水長

賀崔千戶中試

廣場初日照戈矛一騎紅塵怨過舂弓影橫開孤月滿劔
光飛決白雲浮勳名不廢先公業談笑能分主將憂好越
少年能事日玉關千里覓封侯

嚴侍御提學南直隷賦得驄馬行春送之

使君驄馬出康莊千里江淮淑氣長南國畫與周禮樂西
京不改漢文章衣冠總被陽春澤草木猶沾化雨香不獨
澄清眼前事百年桃李在門墻

送夏大尹復任江西

昔年曾共杏園遊物候驚新野水流霄漢六年長在客雲
山千里又逢秋微霜夜度吳門樹疎雨涼生楚客舟作邑
如君應有待不須樽酒慰離愁

題菊隣卷

風露蕭條一草堂四隣惟有菊花黃清連親圃秋容瘦疎
映陶籬舊宅荒穿逕香凝鴉鵲惱過墻猶詩蝶蜂忙只因
晚節長親並不減當時碎錦坊

送張用和東陽訓導

青雲不負壯遊心兩補儒冠振士林經業舊傳西粵淵
章新紺盛府晉杏壇香藹文風遠芹泮光涵化澤深年少
功名須自保莫回杯酒病侵尋

寄醫士張璵

四十年來一病身宦情鄉思兩催人五更
北闕風霜久千里南關瘴癘新甘谷有泉能潤物匡廬無
樹不回春與君舊是相知者日日經過莫厭頻

寄吳東升

轅門散管振芳辰翰墨窮工世絶倫鐵氣猶寒弦後月筆
花空曉夢中春盛時郎將烏紗舊幕府儒賓白髮新二十
知名今共老相逢不是薄遊人

辰州高指揮竹軒

百戰功垂萬戶侯綠雲高隱草堂幽平安不是青門日蕭
瑟猶驚紫塞秋一枕寒声疎雨歇滿庭涼影夕陽收門墻
遠帶湘江意何日相尋樂醉遊

游朱協律山房

欲尋句漏問丹砂因過玄都羽士家玉粟有天還日月洞
中無路入烟霞書餘別院閑清磬坐久空林見落花安得
閑身如埜鶴共臨秋水詠南華

再游朱氏山房用前韻

九轉新成玉品砂洞門深鎖是誰家鶴書一寄違滄海鳳
管遙吹隔紫霞舊雨重來前度客東風又發去年花何當
了却平生事餘向山間老歲華

賀徐廷璽先生受
封時用父
昭代求賢擇俊才推封千里玉書來須看鏡裡衰顏換常
使尊前笑口開翰苑衣冠猶爾雅荊南魚鳥莫相猜紫光
滿屋人如玉彷彿神仙下鳳臺
題菊坡秋芳圖
歲序年芳似水流樓臺風景老丹丘斜陽疏影和人瘦夕
露寒香伴鶴愁開口笑逢今日醉滿頭狂憶少年遊紫桑
舊隱知誰在爛熳殘花猶自秋
送蕭得宜兄南行
弟兄遊宦各天涯
京國相逢喜倍加書劍十年俱是客鄉山何日共還家春
風入夢懷荊樹秋日臨岐對菊花雖別有期懽會近不須
回首重興嗟
送楊給事任山西參議
一自看花醉上林六年
京國共朝簪相逢不是浮沉侶送別能無感慨心明月疎
鍾
清禁曉紫薇春雨畫堂陰好懷經濟資方鎮留取功名照
古今
壽王廷貴母安人朱氏
夫謝
恩榮子復官時逢七十喜平安清貞永托春前樹深秀應金
雪後蘭終古幾人收悅祿百年今日共盤歡新詩為報加
封近鶴駁重盤五鳳冠
送馬瑢讀書還德州
遙遙千里遠尋師文彩青春衆所期詩學舊諳毛氏傳還
家重下董生幃三秋白雨猶熏夕十月黃花未老坡風物
故鄉行漸近莫令空好少年時
和陰僉憲父典莊先生遺訓詩二首
教伊門墻路已蕪千年皷風出曾無出懷後覺徒未覺惜
聆今吾是故吾泛泛隨流猶易反叢叢堅倚却難扶惟餘
文翰樓中史手閱荊榛見坦途
右範正學韻效宋体
歷世家傳詩禮後十年身在宦遊中登科喜驗余聲始作
郡期聞玉振終應有潰並思見日豈無偕草待迴風未播
包羞多相似名節輝人自不同
右寄金州韻
前窓為郭雁翎賦
碧窓簾幕無譁塵往幽芳伴歲華香透簾風和寒影
捎籬月上窓紗重陽時便與開尊東籬寒留待黃花不是
陶彭宦跡處青山城郭舊儒家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海　呂　許　清　編集
門　人　朱　祚　校正

七言律詩三

湖山歸隱詩爲周佑推官作

東湖山水繞柴桑舊隱歸來業未荒蘭澤秋風群鴈下草
堂春雨百花香林泉久屈周顒節詩酒全令賀監狂人事
已周身事遂白頭清世趣何長

送顏廷表還金陵

霜落都門柳葉稀夕陽尊酒共依依舊游遠道辰星少鄉
思新冬旅鴈飛海內路清聞攬轡天涯縫綫欲留衣無能
獻納常懷愧況復同心與願違

壽陽武侯祖母鄧國夫人

白髮乘頹邁八旬五
朝門第太夫人侯封慶衍曾孫早伯爵人誇宅相真鄧國
儀章全作鳳
主家供具玉爲麟㓗門潭府梅花月千古同含不老春

張侍御汾溪八景

汾溪雨霽

東風吹雨過山溪霽景無窮入品題花落平林春水漫草
深高岸夕陽低天光蕩漾群鷗下雲影蒼茫野棹迷幾度
臨流坐忘返夜深隨月轉荒蹊

大苑春融

楚鄉三月韶華好大苑東風景最新羅綺不來金谷伴衣
庭時有玉樓人林塘盡佔陽和力草木均霑雨露仁先占
舊家名物在傳道幽谷發芳春

馬步夕陽

路轉荒村隔斷灣古橋斜日映青山蒼茫影裏長虹卧款
段声中駟馬還枯木残鴉行客盡野烟寒水釣舟閒濟川
功業知相待莫道侵尋暮景閒

鳳山秋曉

鳳山十里鬱崔嵬曙色初升霽色開萬疊晴雲連翠落滿
林涼露壓蒼苔霏微灝氣催寒早晻藹晨光入戶來幾度
東籬閒眺久悠然相對菊花杯

松㵎鶴鳴

千尺喬松古㵎隈綠陰滿地鶴飛來清音雅合琴中調傳

信應從海上廻孤館晝眠詩夢醒九臯人静客懷開勸君
莫作遼東語好叶韶鈞入鳳臺

柏臺烏集

高臺古柏晚蒼蒼時有群烏下夕陽白簡侍朝思反哺繡
衣當道見來翔并平里上名家在秦氏庭中桂子香會見
上林全借宿未應朱悖擅餘芳

南館書聲

溪南書館隔幽林燈火通宵歲月深斷續時還雜唱欸咿
唔寒共漏声沉飯牛驊古懷高節撣鋏嗟長見苦心今日
青雲軒冕貴還應不負買書金

東江漁火

落日漁舟趂晚潮夜深漁火亂相交江空野水和烟汲月

黑黃蘆帶雨燒風急柳梢光欲滅浪平沙際影還搖惟應
南舘書窻下夜夜青燈伴舊窓
顏文之進士養病還姑蘇
飄飄詞氣欲凌霄翠竹蒼梧玉樹標酒病新蘇湘岳夢詩
懷新減沈郎腰杏花春雨江南夢淺月踈星薊北朝身在
故鄉心戀
闕未應蹤跡混漁樵
寄范履恒
蒼苔無路入林扃草色緣堦竹繞庭滿地烟霞朝採藥一
天星斗夜吹笙興來自擬騎緑客醉後多臨想鶴經何事
白雲閑出岫遠携官綬下
明庭

舟中与徐文海叙舊追賦舊事三首詞雖婉媚意實
經嘗想不能效麗則之言然亦非香奩體也
龍髻盤雲翠作鬟繡鞋尖小束輕綃鮮鴻附托芳心許弟
妹傳呼小字嬌彩鳳竟分簫史伴黃花应減易安腰無端
却憶朱簾下手擘雲香待月燒
守付玉杵擣玄霜紅葉無情逝水長明鏡已孤鸞減影羅
衣空染蕙蘭香東風無覓空凝涕秋月詩成欲斷腸惟有
謝家兄弟在時時相見一凄凉
能書能賦復能棋學得功成欲向誰阿大中郎真有共家
軍新婦竟雖爲莫思舊事成新事想見閑時即問時閑道
赤繩先繫足可應重和白茅詩
追輓鄭良載

君門早乞此身還白首心期石壁山嘉有文章此大休叱
無金紫列清班行雲逝水應何在歷世争生總定閑却愛
謝庭蘭玉茂依然清譽滿人間
江山勝覽爲維楊張明之題
萬里江山接故鄉十年詩酒任踈狂黃河西去龍門遠清
渭東來劍閣長一騎寒雲登五嶺孤舟明月度三湘何當
收拾天涯興歸卧維揚舊草堂
八月十九日與張良甫宿彭城風雨有作
夕陽初挽上洪舟邂逅彭城此夕秋世事間心多感慨故
人相見易淹留對林風雨疑前夢樂日不可今昔遊小話
更長清夜短不禁鐘鼓起譙樓
張道士雪崖

久來積雪滿層崖清賞都歸物外家絶磴高寒春尚早古
壇虛白夜無譁望中乍失青城路深處應開玉樹花留得
歲寒終古意年年幽寂卧烟霞
登子陵祠
南遊曾上富春山高節清風竟莫攀留得尚存寒土業松
堂長伴客星閑千山秀落煙崖裏一水名高四海間日暮
長歌下山去隔江猶有釣船還
夜行舟中聞笛
白露青楓夜色寒何人吹笛向江干風迴浦溆離声合月
落關山客思殘金谷幾時聞舊吹画樓何處倚危闌天涯
乍已難爲別一度懷人淚不乾
登快閣懷古

黄葉寒林野寺風曲闌吟倚夕陽中逢人欲問山中客去自應疑海上翁鄉思有期慚厚禄宦遊無計任飄蓬憑何舊宅知何處古廟殘碑夜月空

除夕風雨卧病郡齋

蕭蕭風雨到閑庭愁病相兼酒易醒身外功名何源倒眼前兒女尚伶仃清霜客鬢隨年白芳草鄉山入梦青老去夜深眠不得自燒銀燭看壁經

過皇恐灘

曽於信史見遺名今日當從此路行翻日烟霞迷石瀨滿船風雨起灘声分明瞿峽西陵處彷彿梁山北去程獨有孤臣懷國意東流不盡故時情

送張蒲

少年隨宦住神京頭角峨峨使者成黄卷只應消水日青袍元不負儒生雷門春水看魚化雲野秋風聽鹿鳴最是□宗憐小阮江南江北總含情

送蹇尚賓致仕還蜀

三十年來侍紫微舊家門第綰餘輝黄金未數封侯印白髮猶穿故相衣世念已隨江水淨鄉心遥逐野雲飛人生富貴須回首不是相如洛下歸

送張太守赴汝寧

曽共夜筵醉御筵當時朋儕漸蕭然白頭動業知誰定料着才名竟爲尔

既作郡今當二千石登科已近十三年不須更說公攜事竹馬兒童滿道邊

送張惟本還姑蘇

千里雲霄君去時官河春水正流澌客逢漢舊雖多别道上逢人好寄詞草色凝寒青尚淺鴈行驚雨度應遲孤舟烟月同游處南望吳門重尔思

壽沈廷貴母夫人張氏

封章頻沐聖恩覃眼底年華七十三八座功名勞主眷九重綸綍見宜男蒼迎鶴氣春常好席近秋風晚正甘想到高堂稱慶日錦衣華髮共清酣

送陸世祥赴廣德

都門曉色動離歌千里家山五馬過官達共憐鄉邑近别離偏覺故人多青雲浮蕢唯君尔白髮催年柰我何莫怪臨岐重興感春來風雨滿關河

送王元昭赴中都

淮西留守去何之千里春江草綠時聖主有懷湯沐地官書不忘大風詞校臺別墅清遊慣連第空齋獨卧遲君是王門班定遠可能高枕廢驅馳

壽毛士廣母

自捧鸞書下日邊白頭慈母正懸懸天岳雨露三千里人比岡陵傳萬年老去恩榮非偶尔向來強健只依然斷機鄰覺愁多少贏得于今

福壽全

送薛九南遊

舊家公子擅風流十載江湖賦遠遊一飲不辭鴝鵒舞千金新買鸕鷀裘神遊湘水雲生浦夢覺閶門月滿樓猶有故家遺烈在幾回含笑看吳鉤

十一月廿四日舟中逢至日有感

落月寒江夜泊船却因佳節思淒然壯懷牢落非吾事清署追趨憶往年歲月無情閒代謝功名何意竟留連盛時行樂須當早猶有蘇秦負郭田

送馮別駕

一自同舟上國回別來寒暑幾相催登科竟屈何蕃義別駕今推杜琬才秋水連天人遠去夕陽滿地雁初來到家正過重陽節三徑黃花待約開

過伍公矩宅

湖頭秋水映樓臺湖上荷花幾度開西塞風烟遊子返北山猿鶴故人來閒談舊事心先醉坐惜流光晚又催清興滿懷消未得欲呼漁父共餘杯

病還部議未許將北行

雙鬢蒼浪野興生靜依疎柳聽秋聲一身未老心先老萬事無成病早成門巷蕭條歸似客江湖漂泊住遠鄉如何歲晚青山下猶有天涯未了情

冬至

身世飄飄春復冬幾年今日逐飛蓬歸來却喜平生在老去何慚末路窮東海霧烟迷遠棹北辰宮闕晴空五紋添線應閒事雲物于今迥不同

詠梅

天上曾隨薦鶚材不勞詩句詠苔鞋山林已伴歲華晚風雪謾將春意回東閣偶閒嗟老去西湖載酒念誰來江村野岸多相似半夜月明寒更開

詠草為劉公觀

幾度陰陰幾度晴年華不改舊林坰風霜滿野根都白天地無心葉又青康伴容愁迷遠道屐隨詩思到閒亭蘼蕪萬里湖南路一片蕭疎繞洞庭

遊破石慧力寺

古木迴廊絕嶂中鳥飛不到梵王宮地高自覺三吳小天遠應須萬里通石竇有泉分海氣巢居何日托雲松雪晴日暮西風緊扶病猶登第一峰

松陰

蒼涼晚色遶林扉一片閒雲靜不飛詩社有期吟坐處宦途無影息行時涼生穿榻秋驚早花落殘碑月到遲見說山房涼更好莫教人折過墻枝

班婕妤團扇

寵辱由來事不常佳期未必永相忘君恩偶為炎涼換妾意終當篋笥藏粉黛香消金屋妬能罷夢反玉階祥旧懷零落新愁併長信宮前草又黃

五桂圖

頭角巍巍五大夫寶家門戶似商瞿兒孫自小見成敗陰

德於人定有無窮斛天香生座席一林玉樹識庭除芳華永仰靈椿老慶厚年來自有餘

月波亭

明月流光水上頭凭欄對月思悠悠江湖萬里何人共天地百年今夜秋桂子香生猶見兔蓬萊影動泊漁舟此情欲借清商發抱得瑶琴不自由

甲申除夕

客裏幾度歲華新南北支離忽四旬華髮識從愁裡換青氈書負向來貧塵微半世孤窮士落魄三朝侍從臣恩寵未酬時節異天涯明日又逢春

丙戌除夕舟次富陽

三百九旬今夜盡四十二年明日來功名華髮老將至紅塵泪沒未頹摧庭幃咫尺如萬里飛夢頻繞黃金臺明年今夜知何處對此寒潮心轉哀

丁亥除夕

一從芹泮謁楓宸離合榮枯共此身二十三年爲客夜百千萬里到家人情惟未覺多時別歲久從教俗事新剩眾屠蘇燒爆竹故鄉同醉白頭春

送王時佐歸葬還遼東

回首佳城惜重違不禁清泪灑麻衣雲連遼海鄉心斷身遠營丘宦況微吳地家從來似客并州住久去如歸相逢未久還相別惆悵春風鴈北飛

與藉紹文話舊懷先師雲巖

一自寒冬立雪深門牆桃李隔春陰分亭據変人何在赤壁舟廻月易沈千古清醇師友度百年離合死生心如今已是悲秋客淚共花時幾醉吟

和陳彥章見寄用錢學士原韻二首

早期功業在河山未到封侯惜暫閒飛將霸陵逢醉尉孟嘗函谷帶痕関和烟芳草凝愁發帶雨寒潮載夢還身在江湖心魏闕幾回寒暑念民艱

草堂尊酒對南山身外功名似夢間老我病餘青瑣闥看人生出玉門関垂楊野渡虛舟泊古木荒林倦鳥還離合悲歡從舊首可憐頭白尚多艱

寄吳興舊友

一笑相逢暫解顏清談未久即分離廟堂每憶山林侶老大偏懷少小時二十五年三聚首百千萬里幾相思人生故舊不嘗見明月浮雲總是期

戊子除夕

前年此夕泊錢唐去歲寒燈臥草堂客路風霜閑倚杖故鄉詩酒病還狂送窮漫學韓文戲逐疫新翻傀儡裝最喜家門盡強健綵衣稱慶醉椒觴

送周大尹之京

清時冠蓋重儒英況是文章屬老成典雅尚餘周庶士深淳猶似魯諸生能令草野忘官府肯事門墻近俗名老病逢君正相慰天涯此別思含情

雪中偶書

江南三白兆豐年最好湖山晚霽天古三仙欲迷峰市路桂魚還見出兵船雲連野色和烟暝人共梅花待月圓不是梁園詞賦日也隨清景一陶然

許廷晃留詠亭

曲水流觴事不迷山亭猶似浣花溪眞情閑野渡舟横晚入空梁燕落泥誰向松間尋旧作自從竹下刻新題山靈不管詩人倦草綠烟明鳥亂啼

採芳軒

十里湖山一葉舟年年芳荏水東流閑歌白苧聊相和欲採青蘋不自由杜若洲空逢斷蘅蕪浦者夜迁軽鴎步江風雨芙蓉老遠遺深秋已係游

許廷晃過訪索題畫菊用張侍講韻

故人東海訪寒家野色依然上菊花青蕊晚移憐共摘白衣酒盡傍誰賒一身去國悲衰病双鬢逢秋感物華蕭序夜窓閑口笑清燈瘦影伴栖鴉

贈陸大岙

華國文章鎮俗名三吳人物舊才英斧文白少懷經座幼節從來事甲兵御扇位參方岳重外垣星協上台明甘棠咫尺連桑梓為喜陽春易發生

雨中游吳山懷陳彥章

聞道吳山兩蓋奇自披蓑笠赴幽期雲藏落木春芳在人靜空林晚興宜晴久未應妨地滑路難回復喜行遲一杯□慰人千里目斷江東不盡思

再遊寶所四首

賀鄭岩扉敲石壇上方門逕繞層巒接觀海日夜先曙竹引湖風夏亦寒林外歌聲樵出谷水中人影釣揚竿何當雪月烟花候來共山僧信宿看

其二

曾共湖山作主賓交歡幾許別離頻東軒長老非生客西郭先生是故人黃葉斜陽蕭寺晚綠蕪清渚斷橋春幽期美景長相待寅暑與懷白髮新

其三

去歲霜晨集上方今年仍和遠公房山青不改故人眼草碧欲枯吟客腸林借清秋烟亦與樹函春煦葉都香為誰獨倚危闌望咸興無詩憶子昂 末句懷陳彥章

其四

非為逢僧得暫閑荷衣早已退朝班雲堂播蓋多臨水巢屋琴尊不下山楊白花飛春鳥亂久青樹老暮雲還傷心往事休重省千古興亡落照間 是日談楊和尚事故云

壽人五十

盛世重開仁壽域生辰全遇太平時二年佳節逢八五百歲光陰及半期富貴不妨賢偶待是非公道老心知玉壺春酒須頻醉莫放斜陽入鬢絲

題吳文肅公集後

松竹蕭蕭滿故園白頭高臥浣花村風塵到處双蓬鬢天地無心一酒尊南度衣冠遺老在中州人物故家存題詩不盡高山仰海內人文日易昏

挽天今意

世路多岐古道荒中行人去事堪傷陽生幽谷寒無雪月
照清宵夜有霜山海勞時成坎坷乾坤与物故低昂惟應
爲傳清忠節留取生名共死長

代友人壽上海令

南極何年見楚鄉新承光彩到河陽青雲人物天陶冶黃
甲文章每照花勵俗難逢栽根士行春須借杏園郎暫時
歌頌非君事千里驊騮路正長

劉世經誕正月十五日

曆紀行周歲五迓此生堪喜亦堪憐浮雲好奈春何短明
月華燈夜又圓滿路氛埃迷璞玉繞衣香韻被芳芬同庚
故旧今無幾共保餘休到百年

賞景雲月洲

草香沙暖水痕平烟散芳洲月倍明一榻幽居生夜白百
年疑淡待秋清誰家庭院添愁坐何處関山照夢行惟有
此中幽景在人間天上共忘情

送金華王中書

一道徵書下
紫宸江南岩穴洞無人百川舟楫資良弼六合風雲起舊臣
世道安危關後執家門忠義老來純平生廊廟江湖意應受
樂于今共此身

壽蕭考功父六十

四方無事息風烟咲傲乾坤六十年世上幾人全甲子山
中何處有神仙玉樓須

詩龍光重海乃生六嘉鶴算延景入新年同勝賞九霄準取
正翮

節德章金臺對雨詩卷

南北追携共一身對床風雨夜紛紛醉談鯉峡懸中卧寒
燈巴山夢裡聞白髮孤燈人望遠綠波芳草正離群何年
詳似彭城會剪燭論詩坐夜分

送梅員外崦省

思親日日望蘭臺千里鄉關許暫回秋水船從天上去錦
衣人自日邊來蒼節正美思張翰蒓水承於重老萊明發不堪回
首處五雲宮闕意徘徊

送劍達言丞懐亭

共說君家好弟兄青雲連璧荷
恩榮杏園舊侶多年少花縣郎官重老成
輕關晴雲准風下楚江春水一鷗輕對床風雨休相念江
美須今有頌聲

雪村書舍

積雪空林晚乍晴小窓孤枕羅韓寒光搖竹簡芸國淨寒
入梅花紙帳清坐久却疑更漏斷夜深還借月華明洛陽
舊尹如相問為報袁安素業成

命汝欽佳城圖

迢迢山逕入中林宿草荒涼古木深地下不醒長往夢人
間空抱永懐心玉魚斷落前朝遠石郭蕪凉野墓沉不及
忠亭文字古清風高節滿碑陰

送劉綱衣兄還江西

一从金臺下駐春暉千里江山尺馬帰佳消東風芳杜合楚
江烟雨鶺鴒飛重来會見声華著此去無令信息稀獨有
惠連偏傷遠別天涯回首各沾衣

為豊參議題柳岸春風

林塘三月柳依依搖颺東風近竹扉旋逐歌声飄舞席送
陸春衆入羅衣落花満路啼鶯散芳草凝寒燕子飛自是
平泉行樂處風光不与賞心違

送董廷瑞

周官小宰綉為衣日暮辭朝出
禁闈容路看山驄馬候柏臺乘月曙烏稀三吳風景南遊
近千里雲霄北望微回首曲江筵上侶舊時行盖與心違

送顏廷表

南臺清選共称奇況復還家慰別離柱史擁持周法令綉
衣猶習漢官儀落花満路啼鶯散芳草連天去馬遅建業
城深鐘鼓夜夢中猶似候
朝時

東溟勝覧為李揮使題

溟行楼船息不搖幾回清望入蒼冥魚龍変化剛風定天
地浮沉混氣消萬象承光陽谷迥九夷通道岱宗遥一従
白髮懸車後夜夜寒燈照落潮

與蕭通政孫

言中有一家清芳萬世滿義無瑕武功山下孤飛鶴太
常峰頭十丈花為道先公只物故不勝老泪惜年華相逢

暫尓帰何促海雁翩翩風落日斜

送徐用修太守還金谿

飛盖雲隨画舫還不須童稚候柴関南州舊隠丈童頭中
世高風留貴閣松竹未交秋節後桑榆猶在午陰間年芳
正好故人去一曲清湖繞碧山

遊虎跑寺

有興調笑出江城度嶺穿崖駐復行夾峰嶷嶷山合氣緑
溪鳴玉水流声林花浄盡逢秋落谷鳥回翔悦晚晴醉愛
虎跑泉側坐一泓涼碧照人清

四月十七孫廷積宅席中答于京兆劉邦彦

朋舊相逢成雅會南薰庭院正清和病懷對酒心先醉老
眼看花思轉多世態生憎八風舞新声不羨五噫歌番思

瓊舟堂前事白髮青衫柰尓何

題邵對章行春扇

太平冠盖古風儀驄馬周行四顧遅佩懷芳春回宿莽偏
天無雨見晴曦三吳桑梓帰榮處全蜀江山副憲時科第
生輝名節在人生莫負杜遊期

和王瑞之旅懷見寄

萬卷圖書一葦航不回流落滞遐方行遅総為山留坐閑
絶惟應酒送忙旅館風烟多勝日故園桑梓未斜陽秋来
亦有帰飛燕王謝堂高是異鄉

題文阜画簡范獲德

溪山寂静樹荒涼隔送浮生入醉鄉勁草不随時雨發繁
花應待晚林香雲低川口風飄散泉落原頭水泥長世事

人情總如此不如高枕臥柴桑

十月四日約王瑞之早游飛來峰達明未至有作

佳期不待鶴書招曙色纔分已度橋葉露有霜聞北雁客
雲無雨自西郊新冬明起常時早晴茂登臨舊路迷木落
山空清望遠絕勝詩管醉今朝

賀陵中書母

加封

記得當分袂別時病中先自惜孤兒青春有泪都成血華
髮無情忽變絲凍餓已甘溝壑盡幽閒惟荷鬼神知風光
不與心相合綸綍到
旌封益自悲

送李戴章遠分宜

滿地涼風一雁飛壯遊心事絡相違青雲得路誰堪倚黑
髮還家古亦稀去日兒童猶少小故園松菊正芳菲太平
時節成功早不是陶淵感遇歸

詠松菊朱彥明

遠遁泉壑久涵滋直節良材用處宜清廟棟梁生地遠大
川舟楫到江遲幽尋共是冰霜伴奇遇不逢風雨時猶有
孤山舊巢鶴夜深隨月下寒枝

山水圖

水車聲急綠陰肥水漫漁罾白鳥飛斜日照林停晚牧新
蒲近渚映春衣采蓮歌唱時將及競渡風光事已非望斷
五湖舟去遠月明應有市船歸

朱節婦挽章

流巻清風羅露洞鄉人猶自說當時今寒事苦共姜在兮
死則深愚犯慈淚盡明淨枯血血秋催綠髮淚成絲無情
惟有霜天月夜夜澄光徹墓碑

為吳方伯寫海天秋望圖

老樹荒山海上頭岩天光水不勝秋乾坤定位東南缺江
漢朝宗日夜流人世勞生真一粟仙家何處是丹丘袁臺
不見樓臺處風送雲濤起蜃樓

送鍾巨川改丞萬安

西來江水繞雲程為宦憐君復此行獄劍出消牛斗異枳
棲近竹梧清藍田舊記遺唐蹟九隴曾歌續楚聲自古
功名多晚就好懷清興盡平生

畫泰山書屋圖

茅屋幽深草樹中早來心跡暮還同錐毛有鐵詞峰險燈
雖無膏眼照空桂殿秋香天外月龍門春漲海邊風惟應
詩畫消長日點背賡歌作繪功

雲山訪隱圖

獨向青城訪隱君岩扉深杳路氤氲山前採藥不知處童
子迎人猶閉門斜照入林松影亂迴風出澗水聲分時來
拜問經行地指點春茶頂上雲

雪閣夜讀圖為沃饒文裕

萬樹陰沉雪乍晴雨窗寒對澗流聲玉京有路春何處銀
海無波夜幾更明月到簷松火盡斜風穿樹竹聲殘綠
未了清樽無不盡三更哉不成

送葛把總指揮還松門

際至風濤海岸腥中流一柱屹東冝將平信是天遺獨人
傑多緣地秉靈千頃汪洋江漢水九霄騰達鳳篤翎白憐
老病空山窮唯有孫松照眼青
送于憲使致仕
亂山孤騎大江船跋涉艱危二十年一代風麟天下士四
方霖雨夢中賢黃金臺古安車遠綠野堂空晝錦旋留得
清忠表臺諫娟娟秋月照霜天
哭施漢章
功名兩誤交歡少老病相同悵別多雲樹有懷空復爾山
林無伴獨如何百年風度清宵月一世文章逝水波却憶
兒童初見日不禁淚泪似懸河
竹溪書屋
竹林書舍語溪頭萬玉叢深一水流涼氣入簾相映潤綠
陰當戶石窗幽偶乘淇興詩人興又起沅湘旅夜愁雅頌
不忘清節在春風行見鳳來遊
送沈彥亨
黃葉西風日未曛蕭蕭車馬出都門貂裘貫酒離愁緩玉
珮還家壯節存別駕于今遷蔣琰登科自昔羨劉蕡煩君
莫忘賓興意得失榮枯豈足言
挽鄭充夫
翰林清望太常卿禮樂文章重兩京身在世間如大夢人
從死後見平生經綸未盡良時業發策空餘戀母情梁好
碧梧原上路清風猶繞有人銘
婁慶詩

堂上椿萱識夕暉森森蘭玉正交輝花前綵影稱觴壽林
外歌聲負米歸白髮忘憂身共老青霄得路志無違卧冰
泣竹空興感父母俱存古亦稀
張世清求寫讀書城南畫并索詩題詞其子振世清
先人誠一翁寺里塾師也於振蓋三世矣茲成曰書
一律
爾祖曾為里塾師榮君與我共相知寅中有待貽謀在書
外無營素教宜報祀已看升庠早榮親猶恨決科遲城南
燈火青秋夜莫忘呂黎舊訓詞
挽松江胡處士
清風高節動南州到處逢人說太丘白笑雞群昂野鶴誰
教猿序道門鳴吟魂不返江湖夢春盡空餘里社愁見說
兒孫盡堪數百年文雅重貽謀
題開人侍御驄馬行春卷感而有作
驄馬翩翩振繡衣冰霜隨處發春暉荊榛路闢豺狼息禾
黍風清鳥雀稀蹀躞康莊時按步驅馳峻岅偶忘機淮揚
芳草年年綠惆悵王孫去不歸
墨梅
淡烟寒水野橋邊風景依依似驛前遠道荒涼遲驛使空
山搖落見流年佳閑東閣春當座載酒西湖月滿船羌笛
何須愁三弄青青如荳更堪憐
為牛文振題墨梅飛白竹二首
林谷無媒草莽縱歲寒心事只依然女因遠道逢人寄悵
望空山從後眼何處月明然野夢幾分春色上吟肩別來

風雨頻摇落猶自幽閑是往年
風度長疑帶雪春雁留興入輕紈素鶴有影當[illegible]見清
籟無声特地寒霜落渭川秋悠淡月明湘水夜[illegible]平生
雅懷今猶在顏色蕭踈耐未殘

題山水畫二首

一住深山不記年幽居風景勝平泉筆穿破壁沿成篠荷
入盆池細作錢白髮人閑將老矣紅塵夢醒並無[illegible]誰
喚起王摩詰為寫吾齋入輞川

四背天涯倦昔遊風塵滿地此中幽閑來事物皆成趣忙
處心期半是愁樹密長疑茅屋晚山深不斷故園秋無端
却為詩篇苦倚盡斜陽竹外樓

為王都閫題沈啓南湖山畫

山通城郭水通岐晴日登臨雨日思四百八十可憐處三
萬六千堪醉時蕩漾黃金湖上影留連白髮畫中詩直須
倒影窮玄賞欲借孤山放鶴騎

席間咨景賦景章諸同存

二十五老不常好三百六旬如擲梭鏡中白髮已如此湖
上青山將奈何清會有詩兼有酒佳人能舞復能歌從来
浮丧都如夢何必驚誇春夢婆

題海天一覽卷

八表風雲四顧同只疑身世在壺空誤窮天地升沉際坐
見魚龍變化中徐福樓船何日返越裳[illegible]貢幾時通登臨
不盡周流興回首朝陽又晩紅

題夏大理和梅世英詩用原韻

[illegible]龍蛇無暇力紅巖[illegible]虎有餘威飛流下經三千丈[illegible]
於參天四十圍秋水月明人不見寒林霜落葉交飛平生
古淡清長思[illegible]健無端未可幾

酬張宗大遊西湖詩

緑[illegible]縈廻白鷺洲王孫[illegible]騁綵雲舟分明畫裏山川曉斷
隔人間草木秋過鳥沉魚皆入思[illegible]天[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
六有[illegible]情處目斷斜陽故國愁

題乾坤一草亭

[illegible]野老身如寄家在千山獨[illegible]屏萬事浮沉[illegible]在百
年縱令[illegible]陸非亂山風雨催吟盡永夜星河照影微不獨
南陽卧龍事予雲詞賦未[illegible]稀

贈[illegible]書和周秀充詩

客[illegible]梢坐新涼散[illegible]超然古意長辭[illegible]從来重師[illegible]
公[illegible]識元童百年人物帰吳越千古文章[illegible]
東園老無恙西風寒菊[illegible]香

秋日山行

秋林無伴獨經行風物凄涼四望明[illegible]
雲將雨過山晴淨坐世事閑方盡勝地[illegible]人少更[illegible]
宝蹤如野衲青鞋布襪扣柴荆

中秋寓杭見月

雲淨天空[illegible]色開[illegible]却憶故園此[illegible]知[illegible]在哀
築中秋又一回[illegible]開山[illegible]玉笛九[illegible]風[illegible]可憐
今夜[illegible]對山[illegible]来

精舍寥寥碧海涯盛時人物共清華東山詩酒海名士南國文章啓大家葉落秋林燈映水草生春澗棹橫少冥鴻漸後天衢遠幾度西風負菊花

和韓成章曹娥江哭父詩

休論旧恨与新情得失榮枯事已明自若浮雲能蔽日誰敎腐草得爲螢兩朝黜陟傷遅速千古忠邪見廢興莫向曹娥江上哭東流元是斷腸声

予女少在室時手自繪繡美人圖精妙絶倫及嫁携歸劉氏婿粲裝成軸乞詩題以寓意

蘭蕙情懷氷雪容生來未解出簾櫳瓊琚冷佩蚕房雨翠帶香拋綉閤風漢玉已諳琴瑟調五苓新受鳳凰

封明朝早有恭嘗事自採蘋蘩步月中

贈孫公膺

儒素成家世業長十年清譽滿錢唐桃流不改山中趣馴虎曾傳海上方内監有光通臟腑神功無病入膏肓不知近日匡廬下添得春風樹幾行

贈黃菊泉醫士

由來世事最難知妙指須逢國手師西漢儒風張仲景東垣心法李明之十全功在君應継三世名高衆所期不見南陽甘谷水爲君重賦菊泉詩

村樂

耕作蚕營織作衣時平地美共忘機石壕盡罷無官擾下若終春有醉帰自愛尚平婚嫁早却嫌遶少會游稀人生

隨處堪行樂何必桃源與世違

秋日山行

重岡複嶺萬山迴自古林泉隔市朝幾處閉雲通谷寺一鞭針日過溪橋人來茅屋書声歇霜落楓林禪氣少千漫廿年今白首欲收餘興伴漁樵

秋日與梁克寬韓成章陳彦章游胡

蘋香蓼色滿滄州翻覺胡山勝昔遊十里清談消十两茶寒思入孤舟浮雲聚散誰應継落日盈迴且此留歸棹莫驚游賞客數声柔櫓下中流

送楊琳赴忠州塩場

畫船行李發官河千里之官路幾何職薄難充經國費時平己少相公䑸民居近海無城郭官解春深有醉雜此地

由來暫相屈吟詩飽食似東坡

送戴好學還饒州

南來北去路悠悠詩酒鄉門記昔游客裏風霜同悵晩郡齋風雨獨悲秋十年宦况三江水千里鄉心八景樓不是思家帰未得松陵回首倍離愁

頤守恒七十壽詩

天上祥光動少微新秋凉氣藹庭闈柰榆陰重蘭争發鵷鶵雅不飛身還入朝時有道家盈百口事無違非熊兆後人猶徤誰説今年是古稀

張川弘宅燕集

玉脫兜鞶錦卸鞲向人猶自一昂頭愁殞□埋陰山雪飛
狩孤楊虜塞秋商旅于今無雌雄楚鄉何處有猨猴平生
不是雞群物卻憶紅羅纏項休

春暮見花燕用古辭意寓懷

細雨落花人獨立淡烟芳草燕双飛青春伴侶東流去華
屋門墻北道非無可柰何開倚佇似曾相識暫栖依從来
事物皆堪嘆不用長歌愁落暉

題竹林賞

亂紅殘白淨春容池館蕭然一徑通新綠過墻稍帶雨老
蒼搖水葉生風八音總合伶倫節六籍元從簡策功惟有
桐江一竿玉至今猶屬釣魚翁

題儼德孤山春信卷

放鶴亭前瑪瑙坡向来清景半消磨水渾殘影春何淺月
瘦餘香夜不多箇畧有羙惭白手蘿浮無夢怯青娥唯應
鉄石孤標在千古林逋隔薛蘿

孔惟善竹軒

門戶幽深竹四垂地偏心遠倍相宜閑歌淇澳教兒稚自
卜平安報故知声度林風清若響影移宿月上書帷滿城
桃李来門外人在瀟湘午夢時

山雲爲崔廷珹

縹緲春雲擁翠巒東風觸日思漫漫九天霖雨從龍出千
里閭何駐馬香亭下朝行幽夢斷江東日落故情閑浮泛
往事休重省留伴清琴白鶴寒

送陳大用

方州茅屋海東邊竹舊曾過數可稱仕外交游心若水門
中光景日如年雲宵路從人将去草木秋枯地亦偏惟有
故情渠不忘海風山月共清懸

三願盟

示胄重臨不憚勞漢家典夏係衛節三邊草木知清譽萬
竈熊羆坐白旄付托有誰遺表在英雄無敵陣尚高詩人
莫賦吞吳恨晉國城空盡野蒿

甲辰九月晦日遊鳳山勝果寺觀故宋內教場遺址

與倪古穆毛士宜

風物荒涼石路還只應山水似前朝天空野色秋深樹留
振江声日午潮厭俗老堪依釋道好閑身欲寄漁樵登臨
正近黃花節醉趂斜陽步六橋

又

獨上中峯望夕陽白磨蒼蘚認遺章可憐良岳兵戈盡空
使雄宮粉黛亡香腥風鞋朝氣獨花殘羯鼓夜巡荒不須
更問興亡事從古紛紛幾戰場

題朱存明西膝別墅

林梢曙色映朝霞沙尹春[illegible]落花[illegible]郭存田[illegible]世七萬
居無事野人家[illegible]明柳山近[illegible]不足
青春壯遊[illegible]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海昌 許清 編集

門人 朱祚 校正

七言排律

屛牛蓮理八韻

文韜武略種時英親奉
除書下玉京黃閣才華新黼黻錦衣人物舊簪纓登壇虎
衛承
恩早射策龍門錫命榮兩浙風塵行處息
九重日月望中明推轂欲問雲中事保障偏臨海上城橫
槊吟成朝戲馬運籌奇出夜談兵四天空有黃閑參部主
無由剸渡行蹤問轅門歌吉甫頌陳咸德洽蒼生

壽劉叔温父八韻

東風吹暖到溪山昨夜青牛已度關天上功名輕脫屣壺
中甲子類循環新春年譜須重紀舊日詩箋手自刪三世
箕裘諸子貴百年詩酒一人閑時開露積留人飯自署遺
金覓主還雨露有
恩無寵動林泉無夢入鵷班廣文道出羲皇上高士名存伯
仲間好記遐齡千萬載岱宗高且水潺湲

台州曾都憲挽詩十八韻崇志之父

雙溪山下衆峯孱華表嶢岩碧蘚斑終古衣冠歸大雅百
年門第自當時華蓋若斯人爭仰科甲榮名衆所期柱史
能持風憲今繡衣重見宦儀陳行
北闕威霜肅威振南聞並本知兇國每聞誅獄流釋華青

為故人私收揚不負來存去後思廣憲風去
清益振都堂文綵老偏宜鵬飛北海中風入岐陽百
鳥隨
聖主眷懷良弼在士林驚悼哲人萎平生不作田園計一死
真無飲資著述何人收舊稿銘文有客助新碑也知賢
老家降盛郡羨徐卿子絕奇青瑣黃門登令器碧梧翠竹
挺孫枝簪纓濟美群公表經術傳方百世師去後光華今
未已早來心事蓋堪推梨雲影散飄揚表維露声傳斷續
非英依臨風倍惆悵斯文零落舊遊衆

憶園梅十四韻

一從丘壑曠經巡清賞依依感慨頻竹杖芒鞋孤舊約石
田茅屋誤芳鄰寞懷邂逅琴樽遠浪說嫣然喜有

心期諧冷淡飽因滋味較酸辛時逢杜老愁兼絕詩許林
逋句獨新東閣憑闌空有賦西湖放鶴更何人影迷白玉
堂邊月香盡羅浮嶺外春魂斷素娥精欲落夢回青鳥思
無因繁華到處人長滿往路無媒草共塵清白欲隨天地
老孤高甘守雪霜貧窗前夜對疑珠箔墻角風多恨玉塵
自是窮愁堪索笑不勝羌笛解傷神家憐吳鎮居好畫
覺元章翰墨真老我歸來清賞在亂山寒秀對閑身

題畫八韻

霄漢誰能問布衣招尋偶復此相依溪山待老嗟行邁名
祿閑心悟昨非樹客林猿當徑下春閑江鳥向人飛舟經
浩蕩行將沒家入蒼茫晚未歸滿地荒烟迷曳乱峯寒
日照柴扉望畫舊作遠坐到忘言思轉微幽事獨憐

西礀草清狂不種灶山嶽只應李石歸盤谷人物浮今一
笑稀

為陳彥章題夏圭山水圖五十韻

睛起虛窗拂素縑足誰幽思發洪纖毫端老從超能品閃
次清渾似古應荊浩源流峰險勁范寬家去幹精嚴韶光
蕩漾晴堪挹元氣淋漓欲□濃醞松叢滋玉更淡和花
寓貯銅蟾山連巴蜀星晝近水接荊吳分野兼縮地只疑
傳費訣訪江流復用并鎮左縈右繞金嶠每東接西盤遠
際嶮百浦一朝同萃萬重崗千仞鎖鉤鈴孤烟障嶼浮梓
散斷石邊崖側斷岾嵐巒峯能深峰曲覽痕斜抹遠峰尖
空鬱春畫清虛練大麓尼深赤露礒鳴頻合流疑滑滑亂
鴉交翼想踏踏巢欹松鶴鷺蓬從穴露蒿孤鷺叢黍粘村犬
有声竽碧篠渚鷗和影落蒼葭菰蒲蔭密魚依荇榛莽藏
深雉狎巖居近迴塘馴野鴨池通活水縱遊鱗映田報社
禾初稼高隴開歌麥又薪何處桑榆遲夕照誰家門戶浮
朝暹灘春盡日鳴残雁茅屋經冬脫故苫諸葛廟前千尺
柏杜陵堂外百年楠青搖敗牖蘿懸壁綠遍閑庭竹蔽簷
陰徑莓苔荒宿露廢園無草淺幽巖岫掃砌雲隨帚谷
口停車樹碍簷蘭縫歸翠爭湧深荷亭坐久起掀簾汀州
曉色催漁網籬落秋香上酒帘橋板啟波溪雨濺船篷逼
岸浪風添畫中對景身如印物外逢人夢亦恬小塞遠競
思無老素琴蕭洒類陶潛竹恰紅葉吟迂曲瘦怯黃花醉
下簾勝境可畊還可釣茂林宜冷更宜炎貧嗟孺子長無
食困惜坡翁不柰疳業弱時陵考施較千抒沉匣劍藏鋩

心期落魄誰將許態度疎狂衆所嫌顛點檢壯遊悲往迹摩
挲老目寄遐瞻尋僧古寺曾逢賈卜宅名區已和詹短詩
扶攜靈運屐殘編零亂郭侯籤絕交書在從頭寫招隱詩
成信口占賸有餘篇充醬瓿都無佳句付泥枚情懷去住
棲蘆雁仕路艱難上竹鮎攜襆分甘何草木葺葵望不到
梅鹽病軀早解令非昔世味從教苦作甜獻納非材羞捭
闔太平多士笑飛鉗山河帶礪功難並泉石膏肓興未厭
萬事興亡棋換局一生明暗鏡開奩行藏偶與時相際榮
辱分從手自拈日月飛騰双駟驥乾坤俯仰一間閻紅塵
勞役閑方了白髮光陰懶更拈熟到多流宜有累祇當退
步復何語惟餘後樂先憂念拯□今人恨仲淹

送孫先生歸沭陽八韻

一從立雪過嚴冬海北天南意萬重魯國書生多未化閩
西夫子更難逢是誰懸貿呂黎數無地開陳安定功自古
浮雲能蔽日于今死草文生風鄉山歸去冥鴻遠身世閒
來楚鶴同杖拾青纏付兒子提攜綠酒醉隣翁名全更覺
斯文重道在何妨舊業窮惟有當時恩義在天涯此別歎
西東

劉廷信毋遺德詩十六韻

生傳徽懿死傳芳一部端居四十霜細讀銘文知往事謾
憑哀些發潛光柔嘉不愧千金子窈窕真堪百兩將侍膳
北堂尊俎具採芳南澗淨蘋香声和琴瑟輝聯玉夢協熊
羅喜弄璋自古物情多可愛從來女事惜偏長驚看明月
臺前鏡破竹聲□□□□足雞鳴連夜紡燈移晛影上

宝沐到門惟有貴令婦感舊時來乳哺娘教養漸收貧子
棠婿喪已盡嫁時裝石幽盼若徽塵寄值亂幾如斷梗亡
溝壑心期慈未了鉛華頓舌笑空狂荊釵短髮何年白宿
草孤墳卒歲黃本為良人存世杞不勞明府乞
恩章褒傷大早生多病凍餓全經死亦常千古東屏山下路
烟雲星斗共蒼茫

挽張大參字中十韻

十載京華喜得朋金莖湛露玉壺冰官曹藻鑑裴行儉工
部文章杜少陵去住功名嗟夢鹿清羸身世似風燈別來
舊眼青猶在歸去新鬚白漸增蔽芾甘棠吳月冷蓁迷宿
草楚烟凝何人感舊書碑助老我傷心有誄稱造化生才
應亦苦死生由命欲誰憑世緣家無庇人說于公後
必興刺積詩書教族屬獨留簪笏遺孫曾不堪重下延徐
榻目斷南州一撫膺

為于景唐題唐高縣山亭夏日詩盡十韻

碧山亭館抱迴塘門巷陰陰夏日長新竹過林梢礙柳野
藤纏樹葉迷桑爐香細引薔薇架庭草陰連薜荔墙晝棟
雲閑天伏暑珠簾風急雨生涼棋聲落枕醒幽夢樓影沉
波近夕陽臨水獨垂巖谷釣采蓮新艇越溪航何人隔竹
敲茶臼有客攜琴問草堂望遠欲窮千里目吟餘空費九
迴腸功名自許今猶未寒暑催人老又將會整旧書歸舊
隱故園松菊晚蒼蒼

題石菖蒲六韻

一室蕭然景最清小池叢石細蒲生日長自覺閒情好書
羅還宜倦眼明行見有花昭上瑞不須多節表虛声頻呼
稚子添新汲靜據胡床看晚晴楚畹幽期空自許謝庭佳
數早同盟憑君莫話嵩高事已伴琅玕遊
玉京

送陳太常致政十韻

都門餞別馬騑騑家在千山去路微一代衣冠嗟獨往兩
京詞賦見應稀秋風送客浮雲盡江水迎人野鳥飛共說
太丘閑更好却嫌彭澤曉難歸已將素學酬
明主猶有丹衷念
瑣闈夢覺來還復定物情閑後是成非門無候吏敲殘
漏夜有鄰翁款竹扉身世忽從何處落功名始覺此心違
林間倚杖看來棒雨外行歌種蕨薇莫為容臺惜遺老汾
陽子婿盡朱衣

挽安國公十六韻

一代坤儀贊太平百年生死見哀榮塗山氣附陰陽會戚
里
恩深日月明治邑尚懷唐少府橋門猶說魯諸生提兵早督
中軍事受任曾封五服名共仰溫培同地久也知仁厚自
天成生憎白眼能青眼老覺新情只舊情千里故人勞饋
餼幾家孤女能簪纓病淹北牖
金根遠夢入南柯
玉殿驚應有飛魂隨鞶譯猶將遺訓付經營
宸霄書見
飛龍復華表還聞化鶴鳴門第不隨時物改家声長佀故

時清平生此意天應同高謚于今叙所許贈列上公崇封
土祭稀踈禮貴山塋宗輪寶騎金家賣鐵券
金書永國盟問旧已成千古事凴誰重起九原英惟餘一
片香山石粹德清風播
兩京

送洪子敬父受封南還八韻

吳越逢人說姓名胡山尚地見者英一門喬梓春同好萬
卷詩書教已成壯氣吠投班氏筆青精
見重綵八衣
誥封剩取餘生樂祿養難逢晚代榮爲整歸鞭朝
帝闕暫陪錦筵醉
神京風雲蕩漾天涯思猿鶴塵微海上盟寶馬清塵長路

疾盡船流水大江橫到家應是中秋日松菊依然老稚迎

爲王用誠題畫十二韻

千里雲巒際碧天千村景色曉茫然上方樓觀山間寺遠
墅桑麻谷口田危石斷橋人跡少陰崖飛瀑水声連寒凝
晴靄風光淡暖入蘋蕪草色妍門巷未經車馬到林泉宜
有畫圖傳隆中舊事遺梁甫松下清風學輞川愧我已非
盤谷侶憑誰重和草堂篇機深轉覺身多縛心遠從知地
自偏無數塵緣消物外幾多佳趣到閒邊無竿渾着臨池
坐待月清秋傍石眠布襪青鞋從此始草衣木食永相便
何當共約歸休日靡祿猶須二十年

西湖石壁山碧梧原壽藏爲鄭良載前輩八韻

石壁山前水木幽百年生氣勝墳丘急流勇退閒情遠永

宅新成世念休明月清風閑待老碧梧空掩六合秋已將
死事全生事轉覺名流異俗流歸復有期懷靖節蓋唐無
古笑莊周也應自誌他年墓良見人間勝日遊身後規模
能早見眼前萬累解忘憂何當卜築爲詞林頌刻向青山石
上頭

榮壽堂八韻爲吳瑜璧都憲賦

九重封
勅下明光壽域陽和滿畫堂椿樹烟分萱砌綠桂枝高倚柏
臺黃詩書已遂簪盍念燈火全抛績紡忙老去撫孫常自
得年來行坐覺如常魚軒寶服身同貴鶴算龍齡日共長
祠得幾人能侍養丘陵終古頌無疆百年佐佛室端賦一一
世心期錦裡簡爲想堂前拜慶際泥箇淡綵衣榮

送王用誠使安南八韻

五月南荒瘴癘天驅馳四牡越山川也知封建閩塞重況
復當年請告專禮樂盡從
天子出絲綸元屬近臣宣紫垣有象星辰動青瑣儲材侍從
賢萬里功名銅柱外
九重
貝寵玉階前伏波事跡榮膺抗報國心期滿月懸慕雨不
迷天使館秋霜莫飲廣州泉遥思吊古詞風處誰有人試
白雉年

哭劉公秉八韻

與君兄弟最多情誰道中年兩變更開病只疑吟太苦訃
傳渾似夢頻驚六旬合刺寒燈燼泪血潛隨夜雨声人遠

北山華雛侶天荒東海鷗盟青衫老我蹉跎白首於
君誤此生望斷夕陽雲影散跳迷也草月華明蒼天竟負
仁人壽白石空題處士名吊罷堂餘見孤子不勝清況更
沾膺

與王民望頤文之遊虎丘懷舊六韻

二十餘年此復行依然風景自天成荒烟野水嬌難盡黃
葉青山夕照明往事無憑還自省舊遊如夢不勝情泰秋
覇業逆陵廟唐宗碑文缺姓名試向石邊霜草碧生公臺
畔雨花晴相逢不盡登臨意日斷孤雲百感生

挽嚴貞外母八韻

往事要宗歲月深清風從藉未銷沈夫妻本族姻緣定新
天難窮造化深小苑蘭芽滋曉色北堂萱草存秋陰誰協
彩鳳衙書日魅絕寒烏返哺心
貝到九泉人不死泪和清血痛難禁天涯遠嘉空相憶幸
含哀遺容竟莫尋國史有銘昭列傳楚詞隨處起宋音時思
貴賤同歸盡誰似清光照古今

汀州送周時泰司訓還寧都八韻

客邊故舊欣相遇况復平生最所親對酒共看千里月思
家重話十年春客懷寂寞相如病老業荒蕪晏子貧所愧
高堂悲白髮青衫宦路滿紅塵可憐今夕復何夕偶使離
人作醉人少壯幾時長遠别功名何事苦吾身也應極目
驪歌曾未竟高歌動[illegible]明日可憐又分手臨岐無奈一
沾巾

送楊太守六韻

閩西清白在相傳正索文章繼兩全持路風塵將白首寄
懷冰蘗尚青氈氣清華岳群峰下心澹秦關百戰前秋水
月明霜滿地春風凍解日行天誰家閑畝無桑穀到處民
居有誦絃老我病歸思借寇重來未卜意蕭然

挽王侍郎父二十二韻

萬里歌殘薤露終百年遺響托非風携門侶義英声在此
署設丘舊宦空八座知名深積畫四方多故見才雄中朝
政事推司馬南國句宣羨召公幽谷陽春回榮錢名不畏
庭仰藩墉官修昌服登清治廷財全須保障功江漢曲歸
澤断梗文園多病嘆飛蓬已將素節酬
明主欲向青山學老農茅屋石田歸有日玉堂
金閣會無從少陵老去詩名重張旭生來草法工静檢叢
文昌太極闡揮塵尾看爭同笑裏里善兒孫長門祚何爭
舊業窮芳桂色含椿樹綠古槐陰傍草堂濃禹鈞自信多
賢子王旦人誇似乃翁爲義名驅空冀北忽驚哀鶴返遼
東蓋棺自製堯夫贊去國誰傳東水容風雨閑河天萬里
烟嘘山谿夜千峰淒凉景物孤愁絕生死音塵百感通龍
上夕陽迷客土湖南春草夢歸蓬望窮秋影黃昏雁寂寞
實声殘禁鍾聲有碑文題故友能無紀傳載文中不須聽
此頓惆悵贈典龍章出
九重

盡卷高望遠篇送鄭世昌赴廣州提舉八韻

少長同游事業俱中年去住忽殊途白雲門下春風款赤
辭工頭夜月孤早歲睥以刻北望驚根東何遠城

又共輝山玉按劍猶疑照乘珠廢庙地高行易过田園岸
盡去應蕪病倚送客思留容問與今吾六紋吾海市風疾
無舊侶江村烟雨有蓴鱸欲知别後懷君處盡在登高望
遠崗

哭楊叔墩十韻

明珠移睹玉屍淵想過清溫意悃然聞訃病驚無死坐傷
心愁絶再生緣烟霄燕澗三千里雲樹凄迷二十年空有
故情悲似漆不禁哀思續如綿才名早屈誰爲地仁壽無
憑欲問天草宿竟辜墳上哭琴亡先結匣中絃猶疑夜夢
醒莊蝶未必歸魂化蜀鵑有道碑文人共許經功詩句世
爭傳昏昕閒雨時凝望短髮秋霜夜不眠師昔已亡兒子
在無能薦進愧前賢

大詩二四　二

長安春意送倪舜薰還京八韻

千里春江畫鷁飛都門楊柳正依依
九重天象蒼龍見五色雲儀綵鳳歸張景園林花並鶯鳴
珂里第玉生輝三吳使節迴青道八座郎星切紫微
金殿日華瞻御氣玉爐香靄襲靈霏咨詢識真通問執獻
納文章補舜衣禁苑声歌占錫宴海隅民物被餘暉
天顏咫尺應垂問爲報陽春遍九畿

送莫推官

春來新拜
玉書封委郡才高似子容声譽己從今日廣贊襄真与古
官同舟經住四鄉書近路接籍湖分野通賓候暫應留楚
拆庙堂行復任韓公千家山郭朝暉裡萬井桑麻烟雨中

想到郡齋無事日古棠陰處咏清風

爲陳大用題畫

林谷溪亭問草庵畫中人物似江南橋危不枉游人步屋
陋常容野客談風颺松聲飛越鳥雨晴桑椹熟吳蠶斜陽
遠樹僧歸寺流水浮舟棹入潭雲氣侵如吟髮白山光濃
近賜袍藍丹青世景誰分悟紅紫春情老欲慙閒處日長
應自得忙中事錯已無堪它年好結香山社不用招尋約
再三

爲于景暉京兆題所明賞菊圖

五柳驚風菊半花晉鄒不至亦休衙殘山剩水人歸也故
宅荒園景在耶松老净餘貪伴侶草枯清發舊根芽行攜
宿露沾衣濕坐倚秋風入鬢斜詩化幽香奇轉淡節逢寒

大詩二四　二

苦靖尤佳南山氣色歸二逵西晉風流見一家絃絕素琴
無容和尊空白酒問誰賖如今亦有柴桑老只是時平異
物華

送劉時雍都憲治水八韻

龍門一滴漏滄洲不是茫茫遍九州尺水也須仍禹跡万幾應復動堯憂東南岳鎮峰良弼西北閑津備上游搃爲吳中諮德議遠移方召應旁求堤平歌子歌尋湖落錢唐射早休謾負東新沉犢馬空將生鐵鑄犀牛星源信是從天下野叟終當入海流見說登清當此日太平須用濟川舟

賀楊維高廣寒丹左方伯十二韻

大微明明泰階平九牧從來用老成南省官儀初建節北臺風裁近廻旌帶卷香蘇犀金重冠㸦光添鵝綫明白是輕車馳熟道不勞四牡歷周行寅布和涼肅春和域曙日畔煌夜氣清薇陰涼凝芳桂早棠陰晴傍大椿晴千林喬梓暗華秀十郡桑麻待發榮舟爲濟川稱万斛鳳因諧律異群鳴也知傳說岩墻意自重伶倫嶰谷名久擬朝廷相司馬欲從諫議問蒼生貧無白壁酬知己老有緇衣托頌聲廊廟地高憂更切空言不盡野夫情

海昌　許清　編集
門人　朱祚　校正

五言絶句

出郊

路僻輪蹄少溪深芊樹春風不解意花落亂鳥啼

鼓琴

大雅悲殘缺音聲久不聞協和當盛世非是鄭聲門

江上

晚雨桑麻晴晴烟嶼微漁家近江浦信宿未應歸

閒居即事

雲淨山光淺烟消樹影空草玄閒坐久落日見歸鴻

詠馬

大宛歸未獲天閑意氣雄太平多貢錫不數貳師功

雜興二首

地僻臨丘壑泉聲落座隅林間逢隱者端坐說唐虞

雲暝千峯暮林幽萬木寒故情殊未已誰肯念袁安

盛子昭山水竹石三首

水遠疑通海山高欲際天蓬舟試借問何處有人烟

雲樹孤邨晚烟霞萬壑春行行有深意誰是放舟人

白石湘江晚黄陵漕水秋懷人不可見烟雨滿秦樓

夏太常竹爲魏孔淵題

山石何嶙嶙思君心同燦好風來何時歲月忽已晏

泰雨佳情濤夕陽歡江舫逢不相語惆悵遺存心

陸世初閑居八詠

東郊喜雨

公田既齊濡我私亦沾足東作此方殷西成已堪卜

南浦停雲

不見同心人相思渺雲樹記得別離時却在雲飛處

西軒翠竹

爲有歲寒人相依歲寒物冰雪濃軒楹青青舊顏色

後院紫荊

棠棣花同好池塘草共新相看自相愛不是學田真

椿萱交茂

上有千歲椿下有忘憂草靈物喜長春雙親不知老

芝蘭挺秀

孝從擢清華兒孫盛文雅彷彿謝家春芬芳滿庭下

月窗詩興

涼影度窗紗枕簟涼如水獨坐發孤吟懷人幾千里

雨屋書聲

兀坐讀遺經青燈照寒雨風送隔墻聲併入芭蕉裏

獨意

天遠青山小林幽碧樹深清風與明月相對即知音

斑鳩百舌烏鵲四鳥

曉蚕初出火大麥未登場何事林中鳥輈輈喚雨忙

花重樹冥冥鳴春不避驚如今成老大忘却舊時聲

落日下寒丁啞啞反哺鳴白頭慈母老見爾重含情

見說填河鳥生來報喜多聞声聊自慰雖喜復如何

鷹

自是飛騰器寧論韝搏功秋風起健翮誰是渭川翁

喜鵲

報喜復填河生憎爾事多春風幽樹底款語正柔和

新竹

雨過筍初出風吹葉漸蒼相看便成趣不用拂雲長

倪元鎮小景

紅樹濃雲山扁舟渡烟水載酒欲何之擬訪賢居子

紅梅

似杏色尚淺比桃香自濃能存舊時節莫問舊時容

戲題一鷺白頭圖

萬里青雲路具榮白首同會須存晚節莫羨黑頭公

白頭鳥

本是青春鳥生來便喚翁幾多頭白者懷抱尚童蒙

偶題

無處成深意多情變薄情悠悠千古夢事後始分明

夏仲昭著色竹

夢見湘江曲迷行渭水灣斜風吹亂葉不似九龍山

畫梧石題寄王君載

蕭蕭蘿薜風淅淅梧桐雨應有背岩人推篷坐無語

芙蓉

萋迷碧沚烟淺淨青蘋雨何事涉江人褰衣悄無語

晚步

江山如有家風月似無主緩步立斜陽微吟共心吐

題許明夫扇
流水石邊出遠山雲外青秋風落葉晚人在翠筠亭
題四畫
柳岸水痕落秋田風色晴山村少人事惟有踏車聲
林谷雪如晦野梅寒欲花詩成未坐窩掃雪煮春茶
風斜宜泊岸水急莫乘流不是臨淵者何須下直鈎
亂棘有翹楚條桑多附枝城中價如桂莫踏下山樵
鴈
秋到春還去炎涼惟爾分飛鳴與宿食隨處不離羣
雜詠十九首
行雲歸故山芳草蔽幽蹊林下有閒人林花自開落
碧樹含秋色飛泉急晚聲不知誰領得惟有野人情

蕭蕭蘆荻風淡淡江天月吟倚木蘭橈孤篷不堪欲
窮陰閉岩谷積雪滿山川只有江梅樹相看似去年
斜日照江亭風高水滿汀朝來魚正上誰肯解漁罾
楊柳綠堪染芙蓉紅欲然冥懷與誰契俯仰共悠然
秋水際平蕪人家陽江浦何事晚歸來扁舟載烟雨
雪大地欲滿山高天覺低誰家會清景茆屋竹林西
老樹凌雲色飛泉落澗聲紅塵車馬路耳目可能清
地靜偏宜晚舟輕不怕潮身心兩無事隨處足逍遙
地上草忽滿松間風偶來閒庭花落盡瀛壁伏莓苔
鄰近緣溪轉橋危籍石支烟蓑并雨笠何處採靈芝
風塵雙短鬢天地一孤舟老病三湘道誰憐杜甫秋
材太難爲用心高不易招窮通各有為空獨會耕樵

扁調不須欣六六只種田春耕與秋斂誰識使君賢
雪深人難出天寒酒不賒寒郊之漁島今日在誰家
夜氣散清空扶桑曙日紅普天皆仰照鳴鳳在梧桐
夜靜水空清水輪厰底明誰知朝長落長伴月虛盈
行到水窮處幽懷不自禁烟夜斜日望消盡遠遊心
南川八景
春意入東疇田家農事早不聽飯牛歌誰知臥龍老
積雪滿溪山朱門晝掩閉一棹晚衝寒蕭然直釣竟
草木忽妍麗此春日光綠染入前村褪衣一倘徉
蕭蕭短棹風風入空明裏詩思滿江潭懷人忽千里
赤壁已無人揚州在何處閑吟紫芝歌步入松陰去
幽蘭發深谷采采不盈把按琴聊自娛何用知音者

春到孤山來回梅見物情南枝與北幹各自有枯榮
去此障烟枝養此凌雲節白晝引清風良宵延華月
紅梅
一種冰霜節別來今變時看圖渾異昔莫怪北人疑
餘清雜興八首
夜今衡陽月秋高震澤風相呼復相喚飛落荻蘆中
遠村烟中出孤峯島外青日斜山路迴人在最高亭
良夜永如年山亭坐超忽清風度修篁虛室自生白
明月印長溪涼風溪虛榭孤翔冷如水懷人坐長夜
遠樹烟光夕柴門草色春山居無所見時有獨行人
白鷺下寒塘隨風忽飛起惆悵秋青齊燕班隔千里
大小巳登場梅天風雨後饞飯出柴扉披笠種黃芽

山遠惜攜重日什花路遙太平甘食力不是會稽樵

棄瓢圖

避位峻相絕棄瓢焉足云獨情堯舜日危行已如君

採菊圖

時菊有佳色寒花依故枝蕭條三逕下不忘義熙時

雜題十八首

幽芳寄野崖秋蒲出寒水相對不勝情蕭蕭半江雨

秋風起天末過此叢竹林蕭然環珮中疑有孤鸞吟

冷冷渭曲風漠漠相乘雨春雷昨夜鳴龍孫冥昂起

山果時初甘使棲意自安嶺南雖萬里畢亦下身雞

雌雄頭盡白雖老不知愁自恨孤鸞別無因共白頭

春水正浮鮮罾輕手易舉年來無所覓不復誦臨淵

風雨濕簑衣求魚晚不歸此心先濟待何必說忘機

隨處春同儔鳴榜侶有求白頭兄弟在見爾可忘憂

湖水沒長篙水深魚不起誰似直鉤人蕭然臥烟雨

舉網得嘉魚相携換村酒一醉卧斜陽人間盡芻狗

芙蓉秋未花松竹恒自好陽滴望斜陽所思在遠道

流冰赴長壑山深莫窮源回之起遐想相對忽忘言

倦鳥逐歸雲秋芳映衰柳不忘舊時栖空山一回首

周粟豈不美與薇有餘清如何千載下猶自學偷生

夕露沾野草涼風隕林葉坐久夜已殘披衣看殘月

黃雀正高飛天空彈子微栖行不顧返忽露沾衣

樹密秋容淡江空落葉閒日斜人不見惟有釣舟還

茂樹蔭虛閣晴烟散深壑林下獨經行藤花忽飄落

鵪鶉二首

秋黍白唐肥卑棲不解飛涼風吹短翼渾似卜商衣

啄啄復奔奔雌雄自有群願隨同墨燕不泛遠遊鷗

枇杷

佳實夏先熟柔枝冬不凋詩懷方病渴一顆已堪消

林檎

紅潤過南橘香甘勝北梨晴窗見圖畫重和宋人詩

桂花鳥

曾向廣寒栖香風桂子秋覺蒙音久歇山鳥自啁啾

梅花鳥

嬌小青衣使龍綃辮花依然香韻在清賞屬誰家

枯林鶺鴒

凍雪滿林梢孤飛不敢高雖無儔侶斷還自惜翎毛

杭州遇李陽春二絕

一別十餘年相逢各悵然今宵是何夕明月照人圓

別久見如夢喜來身欲狂連床話交且不覺是他鄉

偶題二絕

水面風忽至松間雲偶來相逢如有約佳趣自天[seal]

大雅久不作新章日多岐春秋二三策斯文良在茲

蒲萄

紫姿虬枝捲春蟠蜩蔓伸行藏與時契不獨味宜人

晚坐有懷

白鶴未歸來瑤琴未成曲梅花門自開佳人在空谷

次文進小隱二首

苑〻岩〻松洲〻岩前水把釣向夕陽幽懷欲誰語負薪行復歌五十當有遇覆水不可收傷哉會稽婦

扁舟撒網

網小須頻撒舟輕宜謾搖水深行近岸魚上晚乘潮

臨水

山遠路悠〻佳人隔江水不見採芳舟雲孤鴈行起

寓筠石喬柯寄所知

木落歲將晏竹疎風正寒如何泉石侶無字寄平安

詠蘭

白日映清湘無人亦自芳年〻深谷裏草木共餘香

題雪隐小畫二首

流水灣危橋清風洒虛閣山下有行人山花對人落茆屋閑春蕪蘭舟泛烟草不是霸陵橋疑逢杜陵老

苍鳥小畫

歲晏枝上苍宛戀枝頭鳥花與鳥無情鳥自憐苍好

西湖十詠爲李載章題

蘇堤春曉

楊柳滿長堤花明路不迷畫船人未起側枕聽鶯啼

平湖秋月

風靜片雲消寒波浸涼月疑有夜吟人推蓬落楓葉

花港觀魚

圍〻復洋〻荇青露藻香前湖張水戲誰解步濠梁

柳浪聞鶯

蘇枕甜[illegible]穩清風溫翠[illegible][illegible]關[illegible]語鳥如在畫船明

三潭印月

片月生滄海三潭處〻明夜船歌舞處人在鏡中行

南屏晚鐘

幽夢忽驚覺嚴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曉粧人

兩峯出雲

南峯雲下晴北峯雲欲雨中有化霖人高眠兩峯裡

雷峯夕照

爽朗忽蒼茫山高易夕陽百年歌舞地消得幾昏黃

曲院荷風

涼氣度芳洲香來水正流時聞采蓮曲不見采蓮舟

孤山梅雪

春意通溪橋寒香閉蓬戶山人不出門驛使在途旅

詠郡齋竹四首

明月本無期涼風淡如拂不見故人來黃昏爲誰惱嫩綠近江臯影落波裏上下共虛明微風吹不起勁節老彌壯高標寒更青日斜雙影落凝望極蒼冥山暝夕陽沒烟深野路迷如何鴟鴞鳥猶自向人啼

嚴灘晝

物色既堪見相逢無所言高風已千古微意竟誰論

爲姚公綬題飛白竹

不是乘春綠終無變節黃惟應清白操歲晚映水霜

寄孫驛丞熙宋從弟二首

記得平安驛[illegible][illegible]時綺筵明朝便分手颯忽又三年

芳草綠維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遥知對牀處風雨滿西窗

張南山四景

明月溪無期凉風穩如故桂棹擊空明彷彿舍山路

江闊暮天低湖平遠山出不見渡江船烟波淡斜日

冥冥天際風歷歷江心樹陽浦望漁村人家水中住

不見舊朱陳山居長子孫時平春事早隨處好耕耘

觀捕魚

水急多依藻天寒或在淵漁人解魚性步步勝乘舡

為張天常題蘭時自香州南還

泉石曠幽盟相逢似有情風塵雖滿眼不減舊時清

沈啓南墨菊木蘭二首

粉素和鉛久松薰沆露濃幽香渾不改玄默傲秋風

近水宛芬芳臨風淡容與不見採芳舟疑逢[illegible][illegible]女

題許明夫扇

江山如有家風月似無主一醉淡忘歸夢落瀟湘渚

一笑山小飛來峯雜詠

劈玉崖

浪說神僧喝應非鬼斧開醉翁亭下水原自兩崖來

雲扉

雲來山掩扉雲去山啓関来去本無期迎風送明月

宿雨岩

峩峩蒼玉峯冉冉歸雲洞暮雨宿空岩蕭蕭伴幽夢

尋松橋

懶看玄都桃傍攀廣寒桂時過五雲橋尋松覓詩句

丹丘

塵境有丹丘心開地自幽世間黃白士莫向此中遊

題瓛僧官扇

湖水春三月湖船滿貴游參差行處野渡有橫舟

題吳憲副白茶紫茄

富室多棄餘貧士猶不足平生白齏鹽見亦輕食肉

下視紫瑛團手誇白銀子甚異咸常心不獨黃太史

沈穫德瓶中海棠

彭老有詩恨杜陵無句詩如何春後當却是折來枝

為彥暉畫并題

城中多白首城外有青山盡是匆忙老誰能坦蕩閑

山茶芙蓉白葵牡丹

含笑過三冬繁華別樣紅江南二三月處處笑春風

生在秋江上花開不及春但令清節在自有賞芳人

庭院晝沈沈幽芳間綠陰雖然顏色異不改向陽心

魏紫與姚黃名花滿洛陽舊家春似海偏愛壽安粧

題梅四首為侶秋江

江北一枝少江南千樹栽當時耐寒物今在暖鄉開

遺落調羮味清疎入藥資悠悠賞芳者都只為花奇

東壁詩情好西湖宦況佳幽閑與清淡終不似村家

空林初月斜虛閣寒未曙相逢如有情含笑無一語

許氏墓山八詠為許明夫題

雙松穴

新開牛眠地鬱鬱馬鬣封九原人不起護樹自經風

獨檢

雲母秋堂別金泥畫障非空山埋玉處孤翠藏玄扉

啓思碑

一見一興感無言意轉深蒼苔黃葉徑行立幾沈吟

致齋堂

颯爽若相見蒸蒿如有聲衣襟并户牖無處不精明

酹酒坡

厚土滴不入故嗅祈欲來東風芳草綠腸斷欝金杯

聚拜石

砯磔痕都盡盤旋勢不頽莫嫌行序密漸與子孫多

巢烏林

牢木蔽幽林時聞返哺音兒存親不待對此倍傷心

迴鶴壟

無復華亭唳空驚遼海歸將飛還自下應解昔人非

釣魚

水淺風波少潭深鱠鯽肥塵心久已斷何必說忘機

題畫

日落山水暮江空魚鳥閑停橈欲何待空載月明還

戴文進西湖景二首

宿雨住還滴朝雲爛不收陰晴猶未穩舡在斷橋頭

春水鴨頭綠曉山螺髻青王孫舊遊處雲重村冥冥

倪克威壽萱圖

藹藹北堂花原是宜男草春此白頭人忘憂不知老

倪克威秋江圖

勝地不常好何人到此遊江山無限景都屬米家舟

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七言絕句上

宋太子墨竹二絕

御墨龍香出內庭幾枝疎影拂前星當時粉繪都零落

惟有寒梢似舊青

想見春宮拂素絲清風猶襲玉參差一般翰墨歸人世

還有寧馨太子詩

二隱圖

二老從周世已危兩蹤應為漢儲歸太平人物今來少

共向山林樂布衣

日觀蒲萄

不隨種落過戎羌解沐

天恩入

禁闈

聖代于今通職貢非關西域使臣歸

寄陸宗學

今榜題名墨未乾趨朝便立五更寒爭如幽隱林泉下

紅杏春風掃舊壇

寄故知二首

潮落平沙小艇移雨晴烟柳遠含滋非熊好夢知何日

回首滄州動[illegible]

[illegible]溪山[illegible]村徵故舊相逢[illegible]有約

海鷗何事復經飛

九日寄劉世事侍御

去年重九共追遊今日西風兩地秋誤想登高南望遠
茱萸滿眼不勝愁

詠梅二首寄沈孟淵

斷腸詩思滿江南別後凌寒於一般猶有冷枝通憎相識
肯教辭寒過春寒

孤根春暖雪初消香滿西湖第六橋最是惱人花下立
怕看明月上寒梢

和魏侍御雨中見寄五首

秋來日日望天晴曉雨初收晚又陰鄉思較來千倍苦
滿庭衰草候虫吟

客懷牢落向秋深詩酒渾無往日心何處寒砧且停手
近來情緒已難禁

雲開乍覺雨声乾落日登臨望眼寬白髮漢親煩念我
梅將書劄入長安

落落惟應鏡裏知逢時仍抱失時悲長楊宮殿新成賦
欲獻猶疑是古詞

陡驚逢秋病轉多野田風雨欲成河鵲橋不是當年渡
天上佳期近若何

彥敬山水

從轉峰回路始平梵王宮殿尚多程相逢不用種消息
入世稀聞太古聲

岩壑千峰一道通[illegible]声裡[illegible]就詩人[illegible]三千丈

五老峯前未易窮

飛鳴宿食四鷹

孤雲寒影落[illegible]北江南萬里長最是日斜疎雨歇
半[illegible]秋色到衡陽

白月横空落未休一声風露九江秋不知誰是愁中客
夢斷天涯十二樓

旅食天涯不計年離離禾黍滿秋田江湖野味多如許
[illegible]只自便

[illegible]晚集集風靜寒塘自在棲邊塞有書歸未得
夜[illegible]到遼西

題畫四首

朔風吹雪滿天涯景物依依通[illegible]見説孤山春意早

欲將清興賦梅花

沙磧春深苜蓿肥錦鞍新卸遠行歸胡兒不敢窺邊郡
手挽弓稍看雁飛

不用青衣馬上扶蒼松白石即吾廬太平時節家家醉
不羨高陽舊酒徒

小隊喧呼禁路声百花隨馬玉山横醉中尚憶青樓約
分付前丁緩緩行

竹窓雅會圖

琳宮詩酒並談玄屈指于今二十年高蓋尚存人去遠
清風明月兩悠悠

園梅[illegible]二月

暖透[illegible]不枝[illegible]花[illegible]點綴[illegible]

右部西湖有斷鴻
記得羅浮入夢時遠芳不減舊年姿今朝童子推窗看
報道西風雪滿枝
春寒
薄霧橫山翠欲迷扁舟何處酒来遲可憐萬古紅塵客
消得松陰一局棋
雨竹
老節淩寒聳傲傾夜深風雨送秋声無端此夕眠篷底
聽得湘妃泣到明
牧牛詞二首
黃梅細雨濕簑衣水北原南草正肥明日公田農事作
晉教和月夜深歸

蒲草羈繩挂樹鞭橫騎牛背穩如船山南山北多青草
日日放牛松下眠
山行
萬木迷山碧四垂澗花出洞馬行遲相逢不問歸時路
芳草斜陽欲問誰
秋夜彈琴有作
萬籟無声夜寂寥娟娟涼月上山腰子期去後無人聽
寫對枯松怪石調
墨梅
西湖湖上十年心事付詩成紙帳眠今日畫圖看墨妙
歲寒姿骨尚依然
舟次語溪訪泉遠玉不遇後五日以詩寄

記得春風二月遊採芝曾上語溪頭雲山咫尺空歸去
笑怪當時雪夜舟
四景
風日晴陰未可期琴樽清興且遲遲溶溶溪水江頭路
苦樂隨人無易絲
六橋殘雪伴人閑放鶴庭空不掩門曾是林逋遊賞處
無人携酒吊孤山
南薰池館靜圖書荷葉荷花小雨餘惟有數竿庭下草
年年春夏秋如
夜深門戶已颯消不獨年來懶折腰滿地落花人不掃
只應晚節似前朝
題梅花道人松梅蘭竹畫

小窗幽戶映斜暉新綠禁寒葉尚稀十載風霜人共老
遨遊何事澹忘歸
老懷須仗酒杯寬詩畫都成興未闌今日臨風看畫墨
滿庭空翠欲生寒
香自無心始得香谷因不采有餘芳當時如已今何在
墨水清寒紙半張
留將心事托寒酸種得梅花遍草堂時稀未城郭樣
西風殘雪滿江南
遠景既殁黃鸝啄玉畫
杪腐多生未失真倚令妃子笑成嗔黃鸝似有憐人意
飛上枝頭啄荔枝
雨[illegible]

狐狸隨處避行踪百獸羣中勢最雄長嘯一声孤月白
萬山蕭瑟起秋風

秋江待渡圖

碧樹蒼崖興渺茫欲飛無翼濟無梁青天白日人間坐
待得船來又夕陽

釣舟

煙簑雨笠下中流風起青蘋散白鷗湖海茫々船第里
漁家何處覓羊裘

負薪圖

林下行秋日負薪壯夫心事餓夫身從來不遇遺時侮
莫怪尋常一婦人

龍溪晚泊

桑柘陰々碧草齊隔溪茆屋夕陽低村南村北無人跡
唯有山雞背水啼

夜宿溪上

玉宇無雲露氣涼水光山色共蒼々夜深明月將詩去
飛落青城舊草堂

雪夜

西地寒雪晝未明萬山深雪斷人行林間應有孤吟客
紙帳梅花夢未成

懷舊

吳興佳境道場山絶壁四岩紫翠間十載舊游渾不忘
三船橋西[illegible]
長江[illegible]

水上人家村上船九江寒浪遠連天何時再欲中泠水
閒上金山寺裡眠

李成畫二首

西風驅馬度危橋落日漁舟趁晚潮名利不關人自老
漁家江闊近山樵

驢迴石徑遠孤山不是藍關是玉關瘦馬西風殘雪裡
故鄉何處故人間

約看花

曾將樽酒醉花前今日花開似去年幽興未闌清賞在
白頭猶办看花錢

襍題七首

幾株疎柳蔭芳堂紅藕花開水亦香不是春陵遺老在
盡隨桃李競春陽

滿畫鐘鳴未肯休火輪忽上海東頭晨風正急中流棹
不是蘆花淺水舟

雪霽吟行淡月斜亂岩缺處見梅花暗香疎影多相似
不見孤山處士家

春雨初晴水滿溪河豚初上鱖魚肥[illegible]
日暮相攜換酒歸

獨上寒山石徑危擔頭多是老松枝荊妻貧病家無伴
莫看山人未了恭

西水東來秀水行穰々禾黍滿阡郎使君昨日行春過
自上田頭看水車

兩里菩河八[illegible]山寒翠不勝秋蓬萊方丈知何[illegible]

天地茫茫共白頭

山鳴圖

化作由來頭不還白頭無黑壽復添杏花春雨江南路
報道先生已賦歸

香苑

細草春香路欲迷落紅無数亂鶯啼人間春色年年在
何必玄都再品題

賞荷卷

南薰池館藕花香羽扇輕揮白苧涼卻笑西湖畫舫客
紅塵歌舞為誰忙

詠竹二絕

記得瀟湘雨打篷一江寒玉動秋風十年不到當時處
彷彿君山在夢中

水邊林下絕塵埃分得清陰滿露臺一曲玉簫明月夜
不知何處鳳飛來

寄康浩

青春時節易蹉跎夢裏流年似擲梭消息只今無雨費
功名應是讀書多

憶昨攜書過海城三年風雨擬尖荊不知別後燈窗下
幾度寒鐘坐到明

寄英用行

花底朝回午漏遲自將紈扇試新詩無端忽悵悠悠然
碧海青山萬里思

為友撫軍題日觀葡萄

淡墨疏毫野色多臨池落日意如何分明攜得蘭亭稧
斗酒無人送白鵝

錦荔枝

柔枝弱蔓不勝春竹裏黄風錦樣新滋味雖然異南國
免教長路起紅塵

金銀花

深紅纖白露繁英托體琅玕似有靈不獨山窗清趣好
曾隨本草入圖經

漆園圖

汗漫荒唐說未窮閒看秋水坐西風世間萬物皆芻狗
何必蘧蘧是夢中

義之書扇

一笑相逢貴有姿山陰又復換籠鵝當時只是須臾事
千古高風說永和

漁樵共話圖

富春遺老會稽人一為名幸一為貧不及升沉皆物外
湖山長共太平春

觀奕

一局殘棋盡日閒縱橫合變巧機關山中欲識紅塵事
只在斜陽了局間

鸜鵒圖

橘不踰淮汶不鍰如何飛度濟河源山禽自合山中語
莫對參軍學鮮言

五月十七日風雨中一哭山百合盛開同書老石

奇花類寄楊許坱秀才

草堂真是野人家靜對㗶芳感物華一種天香消不得
只應留伴月中花

風雨中方州南池有隻鷺下因畫草湖双鷺

青草湖邊日欲西雨昏烟淡綠萋迷長沙別後無消息
識眼春愁白鷺低

作梧竹圖贈劉楊承芳

碧梧翠竹鳳凰枝老郎良材舜所知韶樂九成琴管具
不知何處用相宜

作水田圖送都大尹

湖上雲山接市廛湖頭禾黍被山田野人來饌沐平治
聽得人稱大有年

張天常赴晉州索詩而為作椿萱圖題二絕

內堂萱草外堂椿玉樹芝蘭一樣新今日佳兒登仕版
高堂不見舊時人

松楸十載守寒林萬里釣天夢亦深回首故鄉人遠去
白雲紅日共關心

題畫為王本正

吳水吳山繞舊家幾番春雨夢天涯多如資樂窩中老
閒對東風看落花

胡景浩椿樹圖

從來聞說八千春々色依然不見人天地無情空自老
北堂還有白頭親

王倩撰雅病圖

不用高飛厭之寬偏乱燕白相從日斜庭院春衫款
一樹櫻桃細雨中

題餘不來社詩卷三首

傾城士女看迎神簫鼓聲中別有春佳會來多人物好
百年同作太平民

五風十雨荷皇天桑滿墻陰稻滿田記取年々賽谷節
大家共辦賽神錢

白叟黃童半醉醒雨闌連袂踏歌行百年盛事須珍重
為滿新詩托姓名

閒居感興三首

百年文物古城荒紅槿成陰草滿堂見說移居三十乘
當時屋舍可能藏

密樹平田帶遠村舊時隣並幾家存男耕女織鎡基在
終歲無人到縣門

村徑荒涼草蔓侵風苔雨綫暗陰思亭文字龍岡表
今古興衰共此心

子昂淵明李白二圖

莫道頻年是醉中醉時心事醒時同滿城歌舞開新安
惟有清酣一老翁

華陰山縣白蓮社采石江頭月上時榮辱死生都是醉
空教人誦百篇詩

李迪畫虎

雄視眈々萬里威橫行到處勝熊羆如何也作紙疑事
去抵沙頭乳哺兒

錢舜擧江潮圖

錢塘江上怒潮來萬里天風動地雷白馬素車應浪談
吳王宮闕已成灰

錢舜擧絡緯圖

翠閣無人解女工誰將絡緯鎖雕籠寒声未必如簧巧
只合孤吟草莽中

李嵩小景二絶

水西山外淨無塵樓閣東風萬樹春獨倚闌干千里望
半醒半醉是何人

臺榭高虛凌月明夜深風露起秋聲無端別鶴傷人思
調得瑤琴曲未成

寄徐清洪大尹

雞犬無聲夜讀書湖山隨處樂耕漁當時烟雨蕭蕭地
今日逢人說有餘

題松寄室弟

絲蘿早結歲寒盟十載相看只舊情廟用有期須自惜
莫隨桃李競春榮

與王珏

尊君與我舊同年死別生離各一天今日故人兒子在
白頭相見共潸然

與陸文阜

解衣盤礴髮如絲閣筆推敲月上遲江海茫茫人共老
更誰能畫復能詩

月夜聞歌

吳門烟月舊姪過夢裡猶聞子夜歌今日故鄉人不見
一聲清唱泪滂沱

甥倪英秀才告別往懷慶省侍因寫畫賦詩以寓
期望原致懷思于廷瞻姨丈

秋滿高岡月滿川鳳凰飛去是何年山林老我休前事
翠竹蒼梧路幾千

袁公謹水思詩

新詞未讀已悽然挑盡孤燈泪眼穿白髮漸添身漸老
此生無日是歡年

徐公擧求畫寫枯木竹石

梓澤荒涼勝跡空平泉無樹領春風與君共老滄江曲
晚色寒聲寄釣蓬

息齋枯竹

柯亭風雨深秋夜夢裡寒声酒半醒一紙平安今不忘
蕭蕭殘綠向人青

畫犬

金鈴不動夜沉沉足下生氂韅亦深庭院風閒簾幌静
戲隨蝴蝶吠花陰

士女圖

欲呼侍女共彈棋羅綺低垂意復遲深院日長人不到
丁丁莫使隔墻疑

子昂小景

樹杪泉声鳥外山樓臺多是道塲前臨波舊隱知何處
滿目煙霞釣艇閒

春暮感懷

白鷗風急水茫茫，問向江頭望夕陽。遊子不歸春又老，故園花竹共誰芳。

方洲即事

占斷東林水一濱，柴門無客不曾開。詩成幾度緣溪詠，自喜閒人老更閒。

百子圖

借問誰家積慶餘，只應九世得同居。平生不作不仁事，惆悵年來尚獨夫。

林溪十景

西疇春意

栗葉初齊草滿疇，依微風雨到田家。一年春事行將及，自上秧田看水車。

東林夜月

風靜猿啼月滿山，東林夜色共人閒。柴門正占清光對，分付山童且莫關。

前村牧笛

草綠平原春雨歇，花殘曲徑夕陽明。朝來暮去年年似，吹散茶笙是此聲。

後浦漁歌

欸乃新聲度遠汀，烟消日出樹冥冥。年來摇得滄浪意，長近西臺竹下聽。

蓉溪秋水

溪頭寒水浸滄洲，溪上芙蓉一色秋。遠道西風人不見，採芳空倚木蘭舟。

柳岸晚風

宿雨凝烟似有情，東風無力晚來生。衣寒未覺年華好，莫遣柔條盡日橫。

花村酒旆

參參一犬吠柴扉，花曉東風淡酒暉。行客不須重借問，尋春時有醉人歸。

秋屋書聲

涼入郊墟夜氣清，蒼茫殘月三更，滿城歌舞人都醉，惟有寒虫相雜鳴。

古渡斜陽

澄江落日映山紅，渡口行人望帳空。天晚綠蓑歸思急，不如誰領濟川功。

溪橋殘雪

日落風寒野色昏，危梁半露水痕殘。行吟索共梅花語，春在寒梢幾分。

分金圖

從來管鮑結交深，清廣何如管幸心。千古人生爲今君，分金未必似忘金。

村田醉樂二首

橫騎牛背醉如泥，春醞紅香上布衣。多少醒醒驟馬客，晚來不見揷花歸。

夫婿前牽返領頻，鳥提步緩子隨身。何如蓉珠還家日，滿馬驅馳是別人。

胡騎圖
呵從蕭疎馬不肥胡酋側目駐鉼暉漢家亭障連西極
應是陰山動哭歸

仙女圖二首
碧空雲淨石壇清自拜瑤函拜月明一道靈風王母降
山童莫認許飛瓊
蓝珠絳羅玉香消白鶴來時樹影搖環珮一聲人不見
滿天風露月中霄

春思
歲晏山空白屋貧數株梅柳未勝春滿林都是王孫草
不見春閨夢裡人

羅浮夢
月落參横夜五更荒園睡覺不勝情鉛華滿世皆春夢
贏得羅浮野夢清

失糾圖
一從失糾且蘆花撒撒全成孝子車何事伯琦生太苦
履霜猶自未歸家

靈綴圖
諸侯力敵萬方貧豈獨秦間有餓人倒撒金生羅車板
不如清道共安輪

仙女圖
謝却紅塵學道粧黃庭一卷日初長小真未解清虛意
時折閒花供石床

醉卧
綠楊風淡葛衣涼拋却殘經入睡鄉自是心閒無外夢
一雙胡蝶向誰忙

貨郎圖
一擔横挑重復忙都來應只百金提虛名薄利年相似
空惹兒童叫貨郎

賣冰雪圖
臨安市物盛堪誇冰雪來時正及瓜城外償高城裏賤
攔街都是伐冰家

題畫三首
瀑布穿雲出洞緩行人指點似天台瓊樓玉宇迷前路
惟有桃花逐水來
松檜陰沉積雨餘涼飈蕭爽入郊墟小窓孤燭青燈夜
疑是呂黎訓阿符
杳靄昏黃夜泊船鷓鴣聲裡雨如烟秋風不見平安信
夢斷湘江又十年

送宋文澄赴京任陰陽訓術
青春文彩玉相如白小曾觀太史書兵粹不離頭角極
一官寧足耀鄉閭
殘冬欲盡歲將來領得除書好便回寒暑光陰君自曉
芳時莫誤賞花盃

題鄉老趙志學遺像二首
溫顏款語思依依冠蓋同遊見布衣四十年來何歲月
相逢便覺似君稀
短髮脩髯鬢縣然廿年心事粹從容邊沙寥漠無人問

猶有遺孫繼祖風

題外翁許公墨竹

孫枝老幹日棲遲不見枝榮蕭瑟時惟有東床冰玉念
每逢風雨一相思

贈沈希貴老友

孤舟烟月老寒江滿眼旌罌見玉缸同上歌樓不同醉
共誰調笑卧蓬囱

竹鶴老人畫

水烟山露樹冥冥船在丹青畫裡行好是苕溪二三月
南邊雨落北邊晴

寄鄭提舉世昌

少小交歡已白頭十年心事幾離秋舟王亭下春光滿
人在滄江獨倚樓

素琴圖

典午音声半寂然清風明月屬何年枉彈尚為繁声累
不是從来不上絃

方洲即事二首

一翻風雨過方洲淡綠新黃漸入秋歌盡竹枝人不解
隔江誰唱越溪謳

閒来徐步方洲上但覺詩懷處處生竹影不隨流水去
夕陽斜照樹梢明

米元暉吳山晻靄圖

東風無力濕烟霏花鳥僝僽不飛腸斷王孫舊游路
亂迷芳草又斜暉

寫松竹送江山歸

新梢應見協笙簧故山節須作棟梁莫道先生歸去早
故園松竹怕荒

題王宗翰扇

醉鄉深處草亭空載酒舡来野興濃小蕖未開孫子盛
何人去後見無功

喪妻後見燕

天南海北鎮相依年去年来一對飛衆忽翻成毛羽盡
秋風不見引雛歸

問月圖

小山孤坐月来時舉酒長歌問月詩不答江湄自開缺
更無一語解酬詞

秋聲圖

蟋蟀月冷草堂深蕭颯声中葉乱吟一自歐陽賦成後
楚天風露盡關心

畫枯木竹石送鄒大尹任高郵知州

平湖湖水接江流古木幽篁十載秋今日舊游人不見
清風明月在高郵

寄程道遠亞卿

十載歸閒碧海秋幾人書札問滄洲凌虛望斷懷君路
晚色將情上白頭

題蘇陽樓詩後

花近高樓白日長芳心隨處解傾觴憑將行寸草春暉意
併入新詩第二章

飛泉出壑圖
一從神斧闢龍門萬里翻瀾日夜奔浪說黃河自天上
不知何處是真源
秋石
雞犬無声夜有光金波亭沸玉脂香丹淚自有輪迴說
不是龍君海上方
種竹
秋盡汀洲木葉凋惟應叢竹尚蕭蕭平生鉄石心腸在
分付斜風莫乱摇
題究庵夢梅吟詩卷
手把花枝入睡鄉满城桃李夜茫茫香消墨淡人如玉
好夢相傳字幾行

聞左時翊陞廣西布政回畫碧梧秋月圖以寄
碧梧原頭秋水清碧梧原上月華明故人風度全相似
蕭索西湖別夜情
畫梧竹寄談大章
磷磷白石照滄洲玉瘦金寒壁水流記得髯翁湖上景
對君疑是舊時秋
畫小景題寄郭孟涓
柳湖風急暮烟暉石竹瀟瀟澗草稀清賞不來時又晚
满林黃葉趂鴉飛
畫景寄胡景容
獨樹邉崖葉盡枯蘿烟竹露共蕭疎杜陵老病扁舟去
一夜月明湘水秋

題畫
嶢岩欹石暎洄波落木秋高鏡薜蘿猶記渭川風雨夜
清孤瘦竹近如何
湖上書愁
濃如山色亂如雲滿目春秋瑞夕曛風雨欲来人不到
杜鵑啼入岳王墳
竹林圖
風流舊說竹林賢世祿民功未足傳猶勝官高空食祿
一生勞役事徒然
四畫
野曠天低曉色晴依秋門巷雨苔生夕陽不見人來處
落葉蕭蕭吠犬聲

千仞峰頭坐翠微地高天近月增輝清標易盡良宵短
好趂醒時步月歸
山閣無人獨自登地爐灰冷硯池冰老懷苦為詩情繫
為看梅花發未曽
赤壁磯頭暮景閑寒潮落盡石崔嵬秋風八月形如象
錯認瞿塘灔澦堆
題戴子昭畫二首
水光山色潤林紅野樹疎涼八月秋坐盡夕陽人不見
為誰冥黙自相留
鏡裏湖光畫裡山蕭疎時物近秋閒長溪一望天如水
人在風声樹影間
松江孫廷奉五十始得子自題一聯為高事足為

書二絶
清霜半委謝庭蘭獨立斜陽片影寒昨夜北風回晩節
半生懐抱一時寛
年及知非歳已非時當富貴壮心違何如綵彀逢生樂
日近桑榆見綵衣
秋林晩歩
木落山空露景移淒淒切切晩来時情𨵦入物春如夢
風雨江湖有所思
甲辰三月二日清明与知己數人至[illegible]
水戯槌暮方回次日風雨中郷丈司直公携二孫
拉来天錫抱琴持酒肴過予堂[illegible]
羅可謂里社中希有之樂乘酔賦六絶以紀[illegible]

後意云
滿滿風雨過清明門掩梨花違草生山犬作驚人未見
柳條斜處一舟横
閑来無事出柴扉獨抱清琴過草堂歌末封胡孫子賦
方洲門外玉成行
家家海邑混風塵滿眼桃花一色春[illegible]而荒烟深谷裡
採芳紉佩是何人
共道蘭亭禊楔時百年勝事更誰斯朱絃緑醸清平話
絶勝流觴曲水詩
昨日清樽泛蕩回今朝高士到溪来十年桃李花千樹
弄得東風雨度開
緑綺停来奏解弦公爭未到尚如泉山翁更有明朝意

不足詩狂酔欲眠
偶題
春色三分逐水流晨光一半夕陽收柴檎正好芝蘭歇
未到青和已怕秋
未必無声似有声也應微酔勝長醒陽春一曲數杯酒
不是陶潜與屈平
春江釣閑
三公不換此江山人到三公不自閑何似泛舟[illegible]身早
桃花春水釣船還
春原晩返
閑来獨上木蘭橈山水猶[illegible]咲咲[illegible]一上桃花青又盡
半蓮松影護離騒

雜詩
漠漠江天淡淡秋一声長咲下中流青蘋風急絲綸晩
人在蘆花淺岸頭
緑柳含薫白苧涼畫船風細藕花香朔来一枕游仙夢
喚起蓬窗又夕陽
夏仲昭竹
實實烟雨日沉西水浸湘皐路欲迷抽箇[illegible]裙人不見
黄陵廟裏鷓鴣啼
題徐太守梅花十詠巻
吟邊梅花夢亦清吟[illegible]妍芳地蔵寒情孤山不放林逋老
為[illegible]何殊宋廣平
畫撫松菊贈崔[illegible]城

東風吹李應相逢靜撫斜松待夕暉空谷無音猿鶴避
應疑人著舊蓑衣

為張用弘作小景

松下題詩落日閒秋風獨上五雲山林深不見賡歌伴
人在寒廬野水間

為盛用章郎中題紅梅墨竹

羅浮山下野橋邊水雪姿容異往年歸後不同銀燭照
暗香疎影故依然

玉簫聲斷綵雲移翠羽飄風欲下遲許芳枝紅東畔立
碧梧紅日看來儀

林良花鳥二首

香風披拂羽毛新老翠娟紅早晚春窗入紗廚描不就
一聲交語動閨人

一度東風一度歸朱門多在昔人非舊巢尚春泥燕
銜傍綠楊低處飛

題家盛郎興盤車圖贈王廷彥還觀海

清時文武出羣才風度高閑壯節催雨歩其全中臨遠郎
思南仲朔方回

題張寸伯畫

路斷橫溪架石通樹藏盤谷華門空平生自與時相棄
是山林隱者窮

為祥上人題彭仲昭墨竹

風送林聲散綵嶺雨來峯北寺門前夜深忽見西湖月
在出簷人未歸

為揚士廉題高郵遠宦二首

一自虛舟海邑歸黃金為帶為衣高郵湖上漾清水又
向秦閑作雨飛

一幅新圖兩絕詩秋風猶記送君時不知桃李春多少頭
白人懷去後思

山行訪隱即事

山深樹密門常閉野客敲門山犬吠童子窺人隔短墻庭
陰飛出墻頭樹

題畫

野色秋光澹蕩晴老翁偏愛踏莎眠西湖盡是遊人水却
對孤山自處清

為張道題竹

小林疎雨鉄墻風爭綠娟娟碎玉叢最好細看東畔立一
枝清影上簾櫳

和沈石田贈朱彥明尚義韻一首

得路孫憐失路貧坐今寒暖冊回存姑蘇臺下遊春伴誰
肯停看未葬人

死無棺槨是生貧為屋水霜閑歷春日把黃金滋孫寡可
曾回首問何人

寫枯木為某倪克成題

作別方洲今四日無細便各客懷生推向寫舟中景相
對如聞風雨声

雪景

百年時節幾清平事新紅塵巳年生今夜晴山月朗在

海呂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言絶句下

畫圖送韓成章還揚州

出岫無心未倦還春來雲白共人閒滿懷幽興誰堪語
背立東風看故山

寄張天雨

杜陵莊南雲氣昏尚書橋北水縈村春來日日多風雨
一棹浮香直到門

溪山夜泊二首

夕陽寒水共悠悠紅葉青山自古秋尚眠昔遊人不見
西風蕭颯漾虛舟

風靜江波月淨烟不禁清淡夜如年無人為說清秋意
疑有陽溪漁未眠

附一詩

易通府以冊索拙筆為作幽蘭老樹梧竹蒲萄各

朶葉葳蕤栢葉低東風吹雨暗蒼溪一春光景如閒過
水漫危橋草上堤

古今多少畫蒲萄草法惟應日觀高留得臨池風骨在
時時容野老一揮毫

弱葉疏花色色真風流盡數雪窗人繁華去盡孤根在
若些疏風別是春

于歲吁此蘭之野資或於松柏宜常操風霜春又去
歲寒幽意更誰知

郊行成興

驛騎忽行野棹遲忙閒應与事相宜平生此意中藏久
勞逸無過只自思

竹樹圖

白石滄波野自宜歲寒心事時將遣肅々疎影疎々葉
吹盡秋風君不知

雁

時平不帶上林書忠孝事閒歸世無田野潤未禾黍盛
探數宿食與鳴呼

攜琴訪友圖

自見違成每上峰高山流水聽人稀紅塵何處堪歌沸
問向雲林訪竹扉

追韓圖

天下紛紛百戰中艱難何事失英雄遙思月夜追蹤事
已屬興劉第一功

圯橋圖

破項成劉術有餘報韓心事竟何如可憐博浪沙中計
應是當初未授書

梅二絶

溪月微明雪霽天暗香疎影共青妍新愁怨動詩懷斷
悵絶湖亭一夜眠

記得羅浮月下姿青衣妙舞玉參差如今冷落頹垣裏
不似當初夢見時

翎毛四幅

山雞

文采離離羽翼齊，亂苍香裏兩依棲。夜窗風雨天如晦，不及家雞報曉啼。

鷺鷥

十載斑聯玉筍行，鳳凰池上共翱翔。于今老向山林見，郊𡑞踈閑野趣長。

鸚嘴

山鳥元因口得名，柔調未及畫眉聲。寒梅苦竹荒林下，却比籠中語更清。

鴈

水碧沙明夜不驚，黃蘆風急苦寒生。中郎書札今安在，仰首青霄喚侶鳴。

鶴

一自傳書海上歸，洞天清冷不勝衣。近來已少胡盧血，莫戴纏腰俗士飛。

彥敬小景

陰陰綠樹草堂低，曉雨初晴水滿溪。門逕尋長人不到，百花深處一鶯啼。

畫船春水接滄洲，十里湖山載酒游。好是闔閭城外路，日斜人倚月波樓。

花鳥四絕

淡月朦朧雪作晴，暗香浮動羽衣輕。一聲彷彿歌喉[illegible]，人在荒園夢已成。

栗樹枝寒玉露秋，山窗半夜怯獮猴。事如庭院南薰裡，白練垂絲映海榴。

紅衣落盡只枯荷，水蓼蕭蕭片影孤。破斧缺戕心可見，至今遺風托雎渠。

海棠枝弱亂垂絲，花信風狂蝶羽遲。猶有少年踈懶態，不妨頭白艷陽時。

金瓶牡丹

寶架金瓶絕護持，折來庭又厭高枝。畫堂春色殷於錦，終不如前土種時。

梅月美人圖

霜月昏黃玉樹微，素娥青女是耶非。斷腸春色無人見，手把花枝顧影歸。

桂月美人圖

早曾折桂廣寒宮，花月無情若海空。閑說高唐夢猶見，何應潛避狄梁公。

題方同知馬圖

日移仙仗出蓬萊，錦障初收玉轡迴。衆裡忽驚凌碎易，一聲毬杖自天來。

玉河水淺淡霜歸，可是長楊射獵歸。一種天閑芻牧共，為誰清瘦為誰肥。

雪番風威浪騰空，沙襯連錢八字紅。勢欲仰天雲不下，一番乾霧滚游龍。

楊柳風高隔樹嘶，渴身流汗解鞍遲。如何斗水能消渴，不及長城飲窟時。

題野梔山牡丹二絶
水邊林下見幽芳碧草萋萋映夜粧二十四番風信盡
一般清苦爲春忙
緗園金障粉天涯小苑東風出著花十載舊存人不見
也隨春意報年華
春雨亭併題二絶句
久雨抱病郡齋無聊中忽憶異典舊隱曰鷺鷗波
一棹烟波鼓雨還白鷗相對主人閒如何誤落紅塵道
夜夜寒燈夢小山
家落乾坤一草亭杜陵蓬鬢已星星太平時節還分早
分付湖山草又青
歷事前一木昇堠坍潔白可愛因作松石圖戲爲
絶句
雲根露節映山青十載春風
紫禁庭却咲蔵寒心事在又隨詩筆落臨汀
雨中見漁者
富春山下樹依微細雨斜風罷釣歸玉筯珠衣滿城市
無人回首看簑衣
白頭公
生來便與白頭公名物相依偶此同滿地東風今春色
非閑臨老入花叢
蠟嘴
花柳東風日氣新巧音流囀弄芳春籠中蠟嘴猶班肋
世上應多塞口人

野雀
烏啼青垂樹枝裏欲食未食群並爭雖垂得失無時了
注目寒江何限情
群鷹圖
彭蠡湖中水泊天秋風如陣落湖田傷心不似孤飛夜
殘月一聲人覺眠
十八學士琴棊書畫圖
開府朝回與不孤義氣相對誦群書不知更直從谷地
曾講中庸大學無
花影移磚日未晡賜來名筆競傳呼也應姚宋兼房杜
不愧高賢版籍圖
啟閣微涼帶雨生金爐香細玉絃清當時七德功成樂
應助南薰解愠声
萬事與之子一秤從來和弓勝争贏當時共學誠懸諫
未感應無跨海征
東岳雲峯圖
溫胄雲氣接空冥齊魯陰陰未了青不見當時封禪處
紫烟紅霧滿雲亭
蓬萊圖
萬里烟雲接弱流是誰曾向此中遊人間亦有長生地
落日迴車不自由
出岫圖
本爲無心偶出山隨風吹雨忽飛還功名去住皆天分
不是閒人亦好閒

華清圖

花色移人自古同詩添情緒畫添容相逢盡唱霓裳曲
零落開元九叙功

寄所知

白雲黄葉映滄洲一曲清商送遠遊人在玉京天萬里
也應不忘故園秋

望遠

水際烟村鳥外山綠蕪黄葉共人間何因盡遠結魚樵伴
南浦西陵日往還

傒綉圖爲伍司訓

描得孤鸞繡未成玉纖扶頰睡魔生秋夜半欲眠不眠
恨殺風敲畫軸声

畫秋意送崔揮使

水湧雲峯碧四圍天連江色雁初飛秋風不見汾河棹
人在霜林倚夕暉

蒲萄

生来西域風霜古歸到南天雨露寬四壯不行方物在
聖朝應喜遠人安

村居

暖風吹綠山前草膏雨染紅溪上花滿地芳菲春正好
古林幽屋是誰家

題畫

金玉堂光錦繡紋草香風暖鹿成羣洞門深去知何處
煖洞笙簫落綠雲

山游偶興二絶

桃花小雨柳絲風山近高樓穿望通一局殘棊日當午
更催童子聚焦桐

鞋烟縹緲雨霏霏芳草連崖入翠微黄鸝不来松自老
野藤花下鷓鴣飛

題小畫景

遠近高低景轉更千岩萬壑路廻縈滿林黄葉西風晚
人在荆榛間底行

群鹿圖

春雨芊芊綠正肥呦呦声裏自相隨太平臺圃多奇草
何似荒間野食時

晚過靈隱寺

飛来峯北寺門開合澗橋西水斷灣落葉滿林僧不見
寒鴉飛盡日沉山

題沈石田文明古贈別靈隠僧詩畫

曾向西村訪石田青山別後五經年何因此夜僧房裏
不共青燈對雨眠

錢舜舉和靖詠梅圖

幽思縈香未吐奇幾回拈筆又停披山童掃炭鶴眠醒
詩在梅府無語時

題王瑞之墨竹寫意

湘溪行吟渭曲游天涯風月夢中秋不如倚石孤窓下
數葉寒青對白頭

題金本青寿沈復德安畫竹

冰頰雪鬟映素暉，賜節香生五絲衣。安報不須冬夕出，年來已近古人稀。

戴文進芭蕉士女

靈辟峯書未著霜，輕分蕉綠試龍香。不知姘寞幽閒思，寫到閒雕第幾章。

賜來紈扇過秋閒，閒摘芭蕉喚小鬟。拈筆欲題心尚懶，怕隨流水落人間。

離披殘綠不堪題，就選防侍女疑。滿地落紅無一字，怯他秋後學春妝。

蕉花新吐絳苞香，卻與宜男隔畫墻。摘葉題詩記時月，看渠何日獻蕉黃。

秋江烟艇

山水風烟共一舟，清羸詩病不禁秋。殘陽欲盡寒潮落，欲採江蘺寄遠遊。

見椿萱書懷

清暑光陰五月天，椿萱相對共芳妍。如今風雨深秋節，蒼翠萬蹤不似前。

盧綸山居詩意

隔林松火照荊榛，風度溪橋犬吠頻。不獨深山有行客，長安多少未眠人。

畫雞

絳幘声傳玉筍班，客窗猶得度函關。紅羅繡項青春晚，自引凌雛伴母閒。

藪雛圖

紫袍終不換羊裘，兩漢清風一釣鉤。曾向富春山下過，孤高猶似舊時秋。

爲于景瞻畫高山流水圖

山縣星溪水遶閒，林谷無人碧樹寒。千古知音共相許，當時声調若爲彈。

題蘇節八詠詩

形容與畫骨毛貧，甕吝饑寒共一身。今日孤兒先業在，也應不忘外堂親。

石菖蒲

濯肥無分土無情，水石孤寒太瘦生。不是首陽饑到死，世間誰識伯夷清。

灘巨川赴任爲題看月圖

小山孤月淨流輝，石磴高寒酒力微。清貴正濃眠未穩，夜深松露濕秋衣。

山根圖

幾室鵝衣破釜塵，會稽山水借清貧。不知五馬歸榮後，曾訪山間舊隱倫。

雜詠

采石江頭水拍天，九霄明月透沉淵。浮生斷送皆因酒，狼說騎鯨飛上天。

彈者無多聽者稀，子期死絕伯牙非。高山流水空回首，獨抱瑤琴緩步歸。

老木槎牙淺淡春，陰苔滿地淨浮塵。東風吹斷桐谷云，[illegible]似山林有幾人。

蕉葡傳揮白苧涼瑤琴未鼓含芳意綠楊風靜山如畫
人在清都白玉堂
碧樹垂陰晝景移拋書又是日斜時海天東望人千里
醒眼相看欲問誰
寓閒林晚步送李載章
身去謾勞時論惜官閒寧覺物情非江湖茂晚人安遠
刻首空林悵落暉
寫枯木幽篁送陳大用
方州秋日景蕭涼古木幽篁滿草堂寫入溪藤君去
情隨蹤影共斜陽
美人圖
銀燭熒熒夜五更薔薇露重小寒生玉纖未度水沉斷
斜抱箜篌坐到明
十二闌干曲曲行一般調咲各含情不知今夜樓頭月
却傍誰家分外明
溪山晚眺
絕壁顛崖勢欲飛綠波芳草淨含輝東風正急中流棹
知是何人罷釣歸
追韓圖
國士無雙萬乘資功疑都在此行時封侯躡足非雲夢
相國何緣總不知
題畫鷹為張僉憲
萬里烟霄振羽儀下來芳樹立多時秋深狐兔無行迹
側目崖陰有所思
天漢清明草澤荒半將軒冕半滄溟麒麟鳳亦是飛行物
莫見鋼毛繫蜂揚
耆英圖
耆英堂上人都老只有溫公未暮年一世高風千古事
當時繪像托誰傳
庚辰八月十五夜舊懷二首
人間清景是中秋却到中秋分外愁四十六年今夜月
圓光空照舊時樓
人喜中秋月正明小閣人歡轉淒然可憐歌舞千門夜
獨對殘燈泣未眠
客杭十日閱舍未成郡仲仁旦暮相從家務殆廢
予方落寞仲仁豈有所為哉真不可謂市井中無
人也為賦一詩識之
前湖春水沸笙歌湖曲節亭擁薜蘿偶爾相過便相好
舊游人物竟如何
謝徐公舉
白頭多病苦勞人此病懷思百顧頻甘谷堂前千尺水
隨雲都作晚園春
許用文夢草詩
一自西堂夢後最詩懷消盡別懷新池塘芳草年年綠
不見當時夢裏人
韓成章老梅踈桂鴛鴦圖二絕
紫錦裁雲入羽衣曲江人老舊棲遲雖好伴梅花老
莫近歸真畫壁飛

乳鴨喃雞不共來桂花香暖淨相猥主家羨殺非常富
莫歎時人枉壽四
獨行寄璇卧雲
清泉白石四無隣蘇樹青山遠近春落盡桃花人點斷
只應渾影伴閒身
和韓成章懐峰十二首韻
多少朱門鎖不回柴扉今無主人問舊時松鞠皆無恙
羸得餘生付酒杯
同道違迎任去留家家精舍住滄洲閒來一枕西窗雨
斷送紅塵夢裡秋
名韁利鎖誤牢籠雲雨西沉水向東未許驪人開便了
忘言真觀有誰同

卷之七 十一

庭前甘菊正芬芳曉色催人[illegible]吹黃英佐尋常開口笑
清安不似碗花粧
俯仰乾坤一草庵淡風涼月共清酣黃庭滿道家千里
有客留行未賦驂
青春半在別離中水宿風餐一轉蓬直把從前看作夢
覺來還有未眠同
人情俗尚逐年新剩水殘山不盡春猶有別時詩酒伴
相從還似古遺民
雲作茅屋幾層間露篠煙蕪水石開宿借行魚渾不避
戶幾遠過白鷗閑
竹邊流水日潺湲竹外閒雲伴[illegible]還白鶴自飛雲自散
夕陽人在水雲間

溪溪晴川淡淡風松竹杜若[illegible]來遠連歌亦斷漁歌起
粧點風光似畫中
昏昏醉夢過僧閑半日何曾似古人不及獨醒春睡足
日高行樂日晴還
草合環江絶四隣荷衣荷雨[illegible]秋來只有傷行役
欲採芙蓉寄故人
畫秋景有題
傲人楊柳逞秋未解悲斷雲殘杵落相宜江山不改故人在
只是幽情欲賦遲
張復陽寫廬嶽高僧[illegible]別郊山前士寄書來二
圖
孤雲飛影度廬峯幼語留[illegible]不學世人名利別

卷之七 十四

臨岐去住各匆匆
寒松秋水伴閒身遙憶節君[illegible]裏人白鷳飛來人萬里
一封書信又經春
閒居漫興
瀼西茅屋曲江濱幾度東風亂後春黃四娘家樓上景
故應花惱白頭人
此中深意許誰知三逕秋香正滿籬揔是白衣無酒至
忘言長似醉來時
白山茶
海留寒[illegible]芳心直過冬何事東君太相誤
也隨桃李[illegible]
碧葵

芭蕉分綠葉分香不及春紅一樣粧任是梅花妬顏色
平生心事只傾陽

許進晃子昭小景

直北關山天上頭廣寒宮殿鳳凰樓清宵一望三千里
欲借龍驤汗漫游

梅員外瓊林宴歸圖

百花深處紫騮嘶猶記瓊林罷宴時斜日滿城人笑語
醉中歸過曲江池

登樓偶書

花木迴廊四繞牆東風吹盡杏花香春強思子歸何處
手折音書望遠人

孔雀牡丹

穠香豔色兩交加金翠翎毛錦繡花何事東風太驕縱
又催蜂蝶鬭妍華

題畫寄意

不是張騫奉使槎晚將蹤跡侶魚蝦風帆已識都門去
碧水青山到處家

題戴文進墨竹

南薰清暑[illegible]幾度忘機仰頭今日題詩偏舍裡
斷烟斜日倍添愁

題桂月畫為姚茂良

誰道蟾宮萬里程綠樓丹桂眼分明不知積雨城南夜
[illegible]清光到五更

題畫二首

雲橫孤山雨滿樓青藤花落滿松留年芳似舊故人少
默倚闌干悔昔遊
雨晴芳渚野鳧飛楊柳依依竹葉柴門展望閑看春水
春痕漸上釣魚磯

寄張景暘前輩

遼海東吳萬里程別來寒暑每關情故園風景依然在
鴻雁來時好寄聲

一笑山滴露岩

瑞香開遍桃花暮草綠池塘春欲過洞門深鎖碧山空
研珠醉滴松精露

題戴靜庵畫三首

含鬚玉龍蟠作髯老樹屈鐵泉鳴雷舟輕水急雲滿[illegible]
彷彿仙槎天上來
蕭蕭蘆葦著霜稀秋水連天有雁飛悵望吳山人去
一舡斜日映愁歸
泛泛輕舟泊釣磯蘆花吹雪夢偏蕭散一枕黃昏雨
直待那鄉覺後歸

臨梅花道人畫

荒山亭館客遊稀瀑布無聲野鳥飛愁絕梅花風外[illegible]
年來風景故應非

題畫四絕

殘編斷簡自斷磨行不停披坐復哦白髮人多紅日少
不如歡笑唱山歌
綠綺無絃漫自攜青藜杖緩步行得尋春不是因花出

見說桃源舊有期
帷帽停陰玉塵閒涼風滿地雨苔斑不知閑侶今何在
獨立殘陽望故山
手揮白羽著荷巾片水孤山物外身勝取一樽桑落酒
百年天地任吾真
　為秋江題畫
風落狂舟白鳥飛綠波青草感秋衣一聲漁笛知何處
江上數峯開落暉
　送秋江往杭
孤雲飛去影徘徊萬壑千峯紅路開此去□□□外月
夜深還自海東來
秋江八景

　蘆葦亭
颯捲還掠拙於蝸露葉霜花四壁秋清籟虛聲江影動
却疑身地是虛舟
　蘋蒼館
宿水停烟綠近墻繞門蔭葉共蒼々寒香不落無人採
月落空庭夜有霜
　眠鷗渚
風定潮晴浦不驚水雲流影日斜明不撓□夜幽棲穩
莫放漁舟近岸行
　落鴈汀
雲衡千里路茫々水落沙明夜滿灘何事驚□□歸時
伴人孤影隔々來

　紅葉寺
淡紅輕爭光岩花霜樹蕭疎野偶飛滿地飄風人跡少
夕陽門掩一僧歸
　白雲鄉
浦斂蒼茫水不流迴風斷處見蘭舟杜懷□奔哀情動
忽悵□何九月秋
　芙蓉塢
曲水迴塘不礙舟□江無使寄清秋故園桃李今搖落
欲駐寒芳待遠遊
　芰葉塢
暎々翠荷引春皮簇露擎風日漸多清畫綠雲秋水闊
夜船猶唱采菱歌

　夜宿樹上
前程陰雲濕未晴一宵風信報清明桃花雨歇人收傘
第六橋邊有早行
　張吉州詩有多病一年三乞老知休十抄九是鄉之句喜其必歸也以一絕寄其弟天卿
絕代風流賀季真鑑湖歸去尚青春相逢盡是懸車客
誰道林間無一人
　寄天常
病中吟憶夢中尋月想姿容□想音樓有□雲并渭樹
新情不似舊情深
　寄友
白石滄波路渺漫瀟々風露曉生寒双峯舊隱知無恙

一紙平安欲寄誰

訪陳廷琳

竹窗幽戶為誰開水碧山明晝案催滿地落花春睡起
一聲啼鳩故人来

與陳晃

家住長岑水竹村逢今人說德星門秋風不見元方去
滿棹芙蓉野水渾

芳洲白鷺

菰綠芹香水下霖相呼相喚曲江陰曾從赤壁湖邊過
暮雨寒烟無處尋

玄真院題画二首

金闕瑤樓虎豹閽蓬萊方丈五雲開又高一望秋無際
徐福樓船幾日還

玄都桃樹是誰栽借問春來幾度開青鳥有信當欲到
不知王母可重來

清溪梅月為張道士題

一溪流水漢寒沙菊樹和風護玉太白满近念人未寢
夜深隨月誦南華

題畫

縱棹輕舟入芰荷若耶風定水如羅江南舊事休重省
憑日猶聞子夜歌

題王舜耕畫

滿地溪山盡日閑五陵裘馬幾時還荒烟樹底斜陽外
茅屋無人不掩關

陰僉憲桂溪十二景

桂洞朝烟

桂花千樹映朝霏洞口風清淡不飛疑有綠衣人未起謫
惹住瑞繞岩扉

龍潭夜月

龍去潭空水不波隴山東畔月明多鏡潭書是松撒碎光
景其如夜兒何

雙溪鳴漱

雙溪溪上石峥嶸響木雖斷亦號鳴幾度咨聞勿無變迴
風吹作隔溪岸

寨山排屏

岩巒連延翠繞縈太平時節久無虞萬年衆欲人何所留

得舜開荒刻名

漆園文達

樹行森森清平荊棘無邊分決訓商賈不通亨舒節
挂榜有後門生

柏井洲泉

古柏垂陰浸井泉山居和衛户多年從來寒苦宜人壽嘆
君蘇眺作地仙

新橋仁安

利涉有功江路易活人無報藥貲貧庭芳草日生叢十
二闌干那覓春

周山義田

行盡周山隴畝際半村禾黍半桑麻男耕女織常閒

室元來是一家

烏龍盤烟

乱山林帶□□烟雲影千光瞭不開波浪無風萬物閑笑
秋空老佛露林材

長溪凝圖

沙汀苦水□寒泉鴂斷群鷗亦日便捻使羲窮盤若照如
今不載相公舡

趙市懷古

花□□破荊榛白屋朱門共一塵燕子歸來人已換野
花閑淌傳山春

樊川谿谷

時平不見鼓鼙門吏地勝應多賞客行□游幽王孫舊游處醉
歸猶待醒時花

張仲毅所藏古畫冊二首

臨池日日寫蘭亭步月吟詩酒未醒老去猶嫌文字擾卻
尋閒處看黃庭

滿渚落葉樹頭風一鴈高飛海色空水淨蓴香鱸正美故
應張翰憶江東

東坡野飲圖

玉帶金章未足奇葛巾野服是何時平生懷抱空千古一
咲逢人處處宜

畫景

山下東風幾雨催小橋流水路盤盤晴曲傘破春衣濕人
在湧金門上來

[illegible]

酒□□寒斗十千路□多□□錢不如蓑被蓬窗底
細吹□□君□吹

市酒醉醒□正飛清興未遠綠蓑衣平生風雨烟波情
不是乘春醉不歸

逆臥眠風逆流東

一片閑雲海北□并□山水未糾呼人去□□□四首
不是纔來□下歸

牧牛兩□□詞

□□□□步行□□笛無腔斷續吹落去□長□□緒
看人騎馬入通岐

七言絕句畢

附古樂府

隕霜操

天降繁霜兮隆冬嗟不隩處兮行逢飢寒迫切兮心冲
冲仰長號兮望穹旻叩命當終兮天默默哀

上之回

上之回雍甘泉風雲會從寒暑推遷騎北戍驅南纛率
東幾走西濵周德四海安八埏歲來巡行千萬年

戰城南

戰城南死城北爲子死父臣死國朱輪不疾馳鐵騎不
徐行寧爲結纓死不學投戈生屈身降俘委骨泥沙它
人不論級自已不□名□□新安與長平

將進酒

將進酒思未央俎豆具[illegible]瓶[illegible]實中尊醴[illegible]行
觴百拜不及醉酬酢德以將[illegible]樂難具[illegible]古好不能忘
夏歌述明訓周書有遺防持此為君壽千春永無荒將
進酒思未央

有所思

有所思江之[illegible]雲漢[illegible]閒山[illegible]手持連城玉
袖置雙南金見此未[illegible]獻[illegible]清[illegible]尺[illegible]里遠一
往難重尋有所思思何深

臨高臺

臨高臺天中央白玉作柱黃金為臺[illegible]下
啓閶閭行四達佳[illegible]相望[illegible]

艾如張

艾而張羅[illegible]以狩[illegible]手戈安不忘危[illegible]不傷和三面盡
解如崔何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玄君馬來自宛臣馬始離燕君馬騁六飛
臣馬厄孤騫六飛逶迤行上天孤騫[illegible]無由前安能
日隨御矩步相周旋

春江花月夜

春水綠[illegible]春苔紅[illegible]月華金[illegible]氣玉[illegible]好交
曉囘文錦[illegible]心[illegible]妖正妙年

黃竹子歌

[illegible]從江上來[illegible]向[illegible]不見[illegible]

江陵女

白紵[illegible]作[illegible]吳江水[illegible]越山雲

烏棲曲

烏[illegible]樹上夜烏棲黃[illegible]含[illegible]曉雞啼雞啼[illegible]烏飛去
錦帳佳人不知曙

莫愁樂

金[illegible]玉樓頭[illegible]來喚莫愁[illegible]從[illegible]去後不出石城遊

估客樂

[illegible]

襄陽樂

[illegible]
[illegible]人猶[illegible]襄陽大堤曲

三洲詩

巴陵三江口日日見潮來[illegible]風去[illegible]
云估客樂終有故鄉懷

採桑渡

採桑渡頭採桑女渡[illegible]黃河[illegible]行[illegible]
客[illegible]桑女思家園家園桑葉[illegible]三江行[illegible]

楊叛兒

依依白門柳[illegible]條芳[illegible]
有[illegible]山[illegible]沈水香[illegible]
別離[illegible]

[illegible]

拔蒲水中央求拔郎已別深拔斷蒲根淚拔斷蒲葉葉
縱猶可持根斷心永絶

西烏夜飛

月明夜水烏西飛庚庚白露沾烏衣無樹可應時時依
凍有揀擇烏安棲

霜林歎

霜林蒼蒼臙脂香宣城酒熟琉珠光觀山溪水晴未往
觀之不及常林長歲難唱歌啼鶯曉鋒鷹牙林未暗好
天寒日暮未還家夢中猶怯荆棘道

江南弄

採蓮採芙蓉棹行遊女綽約舞輕輕陽春和宮以風吹立
吹風在春花笛按春箏鼓胡琴

張靜娘采蓮曲

蘭橈桂楫拔江浦玉露金波花正吐蓮步初從上移
柳腰新纖腰中舞腰纖步穿不勝衣霧凝烟綃鶴欲飛
亦歌羽雲降巫女月明秋水現相如莫秀已含蓮芳艷
幽思傷心情侍腕弱腰羞看翠裙同采勝暗送不絲斷
眼前歌舞易滄猶只恐風光不到頭翠袖香銷紅艷冷
無人重上採蓮舟

渠雅曲

君道篇

惟皇上帝降中于民或昧或亂乃師乃君曰教曰治曰惟
中是可以道曰則冥本乎身居之以寬行之以仁大
女[illegible]

臣道篇

大君承天百職攸同惟民之事惟天之工崇卑近遠陰
易污隆無或不敬是為忠毋嫉以欺毋諂以容阜夔
伊傅責我和衷

玉樹後庭花

瑤妃公子舞娥眉凝翠袖羞花嬌矣春蕊軟温暮塵
春情易往更秋使情傷後庭歌斷曲前殿發發霜

烏夜啼

日夕歸鳥群烏何棲如何屋上烏夜半啞啞啼屋
中有思婦不寐依床雞鳴夜啼聲聲情不怡明當
有思婦出中門看聞其聲欲與聲鳥夜啼
與閨城如啼於此有其由來啼今語夜啼

烏止止無東西

子夜四時歌

春歌

採桑南陌道稻西疇春蠶正眠夫婿思與宛安
浮綠織成裁衣待君還

夏歌

森森吳江津悠悠越溪濤南風過荷香洞過三百里不
見蕩舟人難隨採蓮女

秋歌

搗衣出蘆樹停杵登西樓月色爛如畫千山今夜秋
子不須返寄邮至邊留

冬歌

宗〻時氣肅〻冬風急〻蟀林鐵斂〻蛾〻枝拂〻孤鴻翔〻玉
關路千里不如寒夜長

丁都護

衣襟斂餘明器芳如丁都護杞梓梧栢雞首雞玉如丁都
護北山石槨紵緊靳泰乎丁都護若堂若防馬鬣乎丁
都護萬米營丘無臘情乎丁都護東西南北可識歟丁都
護千秋萬年可無慶丁都護死者樂之生者安居丁都
護夫豈有托終以寧囊軀丁都護

鳳臺曲

吹簫來鳳〻弄玉偶簫史音声共諧和形體忽軒擧綵
雲不復歸華月照故址空遺千載名流落無極止

公莫舞

公莫舞公莫舞劍光飛綵衣袖屢擧上摩頭顛下足蹈
前迎後送隨仰俯揮霍星辰激風雨莊不停伯不語白
虹斷夜哭姬五色龍文氣如許兩帝自爲雄秦鹿去
無所鴻門一時公莫舞

獨漉篇

獨漉獨漉水清泥濁清猶可灌濁則云國鴻鴈隨陽載
居載翔不憚千行而稅稻粱朱絃清泛冷冷徽金絃矢
同心空比好音龍綱之合精光輝照試而無施不如睽
離緊〻曠野以嬉以春有來斯覲如其人

淮南王篇

淮南王好長生秘書充棟方士盈庭丹符斷玉籍左道
崇宇行〻走逐往泛几杖遺課情形氣不復完雲雨何

由與便〻小山客諱死誇飛昇君不見㠏山葬軒轅泯
說吾舜登衡陽亦同逝無士不流声至今猶慕淮南名

平陵東

朔望平陵東蓁〻平陵東松柏摧〻新射乳化爲能蒼
天不慭遺我公我不能救千代後一人一何多天道猶
未終足復足平陵東

巫山高

巫山高〻不極[illegible]飛無翼南
人思南北思北心[illegible]悵望陽
臺倒遠道未[illegible]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海昌 許清 編集
門人 朱杵 校正

書簡

答蕭考功書

久別[illegible]俟風便迺感昔遊未嘗不[illegible]令遊之[illegible]而達陽之易矣每角雖有寄書亦難與致不[illegible]然其使令婦出守此[illegible]益中即獲佳問不勝忻慰[illegible]乃[illegible]書及[illegible]手筆手家君[illegible]行不[illegible]且諭以喜從[illegible]所[illegible]所行高出時流如此[illegible]倒令婿[illegible]起倫無能有所稱益術[illegible]先生也[illegible]惟教于[illegible]賦[illegible]自[illegible]香山各仕何異古人天壤之間俯仰能然如不肖者直不足以自達於先生也因令[illegible]謹奉尺素以瀆以謝高[illegible]異調稱承[illegible]稿壽不具

寄周僉憲書

別後達人獨處未嘗不口誦心惟縮懷深誼不肖自入仕至今亦多故舊因[illegible]中無非過門折簡留情于不肖者求如閣下之拳拳真切始終此念不以外事相低昂者千百之一二耳僕雖類劣能不置此懷于[illegible]之餘哉載當使君來[illegible]消息其于[illegible]至致考功蕭先生書始詢動止之悉良深慰況近惟[illegible]未[illegible]祥事已及送死有節復生有期古人之言幸為俯[illegible]

復劉都[illegible]

承下問存慰[illegible]今一[illegible]年已向衰志力兩[illegible]

後[illegible]作不[illegible]能[illegible]服役以[illegible]之所素循不惡過辱見念如此[illegible]萬[illegible]牌再進之望然古人所謂識知[illegible]忠大人君子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惟閣下弘才碩學練達公明以[illegible]之功承而析之[illegible]之餘百度且舉自他人[illegible]將[illegible]以[illegible]視四遠自頃無前而且憂滿不已論及[illegible]大臣經國之體士君子該達之心如此不肖平生所[illegible]但海[illegible]閣[illegible]閱有數事已口頭來使[illegible]補于[illegible]之用[illegible]此奉[illegible]也

復[illegible]侍郎書

承[illegible]對[illegible]

[illegible]來使敢此仰[illegible]惟先生益堅素節安[illegible]弘才以[illegible]名以永休[illegible]為閫珍重不具

寄項[illegible]臣都憲書

向者辱承書問不肖亦嘗兩致下意以復來諭只後閣下以戕斧之命有事四方而不肖憂患侵尋亦復多故遂不克嗣書以至今日然此心之感固常在也頃惟華候清[illegible]嵩輔純佑為慰因親友從天常來使敢此以申安問鄉曲之雅必能為天常作[illegible]矣

答大卿[illegible]

別來甚缺貢問[illegible]先生行藏消息甚大不肖耳[illegible]而心懷者固亦不[illegible]也[illegible]閣下平生正學清[illegible]進退[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以來日以詩酒自娛了

若不經世故而其見諸述作形諸筆札者則又時弟之所
未嘗覩世之有進無退者尚有辨矣信地域伊阻不得朝
夕見以聽緒論屏息先賢祠錄萃青樓論析仰服齊高誼
當作文房重鎮矣文祥尊兄才行非常最是同徳間服闕
在即摶風奮海六月之息不知亦時有意乎旦夕高會幸
致問訊之語東春小女姻事倘就不肖或能媚策而望求
二公於西湖洲渚間弟不知孤山書堂還有容一榻否

寄余尚德大守書

屈指十五年與尚德相別自無[illegible]承足[illegible]後音問寥落
不肖又僻處海陬去孔道遠不聞佳人消息雖流傳一二
亦請教[illegible]無所考信平生朋舊各以遠故疎奉近京[illegible]
接大府尹孫甚茂林野者亦復為故人之名門下有才
勤氣吉論慷慨爲作皆佳指諸事宗因應先大尚頒謙冲
簡靜自視若虛以全體保近民之道還在扶屏縣尹朱俊
海旋舊官家子謹慎有恆必不負其故上第初試未嘗幸
爲指教而獎進之萬幸

寄王用誠書

自吾兄之官湖廣僕不久即爲部院諸大臣誤有卿佐都
憲之舉坐是出守汀洲甫二月患風疾退還歷年而還後
累爲折中巡按諸公所爲郡文催行緣才力素薄宿疾未
除至今不能辨此休老之懷誌無所更矣緬惟同年同官
一時盛集其間如宗文及吾兄又自親爭而今存殁是離
曠如隔世聲容休戚了不相聞[illegible]此情爲日能已僕自
老衰棄逝[illegible]以光父[illegible]切[illegible]近不[illegible]登[illegible]心當[illegible]日益

[illegible]知今之所造一不敢有動于懷向張通府及孫都運還
久當致意緣行色[illegible]遠弗及奏書茲因鄉友扶屏公朱俊
來任謹具尺書以由勢闊之私老嫂及諸人兄子姪準想
各納祐似昔勞為有便幸惠一札亦足少舒懸懸也不具

寄孔宗文書

別後懷思之情想彼此如一在汀初聞[illegible]之行繼知先
府君捐館[illegible]後相去伊[illegible]一字見寄
[illegible]之[illegible]咸[illegible]乃知[illegible]
[illegible]相對如[illegible]不[illegible]年[illegible]達當
亦[illegible]識而[illegible]行於此[illegible]昔
[illegible]平生[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接[illegible]故
書札亦時把玩[illegible]兄[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外計
惟男婦女嫁娶[illegible]皆安適為慰賤疾[illegible]來雖[illegible]輕減然
時或不能動履終爲[illegible]何疑也努力忠勞大振儒文
惟吾兄[illegible]之一二年病體稍能涉遠必當赴部以畢身事
或可一敘但吾兄正在高舉聞步中未知可遂此願否外
紫布一端奉製衣服衷懷[illegible]臨楮不悉
百惟情察不具

慰劉廷器

初九日得京報聞太夫人捐館驚悼[illegible]展轉不能自已
兄明公孝友天至[illegible]此大痛其情何以堪忍惟大夫
人以[illegible]高壽終于萬全雖人子之願無有窮已而生死
之間當亦無復遺憾[illegible]公義在[illegible]之地[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大[illegible]知[illegible]道走[illegible]此[illegible]

伏惟鑒納 不具

復高郵[illegible]尚達書

新春承華翰[illegible]日之忠欽荷之情[illegible]慰闊之令公篤老無堪[illegible]勝親致令弟寬極承[illegible]時[illegible] 伏惟大人以者無垂照於無用之地回如此郎親友[illegible]行伏望託書馳謝惟保練為蒼生慰

謝徐臨承書

南監道人四[illegible]清德如一口君子不[illegible]如此崇勝仰慰[illegible]象[illegible]令弟[illegible]云近在切[illegible]非故[illegible]何以得此忍於八日於[illegible]成佩耳親友[illegible]此本[illegible]新[illegible]生何昭不[illegible]嬌友想近已[illegible]教[illegible]照[illegible]侍

周可大仙寓書

別去數載屢辱寄聲閣下見愛之深無日不勤君令中間起居跋涉喜發[illegible]魅亦無事不為之[illegible]倒閣于林下也第以年來惡病侵凌歲無寧刻况自閣下居法制之地不肖頗以形迹避嫌捻企雖深終不敢錢尺素于左右此情蓋俟面見時乃克布露夏中揚同知來復得所諭云區區別後無一言上達何情忘情乃爾益見閣下見愛之深不以疏數有間秋末冬初有枉死[illegible]者不[illegible]閣下從中遮咸疾語甚不佳不肯[illegible]如失手足不能自禁以至形諸詩札久之始知其[illegible]若隔世懸[illegible]不可量強喜榮還適逢寒年兄便謹布惆如右

寄楊同府書

近承垂[illegible]如[illegible]切[illegible]書云楊繼玄事此君子用心至博[illegible]義施[illegible]不[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僕不為此之友不[illegible]一中[illegible]乃[illegible]致[illegible]于君子之[illegible]非古人之[illegible]道書來自古老病侵尋不有後生相繼恐墜[illegible]良[illegible]用是故奉尺素托孟[illegible]馳詣幸[illegible]許其自[illegible]奉者之緒以終[illegible]成臨[illegible]賴[illegible]勝悔之

寄楊大守書

[illegible]之餘鳴琴[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國[illegible]樂之[illegible]然自大雅[illegible]之後世[illegible]以琴授受者[illegible]復[illegible]不可親聽者多僕[illegible]成章[illegible]今且老矣時見[illegible]師李陽春[illegible]江湖中[illegible]手其人[illegible]非但[illegible]其[illegible]問[illegible]今[illegible]之[illegible]欲一相見今適來海鹽謹與申外

寄楊同府書

[illegible]示禁樂記詞古義高非不肯所能及真佳作也其間[illegible]七邑士庶所親愛而樂道者得此文出自閣下則宜少以謙遜之詞而形任職之意如古人先憂後樂之語既足以昭成功又足以見盛德此又善之善者意之所祈不過如此而文則不可復加矣承下問勤切雖見[illegible]無補猶當一言以盡朋友之職伏惟心諒[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到會散用申[illegible]是別[illegible]閣下斷[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如[illegible]者能[illegible]一[illegible]使時接清韻否文稿謹封緘同上

復牛文振[illegible]

劉[illegible]戎專人[illegible] [illegible]今日下午[illegible]送冊子到[illegible]索甚急草率[illegible] [illegible]命也前此數日已得華緘[illegible]

撫臺制閫之任雖閣下素所嘗涉然交友之念實切祈慰
既又出下問之詞發虛心之語此古人所難而閣下易之
推此而前天下臣職將有不足爲者切惡祈中戍事殷圖
已久理絲療瘵其功責于緩適有祈日去月易爲者不勞
而從者不覺上下相安則旁觀側睨者亦無自起謗自來
名盛易毀才高多忌閣下以盛名高才居此大位不患不
能爲亦不患人多見從但就事惟謙與讓足以成此外非
僕所能補益也僕家居久所見雖多隨失於猶當舉手作
勢視吾兩在何所不可重留意爲國保練不具

海陵唐伯鄒閣書

近高廣屯田之任干里輸輓行自足下始矣兄流盡於前
雖此可以成唐世湖南之功古人謂財賦非經濟之為不
可爲毀仰毀仰不肖入夏來卧病踰月一二日纔離藥石
久失書問多罪多罪姚公綬冊子累索不至近發一札至
出盛怒之語想必寓來也盛暑多務惟爲國保練

汀州復張騰霄廉憲書

六月下旬厚廷平鄭知府承惠教言且令馳復寧日去歲
十二月十七日到任今以繁鈍附寄叩天
明寵所當竭盡犬馬之勞而于晝序而此州累務煩或一二
職雖不治切于民病問上而自勉然力欲法爲料理以此
先定民志庶幾有能但于早作夜思終日不能足食不意
甫及十日感冒嵐氣遍腰疾并作調理至二月不知小
愈之成力疾就役遂致疾大劇延及左股手足不仁痿
痹頭重然毫尺寸不能移眼脘亦仰成它人加以
口眼喎斜頭顱眩悶脫下趨直疾盈兄然若不絕鍼灸
遍施枯瘁日如月不利涉今七閱月日甚一日蠢爲一
痿痹人已上不能補答
朝廷撫字黎庶中不能仰承藩臬暨其命令下不能全軀
保妻子爲兩續計收前定後進退惟狼狽徒頑爲尸位安公
妨此賢路恬不知耻平生所志方將以愛諸它人者皆躬
蹈而自負之已固不足爲念如此州之民何以此憂懼
畏深婦外內不安心形俱病近承省劄倂撫台附停
候入殿端備何日同而蒙日持久責復何如蓋不自林
末筆多病發時相疾綿已當陳乞蒙卹以首
而止爾來給事禁庭者餘十年無日不努刺外無何月不
得休假止適穩前歲腰痛大連往年論五月方起非時何
朝所共知而
先帝亦嘗知而顧問垂及者也夫以素薄多病之臣大康此
痿毒之地而今醫者所用之物又多祛除克伐之藥其言
口不知足不足以愈風疾此其言良是也然元氣則滋薄
眠食則滋減憂虞則滋甚幾何其不至于痼篤也倘蒙垂
仁布德賜以緩死之方庶幾迴生之力使得早還其梓老
死道萬感則無所忘平陳俊詩軸來時俊適有事係官故
欲遣遣不意俊以憂去孩析遠役令人馳去已不及矣謹
以舊封送璧臨書疾眩手澀不能遍凡健忘語複將筆數
四終克終紙不能致悃也惟情想萬萬

復丘太守書

九月承惠石數使還忽忽作數字致謝想達青覽久矣不

肖去戊戌[illegible]之時：惠石鼓：
克此中用存[illegible]不及半而所召部料工人陸
保：係長洲人今適[illegible]然夫此去絕遠中止而不肖六
月中已攜家就居此：已[illegible]成絕可來何謂此地告晚家
更：近復以[illegible]錢還我而此各無上而[illegible]紫
家圍[illegible]仁者之能矣如其不可則[illegible]
然存毋足[illegible]也

與[illegible]周侍郎書

自辞中[illegible]忽：十五年餘福想痛[illegible]如吾[illegible]以
來[illegible]華要仁人君子其所以[illegible]于天[illegible]也
自今[illegible]之餘[illegible]提谷久不能通問于[illegible]下
故情不能問及[illegible]為之改容與嘆[illegible]監生[illegible]將
歸自公所為僕道誦如此此豈僕所敢忘哉茲因本府陳
寶通判上詣敬致安問若夫雖索之[illegible]今昔之感雖欲言
之不能也惟心諒焉[illegible]自世官發身[illegible]能[illegible]若[illegible]知[illegible]
以有是行非尋常為[illegible]宜可比幸進[illegible]之時下降[illegible]惜
調大受百福不宣

寄張大參敬之書

別去幾十載懷思日積雖久遠光[illegible]音問[illegible]而知先生
安好如昨其[illegible]下情鄉人至自門下[illegible]承[illegible]不忘
與中先生捐館後家事近來不知能[illegible]否平生文集
必將有傳幸毋令散失[illegible]分內[illegible]也弟愧不肖身為
家空門戶無托不能一[illegible]而拜[illegible]先生之[illegible]明然
兩負情分不中後[illegible]間[illegible]敬致安問

撫時感事之懷非紙筆所能盡付之不言而已來人還時
幸示數語時寒惟珍重不具

答謝[illegible]使書

近承頒惠失于致[illegible]又失餞送方切自愧[illegible]奉
手書下問闊渴之餘宛見[illegible]今[illegible]不煩挂懷所
命[illegible]作使中[illegible]下[illegible]即當奉稿[illegible]生[illegible]孟文[illegible]敬
奉尺素以復以謝秋[illegible]自愛

復林都[illegible]書

往歲台旆過杭承寄餅[illegible]公緞[illegible]惠福布二端拜賜感仰
海煙綿邈路無便人可致謝[illegible]徒切[illegible]來復承
詔[illegible]任南臺[illegible]德用光道老在位此可為公道[illegible]而不肖
適在衰服之中又[illegible]荒[illegible]不敢復通問[illegible]大臣重
是作書不發者數四深惟先生高懷古誼昭信于士林者
非一日而於不肖[illegible]不忘終不可以疏[illegible]自[illegible]大
人君子垂念之厚敢因余親監生向昭來便謹奉書為[illegible]
安問不肖同朝時[illegible]以先公墓上[illegible]刻石之事見托
別來遂成[illegible]近來想已就緒如猶[illegible]未[illegible]雖[illegible]無
甚或尚可[illegible]以[illegible]素約也併此致[illegible]

復[illegible]府尹[illegible]白府丞書

別來身地殊途心事乖隔緬想舊好風[illegible]自[illegible]公必且
忘之久矣不揆[illegible]時乃復[illegible]遠[illegible]音問遺
以小録之書拜[illegible]久失致謝負愧[illegible]茲因親友監
生向昭來便敢此致書以問以謝伏冀同心協[illegible]大展素
懷共終[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至

再寄王祭酒廷貴書

自閣下履任太學以來不肖因故人同學上詣門下之故九四致書于下執事未往絡繹未嘗缺一字之答豈公事多勞無復餘暇抑情隨事遷不復汁憶耶或文義淺陋固有定分耶不敢料不敢料近聞台候失調小留是吉人天相行且勿藥茲因親友向昭進兒敢此申問惟情照爲萬

復梅文彬侍御書

近承手教下頒存問周至延譽過情區區何人復敢當鄉賢時賁兄愛如此捧誦增感惟閣下清才雅度名實具全加以瞻辱撫復之久經略謀謨當出素有摩台老眼佇俟以覩膺光之四達也伏惟多愛永受華祉不具

慰姚公綬

聞孺人疾午隕門變故伉儷中斷賢淑永逝人所共惜計吾兄哀念何可勝喻不肖即當走吊緣疾病近增門戶無托不能暫出敢令舍姪齎香燭果品端拜靈幃少間却當躬詣奉慰也

慰姚旬書

尊慈棄養內外驚惧況賢姪孝心純至驟罹大故驚[illegible]疾首將有不勝荼毒痛苦者矣然當念家事重大百務一身重闈暮境嚴父閒居必須節哀順變以慰尊人以勉後事[illegible]家空身病未能趨吊謹此勸慰餘當詣見也

復牛廷理書

承來書登誦不置如對語所謂同心之言何其親切有

味如此當歲諸文翰承以爲好卷嘉膺召北上大用貴品可謂不失人望也實深忻慰茲聞行不俟車不肖病甚不能一走送徒翹企於南雲北雁之間豈勝自嘆奉去手帕二方爲途中拂塵之用遠行水陸百惟保練以膺厚祉不具

謝張太守書

竊伏海甸歲月久矣茲喜借廷南來七邑多幸不肖當即日趨詣上覩膺光緣殘廢之軀病日以甚擁衾之餘遂冬當墻坐足未能上謁方切自愧不意既承借日之惠又辱俯問之儀揣分度情實爲過望不才疏慕何以當之謹奉書謝容病體稍踈庶敢詣門上拜不具

答魏孔彬書

間別踰十載彼此雖各有書一得十失中心之藏無由宣達前歲自杭過西水相去伊迩杳若山岳不肖竊以爲疑後乃知携家眷同行當無暇力殊爲快悵平生知舊莫如孔淵而又曠達乃爾四序興懷一歲中常過半又時孔彬時也料得兄職務勞賢雖日不暇給稍間亦當作念念一念矣春未始得廷表寄書凡領曆日手帕之惠知平安又喜一轉階然所喜不償所惜未足爲孔彬賀不自[illegible]汀還數年來失父喪妻止一子又物故兩女皆許適未嫁老病相將壯懷荒落緬想舊遊恍若隔世今年已五十功名道肯不復縈意于嗣之外惟朋友之思日夕悵惘向之所親厚俱若可以界交者今皆見洋與解不復一字見問一進

進之同志人亦以文藝乃之此可与吾孔孟道而已不知
者豈於詩我有不我也今之知于女學文成受教天合之額
是亦序傳世事何足勞神之有貴里人至寒地貫海魚云
令宅皆納福雖固大足令夫時州來往托寄得兄及遠表
二書以復時想平安有師友之愛又為連姻遠道遊若望
一轉語於何欲知不肖之志問時望當言之矣可便不次
示教爲禱秋執事明臨書惓惓時冀自惟保重不具

答白之表書

同年與之爲榮何安着何暇惟乎兄相與之情必與人昔
來書說愛以求天下以僧怕之意拜受增愧白□□所行
不於聲名之耶縱聞居松不久即行又疑□□□之以未
及答□同大足令侯時州來使歌奉問下及□□之書上

遠時望早當一問業於江江又為連姻百惟上致是仰此
後有使毋借書諭為禱

寄芳太守書

廷對年兄閣下杏園之會忽忽二十餘年樓紋既稀音問
復絕緬想舊游者然如夢前此聞華兄下東吳興病中亦
所忻慰而僻處海隅道遠森梓以是不能一致門問安負
罪負罪惟尊兄政日彰民心日仰豈弟君子不失素望足
爲同年出色如不肖飛落疾病無能銀錢何足爲故人道
念蓋因便有外弟州璞東從謹奉尺書以伸契悃之懷以
謝逋慢之罪會面未期臨書勝悵惘百惟保重不具

寄姚從弘

無以爲以爲知於人非得□爲動与各公閣下不衆人

況僕乃復假借辭色於庠疾陶湛之際情疑□□其見處
之厚出於尋常萬萬矣別來想念飲食弗忘然既受愛於
人則意之所到宜無不言者夫人子之於古人謂之大事
故言語動靜飲食衣服居處事物凡出于其身者皆不可
与平日等有親喪而与平日等者則謂之不孝有所与處
而或其不與平日等者則謂之不仁蓋人各有視也厚于
此即厚于彼也閣下執親之喪宜無不盡不備猶以是爲
古者處閣下移于風土習俗而有不自知其然者矣之久
近所不敢知而終喪之制不可虧一日所厚者也要其之
厚於所不敢言而必言而佛事之作所謂言也門戶
名務之須所不敢知而欲宴作樂可言而言也况其服之
內又有言之所未及事之所未形者閣下其熟處之閣下

文高而行古才美而器保兩試春官士類咸識其名此以
閣下之忠厚誠恭有以致之也若夫則吾猶人也豈能足
以□□威名哉閣下其熟處之僕前月已除令弟從二三子
弟卒業於家以爲後舉年父母及弟冠年俱獲無恙弗勞
留意惟閣下盡所有事以保全令德是望

復岳與化李方書

來辱承恭府之惠存問不肖病體且云孔宗文庠陽之行
及與中葉先生五倫詩并手教徐[?]緘如覩顏範惟先
生宏才碩學高節全名受知
先
朝超居
內閣謀議密勿贊□□其於天下之事固皆關懷應
恢恢乎其有餘地而□□之務其所處者或等于□□

高全不能自下而彼之形亦意忌者自不能不致雖趙孫
之於廣漢陳壁中之於程王下皆賢人君子而意見所
在撰武如斯况餘人哉先生出自台輔人所共聞固非一
命功成之比但恐有牛僧孺之行而世則無柳公綽其人
也大抵名与分各有一定之事而禮義乃君子所以處名
分者也名分僭則公虛不行禮義失則肯論不与未有違
禮義名分而可以稱爲傑者不肖無似忝與先生同以薦
進而榮
忌違天承來諭有嘗自知之言致歉仲副况以澳非謂瑣
屑之語足以相衣于先生而賤躰近益增剩孔宗文與中
兄爲轉語尤幸相見未期臨書怏怏

寄陳彥章都閫書

家童回承　書線者之患始知浮數政之
命功名富貴至此可以爲難矣平生出處進退大義炳然是
固朋友之所同望而荼檢時用之詩意或未陸何邪當時
用爲閣下不滿邪此後湖山風月當盡入尊紐禁停粉陟
了不相關從容佚務閣下遂爲東南一偉人矣眼中所見
于時筆者復誰似哉步閣當探豚歸臺酒爲戒寒軒賀其
始有主人也茲因次壻傳給舍人姚麟赴司教此中亦辭
幼孤貧弱此來還有難色已具一書話堂尊王公倘蒙念
及凡經歷之地百惟預照并賜發遣感德萬萬

復沈啓南史明古書

承來諭文變之作甚美事非二公其孰能輕任此旨無忝
無忝事關數大任者無餘力當纖議者與全名海內百二
十餘年英華氣節畫在其内必逕稱先揀擇數十年之精
力乃可言倫章毋以述而不作爲易易存首引孔子文獻
不足徵之語極是悼惟則所謂文者皆自學行中來不在
乎文章末技之班班者其義例所關必當有大規模大綱
領如古人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取舍刪定斷自至公
不必恤乎好惡而徵辭假托以爲自防之具一與所謂無
關爲違惟文是取者矣不乃呂言僞道異端竟錄前孔子
所謂文獻固若是耶附入本論猶不足取而墨行儒言則
僞語也乃反取之若不可爲訓而有甚不得已亦須附作
別錄不可　公爲格例也二與生元季卒于國朝其間出
處始終仍防間涉不宜止以生死爲準三與生者不收固
自有爲非欲盡錄其全集不必言者作未終而亦難比史
迁立傳之例也近世堂名别號文字碑碣誌如四舉所言
該若有如待漏院記政事堂記若可刻集郡官廳而文不
彰自應無預何必復言况立功立德立言本一源也豈可
謂自是兩途此言大謬若自是兩途者即非前所謂文獻
矣大抵聖賢之文不得已而作若有之無益無之不爲損
何取于此文古人謂無關世教雖工不錄此編集之大關
不必複出節目也乎兩篇戒識見淺淺承來論狂及芻
有所見不敢不盡所以盡朋友之義耳若執經議禮肆爲
贊詞不敢也不敢也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安呂許清 編集
門人宋祚 校正

箴

胡景心省齋箴

奉親事長孝悌廣矣或非其衷交友臨事信義懋矣或非其誠口語可以文身矣詞章所在當今其有物乎問可以爲師矣知行所致當求其日新曾子大賢一日三省嗟我後生無事不謹罔然無有是爲小人雖省不省何益于身能省能戒不遺不息聖賢同歸終始惟一

存心堂箴

耳目何從言動何則天君定位百體咸輯有入于室或出于門鑒往防來毋爲放豚何莫非仁何莫非義居之能恒始克有脩

省食箴 有序

劉氏所藏有食鼠乃吳興錢舜舉畫鼠齧笋之狀甚爲佳品予慮其事之不止于鼠又慮鼠之害不但如笋因箴以省夫食

鼠乎鼠乎若無得于天地之仁也耶與齒去角傳翼兩足猶不抑循智不同拙有生俱生敗物非物云何不滅方其乃析鳥乎鼠乎毋嫌爾牙毋掉爾舌毋窮爾貪毋逞爾黠然善伴以屬人蟬未棲而已雀鼠乎鼠乎吾懼爾之殆乎君子所惡而小人之似乎

言箴

予之少靜之然多言自幼及今其失屢矣吹愧悔者累矣今因箴以自艾

嗟予小子以拙無設闕疑慎辭隱不揚方其言時自謂無愧惟今惟懷苟其有已斯心靦焉雖悔莫追秘踈致辱不可思性嗟嗟矣獨呼嘆人雖欲聽寧不欲嘆人使之汝獨如乎人雖汝詞誠不汝如凡人有心當汝欺雖有良朋莫我肯顧集中器然自許無所是言于汝明或以戲父母兄弟夫婦滿眾吉人汝出大言滅否人物高談放吊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妄將流言擅論新代勿謂何害其禍將大未行後從古人我師一詞壞發則何達言以行敏古人論事失而後悔言線汝惟音之簡之猶不爲煩今之躁之行田謙謙音之咏之循以俟易今之儡之將將爲罪窮且疾守達可潤翻吉凶禍福實惟其門三復賢模永編行哀銘心刻骨自壯以老

蘇漢臣風偉高道圖二箴

既謂氣象皆幻四大亦空猶抱一號其將焉從如醉如狂若替夢寐世皆以風呼汝汝反以世爲風

卓衣筍笠放山澤之散況乎蓬首垢面汝額蒙之貴況乎異言詭行其孔孟之教況乎嗟夫不義久生不肖非況汝術雖奇吾無用爾

銘

易菴銘

居易之義隨遇而安富貴或易貧賤尤難毋動其心勿違于命出素不矯始卒有定

王憲副紹宗銘

維祖維父克孝克忠端本慎用載熙厥功敢曰予才克副令緒未了啓明用修厥世敢曰予于光斯光紼紃敏辨實正而厲補拙懋劝恨惰惟畏行遠登高庶克用類

潘翁憲公銘

予彼令高與世無競清絕叢開幽居自在易居否在時為久乾幽益驕而士困窮久晝回春否極交泰時圖拆活寬士可大若夫以寒圖易霜降休工雨雪眼恤因故民功其或獨令無施一實如此杜門息游被褐衣蓋彼有令眼既正令語發揮以貌求釋情思恒寡又有機端自焚拊大均手復衛不戒吐水失守凡此數者具銘斯寓居易順命矢心不亡

友仁銘

惟仁之大惟德之全有一於是惟士之賢直諒多聞克己復禮為我良輔久要善与堂堂安宅弗納于邪有反乎是毋至吾家

貧樂齋銘為彭志文著

甚焉之事處貧尤難俗士謟疾君子甘安無玷于身無愧于志俯仰自如優遊欣豫簞食瓢飲陋巷絕糧樂行吾哲足世弗偷

許幽官存仁堂銘

積我生由天地之德輔相栽成聖人仰則違此錯枉貴賢之施月抑而扶弱莫為体此仁術疾痛如在庶幾持恒以小參大

存德堂銘

德之在人曰惟知行既知無功賢其利成既顯而起敢怠於仁執達不心敢倚于身一日不力危殆是由多聞缺疑多見慎殆勤修顯微□文不戒轉則弗舍敦王持盈庶幾存者習與性成

慥軒銘

臨川鄧生顯以慥名軒求言為發余作銘以遺之

篤實務勤虛名者忘篤實者成虛偽者敗勤而成余敢不恒怠而敗今可忘戒維言行之相符斯聖功之有在

緩齋銘

居上以寬緩式近之為學有序緩克由之和柔令義我斯勉力弛張失成處此戒惕嗟乎哉事煩適達百務交切急將不理速則未達故規步而徐行庶有補于吾拙

陳文用侍御義庵銘

大義之族古靈之傳越維祖考世德象賢嗟我童蒙孰貽哲命於昭父師啓之以正迪執不怠無敢驕矜于斯未信若效名事物勝衆內昧蒙昧巧偽並進乃益蒙蔽惟己之昧未此蔽人參正之教日發日歷先民有言不失赤子故戒蒙蒙復我家始

存若銘

天德易失人心易塞靜存動察以戒門之

希菴銘

惟天降衷智愚惟均為賢為聖孰合其原由困而學由強而利庶幾中行以入以至其知其行其務惟何復此原降

□杖不扶勇[illegible]

竹杖銘

吾不如杖亦于公身杖于[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以鋭安也何有然恃以為力不若[illegible]洛彼何曲待
我方直倚有[illegible]者不敢忘君子之德

貞白齋銘

揽[illegible]不屈涅亦不淄吾所故棄吾[illegible]而[illegible]人伊何弗回
弗厲以出以處式全其故

虞[illegible]銘為高会集之安時習

士靡常業乃若大夫府常識用弗識吾[illegible]吾戒未集
敢銘于廢惟德之一

春窗銘

惟時之首惟善之元具是以生惟德之介出入起居[illegible]
食息無乎成名水莫安宅

谷齋銘為濬

洪纖高下參錯散殊覆載混函[illegible]見其有餘不足此天地
之能容也故道大而萬物生知愚强弱好惡短長萬吾一
視不使其太過不及此聖賢之能容也故德盛而萬民化
士受形于天地承教于聖賢敢以[illegible]德自小甘心[illegible]作仰
惟前言往行[illegible]範模經制曲度無[illegible]不[illegible]文字五千矣
甲十萬退然中藏無敢自見貪賤[illegible]患[illegible]形不得其
平乎亦不鳴横逆反加頑嚚敢枉自反而縮乎亦不往[illegible]
散似是而爽實非一剖之[illegible]終節[illegible]金光納直吹
[illegible]從頁伏[illegible]不同當法當戒[illegible]

不[illegible]中古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其乃有廉有容德乃大又云有[illegible]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敢銘吾齋以祇弘君子之道

紫石君硯銘

毋鈍方以傾毋為負以行毋矜示之色以炫示形温潤栗
然故君子大成

如愚齋銘

衆辯獨默人指為訥群競獨休人指為柔[illegible]或時訓[illegible]或
時語樂[illegible]其似以愚自與

浮梁戴先生琇號毅軒因為之銘

惟毅之義從豕從殳岳然有執同名異趣正用則成邪用
則敗功利以畢道德以大質以木訥輔以弘剛任重致遠
仁道孫[illegible]

方洲草堂舊井銘

惟源之澄惟流之清弗淺弗崩無洞[illegible]用之以利生贄
和載乎子孫其永承

無逸齋銘

禹勤湯敬克由以聖桀罔紂狂天祿乃亡維周有王克自
抑畏旦陳訓典式克以世安處惟君服勞惟臣君敬作所
臣敢怠身四十強仕七十引年勤[illegible]敢[illegible]于天亦不
期驕[illegible]不期侈夜寐夙興慎終如始

文

鯤魚文送關秀才還[illegible]

關君[illegible]隆從其父官海鹽歲癸酉會賓興之其將歸應有
[illegible]試太原王建樂出祖于海濱清河張寧進曰昔司馬子

只以才氣自負周遊歷覽足跡不肯一日休登龍門探禹
穴浮衡湘踰淮漢過大梁弔楚漢之戰場遊巴蜀登峨嵋
之高道觀夫子遺風於齊魯之邦山川壯麗化入文章故
其成足以雄視千古令予之抱負不可謂不自重也觀乎
海者難為水其來乎茲登高望遠猶非一日驚濤怒濤傾
倒天地飛沫旋波吞吐日月天吳海若罔象馬銜蘇蜺之
類相與軒豁廓衍於倮人靈鱻之淵藪誕惟百出足以盡
天下之變其接乎目而經乎心者有助於予之抱負乎吾
聞海中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非賦形亦
也精久然耳見則天地晦冥入則宇宙廓清撥剌則群山
震駭噴沫則百川漲溢然是魚也未嘗輕為群易棲特居
于北溟非力不足也須其時而出耳使其積之未久而時

七

弗遇則必潛乎稠淵幕蔭之地游于蠡壑析木之津必不
至如吞舟蕩水而為螻蟻所困也必不至如觸觸蓄樊而
為鳥鳶球脫也必不至於貪鉤餌而投任子之鉤也必不
至於膏為餘而雜于公之指也必不至於逆流而上而為
鈔鯉所食也必不至於仰首長鳴而求他人轉之濟波也
必不至如鯉鰍求活而乞命於斗升之水也一旦扶風雲
奮雷雨鬐鬣翻羽化為大鵬則將海運而徙於天池摶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其身乎宇宙其運俾造化其積之久故
其化也大其出之時故其運也神是物也一志于齊諧再
傳於莊周三見于李白之賦自唐至今越世既遠烟雲成
浪一何其寂寞也宜博今之士如莊李者鮮而逆滅其事
乎其中物化乃不常而不拘於以海乎宜其出時所動特以

介然而假托其名乎噫是又不可[illegible]清江之生也
水之洲有異物出沒於其中[illegible]之質生于此也予歸
道出其地為我持是說校諸[illegible]按之[illegible]而促起之仍
語之曰大江北上有龍門焉過此[illegible]有之勢可與摶
扶搖而徙天池矣毋煩復至于海而為斥鷃所笑也

招衞容文

道不同不相為謀此善惡邪正之辨也非以其迹言也拘
其迹不原其心而曰謂之不同則非矣非聖人意也然則
何以謂之道曰道猶路也適之所已矣縛予謂之所行也
視其迹則是原其心則非是吾所不與謀也但其迹則非
原其心則是是吾所與謀也故心者道之所由行然者時
之所因亦以其心不拘其迹而同不同見矣故聖人之

八

善惡邪正之辨清乎所謂迹也若以其迹則舜為聞[illegible]
為康夫望為釣叟武丁為胥人傅說為築[illegible]
其不同若此宜其前之無以詔于後後之無以續于前今
乃詔而續之是豈以其迹為哉誠使數聖賢出于一時則
將操仟業同將以頁其行道之大行其不至于行[illegible]
也昭昭矣然則因是而可以終化乎哉曰[illegible]其水出于
山谿勢必經于涔涔之間此吾所謂迹也非與其終于此
而已也客有旅寓于市者讀書好義自異其業以予為難
近作文以招之

新詞

滿庭芳 近歐堂韻

紅杏花深香行遍凡芳[illegible]年年風縱橫禮樂人在鉾[illegible]

中殇宛門墻數仞相逢不必話佩匆匆因何事終嘆時珪問新
會又成亡
歎離情值况天涯海角渭北江東且重斟別酒謾趁征篷
今夜扁舟泊處針陽外數點歸鴻黃昏後半醒半醉情夢
兩相逢

臺雜念 送徐太守

堤畔少年半珂鳴玉馬燭隱雙旌看道番行色聽緩歌
舞絃緣直水般平鏡一似光明天隨節後頒到底不負今
名 堪疑處人都道此去登金步玉身住瑤京悵時望北
極英鵬南征世間事惱人情懶絆又無憑[redacted]自王孫草
綠侍綫歸程

玉燭新 送周大尹

滿滿蹊雨歇陡著老涼肥半秋時節盡紅程隨江風吹岩
草青蘋黃葉仙郎去也帳花縣清琴閒絕疑埋處晝烟
霄人在九重
天闕南雲北斗嗄見兩白史黃堂埋沿心切功名激烈說
滇惱枳棘鸞鳳棲肩東閤漏洩香
紫誥文衣旌別重整候春水帆歸明年三月

謁金門 送李章史

禾黍熟秋滿江南江北日照東驪人似玉早西風黃菊
天路雲程行太促去時忙歸更速今夜盡船何處宿楓葉
吳江曲

掃花遊 題君松壽仲德呂府判七十

歲寒日遠篩桃李階綿幾番衞柳縱回孤負蓓陶潛歸晏

故園有松子成陰當取孫枝左組從今後更苔仰錯根臨
岡陵似久 榮與枯相偶歎丁步無處秦封何有蒼舟在
石便丹楹廣都深果還朽但願今生本化絲蘿附守共攜
手東風玉壺春酒

風入松 送譚大尹

海棠紅退紫烟香佳氣轄靈玉人半攬青驄轡行還驛
步驟生光 起梓清波行色冰壺寒露雄觴 翩華未白菊
花荒益雨 端重陽西風不與東風轉天留取可腳春陽借
問嗟程何處碧梧紅日高岡

鵲橋歷王子敬龍白竹壽陳孝章館

蒼玉玲瓏淇園一夜霜飛白舊時頭剃肩瘦鳥絲畫
素帳斜瓏綴枯面骨還堪惜坡仙妙筆對做僕鉤竿 記

蘇武慢 金蘭

弱水真精南州高品流落楚皐湘岸帶帳錯翡翠帶魚粉碎
為不盡雲均然舊羽滿滿茱萸掩映黃瘦尚初相見記當
時傳報咫尺早已遂同心願 似誰將三尺芳菲林秸
葉把九畹風光換從今契合世路交情指一筆都勾斷綠
幾西音佩紉中名詩當酒堪同薦借教人東抹西金都不
改舊時疏淡

蘇武慢 送李致仲歸分宜

桂殿秋香杏園春色不負潯陽才子遠籍金閨聯班彩署
日近紫闈
丹家走馬長安鳴珂故國瑤編楚山吳水恨不見禪騎昴宵
逢人處曾相許 六借與東海雙鳥南州一騎桃李河陽

百里私兮心勤作科政拙弄今古人能幾好事多磨終雲
易散花發又遺風門是誰人又唱鐃歌鶯花蝶蜂風起

齊天樂 為同僚送李載韋

東風吹盡薰風度天涯又驚春暮花落東墻草深南浦
點出愁人路一般情事萍水相逢家山何處回首舊游時
節日許故人去 飄飄行旆南指看臥轍攀轅追留無計
四里歌謳兒童竹馬變作離吟送步悲今憶昨歡數載同
官幾番湯別後襟湖又知逢若箇

穎蕪遮士民送李載韋

此楊花謂楊語咸依依無情鬧聒春光去心上眉端愁幾許
方攪離四鼓發鳴雞曙 望長亭臨極浦桃李門墻傷心
處都如故四月清和人遠已梅子青青猶猛風狂雨

還京樂 送楊太守

羅黃去誰道今來古往人難及看雅懷高度幾多少趣風
波乾沒白髮黃童首竿來門户非前日人早在五馬車長
安陌 悵晴江東去行雲北上西風南雁一色望憶筐海
離程向天涯須送行客想從今名籍金甌屏風表裏留得
甘棠樹春來依舊南國

滿江紅 題碧梧翠竹贈李陽春

一曲清商人別後故園幾度想翠竹碧梧風采舊遊何處
三徑西風秋共老滿庭涼雨春都過看蒼苔白石易黃昏
愁無數 嶧山陽其水路誤佳期空跌蹉歎舞鸞鳴鳳歸
來渾笑今淡過如西州草漸迷當作江東樹且留取素琴
候水綠盈相和

臨江仙 送黃二尹

天上歸來頭未白急流勇退應稀田園松菊正芳菲隣翁
社友笑稚子牽衣 忙處人多閑處少知誰是誰非江流
東去鶴南飛我松人不見桃李謾春輝

鳳來朝 送鄒司訓

碧草黃花路悵西風夕陽晚渡宜情離思靈時都起新苔
足信舟人去 萬里雲程高步望中州片帆北度問幾時
重遇聽木鐸聲來處

念奴嬌

三月廿四日孫景韋于景彥邵付某王瑞之錢文
傑濮欽馮彥恭湖亭其地有林泉之勝醉中即景
製念奴嬌詞發諸公一笑

筱春天氣算春色二分二分偎縣蝶蜂鶯情留與處偏在
殘花剩柳風雨相催陰晴未定不管人憔悴鞋痕袜去
精神還在否 是誰將兩山佳麗更胡深秀收歸庭牖前
筆文章猶來吟咏算誰家曾有良笑臨軒喜人生又是一
番開口浮雲春夢此情都付杯酒

點絳唇 為沈履德題赤壁圖

千古江山舊游人物知何處星稀月樹留下傷心句 枉
費功名冷被閒棋破真相誤今宵風度不比忙時箇

鳳來朝 送李載韋

桃李河陽路歎玉人去時秋暮記惠風華月春深處最苦
是離亭雨 聞道
上京殊戶掃公事半留台座待向誰告訴暫借作海隅主

玉燭新 送宗礼大尹

溪山疎雨後正稻熟蘋香晚秋時候悵人在畫船天上百里清風雙袖孫琴獨鶴笑去日來時依舊門靜悄桃李河陽春來樂番有瘦封書寄向天涯問素月姮娥有人知不涼畔易梅喜六職相宜四民齊厚郎官列宿笑枳棘鸞凰偶倘看此去紫綬金章從新拜受

迎春樂 送柳典史

秋風暮雨寒江曲掛帆盡移舟速想春花滿縣連東屋說地美人如玉案牘時清簾事足樂贊治盡堂紅燭萬里去朝天自有恩波沐

還京樂 送吳縣丞

秋風起一片晴雲萬里人遠去正近黃花節嘆時聚散相留無計羨此行清麗吳山楚水縱橫地好記客程驛館盡來時行處鳴珂振珮過黃金臺下煩君為問當時故人去住登金步玉堪期望天顏咫尺丹陛休孤負太學育材時恭封佐治早促歸蓺英教人頻挨旌旆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海昌 許清 編集

門人 朱祚 校正

序上

轅門夜宴詩序

正統丁卯秋溫州衛陳公彥章以兼總浙西戎事及恭於歸道經海昌屬地時邊土寇平公推向慨衛置酒帳中恭延致故人文學之士相與咨決時務以圖後舉頃軍中無以為樂分韻賦詩得若干首命曰轅門夜宴且簡成帙以行後一年公且至出以示予求為題識予嘗記宋慶曆間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文忠公賦詩略曰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公不樂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晉公席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未嘗如此令聞於乎歐公豈自為身計哉亦惟盡其衷而已耳今觀是編之作若雪溪先生之渾化自然雲壑先生之嚴造有法孫素菴參政之老練不狡岑雪崖之格韻清勁與夫凌陳諸君俱有述作悉壁所長公果不以合闈外之也柳西郎又聞公之先將軍都督荷國恩厚傳襲至公是休戚之臣也今日倭夷何邊諸道兵未敢安枕公未嘗少釋于意此正文忠立論時也第恨不得列坐其次以聽籌咨諸公相助之言何如展玩無似赧汗頰而序其後云

送徐舍人之京序

海寧衛千戶徐君既授厥子宦以家徵請襲予
朝同寅老長趙嘗見禮重者乞予文贈行予聞君之先以
馬上致功自曾太父下委身于
國者累世矣今君方年少嗣職膂力既強所謂馬上致功
之略必閑熟之無疑第恐富貴逼人其於委身之要或未
究焉請因是告之凡為將之道大略曰仁勇智強四者而
已仁則公而有恩勇則剛而無虐智則明別是非而足以
有謀強則能勝重任而足以致遠公有恩故下無怨剛無
虐故下能親明有謀故不為讒言之所惑任重致遠故不
為小利之所使以讒言不惑之心而待無怨之士以小利
不取之恩而用能親之人平居則明之以信有警則執此
以行雖秘文之節制在所後矣故君子不以得失利鈍觀
人顧自致何如耳震此行高車駟馬可計日待誠能深念
予言与予所不言則乃祖乃父之功烈又當自足下廣之
予不佞敬書此為叙

林節婦無價珠詩卷序

無價珠美節婦也節婦為吳興王景暘之女年十九適里
人林英方九日而林竟以事死于官節婦誓不再從未幾
其婦亦以孀居頓守家法迄今三十餘年所志無愧其亦
希世之君子乎里之人多詠歎之久而成卷吾師雲壑先
生題其首曰無價珠友人徐文裕以甥氏之故請言中其
義乎惟天下之物可寶者纔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人皆嘗
而有焉獨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雖什伯千萬金曰欲之而
不可得今富家貴好事者必不惜數十百千以貯玩樂然
閨門失禮往往希僥望寵名節不如凌物所雖鄙所有不
可得也夫以富家欲鄙所有而不可得則中下之家所以
得此者豈十百千萬之致耶蓋非不可得其身不可得其
心耳彼珠翠可以悅吾目文錦可以華吾躬子女可以養
吾生婢侍可以足吾用不此之取而乃甘于饑死溝壑者
何也不動心也惟其不可動是以不可得昔豫讓為臣智
伯死無後吞炭漆身伏橋塗廁必欲報仇而後已斯時也
使襄子購以千金之價果可易其心耶噫智伯無後則豫
讓之忠無望于智伯矣林氏無子則節婦之心亦無望于
林氏矣以無望于人之心而視珠翠文錦子女婢侍吾見
其雖多弗為美嗚呼節婦一女子而能守正不辭化及宗
奈使人擬之於無價彼漢之楊雄晉之嵆邵唐之王魏宋
之荀彧之類徒以席珠待價出事其君一旦變而易辭嗚
無愧怍當一婦人之不如尚何足以節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之難能可見矣無價之珠豈過於哉雖然婦人以身事
人無之同生而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必至於亡斯可
矣文裕其勉之他日必有為立傳者

荊樹春芳詩序

同邑劉公韞將出贅於外兄公瑞處其杜行室且遠於父
母兄弟置一卷題為荊樹春芳求辭徒言詩以規助之微
文重其義予惟觀之之心人所同有孩提之童知愛其親
及長知敬其兄純一無僞之本心也以夫情好更相欲欽
食欲衣服欲富貴心雖未嘗出與兄弟供何也欲出於
己也及乎少艾之欲一萌於時而雖有飲食衣服富貴不

弟爲無故必思與焉丁但何也昔之欲吾所自欲今之欲又生於欲欲交欲則亦引之而已矣欲或不遂然後分門割户思濟其欲甚至裂兄弟與仝人骨親親之恩蕩然無復存者此無他治家無法而私欲之情勝也今公韞家教有方累世同爨爲海塩望族稱節椽斧斷不生于謝氏庭下今而後欲將熾矣尚思古人無欲之意未始無也則思宜之宜而猶未能也寧欲所自欲而勿使欲又生欲庶幾親親之恩不昧而荊樹之詩可用之鄉人矣雖然田氏之荊欲分而不果爲有欲分之心已不能善其始不果亦幸焉耳君子爲道宜可幸存乎哉若始善終斯可矣公韞其戒之

送俶把總怡輝序

懷遠將軍臧君以朝命提總浙東海道及期將代還海寧衛昭勇將軍王君緝以同事之久遠致書于手徵文以贈之且曰君蒞政不苛刻不縱弛上之人既以才任用矣下之懷其德者亦以其馬然則君其善于用武者乎人之談武事者未可與以威克非嚴猛無濟繇是諸道兵未迫于外而勞于內者亦以矣不知彼倭之種落竄居野島不達中國事且不安者約束既無南下牧馬之師又不敢有西向攻馳之心只以巳而乘閒掠民傾財以蘇殘喘耳譬猶狗鼠爲盜雖其猾黠不過襲人不意善兵者惟設險謹守之而已守之過不嚴非守也帳下無怨士則內固守之過於寬非守也將士無惰容則外捍內固外捍而猶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對壘相維保無咎也今彼[illegible]將軍欲不苛刻又不縱弛善恪使者笑比若也[illegible]固其外必恤所謂未迫于外而勞于內者亦無矣雖然將令就信所以守常設險謹守所以解紛兵家運用之妙門不可以小勝敗爲將略之全尚當立定[illegible]功以成其大者對將軍之名不特見稱于浙東也予未識君不能盡其長姑以是復吾王君云

送怡上人序

自佛法入中國也漢唐宋元及我
皇明上下千餘年根株既深枝葉益行排之者雖屢而歸之者愈衆皆之者甚鮮而求之者愈力其爲教焉固難能也如此彼歸而求之者固宜與之盤旋其不歸而求者乃亦與之遊不舍則釋氏權於人者必有可愛將不以其道而以之其所居清雅可憩也其言語和悅可聽也其行止優游可近也其往來無予男婢御若僮之有內外其交際無矛盾刓職若小人之以勢利是可愛者也是不歸而求者之所以與遊也邑有大刹曰天寧古稱多聞僧有號印庵者始繼其舊而增修之寺益崇顯今年冬府司以其徒怡庵主之所與遊者徵文以賀予嘗讀韓子之送文暢者矣又嘗讀柳子之送文暢者矣韓子告之以道也柳子贈之以文也文固道之顯也若柳子則不歸不求而與之遊者也怡庵當入座之暇徐取二儒書觀之則知諸君所與遊之意而吾所以贈子者亦在是矣若夫秘密圓通有可以證無究竟者則有不立文字者知之吾固弗能道也

物外心詩文卷序

存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聖人以身爲萬物之則故凡宜下大小幽遐顯隱必本於吾心虛靈知覺之運行然後舉得其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者也自夫世變民瀉聖賢之道不行君子任於物故勞而不息小人役於物故弱而不返勞者弊而弱者敗尚其事者始有物外之思焉其心曰今夫水止之則清危之則濁危不止則久則淌清其本而危之濁者物使之也其於人也亦然內拄其精外勞其形而明神耗焉疾病生焉且人之爲人也亦其合者兜其事身先人者憂亦先於人上焉者聖賢是也吾知彼乎哉下焉者則役于物矣彼如我乎哉曲肖名大賓功名楙指問吾何以此而揉吾心哉恒當遊從于胡山風月托與於書畫文字寄點於斯而不泥於斯人知之然人不知亦覺之世上事与我了不相涉物外期可久也云尔而已上清有羽士揚姓而號懶春者年青而行恪貌恭而氣完善畫水墨山水壬戌中來遊吾鄉與父黨劉仲通善既而別去者幾十年歲己巳復見舊遊相見歡如平生仲通書其真能外形骸脫羈束如其言遂製圖成卷署首爲物外心歌五七言詩以贈之謂予當相知退使爲之序

送趙時英序

賈誼以少年遇知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梁顥年八十餘始得唱名及第而已豈古今人不相及或果懸于天而具於命有一定耶抑偶然耶使賈誼以既得爲命而不復致力則誼之名不如其之久使顥以所失歸之命而遂無其學則後世亦無[illegible]之故而亦天之[illegible]者歎今夫七八月之間旱爲暴若天[illegible]雲之心[illegible]雖同溝共井猶有盈涸之異此若[illegible]然也而乃謂天之禍福其可乎夫天于授形同大法耳非有耳目以傾下一小進退而憂喜之乎天豈明人乎哉姚江趙時英年富才贍經明行脩進而失擧退而喪父不數月而波回祿之災自其已然者論之謂之命可也自其未然者論之則遠大未可量雖謂之偶然亦可也今年春同適吾地有[illegible]文章[illegible]于文以贈[illegible]歷[illegible]及下[illegible]白屋不[illegible]間[illegible]事之偶然也不足爲終身憂爲未逮于梁顥則八十以前皆吾之歲月也何傷哉予與時英有一日之雅故述所遇之同者以告冀其欣慰而或信之也若夫數徵之美資主之賢觀人以所主与其所爲主則見之矣吳[illegible]

晚香亭詩序

治籬種菊之外今菊譜所載至七十餘種須見豈門老圃言華有數[illegible]者豈時好之異而風土亦移歟吾友王君宗愈讀書識理尚善吟詠常樹菊別[illegible]中種幾百[illegible]半好事者題其居爲晚香亭當夫衆芳[illegible]之大夫若團拱者俱謝消歇此華獨能以如許之資傲睨寒廼行風霜不爲[illegible]晚露改柯易節山林丘壑養才[illegible]印者何限其[illegible]不知與幾十百思食其味思[illegible]

有用於時玩其華思有貫于身誦屈原之騷則思忠貞識東坡之賦則思困伏其窮也思益堅其老也思益壯凡所以聲於心而起于思者豈止傷遲莫驚物候而已哉此君子所以善觀物也雖然養材勵節吾所當爲必托物而自見者蓋將有所同也苟才未養節未勵而徒口菊哉菊哉何取于菊也昔韓魏公九日與僚佐燕此門有詩曰不羞老圃秋容淡更看寒花晩節香識者知公莫年之高然不知其何學何事始能爲此言也賦晩香之詩類擧此爲宗勖勉餘何益于朋友哉

松庵序

予自領擧北行與文雅姜君別去者幾三載歲庚午復訪君于家拜君[illegible]于堂下出其子承祖侍席且止于宿曰與論及家事覺其端通謹厚君老于變故者于善而不衰且日持松庵手本示予潸然流涕曰此先君之所自號也不肖祇奉舊章式懷遺德于何以教我因謂之曰子先君子所以名是松於所居者亦深意哉始自書榜哀敬拱把日積月累於斯藏焉雖冰雪荐加而木未不摧者培植之深滋養之久然也使有賤園丁者損其枝幹認其滋液加之蠹蝎而斤斧爲難盤根錯節解不爲爨下木矣人之於家也亦然知其然也以詩禮爲根本不亦固乎以兄弟爲枝幹不亦茂乎以常産爲滋液不亦潤乎以勢力爲斤斧而遠之不亦安乎以奢華爲蠹蝎而去之不亦裕乎以誠敬爲元氣而貫通之不亦善乎故供此無內荒歲無饑饉內無離叛外無橫逆而家道斯盛焉此先君子之以松自比子之見松以思其親皆在此而不在彼也否則會見其在草野中耳於思親乎何有而今而後尙克慎爾栽培成尒傾覆養才於家利用於國他日有良工師者出姜氏其爲棟梁也乎又進撫涕而起頓謂其子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小子其識之

送邵先生序

自小學之制壞而童子之師往往爲人所忽易謂其授之以句讀非吾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居是者亦[illegible]乎自小弱敗以古人之法公傳道之者鳥乎欲人之與乎從也雖夫三代之時家塾黨庠術序之教大備而子弟無不與於學者亦惟養其小者以致其大者故易之蒙正詩之有書簡之具訓周之詁教未常不於此而拳拳也聖人以爲童蒙幼沖氣習未成自貽於命必於是而後定故預爲之準高況乎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上下只一理耳豈復有道外之教哉古人之所以教人亦其所以爲教者若此而世且以句讀忽之誠使其能通乎句讀則商盤周誥佶屈聱牙吾恐今之以傳道授業解惑名者反有所不能盡矣何乃以童子之師忽之耶姑蘇邵先生孟白官家子也嘗教授於鄉邑爲家塾孟仁以禮延之家塾先生以道處其位凡五年而子弟無惰業鄉人頌之將解歸邑士朱景暉自孟仁館留行因在友李宗善徵予文頌之予嘉孟仁景暉之不忽乎邵而邵能不自小也於是乎言

送董郎中起復序

古者禮未嘗廢奪情任用以爲久近久久而近益薄

故太過遠不及而皆有乖於生人之道聖人節哀順變稱
情立文總紀麻功恭以為斷而致隆於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雖則以為送死有已復生有節然聖人之心所以
抑太過引不及而恩理節權之制無出乎是荀卿曰其義
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
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魯公
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從利吾弗知之嗚呼以有為為之
而無悖於禮則後世之相從於門外者此其從人之權宜
乎兵部郎中兼翰林中書董君仲魯聞母喪南歸有
詔起復許終制三月畢葬事君進退無以自存哀毀殊甚既
即事有司奏典故曰君弟請釋服如儀君號泣而從之退
即反服苫席居廬不接外事所親欲以吉禮賀因勸君稍
出以謝賓友君曰不幸出此坐悞幽明當如子言是固以
利之也子休矣由此觀之則君忍心飲痛以奉時節者豈
其得已哉此仁人孝子之本心也海寧衛懷遠將軍崔惟
正於君為世姻屬予言贈行君以文翰居
內閣首善之地於凡天下之事緩急小大無艱不達者予何
能贊一辭謹祝曰願先生毋以思慕方殷而後天下之事
願先生毋以今日之事而遂忘終身之憂願先生毋以愛
勤致瘁而不為遺體惜公車既行書付從者

送陶永年復職序

維揚陶先生永年自幼儀觀絕人妙達緯象洪武中徵
詔詣闕下歷職靈臺郎秩六品勤勞天事前後五十年
以年老上疏乞歸田里
不許退而嘆曰吾以術業起身備位靈臺監觀驗書圖所
宜然但以蓍景候命符于天紀以干政典夙夜不敢自
違今既不得
命請歸獲罪以報
明主其何説之辭予始聞言而悲其老之不得歸終負嘉其
能久於用也夫皆象之官不難其術難其人昔者高陽氏
命重黎司天唐虞至堯乃復育其後及舜攝位禮樂工刑
納言皆有所建命中熙儷羲和之官不聞別有所舉當時
冊書直曰在璇璣玉衡而已夫自高陽以至唐虞其間人
才起絕而代後羲和之官一執事而已然竟不能不育其
後卒不復更置其人是因以其術為哉聖人之心以為敬
天勤民之責非世守其職者不可驟得其人尤必使之久
于其事而後精且信也況天地之道闊而靜紛淺達宜亙
為異同尤非所以寧二神人也然則永年之不去也宜矣
嗟夫諸雜底績恭用成功此聖人能事豈得人人盡然哉
有取之以術而不得其人得其人而不當於用當於用而
任使之不久處從而遊退之皆不可也吾於是又不獨為
永年喜而更為賀

送張同知序

發蘄以治行著稱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人謂其能小
而不能大蔣琬有社稷器長廣都縣事不治人謂其能大
而不能小遂以器局各有定分而相避於無功之地予謂
蘄琬之辭此首相大臣所見言非臣下所當引分者也夫
治無巨細要皆為民立無難易要皆盡其心為事有不

當吾力則亦勉於力而求無愧乎命不已焉以獻祥緒云
慨慨乎若有餘地哉故斷斷之事非有官者所宜稱也吳
之崑山有張君元隆若谷德中舉賢良方正初試為按察司
照磨既又為順寧仙居尹所在率有成績治[illegible]最後與今
年秋進秩為滄州同知其職任所詣雖未至於極然滄嘗
之於江河猶科坎之於溝澮也其小大亦各有等矣尚思
其所以為乎此者亦將乃心力無難易其官而引分自處
使人得以小大其才際級以升吾未謂科坎溝澮江河之
不能相通也古循吏太官資相仍自資大者歌小官道所
功者直遠略小大之論反為士君子自期待之物亦艱能
書夫才而暇為斯論哉因元隆行用書此以復秋官泰
安雅先生請

梅溪書屋序

書所以載道也其至者有六經四書之文其言皆弘妙而
淵懿閎密而精純渾渾焉噩噩焉而相為倫與未始致意
於文字也後世不深乎其道而務學為其文且求與並傳
也爰始亦興為高祛陳為新務矜詭弔詭於門戶之外
者日且數人非不知是之難能也其心以為不若是則無
以成一家言而寘喙於作者之列是以尚玄無者其說誕
言功利者其說詭名法術者其說借卑詞文者其說浮移
記誦者其說冗其有不還於道者非六經之羽翼則四書
之[illegible]雖也嗟夫非有道者其能不惑於多歧也難矣故後
世之知道者亦惟矣余觀於屠先生者讀書好古為文詞
自少其所學於[illegible]後地以事藏修所居梅溪之上有元戊

捐投所亦列平生所嘗六經百氏以[illegible]於其中可謂有
志乎學者矣乎方昧乎所從不知處之所以進者其於前
所云何如也或者則曰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為大儒者
乎以為於無所不讀之中而知其有所不當讀斯可謂善
讀書者也則此尤為通儒碩士之所宜言非始學之所而
何以為生之勸哉生歸取六經四書以而明之今者自求
之所當知乎言之不誣而君之所成亦不止乎文字間
矣因書為書屋序

送伍公矩赴武岡序

予與公矩同年又十年矣公矩與予同生丙午而時則世異公
矩以書經領丁卯薦書北行赴春官丙以到於此[illegible]甲戌
以第二甲進士出處同細予無不同之自十[illegible]僧以來相見

甚至有念必相過從有所商為必相可否而從之與雖寒
暑風雨弗為變其間南北之行書問不絕往來議存吾
儕者幾百餘簡披此相視若左右手雖欲去而合之從之
可也登第后七月予奉給事戶中公矩觀政於[illegible]能奏
中朝人皆曰充後等耳公矩不為御史猶當請[illegible]司官比
不獨中朝人士期之雖公矩亦自期也亦何[illegible]經年及[illegible]而
外補道府充出為武岡守是行也公矩猶不自惜而中朝
之士罔不為惜之嗚呼予非公矩之衆人也公矩非予[illegible]
以視為衆人者衆人且年則予之所期[illegible]所悵[illegible]問
邪則然行道將以及民也易及民者莫守令若然[illegible]公知
之文章政事聰明才識感之以誠信隱之以[illegible]之以
仁恤待之以公[illegible]可坐而致則公之為郡吾[illegible]

一歲而轉官外當藩鎮入爲公卿[illegible]武閣一[illegible]不侵
公矩之施也衛子以嗇鈍位衛之[illegible]收藏箒數以下乎其
所倚賴者一旦罷去平[illegible]相告語[illegible]而[illegible]
焉而相叶論者皆無所於[illegible]公矩[illegible]自[illegible]
惜也彼此之情然能一日忘哉雖[illegible]
能群居久聚以盡歲月今日之行[illegible]
自揆者不能進盡忠良坐愧前[illegible]日[illegible]
公矩不以[illegible]我爲小人矣[illegible]其不相[illegible]也[illegible]
之盍惟厥終

送李宗衛前參還天台詩序

古之以言稱贈者喜必相勉慾必相[illegible]必相勖所以發其鬱積達其聰明約其情而歸中正之地故其言足以彰德後世古意不傳諷刺無體稱贈之文不過飾[illegible]故常道引情事讀之不能使人勸戒而又從吏之則不若無言之爲愈也景泰六年冬吏科給事宗衛李君以考[illegible]贈封其考妣越明年春有還淅偉光游至欲動耳日[illegible]其佚游助其燕喜宜有以是導君意者而一時[illegible]之士酒獨即其至止之地分爲八題而歌詠[illegible]以[illegible]終以思遠懷歸雖其中游觀[illegible]適出于人情[illegible]不能已而君親之心未嘗少息雍容和平首尾[illegible]而同歸一成庶幾止乎禮義悠然古作者之用心[illegible]盛之世所以感人心形諸歌詠而同之宗廟朝廷者固如是乎不然何其居今而似古也或有反予之說者曰[illegible]雖非徇欲而忘時者顧以[illegible]情興思不能無[illegible]耳[illegible]行[illegible]若疑其[illegible]而詢使吏何遽也乎以昔仲山甫有行尹吉甫[illegible]詩送之至其末章則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書君誠有還則其速之也亦宜[illegible]退因書此[illegible]詩小序云

送謝世璋序

聖賢不出世而天下無全材[illegible]以一善鳴世者皆雜能之士也是豈特後世爲然雖古亦無不然惟大人君子能以合[illegible]長物故常爲天下保惜人材不使其進退出於人情材用未究以限于不則之罪古之人有愚聞於君廢置于廷當時大臣尤且強欲用之曰誠可乃已此非無見而然也後世之人材遠不如古而保惜之方宜倍于古然爲士者未聞其有愚而輒廢置之偶忘所顧忌而罪累出于不測噫求古之大臣也鮮矣欲人材之多也亦難矣景泰六年夏四月監察御史謝君世璋以事忤[illegible]長官奏入下君理官人皆危之曰都御史猶師範也御史猶弟子屬也烏宜乎不輯不輯則卑者必及

天子雖至明將誰[illegible]辯謝君纔無罪殆不可復也五月所司具狀以聞尋有

旨調南京都察院用人皆稽首稱頌以爲

聖天子寬仁大度明燭幾微故能衛順群情爭協臣下其所以保惜人材出於尋常[illegible]也雖然人材之生固貴乎上之保惜而爲士者亦不可不自惜焉朱氏有言禮門也義路也是禮義乃君子自防之具以此爲防人猶侮之況自過其防者[illegible]侮也[illegible]世[illegible]俱以家學修身[illegible]第[illegible]

成桂治遼陽咸範公以著文章政事固非一善雖能之比而亦豈有心於自過其防者哉尚宜益自慎重思古今材毋曰小以材大毋遊於以求同弗南北其地而緩急其所為以無負天子保惜任用之意則今日之行適為君增重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欣戚哉予友黃君用璉於世璋為婚姻家又為同官樂兩制家詞餞別於都門道左命曰驪馬南行詩屬予序其首因道前說以寄所感云

王氏挽詩序

輓歌之原久矣其流至今三變焉三良黃鳥之詩狂子綿詛序若之語此其權輿也漢田橫死其吏作歌以叙哀一變也李延年等分為二曲薤露蒿里二變也然但主哀死已非有專其人為故有好為輓歌者有善為輓歌者曰好

十六

曰善豈因誰何而作哉猶有序若之消息也自唐至宋始異其名曰哀詞曰誄詞曰哭某人一切頌稱功德以慰生者所謂蒿里薤露之音變易盡矣今之為孝子慈孫者則又裒集成編以顯揚其祖考且為孝思無已之心雖挽歌之原不同其實未嘗不序也王君宗勤痛其母之死錄行狀埋銘合一卷文若干篇詩若干首求嘉[illegible]以題其首為輓章君不鄙予問求為序予故為之其本末之辭使王氏之子孫知所重也

昭忠錄序

杭儒周璟彥充既表粹褚公逸民祠祀人皆樂其成而歌頌之璟同錄奏疏文牒遺文及古今詩作為一卷題曰昭忠所以志

其典也錄成以首序見屬按公自起家以至尚書右僕射直道犯顏盡忠無隱其言諫之見于奏疏凡數十事惟然集一對指陳故實餘皆抗直深切洞觸機謀今讀其詞雖隔世猶使人心悸目動惟大宗嘉納甘心用康大業比貞觀之所以治也及受顧命立高宗與無忌同心輔治庶幾治平不幸遇武氏之變不以力爭置位求微之業[illegible]義然則公進退用舍實與國家利隆替繫於一人事而方其召問時公當與對積乃卻立而還其笏叩頭流血置任所難為其忠誠不能致上有殺戮之名而其幾微所在亦豈嘗樹見至隱若譬氏為利權所陷不果終事然此其所以執節不回義形詞色而直如先隔于度外也當是時借使為宗儀納其言從而不改公亦必不為榮其祿位者

十七

待號況欲使之從之哉公去亦旋踵其間立廢黜陟朝章國典皆若為武氏驅除而啟天下之禍暨及賢水而唐之綱維亦漂如矣御公去者援[illegible]何若此宜其不久而下世也平生忠身殉主至死不變至是而後盡矣傳曰忠也者中也一其心之謂也然則韓瑗稱公一德無二之語乃應公之忠實在武氏[illegible]之士哉瑗傳載公死後中外以言為諱者餘二十年夫一日未嘗一日忘公則亦未嘗一日忘唐[illegible]事而[illegible]一日忘唐[illegible]言而還已也唐之存亡[illegible]故易危之諫復辟之圖時雖不同事亦相[illegible]與公之功亦在狄仁傑之下君子不可以成敗論也今去公九百餘年故蹟猶聞世已不復經公至于表章[illegible]出于樵人士大夫於父母

[illegible]其名[illegible]
一[illegible]人[illegible]根[illegible]閱[illegible]無文[illegible]士之自失于[illegible]
先生者不已其乎予未[illegible]即[illegible]斯[illegible]也頷[illegible]
御

小學發明序

晦庵先生小學內外篇雖曰教之幼稚而[illegible]繫大人之事該天下之務焉夫八歲之[illegible]識未[illegible]一[illegible]聞見[illegible]身不亦及是時其以古人禮義教而授之[illegible]其[illegible]養其德性使經接於耳目心身言動[illegible]正[illegible]少至老凡所當為而皆備于我者雖未[illegible]明習之矣及入太學不過充大其知行[illegible]功也何有然[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自[illegible]學廢遺之任天以付諸蒙係耳嗚呼自[illegible]而天下無良師自此教弛而天下無全學[illegible]不素講而[illegible]物致知之功淺自子弟之職不誠[illegible]之不[illegible]雖或有取于大學然而得失不相補[illegible]不相[illegible]施終不如古昔之[illegible]全矣孰謂大小[illegible]哉先生克戡大任乃[illegible]時[illegible]所法守其書盛行[illegible]有數非一家[illegible]互備授受者未[illegible]擇群言而會萃之[illegible]小學[illegible]既成編歷走南北都[illegible]撫都憲江西劉公[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時[illegible]問疾數以序[illegible]

吳下一布衣士也以其材遂未貴當不足取乃獨留心于義窮不日[illegible]者垂三十年至老不倦[illegible]可謂篤行君子矣

雲程別意詩序

鄉貢士朱孟瑜既領薦[illegible]上京師當[illegible]以[illegible]苟惟今之取士于學校貢舉而[illegible]老成猶有周人首德尚行之[illegible]不專以[illegible]也[illegible]禮部乃[illegible]登進貢士至[illegible]大[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之天子者焉故貢士入成均[illegible]鄉郡[illegible]入太學士之強[illegible]者[illegible]可謂有成矣[illegible]則又有係于人者[illegible]時見孟瑜於鄉[illegible]白與衆異及予[illegible]孟瑜[illegible]終不自且抑數過從于彼此[illegible]相[illegible]人論學[illegible]隨問與之論[illegible]世事[illegible]人而模範不廢予未三十時所不如也使更十年養德[illegible]則天下事豈復有難為者邪是則遲速輕重又不足以論孟瑜也嗟夫名成乎貫行乎乎衆古人所難[illegible]中作[illegible]樂成而告以善道雖[illegible]之什可[illegible]孟瑜[illegible]才士樂道人善諸君子亦有之

綏齋劉先生壽六十序

鄉先生綏齋劉公時年六十十月十九日其[illegible]多[illegible]揭酒稱慶屬予致詞予自髫稚從綏齋[illegible]學問[illegible]多[illegible]矣夫[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哉古人六十而耳順又謂

六十化此見其德之已盛禮六十杖于鄉又耆指使此見其身之既老德盛而身老然後謂之鄉先生而非凡有年者比緩齋讀書能文持德樂義從容雅循言動有則俯仰上下無可自愧者蓋其平生如此習久則閑至是或庶幾所謂順化矣自其躬刑於家而孚諸鄉人鄉之老少皆悅而象之頋其于弟群從數十人樂欣然文和惟所命授信能為杖者而得所指使矣然德在已壽在天無善于己而偶得于天君子惡其不死孰与為壽緩齋德壽蓋全有之此則誠可慶也又其体履康適精神不衰力可獨行事可自獐未須杖以指使合內外觀之真可百歲此樂其始事云

袁公謹壽詩序

平湖袁公謹壽登六十所交諸能詩者皆緝詞往賀公謹為酒食以燕樂之間屬予序予聞壽者德之所由致公謹平生好禮敦行不以材力珎張又數惠儕人宜其多壽使或時事不能相當如杜子美之終身流離為學淳之白首窮困李端叔之中道孤危雖期頤誰老安所取適今茲太平豐稔鄉井無虞門戶康寧生聚饒足耐子琦聰明文學論秀蜚英卓為將來義器壽与德應事與時偕信可樂也是日賓主盡懽恭揄白衣當為公謹致恭而歌諸君之作終之以蟋蟀山有樞之詩則情禮交孚誠導相偕於公謹庶或有助惜予不預此會聊以空言序之

都門别意詩序

怡松大人自雲間來視其子兵部主事賁予京師越茂將告歸戒道途由告別于宗門往來者相与餞送于都城東門丈人一僕單車吾勤言色若不啼諸鄉鄰者群為之語曰凡人遠百里外莫不有憂懷戀别之色况于是數千里去其所甚愛者而從人于堂上乎丈人亦豈人情乎哉客有知丈人者曰主事君性素孝丈人素教君以忠自少以至今日然也隨計以來三間寒暑主事常以親老為念丈人常以不見其子為憂曰是不知能無忘吾訓詞否也是行也見主事君風興夜寐門無雜賓衣食之奉細異曩昔而樂言日至丈人見而樂之飲食言動愈于平昔耳目所加聰聽精微主事可以紓其所思丈人有以無憂于子二去來之間而二美咸具胡為乎以離別為事哉况今承平日久四海為家四方之國者往來若東西州主事終能守職丈人可終無憂雖千往返未止也神州赤縣時行其間老作壯遊云胡不喜乎是賓主相慶各歌五七言詩以道其情退予言為序首

送濮廷鳳詩序

濮君廷鳳系出永興公之後父裕齋先生以經術教授于鄉廷鳳頴敏嗜學涉書史能盡究生徒數與于有司以白衣之于時邑大夫陸其賢辟為掾事從之進詣天官卿公群有司所致吏而公考試之升其名俾承宣中禮闈于部下後歲以祀邑宰吉假歸省行有日焉于是中王公茂望於廷鳳為之介入以諸朝貴各賦詩贈别名曰承恩歸者以序文見屬予惟古道既遠士習日流事刀筆者以文藝為末技業無為者以刑名為餘事儒与吏不相入也

久矣廷鳳以詩禮致身公家卒以有序而帰榮其親誠足以表見于時民望諸公又從而歌詠其才美儒與吏一何其相入也豈德禮政刑其始固常一道而兼総之者固有其人耶或者則曰君子之用其身未嘗無所擇焉或以近小自處非有所不得已必有所不能已之故是以姑從之而圖大于将来耳彼秦之時偶語詩書者棄市欲習法令者以吏為師故蕭曹隱于吏而出不得已也今
朝廷崇德右文百度並舉廷鳳本以儒業而從事于此其心必有所不能已焉論廷鳳之始終㡳不可以蕭曹為非類也

南極圖壽序

陳用登敦頤號静庵南極圖以壽濬之沈先生予亦知濬之者固不辭焉之語曰凡人之壽氣數稟于天順逆遇于時慎承之道則存乎己古稱南極為老人星常以春秋出入于丙丁之次天下承平上下乂安是星明大則人多壽考濬之生于丙午歲適值其時地靈光精氣特有妙合者其稟于天信厚爾未七政順度四方無虞班白之老衣帛食肉者盈天下濬之生子及孫世守先業特亦不可謂不遇矣其平生恭和謙重言動不苟又能以賢佐典濟于鄉人今年六十有七精神涵朗無異壯夫雖其存乎己者足以慎承其所稟遇也濬之之存之遇之壽書所稱者皆能言之至于推繹始生應合之祥而擬諸其形容則用登之前無始者濬之尚盡慎厥身修使好德考終不詭于正論然後此圖可以徵美于好事者矣

翠筠軒序

翠筠軒海寧衛昭勇将軍劉邦彥所居也将軍年盛才敏篤武事雅好文物讀書通吟咏兵輯時平日與群士大夫燕遊于兹竹陰滿庭照映圖史将軍輕裘緩帶坐對竟日儼然一儒生也與之遊者因題為翠筠軒相與賦咏之積而成卷将來求書其首簡嗟夫君之有官承其祖父者也家足而力裕如它人聲色狗馬皆所易致乃能與韋布之士揖讓於俎豆間為吟賞歲寒之樂其賢於人固已遠矣然古聞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将軍所與遊於是軒者皆其人也於書之餘亦時與之講論軍事指畫方略時有用我樂而借諸戶幾不遑于職業而所交之人物亦足以為役之效命也毋徒曰談笑對此君如斯而已矣此則僕之望於将軍者焉卷中書畫各一詩若干首

御醫金文諫陞俸序

天順二年冬御醫金文諫考滿至吏部吏部以文諫非常員特具名以
聞尋有
旨陞正七品俸復其舊職嗟夫此豈為士者之常也哉吏部於內外諸司部署以下黜陟皆得專定一御醫給七品俸不敢輕註授至
請自
上哉其賞且重如此况中世以来仕則期于京官則貴近君天下之通情也然而畢此遺彼鮮能兼其是以清切之地或處于不足孚給之官復懲于外補雖或一二有得焉非

吏懸之餘則亦特達而起否則非所知也文謙早以賢世
引薦繼為近
御
御之官九載之間位望不移于初而俸入特加于昔俯仰恭
清親寵日至世之所期所負者庶幾而致矣是果何脩而
得此哉蓋嘗聞其始祖閎以仕宋為翰林良醫曾祖山泉
國初為醫學正祖剛中考彥聲相繼為御醫宣徽同彥聲
嘗同考試加七品俸門生故人至今猶相稱說孰謂醫藥
傳家至文謙而盡負其始也豈其累世名醫皆以利濟為
心而子孫之食其報者良未已耶然則論文謙之遭遇固
非他人所能並也錦衣衛千戶李君士安等素善文謙求
予文致賀因書此以復且欲增重其感仰之意云

送支中夫典試南康序

韓子謂學患不能精毋患有司之不明患不能成毋患
有司之不公所謂不公不明蓋皆感於利誘闇昧無識者
之為之哉取舍信乎己好惡徇乎時不知己之不足而自
以為公且明也雖有古學古義亦不能中其程度而士為
之病矣嘗見今之較文循章訓字無所發明者謂之典雅
依違兩存擬述陳腐者謂之渾熟斂長補短攏為對偶者
謂之整齊穿鑿附會師心出奇者謂之體認篤根據聯併
為一談者謂之豐贍反是則非其所謂文矣上以是求下
以是應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居以是顯達以是行天下
靡然從風而篤實之士於是始有皓首不能窮一經者由
有司之公與明害之也嗟夫三物之教壞而取士專以文
孰謂本之不修而末亦後至此比且科目之罪主司科目者
之罪也天順三年順天府鄉試聘[illegible]訓導支先生
夫為春秋同考命題其平易者皆難之先生曰近者春秋
之學局于屬詞比事之說割裂聯綴之弊甚矣若更以艱難疑
異者試士是獲射法也豈衡鑑之謂哉自是每擇一卷必
以詢諸同列論定而後舉發一卷必詢其人之行義以為
高下曰雖不能盡知得一二於首選猶足以率士子始聞
諸場屋中人如此及見中夫問之則又曰誠習學者至今
而後不敢復當此役矣嗟夫今之司文自執其公明者豈
復有如中夫者耶識者謂是科春秋得為得士信有之也
古道既遠不能遽復于恒欲於試士之時兼考其行義以
為去留庶幾不忘周人之意而浮誕者夫其人而与之共
事哉場屋固多弊法聊因中夫之行用告主司者之一事

送浮屠歸族序

文中子以佛為聖人至論其教則有軒居適越之語夫以
窮荒遠裔之人乃能鑿空出無以一其法如此非才識通
明絕倫超類者不能爾也若欲充其道必使宇內一歸空
無而後為至則非人紀可行者矣蓋其為法初無所見聞
無所授受無所考則取正於以聖以自持于偏僻
不通之鄉不意能入中國也使入中國當唐虞禹湯文武
之時其人尚存其才識必及必能自革其習以從經常
禮義之中正其人不存則其斬摩盡除逆則禁制分背不
然則亦驅除排逐永絕根本不但如詖殄淫詖之止于聖
闢而已由漢以來世下人亡俟為免于驅除迫逐禁制分
背而無斬摩蓋佈之遇其使然深究本至今不得為中正

之婦非特中國之不幸亦釋氏之不幸也君子見人有一
幸溺則以援焚則以救其不幸者隨則望來燎則望星
釋氏之徒亦人耳今乃絕夫婦背君親無父子其不幸甚
于水火塗炭何見者不之恤受者不以為患彼此相忘不
不以為不幸上者惑于夢幻泡影之空下者怵于輪迴果
報之因為士者不惟不能距闢而反為之敷演偈頌以資
借于其家卒使堯舜禹湯文武之民与戎狄之類系錯數
百年之遠是豈特佛氏之罪為儒者之罪也然則柰之何
哉韓昌黎有曰人其人廬其廬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之令縱未能盡人其人毋使之世未能盡廬其廬毋使之
雖未能盡火其書毋使之往來依利人必四業廬必官
書必六經孔孟諸不与是者皆禁絕而罔傚之則先王之

卷二　六六

道自明而異端之教可漸次除矣寺僧如素与儒者交不
斷酒肉不能持誦佛書不喜為人作瑜珈事近將歸其故
族娶婦以奉養其父母而供賦稅之役是蓋漸磨盡滌
者矣彼學老氏者將亦有聞其風而興起者予韙其事序
以送之

送聞人德夫序

餘姚鄉舉士聞人德夫莊重端易懷抱卓然未偶于仕海
鹽錢君景昭躬致禮幣屈延于家使其子姪師事受經春
年瑤與及門之士皆敦業讓善幾于有成明年將赴試禮
部乃告歸治行景昭請予言贈別予聞德夫先府君為南
京御史綽有風節嘗舉劾大臣不法貶官還其縣尹回遭
德夫從予友吳元啓授尚書經傳天順中予以事禮科府

君適朝覲道卒所司當
陛　奏畢
英廟命中貴宣問曰聞人瑛即是正統年間南京御史否其
名蓋素著者竟以公事沒于外祿位未究厥其有子元啓博
學舉業甚精終于進士平生弟子如德夫不忘恩義者僅
見耳古人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德夫今日能不負其父
師命教它日必不背負
國矣大抵天下之物其所重乎者則其為用也必久士大
夫嘗謂吳純聞人淳朴少質如吾德夫固可當是論哉曾
有如此而不致遠者然自古及今材行不兼隆躬達不同
節此又為仕之通患德夫此行取進士真若拾芥尚當勉
力留念使体用始終全一不背毋帶于所長毋易其故守

卷二　六七

庶幾為鄉國增重也德夫行矣勿忘予日望之矣

慶畢尚勇六十序

休寧吳君以誠拜予方洲草堂致其父廷敷甫之命曰予
姻家畢尚勇族望闕川居家不侈有丈夫子八人長名惠
生者謂我為外舅者子郁為庠弟子負余皆循雅可道今
年壽六十六月六日其始生之辰鄉黨樂其壽康將合詞
往賀非名言不華敢以擒予敬請予聞昔華封人三祝堯
始願其壽堯以多懼辭再願其富堯以多事辭三願其多
男子堯以多憂懼辭然則壽富多丁雖至聖所不能安處
尚勇以布衣一人而能兼是數者而能不侈乎皆可道壽
能使鄉黨共樂伊榮國何愛似事與國且乎廷敷之賀
之也雖然物無終盛事不可止故循環之數君子恒必

慎終慎以答乎天然後可以久也尚勇繼自今宜益善其富必好禮而能散益善教其子使出處皆有聞益重於鄉黨化及國人則和平安佚自足可以令終百歲而以益德高于近遠不啻徒老矣予不識尚當因以識婦卿達吾意

一樂堂序

晉陽陳君瑞卿謹致一樂堂詩文卷於同年海塩尹李君載章平湖丞梅君本潔求予作序予念父母兄弟天合至親然自古及今雖德尊位極者多不能全具以其在天也天固艱人所難必而瑞卿獨得之天下無樂矣然不可不深思其可樂者夫子無撰于父母惟及兄而隶養之爲貴至于兄弟則或相離故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所謂故者非特壽夭禍福之間善惡邪正趣舍一殊則不得謂之無故矣彼丹朱無恔于堯商均無悅于舜管蔡流言而周公惧向雖作亂而司馬牛憂不幸出此雖具有父母兄弟君子能以爲樂哉吾于瑞卿自進士出知大邑廉明果惠優達治體可謂不負所學其兄彥玉又能效忠武弁推禁其親焉有如此而父母不悅焉有如此而兄弟憂恒者乎夫然後謂之具慶瑞卿誠可得而樂其樂矣雖然所貴乎君子者以其能反己自強也自強之至達乎天人瑞卿宜益自克治以求至于其極使俯仰無所愧怍無愧于天而天眷之將益厚其所生無怍于人而人信之則可以廣教育於英才而君子之[illegible]良盡矣若夫義聲譽陟崇高功顯于當時澤流于後世此又瑞卿兄弟將來事於此堂之樂不與存也是烏足以序諸作哉

送李載風還分宜序

分宜李君載章自禮部觀政出知海塩不過家門者幾四載今年春其兄載風携徒于璞來視省居八月然後歸邑士大夫載酒崇敍僧餞于西郊之許尊俎既陳絃管交作載章酌酒奉盈跪進于載風曰吾不弟遠仕致勤長者定婦承嘗之供子姪之教田廬之業宗族鄉黨之好箱無忘先人之蔭水惟吾兄是賴載風笑領而曾背之遂酹載章立舉其右袂而語之曰吾不友不幸早失怙恃無以教吾弟幸弟早自立光大門戶爲先人榮以吾能見称于此吾誠樂之雖然幸益勉力擇其所與謹其所欲無肆毋玩毋自足以私于利[illegible]毋自滿以墜其初心惟公惟廉以對颺天子之休命以無忝遠大惟時時弟是望載章乃起飲反爵俯伏再拜曰敢不夙夜敬領吾兄之戒於是衆皆嘉載章能以孝勸其兄載風能以忠勉其弟相與引滿序曰一舉累觴歌既醉之詩而賡之以礼懷之章賓主兄弟之情優柔哀愉不復知有離別之思已而夕陽在山解攜而發

送沃時望尹大足序

沃君時望自太學生授四川大足縣令將之任念母老道遠肖戚署婦迎就養因及其妻子以行邑大尹李載章偕諸同官及鄉仕者出餞于城西水庄請余言序別予憶弟子時與時望頗嘗相長知其穎敏超越特出䡖行肆筆成章論議英發慨然以科日自許後進從之者甚衆其先君雲庵[illegible]初與其母于夜嘗爲之左右就學此而寔切

切爲無日不在其子也不意造物困人累舉不偶翁遂下世有其道而不得由雖鄉黨亦復興歎况時望之心哉今翁墓木既拱時望始服官政嚴訓不遑慈顔在侍時望盡求所以無忝者哉吾聞士之學古處官當如處家民固多欲而仰事俯育蓋其大者時望能即己之所欲與所不欲與民共之開導禁止使通邑之人皆有以保其父母妻子而無悲離之役則餘事可不煩自理矣若然則雪庵之所以望其子而未及見時望之所以慕其親而未及顯者皆於是乎有得也夫事勢多變人情易流過險登夷未有能記其故步者是故當常思其所未足則慎而無外貴常思其所未得則警而有功虞周至聖德以業大然詩書所稱猶本始其耕稼之述予故特舉時望素所經營者告之冀

其不忘厥初庶幾競切振勵勉力忠孝以底于大有成也若夫名声之流聞禄位之日起彼歌福頌德者所常言何足爲時望語

贈別李公信序

大尹分宜李君載章以名進士出知海塩是邑久不任進士前宰率謹守文法期會下慢上疑事多遅慢不競于治君以經術之學通達之材济之以果敢之力出自村第試用有待由是上信下從翕然称治居半载其子璧奉母孺人至任一嘗過予草堂致考功蕭先生之書曰外祖有命家君新任繁劇爲有一遺惟先生是賴詞氣和婉容止安雅予良異之及坐少頃與論世故皆援文切事卓如老成信爲名家後異予始歎李君治外之有原又因以見蕭公內教之所自時遇朋友輒誦道之第以老懶不能圭公亦未暇再會無幾君有丘壟兄弟之思命璧歸省遂卒學于鄉貢尹吳君宗諧予求言贈別嘗記虞吳候守南海子大隨任尚少能諫候辭遠讒佞其善之卒以終譽程珦滿守南安命伊川先生爲理書因書題額二子從學卒成大儒公能嘗不待璧之陳諫惜在任無淹其人不能教璧使之遠去其父母爲可念念雖然人之爲學亦由其德不可聽予是以古人取士先德而後藝以璧之聰明於學乎業也何有但恐其年壯氣鋭失長任宦恭謹不加驕惰易斷樂動一不當則比之常人于弟所責尤重雖有淵思可顧己成矣璧尚勉力自強務本從德從容厭飫含英咀華以步驟于場屋之間後一再成有可必有勸焉之賀者

然則今日之去適所以為其來也趨庭有期行復不遠何足爲念

再送李公信序

海寧衛揮使厳君仁遠與素善海塩縣大尹李君君子公信来時嘗往賀今歸禮宜有餞邀予爲送行序予惟同官有兄弟之道予經當處以通家教道而奬掖之古人所謂必世講之者此武尹吳君所以嘗請予言爲公信贈宜也仁遠於李君文武殊職兵民異治名位高下自古勢不相能雖於忠宣公在襄鄧遣牧地之谷况它人乎今君以磐敏之才處之以疏豁之度彼此惕好如此君固善處仁遠諸君亦可謂敦禮悦讓之士矣凡人雖甚厲未有不其父而子不悦雖有至敵未有愛其子而不喜者是舉也君将

蓋嘗從容之交而公信之行亦固無憂乎父母之所靳請將相協和不足以成家國之事哉昔袁紹問陳元方曰尊君之長大丘何得遠近稱信元方對曰强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以信李氏之元方也歸有問及尊君者必善乎對矣

送平湖知縣郝士英序

凡建官列職無一不爲民者然勢尊則情踈地遠則分殊雖有事據事幹根柢必歸於縣故令特稱親民而民亦以父母稱之父母之於子無所不愛而必有以勞之無所不養而必有以教之愛養主恩勞教近義勢不可以並行故善鷄有養恩忘不形義訓將著乎然後閑故伊特身徹乎成以全父母之所愛養是二者皆可以稱賢乎郷党間也今之民父母有能庶幾此道者乎於平湖尹郝士英見之平湖時稱難治君能除奸剔蠹旌善别叙平庸役以防不均省耕斂以優不給又不任文吏不煩行從勘報者必親臨辨訟者必共詰凡民之休戚好惡皆預爲之具殆將所謂惟其疾之憂者然其風範峻嚴毅氣凛然下有所犯必論寘如法雖素見容接者亦不肯一降詞色民畏服如家之嚴君是故令行禁止惟命是從六事畢脩四民咸遂以至常供之辦蹤跡猥務無不趨先他邑而集行部經邑無事可問或有不駐而輒去之者民受其境恭如處大厦不復知有寒暑風雨之能苦人義訓之足以資成恩意如此可謂賢矣雖然父與子以天合出于自然外雖其嚴而情固易協于愛令與民以人合咸于有制中雖其愛而分則易逆于歲故求堅于水而終與水一火出于石而終與石[illegible]其本体然耳古人曰母子絶遠所以成其不諧也士英其邑將數載政令之施人亦既知而同守之矣然其所以治之之意人或有所未達焉君思義之所民尚嚴[illegible]畏而行當輕任此其難協防其易離蓋明誠心益弘德[illegible]和裕乎始喜終使民曉然知所意向而相孚乎父母子弟之地非愷悌君子其孰能與之第恐君改興[illegible]擢[illegible]未安平湖之民不能被其成終之化而徒思去後之思也君戒行有日其佐梅君本潔徵予言贈别予與士英交善嘗有所贈也於是乎言

謝[illegible]汝序

成化乙未春吳君呂室人身後疾作[illegible]脈屬出開目手足痿痹更數醫皆投以中風之藥[illegible]之則以之病隨藥進淵兆無日其姻李汝知決衆論延以致於君君視之告于衆曰此傷寒也本證之外所以有類于中風者蓋虛氣感其原正坐産後耳本易治以事急矣夫當先標後本第無憂敢爲吳君保之於是藥一進而寒熱止再進而頭喘除三進而群疾盡去索飲食矣居五日瞑中忽譫語孫棹問亂不寧家人環守如比櫛達旦亦甚[illegible]切其脈無恙而氣色微赤嘆曰我知之矣我治去重衾撤爐以寒雜幔出猥埒啓窓戸蔽盜之甚者有頃病者復開目偁之介女知求子文以贈因憶去年初夏平湖曹君宗陽疑盜致痰形證頗類前云但其[illegible]六脉沈數[illegible]者以中風論治輝以[illegible]無錢予以[illegible]狀察合方治不效

治後事不復求其生公舉問切之順詢其所親曰非死乎用藥悞耳嘗平生厚味快意素有積熱令因驚悸怒散亂而血妄行以經失守相火熾盛避盜之夜表虛風寒固熱鬱于中而不得發豎者見其昏眩不語肌表不甚熱而脈又沉數遂以中風爲的焉得不斃其死于因力主此論投以苦寒之劑一服而愈二疾相似而治法不同吾能致醫道果可以淺見寡謀者爲哉大抵人之爲業惟志所向雖有定志而所向不端終不成業公舉之醫得之暨白先生安公榮榮當永樂宣德間有声于鄉其醫蓋自儒術中來故能洞明古與去古人不遠公舉外父王本敬從託于家公舉因得其旨而又嘗讀東垣丹溪于和守真之書志定向端宜其不伍流輩如此予嘗論劉張之于去疾〻去而本自復故其治先克伐李朱先于固本〻固而疾自除故其治先調養二家法固嘗相通而從學之者則各有弊師劉張者或至于費論執方師李朱者或至于坐占養患公舉質敏行常不執己見不惑群言其視疾製劑當有經權並施王覇互用之意可嘉也然學問無止法工巧貴十全日是而益進不怠不自滿假雖秦越人易與也何患不至于東垣丹溪哉

送鄭經歷序

鄭君在敬自太學生授海寧衛經歷君故家子老成和易有合當治事詳慎不苟大爲上下所稱服風度遠出前輩去歲感風痺疾遂解印杜門不出踰半載移文乞免當道廉知其志又爲文佽〻于迫將許其歸衛揮使見君佁傺佐餞之以酒而留之曰君于居京九載以□□家業書序總不慕富樣事不爲名位少待〻君起謝曰公等意不薄實所知感第念士之所履惟義與命余少有志于仕非雖才不逮人而屢試場屋竟不能切一第以升及有職于斯風夜惡懇不敢怠然事多瞰點病日侵尋此命之所造也命旣如此而猶曰備不退坐廢公務是背乎義違命背義於以倖倖其所欲它日雖有聲譽懼夫不如今日之安也而況終有不可料者哉余甲從苦皆無足賴者世所貴足以供祭祀其餘稍不累于官余歸養于鄉之表而鄙者少而望者衆以其質就事奉其成而以義命之說熟于此于之少學時在進退無愧于中彼者庶幾在此予言時而無所憂君哉君乎於是相與謂其言高其志遂諸當道曰病甚而求予文以爲餞

送平湖縣丞梅君本潔序

漢書謂廉爲吏民之表予嘗以是驗天下同類之士其始也才識無甚相遠及施于有政能否大殊異出材之罪哉廉與不廉之故也夫廉則明不廉則怨敝而昏廉則剛不廉則力屈而懦廉則立不廉則私勝而廢廉則恒不廉則易動而多變是四者作乎心見乎政利病乎下民甚矣夫廉之於仕不可謂之縟節而不論也是故周官小宰以六計弊群吏而皆本乎廉仕有不廉而能小有成者皆邪倖而已蜀大足梅君本潔始以太學生授平湖丞雖專職財賦才力不群嘗以冬三月畢儲積踰月則以治化佐其長或爲上推轉旁郡讞獄弊海審給劇務非重大不行所

至棘有茂績然不徇曲謹酬應百出常樂文近士不啓詠歌優入能品邑中耆老學士下及閭巷野夫無不知其廉而信之者至是九載之間獄訟無所枉威勢無所屈官事無所不舉自始至終清白一節無所改作不廉而能之乎能矯俗一爲而如是之久乎使出于邪幸能眩其上而能使下信乎夫事有不得不然勢有不能不致者彼監司法從之廉堂高陛峻下所不親無得而議臨民任財之職徵斂費出其用不貲疑似一形便成不韙非性能勝近而守固者不能終譽乎廉予自臨郡以來平生所見諸丞尉聞者本縣一人而已雖然廉之爲善其出有本當與時義爲行恭儉有節者能廉而驕奢無度者不足以處廉酬應合宜者能廉而猥猾自是者不足以處廉故廉之至則第

卅六

鑑之當五年之實歸與之而不由禮亦不肯受君且不受況屈折于權要乎雖其道大行義有當止則歸功于止處已就退而不敢顯然以取天下後世之名，且不取況貪冒爵祿乎一進一止聞其風而興起者小則不持一硯大則道不拾遺四維以張百弊盡化而天下澄清此所謂大廉古之賢公卿良御事皆有用乎是不特不斂于民不黷乎貨而僅以清白史自守也本潔篤行將有高位厚祿其所務者大矣予故因其所能舉其大者以告

送桐鄉孟知縣序

爲仕之善譽曰廉能廉能之至雖聖賢猶以爲事非直不貪不滯而已古之人充于己而無取于外故其廉不振周於才而無擇於用故其能不矜廉而狹則拘過防曲不能

而矜則必急功尚幹斯二者皆足以病民後世之所謂廉能殆不可與古人同歸矣予老病衰谷聞見不遠嘗試求之鄉國之中廉能幾乎一二人桐鄉令孟君世傑其一也聞世傑初下車時頗近嚴峻而今五六年人行禁止百姓相安如父子幾無所用力所居內外此絕所用纖然無絲毫可愧至其舉事臨民詳慎寬簡不便於人不行也邑父老自古聞讀以來所見僅此不啻偏州曲邑僅見廉能之官如孟君者歲已爽天官上卿爲急求風憲徵君詣部君其自此升矣獨惜此鄉之民不得久被其膏澤爲可戀耳雖然仕以遠到爲貴小成世所信廉能也聞古有大廉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又聞有大能者相其君致之君不獲維自今君尚益堅素節恢弘壯圖廉能之至以使海內承清四

卅七

方淳化亦大丈夫分內事也豈但不矜不狹爲足取於古人哉君行有日同官丞朱鐸致書乞予言贈別考其所稱述與予所聞者無異予故深信而樂書之

協忠錄序

唐張巡許遠國史有傳睢陽有廟儒先君子有論斷天下後世無一人不知其忠觀此錄具見無復可言者寧切意自古艱危不敵安危不倫未有特甚於睢陽而卒因是以斡旋國步豈死力勝算固足以游足乎哉將必有所本也巡初仕時不往見楊國忠遠嘗拒絕兼瓊姻事立志蓋已卓越及多難之際機鋒百變猶從容賦詩若處乎治識度過人遠甚其斥令狐潮責識人倫不知天道遠自以材不逮巡願稟軍令處其下此豈暗知此知兵專讓德讓之美

於是允見二公學行醇正所宜光大高明足以數貫壯猷如此獨其疑愛妄僮奴差弱人以銅士卒古所未聞或有疑異惟通鑑敘次其事具有等郵於其所忍見其所不忍識非序已而不已焉者蓋當是時天下之要重在江淮江淮所恃以蔽障者惟睢陽耳使賊錮不能城守易瀕蹈獗肆南王師未渡雖百勝萬死無濟於國矣夫寸土未及丈水不能橫流黑剏之餘爲日一週食猶可延杖務突以待事機此二公所以置成敗可否于不料而決爲其所不爲也使計不出此平數日陷則東京之平亦未可保故睢陽偏責不取于能取而以能守爲重不事於敢死而以負死爲難其功直使後世人臣知徒死不足以報君而報君之重蓋有重大艱難于死者嗟夫擧自古未爲之事捐當時再造之資示百代死義之所是之謂大忠不有非常之人何以幸致此哉或者妄以所任難易所死後先優劣二公是甚無謂比于箕子不以死不死累其仁蕭何韓信不以戰不戰損其傑朝觀會同之入于王都也毋徐爲疾載員不同而同歸其所止優安所議或遠爲廟寧人邑舊有廟

國朝賜祀如睢陽故典而以南霽雲雷萬春姚誾合祭嗟夫古今事變未嘗不成于同而敗于異是殺君子皆計力相出一或携貳觀望如賀蘭進明輩則大事去矣有今日之世祀哉此廟録所以並行爲協忠也成化壬寅巡按浙江御史朱[redacted]行部謁廟得此録於儒學生吳用衡方將入梓會同官楊公按浙相與善其事命用衡以序見屬謹纂其書其後以著景仰之私

送沈尊陽序

沈尊陽自中書舍人奔父喪還制終服闋豐泰毋命還京師即舊宅以畢制事其姻契錢兄以敘予一日敘別且道君哀毀自致之篤使其言然則君之行孟在今泣血功之際至情不文雖有令辭鴻秘亦不與相酬序常送行者豈足以道其悲哀哉予往歲隨計北上及見君大父毋與其父拒庵大守時拒庵尚與予恒以爲憂中歲仕路間關予亦病困流落不相見者二十年不知拒庵有子如尊陽也去年吊拒庵見尊陽二弟于柩前今春予見女于机始識尊陽于運司幼而雖如侍父執于予爲拒庵心慶不謂其知孝如尊陽所云也拒庵少長于京其神明所安尊陽以毋命奉祀主以通得古人致隆于廟之意蓋雖遠守之以族人無忌也尚當書事之毋及二幼弟以慰其心毋使少有觸席疑嫌之間然後爲能孝也拒庵平生敦子且多忠孝大節而其幾微或未得盡也予聞從好之語人所樂聞故銀爲尊陽道之欲其爲全人耳若夫傷離惜別則婉戀之談豈尊陽今日事哉

重刊西山先生心政經後序

心政二書皆古聖賢大本達道中格言實事先生述而著之以中体用之學不自有作也故一以經爲名其例類貫與大學衍義等脩身以上政之本所謂心脩身以下心之用所謂政而皆具於身者也先生以知行之學承程朱之緒平生治己教人事上臨下無一不本於是一念始終徐誠不負餘其所在而各有得足以成身足以徽人足以格

君足以化俗而其遺言故跡之猶存者具足以為萬世則
吾豈曲學殊科小知而詭說者之能為之也蓋自斯道不
明一原之學判而為二士以仕務而習于儀文官以政學
而習于法制應時循俗自將以為可訓而著之策者尤衆
然者管晏申韓荀揚氏之徒身死而言故存根據體要精
切義理於六經鄒魯之文能無背如一書乎古人論非聖
賢經傳雖存必亡而況雕龍彫鏤鑿空出無以行雖其說
者何足與論此然則述而不作又此書之大旨也夫水心
葉君學以進士出知大邑興學勸農發政通人和無廢務
暨錯綜結撰之餘留心較文事有餘地因其生質與人而
所得于家議訓典者不能同命工翻刻于公堂之無忘以
將與為士者共是心之推亦足以考其人已之間矣

送李狀元詩序

子賜李先生將北上于京尹景暘偕諸善屬者賦詩贈別
書來致序子賜文章登翰苑科第至狀元二者從草千一
身弘深遠大蓋諸功業行當絕類非但雖為言也予意為
空疏未見諸作不能得其體要意者歌詠其文華必將終
之以道德褒揚其科第必將申之以名節頌禱其功業又
必有感發之情勤淑慎永保厥成為鄉邦賁澤者美焉不
忘其規好焉不遠乎體類望焉不弛于勸相雖或情深留
連所不能已而正則之合亦必有黃裳游泳于比興之餘
者其信然則諸作殆幾乎民梁山之遺什矣非大雅君子
其孰能為之孰能當之亦孰能信之予未見而能信其能
是固常見而知其必能者也雖空疏不敢不以

吳東齋遺文序

君子之出處進退辭受皆以□□□□時及則出義不得
禮得則受正足以彰吾道而已矣惟中書舍人吳先生杰號
時掌通教之掌禮科與聞始末
英廟廷侍錫予德意綢繆方入見頃即置位便近以階崇顯
方諸古昔之黃裳下簾五號三點相向予撰職名使之行
者親時與禮年義不皆今如也曾賢稱譽以為仕東齋時
方安樂乃稱其辭位力求退處不知者因歎嚴其高尚之
倫知者亦復以江山風月為先生自幸一世儒亦可幸盛
舉故能如此而切近先生酬酢精意心存如公于道非
常見所可測識今觀余家所藏先生王公之收藏文詩簡多寫
當時感慨之發而之意非不得世故者因因四其向之奏疏
事當時措不為直言極論指陳得失此殆可以默會先生
心事而其幾微所在則悃終不能忘情于易蠱上九特未
敢必知其居一於伊川傳所何者爾予素夫往復無所問
請謹因敘述公之命而序以質之公學行淵深必有定論
願毋使君子體用之蹟因不白于天下後世也

送都憲詩序

禹治水詳於跡導秦漢以下一於隄遏故禹功施三代後
世塞決靡常迄不能復始論者謂當時地制荒遠聖神以
天下動非後世賦任所能仰及然書載風故跡如所謂泰麻
鮮食懋遷化居三過四乘胼胝九載其仁惠憂勤猶或有
可勉而循至若開着疏下之地防其盛溢本有空餘其後
亦有守引便利之作今因所為復循或有可考而惠乎者

五行汨陳則庶工錯廢自刊濬至今火之生土木之培土
群物之變契歸土凡數千百年土益盛則水失常東南茂
澇猶甚于西北其初捲戊入海之路皆淤窒狹隘或尚可
以推步而開闢者天下之事未有往尽已定人而不能挫
上手下一勞久逸損少益多早見豫待[illegible]未至有
望焉時我以文德治行涉歷中外三十年如任方伯浙人
如穫父母如仰星鳳其所存𢌿明[illegible]弘傅[illegible]手
任重致遠之良材也惜未未求朝有
昭簡任御史大夫往治水京兆尹于公[illegible]
詔作者未[illegible]
情於文季以是發于心声者能[illegible]
如與[illegible]之深為術人借不知所往得人之[illegible]此詩所以剛

卷之[illegible] 四十一

于情而叙所以兼備于事也文詞云乎哉

世德録序

古遠大之業莫過於三代[illegible]史傳夏商近一再世存遇
危促周自后稷至文武成康皆積德永年所以植本發源
深固已甚而又有周公典制孔子春秋前持後律於其間
聖人禮樂文章功斯為至此成周世祀所以特長於夏商
也家國一道予讀陰氏世德録切有所感仰陰氏自宗孟
命[illegible]上溯細五甫子天與萬戶由[illegible]至內江始居[illegible]
大顯于樂山學昭于橫塘大集成于[illegible]先生六世五傳
皆父子相門德[illegible]相紹本支相若一無間異[illegible]
典常之[illegible]用世所致若建瓴倬及而獨器切于[illegible]典
[illegible]

則陰氏不益遠大矣乎何其創守之得義如古
其初入內江時本[illegible]避亂求治及樂山歸[illegible]
元奉面之日令
[illegible]繼聞萬世內江之陰氏跡家有孝子
耳有賢臣鄉有雅族雖閒順則
皇極之際合[illegible]期所致此予所以三復是編感仰有切而為
之序且贊也

海昌朱鑑母董氏[illegible]節[illegible]序

[illegible]朱鑑[illegible]氏[illegible]所感凡母之於子無弗
[illegible]不知[illegible]雖[illegible]居將爲
不[illegible]所[illegible]事变何以[illegible]時內外空
[illegible]綱[illegible]若[illegible]不必使母不[illegible]殺然不[illegible]見一失

卷之[illegible] 四十二

其身則鑑之宗祀[illegible]矣雖有撫育顧恤之[illegible]何補於
凡孤寡之地有節者方能成其慈、而無節是無慈也引
刀斷臂忍不顧[illegible]而所以卒顧庇其夫子者孫子一恐攜
幼就人戮亂族姓雖因以成名至今為士大夫惋惜於[illegible]
也何有猶君子之于世不先有明識定志以任重致遠而
欲隨事迁就以成世故皆苟焉耳鑑奉[illegible]以表揚為事余
尚意其未達[illegible]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序中

杜遊八詠序

戶部主事楊君叔獻將往德州監治儲積事
陛辭之日諸朝士出餞于東郭草亭相與問道所由曰吾將泛潞河登瀛縣迤邐于靜海滄洲之區漫平原至萬水而求吾寓以畢使事焉餘所過州境則驰驅而前無滯于行也公等豈有以教我哉時在座皆能詩者於是因地表事列為八題而詠歎以贈之凡此行之可榮可樂可進可述可感可為者則盡看之舂容和平情致紆遠雖持論千里外如對面語諷詠之間真有以慰離別之念忘行役之勞而每懷靡及之思亦悠然有動于中不能自已古之作者意正如此風雅之在後世豈嘗盡變哉叔獻為人沉默寡欲有四方之志今去
京師僅尺寸之地一州貢賦可揮手辦是行也固不能少動其顏色而諸君所以道之于所往者特甚周至言外之意尤欲使彼聞見者畏慕興起豈直如前所云而已哉叔獻行矣雖今有來自萬水者予將問君之所揚何如俟他日旌回棹返又當邀諸君相候于草亭幸以所得于吊問吟眺間者示我
陛見之日庶幾有獻章毋曰出納之繁他不暇知也

送盧全鼎住迎禧觀序

正統己巳秋
聖駕北伐錦衣衛千戶林茂每祈安于文昌之神輒得吉〻祝曰即有應當建祠以奉神及
聖駕旋復天順紀元之初茂遂以狀
聞命工部度善地聽其自處茂與道士盧全鼎共竭所有鳩材鳩工早夜不敢休輟凡四年而以成
告命全鼎主香火
賜額曰迎禧觀茂傭友及士庶交者咸用散動走求余言致賀嗟夫莫非臣子惟君能以忠愛感于神明而獲見信于
君京師多釋道祠宇其徒充斥不可數究近著禁私創不許給度僧道盡歛約無所事〻惟文昌得
賜額全鼎家
特旨皆盛舉非常事宜彼之見聞者皆喜而賀也夫天下之事必有繫于世道而後能久遠是舉起于至誠迫切可以勸忠祝而不食其言可以勸誠民知天人之不可妄如此而皆胥率為善又足以廣仁澤其所繫良重使全鼎能悉此義夙興夜寐盡所有事以貽各
寵命數遺後人則久遠庸何慮哉余聞全鼎早從盧混成陳大木李玉方諸名家今四十年來無少過舉即始見終必能相勉以有成也

周坦夫詩文集序

杜子美詩無前功說者謂其間亦有不宜登載者然卒莫能去取之韓昌黎古作冠世其門人致有無實之譏然毛

韜華華守傳舊本皆存不廢嗚呼文以時異知古為難人不能皆聖賢也豈能使其言皆六經哉廢一而存十大得而小遺出於私而無惡于古識者取而並傳之不知其不可也同知夫早以聰明之資博洽群集用其所得于古人者發之以典見諸著述終其身積累幾凡若干篇蓋其學主于明理而行之以文詞故所就皆典贍揚遠沛然有餘奇正疊見而新意迭出至于五經諸子亦各隨所見闡為之論說亦于發明其用心亦勤矣予自成童入郡城得坦夫文于卜君源靜讀之忻已悅服尔來十有七年未克面晤坦夫而求讀其全文嘗以為恨去年春三月坦夫以書抵京托予為文集序後四月以疾卒時盛暑日且瞑衆皆環立儀擭正容雅視呼門人王紹通曰文集幸詳細為之

言畢危坐而盡嗚呼坦夫已矣今文集悉已銓擇成書惜紹通之來不能盡致而予所及見者二三策耳信皆無背乎聖賢可以兼取而並傳者顧惟臨終之言則文集之始終坦夫尚欲有所刪定而今已無及矣謂之何哉雖然自六經之教微而百氏之言出人異其師〻異其說務于新而求于勝雖荀揚猶然況遠者哉坦夫事玄默之學為黃冠師至其著述則皆遵孔孟崇儒文以甫立名于不朽其心迹之際蓋有不難察者後之讀斯集者豈直其文之可悲也夫坦夫名召宇應瑜號坦夫嘗受
勑賚敎提點上清宮人稱爲皆春先生云

送黃兗州序

天順元年故兗州守以憂丧去任諸州縣民懷詞請以同知黃君領〻事乃進秩為守
命下之日人心悅懌歌謡胥慶予師滋陽孫先生書其事傳致于予以贈〻兄於惟古有郡有守丞佐之守與丞品秩小殊体制絕異丞有為守得主之丞不得專主于守也守有務得以遣丞丞不得有遣于守也故守簡而丞煩守安而丞勞守肆而丞拘丞之難類如此非才美過人者不能立名于丞今君以丞職得民超至守位以向之難為今之易殆猶脣呂梁巫峽而沿舟于安流順風之區不煩揺運而自適矣雖然要不可以忽心處之也夫郡邑千里有古封建之地守兼衆職庶幾宰制之責地大責殷非簡無以御衆然簡而無節衆亦弛矣非安無以定民然安而無為民亦惰矣非肆無以事政然肆而無紀政亦隳矣守之

職得微尤難乎予聞君廉明仁慎重厚有為閱歷既深操存益審其本固以立矣自今以往簡而不忘其煩安而不忘其勞肆而不忘其拘立精明之功成博裕之俗俾鄒魯之遺民皆有所養而興起夫詩書禮樂之舊此雖常人所難而君之所易為也是用書此為贈他日又當從吾師以觀君之所成

贈孫大尹愈疾序

世嘗謂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寧醫十婦人莫醫一小兒蓋以婦人不言小兒不知也余意婦孺之疾雖曰難療然使其氣血方在盛長時則醫之望聞問切固可得其肯綮之際是醫之難非病之難也若夫老人榮衛既衰精神頹戉筋力亦大不如前其內已非盛衰之似加之外感侵

之又或嘗之以庸衆醫之手厄于阽危然後求良師雖使秦越人未有不称難者何也雖在病也余姻家向公用暉年踰六十風抱痰嗽時作時已不自以為虞歲戊子疾大作飲食節損氣逆痰鬱継以嘔血晝夜不能就枕席諸子女皇皇環侍奔命素用藥醫皆循守故常無敢日異者咸報曰杭醫孫大年且至亟相與迎致論視問笑曰老者之體陰虚陽亢彼謂嗽痰自寒而來濟以熱劑是虚其虚而助其亢况時在盛暑火旺金伏肺疾宜劑四以輕清之味宜其鬱積使火不太炎以溫涼之味滋其下源使水于上益金母然須時令天和以全吾功病之良愈其在秋冬之交乎既而盡如其言用暉甫李子昭太學生余婿友也偕諸兄皆余求文以謝余嘗讀丹溪養老篇謂世醫以熱味治老人為大謬觀大年于吾用暉甫信矣大年婺人士清以名醫有声于杭古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孰謂虚言哉

竹窓雅會詩小序

余垂髫時讀書郡城玄真觀當時賓主交歡如卜源静揚熈春顔松軒王應奎潘本澄沈孟淵沈宗勉施漢章姚廷瑋張天常凡十人情好莫逆無日不相叙晤闊別以來二十餘年矣雖時月小有過從而喟昔之侶悵如晨星曉露流散稀踈無復後期可践者歲在壬午夏四月二十二日風雨中適余至玄真竹窓因畢故好亟命僮僕奔走招致踰時畢集所謂十人者皆無恙惟熈春在上清不偶會命酒論心相對如夢悲喜交至興不能禁首成一詩諸公皆属和它日将廣求諸作以成一巻藏之竹窓所名曰竹窓雅會云

送鄭世昌赴廣東市舶司提舉序

漢初與南粤通貨易其後閉關絶行至孝文時遣陸賈詔喻復通貢互易廣之財賄始流于中國唐有廣州市舶使宋成平中泉明杭廣皆有市舶司以它官兼領元豊始專置提舉後皆罷革言者以閩廣物殖滋殷獨留不罷我
朝撫臨華夏提封萬國蠻夷貢献商賈貿遷交属廣通其物利環奇浩瀚常甲于天下金山珠海信哉為天府之南庫故市舶所掌至今盛于他州而提舉之職亦常為經國者所重然新進之士累皆昧于實見自疑于務財先利之訓一切視理財之司為常散吾友鄭君世昌自太學生授市舶提舉不知其心果安于是乎哉夫立法制以定天下後世者莫盛乎周公周公之書有関市之賦玩好之用斂滯待貫之法則凡可以利用厚生者皆聖人經訓之餘術而况市舶之良哉自古法既廢世下務崇中國之産生不給用積不酬散上豊則下奮官侈則民約盈虚消息不過推移轉換之間安在其能生畜阜蕃也彼蠻夷險遠阻山絶海之區事為苟略征繳未嘗天之所生地之所産自古及今殆有儲蓄閟藏而未發者於是乎致之有道取之有法因其所利而為之招懷鼓運更互流易使財貨之在中國之外者皆為吾府庫用而来遠裕民之政實行乎其間此市舶建置之初意也夫致遠不勞民取利不失義雖周公亦樂為矣而可忽謂哉古語有之不知其義守其數仕康于職務之末失其本旨者不特祝史一人毋異乎以理財

其前散也世㫖力學能文通知典故惡足未能或之先行當推先代之法准當世之務即其所以致之那之者而加時措之宜梯航雖夷商賈四集使貨賄所入足以資不貲非時之費則中土貢賦所幾安于常供無復加料羅缺之興然後本末兩得不失未遠裕民之道惡若此則于之理財過唐宋人遠矣豈一州之利哉顧不知其能專之否也因其行聊以此贈別

慶倪太恭人七十序

懷慶守倪君廷聰偕子英奉

勅婦海塩祭告先考教諭公之墓因致手詞曰老母年登七十幸無恙八月五日其始生之辰頗丕有福祿切自慶幸一言為娛于惟德者壽之基雖壽而無德君子不壽之也然女婦之德与壽則常同於其夫于夫不賢妻無所刑則而成德于不孝母不能安適而致壽為非所曰而有專美令聞非婦人之華也太恭人和懿淵安閨門精務平生不知有妬忌事幾如古人以予所見於教諭公者微之宜其有是配也英言太母年來聰明康健宿疾盡愈飲食言動不渝曩時以予所知于廷聰及瑋璿二弟者徵之宜母有是壽也曰德而有以光其夫曰壽而有以榮其子世美隆洽福澤駢至無忒其科第相承當玄無見而未艾也千室之邑百里之地雖老如太恭人者足可多得乎哉雖然亦不可無順而承之之道予聞昔者多矣惡仁者多慨愛昔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人多則喜笑飲食言語或無所出則怒為之不食廷聰尚亦留意于此以娛悅其心庶幾資全太恭人之德而引掖其上壽此孝養之大者也予與廷聰為婚友分當通家於其初所言不敢不致

南山終慕詩文卷序

許清明夫奉南山終慕詩文冊求予語之曰慕与愛有實相同而文則異用人子無不愛其親惟愛而不遂則愛則有未然頓處之思故發文曰慕尼于碩嚚間于嬌此大舜尹伯奇之所以為慕欲養不能不養不待此身也子路之所以為慕久于行役限于王事此陟岵循羽四牡詩人之所以為慕是三者皆明夫所不遂而以終慕係之南山豈有說邪明夫拱瀟以對曰先君終纏時常於所居南黃山環植松竹花果期与先母為暮年偕樂之地志念弗遂而南山故在此清所以痛先人之生聞古不偏墓清不克誠信于始致蔓穴有水不幸又將遷葬于南山此清所以痛先人之終是故敢乞言于仕宦長者以志清終天之懷道之子孫使不忘也嗟夫南為陽明之地山為鎮久之物古今比興之詞多曰南山天保末章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當時人臣以是祝頌其君後世人子因以是祝頌其親有所比擬祝頌而不得遂其心見是物也必有哀傷之思況明夫所感于山又不止是宜其永也凡重執虐者粹取盡慎辭綴者將力升明夫卑体遂志具是冊以待訓言非無望也孝有小大有始終有久近長人君子必有能進明夫於舜子路之道者

張大守父母壽序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安邑張公既卒其子岫始登進士並
美官人謂公初任教職繼知縣事皆有德于民而不及見
其子以致君子比之歐陽永叔之父及岫出守嘉興母孺
人呂氏嘗以公之清慎勉岫或聞岫治事過嚴輒不樂君
子比之雋不疑之母夫生不突者死不吊不通問者不敘
言公墓草既宿太孺人未嘗出門雖圖仁猷何與乎郡邑
之衆而形諸詩什以悼其死非太守君之賢何自哉公夫
婦能以善成其子太守君能以賢顯其親吾郡邑士又能
感其長上而推本其父母於人道皆厚非特文字可傳而
已乎聞孝子之喪其親聞其聲之同則悲見其形之似則
疑況父母之遺謀而敢不敬是宜太守君用心於是他不
暇及也不亦敦孝矣乎

中洲世美錄序

浙江按察副使安成王齋內齋錄其先府君贈監察御史
遼府紀善母孺人王氏所受
誥勅士大夫題贊序狀銘表挽詩及府君存稿鋟梓以貽族
屬其子業曰無忝內齋夫婦
誥勅及諸作類附二出于
上者題曰恩榮系主事者曰贈送系死事者曰哀挽府君詩
曰尋樂內齋詩曰知非各因其別號也總所錄凡五集分
為上下卷曰所居中洲通命之曰中洲世美書成求序首
簡予惟士君子昭德述業莫重于文文之所以足重者為
其有益于事也天下之大事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
五者而已五者本諸天而達諸人其要不貴言至于正其
名分其則相其成防其佚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不有載籍
之托則其教也無徵而不舉此聖賢立言六經垂訓之本
意也有不喻乎是雖擅能出奇君子無取焉是編所載
聖製昭赫群章和鳴賦時風雅同當盡義要其大義所在則
君令而臣恭父作而子述可以表著夫婦之相成可以考
見朋友之善首而其編次之間尊卑先後炳然有長幼之
序庶幾古人立言垂訓之遺意不特詞翰可稱榮感可羨
也嗟夫君子惟不言言則成文惟不作作則成事文事非
常人之所克倫乎於內齋及見焉自今為王氏之子孫者
誦其文行其事安得不思象賢嗣緒以求無忝乎是書哉
中洲之美宜其世濟矣

送彭教諭序

仕以禮去官者三勞弃倦勤理所當退謂之請老成功當
已分所樂已謂之知止知難處後事所決去謂之見機後
世法制嚴密惟請老得循故事而知止見機往往不遂人
意士大夫名節能與公法清議並全者蓋不多見海寧縣
學教諭彭君顯烈致仕歸廬陵年僅六十精力甚壯自始
庠廣祈門南安以有令職名位未滿其德績用未究其學
今治教休明學官又無危高嫌偪之防於三者皆不合而
去之遽宜有不可必遂者而究遂之藩臬州司無齟齬乎
其上縉紳里社無譏議乎其下門生故人雖私相惜而大
相樂不識君何以得此乎幾殊之間也聞其鄉人言彭之
先唐太尉安定王思玗宋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思永之後
自元歷今世有名宦其先君大雅先生正統間嘗詣

上嘗言帝及使二京試
英宗勑賜冠帶以訓導致仕前榜文貞公當
國以春留翰林固辭而歸當如是則先生出處進退當
有家法源流也嗟夫先生三為儒官鄉邑相望今及未耄
之年去位猶之朝出遊而暮歸其庭情事可人物色未改
視世之遠仕不歸者相望宜直尺寸天壤之間獨此亦足
有得而況無愧于名節哉君先生者始可以言仕矣

賀平湖縣丞梅君序

成化六年春
皇上簡命大臣廵行天下安撫兵民考察群吏是用吏化起
廢以永太平之業凡在廷者皆得從便宜少司寇曹公至
浙請奉

勑布德施惠去吏之不職者若干人其廉且能者命有司致
官帑致既人羊一酒二以勸勞之事雖出於公實
上恩也嘉興府六縣守令佐屬其躬是舉惟通判河南張君
縣丞四川梅君二人預梅之丞平湖錢兩考其日久以粮
儲為專職其任煩日久則人習而疑隙易求任煩則多故
而緩急不濟然終無一人議其私而責其廢事者予嘗謂
君非公廉不足以得此蓋公能生明廉能致威四者固皆
美德然亦有秉公廉而短於應務任明威而不能律己者
体用偏施雖美無益至如君蓋兼之矣其獲上而民治也
不亦宜乎況賜生偽固在聖哲以為盛事君以丞受盛可
謂榮矣人有恒言士無賢愚惟其所遇此言遇者未必盡
賢而不遇者未必盡愚也是雖有激而云然亦足以為勸

君所贖而良有遇尚須益自慎重顧識嘉惠恤于人言毋
使明或過察威或過嚴始終一節以全盛舉則古人增秩
賜金
璽勑褒勵之榮亦旦夕可致矣此誠足為平生賀邵君其力
自勉余尚執筆以俟

送蔡教諭序

風俗視學校人材視師儒非直教之相因依致之謂也今
之曰某邑之風俗不善民之性惡也人材少有聞士之質
魯也否則其土地之不靈耳不惟不究其本且相詬訾為
終不可變是豈不大哉矣哉嘗試求之川蜀之邑漢初猶
云地險民侈自文翁興學之後史称蜀人大化崇尚文雅
其民至今猶柔易治禮義之地封國屬吳春秋以蠻夷待

之下至漢唐人才始盛及安定之後當時弟子多以賢才
見称衣冠文物至于今不衰人言果可倚於吾海鹽於秀
州最為東僻之地斥鹵蓋落生理鮮少民心難於向善其
始也若吳蜀之於周秦時焉自
國朝文治興行民俗漸易然有職其土者未聞能以政教称
善最者無怪乎雖化而未純也宣德正統間有閩儒鄭先
生來任學事以經義德行教諸生為體用之學多底于成
其後繼之以南昌之黃大陽之孫皆相守一道不為異同
由是人材年出先後相望學校之政為之一新禮義日明
民性日著異時之事人恥言之而風俗亦淳矣雖稱舉其
地而屬之漢唐以後之吳蜀猶為上邑也師儒之功不亦
重乎但不知自今以後繼之者與作之者之心何如耳今

先生以南閩舊學存于成均應
明天子之詔而起任令職所謂有大涵養者也況吾邑士子
方有懷于閩先生至盖有不令而從不言而喻若時雨之
化者矣先生行渦有以前之言告于者因即吾地爲解且
首尾其説而爲先生贈云

送周儀部序

南京儀部主事周君翔鳳豪其職既三載行北京考績課
當最以初考法未得陟遷部以
聞許仍舊職視事禮科都給事中楊君景賢與翔鳳之兄
文郁爲同官因其行以贈言見屬予惟天下之事無遠近
無細大莫不各有本原然後發諸事爲者高明光大可以
垂人否則所處雖高亦索然易敗無復將來之望也予聞
翔鳳文郁同祢高祖之後則其爲兄弟已疎於親同姓者
矣然而親愛之情特相篤至喜其合而懷其離若將終身
然此其君臣父子之義素明于心故能篤近舉遠惇叙族
屬而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者宜乎三載之間文郁以諫官
著翔鳳以郷屬顯岳聲遠然其進無窮是豈偶然而致哉
嗟夫彼有身爲功書迹以名聞嫉其兄弟排擯使不得齒
至以爲磨自給卒亦不能遠到爲天下後世所咲語其於
翔鳳兄弟賢不肖何如也雖然君子之爲善其澤可以及
子孫未易以及兄弟盖天道廣大其報施不如是之速也
今文郁兄弟既皆以經術致科第位顯融聞其弟賓歌鹿
鳴于郷者又三年矣是果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周氏之澤
其深長久遠所以及於翔鳳兄弟者要皆盡出於其祖父

乎翔鳳其相與勉之于將求諸君於廟堂之上矣

送董通判之任撫州序

有致遠之具而後能勝重任彼斤斤以爲明察察以爲知
按之而應委之而成奇效於旦暮之間斯可矣欲其勝重
任而有永合未之見也君子之於事若遲鈍而實忠厚若
迂闊而實老成若渾侖無別而實有條理若無所營度而
情致紆遠然後足以茹納汙濁解紓棼結鎮定擾攘内則
廊廟外則州牧可以不動声色而成遠大之事業也故觀
人者不可以近小取不可以聲譽求不可以成功遲速論
況乎政事之施亦各有体彼閡風而飛去下車而澄清惟
於激揚之任者宜之若夫經理布置事関生民雖以孔子
爲政猶不能無謗于三月之前而欲以令之人材不踰歲
時稱良有司而著績績之名有不至于傷民和而成急刻
之政者鮮矣郷先輩董公子厚早以太學生爲真定推官
繼陞兗州通判嘗曰民事不可苟也欲立己名而草草塗
抹其如下人何故公兩任牧民雖一判案一號令必詳悉
爲之故其居鮮有敗事而所謂老成忠厚有條理而情致
紆遠者公殆庶幾乎此今年秋調官撫州仍舊職以任撫
之民一何幸而得是官也雖然有治体有治功体不欲迫
迫則隘而不純功不宜急急則隳而不備周書所謂明作
有功惇大成裕公自今以往其尚以昔之所守而益循良
之治体因書之所言而成奮揚之事功則不隳不隘足以
勝重致遠自州牧而起登廊庙也有日矣毋徒以君子之
於事自當如此而爲觀人者所議也

陳秋鴻先生䝉詩序

友菊陳先生沒世已數年墓木將拱矣士大夫惋戀咨嗟形諸䝉章者初至于今猶不已有是哉先生之得于人也予聞文章止于潤身政事所以及人先生四為儒官而甚材智亦不過經史詞翰之間今此實所未達及讀其生碣文然後知先生之為人有該博之學有体用之材通洽世故周察民隱耗于時命而隱約于職守若論其素所蓄積譬諸川澤瀦蓄限于都防或少決其壅滯則沛然流溢所向必有漸被于物者今考其故實具見先生及人之善蓋有特出于師弟子之餘者豈直其文之足重哉所係者用之未至不獲大寘其施宜詩人之言不特哀其死而尤有惜其生者以惜者之心而交哀者之意詞有盡而思無窮此所以至于今猶不已也先生子梁集所得䝉章成卷求予序因書所見于諸作之首云

范彥誨冠序

吳學生范彥誨文正公十世孫年十八始冠字曰貞言其友沈君休乳詣余求言為贈予聞冠而字者禮必有義訓蘇多賢老長貞言又名子弟預聞成人之責余復何言弟念今之人村率作養于學校至其有位凡所掾為多于所學大異是豈術業之偏氣質之過溺于耳目移于積習自少至老直以為當然而不自覺耳所貴乎器識之士正在于此夫少而學壯而行老而止三者士之通道窮理勵行是之謂學入或記誦剽竊取辦塲屋以速成為先達以㨗舉為能材以登進士為極致似非古人之所謂學亦常有自䑛而加進者乎達已濟時是之謂行今或志于利祿䝉于華要居其官而不任其事計其功而不明其道養望求全以不失己為得策似非古人之所謂行亦常有自咎而思效者乎功成身退是之謂止今或昧于難易之機熟于得失之患歷階畫級而猶躐躐其間不以倦免必以法去似非古人之所謂止亦常有先事明決而不溺滯者乎人嘗言昡于當局今師之于學者父兄之于子弟朋友之于同業先進之于後輩鄉黨之于踊用者皆同然不以為非而風俗日遂相化是豈獨當局者而謂之為昡哉蓋三者皆士之大端而學為要使于志學之際早辯義利識体用達始終卓有定志以古道自期而力行以至其地則耳目不能溺積習不能移風俗不能化是謂出群之才雖不仕猶足重也而仕能不𨔷遠哉惟其老壯之欲蕩于少時行止之宜蔽于初學後雖有覺而志無前期終亦難自振拔矣然則三者之弊皆根于學余也久坐此獘老病荒惑志念無堪休乾既非凡器貞言又適始冠之日因及是時具以己之切病為二君誦冀其志先定它日為致遠出群之士非敢謂知人也

竹雪卷序

凡天下之植物皆柯幹茂實閱歲滋久然後可用竹以虛踈之質生長浹旬月始足取栽至歷冰霜窮歲序枝葉卒然姿色不少變此品卉中之間材也日月星辰風雷雲霧皆杳冥飄漠莫之能從惟雪有定色有成形可視聽捧拾而烹瀹之然飄乎其來決乎以往了乎無声迹之留滯而

其功用有裁培傾覆損益不足之妙故凡琢除表著皆謂之雪而世指為豐年之祥此天地之間氣也夫不實而易生者弗永無常而易往者無成惟竹雪二物具美兼善卒然遇合一以嚴凝之氣加之不協一以挺拔之材受之不懼而竟相濟以成君子之于天下所當察其材正其氣以達其妙用此竹雪翁所以為號之本志事則未達耳翁餘姚人其子庠生江以遠來求題予故發翁之志與事俾江因是而得繼述之道亦可謂能事親矣

送陳教諭序

世之言士者曰文章政事二者皆本于經術今場屋以經術取士工榜授以政事之官副榜受以文章之任甲乙小殊途庭遠絕至有終身不復相通事者其道一而用之若

六

二士之所遇將不有幸不幸者哉然授政事而不廢文章乎常見之任文章而克念政事蓋鮮見焉豈及人之事誠難于潤身抑意得者則愈進志感者則自止乎莆田陳先生庠進初以詩經領鄉會試中副榜任廣平府永年縣學教諭起母喪移任海鹽所至師道淵人科第相望其場屋藝能固已優合矩度而又工于字書瞻于詩賦綽能為古人文儀範清嘉言動惟適與諸生講論言及義理則洞發古義語關世務則暢達時宜可謂文及會通學如體用乎平生所鮮見者將非其人邪昔韓柳盛于文而吟咏大家不及李杜荀楊邃于學而數切治政不如董賈今以進取之業而能庶幾古人之全斯亦難矣歲五月先生任滿將赴選部會當道建議凡學官始副榜者九載得考補郡邑

在伍者得同士之道而先生有兼具之才前之不自止者所進必有過于後同其行用道之于所往

談大章醫效序

痘疹古無全經與典雖靈秘妙遊不錄保生漢東王氏雷衛謝天錫諸書間見附出今所用惟錢仲陽陳文中二家而錢氏論治為得中然亦不過十餘方無大損益至于虛實寒熱攻補緩急當症處方亦非二家之書所能悉具存乎人而已耳嘉興談大章自其伯祖瑞初父存拙二先生以小兒醫名于浙世不變業至大章益顯郡邑有問醫者非大章不對今年冬海寧衛指揮使劉時泰嗣子鉞方六歲患痘逆大章治藥并投瘡則盡起惟股肱間不起類平陷者劉甚憂走告予予詰大章問所欲為嘆曰痘疹以秋

六

冬為逆手足常被霜氣未即至見此于氣候素厚此正合就形氣取勇怯之說若遽投以升發熱劑是抱薪救火矣今但和氣血調脾胃以須其平復而已保無憂也既而良愈予嘗見存拙翁治痘稽日之頃生死立辦百不失一觀其用藥常劑注注不盡出于錢陳之書翁嘗自言痘本于胎原風成非藥所能移奪而保養攻衛非藥不能古人謂治痘如庖人蒸籠但欲其發若醇麵不善終無益也以大章之意合存拙之言信哉其能成業而非衆人所及時泰感其德求予文贈之予於劉有姻戚之雅喜其有後樂為之言

慶壽詩序

東嶺居士周公壽八十而夫婦偕老初公以子佐貴封監

察御史其孫領陝西鄉薦第一佐副憲于浙風裁清肅簡重公一嘗來視其壽基福本故已歆動于潘臬士夫今值初度辰皆樂爲詩章頌美且以慰憲副之念念所言和平飛則宣暢情事歸于德義隱然古風人之遺音非特一時之華也世亦多老矣何居士之能取重于人若此予聞天地不能齊物聖賢不能均命五福不及貴三達尊不及富一樂不及夫婦長幼非偏言也知其不可必得兼致而各因其所重者耳使能備焉尤所願也公起自布衣平生朴淡和易貴富兩全齒德兼茂伉儷齊壽慶洽祖孫自少至老康寧安豫無一日不在太平全盛之鄉天地所不能齊聖賢所不能均天下古今所不能必得兼致者公庶幾盡得之宜乎群公士夫樂爲之頌禱是詩遂將爲声教所採而公之清風高致亦當与秦關商峪同遠矣寧爲從士大夫後敢僭序之

守恒序

鄒權仲經崇德陳廷用之壻世業醫自宋至于今不替因號守恒交仲經者樂其能久于其業作詩讃之甚矣哉恒之爲義天有恒故久覆地有恒故久載日月有恒故久照聖人体天地之恒故能參贊其功賢人學聖人之恒故能傳繼其事士君子欲學爲聖賢而不恒其德未有能致者學之非道不可以有恒爲之不專不可以有恒有間焉有覬焉不可以有恒通始終一其道而行其所無事然後可以守恒也孔子言聖人不得見而思見君子善人不得見而思見有恒推有恒而上之可以爲善人爲君子不難也故歷言之此見恒之可以爲大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甚言不可不恒不恒雖小不可以處況大者乎此繇上下大小之語非謂有恒者不足以企善人亦非謂惟巫醫之道有取于恒也仲經故家賢胤讀書達義所謂士君子將學爲聖賢事者豈豈足以盡仲經與予所以併論其至向仲經以守恒詩卷托廷用求序于予老病踈慵屈指十五年而廷用之墓木既拱此卷尚淹留篋笥幾廢信義追思往昔爲之悵然因與書數語歸仲經且以謝予之不恒也

橘泉詩序

沈君濬之世業醫鄉人欽其藥者疾良愈相与引稱號故事手爲橘泉先生交濬之者又相与歌咏以章其美積而成卷示言序首簡予嘗論橘泉本入藥之物橘葉冒歷寒暑井泉清澹陰冽性皆寒冽常驗燥熱之歲病疫者雖百人皆可一劑而起或旅寓且死寘而水中得寒涼輒穌甦既熟于運氣豈其知將大疫預立治法乎以告其母或不然設有神術其母既老橘井常在曷不使凡疾皆愈以贍其養特一見于疫而遂不振也彼甘谷菊水非眯所居何亦能致壽如此神仙有無固不必深論第今神農書每藥物又有品定效用功調損益各有主坐譬諸食飢飲渴涼熱溫寒其效立見或略爲之引導佐使而已不待多求也使世之業者能精其術如橘之先知預治取于如橘井無間于貧富賤咸各用其情雖弗至焉疾愈八九濟之讀書樂素于見杭之人士称道如一口出況以此號君君信能

精術而用情者與古言睦道通仙使眈果仙邪濟之起死回生之道固已通玄造微於眈事何多問曰序詩也併論及之

送譚知縣序

邑大尹譚君重輝考績將北上貳尹徐君仲常踐君用誠求予文華其行按簡曰君祖嘗參政浙藩其父毋以夢兆預知二子科第名次曰謹世業端訓典教其兄弟今皆作邑有聲德孝兩序君以是居官不事矜然不厲民樹績崇清儉以導民敦文獻以率士順畧從義以協衆情少司寇莆陽彭公試君勤能勞以禮獎侍御廬城陳公察君廉慎嘗委給鄉試供費皆可道也顧有以彰之予念自昔官每造者皆學古而入無不欲善其政而卒鮮有全始終者大約識不明則邪正雜用才不遠則幾急失倫近名急功利則矯激枉佞無所不致而潰師心遂過自以為是於是乎肘腋戶庭皆滓飾已進熱而固諉之其後也多債君家教有源兄弟式好及為政又以勤能廉慎獲于上信如二君不特其才識過人一有善義之求則忘已愛人於聲聞功利蓋漠然矣昔者病民之弊其出何由繼是雖循良易与典民社之官須有賢如君者哉其進也何傑然乎聞書不慶始功必論成君治邑三載績用方興自是而還願毋以初試之政可一成不變當慎于不意防于未形求有過于無過之地益弘所守所施使徹內外近遠小大一出于明通公實則德化流行顯職大僚固在所不計或曰今銓衡之司凡茂才異等率一二歲而遷官君非百里才豈待歡勉而進公言真不知務嗟夫君子道其常不億其變古人胥教誨言者或言所不必言聽者當聽所不足聽然後成其大禹以傲虐戒舜老聃以驕淫戒孔子舜孔子豈傲虐驕淫者哉

重刊忠經後序

吳興陸公玘得忠經于沈先生履德因重刻以廣其傳盛哉二君之用心也夫君子之道無一不原于天性率性之所發以告人人鮮能知言及忠孝則皆知為臣為子之當然無弗悅者是以教民成俗仁義大經忠孝兼務未有先忠孝而民不治者然孝有定名忠無定用故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君子之于天下蓋無往不在而其見于事君者孝經固已明倫古無專書是為倣孝經而作文義不詭于聖賢詩之者誠能因其所知益致其所未知以體諸身以達諸事力行而不急焉雖盡性可自是幾矣將不同有功于孝經哉刻成履德請識歲月敬書末簡

慶壽詩序

仁和劉君世昇致予書賦称周彥充碩人華氏之賢自未出閣至有家為毋事事皆可為閨門法以是夫婺日勤子女各率其道彥充大安其助今年登六十二月十二日值始生之辰士夫今所交焉庭簡金尚銘陳惟馨諸君賦詩為彥充賀欲予序首簡予亦托交彥充知其為文雅君子尚賢學古之行固宜有孚于家庭鄉黨者孚于家而內外順正福之所由生孚于鄉而朋友協慶道之所由善可謂具美矣嗟夫古詩自關雎至于終風夫婦之道乖白伐木

至于谷風朋友之道廢世降化衰夫婦朋友能別有恩而相善以老信有義而相好以終乎于慶壽諸詩有以推見吾邦士君子之學古人謂有德者必有壽又謂有德者必有言碩人之壽士夫諸君之詩皆可以称德矣而德之所以不孤者非彥先其誰歟

送張攸天所還海塩叙

海塩張天所苦其父之行役于遠坐卧飲食未嘗少置所懷對人言輒作嗚咽悲憤望〻然若無淂于此生者奮不顧家走数千里越二三月獨行荒野中窮幽燕之邑觸寒暑力飢餓勞苦草坐水宿足胝㾜腫膚皸流血直抵其父之所止見其父有淂于彼上下問而罔無恙且欲慰安其母始肯從今皆歸至自其父戍邊時君猶未達世故強力支持艱難締造其田廬甫底于成不數年今且兩往返矣継自今益老于世故增重其所成則其所往返者尤未可以一二数吾且為君勞之而君之望〻然嗚咽悲憤者猶前日耳嗚呼世之人有適百里外猶且入室理供具顧婢子語刺〻不能休出其閭內顧而中熱者嘗試有之况乎遠涉窮邊去夷就險吳越中有言之遠者譬若登天然自常人言君之事如淂已焉者而獨勇往力求無所顧忌直以孝弟之心出於天性誠意感發自有不可遏者乃今而后知臣子之於君父固有不暇計其身者身且不計況其他乎雖然在此者君之母在彼者君之父使君無彝倫二兄以幹蠱介助則君之門戶不遠久矣豈能近合母而遠從父哉是君雖有不可遏之誠心亦必曰其勢不得已而止其能斷然行哉是則臣之事君遂其忠子之事父遂其孝亦必有所遇而後能盡所以父母俱存而必曰兄弟無故然後可以言樂乎与天所家有婚姻好故能道其實而為之叙之也

梅溪十景詩序

梅溪十景詩士大夫為公實大叅張公作溪在安福西鄉張氏世居其上所謂獅嶺晴雲箕峯夜月忠谷先祠伊山靈宇龜崖青嶂魚阜紫烟玉泉行河壁峽安流石鼓澄潭仙岸異踪皆公實平生所履閲處惟忠谷一祠則曰先公敬齋先生死國後始着于譜其詩每更一題情隨事異恍焉如身在雲月烟靄祠宇泉石之間有可喜有可樂有可嗟仰恨不一游息其地况大叅宗族托聚之所違離千里能不日有念哉夫天下之物凡有声色氣体者皆與人所共接惟知者能知其故能見其隱能盡其變而發之為名文此仰觀俯察近体遠取之所以作易也十景之在梅溪舊矣至于發揚表著比之名勝描之声詩必有待于公實推此則天地間之秘藏奇蘊固亦有前人所未發者特有小大不同耳非賢知有識其孰能与之

慶太倉怡晚陸先生序

有是父必有是子世固有是言也然堯舜不能以天下与其子而瞽鯀之子居焉則世之賢父子又常患其不相遇也不相遇則其澤也易竭而其傳也不遠此文武之澤於是乎獨能有永也然遇不遇永不永天也天豈可必乎恒吾善而已亦恒吾善而有淂天也不淂亦天也知其在天

而猶有待焉者亦天也傳曰君之在前命之在後吾乃今而後知怡晚陸翁之必興也与而若忘施而若遺積德及年而不知己有父如此則其子孟昭之領鄉薦舉進士猶易易耳須其道之大行為國名臣為民父母為天下之準望為後學之宗師其進也以道其退也以禮則陸氏世為名家而父子之賢有徵矣豈止此而已耶鄉人丘仲穎數遊其門樂其能恒善而得乎天也將致慶焉請予詞以往於是乎言

送保先生之官松溪序

士之器識為先矣則文藝在所或後期可以外至若軒冕重輕故進之則能憂退之則能樂道濟衆人而能自表於鄉俗窮居而知天下之務居今而達後世之情此其人果何為者而欲以名位上下成敗得失求之世雖有士人亦無識之者矣鄉先生保公拱德予兒童時聞長老称其幼悟岐嶷不凡及入邑庠群弟子方以記誦為務甚者去為遊蕩市井之事德藝大廢科第寥寥歷十餘年無一人能自振者先生深所耻惜早夜勤苦堅志勵業謹言飭行排群趍而獨向之雖謗日起遂以春秋領戊午鄉薦五經學者始復知有本領之學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授學官得訓導興化文教興行科貢相望初興化邑治僻入山嶺中瘴疫相仍不可居止民士皆依寓郡郭學舍徒建空名先生曰

上疏乞并歸莆田卒如其請邑人多利焉任滿進沙河縣學教諭舉職不違其初尋值憂去既復以舊職任松溪其所為固可想見矣獨不喻彼之學者皆何如爾先生自興化往還于今二十年餘南北行止若與予值以今所見驗予少時所聞則其器識之美蓋予所熟知也何彼之同事者咸皆相薦起而先生西復爾耳則猶未免為時人之所求是可詳也然先生年甫五十進德未已光大之業可期是又不必以今日為一成之論也予每見世之觀人者恒以己之聞見及人之毀譽為用舍之本有感焉姑因先生之行發之而且為所往道也先生門人就業者甚衆予顯業進士觀政冬官黃蹇以解元承事之任浙江參政此其尤顯者云

送楊太守序

太守陽城楊公承芳治邵九載政成民綏百度時舉卓為諸州最諸邑為士庶素知公不事聲称於其行皆貫志輯處未敢顯請其吳通府河南張君[illegible]肇以言予欲予言以發民志予惟承芳德政功名布昭下上非待言而白獨嘗念其存心制事之間有令人所無者三古人所少者二請為鄉郡誦之夫天下之剛直皆足以鎮物天下之廣明皆足以容物天下之勇敢皆足以致物斯三者達古今之美節也然其所至常不能無弊承芳質美識高外嚴中惠剛直也常持之以委易而不猛廣明也常持之以含容而不刻勇敢也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違于咸今之為郡如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鄙之金承芳治郡久舉七邑之產可以居奇貨未嘗經意編日始終無一足散恭夜及門者是其見信于人踰于伯起

矣蘇子卿以死爲事史外猗有餘譽承芳拟官以秉遂道
妻帑婦眷蕭然獨處[illegible]閉〻〻雖索之態此二者尤非
風昔之所多見也是故動之即行止之即從守之即固若
犨雖五而人不見其峻鑑空衡平而人不測其雁風飛雷
厲而下不憂其虛拆根撼挈樓臨之以威而不見其少抑
持羅障捍限之以防而不見其自阻日積月累千變百挫
尤然如良金美玉而不見其少瑜可謂偉人矣朱子稱王
忠文公稟乎天者純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
大疏暢洞達公其近之或謂公別白大明即日太顯言以
太較三者非自全之道此蓋其細者也予聞公此行不為
考書異時婦若陽城又聞天官尚書數論薦未果夫有天
下之名者未退識離古昔名臣豈欲自安而去其道宜有

所處公必退也其審爲頴川黃霸爲相功名損于治郡宦
成而急事所當爲公必進也其勉爲朋友近則相規遠則
相譽予於公有交際之義於其別也聊以此言贈之

伍僉憲父母挽詩

按察僉憲伍公宗誠痛其父石室府君仲禮母令氏力學
秉懿無顯名上請而卒登第後咸〻爲處置嘗益賤有禄
若益貧心絶志悲恒以己得罪于天地鬼神不敢自豫
京師鄉士大夫賦爲詩歌以表揚之〻讀其詞因尚論其
世知府君爲人文雅敏含累樂德韜于鄉終其生不降志
失己令氏爲出名族爲婦爲母皆至于其道遲叙二事尤
足以儀形[illegible]貞[illegible]家[illegible]如此無感其子之能過人
也夫以世[illegible]何[illegible]若之何而不能一瞬嗣

緒之成以少食其報此宗誠所爲於邑流涕貴有禄而愈
不能堪也詩有以慰以助其哀有引喻以舒其憂有惆悵
其往昔之未嘗有待望其贈鄉之有在以嗟〻惋惜之言
寫稱誦贊美之意可以著孝思而傳後裔何其能言也予
聞古宗廟樂詩述世德告成功或推及夫婦配育之始禮
大夫有判縣之樂宗誠宜取諸作之似古者時使善音者
和聲綴節永詩于祠以薦獻之聞者想聞之亦將陟降歆
憚儼乎如在矣慰安存殁貫通幽明所冀乎詩之助若夫
顯揚光大使令名無窮事在僉憲也

送別于憲使詩序

大丈夫懷抱德器以適用於時其要在審進退而已進退
以禮義爲主的者上也以事勢爲從緩者次也擇事權去
甘心覥貌于利禄之區斯爲下矣故君子惡乎禮則不進
進則足以振興事功制乎義則未退〻則足以表厲風節
斯人也吾於憲使于公見之公以進士爲行人擢御史遷
推官歷升按察僉事入備公輔出肅監司有致沢之志有清
世之望自鶴慶後風采益峻望復俞弘遠斯未幾紓用番
成而請老之疏
上矣
俞命有臨行李大伯某亦有官及士庶咸皆贊嘆引領思与
之御而不可得矣公平生淳利禄外事勢置度外禍福于
禮義之中進如[illegible]天白日然[illegible]敢退如河決海注脫絶
都防使[illegible]先其[illegible]托孤寄命可与[illegible]貴貧
賤威武而不能奪者公其大丈夫哉[illegible]

之者衆也公且戒行寫副高公宗選楊公維高育爲倡詠
羣公皆賡和成什以詩序見命維昔周公欲去成王留之
召公欲去周公留之申伯仲山甫有行尹吉甫作詩送之
留則舉重大以勉其忠裕送則述功德以尚其去來今公
業已就閑行當長別公等欲固留則時不能然欲遠送則
會不可再乃托諸聲詩以間見二首情而寓感嘆于贊
頌之表其詞則和高厚民之餘其意則不諂其樂之變委
曲忠厚一古人之用心也於其至哉凡詩之言隱約微婉
多比興而鮮事實無以考見本始故予特詳于序論使觀
者知正人君子相與之深而其德音之不可忘有如此者

慶大御夏先生八十壽序

詩留先生夏公歲登八十有一腴明如常言動不衰恆自
考繹精思不忘箴語時方治平門祚全盛子孫衆多合其
族內外蹤蹟咸率教順指熙熙然推先生壽是視是願公
壽之重于一家也如此杭人少相謂曰大人壯相稱曰先
生均年相視如兄行倍長杖履所至門弟傳輝題品有加
人物增重西湖山水間長堤野閣烟雲風月從之遊者思
齊仰止合章發奇薰化于老成耆邁公壽之重于一鄉也
如此浙東西故仕閒舉十一郡致爲臣者朋類比事如先
生其無幾大江南下吳越千里遠詢安否近致起居散書
幣專介使以問典故求論說常相屬于道公壽之重于一
國也如此三者皆歷年滋至耋耄有華若推而極之則文
章可以成一代之書學問可以通百世之故風節材器可
以表勵士類任重道遠等莫之與此闡實踐之以究碩其
風節材器是故入正途則娩美于張出處自宜則祇適
方召六十而退七十而傳八十而優游雖異九十相望而
旋吉履祥仕以義止年以德康平生力學古人至是當益
淳熟孟子所謂天下達尊今尚有見乎先生也乎聞天地
妙于生物而不能濟其終聖人善于教人而不能與其始
始終之交天人之際將不可必先生高位榮名期頤至壽
拔其始終殆有出于洪範五福之外者天人全也千百一
二不亦大可慶哉公從子翰林待詔柵微于言用申祝頌
昔石奮以上大夫致仕處建諸子克述孝謹奮壽幾九十
安養而國通世稱萬石君文太師彥博年九十復起平章
軍國元老不賢海內相望風采先生非常士不可以尚世
爲吉數以前一人爲柵致私願于家以後一人爲國致
紫望于天下

送憲副李若虛赴廣東序

漢曹參爲相飲酒不事事勃敵歷境謝安方擁集莊突酒
淵之後縱準乃暢飲酣歌是三子者使其後功無成而近
事若此有不謂之寡謀無術吾不信也故凡士大夫有大
材略必有大識見其所處置巧不能搠力不能奪隨其所
旋斡而不能與爲止節犯家規模卓出常度若優逸任情
坐債人事者縣足居則致謗動則致間非但名位己嫌公
類相若爲然形迹從近似躁復且及雖古聖賢亦有之
孔子世之天日也當時猶有疑於制而又有成其驕欲者
孟子繼相爲正言與道俱好說之人亦有刺其爲章棄置
不讀者故君子爲德固宜無所不聚而然毀譽亦宜無

所動心千金之馬累月不遇伯樂許時遇焉于時開歲
精氣上發雷煥佇目久矣連城璞玉屢獻屢屈非卞和堅
志之守則亦湮鬱而終無聞頓挫苦辛艱難閱然固天所
以成豪傑也若虛李先生為浙江提學憲副坐才力不及
調官廣東諸大夫士有緐議而惜其去者予謂若虛此行
正坐其才力有餘耳有餘而反以為不足未必無所謂也
一毀譽進退豈足為若虛慮哉豈足為若虛慮哉

送張公實赴湖廣序

聖天子臨御之初丕承治理振舉百度內外臣工無近遠
無小大承命惟德惟信用老成於是浙江右布政張公實
越有湖廣左布政之
命廣浙皆大藩禹貢荊州田賦貢錫第出揚州上今郡縣
分建數亦倍浙左右布政職任鈞敵而權制有間譬則家
必宗長雖嫡次不敢專事公右拜未及一考遽進此秩移
重鎮不知者亦可以得其嚮向予承乏給舍時公方第進
士相知踰二十年官已五轉猶簡約如草布世常疑猜望
之士不樂任錢穀公兩司財賦事皆優贍而永錄之節可
通神明溫雅不隨渠介不刻處增喜怒不先加之意端慮
恬勤疑然靜容而貪殘矯偽者自革蓋其藏能公斷根於
性本發於心原資之以文章問學故抱負設施粹為不見
其迹自可久而不鮮人所謂大受之器兩浙之人方將安被
其惠而今又為荊楚所得此都閫王孚端等所以喜為公
賀而又重為浙人惜也第恐明良遇合龍虎雲風之機植
修為里廣亦不能獨終其惠然盛大之際名高則妒忌位
重則饞盛周召元臣猶不堪此況餘人乎公行且至尔尚
當以盡忠為事而以恭讓為心輔綱清化膏澤四海使大
惠流行名位無忝公亦自是可以告成矣

劉氏重修世系圖序

大梁劉氏至海鹽六傳而家譜作七世而祭田族會之規
立八世而世派行數之法備作于景儀立于季俊備于公
瑾兄弟自昔距今世遠而事勤服殺而情合繼述之良衆
鮮久矣自古名家純厚如楊播禮法如柳公綽孝謹如萬
石君家人無間然矣猶曾不章於世二氏南度杖暮已有
不能事父及論去殤薙者其族於是乎衰劉氏歷二代九
朝更十世閱百五十年累一百四十六人雖分合事近勢
所不齊至于宗族不及其始門祚自若其道何繇意者本
固于大梁之先滋茂于景儀之際榮發于公瑾群從餘慶
錫類理固宜亦抑自有譜以來絕去利害脫淨華世以
詩書為定習以耕稼為定業子弟勝衣以上知教勝冠以
下知務成教達務始出從政惟習定故居不混俗仕不狥
時窮達各有得惟業定故泰不至侈約不至貪豐儉各有
倫本末相須出處相倚世德相融化此所以事益勤情益
洽而門祚益以綿懷此耶辭然移歲之物必常振舉則蠹
不生治久之事必常整飭則弊不作故持盈守成非曲慮
周防未有能過其創業者秋怠殊而張弛之勢異也公瑾
兄弟其尚慎身思永諸可以思思義學習業保宗睦族者
必戒必勉盡心力為之然後此譜世世可徵而文獻恒足
不然是特紙墨之具丕八可以可大可寧在是哉予於劉氏

此卷好者知德之言不敢不盡

周氏臨川族譜序

周為天下著姓此譜斷自明一府君不根極其本始所自其可知者歷年近遠分合而通族于臨川武陽復別附于後庶幾古人宗法經緯之間各著其人始終大略猶所謂家乘者府君至海塩令秉純凡十四世而秉純今已抱孫蓋十六世矣三百九十餘年譜僅四修八世仕者雖秉純夫積德數百祀而文獻之徵斯止此後之發潤其在秉純乎然物不能以兩大蘇州之寓武坪烏江之析亦既不可知而武陽視臨川猶派繼自今本支茂弗此其初不可無維持保合之法善乎秉純自序之言曰欲子孫雖百世知一脉相承親睦愛敬崇本始於無窮其意固在譜也欲子孫視譜知所同出而不至如塗人者蘇老泉之論也慮支派繁遠譜不勝書而欲彼此各書互見者曾文肅之旨也慮子孫聚散乃欽辞而人受一簡相遇則出質者元楊孟之論也是皆可以為法然子孫弗賢亦不暇觀者則盡失之今衍聖公家聚族千餘人散處於郡國老不相會叙遇輒問其行字則世第可互定雖貽生之務不同而皆不忘儒素此則詩禮之教猶存聖人之澤不泯也士有賢族望者能懋德以為本擇術以化導之類第其行字合族人世守而謹名其子孫以志諸譜何患其繁遠聚散不相識如塗人而不仁其所同出也予每歎秦漢以下國無家法而世臣之後微家無譜法而世德之後鮮授真非述而守之不足以傳於後世因秉純之請併序其之

天涯風木圖叙

郡同守楊公發失父母既仕去家已逾在龍谿十五六與祭皆不逮諸伯叔父及兄弟之在官者存殁盡曠音問今祖考積德百年所以圖遺于我後人者何在而今君此積念於心沈痛切骨無以自解因繪天涯風木圖述其意于圖後間一展誦宛乎如臨舊鄉而同姓宗族在出痛定思疚想乎聊以自扶于無聊之未至或有知其憂而命之以說者則所以見厥乎維察之乎發然令人之思古者哉公請以圖册過予請為序予惟古之大閑惟忠與孝道可以並行勢不可以兩盡古人所不逮者遠不忘孝亦各以其志公所存耳公佐郡六載居無留事行無暇力而明發不寐之懷無或有間望望乎如有待皇皇乎如弗及戚戚乎如無所容其志念深切非於居要業者不類彼富貴長往之士亦嘗有是哉夫羊魚之於親與不遠養皆自取公適不幸焉而能推父母之思以及同祭族人其孝視魚何似也且生不及養死可塋而祭不古事其類當移於君以顯之孝莫大是而至哭以傷其生魚之孝孰與公中道況公仕為大夫郡邑縣化錫類所及又當不止十有三人而已尚克始終一心以全盛美則遠者猶近既者可感亡者如存天涯風木將不足為感此其最善自慰者以幸勉之毋以為蒙文字為足託也

海塩送梅縣丞序

平湖為海塩分地風土俗尚與其貢如同產異居之家

事嘗參錯而縣比二邑之為令丞簿尉者政令亦多回扐而合彼此相為兄弟之邦已諸邑尤劉重勤禮問焉然地皆濱海潮汐衝激要害處其南為宗莊塘址為周家涇涇屬平湖梅公本潔嘗以石築涇口甚堅緻不為壬辰海水之變諸防隄盡壞宗莊尤為民病惟涇口屹然不動今憲副公可大行部廣瀆實案命本潔移董宗莊之役本潔毅然不讓躬率吏民寒暑不息工徒木石之務一一詳畫雖寸錙尺累亦必精估自為以聽不肯不利宜彼此而縱之且世為以或害之曰此詐邑事若為之太蕺民且然之說行不利于公皆不顧纔責成益急惜乎致功什九而本潔已滿任去職今大尹李公載筆以名進士出知海鹽贊識公而遂相別請予文為贈予每見郡邑繁劇不治者人率謂無材今之用人出自經術同叅而俞用久蓄而徐施安可誘之無材蓋有材而不自致耳本潔于隣邑尚尒況其所治哉或者則曰子前為平湖作送行序亟稱梅公廉能所許甚大今獨與築塘事何言之先後相忤也予應之曰本潔治平湖之日久故其事大治海鹽之日少故其事小大者小之積若觀人者不遺小善所以勸大也予謂我與其小而不及其廉能所謂不以制害彼此而緩急其所為此豈貪懦無立者之所能哉

瑞石山房集序

紫陽羽士范樓雲錄瑞石山房諸作成集將刻板以傳求予序予嘗徧歷吳山周眺鰲峰岩穴論混成將大當步亞研以峯而清華奇絕獨之園天所以括攬群秀登許予一隈以當作杭城中山景第一夫天地之文形于兩間上一

於是良山澤景著所以閒發納秘而成三才之功者必有言以先之然不達其妙則不能至于其言至言之士自古無幾後世登高能賦一時吏語輕授播揚人口往往與風雅並存蓋其言雖未至亦足以備見人文自不容不存者豈山登游眺覽咸無虛日題咏著作當傳于帝今合所作自元薩天錫而下僅百五十餘帝是何無言者之多也嗟夫人之生世才命常相左憂樂常相德無功偉望既不可自致又不能因事寓情嚮于所遇以言論行表見而遂者述隨底殆不如落英隆葉之猶有史存也不亦可惜哉君子病後世無聞而非聖哲不以名言為務者其叙述与之也是編勝事實始流傳感會必有至言之士不隨人後者至矣若復以嚴語相高不如且放教薩倩獨步

沈太守壽六十序

傳謂有德者壽修短若未定也然黃吳不齊年孔顏不同老以聖賢不可必浮又宜若有已定焉者自古凡于已定而不脩者其未定或于未定而不持脩其已定於是命于天祈壽以術皆非所以事天也水之在井壞之在算大小深長始各有度矣用者能緩汲而嗇貯之則其竭息也既餘者及後及其既也卒不能遠過其始人物一理耳非顏子安知其世不尤速乎故曰脩德以俟又曰順受其正不泥不忒可以幾壽矣予友廣南守沈公好禮初舉進士為郎時執守清婉神氣訓文章學問煥發于事功者方[illegible]不為[illegible]知為以[illegible]

復也務率從煩其才力名分所可為者多曰遇于清修
晦世戾而不為人莫知之也今年已六十步履如常讀書不
倦吟詩清歡無間無異疇昔比類之及年杖杖遂不親學
者悉其狩不圖天之所定而又備為有道乎其道也不已
則其定者益固天人合應自是而耄期可必矣切聞公母
太宜人吳氏年踰九十動止康寧肯有封崇留及祿養婦
姑子母族娶父公人生至樂無以加此回思洪範五福曰
壽曰富而不及貴三達尊言齒爵而不及富子路既仕思食
祠祿而親不得養好禮蓋兼之此天之福君子可謂萬付
其全矣可徵見好禮當益勵力敬事仰承天休以迓續宗
緒以慰安母心此亦天之未定者好禮其念之毋以一身
之壽為樂已也其婿邑庠弟子朱宗範因公初度以予素

相厚求言致賀夫既厚於其人而淳於所言不可故推本
以達吾衷因頌美而致祝望之意

舒太守挽詩序

古之人生有所立則其死也有所哀道德具乎身事功被
乎物忽焉不可復見在鄉則哀行于鄉在國則哀行于國
在天下則哀行于天下苟無立雖宗族子孫之衰服盡則
息矣嘅它人邪故嘉興守舒公歸卒于家今三十年自鄉
黨郡邑及四方之士念其生而挽以詩者如指其親戚讀
之使人太息不能已公由鄉舉登進士為兵部主事出守
嘉興大郡其所立雖厚顧亦鄉國而已何以得此于天下
之士哉予聞吳為于後雖盛弗傳公子孫森衍仲子瑛承
家聲世德清謹絕倫其顯揚之心無一日不存也予

舒一日不存顯揚之心則公之名無一日不著矣仁孝有
始終不忝于親則是詩之作將來可以篇什計也

海鹽縣送陳教諭序

官事叢雜而煩勞莫甚於州縣叢雜則咨詢不預或失于
理煩勞則精神易竭或妨于生失理妨生非善政序已之
道此古人臨治所以恐和緩時休沐張而不弛君子不能
也然民庶不可以常接田野不可以常出遊能使吾去說
叢勞無叢雜之失而得煩勞之暇其在學校乎翔習有誦
飲射有時祭享有度科第有燕會饗其言皆六經語孝其
業皆三代事入其門皆衣冠禮樂之地得矣是非吾可閑
而彼可言詠歌尊俎彼可設而吾可與精日叢雜孫句煩
勞顧誠有以致清淨閒逸廣矣之而適起居雖聖賢亦無

異然必得其人而兩有道然後能之自昔人事之有道無
道君子恆求之于其末不假乎逆覩勝度也邑大尹譚君
與教諭陳先生序進素厚舊侯莅政三載數凝役務興由
學世所勝躅往後以令士所以學先生也先生所經達務
於君事常共相力任其成如宣公祠海鹽志文獻之功所
以報君者亦復不淳乎間與君雅會於學宮見君從容安
裕遲留竟日沿派善道乎笑談觴詠之間其處叢雜煩勞
舉不失理道而散精神固有所自今年夏先生任滿將行
君淳條友繪圖賦詩貽之徵予為序予辭至再請之益勤
詢意其想起所謂得其人而兩有道者歟予聞古人胥教
海若曹悉之于齋相其先生之於鎮勤海師丹之於陳蕃
其忠定之於宣公切於之事多於臨別時道之則語書

意專其後皆足以有濟先生此行固當廷擢君亦考績於
上君子拔茅彙征之時也平生始終之變隱微之蹟彼此
心知意足而未及言言則可以爲終身任重致遠之戒者
請各於今日言之離別須臾會晤未卜人事之未當有觀
聽者在側其卒勉之以遺邑學美談爲後來成監毋徒酌
酒賦詩悵悵而別

晩香亭倡和詩序

草木以後凋晩茂爲貴然可愛之花皆開落迅易情於物
托取物者貴常爲之不愜夫美歷久惟菊爲能與焉雖時
月既過枝葉索寞過者猶將唄餘惜殘遲回焉而後去故
恒德君子多愛之吾友江用亨其爲者用身清標雅調優
入古人自家食至有位雖官居旅寓不廢培植一枝一葉
若可形喻所謂見似而喜不但有花時爲然也今休致還
家世念如水獨不能忘情於菊以之爲號名之于亭發之
爲詩又屬和之于朋友菊自有詩以來幽懷雅作描畫鋪
揚未有若是其盡者雖陶靖節何以加焉然靖節遭時多
故志念幽微故其詞隱約而沖澹用亨際遇承平進止惟
裕故其詞暢適而豈愉揚子雲謂泰之士也猶周之士也
律宜其言之不同也言雖不同而情性則一晩香之詩自
當與靖節並傳不可以前後終解閒也

甘谷堂詩敘

風俗通載南陽甘谷有菊水滋液浸潰谷中千餘家飲者
皆高壽邑士徐君公擧早歲從請東坡丹溪書得中和治
法環境之人仰其藥少者無老者康疾者良愈固相與稱
所居爲甘谷堂其名未著也去年冬友人趙用宏患重疾
幾危始延致公擧公擧至視六診以藥之藥合然非死病
用藥反耳後效制治察公擧始無吝惜終無德色諸所
交用宏者甚難之乃以故將爲詩以謝求予序首簡予聞
神農書以菊爲養生之藥能輕身延年水銀以乳泉石池
源深靜活爲佳品甘谷合二物之美宜飲者多壽然所以
能致壽者敢使而聞其也公擧誠能虛懷有容絶去畦畛
使人不難于求不吝於物則環境之地皆甘谷自是可户
致壽於愈疾也何有言以是有感夫天之孚于人非獨南
陽古者山澤之利未爲土地之力未盡君民有和足之義
公私有相須之功上無甲兵土木齋祠征役科權借貸之
煩下無道釋游冗技術方技奇觚淫巧之耗凡民所資以
養生佚世者皆得便取而足于用燮理變化者又爲之撙
節導制脩和相協以安全之所謂生之不傷扶之不危節
其力不盡故其民多壽後世法制漸密休戚相懸無古人
之所有而有古人之所無向之所資以養生佚世者取之
有禁用之不給而飢寒勞困之病生矣爲是故也農迫于
畊商迫于貨工迫于藝士迫于業及其從仕又反以所病
病夫所治之民雖爲有甘谷亦將無及盡然則何不相
孚于頤達也古人謂達爲又相不達爲又以病其藥然
之者其惟良相乎方今明良相逢四海仁壽公擧方將穀
其子永泰向學從士仕其進進矣因序詩也聊敘吾之所
感

溪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海昌許　青　編集

門人朱　祚　校正

序下

送王輅君載將廣東序

王輅君載將之廣東別予安寓齋予語之曰君少年時達務不事舉而遠遊嘗有說乎君載曰輅幼從父遠仕以行今雖速未能祭養所切應有事以自托于司馬子長未從誠不自知其不可也先生幸有以教我予聞其言壯之曰古男子初生桑弧蓬矢將以射四方百物遠大之望所由來遠矣然無故去父母之邦雖孔孟時中聖賢與天合亦同慎重惟春秋戰國之人迷方率路無王

上者為遊學為遊宦下者為遊行遊俠遊說遊技遊食然是時王制不行國分土裂俗異政殊士馳騖于名利非惟不能已蓋亦有不得已之故以是行不酬失雖有富貴功與辛不能贖防危困厚者之衆而時亦為之甚病其後戹逐于秦散亡于漢至七國時遊說猶有存者子長以周秦世族奮耕牧而起于龍門東西南北無所不之其行蹤徧而雖然不為名役不為利趨不為家室口體之奉超埃壒窺然紫髀脾群下而立千千仞之表探奇索隱陟高臨深所延攬蓄積于外內者足以盡古今之變異極天下之會通其要在于講業齊魯之區也及奉使遠方將歸首大鳴而詠歌流至晚不得已發而為書蓋其粗迹耳使能畢志究其所以特在戰國諸子上哉今廣東南越故地方子

長在時出為尉佗隸邑元鼎六年久如于九郡相去餘十年李陵事起子長已為太史令山川壯觀平生所未盡歷其地險遠雖言處西唐中猶然士知文學實自韓昌黎始而今文獻華出相望子長講業之都不特奇貨可居君載周遊吳楚歷覽都會且御于番禺子長未盡前古未嘗者當其有得于耳目心胸之間予及其歸驗其所發與子長何如焉然後信此行之不徒也若曰行橐中外數如陸賈於孫養得矣繼述之志將不在茲乎

送段仁甫序

昔董邵南舉進士連不得志有司將之燕趙韓昌黎為文送之稱其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知其必有合焉之安仁段仁甫業舉子于遼城試去年鄉試不偶自山東至所

西海鹽者其試用誠周行數千里必其懷抱負充蔚然無鬱鬱不平之氣似非求合將有取于善焉者夫一邑之風俗視其宰用誠丞海鹽適正吾縣事士之賢否所係吾邑地褊小承化未移無以應仁甫之求即有之亦仁甫習聞于家庭者然吾邑地不絕材善無棄所聖門為弟治一邑其人猶有可事如父兄師友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苟好善雖市肆亦有可取者況仕國哉博求而時誦天下有公況鄉衆哉仁甫自是不已將可以得志于有司矣於是邑士夫於仁甫之歸皆相率而告以善道聲俞人協而為詩以予言為序

贈宋朝光序

成化癸卯溫州衛指揮宋朝光以才薦舉於浙西九千戶

遑事措置其安雅倚重人至今思之以驗二年其同陳和齋時代其任予始見遠問朝光以□何在和濟曰兄向在浙西旋緣念母喪未終不忍以墨衰即事力辭於命荏苒至今又自顧年及六十不敢以衰陋杜計令歲始必移檄以予海奉職于溫不復有進仕意矣道臨行過別謹寄托致謝于先生道願得一言歸時不識先生亦復有意乎嗟夫士大夫平居高論洸然以忠孝自期及祿位薦加鄣于得失之慮不知起復非良而反覬覦焉況在制令所得為者其孰能却避之人嘗言求忠于孝朝光能不負于親宜其知節而退亦不負於君也古六十杖於鄉如朝光者三達倫矣豈特一里社之所爲哉惜昔里巷諸公欲一再見不可得因和齋歸用致予言勸朝光贈併以勖其子

送方訓術序

松城方廷獻予友廷輔上舍兄也早以陰陽之學名于鄉邑大夫薦為訓術來謁至選部許之既而將還會予過廷輔所見諸坐中精神氣色視其弟同無異而言論舉止紆徐中節可愛絕不類今州郡間為是官者雖予向嘗與廷輔之交逆旅中亦不知其有賢兄弟如此款語之際因復得詢其祖父所履歷知其兄弟七人甚相友愛而皆文采可觀以若人而處斯職宜乎不類夫予之所見於州郡間者然當群策並用之日不能以經執德行與廷輔相後先顧乃自托於數術而小用其道心竊怪焉既又思漢之時太史公者率以著述爲宗而兼衆形象氣朔之任雖司馬談父子猶相繼爲之則占以推測固士大夫情物洽聞之事也況百里之地且有民人社稷至于災祥寒暑方域祭位亦古臺史中之分職且非淳雅有識之士烏能嘗之廷獻縱不欲其何識之能辯於邑大夫哉且使廷輔既不居而諸弟皆少小廷獻不可以去亦不可以終無聞則亦庶幾思得于是而歸榮其親足爲有利於家邦也夫以匹夫一業而家邦兼利焉雖聖賢亦有之矣尚何怪乎廷獻哉余方有見于是適刑科給事姚君懋□贈行遂書此爲序

送孫先生赴滋陽序

海鹽故多賢舊稱仕國其後憲庠校者頗以歲月致宦學者多趨於苟簡與學事者亦安□於故常無能以□□□興舍家執經之典絃哉不講至有□□焉未習業為他道雖有通美之材亦無自興起乃相與歸之地勢而終甘心焉寧年十九始從學子□□學于許氏家塾明年補邑庠弟子又明年逢川先生至□□□□樂及身而止先生爰定數事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學舍躬自勤勵與諸生日夜相論授時刻之間皆有程□□□□之聲每至晚不輟學校士習爲之一新而人亦□□□□□及丁卯薦書登名者二人寧其一也今□□□□□□□科第雖幸成偶致不足以爲勸然師道淑人之功□□□於地勢之外也先是寧以過情之譽致思于同事若及先生至庠知其無他始進之□□□加獎□□□□□許氏業寧亦成般自奮不陂以□矩度故先生始終見待不失恩義丁卯後

丙以下紛亂歸家日不造其閫大盜疾病歲常再三先生
益加存恤周冉子撫從授經責欲使得同也毋自登第後
去而大者五年居門墻獨未嘗無思今年春先生以考滿
赴
闕會選部以學官補御史員及就試先生竟以時日後先不
預考列仍進名出為滋陽教諭命之不競謂之何哉昔安
定先生教授蘇胡後以弟子之盛對而起搢紳以小官居朝
名實未行于上下不能為先生增重徒自惕而自勉以求
無負于先生亦未矣然寧知安定之教滋章和易望之可
知先生為人嚴毅有度高而不凡資質柔不若平未能和
其門戶今滋陽故聖賢地士㧞萃隋之習而風氣厚樸
異他州先生用能以安定之教則劉君錫往之從行有出

類其師者一海鹽㞢足為準望我傳謂吾師無弗無所寧
也反教最深於先生之行一不能有所特致感今昔臨
岐悵然涕述此以為從者告

送嵇廷璣序

切予為沐陽孫先生高弟子聞其鄉之後進有嵇廷璣者稱
學行問雅而能文未始識其人也去年先生以任滿廷璣偕
鄉貢偕赴
闕同寓止者累月無日不相見於行聞之有微也及今與先
生道海鹽舊事語門生故人廷璣皆能道學論因知之日
向當至海鹽余時曾試不偶其來耳因從廷問往還不勝
天涯故園之思歸是情好益堅如平生矣幾
朝廷以諫官議令有司試今年知經術者補學官有

願從者具名以聞及就試文義羅去廷璣動引
注疏論對過人乃與擢於海鹽代先生為繼任之
官嗟夫天下之事固有巧值相偶者乎聞古
之人同官相更代則云有兄弟之義今先生去海鹽未一
載得舊友以繼其任向時之門生故人又皆廷璣所見知
而能辯論者師易於教弟子易於從有不待智者而後知
是廷璣在猶先生在也故余於廷璣之行不獨為海鹽喜
為廷璣喜且因為先生喜也或謂古之贈行必以道相語
而予之詞不根體要非愛人者予惟廷璣之於先生其地
同其業同其官同則其所施宜亦無不同矣使誠有所不
必同請歸而聞之先生予何辭

送施有孚序

景泰七年
聖天子特益闢治理乃注意學校用諫官議
命吏部詢胄監士無少長無父近無限貢與惟賢是闢將處
預教導之任用造我承士惟三月乃登進有十八人于
廷試以教事擬制式問數對惟允簡嚴收選衆任者三十
有九人悉命諸學官厥職有差俾畢協于此有施文者漸
人也惟德惟藝克勤于身克積于鄉素始建于成均惟茲
三十有九人莫克與並用受茲郡陽訓導凡厥庶士罔不
胥教語曰古昔胄監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幾至亦罔或克
用今茲靡常古昔興學選用鄉舉之士多少小之人今茲
靡常惟夙夜不敢荒寧俾成德達才用答茲
寵命我聞今之職教所謂名不聞謂位不顯謂教為難行嗚

呼古有胡安定先生從遊者若此近固不用化越厥攸又
在官于師有光令惟祇遹乃聽閒繼乃新得行貴有恒詞
尚有本亦克用化有服大侍越永有休聞矣何憂乎名何
患乎位何畏乎難行刲兹鄱陽世尚文儒是崇是信習俗
惟舊先生尚亦勉為之毋俾安定專美于前哉

送張知縣序

古者諸侯得以主封民宰相得以攝庶務自封建不行事
權散主之後承宣總理惟郡縣得循其舊自今觀之六部
之官召人于藩臬方鎮之司致民於州縣是內外不得擅
一夫也尹朝出令民可夕至是邑可以當諸侯之守矣掌
錢穀者不預理刑罰治兵戎者不復事工役而治邑者皆
兼有之是今可以分宰相之責矣夫今七品官亦環百里

為邑而以七品之官主之上壓于重鎮而下與無知小民
相從事乃欲兼行古昔經制之任而稱良於長吏聞斯亦
不易矣雖然豈終無人哉自吾為孩童聞邑庠有張公世
隆學先生之道而未克顯後余補弟子員與公同事固已
信人言之不妄及公入太學益深于世故足以驗其道之
可行始應選而起試政於司馬上卿今年春選部奉旨
丘尹以其所學為令之職宜無難矣然其當以愛民為主民
苟給事雖未集不害為能民苟不裕事雖集雖謂之不任
亦可也且天之生物使智以道愚賢以治不肖其本固已
如此有不厚於民而務近功以取聲利而可以為治吾未
之信傳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承
宣總理有民社之寄者乎山東之民近艱阻以是存心施

諸政事則循良之譽可旦夕起公其無怠於官成我予曰
望之矣

三鐘圖序

三鐘圖與詩文共一卷吾鄉士大夫姚公綬等以贈中夫丈
先生中夫携致京師予過其館廨囊中得而讀之始為之
悲中為之疑又終而為之喜嗟夫今之用人惟舉業最盛
苟可以自信則立致顯融非有野處山藏待徵應而求推
致而起者中夫固昔之遊庠序領薦書之人胡為乎懸輀
種種尚蒙未進之名徒使人推古遺事以相依擬余是以
悲焉既又思古之磊落奇偉者多不能早有所成就故大
任之來恒有艱以先之是中夫之時猶有待也然而材名
祿位不並遭于一時雖以賈董之賢竟蹈此咎豈是四者

固天所以制予奪乎不然則或曰此而有齟齬之者是又
不可與三鐘之事並觀予是以不能無疑焉雖然君子之
立身行己必有內外大小之辨今之語曰楊震起布衣致
微應不受遺故人而官至太尉何貴且廉如是此以其在
外與小者言之若震之事當自經義訓士時觀之則其所
知行固以重乎內而能立其大者不幸而不遇則亦誦先
王之道以叙一世其名亦未必不顯聞至今日是其貴與
廉且亦足以為論而況於鐘之有無哉今中夫有該博之
學有孝弟之行有通時之材其所知行蓋亦無愧古人矣
若夫在外而小者得亦善不得亦善也況其進為未已理
或可以終得哉此予所以既疑之而復致決為人喜也

送朱孟瑜丞莆田序

縣有令轄令者曰丞古所謂位八品述六職佐理百里故令與丞同稱長吏昔獨孤君丞九隴語歌頌議者不歸於宰而歸于丞丞之足以有為如此崔斯立丞藍田則言位高而偪嫌不可否事至日哦於松間何丞職之異於前聞也意者九隴易治于藍田獨孤才過于斯立或二邑之令賢否不類歟夫不自安者防偪不自信者避嫌非丞之過任丞者之過也不然韓子特有為而言耳豈一是語哉雖然偪與嫌固非君子所當慮亦非君子所甘化故忘所委任而詩以自放者非忠自多其能而因以逆聲利者非義惟以正自處遜以出之裕以成之必不得已焉而後身任其責則吾所可否者在理而不在己焉能不行是丞之於邑固足以有為也吾友朱孟瑜號暢中和易有決其材真可適治方在太學時大司成王先生達貢亦嘗器許之望過出時輩儕足溢流於是官也何有予惟今世郡邑之佐其賢者多抗以自高不賢者或卑以自廢辭妄過于其長為之長者亦復假然自好於其所如皆非古人協恭相規之意莆文獻邦也其民淳其治易舉孟瑜行必有合其士大夫多予同年故人有足可為予贖師友者公務時閒燕居靜雅試以予言先之必有過而語之以善道者甚可優于天下而況一邑哉孟瑜自此當日益矣

張惟和中鄉試序

景泰七年秋八月順天府鄉試得士三百有奇容有請第七人張祥者曰君少從今太常鄉許先生學吟詠為古人文得先生之蘊及長以舉進士為業又從前翰林袁先生受詩經有成而棄以方岳出鎮後進治春秋適歷諸儒門借閱緒論京師學者多所推許並當大比乃錄魁然出群有司者又特著其文以傳說則誠賢且能也顧為我一言以致賀焉予惟賓興之選鄉制也自三物之教缺而取士專以文凡業儒者皆以經義為本實而行其文詞故其企于成也易然亦有論命與籍名聲滿闈終身不得一舉者此理所未深曉古稱才與命不相值豈其為之者人而成之者天乎盡乎人而不得乎天可惜也未盡乎人而偶得乎天可戒也既盡乎人而又得乎天斯可賀矣學行信于鄉是之謂盡乎人進取合于公是之謂得乎天此其有光于科目而為士者之所共賀也豈一人之榮哉予雖未識惟和而容之言如此將庶幾莆所謂論命群集名聲滿闈而合于公者歟世嘗以是為難而君具有之則其才與命固相值矣行將與十二州　佐父從事於春官

大廷之對一舉而盡天下之善以收科目之全功則君之事有成而可以繼受賀也尚相與勉之毋或自滿容以予言為迂遠書之以賀

送魏廷用序

魏先生廷用為瀧水丞數舉善政事當民者力持之無所顧嫌偪及父喪去任民皆遮道攀留欸頌至今不置暇閱改廣邑丞遇事如瀧水而剛直過昔竟以形迹被誣免官士大夫有知其究而為庶業所阻詞窮力詘而不得白惴惴焉則知仮從留都下者五年矣今

聖天子已復寶位周察冤狀幽枉必達得援例復其官以歸

秋八月道出崇文門聿所遊從者設供帳以餞之客有融言於衆者曰聞之瀧漊二川之人昔公之佐邑也衣食無所缺盜賊無所擾田宅無兼併之虞賦役無侵漁之患吾民之徙者復困者蘇少者有教而老者有養胡為而忍忘其恩也民之言若是吾尚疑之及來

京師聞前大理少卿李公奎今祭酒陳公詢擢巡監察御史陳君介李君周監治大名俱上疏奏公才能出衆優於佐理政績顯著民心悅服請加優異然後向之所聞可以盡信而遠大在所不言也不意公竟為惡己者然罷謫以歛民徵索無驗則盡出其先世文物而易償之囊橐一空僅以家口返凡其見惡于者則皆下之所感者也嗚呼人以仕宦致身富而公失其家人以善政顯融而公更以禍罰紀律者可以形迹求人乎哉雖然善惡是非存乎己毀譽愛憎出乎人成敗利鈍由乎命出乎人者不可常由乎命者不可必君子之所以自致者惟善與是非而已耳公早舉賢良雖為長吏出處惟正惠及于民存乎己者可謂有得矣雖其中科學仕途頗遭毀斥而今以冠珮還家事竟雪白亦其為仁之力足以勝乎人而俟夫命也去就之間寧復有愧哉且聞公家乘為唐文貞公之後今公雖去任其乎瀚以進士為侍御史懷抱利器有為將來凡公之所施未究者將盡發之侍御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請執以族之毋以離別為也衆以客之言可考遂次第其語因予以書之

封主事劉雲坡慶壽詩序

成化元年冬十月十九日封刑部主事雲坡劉先生初度之辰其子潘淵提刑江浙先期來

下繪圖求詩持寄歸為先生壽邑予請曰昔者家君年登六十誕日會溥以公事抵家天假人便勝事非偶至今想合稱自欣躍尔來又數年矣家君眠食如常精神益壯溥忝靡職不能一再歸承故惟乎以下情至而不能文且不敢也嘗假諸大方家言吾情而為之祝禱者凡若干篇幸一言為序嗟夫世未有若潘淵之善事其親吾因以見先生之能父也亦未有如諸作者之善祝頌于人之親吾亦以見潘淵之能交人也夫農工商賈各養親以其道為之父母者各安於其衣食足而已矣潘淵以儒業致通顯榮及父母不以利祿為華而悅之以清白禮義之言使非其父特樂之乎潘淵此日是吾乎無以見世之論人也往往以愛憎為是非以窮通為賢否故議論之下必無全人就肯同然一辭惟其仁之未顯之發以相親愛苟非誠有道潘淵其能見信于朋友若是其至耶雖一舉而於身於父母於朋友皆足取重則是什之傳不誦之鄉人誦之邦國不止也芳辰載臨堂宇和開賓友具臨杯酌既庶先生蒼顏白髮烏帽錦衣扶醉于俎豆之間與客按圖而觀信歡而和在園壇賁林谷生風是潘淵雖不在其心有是樂昔眠食如常精神益壯予尚當為它日賀也是豈足以畢吾說哉

雲程歷履詩序

士固有一出而名天下而四海者此正大人之事不易為

也亦有少發而輒沮敗久任而功無聞此常人之事不
足為也至若名與實俱才與位稱進退以道始終自得從容以和
裕於貴達之鄉使天下陰受其澤莫得而致譽之者此達
人之事人皆顒望而又不可以必為也嗟夫不由循歷者
不易為不能履歷者不足為由履歷而至焉者又不可以
必為然則士之仕也終無日哉蓋亦有懸于命關于時至
焉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矣余同年劉君濬淵以英敏致遠
之才適會夫昌明澤利之期自弟子員登進士為尚書秋
官主事僉憲江浙文章政事迥乎出群所至不動聲色而
然成績譬諸重載之舟放諸長江大河了無觸沮不事操
運順流而來一日千里同是以往蓋有不知其所極者視
彼風帆浪楫阻遠于顛沛之餘者可同日語哉則彼患之
士豈直其材之異於人耶好事者即其擢憲求後為十二
事繪圖賦詩以贈濬淵其辭皆和平雅正於焉頌其所謂
發乎情而至乎禮義乎以見士大夫之重濬淵之賢而樂
其有成不止于一人而已也濬淵尚益慎勉之

王希曾冠序

翰林侍講毘陵王先生舉古禮冠其子沂而曾號希曾同
業者讚之曰儀物式備賓容孔嘉日吉時良首服具加陟
降秩秩容光滿家希曾之心能無樂乎吾謂亦人子何能
及蓋於希曾也其父友兵部主事趙君克剛以此言告予
將致余言為希曾勸勗復之曰是知禮之文而不知其實
能知樂而不知憂其憂者也夫冠父道之成子道之始非
特為觀美之具父母所以教養其子於不已於懷者望
其長而能自立庶吾一日之少紓也今乃四體無虞禮義
日彰廉齒可以任成已於是告諸祖宗而諸卜筮咨諸僚
友舉所望以責成之辭之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夫然
後字之而不名禮之而不與登諸成列而不以供童孺之
事作止之間隱然有交吏付授之意情至此子之心能
無思乎將曰吾父母所以教養乎我者繼自茲成人矣理
義未明人何以我為幼而今以為愚言動不謹人何以我
為少而今以為弱進焉以綏人向以為未及而今以為無
能凡善有可稱者今皆謂為當然過有未改者今皆指以
為罪矣彼加而視聽而字復而申伐者皆世之名能人也
雖父母猶將以歲月假我其如他人何哉門弟戒前以約單
以下然以為又不幸或出于鄉評之至于父母之聞乎禮
教者猶克自爲況世家名族為宗于父母見禮于宗族鄉
黨者而可不勉此其心將何如慶而占者直以儀文未節
樂之蓋知希曾之淺者也雖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憂成以
樂敗者使希曾誠能知所當憂益自進諸用無愧于今日
之舉越無失于先生之望如是而後樂可庶幾否則非所
云也古冠禮既畢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執友鄉先生執
友有誨之者則拜余於希曾信有一日之長義當序故欲
以謂進之於道然不敢以先生執友之禮自處也毋煩拜

謝朱孟德贈序

成化己亥春予送女適劉氏來杭供居于水仁孟德衍幾
女病氣痛甚劇大方脈杜劉二公以予故盡力劉氏素
所用壁兼治問所飲食則喜熱所甲御必實乃投以藥

血理氣之劑一不效乎回還女僕兩使撫視居二日夜疾勢稍留衝激上逆如刃割火灼喘急厥冷無復人色時漏下二鼓急扣孟德門起諸臥中自帷內引切數曰仁向欲降火議者恐傷於寒涼不用今迫矣法當大治其標可一服愈有不信仁請及之遂製方以兩制黃連為君而佐以山梔大黃芩柏靈脂蒲黃諸劑湯液始沸遂以消勺飲之痛立止再進疾去其九三進起息如常忘其病矣古稱壁有劫病功乎平生多疾未嘗見壁藥之神有如此者世常署李明之朱彥脩而病對守真張子和為雜去司孟德治疾始知壁緩急異宜在所遇何如耳嗚呼病者喜熱惡寒壁者亦既親乎問切而治以溫乎之藥可謂得矣至其功効大相遠絕世之治人者於民利病不親體迴見乃欲取聽于傍側之口而與除之未見其得理也或者曰壁爲可以論治則鳴條牧野之役非仁義不能爲其後先彼溢血養氣於是病也亦宜

送錢廷琢憲使赴江西序

按察爲風憲之司世稱其使曰廉憲同官相謂曰憲長曰副使以下皆得伸決滯枉而辭詳者必於長皆得禁除奸梗而請讞者必於長皆得收舉貪墨甄録能否而考績書最者必於長長副之名分白矣按察曾事爲獄訟設哉夫法雖良必任則弊人雖慎居常則弛弊必委靡弛必縱蕩按察所以防其弊弛使不至于委靡縱蕩非天下之中正曷足以𥚃此是故民俗之隆污兵戎之輯亂戶口之盛耗刑罰之平濫官邪之邪正皆係于風憲然其標準的則又總萃于使夫以六屬之務列四方之紀而以維持禁制之權委諸十有二人士之達可行者寧有大於是乎古人謂當是任必仁可恤孫明可振滯剛不畏強禦智足以照奸有是四者而居之以鎮靜行之以簡肅持之以正固端本一志以定群下之趨捧風声氣色間見自化者上也急先去甚畏紀不犯者次也鈎摭剖劇損益相當者下也彼依違苟且之流鳥足較其有無也予同年錢君廷琢英爽練達器識過人其毅然爲公之心自御史時已然及副憲福建廷使貴州風範益著所謂仁明剛智皆可以無愧于古茲移任江西不過出其素有以經車熟路無事驅逐自合軌度矣第念峻坂不迴急足難馳王良造父未有不量地審勢而為之緩急周旋故尚居行於逆之說將有少益朋友之心耳焉有如廷琢而尚俟人言哉焉有如廷琢不知名分所係哉焉有如廷琢而舉官任職不出于其上哉鄉先生大卿夏公素學廷琢同其行賦詩贈別有得斯和稱如清風古者非諛聽者知德而序之者敢不敬承其美意而發明其未言者乎

送梁克宣序

浙藩少參梁君克宣初以禮經第進士官吏科進左給事中歷今職以予嘗備員禮科相視如故舊時過語曰鏞忝六科以言為職而少臨事自委斯切恐有負任用為同官羞惴惴焉若不能勝予惟自古及今凡相君百職之成敗得失未有不係乎心之操縱操則戒慎戒慎則思為恭恕為公廉為忠孝雖弗及終有所恃為縱也則無所傾忌無所傾忌則肆為非僻為貪私為險詖其末將無所不至雖其□小

有不淪于昏污者彼奇材異能閧化胝絲而出固不可以常得若夫承平之世制度已成取之以定法授之以常政人才大畧相似其於事也宜若建瓴水及考其成始終乃或大相遠豈宜皆才之罪哉盡其心與不盡其心之故耳夫小心抑畏自廣其不足此三代聖賢德業之機也而克宣效之于回來有以見杜之能盡言職即始有以必其終之能盡官守雖服大僚稱偉績柰斯以而已矣歲九月克宣當奉

表入慶

壽節其長呂黎杜君益之七聞劉君[illegible]以給聞賦詩以贈其行畀宰為序惟昔賢臣之於君遇歲節則有規勸之詞曰燕會則有道德之戒當袞偷和適之際寓諷導危懼之情言者易入聽者樂受然後能有事也克宣於淅勞心之久必有實見今之行與事會凡民情休戚政事利病方域安危所當興除更定凡可以輔清化而祈休命者幸一一陳之人將口渠給事一任方岳而發[illegible]以事如此禁近之官信足以得才也克宣何念哉

沈安人壽六十序

古人論女婦之義不外閨于人是為女婦自處也苟有重于鄉黨邦國君子雖表揚之使周天下後世無不可者六經皆聖人筆而載閨門之懿有備見言行始卒者獨詩春秋尤多聖人豈不欲蔚于文不可得而止之也乎湖沈安人戚氏故廣州守公體仁之

命婦潮州守榮之叔母歲壬寅壽登六十九月十日值其始生之辰鄉士大夫袁與廣州叔姪厚者即景與寧黌為十題各賦詩以致祝頌既成什榮命弟棹率廣州二子梁楷諸子屬為序寧自少屬居役貴後飫聞沈戚二家事知安人為女為婦為母之道無一不可書所謂有重于鄉黨邦國者德本茂源君子固擬其多壽既壽矣使或貧病相沿凶荒迭至於壽也何享有壽矣使或子孫不類門戶云衰於壽也何樂可樂矣使若為士者然行成于內而名不彰德備于身而人見數雖壽也誰與為壽今母既富且康欲養備至中壽初度適茲清平有年名顯于

封章德著于鄉頌大慶成于孝弟慈愛之餘天與人從五福咸萃矣其為詩又皆典雅沈實德音洋洋鏗鏘之金石列諸風雅當亦無愧于聖賢也寧也窮居簡出不國名門戚事近見于鄉邦親友之間惜不能表揚之使周天下後世於詩序也何有哉

魏仲禮父母楷德卷後序

贈監察御史魏公與其室王氏行狀銘表祝詩共一冊凡若干篇予誦之終卷不覺愴然嘆曰嗟夫凡天下古今智巧可以詘群力而不可以得一士之心威令可以劫衆耳而不可以鉗匹夫之口富貴利達可以眩一世而不可以保身後是非之名公夫婦閨中韋布雖清德懿行未底下壽以殁屈指數十年間事與物移老而後死者亦復相繼無聞矣顧乃輝煌炫赫𡨚著加而海內名達彼又相與稱述如同堂一日語非甚盛何以得此於寂寞消躁之餘哉即有智巧威令富貴利達者能得人之心甚口許而有

吳名乎哉或者謂公夫婦實係于其子而仲禮所以克振榮貴者則有遺教所及是固同然之論然以舜之德終不能善頑嚚之名以克之德終不能已傲虐之行雖父子相傳亦必會遇天常而後能大有光也嗟夫

送歐一清序

世之為學聰者率以能取辦場屋事為良師至其定心應務往往雖出人下四視故業猶工技之徒挾以取貲焉者柰之何其能為良也古稱師道立則善人多道同非詞文而已顧今長於詞文已非道之體要況又使不能者苟之何以哉夫師者弟子之模範也苟於模範而欲假其所生就此世所以難士也邑掌教歐君一清自鄉舉貳職益講解理道能為古今文其末蓋已過人而其本諸身者則又

簡易和平公明坦蕩言可以考成行可以達義師生之間了然不以利欲一動其心而資全顧振庶幾古人恩義吾海鹽自正統以後為教諭者詞文之外惟閩人林尚仁與先生兩人可以稱有道尚仁視先生深粹有餘而闓達不足其大端則相似不幸早卒人至今思之見先生自可少慰而今又以補任遍夫大抵物非分定雖得必失何此邑士子之分薄也先生向去內江士詣

闕請留因得再任豈海鹽士習淳薄於師去住都不省會邪或先生德教未久而成之者尚虔邪何竟無內江之舉也海寧衛侯李君華特重先生諸予求言贈別人嘗病文武異致難合先生得于兩難則其易者可見所不果留者必其事勢有不可者乎是固無求于師生之間也惜哉

沈稽勳先生詩集序

風雅義理漢魏日遠近世為詩者沿襲于風土好尚又各回其氣質學問以相高下而所見無全詩矣然與其留連模倣矯而為工又不若出于性情自然者可以考見是非得失不失先王聲教之意古人謂禮失求野真有謂矣拙庵沈先生溫厚恭實出於天成清虛寡欲脫盡世繫平生行不背言違不變心老不改度卑為鄉黨儀矩而其稽古通經之學又足以刑身及人不待論列而後見合內外蘊發之精且其詩之過人也知先生者得見其詩如見古鍾鼎未暇款別而珍重之心固將先定矣彼回聲模倣者烏足以類先生哉夏大卿所序列有德必有言以為言可以知言矣予復何言邪敬書所見于末簡

具慶堂詩序

祿必有所由至名必有所由得無其所而幸致非君子所許可也況五福之尤重者乎傳言仁者壽有大德者壽世常以柳跖為周壽馮道為喬壽然則壽之所以為壽將不專于壽年久視苟得其所而可徵信雖闇者亦喜況其子雖歷千百人而不可一得況夫婦偕老邪必若是斯可以言具慶也廣東鄭君崇信父母俱高年無恙崇信得歸者數年嘗思念不置士大夫知之者賦其慶詩以頌美之予未識君父母誦其詩可以見其人易所謂視履考成其旋元吉大有慶也君父母之謂矣崇信佐郡有聲時際華要所以資今其親者非一書所謂居寵以父母慶崇信之門矣以而後益修厥成益安厥守父子之天全慈孝之風

治使今日之具慶遂爲鄭氏百世之餘慶而此詩當爲觀
風者采矣

梅南序

詩詁謂大庾嶺上之梅南枝已落北枝方開寒暖之候異
也今大江之北植梅漸富遠邇而無惟江南叢生衍發孫
湛林薄及其疏變則枝葉先零然則梅之畏寒而暖宜于
南地固其本性也然入所以稱松柏而不及梅竹也獨其
稟賦有時一陽初復生意即形蓋得氣最先者出群齊故
其舒發當在陰寒凋落之際人固謂其耐歲寒而愛重之
是所謂樂其遠而忘其恒者也於乎豈惟梅哉然是物特
異而愛自多非但香色標格而已凡萃多葉華梅獨五出
凡實多甘梅味終不變凡草木先逢春競秀葉而後華
梅獨華實乎見而葉漸生以是愛者爲清士植者爲勝地
吟詠者爲佳製范石湖譜得其名品楊萬里序得其出處
唐宋上下陰何杜宋蘇黃諸君子得其風采氣韻而林君
復又特黜其一世梅之逢時至此極矣卒未有得其性本
者豈天下古今眩華昧實所謂樂遠忘恒者固常如此哉
嘉興胡元熙素好梅以梅自號而系之以南元熙其知梅
之性者耶或曰元熙家多植梅有園在所居之北故號梅
南是亦或然也姑爲之序它日當載酒探之

三忠二節挽詩序

予嘗患今世多挽詩大率爲人子孫表揚祖父之文具空
言相高上下一致與之者非衷言受之者無德與見之者
不以爲事輕矣[illegible]鄉之哀聲至是一大變矣及讀征鄱
關捩詞然後知作者固亦自有用情之地鄱閭初以守波
衛指揮總海寧衛所事風度凝峻氣象安詳有凜然不可
犯之節及敵衛金華叛寇奮不顧身與二弟併力戰以死
當時母老子幼婦寡皆去死不絕如
綫卒之家不失節幼不害成老不失養忠臣孝子慈母貞
婦兄弟死喪之變天下古今大善極美萃于一門天所
以扶持善類而公家忠義精誠亦將有蘊結感會于骨肉
之間者風雅之士耳聞目激咨嗟悼歎而形諸篇什心無
感志口無怨言與者受者皆可無愧聞見者亦足以爲勸
豈直非世之挽詩類哉雖古之遺聲在所後矣謝枋得謂
詩不足動天地感鬼神明不足扶人倫厚風化爲無詩是
編庶幾其有之矣

吳文肅公竹洲文集序

聖賢之文原于性情蘊蓄爲道德著見爲功業初無意乎
言也然不發不行不書不傳不辯不明不能不托諸言以
詔天下後世於今可見者六經四書之文是已君反其本
則皆聖賢脩乎身之事也是故聖人之文達乎天賢者之
文則乎聖儒者之文擬乎賢詞人之文歷乎儒而出入乎古
今下此則旁異曲末支端不根非吾所謂文也秦漢以來
聖人之文不復作賢儒之文不多見世之名能文詞者醇
庇正變得失相沿莫之反本者亦久自甚矣至宋濂洛關
閩諸大儒出繼絕紹源塞岐闢路於六經孔孟之文心通
力體偕爲同歸自古聖賢以斯文統系予是盡一理也新安
吳益恭與其兄益宗生當其會封卿啓益益熏于南軒晦

廢東萊之門所學以忠君孝親脩己治人爲實務隆師取
友欽力勵志爲先功一再用于州縣兆足大行不幸阨于
時掄迫于銓㩦不克大究其功業抱負所蘊蓄時發爲文
章明古今之變達天人之情察治亂之原切切於義利是
非內外大小之辨貫穿經史根極理致卓乎文質彬彬明
体適用之才也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爲聖人之徒而其
所以承三聖者亦復有在使公奏議書啓盡見諸用則安
夏攘夷扶正抑邪之功當不在時百執事之下如此而猶
謂公非聖人之徒謂其文章不足以承前啓閩閩之餘緒
非知人也公後世其子載孫鉉嘗類聚所作爲竹洲文集
亦既刻梓矣曾孫賀源錄以上進始有文肅之謚今十世
孫[illegible]命其子孟賢附以南軒諸名公贈言序贊表文謚
議重刊于家塾請寅爲序噫夫自宋至今世代寖遠雖重
大不拔之業無不相尋于代謝淪散況儒素之家區區楮
墨收藏乃能復治不墜若此固宜有神物護持而其餘留
于子孫者亦甚厚也

歸氏龜卜序

龜卜見于諸經史傳古昔聖賢皆用之與筮參互雖有小
大長短之說而其書不傳史記所載出于褚氏非司馬實
錄繁雜不經不足據考予行江湖汴來夏於
京師得韓生暐於浙得歸氏韓生以善卜起工籍
賜冠帶歸氏由西洛隨送南渡居杭五世祖銘理傳至遺恒
處士永樂中被
召入京以老疾還子益廢大衍其緒今授從子良輔克[illegible]
益振予自諸生時交益廢及良輔於後三十餘年凡所卜
吉凶利鈍出處進退如燭照數計無一爽四方造問者屢
常盈戶外其巧達奇中人人能道之雖韓生未易過也予
嘗論筮法自周易後近世以錢代蓍附合以六親方位之
神其制甚具雖下士可據言之龜卜不過以四兆五行求
諸拆裂之微非心精明公無私者不能有得于此其上達
之妙切恐自古無書可傳非前董而後發也聞遺恒嘗著
辨說書不知與褚氏所補同異倘能藏久則不靈人獨
斷則未信故占卜皆亡今以灼爛之物一灼而臣言之何
其術之大愈于古也予見醫療良輔卜者屢矣遇爭訟則
告以利和解遇疾病則告以利醫藥遇干請則告以利守
常凡事有不當理有不順每依于仁義未嘗僻言也豈其
術出于世授精妙而其存心應事又固早合于男神之德
所致邪不然世之善其術者多矣何歸氏之名業益久遠
而愈不衰也予寓杭數與良輔相過從道舊故爲作龜卜
序

鶴原別意詩序

陶士觀仲來自潭抵浙省其兄仲禮於憲未幾將歸侍復
來命于伯兄仲文甫搢紳大夫作鶴原別意詩贈之比興
互陳情文相宣所以勸相其友愛君親及其難遷者藹然溢
于簡冊韓昌黎嘗言王公貴人志滿氣得不暇爲文章何
浙之多賢才合儒臣鎮將皆若是之能于詩也即有能而
用之非宜不根理致則亦尋常送行語耳能若賢人君子
形容模寫如斯作者亦鮮矣予閱知其不失人

亦不失言鉛原詩人豈直志浮氣驁者之不足比吾於是又足以見僉憲兄弟之能獲於朋友也昔晉叔向每藉適然頭白當世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人鮮知者孔子稱其多聞內植名遂用彰益以叔向為之弟也僉憲才廣尤敏有叔向之風仲文兄弟敦本厚倫恪慎士節有伯華之介諸公序善僉憲而推及其同年有古賢人之遺意見詩之於人樂聞而易入鶺原之什遂行則閱淅之閒自從皆無閱墻之俗矣

杏花詩序

郜文暉以豎宗入官治疾屢登上工未嘗以欺人謂可比董奉而利澤溢多賦杏而詩美之予惟植物可愛者抵矣桃夭艷而少質梅清真而少文兼美二物而彬彬可人者

惟杏適之吝晨戒期靈雨適至盛年芳之易及善品弄之逢時歎元稹共醉之詞賞尒甫喚答之句恨不燭花而賞追攜故人與共入酒家村一紓懷抱此是江南山林中一書佳致未必匡廬有之也文暉清儒書善唐人詩平生風流後雅隱然褒莊之佳賓曲江之故侶參中作者蓋亦多及于此不獨其豎業可以稱美為徒以豎業見稱則杏林橘井凡為豎者皆將承訛襲妄豈所以謂文暉哉

吳參政挽詩序

浙江右參政吳公既卒將歸塟于淳仁和之生姑淵之一嘗問學于公以士大夫挽詩致予序渊之詞哀良切雖予弟於父兄有不如是者嗟夫中世以來為仕者取辦于名位之間視官所如逆旅而民之於其長上蓋相視亦如過客雖世宦久任一經遷代彼此向然而忘不含置念者矣以死生之際乎必若此詩然後知上下蹤數之徵始難譽以事勢求也夫愛之不逆則反而哀傷思之不見則形為歌詠言發乎志文稱乎情吾于淵之驗之信此詩非蒿里薤露之常辭也公自參議及參政于浙先後幾十年及人者必傳天下詞達之士常少而不能者常多也及公惠者皆能達之于詞則將有不勝載者矣嗟夫從義之為可以動天下故參中作者不特浙人始之于析人見公與治人用能相參以延與于遠焉耳

賀鍾母沈氏九十壽序

鄉士鍾景辰母沈氏年九十聰明安靜言動如常時時猶自紡績補綴不欲煩諸孫婦今年十月十二日其始生日

也鄉丈者長汀文學仲從昌華相率徵予言致賀予聞母始年十八適鍾氏獨子二十有九夫喪妊娠方四月及生景辰家益落攻苦食瘁撫其孤至今日首尾六十年來憂危困迫蓋有烈丈夫所不能支者方其未艾寧嘗無薄屬顧盼之圖豈能無少觀之情豈無所以感利動以飢寒危以要搖不測之諾者使母立志不堅少或搖惑志景辰猶將潛洛其鍾氏百世之祀能復存乎然則今日賀母者所以賀景辰也或者安知母有家可仰有子可實其郜易全彼唐之世主宗之名臣未必皆全無人者熟聞夫守幾在綿作易姓至今悉道士大夫之深恥而謂母一介中冀以心戒郜非與從皆而于適母之二不能必其于之二戒能必其身之必死耳以必死之心而益未死之責此母所

以撫景辰而下報其夫者也曷嘗先有計算哉自古有大德者福必全有大功者報必厚今日子婦孫曾聯輝競秀此天之福毋也至矣報之出于人者傾不在景辰耶西山之日光景有期雖食必酒肉衣必紈綺居則府枕温衾疾則割股嘗糞死有厚瘞祭有豐牢是皆平居母子之當然未足為此母報也竭其心志苦其筋骨犁其所有曰父老丈者以告于鄉大夫達之藩臬請于
朝建樂臧與旌毋門閭以彰生死肉骨之苦節雖使事有不成亦足自盡少可暴白于家國况萬無不成哉景辰行矣予當為筆房紙別有述作鐫是為大賀也

送洪知縣赴京序

古之所謂循吏大約不事威刑以道率民而已求如從世之奇謀異政無有也羨財濫賦無有也格鳥獸孚草木無有也優柔徐靜不可撓之使前卻之使後軒輊之使見其低昂有好大喜功者臨之得不謂之遲濶吾弗信也閩鄉進士洪君彥傳為吾德清尹今六年矣其行己也不近名不倚法不務財用其使民也無非命無樂舉無作好作惡其臨事也未嘗疾言遽色未嘗慢令致期未嘗迫下以悅其上及所成就隱然以彰退焉以至易易然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而民之向義樂生者忽不自覺与彥傳相視如家人父子矣使少擴大而永終之謂非古之称循良者歟夫居今之世事古之事得無迂闊之譏亦寡矣而在上者称其良在下者安其台此又見當道多賢吾邑易化而彥傳可謂得所從得所遇則彥傳此行其得有升諸公朝者乎

臨引贈言序

贈金不如贈言此古人之語盡也然必有所遇合而後見為是故君子慎於德其出言也不輕恭於己其聞善也不忽以慎德之士而遇恭己之人以不忽之心而聽不輕之語所言亦切乎身所聞必求諸道於徒與而凡受之以贈一朝夕之質者其為物不亦良重哉若夫賢否不相當言貽不相入雖君父師昔之教所不為伯胥子康者亦寧矣况乎常人朋友之談而能不相違耶成化六年冬杭士丁文禮于蒞
京師京師搢紳皆引納與之舉善明年吉選于友陳宗堯內翰侶為之皆言自宗濂伯鄭公學士錢公侍御姚公綬觀乳淵而下屬和者十有三人皆一時名達士嘗假想其音響而不可常得者文禮歸今五年持誦甚習雖珙璧自以為不足侔也將所謂遇合而相入者乎
京師都會之地豪傑頒不止此使文禮能少留不即歸當盡搢道德之華海濶其志体充貴其獻為所聞所得將尤有重於此者矣而不能也情哉予自念今世多文章凡人行居嘉福措身世故輒為形容翰墨流布編葦其間隔世無徵亦復為之哀挽嗟悼如喪其親戚古者未說聽者已忘拔此刳規為緣飾之具文氣為之一變矣家家人境乃有好義樂文如文禮者能不與之言哉吾於是庶幾古道之猶存也序以答之

橘泉序

漢蘇耽仙去白其母曰明年此郡有疾疫可取庭前井水一杯橘葉一枚以治明年桂陽郡果大疫母依其言日救百餘人其事怪誕不經不見于史傳後世醫者率綦樂之以其用力簡而濟人多也淳昌郡生沈所青年美質好學有恒駸駸乎工巧之域因其友錢廷英求爲橘泉序予聞天之六氣因地而篤故飢勞之處必有大疫雖隣州切地不相通也古人治疾有處一方而盡愈一境者近世疾病交加亦有飲冷就涼而自愈者橘葉味苦經寒日深井泉潴蓄陰冽宜耽實有所見審察致疫之原而預立一防欲不然其事何獨見于一年一郡而此後遂不復聞耽之道母可於孝何不併其母仙去而所遺僅若此耶飢者得食即飽寒者得衣即溫勞者得息即安雖無疾者使服麻桂即汗服姜附即燥服硝黃即瀉況有疾者服食得宜何事多材也後之爲醫者誠能察橘葉井泉之足以治疾而使病者於當服之藥一如葉泉之易取而衆資之則所濟也必博何必徧試諸方而曲求神怪也予凡爲醫以就事日號者常以此說正之曰汝詮爲故人子復爲之言

懷鞠詩序

嘉興倪宗禮名其堂爲懷鞠思父母也予悵成童時與宗禮同學琴于天台李先生陽春曾過其家及見其尊人今即世久宗禮亦老矣而方惓惓以懷其父母言及而戚如在禫禮即終身始不忘能孝已乎宜詩人之咏歎深切也雖然古人謂守身爲事親之本穎封人孝矣而以爭車致斃于路者事之矣而以戕闘殊死君子不能無咎此曾子所以臨終而啓手足也宗禮家當爲賢能長富則多事長人者當下人今而後益底慎其身敬誠不怠以示其子孫以達于宗族隣里以昭其所生亦孝終身之慕庶其在此此册或可以比南陔白華矣章句云乎哉

終慕堂詩序

聖人於人倫無不全盡而於事之教猶詳於父子其足以見事親者世蓋未有易之其親而能誠於它人亦未有知隆於死而不謹於其生者惟終之遠孔門七十子之徒皆尊行焉曾閔而下稱盡思者惟伋由一人耳然猶未得與舜之慕親並稱大孝蓋致死固重於養生因事興感尤不如所性不易者乎聖賢之道大矣宜若不止于孝顏其先務亟道之者皆出于聖賢士君子而能學爲聖賢之事則世之好德者其能已於名言耶比僉憲濤君終慕詩所由作也予聞君風合禄養弗逮于父母悲傷思慕如不自容年踰五十每臨政及事輒愴焉惕焉不敢一步晝于貽憂辱先之地其行身殆過於子路而曾父妻子利祿庶幾能終身不移其所慕若誦其詩可以見其人不待沉求也昔吳文正公稱樂陵思親詩哀而不傷比之古作此奏出於衆論固然聞歌哭與悲孚常居室題詠可擬也以作者皆無所易於古雖古作奚讓哉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碑

海寧縣障海塘碑

海寧古鹽官縣瀕海南上有山名赭赭南遠有山對峙如門是為浙江受潮之口歲久沂洄渟滀漩洑出岸若隄則口隘潮來夾趨於鹽官隄岸不競之中剝沙衝鹽官平野二十餘里史謂海失故道有繇也成化十三年二月海寧縣潮水橫嚙衝圮隄塘逼盡城邑轉盼其址頃一決數仞祠廟廬舍器物淪陷略盡邪不及者半里軍民耕隴奔顧皆重足以待縣上其事于府府守陳上其事于

欽差鎮守太監李巡按監察御史侶二公以所上事詢諸三司布政使杜按察使楊又以二公命各諭其佐參政李副使端參議盧僉事梁咸集厥地周視僉謀與盡會計相與祭于神具以成業托分巡僉事錢口君宜任重有所給乏從革惟君自處公乃躬履原隰量材度宜命杭胡嘉興官屬因地順民採石于臨平安吉諸山物用林積舟楫轉挽蔽河而至分命把總指揮李通判何無從工役初用溪揵絙法不就乃斷木為大櫃編竹為長落引而下之泛溢稍定人知有成勢皆奮趨事計以日貫致月工填壘稠復為力漸易業可待就時盛暑公有念曰吾聞皇禹治水奏鮮定賦非但疏泄而已今民蕩析未寧農桑方作飢勞野髌必有疾疫未可亟也繇是作治雖嚴閒輒衎偕勞來央次者徙寓空舍患以薪米大集醫藥以療病著作副隄十里衛淮河以防泄鹵之害義戶侶道富人爭自振施民全異始忘死徙之念歲八月塘成適沙涂壅隆其外公曰增高培厚鑿實擣虛使腹抗背負屹成巨防而海復故道矣是冬舉其餘之財修葺文廟增廣學地重建按察分司致祭告成公乃復邑父老過相語曰昔元延祐海患財力大竭時官府謀誣以異術令之深沙鐵神遺迹此在吾少歲猶見大父行於挹流渺而道其苦辛者

皇朝永樂九年海決有司不時治民流移者六千七百餘戶淪田一千九百餘頃事

聞遣保定侯孟英等力役旁湖九郡費金錢萬積十有三載其患始息比吾輩耳目所及者今錢公以一騎行邑飲不及民勞不糜衆徒以三府萬二千人從七越月而績用聿成患大費省力少功速較之前事孰与此賢方首事之際張城倉惶若禦勍敵雖有俊才絕力當亦不暇旁顧公能發心蘊竭性能紓徐委曲以庇食我以調劑我以成我稼穡以寧我婦子凡吾輩今日得以復安此土者皆公賜也柰之何敢沒其德遂相率扣縣令孫綱敦諭彭水烈介予反嗟官都進庠生凌雲翔徐寬比馳書走徵予文刻石予念風濤漲溢凡際海之區無不聞遇至于衝決漱射惟浙江地勢為常自延祐及今幾百五十年海凡三變雖曰氣數消長未嘗不以人力定勝但恐狃于小天成終當復故使赭山之渾復出沙塗之種再去後之繼任井人文獻無考則父老前日之憂將或在其子孫也公人章非紀實不足

以傳信請評述本末凡有事者皆刻之碑陰一以張今日之功一以示後世之法

重修嘉興府學碑

嘉興府學自真定黃公懋脩建凡九易守歷二十七寒暑土木之工完壞相半成化十八年金谿徐公霖適知府事重建聖廟東西廡二十二楹繪飾諸賢舊像仍文昌祠三楹於明倫堂東後創鄉賢祠三楹於西後增廣學舍五十六楹牲庖有室饌食有所經始於是歲三月落成于二十年九月是舉也公固仕學優通脩佐皆德義相植故其成也速而可久美而不靡訓導李敏趙葳率生徒湯濟王永芳請予以大司馬項公蓋臣同知施公漢章書請記刻石以章久遠予既率記其事亦公之本意不可不白夫學者將學爲聖賢也聖賢之道無它行其所當然以盡乎其本然者耳聖賢不能使其身常存其教常不息不得已而托之言學者不能親受教于聖賢領會其面命不得已而求之於其言後世作人者不能使人皆聖賢無所差昧于是乎設爲學校科目不得已而論選其所習乎聖賢之言非務其言將因言以考其能踐夫所謂當然本然者耳能明其言以辨其行以達諸用上也明其言不以辨其行而無所用下也固於言而或有浮于名位之間皆爲異焉非聖賢事也是故明言爲格物致知之事辨行本誠意正心脩身之事達用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聖賢所以教學者所以學後世所以法乎唐虞三代者皆不出乎此寧願諸君子勉爲其上戒爲其下獨力從正以表著其爲異焉者然後可以稱賢弟子爲鄉達爲時名臣生也可以有著于明倫之堂沒也可以俎豆于鄉賢之祠庶幾道德功業不負公爲

朝廷興學之本意不特務其末而已其或枉於進取溺於利祿自失其身而始卒不類是又爲異者之弗如何足爲學校齒論若夫非其所致而悍失成敗無愧于天者此則君子之不幸也何罪哉

硤石儒秀橋碑

海寧縣硤石鎮兩山對峙大水界中環外民居市肆商賈行旅常擁比蟻聚搭貿貿易之衆非架水作橋不可以恒通其南有儒秀橋兩岸皆平實可久北有紫籌橋上扯枕舍其山麓下枕石堰左通長生黃道二湖右通長水洛塘二壑勞則順流旱則逆流衆水皆會聚交出于橋甃既前突堤復蹊行盤回轉折日與水鬪舟楫帆檣至是皆倉惶切迫辟猶縶馬于長坂之中急抵羊腸委徑遽欲其屈曲周旋雖善御未有不抵觸隕墜者此橋所以完壞不常人之病涉也非一日矣成化二十年翠雲亭道士陳永真即故址建圓洞石橋長五丈有三尺廣四丈門廣丈有八尺兩旁石闌十有四闌柱十有二環石四十有九砌石四百三十丈計所費食米四百十五石白金八百六十七兩夫匠萬四千五百工除木用石易方爲圓下穿圓而上容切骨格高偉而肉勻稱視昔相去甚遠易名曰儒秀又以餘貲實埃改壕構亭立碑于上岸作石級數仞達之行居之人無不仰壯始事于弘治元年二月十八日首尾五寒

署摽以成告而求真勞後奔忙狠圯遊若全茯蹤不自克
因以致疾幾殆此予所目易者使世之凡有任者皆如永
真之忘己則其於事無所不成而於人也無所不應矣因
爲作記俾刻石亭中

崇玄道院碑

嘉興崇玄道院宋咸淳三年里人徐實甫施宅道士趙一
休始創常住業上清張真人爲立名額吳爲庵基之遠
國朝洪武初地産世平若人作玄瑞堂宣德戊申唐峻峰作
石柱山門正統戊午增廣艮隅地擇順真堂甲子建玄帝
殿景泰甲戌唐永清任都紀增坤隅地縣令李勉爲作中
門成化戊子頹復存改造澄心堂凝翠軒中號小洞天辛
丑通府陳寶吾朱養中宗尊捐繪石柱之門前樓左右中
外至是煥爲周洽遂爲郡城偉觀自一休至宗尊皆師徒
相承世統三易人歷七傳總二百一十六年始克大有成
可謂難矣歲丙午秋九月嶽秀王應奎偕宗尊詣予請記
刻石以示其後夫天下之事成者日相尋于衰成者日相
尋于毀惟艱難否塞者乃能日致于昌大其傳代有長皆
無先所也惟幾者能察之慎者能守之宗尊其知幾而克
慎者歟感不忘衰成不忘毀居昌大而不忘艱難否塞之
時未有謹始如此而不能保其終者理固有在不可以氣
數論也予自少讀書郡城於崇玄與秀若藉時之功應奎
復存皆舊與之人所謂無失親故於是舉而應樂書之

嶽秀道觀重建殿宇碑

杜門宋觀宋咸淳三年道士劉一清樂淵濱以居宅改創于
由拳里元至正二十六年燬于兵火地址沒入民業漫不
可復
國朝洪熙初高士范野雲弟子顧真常仍舊額徙建于白苧
里去一清百三十年而繼絕之人始出野雲道遇
仁廟嘗減
召寵甚
賜誥命國寺觀因益頤着殿像皆名匠所造工制絕倫弟以
通際市水隘陋甚始戊火焉乞蝦所代蝕呆棟不支日就
崩圮成化三年真常弟子王應奎徒孫劉惟貞盡撤朽餘
易以堅木石柱崇深宏敞視昔不侔又闢東西蕪地周以
崇宇表裡明奐真可以轄方外自野雲至此又四十五年
而崇廢之人始出前後通百八十年此觀已三變孰謂玄
虛之學當一守靜默而可以終無爲也予自成童讀書觀
中真常尚在應奎方少壯當時已復後憲於此今應奎年
踰八十惟貞亦將老始克就緒顧其精累之勤比楚雲俟
時而動者不類可謂苦功矣因爲記其事俾刻石殿旁俾
後之人知有所務他不與知也

句容縣五顯靈官廟碑

五顯之始紀傳不聞姓氏無所於考宋大觀中始賜廟額
曰靈順宣和間封侯淳熙中加封公理宗朝改封八字王
號有降誥勅御書等事載國史實錄院編校官胡升所撰
星源志自是以後祠廟寖廣香火之盛幾與道釋神等雖
偏州曲縣皆知其名跡又其生有能爲民作福而死可祭
于大夫者後世既失其真而遂以疑傳耶若其感之或通

質之或驗則亦其平日之精明不撓所謂使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猶有浩然獨存者也況盈天地間莫非此理故神之靈不特有廟之地皆可禱也旬容舊有神祠于縣治東淳祐中以卑隘不安于神共遷于高爽民水旱疾疫必相与禱之其威質尊祀者若子孫之仰祖禰焉元季燬于兵燹故址淪入民居宣德甲寅邑士衆以文筆六十四人謀舉廢典召啟守廟者考實舊制以令于鄉人朞月盡復所侵地募民浮錢數萬緡乃丕垣墻實門屏作靈命殿肖神像而中處之輔以華光靈應樓閣前後左右一望周浛宏麗壯偉視昔數倍而民益向信之矣此其莘誠歆致感孚蓋有出于感靈氣焰之外者夫豈待動之以禍福而後能感哉或者乃謂甲寅之歲神降于民家言人禍福民用大懼廟始復故夫鬼神以玄默爲德有嘯于梁而謫于躬殆春秋所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者矣豈神之謂乎不然則城域之異氣憑于人而假之言否則傳之者妄也

秀水縣公廨碑

古者庶隷役民歲三日而家一人然周公營洛乃用庶殷于春月周禮匠人建國有創置之等而無脩建之法月令孟秋命有司脩宮室坯垣墉此足以見古昔盛時經權通宜入法並任而無偏廢不起之弊後世嚴於經法而人亦無能特任鮮足以使宜者公堂府廨雖有小損憐者拘於法貪者以媒歛恬介者樂因循狡猾者好歛急拘法則已不敢媒歛則上不從歛急則民勞因循則度廢縣是有司之居如客視爲而坐待其大壞況能補所缺略而以增置為哉噫是可以推見夫世道之大者矣秀水令莊君瑩中由進士出領邑事邑自宣德初析嘉興為縣土木多草創工久亦隳圮瑩中治任之餘周覽境宇慨然興懷曰民社之具予敢不力自是經營規度外措內思節用以致財養民以致力爲之以漸以致勞于今八年縣治學舍壇埠倉庫亭院驛置凡有事神人者一皆脩建完久非復曩時之率略矣蓋重脩者百二十二間增建三百十一間别其名地合五十餘所而皆成于一令已無可惴上不見疑民又皆庶隷也而不妨于民未嘗待請報也而無借于法若瑩中者其亦不難能已乎瑩中行且滿考同僚者謀以脩建事實刻石而表諸神廟之側且書寄命請記于余予聞君子之爲事其致必遠是舉也可以樂成可以垂遠可以示法一舉而三善備焉孰知其不可君因爲之記

重建乍浦千戶所公廨碑

浙江邊海之地自杭由海寧東行經海塩抵乍浦幾三百里衛所列建墩堠森棋然邏開出首尾可互應惟乍浦山多水匯多敵艘可艤舶而升故常致寇洪武十九年始設千戶所隸海寧衛其後分調衛之後所益守備兵所西要衛地初設所千戶許貞創建公廨時制簡約皆累土結茅歲久殘弊天順中把總指揮劉瑄始以石甃瞭臺架屋其上增置櫓樓自海寧至乍浦皆賴之又作四樓于城隅可以望遠樓前爲突闕出埤外可以臨瞰惟公廨以吏畜不恒未克舉成化初總督浙江備倭都指揮張勇書爲作堂宇廳直樓至是復偕巡視海道副使楊瑄行部相与鳩工

度材區畫已定揆成于把總指揮黎端佐以致仕千戶李
智王理而乍浦公廨始有成計端等承命惟謹踰月告成
堂廈門廡內外宏壯房庫廚湢大小周浹土木之功視昔
益什伯矣事甫完瑄適來代頎瞻有喜乞予言刻石記事
予念古之人才知計絶出身都將相猶必下體群情不遺
小物雖微履之間慶得其所今公等忘其尊高乃能撫循
勞來下与部曲妥安厥居劉黎二君又能贊翊底績如此
皆非常士是宜士卒樂附而海道無虞也可以記矣

嚴氏先生

誥命碑

成化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進封宣威將軍海寧衛致仕指
揮僉事臣嚴端年八十卒明年三月二十五日塟海塩縣
開滏鄉祖塋之西子明威將軍海寧衛指揮僉事臣齡
言念先世積勤累勞出萬死一生之功際遇
聖明以有祿位惟祖惟父克濟世美延承天休不敢掬于驕
侈式克至于今不孝齡生逢盛旦無以奮忠而散父兄指
孝項遑缺存没之感其道何由乃拜手稽首奉其
誥章刻石墓道南上承以龜跗冒以龍額覆以紹宇崇以石
門用昭慕于罔極臣惟君臣之際上以不忘為事而下以
不負為心非有貞固之托不足以垂示久遠是以古者君
哲功于臣臣服命于君皆有詞文刻諸金石又惟能臣不
敢慢君之惠物孝子不忍含親之澤器物器且亦而況其
服
命哉宜齡之于此口誦心惟幽存思不敢不能自已請著其

實于碑陰以章夫繼世之為臣子者

德清縣重脩

玉皇殿碑

德清縣治西南有
玉皇殿宋淳祐間邑民倪福所建眾因龍為祈報之所水旱
疾疫謹致禱焉
國朝洪武中一嘗脩復歲久弗時治土木傾毀民頗自感祖
與卦想於邑邑令師公賓曰是民志也且知鄉宜因以定
之廼禮其耆達者議思忠等七人為倡導脩建遠近畢
協智者効謀能者授任富者輸財工者售藝而膺眾者服
勞役自成化戊子己丑不二載告成殿宇門廡視昔加盛
仍命元峯觀道士沈志安主香火是歲適有年民自以得
憑庇大相安洽父老念予為鄉人走求記歲月永昭于後
仰惟
皇天上帝以無上之尊主宰下土父母萬物言上下則有分
故郊類非通祀不尊也言父母則有躰故凡本之者皆可
自達示親也故口雖有愚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
上帝對越之報風火之升非上令而下求本於自然也自然
之化非天人之際其孰能為之古聖人在位既以天自謂
亦以天謂民詔諭之言政事之則開導禁制動必稱天以
相警動所以因其然而一之使常相屬切易化也或者以
感召之事特以為文而民神之殊論非聖人意也吳興
六縣皆雅俗而德清尤渾謹民多務本尚質嚴于鬼神因
相呼盟相賀禍福相悔保晨起暮見手擧而盡知者皆蒼

蒼者是類所謂有手如臨不敢一肆其志于暗昧蓋千百年之故俗如此夫畏可以教敬而致于誠公能回民之善而導之宜其易化也

重修海鹽縣儒學碑

海鹽縣自宋建學至
國朝凡十一遷脩葺歲月滋久典守靡常殘毀傾摧幾不可依息者非一日矣成化庚寅郡大夫方侯備整會監察御史劉珂參政寗良僉事周正方行部視學稍聽不逞詞簡適判鄭昇委以創述之事鄭素廉幹承命惟謹盡撤舊餘易以柏木中立明倫堂南徙中門北徙後堂東建復禮齋西建由義齋西北隅為饌堂東北隅庫庾肆舍在西際南上廨于在東際北上復宣公祠于廟東仍文昌祠于廟西重門翼廡垣屏周爾左鼓右鐘廟學均稱自經始至告成僅八越月而吾邑之士遂復有所歸矣嗟夫學校者士之家也人而無家則無所於歸其道也將悽遑而止論世者知其然必先為之地陶以禮樂期以科日作以祿位使有定詣所以收天下之材而一其歸也當周盛時鄉國有學資造以時德行道藝天下皆若人焉及其衰微以至戰國王政不行庠序廢墮士始變故求通放為游說縱為戰爭流為異端聚為食客波流風靡習成羞遯而英之振皆由乎士之無歸也况濫浮蕩及乎嬴秦廉旨縱橫之術一切焚書坑儒專尚法令士之所學蓋無所用紛於授受或就櫌耡或附刀筆或迫為卒伍或困為厮扁而避時禁不復審業一旦倡謀起事由其智力相互助足致人大約皆出乎無歸之士使其初不務除絕而務反古以居之則跂扈踰閑者固皆叢脞之屑與瑣能也何至乎空國而遠亡哉漢唐以下學校徑舉科目多收士之功業與時相平回循遷合乃及五季儒者之門戶蕩然矣天啓人文誕敷宋治三百年來未嘗一日已養士之地其後州步雖艱學制不廢官常或黍士論常存建炎德祐之際天建殘亂人心不移雖有外圖卒無內叛扶持述續百有餘年而伏節死義与國終始者率多學校之士蓋由其養用兼隆安危相倚士至是則又以國為家以死為歸不特不他適而已也嗟夫秦宋之國勢強弱不倫而其廢興大异之故乃不士果可使之必無所歸也哉洪惟
聖明繼周邁宋學校遍于海內所以陶養期待于士者舉天下而一之無所不用其極海鹽雖地遠民馴居無厚資然比之時昔人皆安土樂文俗尚明達風化日臻而不可動以非義者學与士之效也諸君子以士入官仰體
聖意用能秉心地發使吾黨大廉其家而終為古士之歸是豈獨一州之美雖達諸天下可以善政稱矣寧故弟子員也舊家有究深復自慶因紀叙其事而刻諸石凡我同志盍歸乎來

崇德縣學重建明倫堂碑

治民必先於養士士得所養而三代之民純士非所養而漢唐之民雜士失其養而秦五代之民茂如也得失純雜何昔不由於學校之興廢哉
聖朝法古為治垂中立極以端教本學校遍于海內士得其

養而民之歸純如父矣崇德爲嘉興上邑其俗多秀民美士自宋至今科第相望正統中邑令焦寬重建明倫堂于學之故址歲久弗時葺日就傾圮大尹南梁王君以鄉進士出宰是邑始下車時備謁頹瞻已有感慮民未可以遽勞也乃早夜積畫聚材鳩工爲修葺十之八九而民尚未知成化庚寅三月卜日經始言諸師生擇弟子之能者揚明費斂使爲倡率邑中聞義而起富者以資貧者効力是秋八月具以成告俯仰周接輪奐一新自昔吏始舉役未有斂聽和洽不以令民而民樂從如此是可以見養士之足以勸人矣嗟夫天下無一非聖人之道民皆由其事而不知士能明其理而不倍無士則民日昧而失其所從事故士之所在其民必良無士之地其國必治一得一失古有明徵無與學養士之功而欲善化于天下雖絕力優智皆爲焉耳學師生感君之恵求予紀述以彰久遠因著其所係之大略諸石

海寧縣學鄉舉題名碑

周制鄉大夫三歲大比而賓興賢能是時黨庠術序倫當數簡論視始也閭胥族師黨正皆得識書其德行道藝至其成也鄉老大夫又帥群吏同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諸天府士之造就皆根于鄉雖戎異時名分寖遠然而遺文可徵鄉論如素隋唐而下始專以科目取士鄉舉變爲官試賢書派爲公牒獻文以詔書司士于鄉黨若不相涉非有遇顯雖先後輩亦或不知其學行人品之詳而遂以忽忘者於表章之道豈不重可惜哉我

朝廷稽制每進士登科

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待士之典蔑以加矣寧幸遭際恒念禮可以義起制或得專行思欲於府縣學行鄉舉題名庶幾廣

上恩而追古意及承乏汀州遂以病免方切自歎會海寧縣尹李君訓導戴琰達頑適有是舉相與具書幣詣予請記其事曰樂爲之語曰凡士之務于科目其致有三曰文曰名曰位然皆造端于鄉舉是蓋君子進身之資而非進其身者也

朝廷用士之具而非用于士者也夫文者德之華名者才之表德與才周之所謂賢能而合倫于人謂之有道道非位不行君子恒因其自然著見者以應上之求將致位而行吾道爲才德藏諸身司士者所未知亦恒因其自然著見者以察下之賢命之位而用其道爲故在下成進身之業在上獲用士之效非但取資具而遺事實也爲繇其本而徒以文自飾以名自衒以位自矜進則病民退則失己特然由其而無所顧恤其負學校而羞科目也甚矣猶冠諸其鄉曰吾昔之賓興賢能人也豈不厚顏哉夫言無体要者不傳事無關繫者不永昔司馬文正公作諫院題名記欲列忠詐之目使人知所避就此所題名皆一鄉之士出自學官弟子切于見聞賢否正邪猶之論其家人呼名立辯不待目列而後知況刻之于石千載不朽非若向之可遂忽忘矣寧也隣邑後進惜無可傳之言以記有永之事顧與諸論秀而維當升者班所職之用毋忘賢儒師表率

之意

尚胥廟復脩碑

古守臣鎮將大有功德于民死而不能忘也則相與立廟以祀非若今丘壠鼓舞閒豈然土木偶亂無文者之比吳大夫伍公子胥以正諫被讒死非其命史稱吳人憐之為立祠江上命曰胥山每鹽閘浦鄉去胥山三百里閘浦鄉故有尚胥橋稱橋而北有尚胥廟石刻封號廟祀里社脩陟皆宋元時事其刱始屢不可考不知何自有廟于此豈公將兵時伐楚破越嘗經行其間而有按兵息民之澤或言諫書民間抒基抉目之語曰爭為俗而不忘越人入吳之鋒故昔會稽吳山丹徒大江錢塘浙江咸有公廟將所謂脩而祠之者不獨胥山而閘浦之廟亦其類耶必兄尚脊死于楚今橋廟之名及尚又豈以脊吳之諫實聞成之而除德推本那夫名久者其行必碩報重者其施必深民之久於思公益必有所繇矣況乎水旱災祥禱之輙應公正氣在天地間四方上下宜有浩然常存者積誠致感復何疑哉此廟祀所以愈久而益不忘也彼有葬公入郢事為已甚又誣公蓄怨為濤以厲吳土司馬王充之論固定矣獨惜公平生被讒遺恨死猶未已如此況其僻而能免哉廟故有田若干畝皆鄉人捐己業以奉歲祀者繼作不恒侵蠹殆盡祀事既缺祠宇日墮正統中邑處士張泉一常脩復而共守非人尋踵故轍其子太學生彝既念存役勵已率人積十有餘年而廟貌田祀始復舊觀可以識孝稱已其事之始末詳具碑陰于特為之著其大略

玄真道院建復旌烈廟碑

玄真道院在嘉興府秀水縣南隅苙溪界旌烈坊舊屬嘉興縣後分屬秀水縣郡志載嘉興縣西北五十步有旌烈楊將軍廟梁乾化中初置計其地適盡道院東際而巷名旌烈者正直其取入路將軍為守捍城陷不屈赴井死于此今地故有井歲旱汲不竭必其生有捍禦功于民又能死事故立廟以祀遺迹具存無可疑者惜其名字不傳沿革無考元延祐中道士范素菴懷心庵姚純庵始創道院滑地僅二畝西南距官道東北肘腋之地皆剗淩為民舍隘陋逼促神之遺像漫列于廡下與部徒等及

聖朝洪武以來承平休息民居益蕃城市閭尺寸不肯輕售況象祠之舉誰適為之主貲由是彼此兩忌愈無可復之望宣德庚戌今上清玄學講師竹窓卜源靜領撤住持院事師諸書有材幹大為當道所重正統戊午始廣地若干景泰丙戌復廟址之半成化己丑盡復故侵地崇以潔土繚以周垣作堂三楹遷神像而中處之前門後閣回廊翼室廚福庫藏器物以次具給至是始為一成可與方外並稱矣然土木費頗而售地者又數致訟求增直賴秀水令莊敏千戶崔恒力為主持卒以康濟士之成功立名固必有所因也今年十五六讀書玄真與師及弟子番本登處當時規制皆所目擊今三十年來者以理缺者以完廢者以起侵者以復而師之髮亦遂皤然盡白顧其苦心劇力豈果為其家室子孫自盡心于所事而已士大夫能不為其身而為所事盡心如此何適不濟況廟之舉尤為

近正君子不能不与之也郡同守東齋楊君冠好古樂義將刻石傳久請寧爲記遂述其大略以後若夫地址資費歳月先後施与之氏名則志諸碑陰銘曰

旌烈廟毀玄真聿興廢興之際侵剗乃生廟址日淹院宇偏裂首尾不倫胸臆肘腋涸擾吞噬汙雜貫喧士亦勞止神何以安勤々竹窓補弊振墜匪日匪月累積粒聚不責不悖徐取而歸吉祭君子左贊右提宜曰予澤匪彼斯夫天道好懷淩比舊物廟額於芸堂宇肅雍哉其清淨以永玄功々不可隳物雖久斁義作判詞光昔來者

脩建市曹廟碑

市曹廟在嘉興郡治西去秀水縣東南二百步歲中坊市心巷之中所創自宋景定甲子歷一百八十年至

國朝正統乙丑領推伍溢与市儈等是年守禦千戶呂熊以俸錢施道士沈了然脩葺妻重後四年己巳沈道乎始購震隅地作松月軒天順壬午陳曰常立山門復購巽隅地時都御史楊承芳守郡子体諧贊于錢始資費爲建

玄帝殿倫設儀像繼作太清樓樂閒堂于中後自乙丑至今又五十年而五材具用衆工協成始称方外大家曰常之功蓋十九也聞曰常叅師徐永真爲大德祠士一領廟事苦心痒力食無厚味卧無完褥服大布澣濯至弊猶不去今年幾七十尚勤顧慮介玄真忻自然請言刻石以示其後可謂敬事忘已能勝重遠者矣使其少遵世用將不有過于碌々餘子邪爲是感也樂爲之記

一把總去思碑

成化辛丑觀海衛指揮使王君廷彦以交薦

命把總浙西海道去而來者十二年矣弘治癸丑當繼至及期遽引疾遣其子代職不復履任人皆悵然失所望感之發無可言而思之自不能已蓋公之爲人渾沉典雅含容縝密其慮如止水其明如懸鏡其發序如琢玉其剛斷如金剛其抱負材器如良賈深藏靜有常度動不倫揚以是處官屬節而和以是御士卒肅而惠以是撫循邊方雖瑣務細人亦委曲包蒙絲不貽患于黎而已前是惟寧波崔公源杭州劉公瑄各以其道得人風聲氣節炳然猶在至於相時操縱獨任所難非公莫善其後今年尚强壯有待決于去就未嘗得謀平生胸次超越不存形跡至是可以盡見此所以思之無言而思之不已斯有繫也海寧衛使劉寧時泰雅重廷彦遂攝行把總事因乞予言爲記以遂衆情而勵來者且以自警余亦素知廷彦而樂時泰之不沒人善也於是乎書

旌功祠碑

皇上紀元弘治之初仰體

先朝德意俾從致仕應天府尹于冕所請

贈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

賜諡肅愍表祠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鎮守滿桌郡縣官屬皆欽承不懈祠祀畢舉冕隨拜瀨泗思報無日謹當刻石志感以寄素願于少保知愚又嘗承乏禮科宜

內缺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宋祚校正

記

琴妙亭記

天台李先生陽春世善琴自其父某遂以作亭於所居之清臺之右其地有山溪石泉東距遠海四周皆會勝於亭魚鳥鉏八林木呈秀烟雲雪月風雨晴晦皆與亭宜每放琴其中心遠思閑天機流動調弄竟日樂而忘疲因題為琴妙亭先後以琴行四方江制之間遂行衢步而亭之名亦隨以顯盖其學盡得徐劉二家之長而兼總之故能清而古博而精和而不雜緩而不疏容而不迫泥泥洋洋而不失穠纖輕重之節聽声如偶語寄指若為遊絲微昔于既嫻餘思于将閒比又其最善者頗夫輪歷擊摘与衆不殊而按抑引揆之工過如行雲静如流水心手同歸實有雖及至其改絃易調奇蘊迭出群弟子縱觀神閒先生亦不能自言其然稠人廣坐一倡三歎悉奔以懌聽者以舒放肆者就檢止粗鄙者設禮容陶其和而忘以遊者踵相接於户其為人温厚閑坦不滞于物早嘗問學不昧于道樂出於虚而成于文無非其能底於妙也予年十四三家君命學琴于先生往來于家今三十寒暑矣叨第後歷官中外遠涉舉處聞琴甚多未見有能与之抗手者嗟夫声音之道与政通感天地動鬼神和民庶格鳥獸此正琴之妙用惜不能引致于朝早民與樂之地以賛翊清化徒使其隱居對月寄心妙于山林空谷之間也然山水之趣河之操亦只對宴中人而方知其心而居亦之者視彼猶無徒紀知之入每者猶儕斯亭之名以當与高逸之風並久也一世之士何足与論先生哉海寧衛撫軍侯公廷賓幸善李先生武較二手侍傅二十五曲因請予作琴妙亭記以贈先生予至細功而後謂之妙妙雖先生亦莫知為之矣況可以言傳耶敢復之曰不能記也是為記

怡松記

吳門有隱君子張姓而字廷肅者博雅好義志尚不群嘗植松于所居隙地愛護甚謹歲久滋長燕居無事每相對坐意若与松會者因自號曰怡松客有過之者曰子之怡松良是風拂之其声可聽雨潤之其色可觀花有臭子有味枝可採餘可材歲晏不驚冬盛夏不知暑静撫醉哦不舍其故松之可喜者博矣素之何不為松怡哉廷肅艱然曰客之言將怡其利耶凡天下之物足以怡人者皆足以成人而声色財勢其甚者吾方戒世之所怡而用其所不怡者以自怡客将謂松能以物怡我耶吾見世之悦柔屈也松勁直吾怡之吾見世之悦穠艶也松凝淡吾怡之吾見世之悦鋭發也松晚茂吾怡之吾見世之悦多變也松特久吾怡之庭立切切不撓不阿吾於是得處人之道根本茂固枝葉敷榮吾於是得保家之道水雪岩澤氣質愈奇吾於是得守身之道若此者吾章用之以自怡而松不吾意也誠若客言則將以利之將以制之則客之言未可以止也客謂風拂之声雨潤之色亦決我聽歆而觀

舞容謂花有臭而子有味何不使我薰香而飫肥容謂枝
可採餘可材何不使我以爨代薪泥楩為屋爲無所於見
不比之取而徒事乎寒暑遷逸之微棄人之所取取人之
所棄吾豈若是之簡醬而好惡与人大相遠者哉吾誠慎
夫聲色材勢之時以感人而柔脆繁殺多變之不可
以久也故寧取其所遺者以自怡容何謂吾之淡邪容曰
子之言高古而近情可則也請筆之爲記

松泉琴室記

松泉主人世善琴築室于豐山松泉之陽外附不飾內具
甚餚每鼓琴其中以自娛君与世儒人鮮識其蘊客有過
之者主人欣然命琴彈關雎之風而更以鹿鳴之雅作止
雍容情文周密君將有所待者客甚善其音而疑其遽問
之曰吾聞樂本乎人情而章乎聲故聞其聲足以知德聽
其言足以考行乎去而豈與忘而利勢棄蔑人之所好尚
而獨居乎野樹寒流之區高介不群奮乎太古吾固疑乎
爲成連之亞伯牙之儔也何其見諸音節者猶淡与之依
依不忘於君臣夫婦之常吾誠非知音者乎亦烏能与志
山水者同歸哉主人唉而不荅呼其三子出侍謹謝曰客
幸少休僕願假聲刻入關者父當郎至三子皆儒衣冠云
自學宮還進退肅慎不敢与客當禮容乃俛而思仰而視
爽然大悟曰先王之爲樂所以正德美成以和冀治化不
但聲容而已主人其將與詩書禮而庶幾成樂者哉視彼
絕人遠世賤能務奇乎絃調樓採之間者真碎人也吾可
以是錢氏臼問不告而退作記其事於學堂主人姓傾
字韓容乃方洲病叟張寧也

忠節堂記

浙江都閫崔公僴名其所居之堂爲忠節請予作記曰僴之
在正統間閩浙盜起僴先公都閫以英才重寄移擢參半
与二弟𡒊請同日力戰以死時僴母夫人李氏母郭皆年
尚少郭早亡二母痛姑老子幼苦心事首三十餘年皆
相守以死兄弟死于忠婦姒死于節是以扶綱常振風化
比堂之基址柱石也
朝廷有命賚衣錫粥有紀求頌其足以光史冊被絃歌正氣
激名流布下上煥爲与浙東西山水發祥增秀此堂之葉
槐卉穢也居其室者男正度乎外女謹節乎內納而處者
安黃不泣遠而仕者必貴不偷傳子及孫百世不敢有忝
其始此室之閫闔楚密足以居正也過其門者非正人不
入非良朋不坐雖有褻邪隱僻仰而視俯而思語而及之
有弗動容悚志肅然自尊者寡矣此堂之陷阤明峻足以
立防也嗟夫生死安危事勢相去遠矣崔氏兄弟夫婦直
使卑陰草野命隨緣而後能成忠著節固視其含生就
死去安就危之際茶蓼難蓋有不可勝言者此所以曠
世閱人通天下古今常不多見也得其常不多見而萃見
于一門在人則人勝在家則家勝在一鄉則一鄉勝隨其
名號所至無弗勝也昔商容閭式王孫式馬崔氏之
堂宜其為兩浙士大夫敬所也是爲記

李伯時畫記

婀娜張公子宗大召郎賦居士列畫淵明明蒲徵子題識

此卷中通十四畫皆白描筆精微妙絕圓熟精密細巧而勁平引而長不傳粲而類采紛越筆意俱到形神兩全縣始及終行坐動靜醉醒語默平庚杜老骨格不殊形氣迭異所謂呂鐙取景各相乘除其間點睛落照精采炯然術仰頭聆相對欲語斷非世工筆墨所造疑有秘授也畫史謂公麟蕭善頗陸吳張之妙信矣但紫桑五柳潯陽三隱清風北窓可傳之事猶多惜無全筆其第一畫平生詩酒自適事非有種歷先後當次飲酒素琴之前不當引首蓋郵當在王弘接見之際留錢當在延之款酌之餘此皆舊藏戰誤然亦無大關涉也嗟夫畫之原尚矣天地之與鬼神之情人物之故非文字無以明其義非繪畫無以著其像不可以則民於是乎山龍華虫之作必繼之以出納五言之命高古者引括鎖照析檻江潭莫山諸畫皆係文字而並足以表忠著節靖節早以親老家貧一再爲仕自劉氏錄尚書後世事漸不可人意乃托寓去官屢召不起放情詩酒以清介自廢外若遺落而其中則卓有定見雖老病屠餒猶卻拒時饋此其心果何如者史不原其心而直以隱逸名之是文字之傳殆不如此畫之詳實也宗大妙絕鑒賞於是卷特甚珍重非有真識者不能言揚少尹致仕歸昌黎先生恐史氏不傳又惜時無工畫者爲畫靖節至宋宋而卒志念終不白矣百世而下國史有傳儒者有畫詩文有刻古今高其風致不已人患無可傳者耳何患不傳哉

畫牛記

湖陵春牧圖如漢英所作爲宗大公子家物畫中牛二種共十有八牧豎十人皆出異無一事相類二牸各引小犢肉骨疏緩孚乳態一牯前崔上領肤間其行蹣跚若傷乾苦喙狀一仰角者舉端仰頸勢將下陂餘六牛皆度水渡者昂深者制抵陸者物登進者奮而進及坦者偕首受乘二犍廣角隱尾以開筋力盡見毛革皆起最遠四牛馭者梓者黃者犇者卧立升降遠近大小各極其妙二豎桿持傍兩人扑救隔水二人已聞散立牛背錯懼猶領一人持角牽牛首而上勢甚危猝若將前望闌而後避抵焉者後二人各奮挺挚獵卻踊超跳若與牛敵惟一豎拖貫橫笛調弄自如雖用筆粗簡而神踪旁見之狀咄咄逼真其間岸柳汀蘆水陸平遠殊有意象不特畫牛而已大抵寫生狀物與山水畫不同山水物理幽微非精深未易識至如花木禽獸妍媸立見昔戴嵩與弟峰名擅畫牛及作闘牛圖猶不能免揚尾之失況下此者乎此畫布置經營情狀兼至無一筆世工氣習可嘉也宗大真知畫哉

恒齋堂記

會稽陳廷玉善于醫卜嘗以恒齋名堂蓋有取于古衛人之言而識自勉之意今年夏予以公事過杭會表姪許措病目治久勿瘥幾失明晚遇廷玉藥石所加其效如嚮餘月而宿患盡去生雖緩其報而廷玉視之益勤報緩而施勤足以見其恒餘月而盡去人之宿患足以見其能從恒之有濟如此由廷玉深于卜易是以恒得其正故能有通無咎而利有攸往視彼膠于故常而不知變者雖不易所

守胡能有所齊哉又聞廷玉子以其術從金棠襄公定書州棠襄病則以醫疑則以卜皆克有所及師退竟忘薦進廷玉退處自如未嘗道其事此尤足以見其善于守恒而不蹈于振矜之咎非特從人而能自立廷玉亦有道之士哉自今尚能不已此心而益進于大庶幾可與共貧富貴賤而處凡有事矣故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豈止醫卜而已耶因摺有請書此為贈

思補堂記

臣子之道一而君父之分殊故忠孝安得雖聖人不易得也古聖人自下位者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已其於君臣父子一得一失或變或常非德之不類事之不類也德順事逆而聖人之心必有不自安者於是乎有夔夔齋栗之敬傷父蓋愆之勤東山口實之慙羑里之獄牧野之陳避位東征之勞宗齊魯衛之老于行然則所遇不齊雖聖人亦常慎爲其所未及況餘人哉學聖人之學而識其大者吾於畢舜侑見焉舜侑之言曰吾始由進士知曲陽事以父老歸養此玉時將効忠而爲孝所迫甫及三載罹此大故尋以病免此玉未克全孝而忠復違之此之惟艱少壯不待兄然處綴衰戚之間焉營雖步忌吾君親哉所含用舍殊地死生異時竭力致身未由也矣惟恐畏役森不忘所事以自訟于臣子之末故名所居爲思補容有難之者曰思遠不益行老大不果成情違而事不從未見其能補也舜侑怵然起謝曰又下之事既遂何思非缺何補玉誠未遂而多缺也然家以人遂安知世之有家者皆賴于君人之有身者皆本于親吾當齊吾家不敢違于君之法守吾身不敢背于親之教推吾身家致勸于族屬鄉黨使各保其家各守其身各無違於君親日相趨于仁厚玉所謂射獵之鄙焉爲之情雖無匡衡顯揚之偉烈庶幾少自効于天地君親之所不知以畢吾志念而已第愧人不足而能推己以補之則易病己不足而欲資人以自補則難此玉所以日日竭力致身之末由將自訟于臣子之末耳豈敢計其能補與否而後爲之也琴師李陽春來自淮致舜侑書求爲記且述其言如此此豈小丈夫之所能哉予故詳記始末而首之以聖人之事

環秀樓記

南昌舒氏爲靖安之望其文章科第仕宦倫身于草廬吴文正公墓表自双峯先生至嘉興守議盖府君十世皆同業議盖仲子良玉在太學時即所居西偏創樓十餘楹不改前度不侈後觀不蓄奇玩藏書文章及道書數千帙而已樓前鑿池結茅屋號燕樂亭客有至者或憩息亭中而後登樓樓卑高小大亦所以示升行之序北有長溪經舟楫三面皆山草木茂盛廬舍櫛比乎居頻及日而止山水之奇未可以坐得至居樓特起闌几佩明窗宜憑虛陵陟側景俯仰四睇高者遠者突者窪者隱伏澂曠迴浴洄蒙泉與逶無所不見山如引帷水如縈帶紛駢翕而勢象技韓子所謂天作地藏遺乎其人者盡在几席之上若夫朝夕晦明盛衰寒景與時會事與人宜又樓之餘美也落成日南昌間知徐君至值而信宿領而樂之因題

爲環秀堂夫舒氏之居自宋至今更歷已久至于山水奇觀必待後人而盡顯所處高明也君子置身之地其可一暫爲安佚哉九日下不廣遠哉良玉丞嶼寧數往過訪其道其故實因記之爲舒氏子孫告

梅雪記

余友王竹宗敷於所居之西偏構小齋四周皆古梅樹雜以叢篁其地既僻閒所陳設皆實序清靜之具雖家人亦罕至因匾齋曰梅雪雖而奇秀晚出隆冬時梅始作花伏雪紛呈竹宗然坐對竟日蓋其心必有所自得而非衆人之所共知者居出自古族遺時承乎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足以娛志意而流佚於者未嘗一日無也然環艷柔脆朝榮夕渝而感慨厭倦亦多矣及夫歲晏林空百卉消歇猶之險阻艱難小丈夫委靡墊沒時也何物能塞涵能淩厲歲寒挺特不變其隱約窮年而生意自裕況乎門墻洒然上下一白而純素可愛無復向之所聞見者風塵眩轉中劬爲乎形色於吾前者忽如此斯時也則又有去華就實秉埽純之心有瑩白以終其身歷幾微悅乎物也此其人豈世俗之士哉又豈得連光景取快情事而無益之者哉余與竹宗歎及善相知深因書其實爲梅雪齋記他日歸存齋中又當重爲講說也

夢草記

夢艸劉公秉用故事寓於兄弟之名也初公秉之父孟頎與伍宗序及善宗序繇子孫其寓所劉曰啟以後事累君劉解其意許以公秉往嗣之曰吾不忍故人之窮也及成禮之日公秉行且辭持其兄公瑞曰父命有嚴手足伊阻天倫之樂可且夕離乎公瑞慰而遣之自是而違群別聚者餘十年故思兄弟之思則欲歸歸則恐傷于義念舅甥之義則欲止止則思歸乎親二者交於中而無以處之故思則又歸歸則又返返而後則思孟至思孟至則咨嗟詠嘆不能自已則必形諸夢而有見也其去留之念往返之懷鬱紆結而循環於中雖旬月必有會而無日不思也且處心積慮不亦可悲也夫雖然義之所在思有時而奪公秉之事君子固有以處之也然而兄弟之愛古人所謂天合終不能因事而間故托夢艸以自傷之嗚呼劉氏子弟自公瑞而下娶而有子者八冠而未娶者六未冠而成童者四凡十有八人爲率皆敦行孝弟雖爲文儒亦崇以養正之功固本于父兄乎不然何其小大之相若也予託交於劉知之爲深故能記其嘗賦夢艸之詩者慎勿以池塘浮句爲事

嶁峯小隱記

峽川兩山相峙過中流左右望若對侍欲合而區貫儼遠山只咫而靜躁不類山之間多禪林梵宇生理鮮少凡乘時者皆奔趨於通衢而山之幽邃僅足離地勢之偏亦未始不因於人事也鄉士朱孟璿志於高潔不與世俗爭侈靡隱居西山之下節屋竹籬婦子適正不知其名者過門不入平生樂吟咏善畫繪上而以自足以成趣必於書畫而發之暇則游於東林泉石之間回可而西頭彼之勢於形從者援援而吾之居猶卻掃如故其自有之樂夫豈

淪於空寂者所可涸哉因以度峰小隱自號是其真能遠
累賞懲而無忝是名矣余憶十年前見君於嘉禾出塵風
度猶在目睫每一想念未嘗不為悵然別來過其地雖屢
卒未能登君之堂而歷覽玖峯之景茂陵西孟觴以詩券
達因為之記

衍慶堂記

台有秀士盧公泰者其先滑州人從來為唐宰相懷慎之
裔歟爰守台時來訪度經屬縣天台見山川壤土之美民
風地利可以居于孫遂卜築山口留不返事終老為自定
與滑人始不通問孑然以居孫然以適盧之族若不競矣
無何與要二子皆以經術致顯官能脩懷慎之業以延厥
後無書行義代不乏称而科第閥閱之隆亦既望於台矣
蓋自唐至今凡二十五傳而至公泰清白相仍不少休隆
是豈無說哉惜乎山口之居被災略盡公泰復作堂故址
之上名曰衍慶因僚友魯君崇志求予記以為之予嘗惜
古今名卿大夫方其勢位崢嶸廪蓄無厭非不欲為子
孫衣食百世而一再傳後蕩然皆空今其所存十無一二
何者德薄而位浮也懷慎之相唐清慎公約雖飛蝗害稼
猶不忍撲殺之其仁愛所形果何如也而欲其不復理固
有是哉吾知懷慎之事其德者不于其身而于其子孫矣
或者乃欲以斯須之膏粱而貴決後人不應則垂數于天
是惑之也其可乎因書為衍慶堂記

重脩順寧橋記

成化癸巳予卜築方洲草堂是年夏淫雨適所居順寧橋
壞未幾水落石塞川陸之行兩病公私廢務予暫出乘小
艇借游從危動詢若登山然況老幼有所荷者哉鄉父老
患之相與謀諸僧會楚芳亟命寺僧業脩建遂委心任力
早作夜息攻苦食淡以與衆共視橋之未成若劇疾嬰其
身未去人感其勤恪稍相施助會監察御史蕭公行部同
知楊公臨邑命縣丞吳君宗器畢給官費居三月橋成利
濟惟艱又拾所餘贍以已貲守井於橋之傍以便跡汲患
給行居鄉父老由是誦楚芳之能用人不枉所使而僧之
能為長者用不負所托嗟夫世之用人與用於人者豈直
一橋之事傾其所不枉所不負者惜獨於方外士見之何
哉因記之以志所感

南莊野趣記

姑蘇朱明仲甫嘗營別業于閶門之外題為南莊野趣其
友吳興張寧過而問曰夫荒落幽僻其地謂之野朴陋無
文其人謂之野故賢俊在野則時憂野人未化則治病叟
蘇之望族閑人其未析大何樂乎野而自以為趣哉叟差
若不聞貌若無操莞而笑頃而言曰吾聞天地之道一而
已矣聖人因地域民始有朝野之別因人立政始有君子
野人之名固不以美惡分也故君子在朝則朝在野則野
其道不相背其志不相奪伊尹傅說呂望是三人者既出
則商周之衡相尚父不出則野之畊築釣夫耳曷嘗留心
于出處而自以朝野為窮達哉若巢父許由則固于野故
其跡過高而無責百里奚甯戚則急于朝故其事甚猥而
可鄙二者皆非中正之道吾聞上仲雍繼孤尊雖以巢由

當盛世爲知不自度其誰繼而及以爲高矣處當亂世爲知不自度其難全而反以爲過今聖明御極世底平康在朝者皆安于衡相在野者皆安于耕築所謂過高可憐者不問而異時物色追求變名易姓之事銷息吾閒居田野優游和平自少以老所以自得而無憂者皆朝之賜也吾豈有所敢而故自異哉古人有言無事此閒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吾誠以此爲趣而時蠶養生蓋其小者耳于未達吾趣頗以荒落朴陋見鄙則今日之不在野者固皆文質彬彬者歟何子之猶似吾野也寧退而嘆曰史之爲人惟無係于物故無累于心惟無慕于人故無悔于己古行高而不見其遠志卑見遠而不測其蘊將所謂有道君子寧忝與爲友而猶不知則古今山林隱藪之下豈無可以大用而終無聞者哉彼三聘夢卜之事固非常擧也

閒居畫記

畫事非士大夫所急而亦士大夫之佳致第不可泥于形似與專藝者競工曲耳予少常留情畫事薄宦後餘二十年不復經手時見名筆亦趣想像經營點識其位置款範其氣韻于方寸間而已病卧丘壑今又十載年已半百乙未四月三日閒居無事晝永人閒宿雨旋消午睡初足因登一笑山游旁野園循清樾軒坐臺夜歸舟從容緩步自見山居入想于清燕室中點剔尚在未逐命山荊知文翰者出圖籍一卽披閱前輩所畫不覺清興頓發因呼小侍具四物于牡丹庭尚游詩意樣筆隨寫至望日圖成通紙數幅爲一卷雖意趣自如風致平遠所恨荒拙之餘筆不達識目不副手又生紙素筆點綴不工動成漬心鈹汕枯溢畫角橫生是猶情韻之素琴昌黎之畫記舍其形聲而求自適云耳

姜承祖孝思記

吾先師雪溪錦方生爲姜承祖作思親堂記詞義簡實得人子不死其親之意承祖乞予言以廣其意曰先父惟尊長相如煖不肖亦惟尊長見愛頗卒教戒俾不忘先父之所遺章甚焉乎寧自來髮與承祖先府君文進交生死契闊至于今二十一寒暑矣予初至文進家承祖生五月姆抱見諸堂中文進抱置余膝曰吾祖及考累世惟一子君世類相同則是視總緒又幸其長能少知理道不墜門戶提携之托敢以屬吾猜之時承祖大父松庵翁殁未踰歲文進每攬涕曰吾父奄棄痛極終身妻與子吾無切慮但母老于堂姊老于室異時儒不能盡鄙耳請之何以教我此吾所聞于文進而承祖失父時尚幼或未知之也賴其平生勤心苦力出一言作一事常如不及惟恐辱其先以爲後人之累自承家以來蓋未嘗一日能自逸也其所謂知理道不墜門戶承祖曾無思之乎太母老且死姑母尚存所謂未能盡鄙者承祖曾無思之乎思其父將以強爲善以光大其門戶可也思其父幸其尚存以庇蔭其身而忘其逸樂不可也今予又將以上與文進墓廬違遠所自愧者不能朝夕叫其引莫扶持以德故人提携之托爲孫

頹厚繼是以往庶幾乎生恩愛早以勉其所思底於善地
或可以補予之過也承祖其識之

涵碧亭記

侍御陳君文用由南臺按浙訪予方洲草堂投簡曰娃世
家閩之大義鄉此地有文筆峰石鼓若大義溪其間松徑
荷塘魚鳥上下回環徘徊真岸山水之勝予家世不出鄉
不變士業疑亦有相悄之故先君抑齋以侍講與祠二伯
父皆從仕大父年高因不復事仕取谷蘇以娛樂大父鑿
一池屋後以資遊適無欲經營於懷未果而卒鄙懷常惕
惻也成化丁未始命弟𤪌作屋三楹於池上名涵碧亭所
以本先君鑿池之意也亭爲先君作則先君平生耳目意
向所以存息于此亭者前後左右皆是思業置使不彰哉

是用命題爲文峰青翠石鼓浮嵐劍閣層鐘草溪夜笛松
逕秋声荷池晚色夕照爲飛晚時魚躍凡八景將求善鳴
者托之声詩以永先君之業于兄弟出則持誦斯文以繫
吾思歸則休老此亭以畢吾事此予所以爲是役也幸有
以記之夫天下之事固有群視而獨見群聽而獨聞与衆
由之而獨有所得者八景之在閩鄉其声色氣象於人非
朝夕一再見昔而獨陳氏命之爲景狀之爲詩聚之爲孝
思之所君子之所居𥪡人固不知也用述其言爲記

一笑山雲夜歸舟記

方洲草堂東垣壘石爲山山之上有蒼玉峯柱頰峰宿雨
岩滴露岩歸雲洞蘭雪坡茶烟岫吹月峽卓筆磐流硯泉
映山池皆鑱石刻字周植小檜梅竹雜卉高廣未滿尋丈
而欲擬諸大山可發一哭彼山之大者非己所有亦非草
堂所能貯此山可貯而有以其能小也山雖小而氣象景
色生意畢具庶幾一拳廣大之意則亦自有可喜而笑者
在名之曰一笑山其址有舍南向深僅及尋而横廣以倍
其上環竹爲籬蓮仰飾粉素牖户内外皆墁堊一色通明
虚白恍若一舟寄泊於湖山風雲間自念平生薄游江海
超然順適者幾二十年早以衰病還家休卧蓮室壁諸刻
溪夜况萬未及門而還迴則歸興當復不減名之曰雲夜
歸舟總七字亦揭諸壓楣所以志予之自得也

重建璵城橋記

海塩璵城橋建自宋紹興三年
國朝正統中邑人金文富嘗復弘治元年圯壞既久有司方將
舉事會按察僉憲伍公希誠行縣區畫措具仍勸富人贍其
不足委成于縣丞譚秀臨督以海寧衛知事季慶閱四寒暑
乃成其地河淵之疏二水衝合貢漕貫戴交錯於橋作三洞
皆通流徑楫十虛一實激撞多所今長十有九丈廣丈四尺
兩入平壤蓋庇潮水陸咸利并二洞爲一降水六丈其崇
半實倍于虛足以[illegible]收縮下有巨附于有開壓側有倚柱中
勢正開壁立[illegible]石環[illegible]外内精密大致視昔不俟用石八百
丈環衛坑實皆[illegible]鐵千斤銀千二百兩役夫千
竹木薪炭[illegible]行兵[illegible]收至治水利民其間
工胡兩楚[illegible]大[illegible]次[illegible]動無其於海塩者今

而不病涉公真盛矣安得謳焉後同東有永陣以安蕩析哉宗盛請予作記立石刻有事若干碑陰所以昭成績而申大望也樂爲之言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宋祚校正

說

善閒說

閒有數義焉安爲暇爲散冗爲空棄既治之謂安力餘之謂暇可有可無之謂散冗無用無營之謂空棄空棄猶身之贅疣蛀蝕之而不可以卒去散冗猶居之𨷖楄僅一取具而終無庸事有類乎是世將以妨正見廢以餘飾見踈見廢而踈焉往而不得閒也以是而得閒有志者非所願矣是故君子之於天下必勞而後逸堯在位七十載既老而巽位舜在位二十有八載老期倦勤而命禹總師復辟宅洛周公始有明農歸老之告此聖賢所以合進退之宜順社老之節收其餘力保其成功休休自適而浩乎其無爲是謂之安暇其爲閒也斯善三代而下有可以庶幾焉者僅一二見而已惠與天寧有西序僧自號善閒即其所志宜無閒于空無將滅矣乃不自是而歷求儒文蓋必有獨見出類之材者乎故繹其文義列而爲說使自擇處焉

友蘭說

金川佳士楊君體秀自况文翰其說曰吾少好交游然無所称藉以取益于人閒居寡儔時行山谷間邂逅蘭輒徘徊容與感盻咨息焉之發蒙葉出芳潔欣然相忘忘古人所以有取于是者吾嘗因之自况謹省厲焉惜吾力虛薄無九畹百畝以蓄其生時假筆研闢寓形似彷彿楚人之遺

逌獨不貴士大夫見而許可相與過頻衝吾以是深親賢達餘閒同心之言而入善人之室皆是物之資益也故命之為友有反之者曰彼蘭与子非偶未嘗通言語達情事何知何聞而友之甚無謂也君難曰吾聞忠者不計蒞而報義者不放利而行盡其衷而已天地鬼神之于人茫漠若不相涉而敬事之如父母者舉萬世本始之理存也言語情事之謂何古者執事有諫諍比興有物工作草木之微皆足以取則資德君子所不棄吾既有德于蘭從士大夫後報之無從也故声称之亦以盡吾衷而不忘吾事之所自始重事瞻前聞意或近乎予以我為無謂視彼陶情取適呼橘為奴拜石為丈崇禽為客邀明月為主賓招清風為故人者豈不尤相違哉嗟夫世之為朋友者方其

事勢隆洽有所依植感激契合相視如左右手及世路少更軒軼背馳不復通問至讒人口彼素無預我事姑與之聊相慶耳噫亦獨何心哉使推是心於君臣上下之間當無一可者予聞揚君之言心有所感也為著其說

恒齋說

恒以常久為義見于詩㕥著于易卦係見于經訓其於事也徹上下大小當無所不用聖人甚言無恒之不可而下及于巫醫則其上可見矣醫之于恒所以至其道非謂醫道之本末在恒恒而不得其道雖常久無益神農黃帝岐伯俞跗以來名醫甚衆紛方難訣究病起齊湯液鍼灼宜無所不精到說者猶謂素問出乎後世依托判法已佚傷寒論不及內傷小兒南北方亦不可通用脈訣托名鄙淺本草得失不一難經演其大義千金方獨不知傷寒之數至謂于午經為膺作鍼能殺生不能救死取灸而不取鍼自古智創能述猶復不倫若此讀其書者不可不深考其源亦是非也著執寒瘴癩疹至靈有威候太淵有癥扶生于柔弱而成疾于剛勁之鄉稟于胚胎而發病于壯長之日或微豪秋萦如兩鬻語前勝割賣如華佗事奇變不常如夏子益書形證不相淨始末不通知醫者之臨病不可不力探其標本盈虛也易曰勿藥有喜記曰有疾飲藥嘗古有不藥之疾今則常有服藥于未病之先者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論語曰未達不敢嘗古之藥不過用以通滯谿郛今則特為補益之物妄試輕投松禁其方品而不使人知矣周禮疾醫以五色五氣五声眂人死生先之

以九竅参之以九動養以五穀節以五味然後療以五藥令則含聞望而專于胗切主草木而後于穀味除指所至針曲自彰醫之處方聚劑又不可任情信手指益寒涼之間也古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又古有病不治常得中醫皆所以防醫藥不精之弊是故讀書而不究其歸其患也泥治病而不得其因其患也矯用藥而不合其宜其患也賊有是三者而又以利欲自好之私乘之雖至老于醫忽不自悟其難乎有恒也所以君子之於道必先端其所從明于心而不惑習于事而不怠守于已而不失然後可以常久不斁而施諸人者有亦猶之適國者前識其所由雖終身行不止矣道殆遠矣況醫固多岐哉予謂恒所以至醫之道非醫道之本末在恒也鄙君私敎以醫鳴于浙

西自其始祖縣〻祢可謂至于其適者矣予故書以詒質
之

葵庵說

葵之種類甚多其名不一古所謂楚葵澤葵露葵詩所謂烹
葵本草謂葵爲百菜之主則葵皆菜之屬也又謂花如木
槿者曰蜀葵叢低于黃者曰錢葵葵小而赤者曰錦葵亦
雖有黃葵終葵紫葵露葵皆言其形色所似則葵又皆花之屬
也然字說以其能揆日而傾故訓之曰揆則凡葵皆能揆
日矣是以世之懷忠抱朴將自致於上者必有取于葵皆
用是也閩之光澤黃君叔京篤學愼行人也始以材德
被薦爲郎時即號曰葵庵余聞而論之曰善用物者無棄
物善較用者不自棄於微矣而天必生之葵亦不自以爲
微而忘其所向仰吾因是而知叔京之能定志也天之生
物寔繁非固有心於葵葵之傾心向日日未嘗回光而葵
竟心向焉吾因是而知叔京之能安分也客有難余者曰
長林大園之中光天化日之下葵之傾陽宜亦也不幸而
或生于陰崖寒谷此其時宜將何所向不幾乎隨風而靡
纏蔓草而腐乎吾因是而有以定志安分未見其可也余
復之曰客亦知夫指南之鍼乎其爲物也承氣于磁性常
向午更地易處無間冬夏百試不易所指必南雖限以山
海鄣以皮革寘諸暗密之室無所辨于四方亦不背
轉而它之此豈待南而後知向哉其性然耳君子之事上
也或遠或近或用或不用身雖易而心不可易是猶陰崖
寒谷能障葵之質而不能障葵之心吾又因是而知叔京
之能處患難也客又曰子之言何矣予笑曰君子當使人
稱善不當使人稱可當使人見重不當使人見矜客今將
可予之言而矜叔京邪客少休吾將終葵之說以告客夫
道有定体而無定在物有定材而無定用盡葵之美不特
可以勵仕也無所蒸而傾陽不變幾於誠低垂下庇能護
其本幾於知葉同而厚是以大圭終葵首取其仁生於有
時失其候則不能致佳幾於信依求味食資于民用先王
亦嘗采之以備祀事義而不違於禮叔京誠能觀象取義
以充其道而溥於用則無往而不便於葵矣孔子曰禾垂穗
向下不忘本也物之有則聖人取之客何為者而所見若
是哉客再拜曰乃今知善予之言而重叔京矣客退因書
問答之語爲說以叔京始叔人先嘗任餘姚求令復之閩其
庵未有定止所植葵亦未知若干本姑載其志念名義如
此

陸氏兄弟字說

歸光生陸養正有孫四人皆吾士也先生名其長曰慶隆
次曰慶芳慶元慶貞而未爲之字蓋以是爲明友貺也先
生即世余十年慶隆以字見請因謂曰子之祖考以恂善
不變數道後人而子之兄弟式克至于今苟不用陸氏之
慶其能致此哉尚思其所以隆所以芳所以元所以貞而
延是慶於無窮可也夫盛大昌明之謂隆〻而不替非厚
曷勝字隆曰宗厚欲其大而無替也暢茂調達之謂芳〻
而或折枯瘁至矣字芳〻〻茂欲其培植保養而無失也
天地生物之德其始爲元在人則謂之仁其正而固則謂

智故字克曰宗仁欲其全此生理而毋失其為人也字自
曰宗智欲其安分定命而毋營於私偽也嗚呼學以立之
茂以長之仁以守之智以定之交相勸勉以成其道若四
時相與以成歲而不反於其始則陸氏世為名家而所以
慶及厥宗者庸有既耶宗學其勉之毋忝爾之令名可也
因書為說字

朴菴說

朴軒道人謂方洲生曰子知吾朴軒之義乎方洲生曰刻
畫不加土木良具簷庳不作連息自如塵榭不周門戶僅
立內無奇觀外無狹客所少無耳目爲家之華可以居子
孫而傳久遠叟之居將於是乎名朴也叟曰子之言朴雖
諧哉也扣其門而未見其主盍徐求之方洲生曰子聞將
進而反却者必有所待方見而用晦者必有所激當而顯
而學自下抑者必有所示也叟非同朴者而以朴自表其
意蓋有在矣叟曰何謂有待曰知拙之可以巧也故養其
拙知鈍之可以利也故養其鈍知愚之可以智也故養其
愚知素之可以采也故養其素知質之可以文也故養其
質知渾淪堅確之可以取材也故養其渾淪堅確而不以
逞叟之未出其用夫朴者如此何謂有激曰見巧者之善
眩也寧反而為拙見利者之易敗也寧反而為鈍見智者
之鑿空也寧反而為愚見五色之相奪也寧反而為素見
華章之相雜也寧反而為質見世之取材也或妄斲焉或
妄用焉於是乎寧保其全體而終守夫渾淪堅確者焉叟
之既出其用夫朴者如此何謂有所示法曰因其所知而
惧民之無知以逐末也故帝率之以本因其所見而惧民
之無見以趨偽也故常俗之以真叟之既仕其用夫朴者
如此是故唐虞之後忠質相承自周而下澆離之俗終不
能與三代比文敝勝也周之文猶不可繼而況下此者哉
奈之何其不以朴為野而至于滅質也叟作而謝曰吾聞
善言同然善道同與子之論同矣敢不敬與也叟姓楊名
寇廣東廣州人今為嘉興府同知敦厚推循不事表著以
道率民卓有古先真不負其名者

賈君景陽字說

平湖彥士賈君春舒冠時賓既字以景陽而未闡其義請
余說焉竊念夫天以陰陽之氣運行四時春夏為陽秋冬
為陰而實相須以成歲功儒者之言春曰陽春言和曰陽
和若無待於三時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德然非無功而其氣
多寒夏非不陽而其氣多暑寒與暑非物之所待以生也
惟春為歲時之首陽方用事而淑氣之和明暢融合群物
於是乎發生夏之長秋之收冬之藏皆所以畢春之功故
春獨得以陽稱也人亦物中之一而其受之以為生者惟
仁為大其体全其用廣其德弘裕慈愛備所謂春陽之和
其端則始於惻隱之發人能全而充之其遠大足以安世
長民擬諸生物之功其近小足以親親睦族而及其鄉黨
景陽為人詳慎和雅矜恕不驕長賦稅之日久凡鄉之飢
寒困迫可以動惻隱之念者當復不少君能自此而充之
雖弗至焉於余說之所望者亦庶幾矣

後齋記

天地之生物有序聖人之立教有節生長收藏治進止皆不可躐而後先士君子體法順則道常相因能力求至猶懼乎弗及緩退自居恬于人後非學之善也若夫氣稟時數事勢之變雖或少有推移進卻揆吾志何如耳故由賜之勇智宰弗能遠過于曾參伊呂之遲暮果百汪踦甘羅未足與較長乎之戰邯鄲之圍小機也呂氏之偈天行之借大事也方其未定劇鞅勃仁傑真君因循慮決僅足當殿御其末皆以延待成功出于後來人患無志苟志有定雖天勝亦未可以自已況人事抑厄而欲使之終毋行我欲有見世之疾古多先疾走多蹶疾為多錯而徐後者常整飛世之未大非弟先利非義先食非臣而忝後者常正見世之福自必後禍有必死浮首必疑而抑後者常保推門馳突不偵夫前徒之喪墜而前車之足以戒者甚衆於是乎寧㝷其後處其後時以有于其前非久于後也此所謂緩退自居者之心也然天地以冬成物而藏振蟄漢之工同四時聖人以老辛業而持守盡諸之勤終一世故明者慮其後而先之則常先勝者恃其先而後之則常後惟不迷於其先斯有後於其後為無所先而其後從忽以自覡此其端倪非天人之道故曰非學之善也許清明夫循雅而詳進為勇危慎以歌以晦知先人困以後齋自號予忝清人友為作此說處之或曰明夫為家之先孝友處鄉黨克先攫濃曰令許氏宗于慨弗能勝敵云尔先若茲明夫可謂有先志寧處後而不迷于其先者亦是志聖賢可企獨相而後我古語曰自後者人先之明夫幸卒自勉

慈思說

許清明夫刻家訓于先塋立石題曰慈思以示子孫至視者輙有所感念夫孝子慈孫未有不思其祖考而常深切于喪祭之日喪主乎哀而哀以思至祭主乎敬而敬以思齋哀敬之思由乎衷誠所謂無邪者也古人言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宗廟社稷未施敬而民敬言大凡也況其所生乎然事向不同哀敬各以時出後世茂祭丘壠而哭其親于墓當非慘惻傷之際有能明畏恪之心時則哀敬交合今處精專莫之皇皇如見如在其悔恐立切固也大過于常況又見其古訓之立卓有不痛自戒悼而惟繼述者鮮矣此慈思之作所以不于堂室户牖而必于丘壠之上也予聞孝必以有思必有終古人致隆祠廟不可以墓祭為常苟至墓斯哀及祭斯敬哀敬必交合而見石斯思則其怨慝也亦夕夕日明夫古求其本觀修雅則之行使兄弟子孫皆能篤於繼世守如不紋有所算思其已哉一有事于墓庭者曰此以題於其門戒于後者然後可也刊著此說平明夫以十

竹泉說

劉竹泉以竹泉詩文來求說予見世人多取物爲號而趨各不同人莫不有身也而賢者能致其身人莫不有事也而賢者能善其事渺乎耳目一日之私好而不能推見其大且遠者君子不貴也夫竹之始生森欝蒼翠寒暑不凋誠足起愛然過盛不剪則枝葉拳糾如蝟謂之竹敗必戕取其鉅者用之上者登清廟中者爲常器下者命爲污褻之具泉之始出灌汲未嘗清潔可喜然時見時否謂之戕泉必爲之疏瀹道達遠者歸江河近者歸溪谷浸淫者或潴爲淵猶不潔乎其初可愛喜者日相遠矣夫用而致遠固二物之常其至于不美也豈二物之恒性哉有其始而不顧其終未有不善類乎末流者是故物無良賤視所以人無賢愚視所止君子爲道未成雖老未可以自許雖百

家九流其道固有本末小大兼抱而盡得之猶二物之具美得之而不能致用是猶竹敗泉戕其於人也無益　用之而不自慎其道爲淫已無所擇而輒向之則亦污褻溷濁其爲賤且愚也昭昭矣凡士之未顯也存乎志志之所見莫先乎嗜好因其所嗜好而開諭之以正此古之教也君子教人之言貴乎稱情切理若夫鉤索附會泥以過高者語之非予所望於竹泉也

跋語

邊景昭翎毛跋

前輩謂觀花木禽鳥與觀山水不同山水妙處幽深隱見其於人無窮非精深不能識雖閻立本不能無疑于張僧繇以此而況古人耶花木禽鳥人皆日激舒展之間高下立見此蜀落款云隴西邊景昭景昭在宣德中爲寫生第一手余嘗論其形似可人而神氣不活斯畫不知果其得意時否王君其亦寶之毋失

林良畫翎跋

予承乏禮科時數與林君良相過從其畫謂可常得初不甚愛致及予南謫良已歸廣所餘惟此翎與鵓鴿一圖圖爲向文炳持去此翎故在而予老矣佳會永闊歲年不再向謂可常得者今皆不可復得豈獨良之畫哉古人言飲酌皆前定事之難易得失所不足論此論何惜乎因循惰況不能早盡其所當爲者可復何言哉

伍公擇畫魚詩冊跋

題詠圖畫以托興於人古無是法說者以爲自趙子固始

然亦圖畫之一觀耳此冊題跋之語各繫別楮裝置眞得家數非故家名子弟不能爾也到有作于其間皆時彥達益可寶重晴窗淨几焚香對佳客一覽豈不若如濠梁問答時也

吳山書舍詩文卷跋語

天順癸未余將北上蘇州姑蘇訪舊于東明仲甫信宿而別出吳山書舍詩文觀之共一卷語余曰此吾平生所得於士大夫者向嘗以教子繼章小有成矣頗入事今吾且老將貽諸孫睦睦幼未解成人之道故乞片言以豫訓誨嗟夫祖父老子孫之志也既治之于善爲之裏時相之門世濟文武賢否不係世世者在人哉自明仲甫先君至繼可見者三世矣皆諳□君未迷于前人積累之深其

將有興者而公最勤於此幸收藏所嘗如此豈欲不首士大夫不可得也以其最賞者明居對詳雅見之真可念之迹
蘭玉樹有並其箕屢子脫離寞異群品明仲應可無應矣
雖然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劉童蒙志學者于明
仲甫之家足以移睫悉意勤其嗜好者不能盡無使其知
守此卷而後自武則求矣今而積書替此合六籍之外無
置異物而納工人于其中俾之主席朝夕於訓典以論義
其本原而循致于成人之地不難也它日過此余將有識
焉

莊瑩中所藏趙子昂書雪石碑于偶樵張天雨宋呂
　　衛陳文東鮮于樞墨蹟卷跋
秀水令莊瑩中家藏古今墨書十五幅始自趙文敏公終

于鮮于公皆名筆也拜閱諸日豈非識得者自書契以
降其迹之文累變而為今之真行草書凡文與紀化相關
政自不能不亦故唐不類晉宋不類唐元不能作歷代文
人非不追蹤躡迹若必摹擬及其成書則然別異其間能
卓然遠到可與此卷者真千百中一二耳譬諸郡本論宋書
筆不遠識而獨於畫于松雪翁識知言也宋家藏有莊公
盛從子季明文稿墨迹一通其後諸名公題跋無大言論
至有書云葬人事於某年某月拜觀前輩臨古人文字其
敬慎如此拜觀之餘敬書歲月于後
　　談大章所藏西蘇兩詞畫卷跋
談大章所藏夏太常墨竹有序有詩共一卷太常向在
京時數相接見其所畫竹真在九龍山人行作坡石者尤

佳此幅予不能得其少時筆也記者四明張用中題詠
者沈石窓李野樵公從孫孟與洪孟湖蘇紹文劉邦彥
朱天錫皆予故人也用中客死浙西石窓終于廣州守餘
皆在茲雖存殁不同而文章具在高風故人安得相與于
一堂如此卷也
　　吳仲圭畫卷跋
鄉先輩吳仲圭傲剌浩而善人論定詩筆力老蒼風致高
古雖不事工徹而規格殊常氣韻自足已味于素淡之中
寄情思于筆墨之外當與古文字並觀非他日所及公嘗
賢賞坏愛間樹過予方洲草堂因得留案日稍模其大開
時一展想以撰此特書本卷致以奉覽
　　蘭亭圖跋

蘭亭文字妙絕古今後世傳於好藏者雖撫搨之餘而點
畫之微亦各有辨是時畫亦其作無怪太宗之巧於求也
但惜其雄才大略從諫如流自晉唐以來創業成義者多
矣奈何以萬乘之尊下與一释子爭智術於雕蟲篆刻之
間則隋文昔之譏之若蓋有不足口者矣千載之下觀斯
圖者不無感於當時
　　獨樹軒圖記跋
王瑞之所居芝松里外戶步西有大樁本卑前墉東出重
屋枝葉旁達下覆輪菌蓊鬱望于里社不知其幾十祀矣
成化初其姑之夫陳秋湖過而樂之因以齋額徐大章手
書獨樹軒記及徐益配劉尚考贈所以欣文物之會合而
成美于瑞之也瑞之伴人與第求予題詞夫天下之物闢

見則貴〻則必取群見則凡〻則易檜貴凡得長蓋常相
半今杭州諸山多故宋遺植方大章記杵時芝松之檜計
已成木彼獨此衆故於見貴而檜殆閑今相去幾何春波
定無花藥而芝松之樹至今猶蒼翠自若生意未涯乎所
謂貴凡得無相半非邪蓋物之存已久近固自有數至于
久〻近〻亦不可謂都不由人彼春波徒爲大章僦居則
去住不一主家儀既無姓名可傳一聞工師之求之言默
無惜語木惟敎手稱謝則其人可知矣於之必取其可後
手瑞之讀書好古博雅不群誅茅卜居信有杜子美之意
其於翰墨亦傳稍步形似如記如圖者亦屢愛重若此況
其家植乎迴視春波萬不侔矣故物之貴凡久近必待人
而定非特植物也事皆如此而盡談之數非扶世之論也

柳聞古有椿春秋皆以八千歲爲候今芝松之植人物事
數相遇若此得非其選種乎請因以爲瑞之書

姜文進存誠遺墨跋

已友姜文進自號存誠初製此卷時適予下第歸讀書德
清爲作此記文辭雖甚稚陋而故人之情見如昨日文進
下世其子承祖復持來求題未幾亦卒其孫蒙幼不解事
予亦因循墮誤怱〻遺忘彼此不復以爲意去歲病餘檢閱
文事得之亂藉中斷爛脫落幾不可[illegible]於絶爲聯輯用歸
于蒙嗟夫予與文進定交予孫[illegible]其相得甚幾通家
計作記時歲月已四十二年人已世[illegible]卒可[illegible]存猶得歸
故物于其孫獨不知蒙於此卷重[illegible]遺物不忘其祖
父否俯仰今昔追想平生[illegible]然[illegible]之不能已也

若木生篆書跋

郭君應物奉其先人若木先生篆書師說視聽言動四箴
求識卷末書法兼大小篆而間以古文國書筆意圓扯勾
稱非世之鑑屋取妍者可比聞其初師趙人楮仲銘兼善
隸楷能文孝通[illegible]卜星曆今應物盡世其業無遺可謂能
繼述矣先生名本字主敬若木蓋其別號也

一松詩文卷後語

孫公承自號一松以所謫求序于大卿夏先生諭以禮義
又求記于庠友虎明德明德語以志節志節堅定然後能
守禮義者相發也至其所謂一序以松言則爲孤獨之名
記以人言則爲專主之義二者未達所與聞日從公商問
之其言山鈍聞諸父師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固所好樂可
以審稽故君子慎于取物曰思天下之物能悅人者必能
成人能欲人者卒能困人金[illegible]而水下土塊而火燎鳥獸
不可與同群且生理而無情欲求諸植物松其尤良者古
聖人嘗以是比德焉鈍用是見松如佩韋弦如銘盤盂如
對嚴師友因其凝淡知世之穠艷因其勁直知世之柔屈
因其晚茂知世之銳發風雨振摧知天地有自然之聲色
著寒凌厲知人物有毅然之賦受凡所以守身處人保家
持恒經變一於松是取而世之紅紫蓋不肯所不一接日
經意者然家居城府去山林遠不能日就岩穴樹一松于
庭廡日暮有見將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而鈍之志向
所在則無貳也嗟夫天下之物[illegible]理以物爲物者衆
矣曰物達理惟智者能之雖[illegible]遇聖語則亦毛

介之物而已何有于直公矜敘川是益求進以成厥德則松之名當與彭澤之菊濂溪之蓮並傳矣林君復王子猷之梅竹終詠遊適耳烏足多尚哉

頑守恒地理書跋

人見兩頭蛇未必盡死而丹敖之意則仁矣世無忽公噫病者亦多自愈而好秘之念徒成不仁一瞭一否君子自有定論守恒於此書甚自信事推其信重已甚者而樂與人同之不必一一經驗頓其存心平而因可見矣世蔡之法古自有度後世率合拘忌興說紛紛欲盡去而復于古其力未易不若取節而順集之使不至于太泥而後可也守恒意或兼此孰如其仁哉

于景暘浮玉山詩卷跋

予友景暘京兆以所作浮玉山遊詩索和予終誦而思公性曾曠清才駿思出語成篇方遊山時適在壯遊盛節江山秀麗化入文章而又聯合芳儔成茲此誠不可與爭長一不可和古作者詞意未俗乃麝之以成叢卷中諸名家情致宣遠先景畢陳無復遺缺二不可和登遊賦詠之詩必觸目興懷欣然感遇則意境昭融有自然語予平生艱掌仕途未常一至金山乃欲以處閒儕輩見贻猶有盡作盡不過臨摹手耳何益哉此三不可和況浮玉押韻而又致多如此雖風雅之士猶不能脫穎而出予何為者而克為之古謂歌永言律和聲芳春多暇時共學侶為公合商吐羽按節緩歌一倡三嘆之妙雖彼之八音抒亦庶幾焉有聞而過者謂予善和公詩固不可謂予不和公詩則不如兩謂和者也

義竹軒卷跋

兄弟天合之親其情好非自外至不可以象求有象則間矣然世之人凡有事雖鶺鴒鸛鳴亦自畫其吉凶兄之塤之竹既萎瘁而復發榮當兄弟友愛之際能不忻忻自喜此詩人所以歌詠而為之名堂致美頌而形諷勸可謂孝矣或者謂未敢本存竹之恒性是何不成人之美如此李氏兄弟顏益敦本厚倫頭白式好毋如竹之既替而復隆其祥莫大焉

雜畫冊跋

雜畫一冊凡三十二幅不知何人所作予友陳君所藏暇日携尚余乞為題識君敏學操循最好文事其所藏當不止此而此冊雖非極致然亦各有一種意態冊後有何寅石蒲二幅尤佳所當並傳也昔郭若虛作畫史謂作者互有所長故其所紀特傳事跡不定品第君之意亦有在歟

姚公綬古墨林卷跋

此卷所列宋元名人翰墨皆真跡無疑獨宋仲溫八仙詩非浮安時書予嘗於黃學士家見松雪翁跋早年書云殊可發赧此書豈是類歟公綬能書善鑒必有所見翰墨之林宜無雜植也

先府君遺文跋

先考好文苦學議其生平日候六七歲時每見先考讀書近筆研時有所作及得之聞見緣錄附短楷小簿增益

以久而愈多不肖自入官從侍日遠此書故在先世
不復經擇及守汀還未幾先考寢疾床褥踰二載湯藥
不廢日不自暇騎至變故之餘始訪二婢得諸箱篋僕人
中收拾斷爛十無一存其間如閱鍾軒記若溪八詠憶廣
工墳等作先考平生嗜於性情者皆兼懷無點畫可見往
切淚恨蓋先考自受封後倦勤歲久加以老病纏綿舉家
痛暮區區紙籍能不既於姜膚女嬪之手者亦幸焉耳寧
其遠者不早自什襲以至于此其罪不孝抑又何辭頃
惟犬馬之齒五十有二不傷遠見宗祀無明毋以開運章
五門訪熟同余文于綠表輯成帙仍忍識以書于中華其
於手筆則存為表著備見附回後集士大夫所可文奏
冊銘表及應諸作以藏諸和堂以示來裔嗚呼千里懷人
見書哀慰況父母心声手迹展誦中優石有閒宛可接語
非但如楷楼器物聊足想像然思念一起形神盡消目睫
未加涕泗先下是慰之小真不足以拔痛之大也不知一
再傳後為吾子孫者能復以我為念哉

解學士書跋

歸去來詞石刻大紳解先生手書也公在永樂中聰明文
采冠冕一時其學該其氣充篇章翰墨聞見軼出此楊文
貞公所以稱其真楷行草皆佳良有由也吾友王宗勳湛
然好古蒐字帖數百本暇日就觀主人仰公之風而善公
之書也因贅數語而樂道之

張撫軍畫卷跋

武略將軍張公廷端以畫名世恭索題畫法於潤老渊山
林巖洞烟雲水木明晦隱見遠近相滑畫中人行坐倚立
皆合矩度形氣若生正蒼妙品矣但其人物境界野朴僻
陋所見類方外家所称神仙方丈之屬豈其事本出于荒
昧荒唐故畫史亦以虛無之迹寓之歟元人馬海粟所題
詞翰亦跌蕩放縱意与象合古人謂詩為有聲畫又畫家
多用草書筆法觀此卷信乎能相通也廷端寶藏之毋
失

文敏公書畫跋

右書畫并題詞皆趙魏公真蹟魏公書法妙絕今古真
二王之軼而其畫皆入優品獨畫馬謂畫物性此
乃書雜於牧馬圖詞于後尤不有所作乃不能非一時筆
也武略將軍張公廷端常以此卷示之觀此世久未及
吾今公去世久故物猶在是言不忘開卷知幽宵敬題
歸其子用文用弘以謝子之不敏嗚呼此卷可婦矣公可
載婦哉追念平生神魂欲斷枯腸老淚誰見与雪郎

歐陽通書帖跋

率更書法誠為險勁慶古子通專其門稍加便巧而分布
齊態度則未及也書品謂通不擇紙筆皆得如意所以然
正在此耳故學歐者必自道始世論事書成何杖模傚
不聞歐虞非出於蘭亭也但金剛揮拳力士瞋目之妙當
不自紿錢而得之指掌掌腕不着紙公觀知此未暇日
試取醴泉銘皇甫石刻摹擬一兩字不妨以會此碑之極

漱石軒詩文卷後語

士不可以好奇好奇者正之反不可已而步於奇尤有惡於

正況加之意乎古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既
居其次已非杜致而又非正可乎哉孫子荊對王武子之
言實与孫長公晉飯喫衣之譏為對語世之好奇者遂同
然稱訓至于今甚遂為之穿鑿附會以求通其說大雅云
亡何人心之不古如此也夫古之所謂雅言至言善言格
言皆敦實周洽切理稱情通達而無繫由之不知習之不
察類皆視為常語而獨甘心於詼咲之嗜棄之何詼諧滑
稽之不日相尋也況子荊本始于誤而一時亦給偶涉於
詼他且重乃亦則彼之縱橫合縱連横撥就其有可奇如
戰國時士尚何怪其能自振於當世也嗟夫刻鏤者爾陳
則純朴者退聽言之不感求行之附也雖妄雖然人文与
世運相高下列國之文異于三代唐宋之文異于秦漢正
變為奇奇者必將變而為誕誕不可為正不能為則三代
以下惟然不好奇好奇之士其過于常人也遠矣鄉文者
孫公學勁以是名軒意必有見于此不然則以其為同姓
之間人而取以示其子孫豈常人之所好哉

瀛洲圖跋

唐人榮十八學士號為登瀛洲非弘文館中自擬神仙而
有此號其間人材固有容議然皆以論思為職雖日給珍
膳亦更番有時未必華酣燕衎如晉人風度畫者徇名失
實真以神仙放浪處之模寫惟恐不盡而觀者承訛踵誤
亦或迷信以為故實無乃中說夢良可一咲然畫中人物得
李龍眠規格佳製也藏君宜珍惜之

王荊坡畫卷跋

樊秀頌老師得此圖于分府陸友蘭山水樹石皆王府可
愛予嘗見九龍山人畫卷崇尺許而長二三丈筆意布置
與此絕類惜是卷舊嘗被大斵非全圖也老師化去已久
其徒王蜀坡年餘八十猶甚愛重附与高弟劉竹泉持來
索題因歎老師友蘭不可復作蜀坡既老竹泉亦長白自
予始見之人今皆若此畫書故無恙動与靜異也人有能
存不能然則用舍於世也何較哉

莊青王寺詩卷跋

右莊青王寺詩凡三十餘家倡之者浙都閬陳孝章和者
皆西浙名士格律既高声韻亦雅書畫森情致畢陳可
謂詞林之極工詩家之過若者矣孝章复素予屬和予嘗
天下文藝之士所見略同詩者作題於于律而又忐韻以
和又致多如此雖使李杜復生亦為不經人道語亦不可
浮況非才如予者耶古人云文章不可隨人後彥章此卷
可不必更令人和也

字書卷跋

京口閑碑文一通括蒼王先生所藏其書則中書沈民則
之次子中書舍人度之筆也楊文貞公稱民則書婉麗飄
逸從容矩度此書規格真得乃父家法於酒胡先生跋語
學宗仲溫書無一筆不用苦意真可与碑並傳也季章其
珍藏之

烏來巢詩卷跋

予友姚穀菴所居有群鳥棲集於樹旦暮必飛鳴盤繞而
後去止意若有依於主人者穀菴因賦烏來巢詩聞以示

予、謂烏能返哺謂之孝烏豈以穀菴誠孝其母致別于
家而物亦感耶郎舊說御史府烏臺柳仲郢每一遷官
輒致烏穀菴以御史出尹烏之來將終始獲祥耶夫鵲巢
避歲燕壘去愁烏之畫于吉凶也久矣地安人和烏於是
乎來巢餘或未足徵也而穀菴之家作將日益于平康矣
予數過穀菴得諸目激用識實語於詩後它日當有驗者

尋賢問道卷跋

道原于天具于人見于事載于書其高至於無極太極而其
實則見于日用常行之間自世教衰微行之不察習矣不
著雖有挺然者出必讀書必親賢必修身自日用常行而
推究夫無極太極之妙向之所謂原于天具于人見于事
載于書者皆與我無二矣斯所謂豪傑之士也其余世作
而入息優游而生死不知誰之爲之者多矣能挺然者幾
何人哉吳興陳氏年踰半百而好儒之心不替夙夜乾乾
以求聞至道師聖人爲病乃製一卷題其端曰尋賢問道
凡得一善言見一善行悉書其工以示不忘求題詞于余
余亦從事于斯者數年來昧昧焉若游大洋罔知津涯事
文彩溷日不違日而致知力行之事違道遠甚雖有賢者
其如我何每觀古人未嘗不臨文中慙然余心終未肯自
以爲棄物也但不諭時來何如耳因其請遂欣然而書且
告曰尋賢問道自立誠始

黃華老人王庭筠書畫跋

六書有象形書與畫本一物也然徒偏長于其事而不達
于其義、、又工史之爲耳故世謂凡以書畫得名者無一
非文章之士元黃華先生王子端入品其高號爲博雅於
於古書畫世所重此卷狀物寫情激寓感激當是變故後
所作故書與畫妙爲奇崛跌宕益以鮮于困學趙松雪諸
名公題識可謂兼妙矣東廣吳純將公曾以鑒精詳近者按
鄧海鄉持以見示展誦中回憶古人發墨成畫綴而作書
觀其形跡若甚踔厲然由神氣素有者度先定下筆便自
有法故能絕俗出塵使入佳品豈非材會其全而時出之
者乎知此則知子端之書畫矣景純公務時間庶幾舟過
方州相與一議

顏梅詩文卷跋語

海鹽文獻家惟劉氏爲望劉氏所藏函籍惟顏梅卷爲
故物予童時先君晚香府君還從先帥游軒先生於劉氏
家塾時門戶方全盛往來多一時達士仲通季俊二翁嘗命
諸姪圭章出文宿客無不稱歎此卷以是卷中文字予皆
能默識始末後予與叢進士與世亨同官京師夜窗燈火
時復一談詢懷舊隱世亨卒後數載余守制而還劉氏升
姪存者無幾惟季俊甫尚無恙契闊之餘問以此卷徵予
題跋予受而藏諸篋笥今又十年季俊病革遺言以詩屬
曰公端吾宗也予不及見顏梅卷幸付其子滿嗚乎物在
人非時移事去不獨劉氏存沒之感觀此卷與列名其
間者今皆化去而予亦老臨文傷痛悲不能堪況父兄師
友之情豈直如張仲舉之感徐子與哉然自泰定至今二
百年來海內重大之物多非故常而此卷猶墨痕在函雖
劉氏世德所致豈亦造物者之於于與既爲其然而時永

其名郎古称立德其次立言君子之於立言可苟哉濬其
敬守之無忽

王孟端山水畫跋

九龍山人王友石所畫山水一卷横廣四丈崇僅及尺畫
法假遠呂見近務小呂形大高深上下渟泉除之妙非特
能平遠而已山川林木蹊密合宜勢斷脉結人物幽時幾
不可測生氣自完雖生紙淡墨皴染渲潤非世工所能到
凡山之峯巒崷崒阜陵麓巔陘磯疊嶂嶺巖谷巖洞磵
峙銳而行欹而峭峻而懸躍而駐降而陟高卑綫迴環
曲折坦險奇屬層複而不見其始屈穴而不知其中盤旋
而不測其際觀者動心駭目睇注不暇而不能窮極其所
止足以盡山之形勢是不亦神遠矣夫村居田舍山樓壁
閭屋相望于上下遊者涉者行者居者步者騎者偶相語
歟相飲者人相接于水陸獨不一作佛塔僧人其間古人
所謂圖畫有關風教其信然耶松江黃翰著春青為江山萬
里圖翰未必深知畫也畫家以應物隨類為六法之一若
称萬里封鎮屋更則川原里道舟車宅舍人物事為皆當
隨地以變雖風雲晴晦難以意定而一瀉千里水豈無平
衍衝激曲折之殊友石平生遠涉江淮浮黃河踰太行幽
燕門歷覽晉代之區胸中丘壑許大豈不解事如此顧其
所畫妍潔閑曠水木清華陂塘廬舍映帶左右山谷水次
物類相伴其天機呈露當是吳中一筆景耳安在其為萬
里圖也鄉友陳君廷用家藏圖畫甚多獨此卷為上品宜
寶重之遇鑒賞者時一出焉慎勿令俗士妄以淨言易此
奇物也

書贈言卷後

贈者有增于人之謂也雖言之而無增于人何以贈為夫
通時治古深于文學舉進士有名聲為美官克舉其任此
皆克周趙君所自有而復何以增君何取于贈也然卷中
作者稱一時英又其人皆識達鑑精平生少許可者乃析
誦君之材美如一不相厚薄士備乎耶而見信于朋友延
譽于士林者若此則於無俟而不見信矣有是哉譽言之
足以增乎人也然譽言固足以增人亦足以損人善於譽
者聞譽而惧頌其始則思慎終美其名則思勉行賀其成
功則思防廢舉不若於譽者聞譽而喜知頌知美知賀而
不知求其所未至卒之損者以進書者以退一轉移之間
而實成敗兩係其亦真可畏哉故聞譽者當知所以譽人
者當有所勸彼書之都俞詩之美頌皆及有所責成而先
言以道之非無下美而真以称頌為也克周學已至而猶
務于求業已就而親賢若不及宦成而不忘乎俎豆之事
其間譽則慎不待有所責成而進於秘也昭昭矣謹識左
方一以贊諸君子之能贈人一以賀克周之能受人贈

師山先生釣臺題記後記

古人論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夫功名道德之
成者非可必而當卻去之者君子特未嘗先意于此耳顧
天下不足以達吾志乃欲隨世以就衆人之所謂功名則
寧懷抱退處自適於巖穴之中歲耕焉有傳不至後世無聞
而已宋社既屋真安為宇宙非常之變也不幸生于其

士而又丁此末季喪亂無作拮据依於師山先生豈不能早見而預待之此所以方在強壯輒隱約林野閒講學授徒絕復進取之念晚年辟聘辭受蓋亦出其胸中素見況忠孝死生之節邪及世故倫落詘辱拘縻以不仕爲義則事必不免以不死爲分則心所不安觀其與諸生書曰以二仁爲比則其處死也蓋固不待擬議而成也夫出處不可以舉謀當斷于衷生死不可以勇決要合于正先生直以道德爲出處死生之主的其餘一無可先意焉其功在經常名在史冊不違于當時而達于萬世其所謂自然之成者也吾山靈山釣臺釣石并當與首陽崖谷並秀于寰中而忠宣所題亦可埒餘光于延陵季子之銘而彼箕山富春茫茫高遠廉貪立懦則可於隱所中正之教何如焉

李唐畫卷跋

嘉興通判易公所藏李唐畫卷山水蹊徑樹石庵欄峰巒徑路林橋野屋翁鬱蒼蒼渺渺泓洄起伏近遠如一筋其間人物境界景色耕樵漁叟紫翳丁游上下相映照玩閒欲使人忘其爲畫但筆意甚遠而楷墨不周恐有斷裂不完非全稿也予嘗見唐畫淺色山水皴法有株迹而無皴紋用筆甚老簡人物却甚精刻對面欲語萬法皆稱其可比李思訓此則化小斧劈爲皴象木皆相等作水決側筆如飛白狀殊不侔也豈自古名家固多變筆而不皴法耶珍重珍重

法帖跋

右涪翁晦翁二帖皆真迹無疑筆意渾圓如經鐫刻錐沙屋漏痕可比也考亭先生嘗謂蔡忠惠以前尚有典刑米元章黃魯直以下使自不同曰其所不取知其所自取則二帖可定矣

拜石圖跋

芾世系度本自出塵然以況文藝清深識鑒精遠見諸跋事亦復不凡拜石之事疑亦嫉邪憤世有所激發以托其放逸至今相傳以芾爲顛見而吁而不爲人稱舉于使不誠顛也比後世之不顛者朝夕流於恆人之前以求利達者何如

陳散翁遺像跋

陳散翁名善居海鹽城西南中一字書然僅蔽風雨未嘗自恆平生善歌唱傳記作詞每酒肆間與二三逸君聯袂踏歌闤闠閭往返不輟如羲皇無人之境聲韻清遠節調安平一時子弟皆傾慕爲不及或有富貴家或招致不以禮雖終日夕不肯一聚此吾少大所目致華屋序齒之地茫茫變少花顏滿眼未如散翁者亦罕得其年八十不変所守于宗度至今守故廬不去非義孔子曰得見有恒斯可矣陳散翁其庶幾乎

水驛稿跋

古人謂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又謂詩必窮而後工信哉窮愁之得者雖不必著多不能成寒微之士彼交于物也深則其達于天也必變理趣之妙固非貪榮樂富者所能與也水驛老人放浪才子挾重明行江湖間嘗出無涯人過非寒苦士而請求離琢者可得及觀其詞章清

絕工致不類袁芾宜其志與事未嘗相混耶夫雨暘燠風惟寒難為物寒至於水寒亦甚矣幸甘酸鹹惟苦難為食蘗非柔滑之味必待咀嚼粗擿苦莫過者於此而能備嘗之比諸卧雪嚙雪者且遠充是心則天下豈復有難處之事哉況以斷下之性而遇寒反副本作甘之物而一苦不變善取物者亦將觀象比德不徒資其清苦而已氷蘗翁妙達天趣以二物自表雖用之宿寒除熱當實調和劑之任將無不可而況聲氣之發豈有不工出乎人哉詩所以言志、向之所在亦固隨之矣豈皆窮而後工哉

趙翩江山萬里圖跋

宋趙翩所書江山萬里圖經營布置雖出一筆其間烟雲風雨晴陰昏暮隨地不同真得萬里之景奇作也況畫家惟風水最難風猶可假物附見水以平遠委順之態乃欲具見洄洑瀠激盤紆起伏急緩之情狀以盡天下之變若此筆墨餘派非固精專妙絕不能也豈翩世居京口朝夕所習見故其發諸毫素獨得其真耶曲江老人所題有晨唱暮投初陽斜月且言不可得而悉諸形容真此圖之發明也跋語謂今歸展氏某家不遇達人遂毀其姓氏而今已為金氏家物亦可謂從不出鄉矣披閱之頃為之悵然

嘉興錢氏一節二貞詩文卷跋

錢子順二妹守貞以死事若出矣然能全身保家刑于閨閫吉莫大焉妻俞氏夫亡業貧姑老子幼其節良苦卒之克繼前代以其知之為苦的切于其身而甘苦之遇適足為後人勸是女婦一身之不幸實天下後世之大幸也舉天下後世之幸而盡出于錢氏之門其遺裏無縣也善廢之原禮義之教必有以相協之者有為之詩有為之傳焉徒而不悖風教哉

解縉紳字帖跋

此解縉紳所書

文皇帝勅命筆意圓熟渾化非一時人所及縉紳詩文豪縱不守繩墨而於字書常謹楷不苟故其書特優況此帖文綸等之言所關尊重真可寶也

本朝制勅皆真楷此必拜第後謄本

歐文忠公墨蹟跋

古人謂心畫形而君子小人見歐文忠楷聚餘帖見公必要不忘富鄭公書衷情明月帖八月晦日帖見公交際之間誼謹樂善不特字書可重也當時名碩如周益公以上論著甚詳其所以重文忠而加之意者豈直在點畫結構之美哉後來葉子後轉好之母為甚焉之好所移奪可也

葉原德所藏宋元墨蹟跋

卷中蔡襄之簡于胡宗人所臨張伯雨所題皆非臣之所能逮宗伸溫書張孟兼詩與平生不類惟落款十三字尤佳原德其善藏之以待具眼者鑒定

趙文敏公書跋

文敏公手書一二通雖一時酬應而適達事意具有倫序其亦精妙所注則執筆更行語不苟可為後學楷式非特其字書可重也想當讀誦千里之外者莫如書古

人同一書而於身事者蓋有以來之可以忽心處哉張文
潛得書無月日稱章不必公人未其長書乃有草率不精
者非文潛之罪人手部閣陳以未單出此卷將寄仲子紀
于京口顧請之有以達吾意者子雖老不及事尚知只
此是學兒聰明方進如紀者亦不知所重哉

劉廷器所藏書簡跋

此卷予姻婭劉公廷器所藏以貞襄公及平江恭靖參陳
公書簡以歲月計今四十年矣楮墨如新封題具在廷器
平生周慎篤本事無適非此亦可見也貞襄當正統間操
望方隆盛無施不可遂乎將加以是教戒精詳忠懷要曲
待均惑如待奇行古於惟謹出處以世爵勸臣疑若畔晚
衆物者觀其語及親故勤切懇忠到以古道獎勸之已甚難
廷器門地立身足以致是而二公之待人舉事每若此豈
不難能哉予聞廷器先府君郡閣標略英能最名有家法
初貞襄擇婿于恭靖恭靖問以廷器應之力主其事公貞
襄得佳婿郡閣得賢婿而恭靖亦得知人成美之名此卷
將不有所關係哉廷器聞出示予以識未簡以遺其子衆
舉于外祖父母之所付授當自悟予第人之於舉亦有甥
甥之親凡予所欲告衆而衆所以顧成于親而以成其身
者皆不過二公書中語古人謂伐柯之則不遠予雖未及
貞襄衆當以賢父為法

篆書卷跋

正篆鄧倉園天得二李筆去缺識文字當壅塞處頗取鈎
筆鋒棱列妻淡行結[illegible]見之但體制不類恐非一

國書或出黃六六書故雖亦皆不易得非近世任意盤屈
取姿媚者所能到昔人謂工篆不宜為人寫詞曲峰去来
盤谷序晉唐第一文章何亦無害餘非所能喻也

錢舜舉畫跋

雪消著色最精遠過前輩晴窗披閱光彩欲浮久益鮮潤
此幅形似傳神略異不知是其得意時否說者謂范寬書
老不及少郭熙少不及老此圖將無同耶

宋徽宗詩書跋

徽宗優于翰墨其所畫事山林物數与此卷類詩亦殊有
荒閒衰謝之思以正心書所形遂成詩書讖哉人君一日萬
幾而能游心文藝過于聲色巧遠矣第不如明良之歌
山龍之繪為更重大耳此所以為君主所諭也

觀潮圖跋

四海惟浙江潮最險雖勇悍猛萬如秦始皇帝猶畏從狹
中渡宋自廣南以來杭海侵益嘉定中潮衝堤岸平野二
十餘里外論皆以策劃切近為[illegible]當時每遇潮盛之候傾
宮出觀顧反以為太平無事獨不思建炎之初苗傳劉彥
正因觀潮起禍幾危宗社而猶甘心于此嗟夫晏安鴆毒
雖利害切身一不暇自為謀况有興復恢大之計哉張思
廉与二楊所題皆載本集謂手[illegible]未録其人孫光
憲理三朝出院待詔出于日[illegible]冊青[illegible]宜有淫于世景
者今所畫略無内家人物儀衛供帳与其俗文身戲水之
流惟空江畫樹帆樹遠平淡遠山上下[illegible]帆檣相映而
已殊閑中欲使人心目從[illegible]帝[illegible]之懷無追擊壯一

浪之想萬六三匹經然情留象外豈亦逆見將來預存後監
郎杜子美詩曰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殆為
此圖題詠也

蓼莪詩後語

人子於父母無不愛無不敬則其殁也當無不思[illegible]未周祥禫甫及風雨霜露之感其兆無之宗廟祭祀思其咲語嗜欲如見如聞知孝者固亦同有是心也及歲月逾邁草宿木拱妻子之念萬門戶之務殷雖君子或始不泯泯于已久矣况泯泯者乎此水思終慕所以為難也然思有久近有小大近而小者不可謂之弗思遠而大者然後為善思而是故父母之於子非徒望其能饑貧襄麻不忘已德不已自少至長所以生養教導者不已于懷者望其為忠臣為孝子為令德成名為博裕昌大之族終其生心不肯一日退也不幸而不及見子之哀思將不當有甚焉者乎忠所未縣也不敢自欺罔奸思孝所未能也不敢為悖逆違犯令德成名所未舉也不敢為敗身等先之事和而夫婦友而兄弟教而子孫以達于族人庶幾博裕昌大之望是心也終其生當無一息稍夫然後可謂之思慕豈直喪葬祭祀之感哉里人吳君世輝發喪母氏哀慕無已士大夫多作蓼莪詩美之予聞思不如習祭不如養宜言不如見諸行事世輝老父在堂康寧無恙當以思母之念事之惟生事盡力然後可稱死事盡思也世輝恒當以予言為警策

徐時用所藏書閣卷跋

時用于先公乃襄公所交同翰墨序跋不收輯此卷其一也於是倘亦不況訓典之重者公去世已久遺物如新晉無恤無以尚矣柳宗元碑像之刻烏足論哉

李在張果老圖為楊許璋跋

李在簡筆人物絕出時輩予嘗見朱協律所藏趙圖作道者持拂向鶴鶴方進退道者精神氣色手足筋骨盡注于鶴如畫史所記鍾馗擘鬼像此圖騎驢渡水驢方急驟璋易而乘者乃閒適玩肆人物不相得異於常見者予聞神仙家傳云果老剪紙為驢又有騎驢乘鯉之說此圖人騎已在波浪之間而足迹不廣在之意實做神仙放蕩狀不可以常畫例也古詩有云高愛三峯插太虛回頭仰望倒騎驢在將亦有此興欣領其筆力蒼古斷非常工所及也

左時翊各體書跋

篆隸真行草書尔為雖同文體五變周秦以後諸名家亦不過各擅其長未有能總萃之者今於時翊見之將所謂周于才德而發諸翰墨者亦不器耶

趙松雪書洛神賦跋

柳誠懸諸洛神賦合有數本今所見惟十三行靈邵莪曾跋松雪所臨洛神賦道引柳誠懸且云昔在翰林見公出此賦真迹凡行又十一行則[illegible]之汁世歲應後此書十餘年迹所之耳那蜜居翰林在[illegible]佑[illegible]此卷乃大德辛丑所書相去十餘年適在後十餘年之語互應可評也然自唐以來[illegible]相似所見松雪帖翻刻鈔雖結字略小而行款

跋數點書形不承無一不與禊帖準此賦雖出入王氏法中而意態分布自成格致可辨也况誠懸所刻十三行自娛至飛与此卷多損不合縱令仰合則十三行之外出于松雪者固不少矣據此則此卷當為公平生已成家之書不煩復以臨摹論也獨不知邵菴於公所見九行真蹟即是誠懸所云者否豈所謂数本之中固有晚出而松雪翁之變合行草書亦不止一二作而已耶海虞令唐公敬中博洽多才得此而珍重焉亦必有定見者尔

楊叔[illegible]蹟龍圖跋

龍神物也古名蓉後之談既出于不經盡史所紀雌雄蚪變三停九似亦不過揣摩臆度皆無所考閱故觀畫者惟能不可以形似論高下此圖排𢐀落墨与世不倫超然別有一種意妙其佳品也然龍之為物惟無貪欲故無制于人而能神畫者置珠而龍鬪而為之爭奪鬪攫之態此果何所聞見耶亦欲假此而自發其巧則世之畫龍誠不可以形似求矣

植蘭詩卷後語

鄉丈者袁君克明植蘭于所居之堂予少時与君子賢為同業每登其堂時雨新葉叢發紫清香秀色照映庭砌吟嘯竟日坐而忘疲此花自古名物又海地所乏絕知者未必能見見者未必知愛君既儒雅好文而又樂此足以一時奇崛之士競為咏歌聯芳比德於賢父子君益留心滋植浅久寖盛所得詩文日以衆多因積而成卷求余題词予自[illegible]叨仕後歷指今十五年矣茲以憂袁還家非尋此花勝之時不知向所植者尚亦何如然君每臨問余於廬亦見其言論多務清遠出塵亦致視昔迥異所謂古與如蘭于臨雖不作而其子若孫皆彬彬典雅問學不衰所謂生于庭下者也欲如此終觀其始欲知其身觀其後前所謂清香秀色行不必專求於庭砌之間詩人之所以芳比德者信有徵矣

贈監察御史祥符岳公東巽挽詩後語

哀必情也情出于性人性同則故仁義之美道之於人無弗愛者仁義之人或不得其常無弗哀者至愛之中必有不忍不得其為願而哀生焉是不獨為其所學凡善相同者舉如是也請老歸聞見者足相下或私利之辨者之亦有在下者此何預於其人理形義以激于人心之所同不能不為之動容變色耳故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祥符岳公令湖州守文職之父死二十餘年矣能以遺教貴其子而卒以顯名暑相事定則公之美誠足以當衆愛然縉紳士夫未必皆其所親東西南北之人未必皆其里社何榮其業嗟其賢追思贊嘆形諸聲詩者若出一口此可以見人心同然而情之所發者正獨若公生世六十年餘抱道歸全光前裕後生死肉骨之榮無与為比而言者猶將惜其壽之未終愛之未申惜之不充及於其生而為之含哀攬涕此豈余所謂至情不容不得其所為願而更哀之者哉况世有歡醉而輒悲啼大笑而反出涕者孰謂詩人於公死生間喜好之極而不相昇於悲戚也耶

蒲菴詩稿跋

沈馥德所藏蒲菴手書詩稿二帙多歷世之作脫去宮窠
章然作者之用心當是業儒而隱于釋者隱于釋將以求
無閒而竟閒之其迹愈奇名愈顯此稿固其所也此蒲菴
之所以終其生也

學詩齋卷跋

孔子謂伯魚不學詩無以言所謂學与言通達意体切
事理而自有以善于言非欲誦習其文以資辯說也自覩
興群怨之教衰而三百篇勸戒大義盡湮于聲律文詞之
末雖盛唐諸家亦不出此但視[illegible]然以降稍能和平雅淡
庶幾溫柔敦厚之遺意猶有存焉宋儒謂删後無詩蓋
自有見或者遂洞視近古至謂宋儒之詩為無物幾欲一
掃而空焉者兼本遂求騁一至此夫文章固各有体声韻

亦自不同然未有外理趣舍經典而可以言詩者詩有清
新者亦有優逸者有沈著者有痛快流麗者有豪宕放蕩
不可拘者有摸擬想像捕風捉影奇怪百變者有淺薄撚
拾隨口嘈嗜不經蹈襲者偏長彼善自昔有之使不切理
達情不根墊實則淫哇巧豔靡曼汗漫之言過耳輒了無
復遺意於宋詩也遠甚況三百篇乎故善詩者必有定志
高識周知博覽本始于聖賢之言師意變文涵融混化寓
理趣于聲律之內托旁述于比興之餘如八音協樂五味
和羹充然有成不見其迹斯能兼總百家超絕群作古之
人有如此者杜子美是也予常記前輩有懃齋詩一聯云
庭前生意留芳草林下歸心放白鷗道德經典之文於詩
何礙而薄之至此是故欲學詩非有得于學問之力雖近

古蹤郎猶不可及況六義大要哉予適与人論詩其言以
金鍼集所載大病宋作語方往箕直武林劉生景清以學
詩卷求題因槩切要為生告且以質諸善者竹東俟生它
日過我徐与之極論

翠筠詩文冊跋

竹之見取于人大略有四比德者取其虛心直節歲寒不
凋論材者取其能協八音達于民用樂情致者取其幽閒
靜密脫絕芳華尚文采者取其秀色繁陰可以吟弄風月
然物各有理取物者當以類于幽閒適家以清靜玄默為
教欲其文采濟其情致收其材用而歸約于德以至乎其
至斯為善取于竹翠筠主人忻白然以是冊求題因書末
簡

頑定之畫竹卷跋

趙松雪寫竹乃疊法後世惟九龍山人得之但齋而下常
論此幅頑定之所寫擇毫用墨淡樹老欄今百餘年相對
如兩窓凝睇之時雖玉端[illegible]未易与春首蒼雪軒古篆鄱
陽周伯琦筆惟陳迹可庶幾餘不足比可謂具美矣

餘留小傳跋語

大鄉夏先生文章政事僅入古域非時士所及予至學
未能也王士英題詞後稱公文章而歸重於經術救時莊
孔暘小傳備載公政事而歸本於孝友然則文章政事皆
有所發之地論其純雜偏正固當以德邵古云太上立德
次立功雖有等差實同出異職非各為務也先生淵懿之
學見於稱載者如此庶幾乎達其全此載人所以學而未

能有及也君子之於天下德其尚已乎

夏撫軍房大年唐玉花驄馬圖跋

畫馬貴乎得分向背毛肉氣韻精神骨法各極其精為美品而骨法猶重者晉武帝得周穆王八駿圖腐敗發潰而骨法宛在不失其真是骨法妙解處所謂天機流動蓋有出乎粉墨之外者此圖規格既佳而傳染亦善人馬拱駐意象相符如有所向其對御立仗時也前輩云一筆畫大年其近之夏侯得此可謂奇絕矣珍重珍重

跋彥遊仙詩畫

古清脩之士與世不偶將隱約自處或自以寓嫩勤乎人則必托意高遠寄跡荒閑其有無去來若將不可則雖窺古隔世因其茫然而求其確然者則其人之懷抱可得也履侯彥仙之詩與明德所作之圖不無有類乎此歟不然何履德之語自謂虛無明德之畫不具形迹二君之確然者乎同知之而茫然者尚可問也姑識之

李建中書跋

彥章都閣所藏法書甚富晚出李西臺書尤可珍東首跋謂其筆迹雖若凝滯少變化自然有一種蕭散氣象真名言也當為卷中第一評

鄭氏家範跋

浦江鄭氏自宋至今族望天下而門戶不衰者皆是編維持之力也海寧鄉校若董公如魯與其子謙恭其名義為之翻刻以傳仰其所好尚可以知如魯父子之存心行事矣雖然有鄭氏之法而無鄭氏之心雖得其書無益也古人謂徒法不行者□前蓋勉之以志乎其所至

賓言卷跋

詞以達意文以明道意達道明而猶詞文是務不浮華則雕僻君子不貴之矣餘留公所作武生名字詩序詞意甫盡明道之文也中以諸公古論證源之義無餘生其悅繹而慎行之可以稱成人矣予不能復有所告生其勉乎哉

張郎之大字跋

郎之作大字如寫小楷而筆意曲行轉折作止之勢如老生作禮雖骨格強硬而意度調熟見之者自當敬重此卷三字尤為卓絕非常所見

楊維高憲副喜雨卷跋

雨暘燠寒風皆欲備敘而切民生遂雨暘先之雨甚則水多暘甚則火盛水雖備物猶有生者火熾而亡則無類矣所以自昔憂旱者常十九憂澇者常十一今與故郡縣而澤必時聞而暘燠寒風非異不舉雨之於民休咎大矣故太平之歲旬而一雨必作函上沾足優渥歲功於是乎有成此憲副楊公凡遇雨雖在煩勞不堪時輒志以為喜一以重民事非無從也然于闘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一雨也於眾喜之中已有憂不及事者喜怒哀樂之發于政為人上者可不省慮哉公非一命之士燮調和劑皆其分內公能忘己而為民以喜必能安己而為民以憂矣

仲彥暉寫大年書跋

大年字與詩皆精到可法但其圓變流通出自淳熟若不經意此最不可及者彥暉其門人一與之不辭一得之不忽師友之義即是可見不獨詞翰足取也彥暉㪅清簡古晚有兒息是卷當什襲以待慎毋徒韓文舊物幸存于預辟敗篋之間可也

書夏太守世芳濟菴冊子後

餘声艷色醲臭厚味世所同好也然難得而易敗土鼓素琴柴燔元酒世所鮮尚也而聖神有用焉是故戒乎視聽慎乎嗜㗖靜在尔心簡泊尔守内外惟均動息不疚懷清抱樸可以廉貪而去華去勢遠利可以安常而裕後其達也富貴不淫其窮也貧賤不苟茅茨土階菲衣惡食尭禹不自顯其崇高簞食瓢飲蓬室桑樞淵憲不自知其寠陋此君子之所以不厭而安俗之所以鮮久也

圃趣翁遺訓跋

子孫於祖父一字一言經涉耳目雖尋常詞翰皆當寶愛況德訓之著手精思謹書者乎此大卿夏先生所以珍藏是冊既自序志又敬致名碩題贊以增重之俾觀者無所敢忽亦無所敢慢非獨為遺後也先生且老以畀其子明擬明擬奉諧予求書末簡聖人有云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先生至矣敢以此為明擬兄弟勸

題圃花許義官叔祥墓山八詠冊後

奚者識也故孝子致隆於祠廟古無墓祭後有之而已圃花許叔祥甫於其所畧者已復加厚則其生事葬祭施及族人同姓凡有系於其親當無不厚者矣為其子孫者必知所本毋徒呂韓說為也

海昌許清 編集

門人朱祚 校正

論

董孝婦事論

海寧董原德妻陳氏以孝聞鄉之人有狀其事為圖為詩為記為題跋者率言孝婦善事舅姑〻嘗患滯下疾孫留原德侍候極苦辛孝婦委順周洽割股肉作飽以進疾頓愈姑壽終原德廬墓木生連理有司上其事旌門婦之孝蓋隨以顯舅竹居翁年幾八旬無齒婦常自執炊爨品劑甘脆翁每食未嘗不飽異俗凡有侍衍鞠爇食屏血味古為長者保福自翁新衰婦攜叙豢美者〻遂戊人無知者翁志好賑恤而性實儉約孝婦內持外應〻得適宜無不當翁意翁以是志躰然然康勝視其年獨雖老若可百歲者夫孝弟之道平實簡易初無事乎高遠奇僻行于親而已矣孝婦之事舅姑謹節共職安順於日用常行之間然而舅姑樂以致壽原德賴以成義家業日以和厚致豐盛雖無割股爇飯之事猶足為孝而況有是哉何其過常也予見其子淞道及母事燦〻用情幾欲下泪又聞吹子妾早卒少婦處誓一不貳所以感乎上下如此豈其德本茂格而善應滋至哉雖然孝亦未易竟也論語言孝有色難敬養疾憂喪祭所至皆備然後為〻純至其始終著節則有顯揚繼述之大者存焉此[illegible]孝所[illegible]辨大抵君有未至臣任成之親有未至子任成之繼自今所以將順匡救推是以知睦其族〻惠鮮其鄉里以緩其世業務實德以傳大父母之孝事〻在淞也淞其勉乎哉毋徒以名云自足

答陳彥章處州論

凡制師破敵莫善乎自重莫不善乎自輕〻以敵為重則吾自備者亦重以敵為輕則吾自備者亦輕〻自重者始能匿其機終能輕敵自輕者其始先失其機終〻以敵為重矣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生死勝敗之微在重不重之間耳夫處州一隅其流毒不為不甚其于藩鎮不為不近出將遣師不為不專且以其口士卒不勇猶有所恃者徒口山川不可用武設使跳梁驕虔〻固易甚終不然則棄其地鄉拔峻據險莫若勿鬪而鄧艾入破之依山靠洞無其歸源而董責破之在將人何如耳大抵兵之精神猶人身之元氣必自初生而培養之元氣既盛雖大寒暑無慮也苟自皆戕中損之則手足痿痺望風而寒見日而熱養之終身非壯丁矣故古人用兵告之衆〻忝之天時吉而後舉況乎以新集之師而入險危之地亡宜按兵韓旅士伍戒嚴擇善地以安之賊雖跋扈未敢窺也今以裨將支兵脫甲胄刃輜重抗其前摟兵斷其後營壘未成號令未施而賊已乃之擒雖有智者亦無及矣夫將莫難乎兵之所恃也莫重于賊之所畏也有將如是而不自重賊其有不逞人其有不怯者乎所謂敵人之來蕩〻無慮此必敗之機也不此之慮而傲然輕進甚[illegible]餘鋏頓然卒立我師喪氣無復鬪之心賊勢[illegible]益恨其原皆

起于自輕此用兵之失一也兵之識敵猶醫之識證察其腠理審其血脈望聞問切必得其所投之一匕可坐而起爲寒則溫之熱則涼之因證陳方因知腠理吾見其能死病若失矣故古人用兵義必禮服強必溫服剛必辭服柔必許服遠必權服未常不本于運用也况乎賊以無勝方欲連兵吾以前日之警正宜撫慰衆心堅定謀慮布既往之過誤示將來之可圖相機度義遠攻近取見其來而弗怖令其去而弗追進嚴其隱伏之區窺覘其出沒之路以逸待勞以靜制動畢知其情然後出奇設伏以角之所謂知其虜積盡其伎深乃可爲奇而勝之此輕敵之失不此之慮而恬然自居今日出一兵猶前日之兵也又損其一明日出一兵猶昨日之兵也又損其一陽氣之散陰氣之蝕也卒至折車僨轍焉困兵疲而賊尚自若未嘗不由于無謀此用兵之失二也夫威與信兵家所恃以爲籌維者也然必信立而後威有以行未有威不能著而可誘以信也故名將之臨敵欲致人之死必容人之生論以利害誘其順從如不用命兵且加矣若夫猶豫不決進退狐疑既慮信之不行又懼力之不勝執己之疑而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及其窮力既挫然後一切以招撫爲辭彼雖至愚猶不知此耶今乃番然自來略無回互此正天與之機也正宜因其酋首招其部曲開心見誠以申彼此之情披肝露膽以釋疑懼之意是已

詔旨以安其心復其居繼其業有餘有乎于死然後誅首惡以申大法則餘黨不復疑矣而乃欣觀快執若獲大捷威既不行信又不立將何以引決志敢當鋒從與疾討賊之宗欲乎削地非能制其死命特以優置得宜故乎此於慶州何如此其失三也夫士卒將之所恃以爲手足者也將之所愛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用之有道處之有法則可敵衆弱可敵強用之無道處之無法雖衆且強無益也在今日宜勞之以禮動之以義明生靈無辜之冤以激其心興從事致命之勞以尉其勤使知將之愛其命惜其死無不感憤爭欲自效然後信賞必罰以勸其功立斷令必以要其成則人皆知進死得生退生必死矣若夫進退無稽動作無義成說不立衆議易搖同人迫已然後驅而陷之死地賞不編及罰不致嚴營壘無同甘共苦之人臨陣無勇敢當先之士昔李愬以孫卒而破強敵謝玄度肥水而破秦兵豈勢均体敵而然有以激勵士卒故也此於慶州何如此其失者四也蓋將士勵所以成其謀慮置宜所以行其謀自重者必知有謀而自輕者未必知有謀也往一失其機於營壘未定之時而人心無不自危再失其機于狼犬自從之日而賊心始期必死以自危之兵而捍必死之賊此愚所以深惜其自輕也雖然追言不諫既往不咎姑自前日論之彼賊之負固不服初不過乘南賊之亂作標掠之富依山道之險輕吾兵之無略而已今南賊既破則声勢倒矣南師既還則士氣益壯而衛我攻則欲掠無所矣鄉導德路則山川不足恃矣牌券一呼行伍響應數卒發號賊亦自同則彼此之情見矣其所以堅持不服者特以叛逆之餘勢不可復生與其死于彼不若死

于此故也今
皇上以天地好生之仁降
賜綸音使之自附如天地之于萬物一于長育而悍疾忿戾
育不暇顧識聖人之心也設使
天討遲之數日不下愚不知其成功矣何如也雖然猶有一
焉竊聞虞書曰分背三苗周書曰訟務本在今日雖無
事矣尤當以此為意

辯

易甫判府藏畫蓬萊辯

蓋古來有神仙之說自秦始皇武帝方士入海求藥而燕
齊迂怪之人始謗言神仙後世學長生久者又各附會其
合以佐證其說雖有史家紀載莫不加詳而世之定安所
謂方丈蓬萊之屬實皆空撰一無所有他如蜃樓登市不
過海氣盛滿形見世象于空無窈冥之中豈得都有真境
如畫家手筆但回而賞鑑其藝事則有之矣此圖無于趙千
里李將軍得其結構布置耳其間水陸人物能度不倫大
似都會游觀之地非方外蕭爽冥幽氣宇恐別是一種模
搨文湖通府姑藏之必有定其品列者

壽星辯

正統己巳夏五月端陽日庠友沈宗岳左挾一扁右執瓣
香屏息以進如不克將扁有一人皓髮龐眉手握琅函首
身幾齊孔目隆準河口虬髯衣素履恬坐無為年可耄
耆頫如童兒有適在旁延頸以望上顴下鹿俯仰如視曰
是為南極之像也古見其形亦志其名世呼壽星秋見于
丙春見于丁國之文明家之壽人錐此是屬百神之靈香
水一盂樹蘭一叢豎氣屢拭紛衣聰明從人之年固人之
形予為識之大倡厥辭予曰予之言果然否如其果也我
亦欲壽者焉知其未由乎曉於占凡人有生賦性稟氣君
子為善善斯屬陽陽主發生既壽永已小人為惡惡屬陰
時陰主藏藏斯年促而既順理則格於欲惟君如斯而已壽
星何私哉宗岳曰降祥降殃錫福無謬惟天所使實有主
張如予之言天無否臧予曰噫嘻予戴甚凡天之道因
物而施栽者培之非天之哉傾者覆之非天之傾作善降
祥不善乃殃作惡降殃不悉何傷皆人自取壽星何預哉
宗岳曰如子之言不為無理然而頻于增命壽期不之宜
耻降壽無明不去云何勿償禍福倒置乎顛而異之曰予
亦可謂善問者矣在書之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則天固有一定理在盤庚之中篇曰鮮以不浮于天時則
天亦有未定者焉中包否曰天定者勝人人定亦能勝天
此天所以有常變而其報施卒不濡也但有必遲之差耳
是故桀類之死孰不嗟呼豈以其死遂疑其為無施之壽
孰不嗟訝豈以其壽遂信其守天之報施良亦在爾善惡
百世脩短何裨今之論天蠢于未定者者以為惡者以勝
朝辰拜斗識海迷命焚符呪食驅厭身病或幸而全失心
以聽假使凡厥百為俱縮不好求神禮佛動必祥禱豈天
之公亦可貸贖凡厥百為必稱先王厥事微求遂成滅亡
豈天之大亦放依吊從吝不肯矯已以狂宗岳茫然曰誠
若子之言此為無用敬神如在神格太然予曰不然凡我所

言非謂無神鬼神有靈非私可徼鬼神無私享于克誠壽如有星必曜君子壽果在星不私小人香水何補樹蘭何因予執以歸勉脩乃身夭壽不貳再拜以循

蘭亭定武石刻辯答陳彥章

承示蘭亭石本絶佳不類常所見者當是定武刻無疑第不敢必爲定武故物先輩識別定武凡數十字此卷多不合而歲字一點尤爲顯然宗汝霖進蘭亭石刻時高宗駐蹕維揚其後常令揚帥向子固宜搜不獲於淮陽也當時倉卒度江不知何緣乃爲淮陽石塔寺井中碑紹彭既鐫損湍流帶左右五字非四字也此外未嘗有且其漸摺而左字已壞者頗無一筆不完石性經涉水火則激裂異常既云已斷而[illegible]廢不甚剝落其故何邪持此三者皆不足當邪舊說右軍書蘭亭如有神助醒後數書數十百紙終不能及則右軍存時已是絶筆其妙豈臨摹所能極盡又況刀錐之工大約相等雖定武故物恐亦近逼其形似而已無大異也使有精粗美惡之相懸則紹興辯紹彭何必鐫損自識而亦豈能眩人哉大抵看蘭亭當如看古人遺像僅可論其畫法之善不善不能必求其類之真不真矣此卷既不類常直當視爲佳品不必深究其是否也文字所繫猶大而猶苦心于此豈固不可已者耶因來諭見及不能不辯

鳥獸言辯

周禮載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康成引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爲註謂隸解鳥獸之言則是凡羽毛之鳴皆可以言通矣夫人與物其氣體有偏全通塞之差雖猩猩狙人形鸚鵡類人舌故能學爲人言雖麒麟鳳凰不能也然二物亦必學人而言則鳥獸無本語矣故曰雞犬之聲無五方言不異也虞之紀獸曰舜商之紀雉曰雊周之紀鳥曰[illegible]未嘗聞鳥獸有言也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樂過野而驥驥長鳴賈誼鵩賦曰請對以意未嘗聞人能解鳥獸之言也舜之命益曰汝作朕虞無有所謂掌言者文武周公之世去古不遠雖孔文備且職命加詳不應出奇見持乃亦使即有之何預乎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之務而專官以有司以是哉經曰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貉隸掌役服不氏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夫與者人與之也夷近東多鳥貉近北多獸因其土有習其鳴聲而能通其所嗜欲則於教擾之間可以行呼喚縱制之命於鳥獸矣若謂達八律之音盡聲氣之變則豈夷貉之所能哉壯齋張子信聞鵲鳴謂吳永洛曰翁言不善此必因占測所見假托以神其事而左傳介葛盧之言恐亦失之誣也

題誠一道人遺書

嗚呼此誠一先生之所自著手書以遺其子世清者也雖其詞語未盡純正而意實高古要皆自其胸中流出無所滯礙見明識遠不爲外物牽制故能發于言也如此視世之巧言善辯足人聽聞而中之所存大異者惡足與語先生哉余幼從先生[illegible]就枕褥見先生家居

其簡傳虞之俗如婦人女子晏然每旦焚香趺坐以待諸生授受畢吟詠不輟所就日數十章客至與之討論高拱朗誦傍若無人言議偘偘不与俗合亮然自有所得閉門却掃暇日一嘗往還于先人墓地絶口不經營等事切若不經世故者余時闻能知先生之為高但所見者如此亦及稍長頗知人事叨職京師多游從仕宦間見人之進退得失皆不能不以之興懷然後廻思先生如夢斯覺歷千百人真無一能似先生之脫然若遺者使當時在高位能溥其施則行身立政宜有傳於人能而已哉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在先生誠可謂一鄉之達人也當禮之餘閒與世侑道舊故因出此卷俾為題辭感今昔為之慨然而書其後云

題丁州通判謝君行樂圖

車已夾羅旌旄擁趨顧盼生色騁懷極娛此君之時也非政也男耕女織山樵水漁使君在野而民自如此君之政也非心也進則能行退則能樂流行坎止處險克若此則君之心而政之所由善也其存也則民安其去也則民思此非声容物象系於時者之所能也夫虞已治人為得其道是亦可称矣彼時之於人如往而如來猶之造物之芻狗也何足論哉

題陳所翁畫龍圖為伍公矩

龍不制於人能高深巨細變化不測所謂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者人未嘗得俯視仰瞻而能盡察其形似此三傳以後之說人畫家鑿空無所以為貴故畫者與評之者自古此者無餘論要有妙生象外冥合其神別有一種氣韻乃稱佳致至於傳染點綴之工固其餘也自非人品高邁胸次出塵者不能此幅筆墨老爛勢狀殊絶髣髴公口得書家之長相傳翁携中多濃墨點真見公儲老所發墨與水脫中大叫時信手塗抹老狂態与平生所見與本相去萬萬聞公晚年筆力間易精妙可並董羽不知此作是其得意者否平生詩文豪壯為大學生已有名聲及守莆田為貢秋壑極致酔輒仰之人品胸次果何如者耶世之學繪事者乃欲以擬刻之手効之斯亦難矣此幅流傳人間今為吾友武岡守伍君公矩所得來為不遺也公矩幸寶重之以作目賭奇也

題錄處齋詩文冊

陸羽茶經所載原法具備其品第真命鄭侯有似神仙家鍛錬之法至所辨用水必地之幽曠乳石漫流遠隔浮凌者是尚与陸穀真意類雪本和氣嚴凝不由地力究有真味迨暨所謂上也之水於茶絶宜合乎法与穀事而風致益高此錄雪名齋之本意也冊中作者皆鈎深道遠脫略故常有雕琢之論甚哉鄉先輩之奇於文也因竊歎漢唐之時文猶亦雅公府而下士大夫居室妄自標榜者絶少為之文者亦惟紀叙其實而筆之以論議耳不專以名古相夸也繇宋及元以來不古若凡里居林屋山園池館甚者置一器物繪一樹石皆巧有名而以相矜侈為之文者一切依託並說因已淺近況有立異以為誕鑿空以為高徇俗以為好争奇鏡妍擬非其倫以相貴其上者不過

莊惠之流而下焉者蓋亦如也於紀載之實何有噫嘻朴
既散巧偽日滋良之居處飲食亦不能不眩于名實況文
字行哉此冊有爲有記有詠有題詠皆爲崇德陸景宣作
尋海昌尤景暉所得嗟即此式至于今僅百年點其詞翰
又非今日可及矣頓臨玄之文益增浩歎也

題張良易畫冊

南山道人所畫始於學而終於悟洒墨蒼筆使可過人絕
不踰前輩規格世之從繪事者至不能
窺其想騖之逕乎平生最愛重之但惜其每畫輒之標題
爲未善耳然亦無害其爲善也此冊爲秀水人莊埜中所
作比之常所見者猶爲奇異世之人多貴耳而賤目捨近
而好遠使過諸數百年後聲價當在吳鎮諸鄉人後哉

二異卷題詞

胡景容以二異詩文卷爲嘉興陳景昭求題卷中作者項
司馬姚公綬趙時望諸公与景昭爲同里与之言必有以
信其孝孝之足信使無它異亦大過人況適有異哉凡事
物夢符數會世常有之景昭曰養曰應曰祭孝孝敬
信至老不衰是重于其親也子之于親生視其所不忘沒
視其所不忘吾曰所不忘見其所不忘是可書矣況人倫
激勸之事雖稱述少過亦何病哉

題鼯鼠畫

余推所載有鼯鼠郭璞注曰狀如鼠大蒼色居樹木中然
則今之松鼠其鼯之類也土人執其居處樂羣之物于市
市富人取之摩其毛尾以示嘗而馴用摩致之家飼以筐
飼以芋栗房潤室私無真筒其門以爲之防狸害焉然
終不能無畏于人而忘其故態久則逸矣余方有感於是
適友人王宗勤以群鼠圖屬予辭覆其幅諦視輕舉善
避擇處如生面之狀足以窮鼠之變使富人者早從而見
之則固知其弗能馴矣昔魯哀公待馬止于東門公乃御
而觴之于廟奏以九韶膳以太牢鳥乃始悲憂眩視不食
而知是知非其有而与之則物有不安者矣彼以爲得鼠
畏焉可以附其真适而終身也哉請因書之以爲觀物者
之戒

題舉業日課篇

格式之文甚易也而有不易者存焉碩焉之者何如耳堅
于甘睡當午或促之飲食則嗔喝不然曩其身則撩臂怒
如床大呼目瞪然起感頭閉目擇之若挾太山睡飲食若
爲啄焰毒不能下咽促己者若仇嘗亡反首視枕籍若將窮
日而後已夫飲之食之非難事也而甘睡者則然無他求
於氣也故有曰先覺矣今日爲科舉者其易不易何以異
此子弟承父兄教養接武衣冠不可不知今日之所從事
尚夙興夜寐勤精不怠以至于時當上之地有趨之者毋
喑啞毋寬舒毋畏避頹闒日毋睡所業若挾太山鳥啄
焰毒毋間絕者若仇讎而一反首焉則它日發策決科在
于筆爲無學入有間矣要者其以志帥氣乎書曰惟斆學
半揚子雲曰一閧之市必立之平幸相与勉之其雖有終

題瀟湘八景畫

瀟湘八景惟山市晴嵐其餘七景皆遲夕之時余少年

芒乎傳吳姜文進宅見松雪翁畫未經營境色平遠幽雅
山陵有無意生象外而山林人物精奇在芒於荒閒寂廓
之間耳此畫品中之最幽致也予嘗馳文進与書皆化
去不得再見宜思擬想頗嘗及之成化甲午鄉友陳君以
家藏八景圖求敘展卷凝眸雖非向時所見然心領意解
彷彿舊游無差而江山尚可以復識也嗟哉昔黃筌常作
此蜀宗徽宗好畫每令張戩乘舟入相戲繪八景圖成而
未及上不知登戩所畫与今圖亦略相侶否語曰千聞不
如一見即使彼為神品亦安能如此圖之在吾目也君慎
藏之遇能賦者然後出焉

題周從憲可大都亭送別詩文冊

予讀此卷而知可大之為天下士也古之人其猶人也寬
以和而望人也輕以約獨於文章公器不少假借苟非其
人雖有千萬之貲不肯書其名亦有求序踰十年竟不致
一字雖白雲許氏門人猶不能為其師得銘於虞文靖公
況其它乎此冊有序有詩有題識累什聯篇皆當世名筆
言意相侔詞翰俱到其所以稱美期望於可大者春容洋
溢惟恐不至此豈為士者之疏節而可以幸得乎哉嗟夫
海內文章盡在是矣頤君本謹身而達之諸事信有如作者
所言哉但盛名難副可大尚慎成之寧托文亦預有榮也

題寧大忠李僉憲東巡倡和詩

士必有識而後有量識量不踰於人雖才不足以濟難肥
水淝淵之際內步安慶人情未測謝安旅坐方以優遊自
居若有餘地以小兒輩不識量之高安能萬計盡苻堅出於
奕則有必敗之理契丹寇邊議和有必退之勢二公灼見
其業向已制勝決策於先而以棋談博持以示閒雅於機
動之外以定衆志耳古人謂主兵者必多聞博識乃能有
功又謂才多識寡者難免于亂理固有之也方處氏竊發
銀礦破足飢犬竊厨因食毀器若拒戶而搏勢必反噬丞
戶縱之則制盡也寧李二公以清識遠算處治得宜遂使
鋒鏑之禍轉為樽爼去古人當不遠矣其從容唉談賡唱
洪和將不類於圍棋飲博之遺意耶不然雖横槊賦詩之
才識量不侔亦以取敗而無益也

題鎖腰諫圖并雜畫

畫二幅共一卷非一人筆第一幅作陳元達鎖腰諫圖衣
黃中坐者漢主聰執笏俛進者司徒任顗斂容手跪者劉
貴嬪鎖腰者樹旁二卒力持曳者元達也元達以智佐諫
卒能全身悟主古今所無頭扣頭力諍武濟元達劉貴嬪
竭誠致懇以危言反正皆所難得觀之有補世教其畫雖
筆不逮識而當時之意態生色宛可相見至其服製儀度
尤得漢聰國俗皆可重也第二幅鍾馗擊鬼第三幅青牛
圖青牛圖事雖未必盡然於古記亦略可考若鍾馗像不
過任意塗抹有若兒戲以之屬鎖腰事後譬諸進儺副於
韶雅之列真可作去留瞻論其畫品哉

題披參諸公會陳都閫宅宴和詩後

古之君子於燕會詩樂之間雖甚有道未嘗忘德義之教
節其過引其不及防其所或致古者聽者皆有所勸戒取
足以成文而代謝存亡在所不語後世道薄情縱宴享踰

禮雖蘭亭褉景園之事亦不過留連頃惜縫于跡末以文字傳之于後世耳此卷皆一時名筆材高望尊不煩敦人亦無以教戒相成爲心者今相去僅三四年浮沈略盡雖所遇有幸不幸而其身心隱顯豈得一無過不及可以容喙者使當時能少防其或致以微婉將順之言而納約于諧合樂閑之際雖有褊心之人當亦少自省能無至如今日者寧因非其人也句句和詩亦曾有醉裡能醒元亮酒忙中不亂少陵詩之句猶露機軸惜不預此會不能面盡所欲言今追思往事言誦遺章其所感嘆又不但如李若虛羨孔嗣後古之意而已惜哉癸卯十月[illegible]復出此卷相與展閱一再爲之慨然

題楊補之梅

予嘗見補之墨梅與此卷花萼相類而枝幹柔幼不同彼老幹皆側筆作而此用雙鉤法彼或兼水石而此專寫梅尤其擅長者覩其荒疎古野勢若天成如在斷籬狹徑中見可謂得梅之神矣成章其珍惜之

讚

畫虎贊爲方同知璜

文以梧稱武以陣見詩以御謗易以象變虎真可好哉彼其出沒變遇踞之畏嘯嘯放者無聲射獵者頃說是又好虎者不如畫虎者之[illegible]有其形有炳其文能視雄[illegible]爲其才之成功也如此而一好惡尚何[illegible]之也胡寧匪人

楊納用憲副像贊

顏和而氣剛外圓而內方[illegible]禦不避震隆何傷在唐李勃在漢張綱半生心事十載窮荒其去也所共惜其來也所共望送之而發益峻晦之而道彌彰是天固有意於大任而屈信之權乃故示其低昂也

貴公鄉老像贊

衣冠蕭散容色清純約于用物不爽其真樂于容獲多歷其身是前也与之近禮樂道世故隱然儒者之習与之論空寂外塵俗居然方外之倫也

胡日章像贊

象貌昂莊襟懷卓越學究玄微行儕名哲所交者名公巨卿所樂者清風明月斯人也其百世之儒爾一鄉之俊傑也

張先生遺像贊

嗚呼先生不可復作一典民社終老丘壑進不自慶退有真樂斗酒百篇清琴野鶴遠世若遺歸化如約存焉有恒俯仰無怍不知者以爲上饒之巫知者以爲海壇之達視彼患失患得之徒所与終日偶語而不如其一謔者也

楊同府像贊

志定神閑行徐往[illegible]情高巾野服此在朴軒養素時耶一堂春退公時耶[illegible]堂別後閑雲晚興時耶噫進退久速吾不[illegible]之存嘉興之思

夏世康像贊

使人皆如公[illegible]以無訟使人皆如公行則里中

可以無爭使人皆如公之處子婦則翁姑之風使人皆
如公之處朋友則信義之道行嗟夫古人不見及見有恒
清温慎靜德容有徵是宜其福壽之盛於子孫之顯榮適
足以表其平生也

宋詹菴胡先生曾祖行軍司馬兼尚書遺像贊

才兼文武識達安危功名自許進退時宜使遇漢高帝萬
戶侯豈足道使遇唐太宗三軍師其何疑雖所遇不偶而
亦翩翩濁世之鴻儀也

蟄嘆老人像贊朱天錫父

此蟄嘆老人朱公之遺像公之死其生也公之貌其心也
公之子其業也公之壽其德也死順而正顏安而雅子以
文顯壽不在下後有求公質乎辭也

郁庭物像贊

蘊石之玉出鑛之金松間獨鶴月下清琴寒花栗里流水
山陰間適如靖節而行不失步瀟洒如逸少而樂不驚心
斯人也方將尋其游戲之迹而適意於我以飒玉之音也

夏掌史像贊

不事声華不屈威利和易近民能進能退緣以法令本乎
德藝其出也與人同而其歸也與衆異蓋余少與之交而
今老矣不見其非義

澈川余以莊□像贊

有女德有婦道有三者三事比具百福孔宜留與貴其所
積子與孫其□□□□可以□□門之則死可以動里巷之
悲嗚人其遠矣

鄭經歷像贊

言確行端色康貌雅其名位則將發而益流其門第則調
高而和寡其倪而不校或可什就車認牛其敬慎有加庶
幾乎對御教為是將有可大之才而發廣乎下者也

杭州王瑞之遺像贊

此王瑞之之像也冠服儼古儀度溫真其知足致物而能
之以義才足應務而濟之以文寄傲湖山將終林君復之
地淡遊江海無鍾司馬遷之倫名自行出遠以近聞一鄉
美士三代遺民吾視其表固應眉壽百歲察其內殆欲
所未報而歸待乎子孫者也

王處士像贊

身能肥家子能頌□非善不交非義不取吾亦見其人益

聞其話載詢載求君子所許宜福宜壽天眉所與曾其然
乎胡不難矣

杜益之盡像六贊

良玉在璞精金入鎔爰琢爰鍛承此化工

右儒服

駒食于場鳳鳴于岡席珍就聘利賓于王

右進士服

其貌清溫其服安吉不肆不矜室輿惟一

右燕服

惟月之朔惟仕之初昭此公服惟昭厥圖

右公服

參佼無言盥薦有孚格上萃下德容亶如

右祭服
從称其服位宜其才[illegible]日[illegible]接似其[illegible]諳
右朝服
部[illegible]敬行樂像贊
[illegible]門之與藝花之華[illegible]容明[illegible]仁施令嘉金[illegible]玉[illegible]青山
[illegible]野盛儀若雷見此似者
張世清夫楨像讚
讀醒[illegible]書遵礼義教窮不變書者不[illegible]孝友[illegible]額
安詳度乎君子允矣不忘
美不外聞善自中出夫賴其賢婦[illegible]其[illegible]壽所宜也福祥
綏之泛我皇[illegible]風龍開儀
旌[illegible]像贊

出處有以仕止合宜非牽何從非識何[illegible]福禄[illegible]坦素
和美天享其生人考其祥安此難老永保所成綿綿壽考
為時典刑
翁世英夫婦贊
言不譁張行不險峻從容樂易素位順命仰克有承倆克
有終尚慎厥成壽福攸俗
幽閒婉[illegible]順正柔[illegible]族配德善家不聞其非不顕
其美內外尊卑咸[illegible]止
外翁[illegible]錫評公夫像贊
其貌[illegible]如[illegible]和其服[illegible]類其行之賢不違乎天
不僣其分[illegible]以其正
原[illegible]

上漏下濕与陋巷之地同[illegible]事同[illegible]而
[illegible]歌[illegible]不改其樂之心同何夫子獨称顏回而不及原憲
豈顏子不自知其貧而原[illegible]有[illegible]于貧耶字於屢空之
[illegible]問[illegible]之[illegible]原[illegible]于[illegible]之辯也惜乎子貢[illegible]聞其言
而不受命得無有愧于師友哉
王總督三世像贊
祖征西贊
[illegible]府[illegible]制[illegible]兵禁中牙不聞外于城玉帶垂腰金印
[illegible]肘功光于前業垂于後
父鎮西贊
世澤丕承天休式廷[illegible]副三准[illegible]西夏温[illegible]宇恭尔
声威我既覩止人皆仰諸

總督贊
宿衛近臣樓船上將介胄中[illegible]行節東向世美難子
[illegible]難臣展也忠孝上荅
君親
壽星圖贊
拱曜中樞分辰南極出沒有常明晦惟德有肅其象有祥
其名海宇平格天下文明
素[illegible]先生劉[illegible]像贊
人謂公[illegible]公國[illegible]之人謂公[illegible]公力部之[illegible]錯糾結公且
無事優游[illegible]公方有[illegible]不顕能[illegible]公大雅之
[illegible]尔[illegible]乎御無[illegible]巧章日[illegible]
公其誰

母娥朱碩人壽像贊
良金其重美玉其温象賢弟宗表後閨門宜家室晚歲
見孫永言福壽如母猶存
母娥丈朱公遺像贊
有介有文宜福宜壽天壽其身而以其後吊生悼死感存
傷今載瞻遺像實獲余心
胡景容母像贊
七年配合卒世孫孀淨處幼雛羣羈孤零存亡苦心煉鐵
餘事不死一生朝惕夕勵必得之節可勸之時保宗全節
皎日青天
吳主一像贊
休休善士坦坦幽人隱不絶俗通不隳倫文執戒帝儒業

克世閒語思賢前有贊序
夏大理行樂圖像贊
此大廷尉夏公之像也與為手握經濟而事從容文章
而見賢樸釋金紫而服韋素遠廟堂而居丘壑空谷足食
場之駒九皋止聞天之鶴是蓋將持盈以謙退收功以靜
約超埃壒而上出乎寥廓殆欲學夫先天下而憂後天下
而樂者也
項素臣像贊
其貌也廉惟德之身其服也華惟家之昌德衣乎素衣之
美家肥乎才識之良仁義流風有傳里社不忘有以著
其父兄之流芳也
潘青崖像贊

方外之學公大有得而予不然儒者之道予亦有聞而公
則達朋友之義自少以老迹異心同彼此相好日見不客
歲見不疎靜閑沖淡白首如初此其所以見重於同門而
樂交於吾徒也
靜庵沈希貴像贊
飲射嘉賓礪阿閒中不離倫和不喪守其言可以警俗
其行可以居久簡慎可以遺子孫恭静可以躋壽生于
今而及古人之心通乎時而識隱士之儒林下不過海濱
士友若靜庵者予与交自青年迄及白首所謂累百不如
而一鄉僅有者也
致仕彭公像贊
氣和而充度閑而雅只覺時金帶紫袍却一川白雲綠野

事簡心清調高和寡二女荷
風初歌童諸子秀瓊林玉樹慶本春餘壽因天假所以杖
策於神仙將欲与造化而相上下者也
鄧仲桓先生遺像贊
學淵源士夫儀矩仕不出鄉以道義齒行帖齊之正傳
世方鑑之遺祉其前也有承其後也有啓吾不能起先生
于九泉猶應幾挹遺風于三子也
郭廣庵像贊
德於其服行与其名學問桂粹乎理窮其源之精文獻
韋成其体儒用時李東垣朱丹溪之行尚內王外霸張易
水劉河間之朋乎將語其堅則又應樂志良相之才而夫
注乎行者也

許一檍像贊

孝于其親友于其弟其本既立其末斯舉即其外則言溫而氣和發自中者如水流而雲興詩書有傳才與氣致其存也足以為鄉之能人其歿也可以補上之所聞嗟一死而一生胡忽來而忽去惟始終之安全庶軒拔于永世

新陽朱氏三世像贊

父作子述祖貽孫纘不墜勤教克紹休声功在朝邦材賢文武簪笏滿床輝耀今古

郭暎承爵像贊

色和而氣銳安而行詩禮遺風衣冠世澤文可以潤身政將以及物斯人也殆欲復淳厚于先民丕成刑于禮德者也

劉天与母安人陸氏贊

遇終風之暴而不致然乎夭逝柏舟之誓而非不凉乎毋惟蓬茅蒲笠之不動其心惡故布裙糟糠之不充其餬口毋兼父事令教娶于孤寡之餘婦供子職備羞祭于飢獨之後否極泰來蘋蘩祭祀宜其福壽之未艾而子孫之榮阜喔彼獨人豈取乎其難有也

許[illegible]母王氏像贊

哭夫夫明[illegible]冰清金瑩玉潔終天有[illegible]辭世有詩徵[illegible]則[illegible]

劉處士像贊

吳行[illegible]遺照其道也不待[illegible]生[illegible]斯所謂宗

族之主器鄉邦之先傑也

杭州夏秀才夫婦像贊

志可大成而阻于病才可有為而厄于命銘金篆璞玉沈沙才志未彰鄉邦之咲於嘉碩人[illegible]姚貞潔生克宜家死當全節婦以義盡子以德與其將含咲于地下而有光于九京也

劉廷信布政像贊

致遠之才適用之學温雅異然和裕儼格陟要不趍遁險不卻端己正人先憂後樂

張賢世傑像贊

有子有孫維福維壽生彰于前死格于後噫此造化之生人而与之厚者也

丁友松像贊

核族之標出塵之想翠竹蒼松開舟棹艇望之者樂材即之者利往吾將築其洞出[illegible]而上之脫絶繼蹤游江湖而東向也

王吉之像讚

予交處士之弟季知其能友弟處士之子姪知其能教[illegible]

許義官力本翁像贊

約而能恭足以大其業聚而能散足以華其躬教而知義子孫於是乎不匱老而有眷耄耋於是乎無嗟尚論其世載觀于錄存沒胥遂曠其可行

陰俞憲四世遺像贊

元萬戶天與像贊　俞憲四世祖

千里鴻逵九霄鵬翼見險高飛覽德斯集識微之智致遠之才居家茂族勃如其來

司訓樂山像贊　俞憲二世祖

有質有文善繼善述用能淑人老無違德處物公[illegible]視後從容於昭服命乃華其衷

贈通判撫埏像贊　俞憲一世祖

金玉奇巖山林風度愛及屋烏仁周[illegible]潛心有基晦迹弥光白天錫慶冠服斯煌

與莊先生像贊　俞憲父

正德立言倫理斯存道距邪去知異是衰義方亦教仁[illegible]德名聿懷存沒哀榮

十五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虞文靖公并白雲先生門人與張率性書解

解

虞文靖公不肯銘白雲許先生之墓以書答復張率性轉致其門人門人於先生猶父子以父事于人而為人所阻未有不慾者庸暇計其可否哉無怪許氏門人之致辨也王餘慶賦性復書為一通識其末曰世固有越世而相感孫世而不相知者作書文章天下所共知人品氣節亦天下所共知是惡用以口舌作敘書以見古今士俗降乎其言歟亦近乎知婉不激不露使讀門人者後之觀者止可致感歎乎存沒之際耳以為身之戒幾不宜力排力辨為死者從枉直乎不可致詰之鄉而加之惡非得於君子之道也公書中語於先生固已盡待之至若其論列為銘非知之盡則無以詔天下而信後世案即東萊所謂待人不得不寬論人不得不盡者哉以此議公昧於知人公於先生言極尊待豈得不知所不知皆特以行狀多未論終其能得其學行道德之詳而難於[illegible]此[illegible]蘇東坡不肯奉詔作范公埋銘者例論哉[illegible]文靖公書見古人為文之不苟[illegible]之書見古人師弟子見義之篤餘不敢知也[illegible]人門牆盡如故而今為彥章都閫所得可以[illegible]於卷中題識者無不致疑于彼此之間故[illegible]

癡齋解

字書釋癡爲不慧又訓爲病故凡愚昧狂誕者世皆呼爲癡非男子之美稱也以是稱人之眞癡必且嗔罵不受宜達如陳君大用乃獨取以自號嘗謂其鄉人云大用初爲吏時不解人弄能言而不知嘗減物而不知與壯有室而不知私好讀書領舉猶不知所爲務與人接猶目同視而洞氣不形情思疎闊乍見之了若不辨菽麥者隣里鄉黨卒指爲癡君不知其不可也誼受之以名齋始予嘗以所聞質之於人人亦信然觀其通判嘉興公明剛斷能達無遺所至清介峻絕奸不能干強不能挾無情者不能蔽迹以成風存刃餘地不復知有盤根錯節而綽用所致川流山峙超超然蓋不九轍於述同知郡所寓若老於世故

者人始感焉以其有隱德或重器深藏假是名也非眞癡然不可往詰相與問於寧寧解之曰古人謂德慧術智多生于憂患又謂利令智昏物過精則愚而又有所謂哲人之愚則是氣質昏明皆可變遷下上智者之智而與之愚出乎所學微子之狂寧俞之愚非其常態愚魯爲不慧佯狂近有疾將世所謂癡也然一以承道於匹亞于聖賢一以全宗國不損于仁智其眞也有所成其假也亦有所濟孔子嘗稱重之晉唐之士往往有因不甚致感名者固不足較然三代以下列國七十子之徒經論于聖人者無幾乃切切于愚魯狂簡之人將必有深意于其間斯須形迹何疑何惑而質于問言未既有颺言者曰通判君病世之莫若多術欲使人去蒙務巨智計以歸諸渾然爲故以癡自矯而獨論其眞假所謂見表而逆質也因復解之曰客之言幾于憤世疾邪而意則入于黃老林所以養德而協類者君子之於衆人不惜惜以同不察察以異節其餘文其所不足矯出正入簡易易化斯可矣如啟堯咨之言吾恐割斗折衡猶未足以底清淨又若廢先王之制以愚天下者然後可少已邪此異端亂政之始亦而謂儒者欲爲之可謂過論矣

引

松溪處士挽詞引

松溪陳處士沒其外孫嘉興府學生王論請求士大夫歌詩以表揚之徵予爲之引予嘗於呂文懿公家見翁詞氣及論其爲人信如今貢外君秉之墓志所述翁之於親戚鄉黨無不用情而況所厚哉此論所以激切涕泗哀思之不能自已也世之人於女之子或不甚愛未有不曲愛其孫者何思其王父者絕簡而論乃篤不忘其外祖翁固多恩矣論亦厚矣哉宜詩人咨嗟咏嘆爲論致美于翁也於乎處士死非其鄉而又無子就木及土之餘固已寞然無聞矣而遺行餘光復此昭著孰謂生女爲緩急一無益哉子誠有所感也書此爲引

憶萱詩引

憶萱懷母也不稱母而稱萱詩人托興以達其言也人率謂萱能忘憂椿木多壽故恒以椿萱道父母卷中五七言詩凡若干首皆爲顧鳴玉作鳴玉始年十三時喪母今年幾強仕戚戚焉言及輒悲事涉輒泣斬焉如初喪雖妻子

富貴將或不能移其所慕者士大夫知而見憐固有懷
之詩鳴玉若可少慰矣而予尚有以勸之夫養與思異情
父與毋一體鳴玉雖早失毋而其父玉輝甫尚無恙比之
皋魚子路猶有間自今當以思毋之誠盡事其父凡可以
安其身而悦其心者無不致力則玉輝甫將益康勝死者
有知毋氏亦且含笑于地下矣嗣兹以往士大夫得無猶
有孝椿之作乎姑書以引之
傳

姚節婦傳

節婦名福蓮海鹽十三都文溪塢民周孟經之女年二十
一嫁澉浦姚班班本農業以耕稼養生婦順事經所自遂
甫八月班有疾死生女名孝孝婦紡績育之常抱負不去
體家甚貧數值荒歉阻饑孟經同促婦與繼母諸娌度今
姑老行時撿篋中故衣物悉遺姪妹甚依依為娌餉
鵝得數卯寄徹生畜給工食以整夫胄事未果而徹之留
人有求為婦者孟經既許之難為言婦亦微覺皆未白一
日方聚食舉女適婦諱顏仆婦處前抱撫惜之已甚終不
止孟經協曰何物孽種不如當送還汝家婦始悽然動色
退謂娌曰頃見父言事決矣然我命已如此足肯再路
它人門限遂抱女不復置涕泗交頤若痛楚不自勝者衆
見其婦居常亦不加省異是夜更餘毋傾卧內燈久不滅
呼令就寢不應起捫其榻無有衆家驚求忽童奴曰溝幕
田作婦見小娘抱女倚外戶而泣獨不敢問故回燭水涘
見遺履亟求水中得其尸與女同溺死翌日具棺斂將焚
其姑飼劉坐旁泣涕抱屍附絶而復甦哭曰兒初喪吾
時已有訣語豈料親殺何不說其心若身又貧不自存乃
兒子毋非命孝婦已死吾將何生木既燬有蝶從焰中
出文采爛然向祖墓飛去隣里道路見者無不驚異焉廖
孟經拾遺骨與班同瘞姚氏先塋時年二十有七弘治元
年二月九日也方洲婦叟張寧論曰自古忠節家雖男子
雖身受桎梏顧其心無愧可也女子以身為重寸膚及趾
心事俱隳故危迫之際忠臣或可以不死為心節婦要當
以必死為事姚福蓮家破人亡去就險阻非不預見徒以
姑老女幼庶幾幸存卒全去節不圖禍遠天機形跡息
蹤前塵後已死不足惜它日女之變故捐有甚于己之失
節者乃不俟終日而然與女偕溺陰陽剛柔庸合為德凜
乎女婦中之烈丈夫也視譚節婦何愧焉血漬入磚精化
為蝶皆不可謂無是理也寧故詳述之為司民風者告

傳李景瓚事

予初不喜人談相命自謂禍福利鈍本無先形倚伏之機
固亦在我耳何以術為余之有是言聞者亦相告而相
命之士無留跡于余庭者正統丁卯隨計北上行江湖中
聞李君景瓚善于乎術言人禍福利鈍皆可聞而心或焉
未暇求也及甲戌登第榜中人皆盛稱其能競相延謝始
回令侍御魏孔國訪景瓚于太常官署邀余二人始生歲
月歷手指作梵聲頃余曰子當入黄門司禮魏其緇衣乎
未幾果驗予始心異之知世之固有是術也相與傳致其
十于二君之所為．時方觀政人部待補左右寺缺貿和

景瓚謀□許與雇声□二□□霑衣繡矣它無庸也江右
選格不及咲其妄後四□□綫□受監察御史丙子冬刑
部郎中歐時與叡余飲景瓚酒酣以女婦一人生辰謁之
卒然語曰此婦生當從貴然今以血疾死已時與撫掌大
笑詰之則其故妻因産而死數年矣戊寅中秋元節孔目
過余會景瓚自山東來舉酒相屬歡如平生從勞之餘試
以四人同生時月小異者難之四人者虎侍御公實頃急
副羞臣莆田丹李宗浩郡學生張也景瓚熟視良久曰皆
貴人一死一司寇一登科補外□請舉未成下三人皆奇
中獨公實以喪服居家未有它以疑其詞未久過後一月
浮南中報書云公實以是月就木益神其術初刑部尚書
陸公為方伯學士呂公為通政參議禮部侍郎李公為學
士時景瓚皆以今所居期許無一爽者其識鑒精切大率
類此為人疏豁善吟詠閑居服大布衣著方巾作西江書
生態真若無所取材至於酒酣興發雖問答累數十人言
論如流初若不經意錯而條理畢具百折不窮要其所發
未必盡合乎之旨而旁驚曲出動極理致莫知其所自
來豈其人天分高絕不以經術推演之妙而假是以立名
於人乎哉彥其初以詩經應舉復以賢良方正應薦一皆
失之斯其所謂命矣而復皇皇焉不肯自已務時有澤而
後去豈真明於人而不明於己哉夫既知其命而有得則少
之時不足求也而皆求之知命者固如是乎哉是不然天
之於物有定者焉有不定者焉理與數未始相違也每觀
景瓚論人雖有一二弗驗則曰是亦命亦未嘗責其說以
求通於其人然其所自處觀其論處人則景瓚之學宜不
真知禍福利鈍之原者乎之書而足以求景瓚哉定其
一曰雖多不驗猶足考也況重有驗耶且士大夫之喜景瓚
者不獨余一人而止

劉處士傳

處士姓劉名達字仲通號竹坡其先永人五世祖官平垫
海鹽子孫因不返父景儀母沈氏生丈夫子九人處士行
三崇禮明與性行介特父母悅其孝兄弟協其慶鄉老長
信其為人後生小子則其儀範莫之敢狎里居俗處者畏
其德義爭相讓善治書涉經史非大故終不去手不妄言
咲無苟作與之共為民力能當則爭然若決水就下弟泰
自為弟子員登甲科拜御史無一日不致教誡諸姪孫有
疾未始稍若無一人不致殷養門戶中外事無一物不經
意緒思慮所及輒領適無忤敗遇人賢者一見輒委心無
少長異不肖者亦之語終日徃返盡一世不能通志而達
事王統間工部尚書周公忱巡撫吳浙知其賢禮重之時
方急鹽課公強委任之一歲中宿逋大盈有羨人不為病
其隱德所著亦略可見天順己卯元日入城遍詣故舊自
是道途容與不預家事幾一旬以疾卒春秋五十有八瘞
于城北先塋子瓚能肖處士可以昭晰世緒

論曰古稱萬論又稱獨行君子是二者蓋難其如劉處士
其庶幾乎雖其才不大展未底工壽以殁而言行所見卓
冠一鄉可以不泯天道人事其亦足徵矣夫

汀州府學祭器成告廟文

維成化二年歲在丙戌七月庚午朔越二十有九日敢祗告于

先聖先師寧伏見文廟祭器殘缺弗堪凡有事輒假給民器溃爛匪稱禮文乖闕非所以致誠享而昭軌物於神庭也備諸後惶懼不敢自暇謹与僚屬官儒稽古從制爲銅爵百有四十簠簋七十有二籩竹木爲之百有二十豆如之幣篚九牲俎六解俎百有五十鉶尊一陶尊二有勺銅香爐八陶登銅二十四盤三帨巾二端尉惟百燈架四十有一合八百事机案盆盎[illegible]俎燎[illegible]具不敢以陳經始于五月戊寅訖工于七月癸巳費不及民勞不厚斂名物有章藏守有職不敢易也茲惟始落以釋奠告成用薦祀事

祭告先考妣文

維年月日孝子寧 祭告于

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先妣孺人丁氏曰寧不肖無德始年十八授室孕而不育時方少壯思就功名因循八年而後繼室[illegible]二十年會試居表往返差調離曠過半其間胎損殤殘者十有七子今惟二女[illegible]成恭人在時父母爲寧娶河間羅氏無錫許氏俱[illegible]謝氏三室女命恭人撫教以廣嗣續三人皆良家女[illegible]容德相侔逮事先考妣更歷三年不幸命[illegible]數奇羅産二女謝而妊娠許病無所出恭人死先考見[illegible]歲寧實不友閱墻生[illegible]竟以子故讓[illegible]別居南墅不[illegible]大道傾[illegible]子嗣既亡手足復[illegible]不詳復娶同里周氏激浦陳氏二室女雖家族[illegible]不減于前而命數愈下[illegible]執手[illegible]又五年矣由[illegible]義順變已嘗祭告祖宗會合親友舉盛禮立寛次子珙爲後寧又不慧致寛變圖珙曰棄我而去隨寛入京久[illegible]計窮乃訟[illegible]兄安于[illegible]之子更名雲昭命許氏等五人子之以圖終事弟[illegible]其年方六[illegible]饑[illegible]不遠成敗未期雖同本之係猶足庇体而切骨之肉終難[illegible]長而前者既皆過時少而後者又復多疾寧欲以[illegible]自[illegible]則有女方及一周欲[illegible]守其常則歲月[illegible]不我与[illegible]進退兩難無依[illegible]彷徨交徧請我自去歲十月徵求[illegible]訪問名五十餘家今得小林趙氏室女稽諸[illegible]皆云宜子謹擇八月初十禮娶爲妾伏念顯祖栢菴府君年七十三而尚有子以是不敢自絕宗祀俾得存自[illegible]平生處心立行頗知善惡邪正居官内外未嘗作威倚[illegible]貪墨負公祖父所知鬼神所鑒而今乃以既衰之年不能安恬保[illegible]接老傳業反欲舉盈思得爲少壯之事說或初心不遂多誤負洲有玷清淨然亦盡己俟天無可[illegible]惟我祖父幸鑒祐之

祭張衛撫文

維成化四年六月[illegible]朔越二十有四日某謹以牲醴庶羞祭于[illegible]衛鎮撫張公廷鸞之靈曰嗚呼公之爲人[illegible]下[illegible]貧公之處友傾蓋如故白頭

如新父子以恩兄弟以愛部伍歸心鄉黨是賴身無詭行口無復言內外無間始末不愆如此而不得上壽天道何知如此而不得司光吾將疇依公往姑穩當未一月病離而還旬日方决豎未究藥下未習鬼神未畢禱巫未即治嗚呼公其死耶胡為乎登堂不聞入室不見妻哭兒啼以夕以旦寐亦當夢往亦當旋杳其沒默雖音琅然嗚呼公信死耶其夢也耶凡今之人不樂成善摘微指誤一訛群訕牛酒証杜鯨月同李有德自躬備極為以嗚呼公雖死矣妻若子壯職業有傳貽謀在望五十非夭一命非窮年將耳順五品壽終公亦何憾于死哉嗚呼死而有知公其予言亦當少慰于地下也哀哉尚饗

祭牛都閫文

維年月某謹以酒果庶羞致奠于
亡友都閫牛公靈曰公以出群之材逸物之氣勇冠三軍豪蓋一世不鄙指交今三十年升沉得喪夷險不迁投老還家父病子故公病不起時服不奔訃公柩就舉先考道壟執紼無從悲號引望書不酬德位不滿才嗚呼逝矣天乎人哉尚享

祭劉尚寶

維年月日致祭于
故尚寶司丞劉君祐禧而言曰嗟乎佑禧止于此哉厥績
中書超階
秘府事
主沐受知顧問之恩交友獲傾心向翼之美所歷如意動罔不谐比祐禧平生之事無或不利也內助外和克篤下與物無忤隨衛輸懷招之可來而實非有求揮之可去而去非有畏此祐禧平生之行無或不善也豈予其疑幹辯乎其容儀侶侶乎其辭語此祐禧平生之所藥無不予也夫事多利則其成也必大行多善則其壽也必遠學多才則其安也必後有其本而不僅其職佇君官止于六品年止于四十而營營乎蔡乎衆人之先造化者果有心于人乎無心于人乎抑生生死死一隨其然而漠不相係乎君之死病不踰旬聞訃皆以為謹[illegible]則皆相為悼惜而疑其弦足以見平日無致死之道信而有悼足以見乎昔非可忍之人胡為乎不壽未及稱著譽未及於樂幼幼而勿致至此極也嗟予祐禧止於此哉日月流逝荒

事式臨追念匪及曷止于情儔陳[illegible]其永訣幽明君安也嫁君子有成章隨然而復始前雖死而猶生君其有知擇此辭析尚饗

祭崔惟正

維年月日某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衛廣崔公之靈嗚呼公其不可復作時亦不可再得公矣毅毅海邑英華之氣繼之者誰頃余祖父托愛先公婚姻慶榮事無不從忘其魏魏情好莫逆垂四十年始終一日迨予小子愛自童稚荷公父子式克有之拜登予庠頒薦于鄉登科任職衣冠行黃謹慎小心受知
天子未強無補虛聲[illegible]有伍其所伊何父師之外公心孔多[illegible]此告詔特以

公家事業方新富貴方至子孫方殷名爵方□夫勢高者
絕援力大者難偶譬諸登山渡水公家固已上絕頂登平
陸而我猶踸踔于下麓浮沉于中流雖欲招繼而返挽之
顧力有所不能也此非公忘乎心則然雖不能報終不能
護公之始死乎方摩椽疾不能問死不能哭公返而已除
祀蒸嘗非公藝覦可登于堂及拜掃草宿木拱稍達之
罪海深山重公魄在地公魂在天敬陳一奠肯鑒如嗚
呼哀哉尚饗

祭張廷義廷蘭文

公兄弟由而好義稱之良士叅交今十五年傾蓋真如故
而白頭之意貴賢前期乎以不才兼落老病從尋不能出
門戶疾不致問埃不知時而塋又不能送衡哀名答責負

平生謹具酒醴托以姻契朱宗達致尉奠悵望閭門不勝
渠泪尚饗

祭姚昭遠文

惟公漢爽豁達風采華彩用光世祿自廣迴狼求節益振
天保善人晚有佳兒克岐克嶷聘予孫息甫及問名公遂
遐逝尉親之思睠此幼冲昔初議姻公面有托謂鱗得孫
已亦老矣庶幾丈人撫教半子歲月伊何公遂下世豈其
先知而或偶中遺言宛存恍惚如夢俟麟成人乃克成禮
庶幾訓迪不負公死

祭卞源靜文

維年月日謹以牲酒庶品哭奠于巨友竹窓道人卞公源
靜曰公足文公三十年自少以老情如骨肉貴賤裕乏

疾病死生喜憂婚喪皆盡其心公於朋友分當力極歲寒
□退百不酬一昔常相見慨懷愉近一二年憔卻歎吁
竊嘗此少老常懸望謂無幾便致寔殆嗚呼公逝雖異
所學綱常一或過直而行孔良凡今之人鮮有公類拘窮
自證解諸一世嗚乎今有而條惟公自知公而去已行當
告誰昔嘗過從無間早暮今復云來誰訪誰顧公所居止
余身便安房櫳戶牖夢亦在焉公言在耳公顏在目奄忽
不見伊何荼毒今夕何夕月冷燈孤對酒不樂傷如之何
傷如之何以旦以夜一別千秋老泪交下

祭廷臣黃學士父栢窗文

人非金石孰能久存所賴以不亡者本同為者在身惟名
在後惟予翁自少以勤勤克家雅孝友于父母兄弟推於

鄉黨雖沒世人猶頌之子以父之教致身翰苑為文章宗
工高才雅致方將秉持鈞軸見更大命誰名子子翁而謂
之所謂死而有不死者存公亦偉人矣

先孺人王氏禪祭詞

維年月日謹具牲醴庶羞致祭于
孺人王氏之靈曰歲月如流奄及終喪哭有畢日悲無盡
時嗚呼子女終天之思謝吉奉主附于先祠尚享

祭梧穆東明仲文

予交公父子閱二十年仕途更迭婚宦疾病公父子往
返過從情諭骨肉日予多疾閒居不相見者遇書而書信
之行未嘗之久從此固不少異不意公既失賢孫尋罹大
故而又偶又復下世宇闕計來僅私念默切欲還弔則獨

孤欽自行則哀〻趨趄進卻府繾而或少痊終能僥倖一
往得以瞻總墳無使涕泣宿草不料往歲回仍日眞一日
至今情素不伸淺若行路寧不見罪于公雖抱負不足以
謝今自分老病日深卒不能往表離門戶敬具羊酒薄儀
北望再拜謹頓公于宗遠為寧一奠墓下請我情詞以彰
寧違禮施義之咎猶惟素愛庶其享之

祭貴宗暘文

公〻與予義為朋友情如骨肉[illegible]生伊何朱毋義不
可虎情不能忘悠〻逝水中心之慮嗚呼哀哉尚饗

祭已女姚辟文

哀哉隣乎汝生六歳喪父肉外多[illegible]女父適好以友
女許嫁汝於既孤以弱力扶汝家于既[illegible]以外戚安汝門

閫于報樓城附艱難斯亦良苦勤勞盡瘁十有五年始克
致汝有官校室吾家宗已空而顚躓共種〻矣內外蕭疎
老病無嫡汝忍自棄以絶汝世祀使老母無養少婦無托
嗚呼天乎人哉吾不獨汝亢也今當自東歸起汝家甚嗣
人以其幼子令吾女毋之以植汝後庶幾流傳尙存使汝
母妻有屬人乎天哉未知其能遂成否茲將舉柩金隨荃
所擇日台三墳一成壅汝其二以待汝母女妻以終百歳
之事此汝妻之一山天地鬼神實所共聽汝其歆哉吾泪有
盡而情無窮身漸老而悲弥感也哀哉隣乎

祭王廷器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牲醴庶儀望祭于
勅封燈封分事中王公曰人有恒愛稍壽未必能讀而公之
子孫雖有文物教子未必能有成而公之嗣以科第顯仕
者未是皆有壽而公以壽終人或建　變公獲其常載隆
勅典于家有光庶幾生榮死哀而懷德于鄉邦者矣尚享

祭牛大夫人文

維德配德維賢[illegible]之得莫世永年倚歟夫人式克
爾盡婦[illegible]依稀履惟夫及子惟子及孫光前耀後
[illegible]以雖亡且德恒存碑銘傳留月白風清同于
已[illegible]考敢執斯[illegible]致祭以[illegible]尚享

祭[illegible]文

維[illegible]有傳有[illegible]千百一二昔額日遠[illegible]
日淫生[illegible]我心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墓碑

榮祿大夫都督同知陳公神道碑銘

公名翼，字良輔，先世居湖州長興縣，後徙廣德州。考名興，字朝舉，生元季，才識不群，有聲里社。往楊左丞破陳萬戶時，天下已亂，落落非所偶，杖策歸附
太祖皇帝，從征伐，充伍隊長，進僉伯衛。洪武二年乙酉，征紅螺山，授驍騎前衛百戶。辛酉征雲南，勠力戰死。公在侍，會有晉安曲靖盤江之役，襲職行間，授濟陽衛世襲千戶。戊辰，征魚兒海子；庚午，征以都山；辛未，征北大山；乙亥，出塞遼東野人，累功特陞燕山右護衛世襲指揮僉事。三十一年戊寅，
太宗皇帝舉靖難之師，公已籍近屬，自安定門始事，及渡江，率甲四年，環數千里，大小二十四戰，略定二十餘州，圖必取，功必破，援必濟，師交必全勝，未嘗少挫。己卯，以白溝河、濟南功陞指揮同知；庚辰，以東平、汶上功陞都指揮僉事。是年六月平定
京師，陞鎮國將軍、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尋
命掌金吾右衛事，蓋不欲遠任公也。明年，贈祖考旺、父興驍騎百戶，興皆如公官，祖妣楊氏、母丁氏皆夫人。永樂己丑，扈
駕還北京，進階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後二年，數將神機營軍馬度迥迦北至□杖□□，□□□□，斬胡寇

尤判人畜，給盡時論謂假武之端實由此。卒後七年，
上素知公老臣，可屬大寄，
詔往南京掌府視事。洪熙改元，
仁宗皇帝念公勳舊，
賜召還任北京，未幾有疾，
勅給醫藥調治，久之不能起。宣德二年卒，壽六十有三。
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給葬具道里費，
勅有司即長興祖塋治葬，從一品制。自襲爵至禪讓論公者，
四朝元大臣，百司庶士，參前後相屬於道，卒是公年少，神觀高偉，声如洪鐘，讀書善騎射，頗以才氣自負，及為將，臨而不肆，嚴而有恩，又能身緩急危難，與士卒之間，敵常不戰而自却，非獨長於智，□□用其死力不已，戰勝之日，務以吊殘恤窮為事，未嘗妄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功，隱如古名將。初娶孫氏，生男欽，早卒；繼袁氏，生文。二夫人皆合葬。文初襲指揮同知，官溫州衛，後征閩括，有功陞浙江都司都指揮僉事，情雅兼毅，敬事宗，可謂文武忠孝，未見其止者也。文子五：綱、紀、統、縉、紳，皆美材，綱尤可大之器。古稱兵凶戰危，三世將□□，然察其故，將有天人之分。陳氏兩世當氣運交代之際，宗力掃屈，勢不能不有所裁制，然其子孫益賢，世以功業致顯位，豈非奉承天事而不以人力自逞，所謂仁義成功者乎？彼戰國末世，全炭已極，天方悔禍，乃使以兵甲之術干時，累世如孫、吳、起、翦，雖有無敵之能，以人逆天，無異乎□及身而殄，殃世也。公墓故有碑□□□，□□□不足以昭遠，□□□□□□石將□

之于神道以御史趙建所撰公狀致書幣來京求銘寧于
文三十年有同貌之義每見文談先公事懇悉如日激狀
又足徵如此寧能辭邀用以為銘
桓桓陳公韜略世傳雲龍風虎以予踐先
天君聖人寔生厥輔鉞仗旄麾維
帝所與群胡猾夏四夷來庭
帝將天戒是驅是征宗社有嚴寧寓有雄
帝奉天討臣啟其事外攘內安心力久殫
帝哲不忘世祿世官藩屏維才
股肱維舊往哉崗峙在
帝左右于室于家尔祖尔考百爾子孫前承後保帝可保
山岡閣銘壹殊名偉烈生榮死哀亟亟孝子不遂不佚
千秋萬年仁義之澤

郜氏先塋碑

郜之先杭州於潛人始祖權仕宋為鹽官推茶大使遂家
于硤石鎮今海寧縣地也中有諱宗炳宗煥者煥無後炳
生玉華玉華生克讓克誠克讓始學醫于戴德齋盡載之
道號恒齋恒齋生士清號方壺學益多術精于醫術
皇朝永樂中被召充大醫院士奉
旨從中貴人使海外諸國歿于番境子威字仲桓號芸屋
幼孤母俞氏撫教刻若便器大成舉任醫學訓科會大理
寺卿胡公槩巡撫兩浙藥知其清慎數命以事槩誅鋤強
富家刑罰嚴峻仲桓常至所以讜護一家無橫罹者每念祖
塋遭切中國博集少所八耽厂林泉問辛遍名術偏
為食其山得勝地正統初遷塟于此芸屋配關氏繼室沈
氏有丈夫子四長名昶字永明諱培事厚篤于友恭暹字
仲暉讀書好德樂繼父任暉字私敬比美父兄名行特著
晫字孔融早世孫男四人淮洪潮津其名也暉嘗詣予信
宿具言先君始遷塟時謂暉兄弟曰術者言食其之地迴
岡頓本塋穴正宜生氣君後必達大今去哭即贓陰道靜
安亦筆為能以德義承之其言將可信也既而悽然不語
頃復曰夫人兆豈得所塋以篤親吾先世自玉華以下皆
考妣同穴獨吾父不知兆所誠煩帝俾勇与並萊遠絕吾
銘即兩稱能休亦兄弟當知貴表荻以事我不孝因大
慟幾仆今兩今二十餘年先考妣及女兄夫婦皆已相次
就塟而塋道之石曹無書可見爰門多故尚可謂不忘
德義之訓哉惟先生於暉兄弟不博幸賜一言為子孫告
言未已於邑哽塞淚潸行下予感其言意誠切能條叙先
德而負罪引慝之可矜也故樂為之書

閔齊鄉先塋祔塟碑

祔葬六穴皆寧鄉宜宿良宦家處子皆為繼嗣而娶寧与
先孺人墓南向居祖墓右除故六穴皆循右東向北上以
象生序首河間羅氏次無錫許氏德清謝氏此先考妣親
命孺人聘納如婦禮涉歷夏患兩更大喪協承饋祀者二
十年於孺人有繼續之道穴皆前近次同里周氏嚴浦陳
氏小林趙氏此又羅氏三人所為聘納如其禮勤約慎靜
恕相濟成於三人有長貳之分穴皆少後雖生女姚淑人
姑寧而不育撫而蒙錫此寧德薄數奇遞相遭值非其

道得之也頃見黃溪士子婦有至節死無所歸寧亟求其
遺骸為砍垔已失一臂故六穴皆未死而預為壙宅所以
慶不偏皆未葬而先為表著所以偏不慶不偏不虞未死
未葬事雖竟昔勢雖盡保寧寔惟自至此蓋亦自盡其心
以聽乎天而已嗚呼虞書之嬪春秋之婦文無異謂而升
嬪一辛一至聖人至以夫人禮書之經權大義固於因乎
其人也區區愚夫陋妻何足与論窮獨自撰情文本始實
與庠相接令婁昵無倫若不類念惟平生屈抑令髮已變
白寧詞儒之年六旣六十有三矣復啟況慮銘頌欲望人
以學而乃特人以請敘事既畢工謹刻石以告于後
墓碣

雲壑先生孫公墓碣

先生諱正字秉貞號雲壑宋大理評事世克之後考順庵
府君妣吳氏世家海昌与其兄秉衡齊名人共称曰小輪
先生為人孝友敦行義克勤小物㕘其身無非禮事早從
翰林脩撰張洪習舉子業中歲盡棄去之專意古學諸經
子史皆嘗肆力以故發為文辭根據藻麗則不廢古詩
似漢魏律詩似盛唐著述之文體去西溪一時才名高出
兩浙流聞四方嘗教授海塩弟子甚衆至今邑中多能言
之士死之日自書銘旌撰墓誌神氣不少衰亂時年五十
有九遺命葬于小桃源不食之原有自鳴集二十卷子淵
懿難能世其業嗚呼先生學可傳而材不見用德可久而
壽不甚長盡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命也能其所能而
已焉者世也又[illegible]閱世遷人豈[illegible]之寧[illegible]賴師承幸

翁科第自叨賦
禁近以来去画史者七年而先生之兄弟相繼就木心哀
日遠無能為役以合公門之士書其大略立石而表諸墓
庶幾平生恩義云

壽藏碣誌

海塩崔祥人來狹隘乃自營墓地於祖塋之東崇土以
象山疊石以為垣雜植松檜以陰蔽內外引水為界以止
蓄生氣作壙合葬者以謹伺不時中營三壙以俟己與
室人之終四圍廣隙地以遺子孫它日序葬之穴既畢工
求予言立碣紀事予聞生必有死人之始終古人寧以不
知死所為憂春秋已有樂丘樹檟者漢唐以來稍岐張禹
姚崇司空圖皆不以預造為嫌比之魚腹馬革不忘溝壑
者雖有幸不幸君子未嘗不高其一死生之情達始終之
故也今世俗日下語及後事便為不祥至有老病待盡猶
諱言棺槨田宅之家累世不作清墓遺骨于孫寄兩僧
舍委諸水火生累鉅金死無寸土自障不亦可悲哉如祥
者可謂賢俗矣因其請為之作誌

尚義翁公墓碣

翁姓諱琰字公玠世居嘉興海塩縣京鄉令萬年鄉高
祖留曾祖德鄉祖公賢考必甫妣高氏世德相承生公及
兄[illegible]凰聰[illegible]孝友克餘[illegible]祀初[illegible]代
京師翁供饋不[illegible]廣[illegible]還遺以故儲
蓄田宅悉[illegible]西園中[illegible]如幼弟同姓
木子負官[illegible]

若歲侌代償之一里中盡下其義正統辛酉浙大水民飢
出穀二千四百石資賑貸有
詔表其宅為尚義勞以
璽書景泰壬申自運米四百石賓京儲授冠帶
錫寵光祿寺乙亥益米三百石授七品散官服自後有司
數槩荒政又出穀累一千三百石至傾貲不癈視世之以
身發財者何相違也晚年將謝事語其子姪曰惟勤可以
起業惟儉可以保成自祖父至于今吾鄉隣以奢侈撥家
者多矣吾兄弟以勤儉幸存吾閭井服耐錦衣食耐儉役
一柱雖纖之物不可長也道德之華禮義之吉惟勤與儉
式克承之若等慎自勉也自是具以家業付子姪於所居
西軒疊石為山環植蘭菊別號翠岩日與兄觴詠自適可

謂達老壯之節矣成化己丑閏二月二十八日無疾卒春
秋六十有八古稱富壽康寧好德考終爲翁覩之或庶幾
焉墓宜有所表也

金母張氏墓碣

哀子金澤奉其父景瑞甫命銜哀致詞曰已母行實具載
尊先生吏部沈公墓誌大人命澤奉爲所啟以不孝子乞
一言表母墓嗚呼夫婦子母之恩義至此亦足以表見亡
者之賢况以先生之文爲可傳信矣謹按母姓張氏諱妙
璋嘉興里仁鄉仲儀處士季女仲儀素與景瑞先府君靖
庵善遂為婚因歸景瑞善事靖庵與其姑唐氏及後景瑞
哀毀不生弱運於皆委成于母景瑞好賓禮賢士款遺無
虛日文、 內政秩然諸姊姒宗族無賤咸皆敬讓之

初有子皆不育晚得澤甫八歲邨邸就家塾不以優逸見
容其訓女亦甚嚴飭嘗痛其父母無子數迎養于家力任
後事並為經母預喪具友愛諸姊妹終其身不衰惜乎命
槩不齊終于下壽計其生春秋五十有五祔塟于先姑唐
氏墓側誌載其為女為婦為母皆有道是足勵族昭後况
澤之言竟良若因書俾婦負于瑞而刻諸石

張處士夫婦合塟墓碣銘

處士名泉字景暘孺人姓徐名貞字妙順皆海塩著族處
士父端母方氏以積德生處士幼時異常孺人父福見而
愛之卒成婚姻處士孝友倜儻好客不拘小節見人貧
不振輒傾貲助之長賦稅數年氣宇卓絕陵轢于人不肯
時俯仰人雖稱乎見疾者亦因是而紛搆其枉時孺人總

內事每勸處士力為善多聽用其言及戍遷之役處士以
父老諸子皆少止孺人行獨往居遷數載教授于廣寧子
弟從之者甚衆官屬皆称先生孺人家居奉養祭祀婚姻
無異疇昔門戶賴以弗墜處士聞之喜將忘其困矣天順
初赦天下以罪戍邊者歸本土時孺人既沒季子攸北走
迎處士及抵遼而公沒已七月乃奉柩歸合孺人葬于祖
隴嗚呼世之遭抑鬱者恒以不得申為恨得申矣而適死
焉是豈人力所致哉處士生于永樂乙酉三月卒于天順
元年五月壽五十有三孺人後處士八日生先處士一年
卒子男七人長彝次倫次□次武理女一適王廷彝為太
學生任易州判官餘子□ 从立攸與予有姻好請曰自
先君從遷不幸往返此□ 二矣□意望天降咎奄至于

此尚積一言銘諸墓石則先君生雖不遇死尚有托焉因
爲之銘銘曰
命之所召時適遇之造化者爲之何能斯可因者身不
困者心夫義婦順家室用任生則雖居死則同穴百☐
子孫永保前業

訥齋夏時寅墓碣銘

訥齋姓夏諱☐字時寅自號訥齋其先河間府任丘縣青
塔社人兄宗盤調海寧衛鎮撫隨任來海塩郡唐氏生子
男二長彩次壽孫男五昻并及爲成年六十有二☐子嗣
濟鄉爲人孝弟天至痛父早世奉母劉氏盡道事其兄如
在嚴侍下晨昏出入周旋曲盡問雖踈部下陳常中先僕
御謹重之己甚咸躬稼以贍家資平生好義廣交擊別精

到其才致仕ㄑ於詞翰發之晚年深居簡出隱約玩世而
已予自成童與訥齋交四十年未嘗一日事☐命合無幾今
逆思其餘力學文之時以及老死有善無惡始終不渝其
孟子所謂可欲而有諸己者乎銘曰
悅禮樂文善交克弟執德孝終一鄉之粹於嗟訥齋可
以無愧

處士於公墓碣文

按處士里人蘄水丞王相事行狀公姓於諱☐字廷佐高
祖世傑始自松陵徙嘉興遷善鄉曾祖☐祖谷才祖季立
考松岩妣岳氏世有休闇生二子☐☐氏妣髮虎氏女
一適陸桂孫男五昂旼昭昭昕皆孫三其爲人質材幹善
生蓋謹言敏行好讀古書史從學于周伯器與聞嘉言

善行賴乎自牧孫與人交明達而不苟色容而有鄭梱
盡一世而不爲人所罔遇飢歲盡於浦☐發廩粟以供賑
濟大為邑大夫所礼重每有賓于此☐仍松岩與武塘吳
南金友善南金有愛女擇婿懇欲得公就館以婦松岩重
失故好因許之及女死公年三十有五痛其晚而有子不
忍舜髮益留心于外氏所以輔翊斟緝于南金者始卒不
少異其事松岩能致養無違凡意之所向身之所安先業
之所在無不委順周給謹嗣守之不敢失墜松岩以高壽
終遂所欲松自謂葬祭事爲之間庶幾不朽其親者生于
永樂己亥卒于弘治庚戌年七有二疾革召其子女語曰
吾生無遺憂老死正寢足矣所惜者因吾疾勞瘁祖不及
見耳身後事當視吾塋亦祖無從異端無發生業以重吾

不德一言訖而逝時祖以進士尹南皮更治吳橋大邑於有
旌異之封而公已卒矣是年☐卜日啓母吳氏墳與公
合葬小往字圩先塋之次攜其姪庠生昻持狀詣予請記
墓石因按序而銘之曰
孝協家庭義敷族類孝義之徵何往不利其身也備福
而有終其嗣也世顯而弗替後之求公者無亘取其遠
務之材而當論其本原之地也

墓表

昭勇將軍浙江都指揮僉事劉公妣人宇氏墓表

正統己未昭勇將軍劉公卒歸塋州天府江寧縣安德鄉
長崗祖塋後三十年成化寅戌妣人宇氏卒于杭明年閏
九月十六日嗣子琦卜葬于青龍山之原與公衣冠合祔

奉其妻兄舉人徐公鎰行狀請為墓表按公諱綱字元本其先滁之全椒人曾大父[illegible]大父興俱隱士父聚有材力每以功名自許甲午年從軍屢立戰功官至武略將軍羽翰衛副千戶生公自少英偉不群洪武三十年父老代職以父任陞正千戶征五開明年奉

命往鎮朝守禦千戶所[illegible]安樂民永樂元年陞指揮僉事領虎賁士三年率部丁從都指揮李斌往浙江巡捕倭賊五年

奉

勅調貴州兵征廣西柳慶等處擒賊首班師八年從西寧侯鎮甘肅十年領兵肅州捨倫出哨賓草灘哈剌不剌等處擒勦達賊脫脫不花等俘獲甚衆足後累承任使所至輒有功宣德六年平江恭襄侯以公曾運京糧薦公歷揚中外繞達老戍陞署都指揮僉事特錄於蘇州等衛漕運僉俾浙江都指揮使司十年奉

詔陞授都指揮僉事正統三年

誥授公及贈祖考皆昭勇將軍僉浙江都指揮使司事祖妣李氏馬氏張氏皆贈淑人妻宇氏封淑人四年督漕運卒于通州壽六十有四訃

聞

賜諭祭襄卿有加兵部給舟還其喪于[illegible]淑人諱妙貞羽林右衛指揮宇公之女慈惠端靜善女工少為父母鍾愛及歸公事武略公夫婦致養備至祖夭睦族謹祀訓子一一由於道自少至老躬御[illegible]一日動安呼彼服備雅絕不計留貴家能[illegible]壽九十有一而終于家四長即指揮杭州右衛指揮僉事[illegible]琦瑛女三孫男四新紫完祥瑾瑛耕祥皆先卒孫女五按公以武職歷仕四十餘年持己恭慎未嘗有過號令嚴明善撫士卒總師于外秋毫無犯所向克捷卒以成功漕運之長持緒餘耳當時宿將如太傅[illegible]沐公襄城伯李公輩皆推重之公固今人矣而非人之[illegible]又足以輔成君子是宜其子之能為人也初兵部尚書[illegible]貞襄公擇婿于平江侯陳公孫輝以昭勇家教及瑛德[illegible]之美遂以長女歸之今瑛用能不負所托直諒明剛[illegible]周恤士卒樂附人不敢欺而清白一節可通伸明于平生于世祿子弟蓋僅見耳嗟夫善惡之報必有所自配暨六德孰謂其無是理耶狀謂淑人居杭幾四十年樂其風土之勝姻族從廣瑛不違其志而塋于杭嗚呼是紫也瑛其從母之志也歟然青龍既為始塋之地而公與淑人之事功世行又當以並傳皆不可以無表因揭其大者書之以告于後

廣德州知州仲公墓表

公諱端字惟正其先汴人也宋南渡始家海鹽父吉原生公六歲而歿母顧氏撫孤守節以居俱不忘朝夕道吉原之善不使習閭里巷靡靡事及長重學謹簡言笑其為邑佼秀補邑庠弟子領永樂辛卯鄉舉赴禮部不就副榜卒業太學戊壬寅授通州知州至官臨困窮達幽枉民日以安適寇丁朝[illegible]樂之劫民以為惠官府能辯至足[illegible]待罪公[illegible]以[illegible]皆奉直大夫調廣德州公以台隨者治之民亦安化頌[illegible]

大作正統庚申秩滿當代趣赴京民光幼填塞挽留幾不得行其以老疾告致仕以歸從容家園訓飭人事益以朴素自任鄉里望之如太古□成景泰壬申以疾終春秋七十有七配宜人王氏子男二長瑾教授于鄉次瑱自太學官汀州訓導以景泰甲戌三月葬柩于城北開濟鄉先塋始終倫矣嗚呼公早以科第致官仁厚出于天性隨去廣德二千里民情土俗大略莫同公無它改作直以所守者施之一誠不變遂使兩州治効不合而同孰謂有經綸之道者不足以一天下也乎也不失其身以道其後人追化之於善否豈真無意哉或有他傳于世名彰實缺雖兀于其身而嗇于後之人亦獨何休而為之也瑱來京乞予表墓因書其實既以彰公之美且以勸色之凡為仕者云

姑蘇朱氏先塋表

姑蘇朱繼既塋其考梅莊翁妣湯氏于祖塋求予占表墓按朱氏先世居匯師十三世宋太尉榮翁傳至同榮極泰院事榮榮孫起宗蔭授通德郎始家于吳五世祖天錫加定中舉丹陽縣尹知台州五傳至景倫甫讀書好禮敦行孝弟義于于鄉

國朝永樂間充賦稅長以賢良舉不就以恬靜樂配戚氏生子南字明仲因所居戚梅樁入稱梅莊翁翁德本大穎其父而材用過之自少容色言動知慎詳雅恍親必求其至拊育幼庶弟妹俱及成立內外無閒言和俗務貿易翁乎生不親量衡時好若儲蓄前了人無一錢不近質人情多非從軒輕前以要名乎翁好義若飲食恒倫落可憫者右

浙省右巳舉金□之榮治鮮擢者以是負禮于郡邑□于鄉社振揚于子孫皆非無徵也右所謂有恒于一鄉之士翁殆庶幾焉翁父子世行詳見侍講劉宗器石首撰文定公大理卿夏季爵撰□□顧雍禮部郎中蕭相鄉先生張益禮書記予特取與其大要為表諸以為來者徵近以為知已道也

奉議大夫延平府同知王君墓表

大夫姓王名祺字壽之世家錢塘為人質直沈敏孝友善交有古志年十六出于春秋於姚文敏公得體用之教舉鄉試五至禮部□□兩子生授福建延平府同知屏縣永安尤溪俗故易動佑戎後民有喝呼相攻□聚山谷至于入當道以前事為監將悉治□君承檄授□定地方由嚴□□諭禍福以計散其首惡散其脅從復令當民發粟平糶以賑給之不移月民用安業當時鎮守重臣以銀花織文呈酒勞謝甚至在任幾兩考均從從平獄公正供賦興舉□□隆而下不勞禱駁違枉而上不嫌引抑椒□否而衆不知積其信惠以及于有事故能不動聲色而歸移消亂之禍此豈今州郡間所可常存者士君子□學行用乎居於掌□議而若有餘至于臨政交物肆焉□□□則奪□□□而反捷其啼飢者多矣死能於事□□□□□倚□□不忍以援其入井之危哉使當時郡政不盡出君而死不甚遠則民將多而有恥延乎□□□□頃川□海相錢不止也君卒年□□□□□□□□□□將具事行求予文表墓于□□□□其所聞司

諸簡牘皆信於是取節其大者讀書論(?)最上之名嗟夫

李處士墓表

此養拙處士李惆嗣(?)之墓也其生遠文切理敏直有為承累世之澤親睦諸族而出其右用是有声于家平生無跬步之晦行里中素下之及為壽老扶累抑强克振紀(?)杜令丞簿尉數臨問所欲廢舉待以殊礼用是有声于鄉以經藝訓教諸子季霆(?)第進士天府登名書及父母兄弟用是有聲于國先是其父被誣訟繫京獄累歲不釋處士冒險以死力赴愬卒直其枉而歸處里以為吏生母歐陽氏喪明餘二十年自分不復見天日處士旁求醫藥朝夕禱于神褱(?)然刲骨雜(?)不懈命一旦目忽開朗能視年八十有五一歲中夫婦繼(?)卒以孩夫恒業

可積久而成奇節非壹行不立處士之所以致声譽于鄉黨家國者人或可能而為至其股父雖于終亦全母目于既病非孝通神明鮮克与此凡天下後世所以綱維人道者將不用是耶家傳載處士為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代有顯官其祖嘗尹建德云令另(?)海塩八天之開(?)㧑(?)李氏之孝子慈孫者源遠而流未息宜表于墓以俟來者

李母曾氏墓表

故養拙李處士妻曾氏既葬于雲(?)以進士試補海塩令其事行請予言表墓按母始年少時歸養拙雅有婦道善相其夫無何舅姑(?)以訟姑目喪明家事日不遑母克盡孝勤以底寧謐生數女無一男數勸養拙曰妾聞子出多母君既于立而久不子(?)得嗣非所以重宗祀也養拙因納周氏連產三子母亦生二子撫教惟一皆能克宗私業其族逆大初養拙無恙時常言母於李氏功大並茂百歲後所有田宅無令處(?)孽遺得与嫡(?)並母弟(?)咸嗣之及疾革呼諸子前曰凡吾夫之子皆吾子也汝父以我故有厚言吾豈可自處其厚其所遺業須均分之嗚呼古道既遠民行不興世之偉丈夫招權罔己迤迤拒人雖父子兄弟不能相通好者衆矣况女婦而望其無私己哉若母者方諸古賢澌(?)何以加此母具行(?)載于埋銘者甚備予特表其尤著大者耳

王主事墓表

君名輔字時佐世居海鹽曾祖俊御(?)祖文智皆有士行宜德中父聰請(?)戍遼東廣寧娶君母蔡(?)氏生君自幼有美質讀書過目成誦長進衛庠治詩經天順己卯山東鄉試第三人成化丙戌羅倫榜二甲進士闕(?)選(?)南歸葬祭盡禮鄉里為之感選服滿授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務恤詳慎人皆稱平方將有遷嬰疾卒于京邸年三十有八臨終語其妻吳氏子振曰慎勿之遼必歸葬我于海鹽祖塋遂扶櫬還以次年十二月成塋如遺命振(?)奉其友丘福州所撰埋銘求表墓因憶庚辰春予奉使朝鮮君適偕計見予永平驛舍及聞喪時會予自汀歸相見甚懽知君素忠款敦朴厚於本原方以重大望君而今已矣余望矣嗟夫世有舍丘隴離父母懷利樹勢家於官而不歸者視君之言行得微有愧哉君之墓是宜有表也

顧處士墓表

成化十八年嘉興清風涇顧處士守將葬其孤謹奉舅氏
大學生王君相行狀請予言表墓相之語曰姊丈惟明甫
壹不好決相所述皆實非妄平生孝友多恩厚于本質童
稚時即老成有覺念先世宦族祖考因長賦為細家業大
侵与弟捉驟出險奮遂果而鶴起之卒復其始身不泥究
不苟取敦朴儉速厚廉不抑倫于人亦不推于人不暇深
力學而亦不忘于學深親未耜而俗知稼穡之艱雖不沽
名附勢而善譽日洽于鄉邑遇饑饉不振事雖疎遠殊科
亦謹為之興舉景泰癸丙輸粟八百石供可防之費事聞
賜冠帶旌為義民晚年付家業于謹諸二子預營宅壙深居
簡出与世若不相涉年七十有二卒于正寢發其遺貲侄
足修葬具子女孫曾侄與若三十三人後一年与相姊王

氏合葬吾里中自
國初至今旌出人表者惟明甫一人而已嗟夫世下俗薄
民罔率德子孫不恭事祖父不善遺則侈靡相高達則
怙侈滅義窮于稽習安然父視不知恥所者衆矣如顧處
士者幾人哉相所謂孝弟多恩厚于本質宜其福壽昌顯
于孫殷多而称獨于里中信之乎可以表矣

拙菴沈先生墓表

於乎此拙菴先生之墓也先生姓沈名亨字惟厚世居嘉
興梨林里祖憲父真二子經緯有孫十人先生領宣德己
酉鄉舉第正統丙辰進士常遊吾[illegible]學不肯挾就仕父之
授刑部主事歷同考會試升門改吏部考功司陞稽勳員
外郎年任論六十乃[illegible]二十四年壽八十有七考
終于家其為人始卒一致不妄言不妄動不藥時[illegible]張動
為弟子員夜歸自學宮道遇一少婦行接[illegible]意態甚切就
先生略不經顧公歸怨不見始悟其非人又嘗讀書僧寺
隣女夜竊過先生堅閉不啟戶滅燭就枕女大慚悔卒不
失身先生終不言其姓氏人無知者家中門王公素業
峻少許可見先生每降詞色稱扎其某直生平以學
恭之質經訓之文行于官守之中德性知學似明道先生
踐履篤實似司馬文正使得為孔子徒以成達其才德則
閔閔誠確曾閔之儔亞也豈特循循雅以進退一足取重
于時哉寧少接顏範今且老矣數請其門人項司馬忠充
太守琮御史瑋咸道其師之美又及讀其拙菴集耳目
所習皆足傳信幸誼古人謂[illegible]仕皆自永樂
至今先生一人而已請表諸墓石為里社勸

明故顯考項公墓表

大司馬項公篤臣命從孤子邑令烟從日照縣學司訓賀
顯之致詞于余求表其弟頤菴之墓謹按顯之狀頤菴諱
質字素臣世居嘉興曾祖信仁處士祖某江縣丞景亮父
用平兩世皆贈工部御史祖母[illegible]氏母翁氏繼母鄧氏皆
夫人子綱綸緯縉綺孫男七壽六十有八癸子家賢鄉新
莖素臣美[illegible]貌大類其兄而才行大略亦略相似司馬
公自弟子員至有官歷中外遺險阻素臣無日不在行
無事不謹節及宦[illegible]父母悅之終身親安于
家兄[illegible]于國非書[illegible]嘗少有不逮乎相景亮
右陳侄上問[illegible]以

成文卒之間拓田宅入粟祀業力焉祖貞朱氏表節之典非才識之良殆亦難乎斯二者本末之道由是而舉措宜足以成訓于姻戚吟于族而扶持賙恤于疎遠也先是其外戚有死不成葬族屬有貧且遠徙者素臣亦既身給而旋安之及病知不起因指遺書召子孫語曰吾即世後當分授吾兄弟姊妹無使有塋從之患如不力者嗟夫生而能積死而能散信若此吾固其終以逆其始則素臣才行本末概者所未及是雖天資明敏抑亦有儀刑于家庭者表其墓以勵後之人於禮也何悉

荊潭部先生墓表

先生姓部名暐字弘敬號荊潭高祖玉華曾祖克讓祖士肩大器院士以使事卒于番考仲相訓科以壽終于家生宣德乙丙卒弘治庚戌春秋六十有二配朱氏生瀾律二子荊潭克紹世業声望甚遠方稱不殊衆而功效過人論治不泥辯而標本自達迎致者遍郡邑未嘗擇貧富報謝者接廬戶未嘗問多寡遇朋友之疾声至即行未嘗以遠近難易計病者雖甚危迫每從容談笑精思緩貌務為安全蓋其天資高明而與義會者世自高曾而下言及其常事則祗肅如在言及其變事則哽塞如不勝初伯兄泉去世仲兄暹將仕而㕯撫泉孤從進遠適令瀾長明及律解事即慎教以相𢹂為賑濟生用是可謂孝能追遠第能有常德愛而能知禦皆人所難然荊潭有之此其業之所由以也部氏先塋有碣表近塋有誌銘皆刻石會其山相去不遠尋丈其世系事實自可世見乎特表其大節使人知勸焉

[illegible]先妣墓表

嗚呼此先考妣之墓也先妣歿三十年而先考卒歲未久二十五年矣雖門祚衰微而嗣續有人然痛惟先考當語告曰人之為善譬諸力田種植蓄多則收穫必厚雖或水旱不齊然間歲亦將有得不宜因以自怠昔者元季盜起爭相長雄互為仇殺尔祖為衆所歸克嚴界守設備衛保合一鄉人免于難及事平衆歸附以有今日尤役德遠千人不及享其報以沒吾心歉焉吾嘗浮海至遼淮遺鈸于路奇其可寶後聞失者將因是致死遂訪而還之初亦不以為意及回遇大風覆舟恍惚中有大板負體遂身得浪几七使旦衆皆沉溺而吾幸存人以為還鈸之報而不知尔祖所積又有大于鈸者尔母存日每與口及此輒泣下因言大難不已又有後禍願力行好事毋以艱難以失吾意故吾平生德雖不足以為善然未嘗為惡力雖不足以濟物然未嘗害人業雖不足以庇蔭久遠然未嘗貽患令老矣無所用其力而前人之所種植者又適不齊間歲之穫天或者其將有意于吾之子孫乎尔其識之嗚呼益木拱矣遺言如新寔之之積今日似亦少有徵驗矣但德薄享嗇恐不足以當之耳嗚呼痛哉先祖諱仲山以壽終葬德清金鵝鄉祖塋先考諱文俊妣楊氏葬湮寧之原公塋於海塩縣澉浦鄉之原生平事行已具誌石茲不載謹述付授之語以表于墓云　天順五年秋九月十有五日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孝子[illegible]識

朱處士夫婦墓表

成化戊子蚌埠老人海鹽處士朱公文秀卒葬開濟鄉社稷壇陽地予嘗為埋銘後二十四年弘治辛亥八月碩人高氏卒是年十二月十八日既合窆其子鄉舉人祚具述考妣事行請表墓碣按考曾祖森祖賢父子名母陸氏妣父彥昇母徐氏二姓皆士族考自少天資粹美樂教性寬和流簡善怛不形事父母極力盡思待二宜嫂二宜弟姊善持危制變處人所不能平生惜物務用慎交尚義不事家人生產意常懇如惟身務儒術早遣祚從鄉從舉世呂講經習舉業廩膳邑庠卒成名器既以耆德為孝老上下成佑服之始年十七失怙館甥高氏高族俊素傾重群從弟友考材能幹以彥昇遂托之終身會女已遠幼子女四禮命妣繼姊室孝慈勤儉氣類相侔足以體德承家老不易度彥昇衰獨病傷足數載不能行妣調侍盡瘁為立叔安子為後監遺幼均切教養惜皆不免成立且死心常隱痛焉祚登浙江丙午鄉舉妣念考不及見意不勝悲每舉考遺言訓飭祚使勉進德業初祚奉妣居太學翰林方呂言為文頌壽比之成風公父文伯之母知者韙之考得壽六十有七妣八十有四祚配陳氏孫男睹學生桂陽娶陸氏孫女二沈鎮姚絳其婿也曾孫壽生予嘗古之論人觀內行于婦本乎善乎親才必較德然以考終合是四者朱處士夫婦真可無愧于世而與先民幾矣予不節書所長特表著其尤碩大者于道使人知要易為取則云爾

洞孔山墓表

古人有言父作子述此語也其平易而事則曠見雖聖哲亦不能必遇然則遇之者不已難乎海寧袁花里有許處士名釧字用文號一樺家乘始元四九提舉公至皇明海州同知國器逮其祖文英父力本義官叔祥蓋七世矣中業將衰而未復大宜數固有定而猶待于人耶初力本翁忠家不造子奮田畝出力舉盈優致四民之資私復積世之業用文承更張之餘積習回仍事多齟齬卒能經理紛錯博訪什授之緒以振起儒文得易盡幹蠱屬言之義用文母狄氏妻徐氏皆出自名門無孝相仰順正相守得家人利貞宜家之義力本方艱難時克讓全業与二兄用文能均微所愛於孤姪由是而推及諸族惠於鄰里此又視古人親親仁民之序不遠然則用文所以創守其家業於內外近遠各有道不特長於才略而已或輔於其嘗出粟賑貸以敘官服制名學宮為榮不喻此特用文一契之美耳為此其一鮮豈勝稱哉予交用文久因其子清之請特取尤皆大可以勸率鄉邑者畀刻諸墓石表其于後清弟三人洪滿從兄人洪淪為庠生與諸兄弟皆克宗承考之品父作子述得人所難許氏家澤雖百世將未艾也清其懋勉以待

懷遠行軍海寧衛指揮同知王公新阡表

王氏之先山後興州人有諱琛者從軍羽林前衛傳授至子全

洪武初陞小旗累戍功陞授水軍右衛指揮僉事以從八

年陞副林前衛指揮同知子才襲宣德十年調浙江都司
海寧衛卒于官子璟襲
誥封懷遠將軍璟字廷璧襲職時年尚幼都指揮牛循知
其可進遣從海寧縣東自藉先生學以是騎射之餘旁曉
文字善言論有綏變以和綏撫循士卒故所至可稱有猷
命子翰代官日恣情于杯酒成化十九年終于正寢妻孫
氏封淑人子二長即翰娶同官姚雄女生孫鉞次子[illegible]娶
平湖貢孟春女千戶呂鳳胡決其二婿也成化二十二年
卜葬于海塩縣開元鄉不會之原自全以[illegible]遣翰泣[illegible]
墓皆無所於考今翰泣之墾實自璟始而上及於才位父
子二世是獨可不其常哉此蓋不可以無表也[illegible]
用書其墓道之石

登仕佐郎徐州吏目王君墓表

嗚乎此徐州吏目王公之墓也公名[illegible]字[illegible]行備[illegible]
[illegible]動[illegible]徐當孔道州[illegible]百出恭自職小務[illegible]克見所
長公能以智計束約吏民雖剔役無不至辦吏民稱其居
廨為南宅聞命令自南宅下者則心服力赴惟[illegible]式後緣
是大有声譽出守長上時都御史王公兹巡撫南甸值歲
饑流民載道卒[illegible]飢于州州長欲請諸塩司公田若然又
將求哉于溝壑即發然身任其責發而後聞全活者甚衆
聞是深見信用當[illegible]薦[illegible]父[illegible]而止[illegible]閣[illegible]部司
奏罷海塩民兵獨免徐州[illegible]部方議遷進公力以老疾
辭歸仍使[illegible]弄枰十有五年而[illegible]大[illegible]于[illegible]為仕所以行
[illegible]不必崇卑要當[illegible]其[illegible]難[illegible]其心

如此而人不知者實劍[illegible]吾[illegible]公[illegible]
鄭撰舉[illegible]志[illegible]子[illegible]言表[illegible]述其[illegible]若[illegible]若伊
刻諸石

鍾節婦沈氏墓表

節婦姓沈氏諱妙智始年十八其父伯進母祁氏擇嫁里
士鍾昇昇獨子與孫幼幼屬惟老父母在節婦敬養勤劬
優樂婦道聲容不踰閨門穆如昇卒年纔二十有九有孤
方[illegible]逢姑物故執喪盡致哀非仗不起[illegible]息之日[illegible]
弟[illegible]勤保[illegible]服少止後[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男[illegible]翰[illegible]
狗[illegible]猶[illegible]幼[illegible]雖有文[illegible]
[illegible]執志[illegible]不[illegible]六十[illegible]
中生死[illegible]內當使并父母以爲[illegible]遣育以[illegible]白[illegible]出孫
[illegible]女[illegible]身康[illegible]若春秩[illegible]十有二而
後[illegible]無愧皆其初心所不[illegible]
本[illegible]姓[illegible]氏爲鍾[illegible]
丁戶[illegible]告物[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
未[illegible]鄉[illegible]白以[illegible]其[illegible]用書[illegible]
[illegible]來有[illegible]善勸也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墓誌銘上

義官力本許公墓誌銘

海寧袁花里許氏舊族也先遠失傳家譜斷自四九仕元提舉爲袁花始祖二世千六三世曾一四世威甫五世海州同知國器六世文英府君生三子其季諱楫字對耕號力本昇爲義官初同知公有機鑒知從子厚材識所倚舉全業付之遭時多故業以公家致凋落弃傳至力本承父命讓遺業與二兄乃居東墅始鋤治荒闢經營構締田宅園池之勝殊出舊觀又善用人力推度地利童奴廢壞皆就作食輪勸賑貸除養安會之資無不給且及親疾哀毀特至歛葬祥禫備極情文底議終喪之資久之子綱爲賦稅長乃營別業日以詩酒琴奕自適雖入粟授官性尚閒曠不常御官服時乘小舟從匠騎遊徧于蔬林野老之間意趣所便樂而忘返不知老之將至成化甲辰二月十六晨起沐浴更衣召子孫戒飭遺命以應果分予諸小疏戚有差無疾而卒距所生洪武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壽八十有八配張氏有賢行先卒子二長即綱次紳發世女二鄉士祝淇馬縉其婿也孫男五洪早殁娶王氏清周氏滋俞氏濬盛氏而夭淪爲弟子員娶□氏曾孫男三人尚幼紳以是年十月十六日葬柩於東墅之次奉行狀乞銘予嘗謂繼家之者無全功任其逸者無餘力力本翁以末裔起家立業創不暇考其所成章章可傳垂此以老壯常暇死生之際又復從容不滯其才固有過人然能卒成之者蓋以綱爲之子也予交綱久知力本爲事輒序論如狀而系之以銘曰

奔能拓宇既能輝作富應多事壽應多壽先民所稱智者是從始未順度富壽安榮奕奕丘園鬱鬱喬梓天佑其全爰錫嗣子

晴軒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許名瑞字士章號晴軒世家海鹽三都祖樂耕處士諱政母元季以勇敢徵于鄉考蜀在先生諱伯全母沈氏先生從仍業官至樂安教諭先生從宜四方早承家傳之學博通載籍尤長于書爲人溫雅靜慎無遽言遽色文章正于明理不事華藻累屈于場屋歸有時名正統丁卯領鄉試第六人明年會試禮部校定選調選擬任未幾以母老援例乞養初至劉氏家艱及免乃改復內外之職弟子孟振御史劉春中伯提學部出我長給按何昭州刑詳舜知縣黃瑤時承宗義宋璞輩人依動姚楨寧耕人敏奇經歷常寬六皆承教從士大夫之後其間或出處鬱鬱然相望爲許氏門人初典應天府鄉試歷浙河南陝西江西徽聘凡三歲其官將至皆擇士配碩人朱氏生子男二長名晉邑庠廪膳生娶王氏次名棠娶李氏孫四翀翀翩翮生于永樂壬辰九月十三日卒于成化甲午正月初七日春秋六十有三疾革時神氣不亂有歸田詩示後亦多經則後之王丁酉二月二十七日葬柩于先塋之次謹按古

[illegible]發述其大畧刻石[illegible]以無以遠名
夫[illegible]門之州[illegible]其平生詩文具見家籍後當有傳非
寧所能盡也銘曰
文士多乎薄而先生本於質粟實應時好而先生根于
理仕者騖進取而先生以親故躬其生才德不獨善而
能淑諸人以克裕其後誦詩讀書而友于先生者雖百
世其將未已也

陳處士墓誌銘

海塩金粟里陳處士既卒家子本以子為父執求銘其葬
石[illegible]予[illegible]因當銘也處士諱璣字廷用號竹軒祖仲真父
仲和俱[illegible]俠好義母朱氏有婦德處士幼悟嗜學有聞
[illegible]有機略能歷世務治家以睦族力本為先平生

杜居人後常事遠結納無所取應及迷綫故則人自為
力緩急未嘗失措用是克大仲和之業為戚黨長然性好
周急扶傷而沮抑諂不附者人頗以是惜愛之久之亦皆
帖伏年甫五十即以家事付本營燕宅于紫雲里先塋之
次縱日携親友徘徊其間曰為至是吾事畢矣由其始終
論之可謂能人焉配同邑吳氏生子男四本其次也次爲
主其春秋五十有七壅柩于預營之壙于定月無二十
年始卒無異仲和甫卒予嘗為廷用銘之今又為本銘廷
用之墓俯仰之間蓋三世矣予獨無感于其間乎哉銘曰
維東之先公實大之維朱之後公實載之維宗及黨式
克賴之[illegible]之公其逝矣誰及代之

吳處士墓誌銘

吳氏為海塩望族世多聞人數傳至處士尤博學能文處
所推許于仲堅
國初為萬石長以仁厚公終生子士瑢是爲處士之父盖
重儒術不与物競既沒田宅多散失業於是乎中衰處士
蚤夜惕勵生聚休息十年而系復其故天資英毅儀觀偉
然治家教子綽有禮法可方古人所居有省躬齋秋水軒
朴素淡雅富史學具每延至賓客輒令綱目通鑑与之語
古今成敗事端洪高視議論如流雖終日未嘗有惰容鄉
先生傾盖時未聞學者以儒學擅名於人少與可獨与公
往来甚厚相愛終平生處鄉黨自少以老下者可仰少者
可師不善者可以有懼一時宗工如姚兼善陳惟誠呂逵
石倪漁等皆有詩文稱美可謂為善之應也配[illegible]氏子

楫克家幹蠱有父風娶馬氏居于棣善承事女者娶許氏
女二人長適孫氏次適陳琛處士名璽字巳川春秋七十
有七天順元年葬于阜山先塋之次銘曰
行誠乎身昭乎人名發乎近著於遠業崇於前垂於後
越是三者公具有之謂彼不信請質銘詞

明故亞中大夫河東陝西都轉運塩使司運使倪公
墓誌銘

成化二十年閏四月二十日倪公廷贊卒于官子瑛傑俊
扶柩返于正寢卜以次年二月　日葬祖塋未期以刑
部郎中錢唐陳向行狀備銘墓石寵因按狀其大者而叙
次之公諱贊字廷贊其先居易世家海塩曾祖[illegible]祖龢考
政[illegible]試歷官少[illegible]母張氏生公於宣德己酉七

月三日以幼發疾大父老遽亡教吾曰[illegible]必大吾門[illegible]
補邑庠弟子員領景泰癸酉鄉試第天順丁丑進士初仕
工部都水主事丁父憂服除改兵部武庫陞河南懷慶
知府任滿陞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二年而卒春
秋五十有七初娶毋氏贈恭人王玉女繼娶按察[illegible]
王晉女子男五人英邑庠生聘太常少卿鄭環女傑
儒士配太常少卿何鼐女俊增廣生配溫縣知縣鈕文女
仁倫尚幼女二長適御史馬暎子鑾次適知府[illegible]子
孫男七[illegible]孫女一仲弟璋義官[illegible]甲
年累八公母妻初贈封承德郎武庫司主事太安人安人
加贈中議大夫贊治尹恭人[illegible]
卜葬有兆[illegible]公初在[illegible]者[illegible]東湖在陝西已著

詩樂及守懷慶力盡所當為不肯少自暇聚義倉興植善
舉禮賢賦正供具有成績以律法啟治
蒲府軍校諸妨民者入用康肅群小遂相与媒蘗其短附
餞手甘心于公公覺白之乃釋久之又有造飛語誣公盜
簋不飾下西臺公議沸騰辯[illegible]一無驗事良解其名益章
巡撫巡按者累奏公政績[illegible]以羊酒
詔命以旌及任滿去民攀留遮道始散吏部以兩舉布政
司參政皆不偶始有河東之為[illegible]行尚書尹公旻語公曰
河東重地知君[illegible]成[illegible]倍一行耳公以母老不挈家
惟攜一子就官其大率如懷慶而尤以其職務[illegible]當起興
革夜不遑寢[illegible]利[illegible]大益而疾作矣[illegible]終遺命
語子[illegible]以不得終[illegible]老母為恨平生所至作興

學校科第人才[illegible]皆敕勳
悼惜焉巡撫刑部侍郎何公喬新[illegible]海[illegible]用不[illegible]遣人誄
奠其哀焉[illegible]王氏[illegible]于故人于与瑛皆勳
氏姻姻[illegible]知公明書廷賭孝友恭慎沈默知公[illegible]
于外[illegible]在不肖南謫時廷瞻方入京別去二十二
[illegible]河東時[illegible]讀句狀
始知[illegible]和執[illegible]可謂[illegible]用達經稽者矣
惜乎[illegible]壽未[illegible]上而[illegible]也[illegible]傳哉銘曰
洪舟[illegible]行[illegible]乎乾回其程金玉
用[illegible]名介潔惟冰兮豈和惟[illegible]一[illegible]兮穆
日而[illegible]有[illegible]香德[illegible]兮於其餘兮
[illegible]墓誌銘

成化丁酉[illegible]月臨海李處士卒後二年配張氏卒其子太
學生瑛[illegible]望于黃家山不食是歲生死之道善夫
婦之[illegible]皆無施不因以表識則義能將成郡人
嘗大[illegible]太守一清按察使高瑛陳逆為一狀事行及
稱述[illegible]其行然乎則二老人于君臣父子長
幼朋友夫婦之間無一類有[illegible]勤[illegible]養婚嫁無一
事無即自氏之在室至為父母以及于老無一日不謹守
仕[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工[illegible]見于外內而已人常言事定于
三諸君子[illegible]夫[illegible]成于夫而子弟之
所[illegible]不[illegible]于人所者[illegible]之教
又使學[illegible]使早少見
于[illegible]惜哉瑛

在郡禮時郎以江至予命請銘碁石詞曰此先人臨終之
命也寧以多病未答今三載挨請益勤予矣哉仁人之後
也雖甚斐陋尚可以終無言哉謹采節于無從之論而系
以銘曰
维彥有香蕙亦馨止雖鳳有儀凡亦鳴止千仞之崴矣
邪其寧止有茁其芽有綸其毛亦有餘芳徵往徵可

石泉夏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夏諱安字世康別號石泉曾祖祥一祖文昌考士
留母徐氏世居海鹽處士淳粹雅飭篤倫理任言行善交
際邑地瀕衛海寧衛營士故無量籍所購買田園率寄編
戶下茂久積定為己業處士及未衰時悉起所寄者盡歸
其田曰吾能保今不能知後也有程仲容者亦石人隨父
丞海鹽老而無子不能婦處士為治田宅切比其家居之
聽以子昇往為婿仲容死或謂盡併宅省所出不許及昇
死或又言處士哭曰仲容所以托其者徒以其妻女耳今
身死婿亡其妻尚在亡人之約吾可背之自是閭鄉益厚
終其世不變平生喜怒不形事有不當意昔聲嗟所及子
孫童僕輒相改悔通邑以長者見稱縣令以下每延禮
于鄉飲其信義所孚非直一里社之間也成化甲辰亡八
三十日終于正寢壽八十配陳氏次室朱氏子男三昇勗
逞孫男四孫女五曾孫男女七人昇勗先後卒膳邑庠從
濬養許先生學有聲場屋皆早世而勗無嗣人謂處士遺
理之變後二年逞奉處士柩啣陳氏殯合塟于問齋鄉祖
塋而以昇勗棺祔之繇與八朱氏錫為行狀乞予誌乞銘
之於處士未甚悉姑悉已見於予亦心許久矣茲尚何辭銘
曰
大樸雖毀質要返而先進禮樂行且遠而梓之云空林
其報而已而已而狀書其不可棄而

許一樗墓誌銘

予友海昌一樗翁許翁用文卒以聞訃而哭及塟而銘分
固宜然當八月甲午歲至今僅一紀耳既銘其妻復銘其
考而今又銘用文嗟故舊常親族倜儻於予心獨無大感
然者乎初用文始祖四九仕元提舉始居海寧袁花里凡
七傳至考力本翁遺家多故克謀遠世血甲子居東塋攻
苦耕勞從大其業以是用文鈎嘉未早聞與予甚稔年十八
習舉子業值母病輟業雖確大故丁處孝精從事其學尋以
鄉大家長嘏稅先業益振累田數千畝居室千楹就食者
踰六百指內需祭養外奉賓客上輸官稅下理私訟旁午
紛紜不可舉數用文以一身應酬其間各相給集未嘗力
出人有持許遠世系求合譜者用文曰吾洋姓之原執非
公卿後況遠土族在斯洋無流裔相承第以傳久無攷不
敢妄援孚謝遣之比常歲歉應勸出粟協賑例當給官服
用文曰訓所以為此者父命也請以榮吾父有司從之勸
石學宮以旌其義及父壽終喪塟哀禮品普交譽先是弟
紳夫婦早世子女幼孤用文與妻撫育同己婚嫁產業優
於己出其學本類如此至于興欒祀卹窮困貧協虛之惠特
末節耳晚年益修業各授諸子退處一樗小軒復號師仲
樂以閒逸進德老而不衰軒之內列置圖史其外雜植花

并樂與故人親戚篇詠以忘日夕成化丁未三月一十日屬纊學少不務處末俗更衣巻君子姪使各勉業孝大門户言未竟而卒距其生洪熙乙巳春秋六十有三配徐氏賢而先卒子男四清娶周氏滋娶俞氏繼居氏潭娶祝氏早卒綸娶祝氏爲之庠生有學才女三人董銓孫雲朱璜其婿也孫男七從子洪從女一適金淮嗟夫人常言富則多事才則多慮鄉之稱戎者文行聰明與殺所不如用文者多矣而免生雖老乃或過之用文於一世没及不暇而暇復不久得非才富之所致此乎所以大爲用文戒也雖然彼或富而無難務之才有其才而無軼本之行求其始乎全歸者盖亦鮮矣然則用文之所以不如彼者乃所以勝于彼也盖棺事定尚奚以論哉銘曰

洞孔之山孟冬之月昂宜其南水旺其北祖祢同塋夫婦同穴其終惟始其死猶生不覩其貌不朽其生維天有星維地有水昭晰流傳百世無已

許碩人徐氏墓誌銘

予友海寧縣許綱用文妻徐氏卒將葬以其子清奉行狀踏于乞銘[illegible]按狀碩人諱[illegible]某塔下村名族之女父希賢母俞氏素名有家法碩人柔順聰敏不妄言笑克孝父母服食未嘗先諸姊諸妹希賢[illegible]鍾[illegible]擇嫁歸用文事舅叔祥甫姑張氏如其父母處妯娌如姊妹而加敬慎之凡閨門之禮以然有則人益信希賢家法可重姑有疾侍養盡瘁及卒哀[illegible]至始操[illegible]內事躬績紡以率群下家業益振用文[illegible]得[illegible]其督責病氏遇歲侵輒勸發穀積以賑給貧乏由是[illegible]外[illegible]女服之用文雖有疾終[illegible]所未嘗怏[illegible]内顧[illegible]用文爲用行夫婦奮世遺子女皆孤幼教養嫁娶無異己子待侍媵有禮雖庶孽恩意適均不自知爲它人出也子男三長即清次滋潭庶子一名渝女三長適董銓次適海寧所千户孫玉嗣子雲次尚幼生于宣德丁未九月二十日卒于成化甲午六月初三日春秋四十有八以次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葬於祖塋之次狀又稱碩人在室爲賢女既嫁爲賢婦有子爲賢母予交用文久斯言盖實可信因叙述其事而系之銘曰

狀所書銘之與百代之表係介夫

居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居諱瑨字廷璜别號嘉静宋新城郡綂誼之後世居汴始祖行從南度居杭州海寧縣城北祖德仁考志寧處士生甫九歲失母吳氏凡承嚴訓讀書以精誠爲務不事虛文同窗其齋曰明理學士呂文懿公嘗爲記以勗之平生幹蠱恢業克振門户自奉甚約然豐於祀事篤於賓友急於周恤寒者賴以衣飢者賴以食死者賴之斂瘞者役者或賴之蘇以[illegible]宗族鄉黨成壞之繼母茹患風疾不能下床席者幾二十年處士與妻子供奉如一日茹無子惟一女所親或勸之教[illegible]以日拉茹曰經事我無異己出何以將爲且命出嫁既[illegible]命[illegible]合世所遺男女及茹兄女亦幼孫處士[illegible]無違慢者嗟夫世之事繼母如處士[illegible]十有二人月朔[illegible]成化丁亥邑令李君等

方以禮法裁治其人皆從之以其女妻吳縣欽士以爲
華是可以觀其爲人矣所以昌大伊少卿沈升女先卒子
男一名正娶方氏女二人適呂士良次許坤孫男二長
田卒次耕尚幼生于洪武辛巳十一月十二日卒于成化
壬辰八月初三日壽七十有二以乙未十一月十五日合
葬城東栖塘新塋前期正人于方許用文奉狀友凌雲翔
行狀哀杖涕拜請銘埋石許君皆嘉賢士其言可端可信
遂叙而銘之

生道遂兮事安志奉繼母兮獨難吁嗟乎銘兮弗刊

王碩人蔣氏墓誌銘

錢塘縣學生王軒以其師強天錫所撰行狀乞銘其母墓
石按碩人姓蔣諱妙貞考元吉妣吳氏生碩人松盛里
未決恭孝浸異守節教養自幼彼知書教習孝經女訓戒
學女紅內事頗嫻婉娩聽從即解達異甚自愛重同邑王瑞
之賢審慎良久始歸之未踰月值翁喪自傷其生多故朝
夕悲哭極苦辛盡婦事姑命入夙夜無已哀毀甚百計慰
解欲養孫萬後五載羅疾瑞之先已遂出調護屈析盡瘁
憂勞及變毀體僅骨立碩親喪盡禮念母無偶迎養于家
助賓婦婚嫁女皆終身不怠自周其間修作祀事則竭
誠備物不以任人晚喜誦佛經語兩絕以老年無嘗顧以
此月日耳自軒有知即口教以小學論語諸書及稍長子
負日省其所爲訓戒嚴悉皆誨之口誦耳聽書頁行其事
勿學務已至功名外物得失非所爲瑞之素好遊常挾賓
行江湖間每勸其在大小次從次所不敢厭君也瑞之以
是得肆力詞文納交名士而碩人亦得因夫以成內美

春秋六十有二屆歸之以與宗族訣别言皆常
度不亂惟明軒及婦費氏孝養瑞之無忘忠孝嗟夫碩人
一內子耳即如此則爲女爲婦正家教子無一不善其信
然雖古賢媛鮮有多尚者其將可銓及觀瑞之父子於其
紀事皆懷懷自喪亦是以表顯其遺意遂叙次而系之以
銘曰

蘭蕙幽芳兮惟德之馨琴瑟匹韻兮惟材之精夙夫
承考刊女貞姐是是君子母教如高蓋之華兮非偶未
其爲承積世有考兮徵斯銘

朴庵許處士墓誌銘

杏子北寧婦文許公之墓也公諱觀字用賓號朴庵其先
上虞人洪武間充調海寧衛小旗祖聞考普娶姚陳氏兄
第七人公居五子三娶周氏林氏陳氏陳氏瑾先後
爲年生殊食富累就鄉試不第卒公孝疾問喪病益劇成
化乙巳十一月卒于正寢距其生永樂癸巳春秋七十有
三明年十一月廿五日葬於祖塋之次平生謹重篤直於
教不露能容人忍己如遇逆亂不較甚則徵見言愛人
赫己其存也宗族可以稱孝鄉黨可以稱弟官屬大夫士
可以稱淳正之人詳論布袍蔬食無華美動而益勉
常索珍饈莫受非所服西戎皆奢者就能如其可貴學問
先府君初擇婿得朴庵于社學室于寧方嫁稚今五十餘
年親切如手足始終不見其一言一事之妄然以複考成
痛悼爲行君子而無老彩摧咨嗟周傷於公之死以爲

作事必揆之於禮也豈所以從之以俾信久遠不敢不慎
情也嗚呼銘曰
銘金其石兮璞玉其渤兮善人其殁兮嗟嗟斯銘來者
其可鑑兮

楊家婦劉氏墓誌銘

楊家婦諱細姐浙江都指揮僉事剛之孫杭州右衛指揮僉
事瑄之女兵部尚書徐有貞公之外孫生于天順戊寅十
一月十六日成化戊戌正月二十八日歸同官指揮使楊
某家子輅明年九月因產憂卒年十月十五日葬錢塘縣
青芝塢楊氏祖塋之側卒之日父母哭其孝姊妹哭其恤
僮僕斯役哭其恩姻戚鄰里哭其賢為劉氏者悲其夭為
女為楊氏者悲其失良婦更數日未已其舅氏時用進士
狀其行略曰德順自幼善女紅饋食其所主進不俗宿誠
而精辦及時在父母側謹默如不能言吾湯揚間亞今能
想其儀容而不習其辭言也天性廉讓父母分以服飾若
有慚色歸楊氏僅二年事舅相夫敬戒不改其故於兩家
雖然無片言間寧長女妻其弟樂婦常称女姑之美與狀
語多合而今又撤諸哭死者之辭可謂定論矣夭之於人
壽夭乎奪何其不相當也乎聞春秋女婦賢而得書有備
見其婦若卒葬者以劉氏才德嫁為三品家婦亡日於輅
當有服命之及今然亡而不永然為婦為妻之事身已備
皆礙于處乎百世而下聞楊氏之宗相也誌其墓而銘之
於傳也何慝銘曰
維幽之兮如琅玕兮維相之兮蘭蕙兮吡山之側永
失其所兮之其形以當虞令 兮

海寧衛指揮僉事嚴公墓誌銘

公姓嚴諱瑞字景正其先直隸滁州全椒縣善政鄉人祖
副
國初自行伍從征調餘二十年累戰功授安封守禦千户
所管軍百户陞授濟陽衛副千户
誥授武略將軍父政陞海寧衛世襲指揮僉事卒世以武略
公尚在襁公詣
京告襲食優給俸永樂四年始支俸任九年從撒公來侵備之
嘯福建田守之門永泰十五年從都指揮張忠備之甚二
十年出備征後十年從都指揮李貴捕處州賊有功在緣
有功正統八年備倭失律之功陞跳千户所凡十三年始
奉
敕例還任殺賊命子齡代職致事天順元年以
詔例進封宣威將軍優游晏逸從容自如了若不經意者
平生謹篤安祥不妄言笑善撫士卒雅淳發心自始至終
先後如一士大夫称為長者迹其官位所至同不然論而
富壽康寧子孫且美非心行之淑其能有是哉公壽八十
配李氏贈恭人子一即齡配借職指揮僉事彭輅女封恭
人孫一曰明側室何氏所出葬于海鹽縣開濟鄉先塋之
西齡述行狀求余銘以志之紀其事而系之銘曰
四代相承五福斯備後欲求公尚觀其世

亡妻唐氏墓誌銘

亡妻姓唐氏諱貞真字淑英其先為山東萊州人代有顯

宦祖威府共武初以軍功授昭信校尉調官浙之海寧衛父鑑母王氏有二弟曰貢洪材英年十四納吾家聘後四年始有成禮為吾舅婦有有足稱者然以門戶女未遑整理家務吾母蓋常教之惜乎未盡其蘊而疾作矣先是其父以兵機失律謫戍浙東州人 少年遠父母心常怏怏至是有疾益加憂焉則至不起是雖天命有之亦人事醞釀之也自莫瘳及易簀之夜首星嘹十月耳時以衆門多故瑣瑣于先塋隙地擇七年某父以因念宥復官子舉進士適自京回爰訣成塋翻撿蓊蕪蛇鼠穿穴而柩木朽壞弗堪矣不得已而土塋于祖塋之側用祔于太姑焉嗚乎生不能保汝于一年之後沒不能塋汝于七年之前反而思之無一可當于罪執綍為中心之痛曷日而已乎繼今娶王氏女幸其有子當令他日合葬我與其母於汝同穴不使汝無祭祀主也嗚乎死而有知乎則云然如無知乎遂刻銘而志其墓實是年七月五日也銘曰

歷之仲女張之冢婦王氏有子寔稱母千秋萬年汝祀終古

王處士墓誌銘

公姓王名忠字仕忠世居海鹽以田業起家祖福考時皆早世大母當母衛氏一以節終公配倪氏子男曰人長王娶唐氏瑞娶朱氏用娶[illegible]氏瑄娶[illegible]氏王有行義人多推重用田國子生任[illegible]部[illegible]縣[illegible]二長有[illegible]而宜有司以節閣旌表其門[illegible]女十六人[illegible]

示守鐸海寧子姪為[illegible]工部主事倪顯廉將生向昭有元士人孝[illegible]其孫埔也皆為男四人乾坤雲漢女如之公先父母早門戶衰弱無學精弟信與于氏妹皆少孫力奉母內承外任居常晏如弟妹婚嫁悉仰給其身信早世從子欽振孫錫公撫如諸子衍年高康裕教養備至精不懈[illegible]以嬉喜而後止至白首不失母子之間所謂更相為命而不相負者矣為人勁直而阿不以雖見發正義文善知人寧與議婚時尚未擇婿公一見曰不謬也力主成之平生不食兼味卵畜口口腹之欲物命所關不可傷也自少至老未嘗少自逸曰銘食暖衣無所營務非所以示子孫[illegible]邑大夫[illegible]東帛有之鄉飲其為人孝義並隆動輒有則如此宜其子女孫曾士仕相望澤以高壽終天道與善信矣春秋八十有四成化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與倪氏合塋于城南丸龍是年秋寧自禮科都給事中出守汀州使道過家會公塋剛要父王命作埋銘不敢辭遂述而銘之寧抽念今昔豈能無感也銘曰

孝而義直而誠本之固末乃榮子與孫世且名君子之澤至以升天地鬼神信若徵

亡妻王氏墓誌銘

此有明禮科都給事中張寧妻孺人王氏之墓名瓊字秀瓊處士王公玉女年二十五適張氏初生子貽哲承孫女蕙貞端祥皆幼殤長女恒吉許婚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劉瑄嗣子舉次女[illegible]許[illegible]衛指揮同知[illegible]雄嗣子

麟于雲翰聘海寧衛指揮同知方寔女玉溫雲翰生九月孺人疽發背卒春秋四十有五成化壬辰与先妻贈孺人唐氏丕墓海鹽縣開府鄉祖塋於先姑封孺人丁氏墓為昭穆嗚乎孺人死矣其世系事實寧忍避嫌而使之泯泯哉初孺人祖仕忠千戶孫曾祖妣俞氏守節撫孤長配倪氏生四子一女玉行一配唐氏生孺人及二妹二弟俱寬厚性嚴時俞氏祖姑沈氏長姑皆守節寡居以禮法約諸子諸姪孺人長女又沈柔樹其素愛之為擇嫁會寧喪婦年方二十孺人季父廣寓戶用同為弟子員相知遂納聘論六年寧領舉始就室遺家不違父母素嚴肅雅婦孺人甘心早作晏息無繁微愠見于辭面及

勅封父蕭及母妻官秩時已分俸婦皆寧服冠帔之奉賀貺管珥質衣服以資不足而自處泊如寧屢奉差遣及權部所得賜予雖薄物必先遺舅姑夫黨餘及其父母至有不自沾口體者念未有子所納妾羅氏許氏謝氏皆出其意撫諭訓誨如禮儀合年少者親為梳妝教以女工或有娠喜動顏色保護輔翼不知其非己諸妾亦愛敬之若慈母寧泰未寧嘗於燈下言流寓北方夜分問所為云何同為略道其事余對曰父母老矣宜得細為之寧未則其意憚為嚴閭恕變容曰為臣當思孝子當孝宜正敢阻誤王事但官人性急少處恐言語太戇直撞事不停當也驗入果忤

上是後寧每有論奏終不敢以殺刻行詞又嘗夜醉歸夜甚嘈使老婢詢從者問所由無何始就寢猶寤寐不安詰朝從容勸曰官人既為[illegible]守禮法入牌帶在身雖焉不便酣醉夜行宜厚無失節帶再為以妨大節是後凡有宴集必由勸而往時官況蕭條戊戌佩縧仔寧或自嗟咨遷前曰妾見俞姑之往無不壞名取禍向臨行時公姑父母皆以此戒我燕婦人事處豐當以畢男子今衣食雖薄若比秀才時亦足矣可再告人乃更以為不足自入京及守節從行內外餘十年未嘗一出中門第二妹從其夫進士倪頫至京居寓近切僅一再往返而已与寧許氏姊弟當妻姊氏皆相得其驩終其身無纖能二女雖其愛公至訓戒則嚴肅從節不少假借平居非問答無餘言非賓客無兼味非疾病不御金帛服紡夜績攻苦淡泊布素不去身蕭然一儒家婦丁甚有同官妻詣室服飾皆奇貨及去語諸妾曰此婦好粧適彰夫醜我与汝等日亦不當視寧可慕之耶寧氣質褊峻無容人量孺人於其卑顯戚間也有不當意事常委曲調護定而後言凡事有齟齬寧未得其理与之言悶中規矩起蓋不可勝道伉儷二十年一錢寸帛纖言細務未嘗不告而行僕隸所有期与諸子女均之無毫楚偏無錙銖妄費嘗念寧父老疾二親亦年高語及輒悲哽泪挪髹紉之具以從預為緇掛年未克畢事而卒死之日吾婢慟于室僮僕慟于庭親族慟于家隣里鄉黨州郡交游寧而知之者亦相与嗟悼嘆惜嗚乎孺人不可作矣寧長其年一歲老病相仍中饋無主平生甘苦眾失不復有知而一日之音容以手疾病婦喪誰當極力瞻前顧後為公俟庚續自今所以含哀忍痛未即自己

者以老父尚在幼子女未嫁娶耳豈復有意於斯世哉然傷惶感語不成章書亦盡事節述其槩爲之銘而藏焉嗚乎孺人真不可作矣古云有德者必得其壽此言尚可以爲訓也夫此言尚可以爲訓也夫銘曰

誌之所書妻之先行一詞有妄見神是殛孰界之材孰爲之命叢以水存天理斯應

莫用行墓誌銘

處士姓莫名藏字用行初號佩韋更素軒其先居汴仕宋隨南渡因家海鹽曾祖秀祖彬考璘母林氏世爲善士素軒生有令質豪勝俗雅好問學博涉典籍通篆隸行楷書能詩律有唐人風致善鐫刻得古印章法時作墨花亦情態可喜天分過人巧思絕出未嘗一經師授而造詣自及群居勝集朋儔滿座手識藝文言笑四洽從容酬應不覺其煩承家幹蠱百務一身及招之游譚則悄懷恬了如無營而事亦良办弟適病瘵以死調護愛傷無所不至母林因喪子致劇疾三歲不能起父患疽頻死皆割股作粥以進先後獲愈及殁塋祭令禮哀慕迄于終身所交多名士都指揮牛循嘗聘訓武職子弟邑令丞亦降禮待或致膳飲焉成化甲申八月六日疾革呼子女教以後事口占一詩而逝距所生永樂己亥得壽五十有八配李氏子男綱繪縉錫孫男一所著有佩韋稿予嘗爲之題品又有詠史詩素軒稿予皆未及見予與素軒交三十餘年親故之情何如也噫噫海曲聰明曉暢如素軒者乃不獲少有知而今早已凋謝白頭悵絕庸有既耶後二歲丙戌御舉柩葬于開原鄉祖塋之次奉行狀乞銘誌其墓嗚乎予乃不銘耶

維楚之翹兮孰許刈之維駒之佚兮孰爲縶之昭義馭之忽遇兮孰主疾之嗟皆光之未淺兮天將有以緝之

綏齋劉先生墓誌銘

此綏齋先生劉傑季俊之墓其先居大梁高祖惆仕元海鹽儒學教諭因家焉曾祖彥芳祖廷佐皆處士父景儀以于春官贈監察御史母沈氏贈孺人兄弟九人爲顯達英雄傑者後常其配錢氏子男二璉璣孫男四沂汶應伊春秋六十有七成化己亥始成塋鄉老長稱其自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初從許先生伯全學治易更尚書於進士鄒宗恭甫長兼擧子業專意古學通聲律算數長于詩文諳達世故成化改元脩纂

英宗實錄使者至於邑先生同事其間晏晏平生無慢人無競事無棄物爲家訓長爲鄉望士爲邑禮賓天性和厚未嘗疾言遽色人謂無愧綏齋之號嘗合鄉黨睦族爲同甲會以合親友合族屬散者爲松楸會以合宗戚合食拮据多勢不能保乃聽子姪處分田宅獨與妻子屏居閒曠以明己志晚年益肆力于學著作燦然德器醇雅卓爲士大夫儀矩予獲遊從吾軒先生謹莊家穀先生於予類居尊行而有朋友之義非婚姻家而有戚好之情出處殊途而有府成之道不但一朝夕交際而已病而悲死而慟葬而爲之銘予所宜然也嗚乎銘哉

尚德君子獲垂淑人逍遙休旋吉有貞其身爰進同歸後

學斯在論世考成可參于杜

李母陳氏墓誌

閩處士李公中美喪其室陳氏其子秀水令燁聞訃奔行介予友沈溦以儒學教諭黄綱行狀來請銘言刻墓石按陳氏世家閩縣父母皆名家兄弟五人聰穎特出温恭慎默曉暢女事長擇嫁中美中美家世與陳氏匹而蚤孤母林氏守節教子倫常履勤陳氏事之甚謹祭養無敢不盡姑老宿有疾三歲不懈朝夕未嘗違遠及歿哀毀過屑易戚兩致中美素盛族喜賓客慶弔宴會之費日廣陳内承外應無少缺略而家業益起燁兄弟夜讀書每紡績燈下資勵之燁第進士試邑遠人迎養辭以老不願行貽以切戒戒而已人謂中美之門祚相協于專燁治之備良資益于

母有孫也子男四長烜天順癸未禮部試院火死于場屋次烱次燁次炫孫男六壽六十有九葬于三峯山之原嗟夫陳氏出自閨閤克勤德義用光大其夫于信可稱述矣燁方以鴻漸之羽爲儀于當時有

綸綍顯命褒錫其本中美甫而壽康寧而嘗未艾乃知其來者之必愈于今也寧聞

王言必著史婦德不專揚是二者良有所繫非予辭可盡誌誌而不銘以俟論定而並傳焉

刑部郎中沈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沈公卒其孫來述且行以走二百里來海鹽致公之末命曰必爲墓與吾孫請之乃可以銘我遂以是敢請嗚呼公鄉之先達寧以晚進讓之于

公臨終之托予其敢辭公諱彬字文質湖州武康縣相子里人裔出漢述善侯封邑居吳興來徙仕甫始居相子曾祖政祖士昇皆力田務本孝思義甫好禮節行京萬戶區仕至廣東南海縣典綸□公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進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以高壽終母馮氏有賢德累贈至宜人初娶歐寧吳氏兵部主事禎女繼娶同邑錢氏皆累贈至宜人三娶山西都指揮僉事陳中女先後俱無出公由弟子員領正統戊午鄉薦登壬戌進士第觀政刑部除福建司主事轉山西員外郎正統十四年丁母憂服滿陞陝西司郎中兼領廣東貴州司事累受

勑誥褒獎景泰五年丁父憂起服差理淮揚漕運刑獄尋以

吏部奏薦被

召還京復令任天順五年感風痺疾奏

旨回原籍養病痊可赴部聽用公以是疾弗起春秋五十有九成化庚寅葬于秀嶽山祖塋之次平生莊重詳雅以忠孝自期讀書不事章句務於會通所作文典贍有大有含蓄天文地理醫卜之流無不周知未嘗輕自表暴藏垢匿瑕寧□人過雖素任術者莫測其際職雖在部署事按大獄動詳奏疏以能材見稱每朝會以察寸以齋宿待旦坐立皆有常度及病痿不能拜起遇□令節猶北向稽首然後謁家廟初雲南司缺□□□□□□□□與理者多屬于威利公自淮揚還任以屬公自持司事大合後公卿有缺諸大臣累疏薦公皆不果士大夫至今惜之卧病八年閉門部稀優佚自如絶口不経世事惟索其所藏先父母

所寄書籍抱玩弟泣家人恐爲持去則又復然終不能止
所居先世田廬祭器之外未嘗長有尺寸嘗身故舊或憫
其清苦遺步材帛輒卻避存一不敢餘寶貧病終身一付
之命未嘗自歎先是累義於公公一子遠仕以公妹入婿
未昱公因付以家事生二子長即繼後遂至是公無後昱
婦子哀悼極力營葬可謂無負矣嗚呼人嘗言天與善人
公存心制行卓絕於人而文章政事又足以濟用竟以五
品官終于下壽至無一息以延祀事天乎人哉將聖賢之
言不皆文實也雖然公固無憾乎則何言遂輓淚而銘銘
曰
連城之璧先毀於瓦礫見之者當惜乎千里之馬速斃於
駑下過之者良訝成毀脩短孰知其故不足其乎亦不

怨天瓦礫恒存駑下不死玉塵駿骨猶勝乎爾

海鹽學教諭林君墓誌銘

君姓林名崇字尚仁福州閩縣左一坊人曾祖祖考皆習
士少游郡庠讀春秋進治周易景泰元年領鄉薦會試禮
部中副榜授太平府蕪湖縣學訓導蕪湖久乏科第先
生至士方向學果有中舉者秩滿陞廣東南雄府始興縣
學教諭尋丁父憂服滿改任海鹽爲人德性淳篤動止安
詳寡言簡事人未嘗見其惰容慍色待諸生如父子懇懇
有至與樂其賢不治其不肖人以是無怨惡者平生耻言
利弗事華飾故事增廣生初廩膳必樂於學官或有急
脫其妻金釵爲奉者先生知其然辭謝不受聞者皆感服
成化戊子湖廣藩司遣書幣聘主鄉試道過家有司候先

生者咸祖之終不許一接其後公母鄭氏老不能就祿雖
其資薄至無分俸歸養未入而卒又田廬器物悉讓兄弟
處分未嘗經意低手堝補閩學弟子員每賠書勉之曰弟
以勤與請舉者門戶何事若公學不治有吾在也其敦本
厚倫類如此易簀之日衆學嗟然觀公無其人益信其賢
成化庚寅中暴風卒于海鹽官舍春秋四十有九配陳氏
生子珪繼陳氏生子璜孫男二名坤埕珪扶柩歸閩與其
配合葬于懷安白崎山先塋之側吾鄉隱君子劉緩齋
行狀求爲銘遂志而系之以銘曰
貌與心全言與行似德勝于才嗚呼君子

王處士夫婦墓誌銘

處士姓王諱玉字廷瑞號明庵考仕忠母俞氏妻姓唐諱

妙淑考勛母俞氏皆海鹽人二姓相當子女多類承爲婚
姻父母舅姑稱其孝兄弟妯娌安其常內外男女各得其
分終仕忠夫婦之世官無所擾私無可虞家室和平喜憂
禮儀宴然孝友之門皆處士夫婦之力也處士壽七十有
二唐壽六十有八成化十七年合葬于廿里鄉祖塋子二
長名浮娶張氏生孫斌富孫紹隆次曰至立娶歸氏生孫
坤女三長適張寧封孺人次適沈慶次徐嗣封孺人季適
徐耀皆早世處士骨肉至親惟兩妹手女十八耳當時世
故不齊無一不關切其心今即土之日散亡幾盡惟仲弟
廣壹尹用與二子在人生於所親愛何以堪哉嗚乎處
士族姓甥姪甚多具載仕忠墓誌茲不備因處士爲王氏
宗子故書其本事特詳銘曰

生同德長同堂死今時瘞同日同穴而封始終一嗚乎
翁毋胡可及

鎦公瑞墓誌銘

嗚乎余尚忍銘公瑞之墓哉友道衰絕朋交不必白頭素
擬之人今復已矣豈仁壽之理果無驗於造物者耶余不
能無疑於君之存亡也君世系具載於俟齋墓誌君考諱
昂兄弟九人而昂為長君兄弟三人而君為長名珪字公
瑞謹慎端懿敏和美形貌修整天性孝弟居父母喪既釋
服母胥春姝已臨轅悲泣如初喪以長賦稅悉輸
京縣事多齟齬君強力就緒南豐諸公樹人推譽之君
俗曰事亦如許亦豈有自亦者父友覌仲容孔世昌死且
數年而仲容之妻女储無倚君恤問周至世昌之子迨
今為通家諸弟式精緻必婉辭止之有不居者輒憂公弗
置與人交別白雖明不見惡愛之迹故人多親之平居自
處甚青度獨先世所遺書籍躬自什襲如護珙璧平生賦
詠構思頗遲而成章可觀定又務于靜專之力有蘭畹
集一卷年三十被疾乃發方書貯藥物以自什顧瘦日臻
杖而後興在蓐八年而終春秋三十有八娶沈氏有賢行
子男二曰雍曰勿先是余舉進士赴
闕過公瑞道別鬱鬱之餘出詩春曰珪不幸罹此重疾平
生百事無堪每見古人風雅思欲模倣一二以記歲月不
揄殘喘復假我幾何日尔今所就數篇子為我是正毋令
有他日悔也當時頗覌余尚記憶豈今相去浹朞而幽明
永隔嗚乎痛哉余力能知詩它日當取其稿扶其尤以附
作者力不能別去永感於無成之嘆也於乎惜哉遂攬涕
而為之銘銘曰
謂慕致夭兮仁者宜壽謂州與拆兮孚則何尤蓋死者
而有不死者存兮耿天壤之憾憾

王宗勳墓誌銘

孤哀子王玠奉鄉舉人朱天錫所述行狀乞銘父哀嗚乎
歲月逾邁親知無幾今日何日而忽為此銘哉處士諱績
字宗勳號梅雪高祖士行曾祖孝安祖思禮父有常母吳
氏兄弟七人綱紀經綸繼紳續紀為徐州吏曰處士從事
漢雲碧二翁先生學古詩文執弟子禮至於不衰晚年罕
入城市營別墅城西與劉公瑞吳用行數人月旦有會倡
和有作時復與田夫野老相從事于田間中為一日之適
邑令聞其賢每鄉飲請居賓筵之處士深衣幅巾一再
往返而已成化丁未正月十日卒于正寢去所生永樂庚
子春秋六十有八配劉氏子一即玠娶于甘泉鄉祖塋寧
自成童交處士今五十年彼此相覩以老而今乃銘其墓
俯仰存沒不勝嗚咽之交順也嗚乎銘曰
文章其昌躬行其良居素惟仁從要不亡身其晦也而
名孔彰乎孫孫以永保所藏

縣丞陸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贇字頤德號蔡正其先代世系譜牒失於兵燹莫
考所自曾祖振宗祖萬一元季為海鹽人父均祥隱德弗
仕以行義聞于鄉配黃氏生子二長為先生自幼儀觀清
爽岐嶷過人甫長雅好文學博集群書年二十餘巧思溢

發爲文章所以多能見於聲詩之際實由于此初嘉靖自
元順煩燁之餘文氣衰弱先生獨能以充志苦思日就雅
望凡縉紳當路道出是州者必問其名有造見者故鄉之
民風里閭之作出其門者餘二十年先生益厭自珍重未
常輕見與人而人益難之其行己嚴毅莊重晚年益自持
暇日則深衣幅巾相羊于林園間平居燕坐輒復尋討圖
史雖老衰微而精神無怠或值元宵除夜猶能于燈下
作小楷書頌以教諸孫天和元氣之融于中誠者至老不
衰也先生以世俗溺于老佛釋禮文之難而衰不成埋著
居喪操要一書以示簡易士大夫多傳寫之迄今未有能
爲喪諸葬者甚可歎也書法宗智永而自成家篆隸八分
間出于詞翰中平生文事思緩筆精始終無急就之作其
不苟如此竊疾之發召子孫語以後事數日而卒春秋八
十有三娶錢氏先之日卒于門者皆衣冠之士其友海昌
藉先生東貞合鄉評而私諡之題其號曰貞一處無爵也
後七年爲景泰紀元其孫慶隆以是年十一月十六日舉
柩合葬于開濟鄉先隴之側是時與成同學凋落無存未
有爲之誌者奉先生行狀請銘諸蔡予於斯事有感矣迹
序而銘之銘曰
貞一之行光于前修名與世以傳吁乎斯文千萬
年

張州人劉氏墓誌銘

劉氏諱德昇杭州右衛指揮僉事瑄之女浙江都指揮僉
事孫洪之妻封淑人初瑄父剛洪父冕皆先後剳閫淑人
丈兵部尚書貞某公外孫門下行次淑訃有自年十七
歸洪能循成明婦善姊事舅姑待姊姒如下事嘗姒舅單
既成婦道理恪守貞靜而有時决之見識廣贍周達
門户之事委心順正而不忌父母之恩子繼宗五林而復
年甫笄盛遇勤洪置側室及有娠喜徹中表維持盡委曲
所生于姓祖考於月朔就禱席拘紙膀風夜不違懷抱宗
舉務簡多逃常百折調護生龍指揮公事猶愛教不置甘
或紫多內職以公務違行內外整密無一事缺失此三者
使中立非人稍慘觀理則舉父吾當無後洪父亦不及見
孫洪名位進端亦未必遽至于此可謂賢者有識卓乎女
婦之傑矣春秋四十有五以弘治元年巹柩于祖塋之次
予女壻劉舉於淑人書親習以此知賢郡閭君手狀其仁
然不可使終無聞也謹誌其實而銘之曰
蘭蕙其姿兮珠璧其質兮限决其風安所爲侶乎

明故太中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政朱公墓誌銘

弘治元年二月九日廣西布政司右參政朱公卒于家卜
從塋近日長子庠生淇方毀瘠亦于激末已應薦北行托
其族叔待廣濟知縣江震以行狀公求命求予爲墓銘
按公諱鏞字廷用號恒庵其先安陽人執事汴京從
南渡居臨安曾祖德貴祖初始籍仁和北關里考
贊以子貴累贈至中憲大夫廬州知府妣俞氏妻錢氏皆
恭人公幼穎悟九歲習章句十三補邑庠弟子食
廩膳初讀尚書進春秋傳及餘經史景泰丙子領鄉薦 王
司錄其文以進明年會試登柯潛榜第二甲進士授南京

兵部職方主事丁父憂服闋改工部營繕主事陞署郎中
出知廬州府[illegible]之任自入仕後屢乘傳就行
事皆立辦丁丑禮部會試預考春秋卷士論詩人在營繕
適楚府災民方困食計以武呂滿[illegible]入業[illegible]建人不知
費時希事者欲新南北鐵面
行殿及甬傳公具陳緩急所宜皆從[illegible]合肥傳教其師瑄
點服喪舒城[illegible]婦因姦殺其夫六安民執從弟皆訴[illegible]
人具獄上讞公閱成案[illegible]盡平反之無不心服御史
劉君忠魏君[illegible]巡撫治地擧奏旌異因
誥進階有加贈[illegible]典都御史張公鵬考最郡縣[illegible]以羊
酒文綺[illegible]廣西遂以軍務行遂紀功[illegible]林[illegible]
還師桂林有[illegible]請致仕歸仁和深居[illegible]却世故

日以黃老方藥之書自娛與致仕大理卿夏公季[illegible]副
使公晞玉都閫陳公彥章數人觴詠遨遊于西湖山水之
間號歸帶雅會平生崖立[illegible]慎許可落落若難合而情
致[illegible]深文詞豐舒意見所至[illegible]記公少時嘗割
股肉愈大父危疾及母疾難[illegible]為之下咽而卒家痛[illegible]葬
信[illegible]公之為人大本素立加以[illegible]之功宜其守足裕
施足澤人發為文章擴為事業[illegible]餘[illegible]然有光而
於進退老壯之節尤無愧于古人也公二子三女孫男三
孫女五以卒日距生年壽六十有七以[illegible]年[illegible]于大慈山
之陽銘曰
錫金瑜玉天下之美[illegible]服[illegible]璧[illegible]為飾為
[illegible]無[illegible]不[illegible]存世不[illegible]物秘餘[illegible]歸山

譯後世人將[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可知[illegible]老雅郡季英
華之可卽也於乎盛哉
翰林院孔目支中夫墓誌銘
嗚乎中夫其乾斯墓矣遂其行以銘[illegible]中夫諱立
初字可立後更中夫號[illegible]世居嘉[illegible]業儒為鄉
校師祖子傑能詩善書考茂宇宗行[illegible]樂安縣
丞妣張氏唐氏中夫生十年宗衍以公事[illegible]
中二母守節教養資給極苦卒學始[illegible]郡守
美公[illegible]進補府學增廣生明年[illegible]第一宗泰辛未
會試授[illegible]州府學訓導丁張氏憂服闋改常州府學弟子
多[illegible]就預考順天府及江西鄉試時稱[illegible]士其學務體認
[illegible]無所不[illegible]下有及人惠然更事久

應接頗事[illegible]及為孔目入翰林與[illegible]元大經友善相
切磨始散本[illegible]以為己為功至是益[illegible]其所著作詩
[illegible]名[illegible]文能脫去場屋[illegible]刊稿文溪軒集
聞[illegible]十[illegible]方家兩[illegible]士傳[illegible]世故[illegible]其言
觀其行雖[illegible]世亦可以[illegible]其為人[illegible]中夫[illegible]
每[illegible]中夫言[illegible]不歸[illegible]下[illegible]日不
能自[illegible]閉人[illegible]自[illegible]訪求其[illegible]至死[illegible]
不[illegible]平生[illegible]不[illegible]小物不[illegible]輕[illegible]篤孝
一母無[illegible]不[illegible]失[illegible]淳中夫自外歸還
易[illegible]以進[illegible]母[illegible]以傷母懷二母相為[illegible]乳子
謂生事盡力[illegible]盡思如中夫者[illegible]壽七十有二
配潘氏側室[illegible]氏李氏子男七女[illegible]男五[illegible]一弘治

己酉九月葬于嘉興奉賢鄉先塋嗚乎中夫信就斯乘兮老失知己傷如之何哀哉銘曰

孔子之門爲德務要雖存夏之文不先于曾閔以孝有是君子尚矣不虛希之乎是雖人之徒嗟嗟乎中夫

南溪處士賀倫墓誌銘

處士之先本山東宦族隨宋南渡至浙居錢塘五世祖惟一元宣徽南院使高祖德紹興南衛萬戶自是始居嘉興曾祖傑字宰人仍萬戶職

國朝肇興華夏遂解所佩金牌授幽關井邑居平湖乍村道人終身不復仕祖信字伯循妣夏氏父偘號介石妣曹氏處士諱倫字文貞介石道從陳竹隱先生學遂有詩名素善琴自號樂琴晚居南湖以南溪爲號生二子其長恩治家事次榮入郡庠授經今大行人英用貞當賢略盡終不傳春秋五十有二歲庚寅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于曲經之余塋以予常交處士每以從執子姪禮莫之前以事實請爲銘遂按之爲誌而銘以系之其流也有源其作也有傳克承克裕惟處士之賢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墓志銘下

鄉舉人虞勲墓志銘

嗚夫勲未可死胡爲乎而遽死也勲字舜臣年方三十有三未底下許勲父諱楫字彥舟老未及養母馮氏死未及葬弟黑宜大者六歲小者閏养未及教女英娥尚未及嫁妻王氏未能相偕以老弟妹未能相愛以久門戶盛大前往而後未屬事未勤疾厚篤而未身始舜臣未可死也胡爲乎而至此耶始余與舜臣從雪谿林先生學詩文鄉從西充許先生學業天資絶出頴敏不群所作文如閎武庫而戈戟森然如闘角泮而陳仗嚴整如決江湖而東注之瞬息千里不可一變止予心畏之其後一嘗聞業于今學士呂公達原于學于今學正曹君以安所造益深遂補郡弟子員呂庠以詩經領浙江天順己卯鄉薦會試禮部中副榜辭不就入太學以例選讀書于父母之所苦心刻行至忘寢食因以致疾會母喪哀戚過度氣體虛羸脾胃敗泄馴至不起其殯原固予所熟悉也其祖諱澤字巨川平生樂善好義洞視一世鄉之老成後進無不尊與而仰則之其死也予嘗銘諸幽矣彥舟克遵前訓一成而無所改作其世系又余所熟悉也夫世有不善身有不善死之可也處有積于鄉賢有墳于國死之可也盜虛名而實行缺父律位不罰死之可也舜臣有一於是哉胡爲乎

而遷使之死也余任臣所居從正卿去予合縣四十里弱乃前一日予往問疾則有付托之言後一日予往哭之則見其所遺諸詩其辭父曰早期祿養與恩封誰料中年運未通辭弟曰棠棣花前日已逋鶺鴒原上正相呼别妻曰平生相負休相怨誓死應頻學古人示子曰明學他年能勉一嚴君雙目閉重泉他作尚多不及盡載嗚呼臨危之際言不及亂非常士所可及天能少緩其死所成豈在人後哉此余所以惋惜而悼傷之也是年冬弟烈奉彦升命葬魯直二子柴桓葬于爽阜山之陽以銘文見屬嗟余豈忍因掩涕序而銘之銘曰 善惡是非存乎己好惡用舍出乎人壽夭成敗繫乎命君臻力為善而成其是人皆樂其而望用之猶不克大顯其材以死其命也夫不然天或將欽其施而歸諸魯乎歸諸直乎

劉公秉墓誌銘

余友劉君秉之三月將營葬事弟以状告俊甫率其幼孫以理銘見屬曰己姪惟請之能相知敢以二孺子託不朽之篇於下執事按状秉諱炳字孟彬其孫氏生子三君行二兄琫字公瑞弟珙字公現君名瑾字公秉幼從外祖宗道先生讀書不甚顯達年十四五執間悟能詩善文授尚書經傳於士章許先生習舉子業既成以父遺命出壻於嘉興新塍伍宗序曾述止善經理生蓄讀達世故動合典則鄉人翕然稱宗序得佳壻久之兄公瑞卒君哀痛殊絶所遺諸子女嫁娶事一皆君所處分咸當禮早失父母長復曠鮮兄弟因名其所居堂曰思公堂日夢寐各有詩文一卷以寫情事曾令卓勃問學長公成名思欲速赴通都大府快觀要會以發舒其抱負今年第七科公以進士選庶吉士君因俾事公至京數月而返然元村面時見君深相器重遂同榜二十八人在翰林者賦詩餞送頒美相同此亦可以見公秉之大略矣天順六年夏曰宗序所付腹脹疾弥留歸與弟珙擇靜室避俟疾以居之月疾益急彦其棗來候君撫二子曰汝使就學成人為畢而往葬秋四十有三子男二彬宗相賢是年冬十二月葬于新坊溪嗚呼予自童稚即往来君家往君叔姪間當時門下全盛少长無虞一門詩禮盎然相埋及予從仕十五年間君叔之死者四兄弟之死者三向曾哭公瑞于京師而銘其墓循幸同氣之尚存足以叙舊故述情于將來也不意憂後之年復見公秉下世哀感相承歲月如愛銘文之作非予其誰歲銘曰 裔出大梁族望海鹽出壻溪死葬產文循行為世所傳生有二子相宗相賢

懷遠將軍海寧衛指揮同知崔公墓誌銘

成化乙酉十一月十一日海寧衛指揮同知崔公卒于家訃至汀余哭諸病中又明年丁亥公以病還嚴人李氏卜葬公海鹽縣十四都豐山祖塋之次弟某來致詞屬為墓銘嗚呼余敢以病辭我按公先世陽縣廣德鄉人曾祖福仕元為官卒時歸太祖皇帝從征有功授金華衛副千户祖某累戰功陞指揮僉事調海寧衛方史娶小娶氏其城配恭人劉氏生公名

端字惟正少有大志倬躬幹多膂力射精捷器識不群
宗孝府君素善文事所交皆知名之士公從東貞蘇先生游
周旋俎豆間多所聞見故能詞翰書畫凡所施設蔚然
可觀代職時府君年踰六十慕黃老術輕施予賓客益盛
小不稱輒不懌公方應諄委曲承順惟意所向及從葬祭
無違禮平居無狗馬之玩暇則觀古圖書接賢士大夫觴
咏盤桓雍雍而已及臨下歷事一論吳發無顧忌聞者奪
氣即其歸內寬外嚴士亦以此附之景泰間倭夷入貢還
所過求索至操於手刃人經浙蒲東撤公防護公雖兵戟
旅臨之以藏事僕謫帖伏識者謂華能勤於海道自此武
可以少警正統中有盜倉庫者事干軍民連逮甚衆有司
素與盜忌傳致其情時曰苟小事誅之時尚書孫原貞巡
撫浙知公忍命訊獲及伸理詳允竟以盜坐主首者餘盡
釋大獄斯解其後處囊山民相聚為亂
詔遣都督徐恭總內外兵數千往勦濟營駐公帳下數率勁
兵擒其黨六生擒賊首陶得禮上功幕府給金牌帛幣
賜金綺楮幣進令秩先是倭虜數寇浙東西邊其地險遠總
督巡治者歲僅一至人習偷惰施廢弛諸道指揮謀略課
募可以固城守者分擇要害惟正其一也令薦號以
聞下大司馬集議以為良便署其名為把總指揮歲更守
所分地嗟夫浙東西衛所十有六環土千里列衛稱職者
千餘員得材僅若此豈可謂非偉人哉然公亦因是為成
激自許竭精神思慮水陸之行無一日休用能備禦廢墜
致士馬精強而勞悴困憊疾病係之矣又以無子故過服

補劑積熱成疾竟至不起嗚呼惜哉公同母弟二長正
童娶沈氏淡菴先生異母弟一曰鍰娶朱氏鄞人千戶甘
女無子側室朱氏生子雲徑六月而公就木春秋四十有
三死之日士無親疏人無少長無不驚悼間有為泣者嗚
呼自余祖與公父交公父子間踰三世矣所以識而思公者
固非一日之好也況道達人之時多貴賤死生輕重低昂
錙銖輒見者皆是雖欲不思公困能之耶公世仁厚未嘗
絕物子雲必能復振起成立之年余康衆病老尚存泰世德
以教之況銘文之屬乎忍辭哉銘曰
嘉木合抱柱明堂非雲莽梁芬鬱濛潰耶登降未具胡
然已耶苴矣好不足以為祥而聲聞連遠物所忌耶或
其已久者不可移未定者持在其後耶嗚呼公其死矣
天耶人耶身耶子耶

邑庠廩膳生許瑛墓誌銘

許生瑛字廷瑞吾姊子也姊適許處士觀生三子瑛其長
志行端潔質性沉實不事遊戲從德軒許先生學舉子業
詩書窮晝夜補邑庠弟子員給廩膳近十年累舉不第憂
積弗遂遂鬱悒蓄積馴致羸弱父嘗隆冬患痢躬戒勿近
大瑛輒解衣溫被席晝夜每委曲順事處兄弟朋友各
盡其道雖隣里奴僕皆樂其和娶周氏生男不育惟一女
皆幼成化乙巳五月卒年三十有七論其平生庶幾有子
所謂為人孝弟孟子所謂善信人使得少延而克大為將
必有可稱述而止於是嗚呼吾所獨無託於甥亦小有驚
況其父母皆老病所遭若此何以為情二弟琳璋擇以七

月十三日壅拒于祖塋之次吾已處分與從妻預營壽壙與其穴同封以俟徐擇名家子以配二孤女其妻淚目感刻死而有知瞑於可無大戚也因攬涕為之銘曰
父母之望兄弟之懷秀而不實天乎人哉

宋處士夫婦墓志銘

宋處士諱昂字德輝其室顧人鍾氏平生以勤儉起家積累致饒四婿淡及時子孫蕃衍二世人高年無恙相敬不衰成化辛丑顧人年七十有八以疾卒處士思往從無異年日癸卯冬得滯下疾知不起集時理君楢諸鑑三子分授不肖鑑錄處後事了無缺誤十月初三日卒于正寢後顧人僅二載其壽同就是歲令葬于州峰鄉之原鄉之人莫不以羡公夫婦福壽俱臻無不相偕之所出于先定宜亦有所承致于閒處士少壯時好博少得喪棣曰止善推移合散與俗相軒輊家業用是日廣人不見其煩勞晚年益閒適祈寒暑雨無日不出游郊市隨其所遇雖村詞野戲亦總玩竟日未嘗困倦作老人態人益親之同時輩行皆所不及又嘗自言顧人內行修備克綜理家務其實賴之得一日息其夫婦相成始終信非偶然者其才為忠淡人父敬妣張氏始從戍海鹽其三子福要王氏祐王氏謐杜氏孫男九人曾孫六人蓋之前福卒二弟詣予乞墓銘予交公久不獨如鄉人之歆羨而已銘何能辭銘曰
伉儷之良家室斯光齊終同穴而藏子子孫孫永世無疆

指揮同知崔公墓志銘

崔氏世系具載公兄惟正墓誌公考諱忠字宗安世襲職深沉大畧志氣不羣綽有時與生端重肅總四男子端字惟正實賢遠點嘗率經浙東西征閩處賊有功陞指揮同知早卒無子長弟章襲其任是為公公字廷儀為人恬靜和易善與人交居官未久而殞材用不克盡見配陸氏生子與龍職維娶沈氏生寅良二子葬于豐山祖塋之次穿自少游公兄弟間同筆研相視如骨肉習熟何時而皆不作執稽臨文戀不成語慘然之求不容但已因擇弟而為之銘曰有企且爾有真其流安受愚憂惟公無及卒葬以禮與亦斯丘

大學生叔公墓志銘

公諱經字允剛世為海鹽族自幼以俊秀選補邑庠弟子員治禮記善書數沉重有謀能簡別物理容止可度言論不凡大為士大夫所推重早喪父奉養其母獨任祖宗一齋之業門戶之事實惟公幹蠱故難剋意經籍雖登場屋志竟弗遂任統兩寅以學行老成升國子生餘十年歷事南北御史臺以勤慎稱乙亥赴尚書選部屬疾困扶舍旅寓論時醫藥罔効馴致不起屬纊前數日余與劉侍御世亨和公卧所問所欲言公嗚咽作聲曰後事非一不能盡言但妳陸氏年高[redacted]深恩未報負謀良多聞君見其將來幸見之當令緝力代養即有不幸公等第諾之死且瞑目也及其至公歛棺巳旅月遂扶歸東為木陸之備奉櫬歸葬于先塋配劉氏有賢行其從弟釋請銘諸墓也是國朋友之道也况公之為人守而未竟猶有可傳者烏能不銘

系序次其實而詞以系之曰實與善人維士之秀才與命
違行不値壽偕休委祉廣錫厥後

菊菴張世清墓誌銘

邑庠膳生張振述其先人菊菴行世系事行義狀造請
曰先人交先生五十年相知無舛者振卜以弘治元年閏
正月十九日葬祖開舟鄉祖塋葬乃之銘顧有托也予見
其詞皆稱情因按狀為誌翁諱寰字世清號菊菴老人曾
祖景暉祖子儀考用和嘗為上饒丞世居無錫甘泉鄉世
清脩累業整言動有節慎交際取與勿苟母賀氏翁育于
祖母周母誦李令伯表語未嘗不泫然事用和府君
曲盡歡養喪祭以禮不作用浮屠氏一二日振者請墓所
周視封植人以為克顯府君之孝既長始肄業于學宮坐
論義不合而退乃隱居教授手自編蘇府君遺言及古今
名人詞翰至意歲月一不以進退豐約為意壽康撫捕弟
子貞從朱天錫習舉子業夜訓誨視為立程度資給良
苦每觀史至古人忠邪事必語振以示勸懲惜振累舉未
偶不及見以泛配楊氏有賢行其宜其家女適嚴寬臨終
言不離正呼振子廷憲曰勤讀書毋廢吾業時成化丁未
正月二十五日距所生永樂戊子春秋八十是歲
詔賜軍民年八十者冠帶有司奉行失實濫及工胥備者不
能什一而公執不緣五月鄉論大惜之銘曰命不値時行
不違義天顧其壽而靳其世維山斯崇維水斯深寨寨菊
菴實係乎心

姜處士墓誌銘

予友姜君用貞與其父之三月以書
京師以銘文見屬曰孫獲承盟契于茲十年先君之行性
予是知其不朽亦惟予是圖敢求狀達乃按狀為之誌公
名旭字景昌曾祖式祖明之父子京文世以名與生公甫十
歲而祖父皆喪時兄達客遠弟進出為家事中衰公雖在
童孺安得然亟至樂康隆事母氏其行子道毋恭愛如子
公貴康有田宅與之自以勤苦立門戶而友愛弗替扶屬
雖其疏遠皆厚之有恩與人交一以誠信相與未嘗視貧
富為俯仰宗族間被誣繫獄將罹重憲時連坐者頗衆公
毅然獨任其獄餘得釋後竟獲身正統己未隣火燬公屋
舍君盡守而將開非所由公極力為之辯解鄉黨服其雖
事若子子以明用貝如少明敏公深積邑庠弟子員從事
當習舉子業夜歸必日課其勤惰每讀史至古人忠節事
必呼與語有不善則曰若所當戒也及躬領鄉薦升禮部
兩以副榜辭歸公訓誨一如平日其略曰汝荷
朝廷作養至此吾非欲汝速富貴以養父母願他日有官當
以清慎舉職使人曰姜氏有子吾雖貧賤享汝三牲之養
也其立心制行類如此公春秋六十配宋氏有賢行子男
三人孫男二葬祖于祖塋之次銘曰世而開義故而不渝
惰其在己而天則注定造物之報微而寡乎有需球琳
琅玕出自凡庸尚有禁光昭赫而默

姜母張氏墓誌銘

母姓張諱妙寧故松菴處士彥章甫之妻世家語溪五世
祖伯淳九世以蒙童子科仕元為翰林學士謚文穆祖克明

父仲真皆儒者好義有文稱風母生有淑質少孤母錢氏
鍾愛之教養備至婉娩聽從及歸彥華甫益莊重柔慈雖
有婦道舅姑夙嬰重疾朝夕侍湯藥久而益謹宗黨姻婭咸
宜之性素勤約身守內事雖處豐裕居如也及處士沒綜
理周密莫不無違度又嘗舉彥華甫遺範以教厥子使不
敢墜
雖屢遭變故終免于饑隣姻年歲周貧乏下逮奴
隸皆親為處分無不給者其賢何如哉春秋七十有三合
塟于處士之墓子男一名庸字文進讀書克家有行義宗
族氏賢如其姑女二孫男一曰承祖孫女四俱未嫁娶予
家與姜氏有世好自予夫婦時與文進交嘗拜母往還其
家知其賢也今別去三載而凶問至又兩月而文進以書
屬予為誌嘗以予能道其實哉遂櫽括而銘曰

女婦之美有三少曰女道長曰婦道老曰母道張氏於是
三者咸備于身爰誌墓地以詔后人

授散官陸公墓誌銘

公諱平字國平號陽谷道人世居海鹽西麓相傳為唐宣
公之後幼有大志不伍群兒甫長輒自立不能就乾沒乃
大廣田宅歷嘗世務富甲于邑里中盡下之奉其考天瑞
府君妣 氏極孝養事世父天祥如事父悉家婦先業季
弟呈早亡至老猶哀念不少置初無子撫姪孫學勤學勤
今有孫頎由大學生謁選吏部而門戶與陸氏相望皆公
為之也平生處事有斷里有爭訟就質合出而解洪熙改
元歲大歉民食草木公盡兒所儲錢穀作粥以食老弱近
者多全活正統壬戌至景泰二年凡饑荒前後入粟五千餘

石參八百斛以給賑濟
亦旌為義民表其宅乾京謝
恩賜兼光祿寺丞授散官先是嘗同事見誣繫獄凡三載連
逮者多死公竟得白以時榮壽人以為積善之報春秋九
十配李氏繼宋氏子男二長曰熙配賀氏次曰淳娶[redacted]氏
女三孫四人成化戊子七月十六日塟于祖塋之次熙奉
刑部主事許君鉞行狀請為墓銘熙與予交有日不敢辭
遂錄狀之語為志而系之以銘
生也有為死也有傳錦之望八千孫萬年

海寧衛指揮同知姚公墓志銘

姚公諱雄其先本廬州合肥縣大姓國初曾祖鬥峰附累
戰二十餘功陞百戶錄守安慶武昌荊州叙南大嵩
勅賜俸學祖貴世其職洪武二十六年奉
特旨世襲指揮僉事調海寧衛子廣早世以孫英嗣職調廣
東潮州衛卒無子公為英同母弟當嗣遂繼任于朝景泰
三年從都督董興征勦有功陞指揮同知天順元年援例
復海寧衛後十年因中風而卒平生脫略蹤跡有才幹多
所成立好佛崇尚禪而能散恭人王氏性嚴重有法側室
張氏柔順服下閨門肅內外斬絕子一名麟張所出女
三長適千戶劉傑次適指揮同知王翰次尚幼春秋六十
有三卒于成化四年塟海鹽縣城北日字圩五里窰之原
時麟方五齡母恭人命家人負兒予數詞曰孺子麟固大
人子嫡也章寧揚其父之銘予于麟悽愴悲慨為而銘之
嗟乃功以允其家而崇以保而貴尚益利其嗣人哉

閑耕處士朱公墓誌銘

處士姓朱名瓚字伯玉晚歲更名欽禮號閑耕其先晉源人譜亡宗系無所於考勝國時高祖十四主簿仕海鹽卒葬戚甫山陳灣曾祖五七學諭樵始居城東閑琴坊晚置甘泉鄉別業遂占籍十五都第十里子孫因家焉祖光祖以李氏父似真母錢氏始娠夜夢賦詩甚有名稱處士幼誦讀穎悟體貌秀爽脩眉美髯發聲有雷風致揚誦而大夫群為樂遊事操技材懋漸起以新盤破舊業開業從速山東寧少河偏當別俱字抑闕名遂貴人見輒相許可不樂于衡蒙

恩放免凡十餘年始得還時祖考尚無恙乃營兵一頃田産治室廬極養生送死之奉不復留意力筆事教子弟孫取適而已嘗命弟早亡妹復少寡晦之終身撫其遺孤迨于成立是可以觀其平生矣天順丁丑十月初九日以疾終距其生洪武甲子十月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四成化戊子八月初七日葬柩于先塋之次配周氏有賢行生子銳女二繼室王氏生子鋐女二銳娶馮氏鋐娶王氏孫子三溥瀚洪鋐子一漢曾孫男七人玄孫一余在髫稚時及見處士未老鄉黨稱為能人余所誌蓋不妄宜為銘以系之銘曰

惟甘泉之原而所居焉而所藏焉而子孫足以永其傳

朱處士墓誌銘

朱處士用賓以疾卒于天順戊寅閏二月二十日壽五十有二後十年成化戊子八月初七日甲午始克成塋先卒其孤洪奉行狀詣余祈為埋銘狀曰處士名銳字用賓世居甘泉鄉十五都第十里自幼有性謹厚和惠循循規矩未嘗踰度有光前人可謂善于守成以尊人終者惜乎未成中壽以死蓋有命焉非其道也又其先世皆務義勤事始十四主簿從自晉源高祖樵始學諭曾祖光祖祖原真父欽禮母周氏始長賤執于鄉人服其平忠君生孩而母殁育于祖妣錢氏長篤父教克自為材娶馮氏男二士宗本女有賢行子男三長溥娶□氏次瀚娶沈氏洪娶□氏女二適湯雲□端徐孟剛孫男七椿梓楠樟蘊字慶□雲宗孫女四皆幼嘗孫一檜所生也余接畛稱君謹厚和惠循循規矩未嘗踰度余生後未交不足以知所持守成惟業終吾與其□弗謂今之大家子弟生于安佚鮮克由禮遵其先業而自成者多矣能如是足以銘也銘曰

勤其生蓋底于成善其少胡不遂老人其舍諸天難諶斯其人其天諒也感歟

黃碩人林氏墓誌銘

按張□曾□行狀碩人姓林諱妻□父梓母金氏世居海鹽獨山後分居平湖以積善聞于兩邑碩人自幼聰慧善女紅父母鍾愛擇配聞當至海鹽止行入黃公達家見其□□傳字不凡心推愛之達公為□良婦梓回以碩人妻之孝□和□克相其夫宗族鄉里不聞于舅姑妯娌之言上下皆協生業□天順間瓊□碩人哀痛致毀力屈舉□嫁□不飲以□發□及長子宗本□事即□家務不□以□遺次子宗仁入邑庠教誡甚勤

苦雖不幸蚤世而宗本卒能繼述前休其掌家威嚴人毋
婦之道庶幾貞誠矣宗本娶尤氏側室李氏宗仁娶金氏
女二長適徐𤫩次胡祥孫男二鎧娶盛氏鏢尚幼孫女五
林綱鄔瑜湯右宗本婿也張鎰毛悌宗仁婿也生于永樂
辛卯卒于成化乙巳壽七十有四以弘治元年閏正月二
十五日葬于武原鄉新塋子于宗本義不薄而習州所述
益詳悉可信遂序次而銘之曰
寡而能持孤而克振前後有光內任惟正

吳處士墓誌銘

北溪吳處士卜以弘治二年十一月葬其配人朱氏先期
二十日處士以寒疾卒于正寢古者士踰月而葬所以待
來偹今碩人柩將發引事已成具而公就木夫婦始終若
有天定者同日成葬於禮為宜按鄉舉人朱天錫行狀處
士諱廷圭世為海鹽永寧鄉人四世祖公敍建炎時仕至
縣司曾祖廷琢祖用和考保和皆弗仕保和甫有材幹能
隨世和俗以立基業生大夫子四處士行三早克紹盛父
與母陳氏常舉之以勸族人曰此兒必振吾家及長又得
賢內助益勤耕織治生事家業日裕兄弟友愛其家常去
左右還賢士大夫知名者傾身結納惟恐弗逮和厚之風
可挹性果不平事則毅然奮發雖涉險阻不辭不止常
精書之師以家事委祥瑞二子命季子祐與弟禧等游
務學今祐繼補弟子員登太學晚年自號北溪居士從方外
優游自適以樂餘年不好紛華至不起春秋六十有六其子
孫婦婚名氏壙地先已詳誌碩人墓茲此特紀述處士世
系而行義銘而同瘞之銘曰
嗚呼能速務才可有為凶惡是排以敎時施此處士所以
有譽于內外而不吝勢力之所移也噫

勁菴處士王公墓誌銘

夏太守世芳狀義處士姓王名祈字瑞之號勁菴祖誠考
銘母俞氏其配蔣氏世為錢唐著姓勁菴清淳通敏達于
內外本末事親盡禮父病危嘗刲股進粥以愈母亡適遠
行不及見哀毀如身所居素隘與兄損異處然資金無間
來祺往來延平以知命計歸葬撫教姪輅至成立季弟祐
及見氏妹早惟孤未婚嫁又尚幼撫養嫁娶成家之與如父
此其孝友可書也為人重然諾嚴界限嘗與里人翁昌文
借貸頻翁寡疾死妻子幼弱尺帛其子未甚白而交福清
與僕諭沈彥博嶠無依寓為之館穀經營務得其所淅運
副王允吉卒無子公其庶薄為之誌述遺行購送還閩此
其仁義可書也平生喻事達務能詩詞樂交名彥戒命子
軒校經聽舉而睦孝宮每曰德積大門功名外物為訓先
是門生聚不克奮跡遠路卒恬盛業晚年營別墅穀斷家
事日以詩酒自娛及有疾知不起即與兄弟訣別歷諭子
孫及家人惜語惟以悉從事中毅軒毋忘忠孝切戒喪葬從宜
婦皆合情理雖病侯良苦循從容賦詩神思不亂了無悲戚
勿作佛事此其才識可書也斯亦為者但舉其端而稽自當
有別錄公生洪熙乙巳卒弘治癸丑壽六十有九次年三
月十七日葬大慈山祖塋於乎善人云亡友道殄瘁鍰明
二六能白輟哉其藥前一月軒追錄奉狀至道公未命始

知以墓銘見托而曰行狀屬世芳吁大役向及此生有遺
缺哉因按狀及所聞叙次爲誌系之以銘第念老筆荒蕪
公不愧銘而銘將愧公也於乎銘哉

堅琈燦爛兮瑶瑜蕊只苑柳夭喬兮松栢勁只良驥局
縮兮與驥奄只逝水洋洋兮丘壑定只[illegible]翁其
鏗鏘兮瑾瑜貝土之音將安聽只

方洲新塋碑陰誌

葬者藏也死者歸藏于土然隨化盡焉之衣衾棺槨以斂
固之此生者之心死者固無與也猶欲以寶器納生器盡用
物于幽冥之地豈其智孝者哉宜家素貧薄風承先訓毋
葬惟謹具衣衾棺槨男束木帶女戴漆冠約髮前纓黃錫
木爲簪爰備用紙明器用木金銀珠玉一毫不附于體玩器
狀奩一物不入于壙雖文殺般周而質備矣是豈亦有所
本也近避水患遷葬先孺人自顧年制及時同穴作和藏
及祔葬六穴男女斂葬之具素仍前規男以俟已定爲我後
者臨事幺遠各無所增改庶幾前人稱家之[illegible]人以爲系
出吳興身在老獨不可以不識毋益潤沒以厚土薄地濕
不可以爲坎爲是表之以碑柱封之以壤持此乃遵
將制而從土宜不敢不力也

文集卷之三十一

海呂　許　清　編集

門人　朱　祚　校正

墓銘

吳江吳思習妻朱氏墓銘

本質既茂枝葉峯萃家仰其賢人澤其惠生順死安永式
朱裔

順呂譯唐仲孚墓銘

壯而仕老而歸沒而有愛祭有[illegible]嗚呼唐公冥所悲

姚渊人王氏墓銘

子女都如閨門肅如不妬不縱曹其淵欵

千戶王震祖母太宜人方氏墓銘

其老也有得其後也克延惟太宜人之賢

鄭東谷徙擧父信庵處士墓

於赫處士惟行之淑胡壽其材胡嗇其福天監孔昭而應
不遠仁人信庵在此東谷

平湖西溪居士屠公墓銘

有美居士無忝所生載行其派載郁其文熙兮煦其能頎
態與烈其能承於昭赤忘天其可徵

鄉擧人施德母王氏墓銘

家[illegible]兮惟婦之正兮儒業之振兮惟母之訓兮夫子
[illegible]其已之兮

[illegible]人方氏墓銘

[illegible]而執布敵[illegible]

諸成篤乎而孰司鈞衡表闡門乎而

蒙菴王慶士珪墓銘

以別易行底戒致訏允乎良哉惟正閑缺寔鍾乎一鄉之

閨

劉孟榮妻張氏墓銘

相厥夫以啟宗中興劉氏惟婦功

廣東僉憲鄒理廷器墓銘

父兄之精其發盛兮官祿之來其無稱兮往過來續留有

餘不盡兮

張彥輝妻曾氏墓銘

所出既美其婦亦良子孫百世永固其藏

里士宣毗比玉墓銘

孝行觀義行族以壽不滿德將在其子孫

陳廷琳妻馮氏墓銘

塋祔亦于舅姑尚克利其子以待爾之夫

義官錢繼宗宗遠墓銘

溯其居或以貲于時自其身延以及後人既固且寧爰以

銘其塋

錢景暘妻周氏墓銘

周女錢婦三子二女先其夫亡塋于此土

張晋州妻安人陸氏墓銘

正內之德逮下之功貲成夫子世祀攸隆

翁世英妻馮氏墓銘

維狀之行維子所知誌而銘焉以昭令儀

徐州人謝氏墓銘

維慈之靈兮蘭蕙芬維霞積陰兮卯雲疾逝彼何人

斯兮嗟此早世

丁處士墓碣銘

生不苟全而不速朽遺行在人卽述有後

崔財人李氏墓銘

氷霜寒肅類非長物者至于僞者之用成歲之功非是不

可其寔斯氷其肅斯霜於嗟財人惟室惟堂撫寘之渥一

德用光

柳莊劉處士夫婦墓銘

有是夫宜有是婦有是親當有是子賢節相輝燕孝具美

後百斯年式克敬止

松菴陳處士墓銘

禮始於夫婦思始于父子業始乎稼穡本之固矣其未必

顛不學而能有美天質謂乎不信視公之單

東川軍民府通判沈徵母陳氏墓銘

夫之孟友子之嚴師懿言懿行遠格思豈其然乎狀有詞

百尔箕帚一或弦

溫州衛指揮同知陳綱墓銘

龍媒驥騎千里之足也既調既閑亦既就御朝發夕屠曾

不違至非德力之孫然實氣數之會堆於乎千金之骨百

世之名視彼下乘其相去豈直死生也哉

松溪縣丞□琮公執墓銘

孝友于家施于有政勾於外今何往不應小用大遺何莫

非命生榮死安順受其正

呂山吳琉汝秀妻趙氏墓銘

夫婦之道陰陽協同動者畢以靜者無消無愆無儀壁經
垂戒書于書塋彤史攸載義不自專善不絕附葬以彰顯
於嗟碩人

沈節婦王氏墓石銘

沈裕之妻王忠之女二十而寡七十而死生不再天死無
祭主烈日嚴霜氷清玉潔奏告已行旌封未舉沈氏無婦
社壟考妣嗚呼嗟哉女中君子

廬陵井岡高處士墓銘

惟金之良兮一物之貴惟玉之美兮止于成器惟君子之
好修兮於遠弗替

德清處士車貌以行墓銘

惟敬之高兮惟彪之深兮載世宗載衍其處士之心兮

海昌陳子瑞處士夫婦墓銘

夫婦好合家室道成子孫用光遷葬吉壟以全穴死如
其生

廉州府學教授黃楚璋先生墓銘

嗚呼先生通顯之志未就而閒散是居乃能素位自安推
力以及其餘晚以親故全歸從逝古之所謂令終者歟

處士鑑仲通妻鄭氏墓銘

世德鍾祥慶源錫懿克顯厥宗克成厥配顯宗維何克敬
克戒成配維何克孝克忠玉蘊山輝珠藏川媚百度用弘
歷世無替貽女之迷庶幾無愧

秀水令莊瑩中妻陸氏墓銘

材兼美兮嗚是儔祿未至兮而命不偕天所界兮其又
何尤

張處士汝一曰妻沈氏墓銘

配而有信賢稱於德天胡其然

黃宗本母林氏墓銘

宜而能持孫而克振前後有光內外惟正

李千戶母宜人馬氏墓銘

不德其貞不愧其守山豐土堅百世其徵

張汝言父處士墓銘

患而無貴謂之徒施福不宜有謂之妄處士直毅足以
正人寬簡足以示後患實福宜內省不疚

沈處士致遠墓銘

少而恭敬有達以老而終由乃德不顯于躬世其葉

郭處士彥剛妻褚氏墓銘

室有女德家有婦道于有母儀褚氏之名兮百世其宜謂
予不信兮請質狀詞

處烈母馮氏墓銘

馮女處婦誌辭貞潔志而藏焉以待永同穴

百戶孟安墓銘

蕭艾叢翳橘樸楸栢無伐運曲芳華鬱盤吁嗟乎傍觀

海寧衛指揮使徐世仲墓銘

將有五材仁居其一守之和柔于此焉出厥質粹美持守
不移處泰居坦處困出險兮世所難執其後道之不忘

亦孔之阜

餘姚張德宏孺人夏氏墓銘

附女孝婦良配賢母生卒榮安身享其所子孫綿々天錫
純嘏

諸立夫母皇甫氏墓銘

童于閨然克于歸然謙順而要然其先也以承其後也以
俾庶幾乎紀叔姬之賢而享其全

郵壤老人朱文秀墓銘

孝々義々之大閑也而公有之則其行誠矣有於其身請
徵其後人

誥封太夫人杭州衛指揮使許寔母張氏銘

累世同榮諸族並茂二品之封八旬之壽生死安全始末
優厚勒名于幽以詔乃後

行狀

求呂文懿公撰先母丁氏墓誌銘事行狀

丁氏先世居浙東外祖允中處士始遷海鹽生四子女母
行一二男曰鏞曰錫皆先卒今惟母姨一人尚存先母生
于洪武己亥十月二十八日丑時歿于天順庚辰十一月
二十一日酉時卒
勅封孺人壽及三載春秋六十有六將以　年　月　日塟
柩于開明鄉祖塋之側
家君嘗言先母性至孝在室善事外祖考妣既歸善事先
祖考妣各盡道不肖嘗記先祖有疾家君与母盛暑不脫
冠服日夜侍側及疾家微四鼓同往疾所立欽危臨塋寂
雨不止母杖香頂天大慟逮曉而霽是年後兩歲祭享子
敬不渝時外祖妣尚存母嘗延致于家左右順志多歡心
逮先母生子女三人不肖有姊適士人許觀弟寬為邑庠
生娶施氏不肖娶唐氏贈孺人繼氏封孺人孫男女四
人甥三人皆幼先母於子女雖甚愛然教養極嚴不肖
兄弟始終不敢於先母側輕一言笑不肖少嘗惰於問學
家君杖之母輒驚問家君具以狀母未嘗勸止且或助
之見所為有過紀則終日不言知而改乃已故不肖兄弟
粗知記誦姊於女事之外亦頗解文理為夫家所重
家君讀書好義性寬平坦率有大略不肖細務母於理慎
斷自閨門及田畝經界耕種之事皆所留心各有條理家
無棄人々無廢業生當有方小物必惜用是寔家業遺函
荒不羅大艱先母終身不佔用並視不布施僧尼女冠曰
此輩入人家使壞生理然於貧恤老之心恒存也先母聽
聽甚斷能知人使人於百里外如面見雖頑奴悍婢無不
懷伏不肖尚憶少時有盜夜穴壟竊器物者既覺而去母
以蹤跡計之曰是必某人也初亦北來而今南往其志將
以戒虧然負重行不能遠當闕道返矣使人急覓其蹤果
然又嘗有童奴負群鵝于野失鵝而已其事畏得遁走母
使人覘所之向謂之曰汝以鵝与人而反欲遁耶鵝今在
某家某取以婦不欲歸罪也奴果服母曰歸則盡欲之矣急
索之宜可得人皆疑不敢近奴因突入其家果得鵝于室
中如所失數母性勤儉備潔粢服布素戚推一澣濯祭祀
賓客之外食無兼味紡績絲纑夜分始寐至老不廢因以

是致疾駟致不起不肖自領鄉薦時家君及先母即以貨賄事為戒及有官又書貧之不能存此是好消息十字貽寄不肖天順改元夏不肖以公幹道過家臨行母出白金數星曰途中必思所欲飲食者以此為費毋妄取一毫以成不義茲當終絕時亦必有遺訓惜不肖未能知也先母治家能積少而成多業小而圖大轉嬰而為新割愛而成義故先祖考稱先母有丈夫志嘗舉之以勵族人之不立者然事無巨細未嘗專主必白之家君許同而後行也先祖諱文俊祖妣楊氏家君名希母諱妙圓

右各條皆先母平生事實非敢增益文飾以揚顯為事但殞絕驚惶中思索未盡詞語不精條列述于後先紀載痛于去歲辛

大人先生俯賜矜憐曲加採拾惠以銘誌永貴幽明不肖懷德蒙休何可勝既也臨書悲咽不知所云

董竹居行狀

竹居處士姓董名慧字如魯號竹居其先廣川人也後世仕宋居汴故南渡時有為武功大夫者扈蹕遷杭因賜居焉武功次子諱佶仕至文林郎臨安府司法徙海鹽澉川歷四世是為竹居之高祖諱鎮字仲貞者通經儒偉慨然思用世值元亂遂隱處海寧泉山志以是稱儒者曾祖思廣祖彥和考坦菴皆克肅世德文行師模所以濟發于子孫者良遠故竹居自幼至長孝弟剛介得于涵養持循務質去華不事章句內外子弟有失道者誘掖訓誨教以事親敬長之節善者有賴不善者有懸所居自終慕堂獨留

竟于祠堂器制精備凡事〻非家戒不入朝夕省謁終其身不間置義田三百畝以贍三族勸節田六十畝以給族人之孤寡周急田三百五十畝以備里社之凶荒月望給貧病者人米一斗死者與之棺無所歸者塟之義塚又建橋以利涉鑿井以濟行路脩葺文廟翼宮景泰後數出穀賑飢至五千石屢授冠帶皆辭未後有司謂不可重違始受之尋返初服一再冠服而已縣令孫剛累請預鄉飲辭公以子事行以

聞旌其門為孝義嘗南至浦江義門鄭氏得其家範文公禮翻刻于家北至姑蘇諸范文正公家廟得其遺文以歸業欲錢閭里徵闈號稱遺風老不果行居常念〻配徐氏有內行嫡子謂娶陳氏庶子讓娶吳氏女二祖濟周華其婿孫男三淞壽梧曾孫一壽七十有九塟于南山之陽臨終

語諸曰吾殫力為善禮下賢士大夫勤一世不敢少自肆者蓋欲保家族以成汝兄弟也家範數十條遺書千卷勸節周急田數百畝吾志与事盡在于此吾死後汝宜展親益惠加于故常毋徒過庸不萬以辱亡人吾目瞑矣謙受命淒哭米三百石周親近以表事始嗚乎世常以心迹觀人符其顯蹟以為定論如處士者名實尸顯于人古所謂達人長者將或庶幾之前謹奉世系事實求為行狀謹按序而歸之其稱處士者所以原公本心欲目其平生大致也

劉世亨行狀

君姓劉名泰字世亨年三十有八生于永樂壬寅八月十五日卒于天順己卯七月廿三日配宗氏封孺人賢而無子二女沈沙〻介忍其二婿也君領浙江甲子鄉舉登景泰

辛未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
其先大梁人五世祖恂元海鹽□人因家于官焉祖諱所
曾祖彥方祖廷佐皆積善行義為鄉黨推重父鳳先繼前
志嘗長賦我母虎氏生母□氏以君貴皆贈封兄弟九人
君顯達英傑俊秀復常皆聰明文雅友愛甚至君年十八
補邑庠弟子從士章許先生授尚書經傳少游太學先達
嘗識言之即禁不復飲讀書窮晝夜每燈煖自照領舉時
年二十有二乙丑戊辰兩試禮部輩不偶卒業成均大有
所得及登第入翰林師事學士呂公所就益遠平生好古
博雅能詩善文工行草書猶精于法律為御史嘗兩考當
奉
勅按治遼東直隸風紀肅著景泰間
內閣尚書江淵道不法于淮君劾奏之卒移其任天順
戊寅徽州民暴橫鄉里致訟當流郡縣素惡其人論以殊
死久不白君卒平反之太平民有相與殺大吏神者奸吏
籍得大首詣府告驗視守々怒移入大捕讞言相傳民一
日死者數人急捋盡反入大江守悔不能禁君適至即械
項告吏使人誤于滿衛民始定所至吏服民安郡縣莫敢
肆天性貞平不立崖岸至禮法所在則紀籍無違疾作時
行部至廣德感暑躬行山溪間驅幹充肥暴熱相薄而不
得息疾遂成疾在蒜至京踰六月疾發皆卒先是君度不
起以後事語姪珙令婦告諸兄弟凡棺槨殮襲皆自為具
臨終強自起檢太常紙筆書一詩其中有清白肯為兒女
計隸往嘗為國家憂之句書畢呼珙曰為我請張靖之來

尊入門大言曰講之我公曰□□□□平生心事足下所
知忠君孝親早□□□□□□時為之詞□□□作氣曰尚
有所托古者在必有表墓必有誌銘者有傳鄉先生呂公
吾師柯孟時王廷貴皆同年相知其文必有傳行實惟
靖之留公不朽之托固所願也萬古之別在須臾矣詞氣
慷慨不異平時語畢呼珙曰棺木了未瞑目而盡珙以是
年扶柩歸葬海鹽祖塋之次

六稽勤沈先生撰先考墓誌銘事行狀

先曾祖諱某字仲山世居湖州府德清縣金鵝鄉界牌里
元季為張士誠萬戶長時盜賊蜂起各相長雄互為吞暴
於是退而什合鄉社訓備禦獲眾□人免于難及事平悉
與歸附
聖朝調戍海寧衛祖柏常廣西諱文俊曾氏父行役生先考
諱壽字□□□□□閒鍾子吏號竹香選洪武丙子六月初六
日未時生戊化壬辰七月十五日卯時卒是年九月初四
日丁酉葬于海鹽縣閘浦鄉祖塋之先母孺人丁氏同壙
先考年二十四□母楊氏四十喪父□十對徵仕郎□林
從事中六十五喪先母歸葬凡十七年成風痺疾卒于正
寢壽七十有七生女一適里士許□子二曰進士入□
娶唐氏繼王氏俱封孺人曰無子例室羅氏許氏謝氏寬
由監生聽選吏部娶施氏孫男四□娶百戶陶洪女雲翰
聘海寧衛指揮方側女孫女三恒吉許嫁杭州衛指揮劉
瑄聞子□恒清許嫁海寧衛□□□□嗣子麟甥男三許
璞邑庠生娶周氏琳傅氏□□□□□未家聚

先考性至孝善事先祖考妣祖妣段書夜號泣水漿不
入口者累日時方暑未欽至以舌舐唇目閉出疾感疾幾
死祖考病旦夕不去側割股進粥居喪盡禮歪祭竭力無
無遺度
先考風聰慧能詩文陰陽暨卜卜律之事皆嘗究心平生
不事家人生產惟藏圖書數千卷嘗以多時盡閱為戒所
居田宅自祭養外不有長畫尺寸
先考嚴於教子自不孝兄弟有知即不令伍閭巷童稚游
戲稍長遣從雲室蘇先生學古文既長遣從澹軒許先生
授經業進士親為程課每至夜分始入蒙明使東竭出促
起讀書所娛之異書畫事皆除不孝兄弟就學曰此亦文熟
中物所謂為之猶賢乎已餘事無或情不聽不孝入仕屢書

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十年為譬日先考性行實好義自
不孝兄弟得入仕意是前人遺時來書然之然常以儉約
為家範歌予之閒外君介容而內實寬平悉到即已不令
人知晚年施棺瘞路採雜解紛人多感其惠獨不近佛老
事先考行事皆有法正纔成今滿火更令襟家驚惶兄弟
猶依容命不孝等先收神主以及祠書等器皿後撲救餘
貲而然燄逼人不能畢事遂伏盈錄之業一旦煨燼不能
繼賴先妣勤儉委曲之力雖此落魄賣未嘗乞憐告借以
至今日嘗曰貧之有時若便行營貸事將安見乎家節
委靡自此始矣
先考與人甚和易而大節不踰閑郡邑大夫嘗禮為鄉飲
大賓正容謹辭凜然雖近及遠而家居雖五尺之童亦親

狎不忤嘗與故舊數人結社更日宴樂芳春令節
藍與畫舫酒樽食具攜妓女諸兒相與出遊郊諸閒籍草
乘陰留連觴詠觀者傾屋歌曲傳調美觀日樂而忘夜
晚歸醉醺醺醉床上與飲笛而吹或呼侍兒鋪紙傳與曲
極乃已還除夕元宵則列燈張燈召故舊相與乘夜遊
從以鼓樂燈月之下望之如神仙如是者餘十年不輟
先考自嘯祇中風痺半身不遂往藉床榻者十八月屢更
醫卜百折不效雖其苦辛神氣益壯始終無念老悲竊之
態猶寧妻弟之涕泣失聲曰天何不以我代之失吾賢
婦弟貧方謂且未困留仍從及婦以手撫其面曰女兄弟
僅在吾死無憾也病革問後事具未侍者答以既具乃
舉手視天曰萬幸吾事從此畢矣言不及私惟遺命早葬

及遣嫁二婢子

海昌　許　青　編集
門人　朱　祚　校正

雜言

景泰中一日晨出暮歸抵家天色盡暝入室更衣遂解下裳暗中有火星點點自裩襠中出轉摺至袍上鬨然流落凡三四見荊婦相顧失色不敢言時方敝告吾戶科孫璡遠戍邊地余自意平生不安於官何適逢此異兆及發研者忽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而余所爲業乃吳繅俗所謂油毆于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此余袍偶藍氣蒸鬱故因以致火亟呼婢令於捲後力持收裹以手撫拭無不及手熱燄不可忍而火星隨手至明日入朝見吳科王汝霖道此事汝霖曰先君爲工部侍郎時嘗暮見此狀惟綾裩中有之以此知事物異常者必有所自不可遽爲怪駭傳惑下人也

予妻羅氏所聞人衣冠日也至其父門祚少衰以魚鹽爲業嘗早至長蘆行海濱有虎當道舍至中復有一虎絕其後自分必死向之左右祥揖告哀乞之虎相繼躍入蘆荻中因匍匐伏行至田舍舍人見其不能語知其驚虎也以湯灌之稍蘇報其家扶歸以悸病三月乃已酉陽雜俎豎于晉門不坡少上狀首之說信有之或曰猶浮梁弗能處以虎嚇作聲候其少脫形使方能令人之形神不走脫要鬼雖猛終不能搏噬之以消人無爲間而卒無害理固可論哉

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頸身等長異常舊制令京師人家多作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額亦顆高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時九成侍記松雪翁所畫六駿四此類也天順中予復見之於御馬監坊少道上但不受鞍轡不知其行日幾何也造物奇偏固有常異是又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龍鳳騏麟蝗螂爲妄者並論

衣尚寶忠徹世善相人人有以相干之則叱罵甚有白之往還終其身不得其一稱者士大夫至其家爲之留連飲酌久之俟其喜而自言十中八九人謂其高貴亦肯輕用其術予謂此正其所以專于術者也凡人之貴賤壽夭禍福根于心而動乎体固有隱而難見者必從容玩押得其真而后言否則寧不言也使不善自固其術易千而好試一日所接豈止數十內鑒不精日力隨亂與世之凡士何相遠哉唐舉許負而下載諸方冊者皆其驗者不驗而弗傳者尤多也忠徹非能盡相人能用其相人之術者耳

陽武勳公讓信國公族孫也傳記而口誕天順七年冬坐不法除官編籍常州道經之日諸故舊皆出餞獨勳謂所親陳嘉猷鈍翁曰勞負鈍友然少久別明年正月十七日後便當相見也公等幸識之及次年而符其語微勳果以赦還考其學術未必精鑿如此豈常是異人耶予出京後得勳鎮西陲邊房發竟不得詳無以語云

世之奇花異卉莫貴於牡丹得之者愛護培養無所不至然十粒一存船難生發五穀菜果於稻然著土輙生得水便長耘耨之際用功甚粗而秀實豈倍他物此見天之生

物固常犀於養人也
草木中耐寒者極多黃楊東湖鳳尾石瑞薛荔石菖蒲冬青木犀山梔黃楊石楠山茶不可勝紀然惟松柏梅竹獨擅晚節之名豈以其材能適用不專取其耐寒耶人有偏長之德而無兩取材亦不足稱矣仁梅竹自大江以北斬宜而無則亦未為耐寒上品是猶所謂一國之善士爲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豈齊魯之間不見梅竹耶抑別有意耶

正統丁卯丁年二十二初赴鄉舉中場之日老父於中庭得桂一枝節葉新茂不知所從來日置瓶中以水視曰倘吾子得爲花其發榮滋宿盛開香氣滿室是年八月二十四日揭曉先一夕先母孺人夢一老叟自門入中庭持筆如椽龍蛇書天水紅書孫字於純清樓外粉墻于許庸尋堵毋自捧泥依字盡埃圬之翌日報書至後學士呂逢原嘗作端應記曰是兩試春宮皆下第本未二月入場之夕亦焚香拜禱于都城隍之神曰寧親老家貧千里棄養以求尺寸之進今兩舉矣如功名可期神賜嘉夢如命分淺薄神幸昭示寧當竊教一方不復有意於進士矣禱畢即促就眠夜半夢登海鹽縣澉海石塘前見大山一老叟指謂予曰此崑崙山也凡三指三語方欲詰問忽驚悟遂起呼家童索燭取筆貢纖皮崑崙研省細繹因不復寐亟趨試院與丈中夫遇於道共相勞苦嘆進取未遂予曰中夫今日看書經題若有崑崙字是予佳兆也中夫問以所以然以夢語之中夫笑曰人嘗言癡人說夢亦之説焉及得題果纖皮崑崙是年以書經舉人多為所惑桐鄉楊公事青府參相近走予所疏言曰六題皆得者惟求貢一題不能通合因為開陳意義詳述註疏是年青登第名在第七錄其文一篇余竟下第甲戌二月初三日予方抵京匆促僑寓不暇檢閱舊業自分此行又成畫餅初五日夜夢前狀元柯孟時過舍以梅花見遺方受花柯曰足下今年狀元耶予方遜讓問答間忽雷電交作予素畏雷正驚怖頃有靈霆雷擊同座一人仆遂寤是年以幸登榜名亦在第七錄文一篇闈主司閱卷時學士陳以以余為第一與錢學士溥張郎中穆至於高下耶於主考學士商公輅公以予策論頗優而經書義不及彼遂以彭華為首尹直為經魁黃素貢因與二公有隙奮筆批予卷有大廷之對必出人頭地之語開院後具以此告諸人次日以紅絨織毯一端見惠曰吾名之後當以是為朝服勞力向上幸毋相忘也及

廷試之日屈禮部侍郎姚公過予所熟視墨草曰汝即張寧耶筆力甚為所欠予方以勤勸

上爲中興之務因姚語遂以勤儉為體要有所姚與尚書胡公俟偕來相顧有喜色自是內外執事諸公皆接踵繼至無少間觀者成屈日期待移刻盡未予初脫稿適胡姚二公至胡附耳曰此卷應當讀善自珍重予以紙帖遮命儀制司檢納卷得李白良衍紙錯楊尾予以天晚為恨胡曰第自留心吾為汝進本依前故書給端朝為硯水命監試官研墨以助天且暝同年皆出尚未畢矣

草不復計而相與傳笑閣門說姚事官校皆散出胡亦不
能獨止乖命儀部郎中俞欽收卷送于宿禮部戒勿遽研
明旦携予入翰林直房下胡姚二公請內閣諸容足卷者
三大學士王公文慶言曰張寧南方人部若今日勝卷如
謂臨軒何故遂不復言館閣臺省因共相情命卷傳閱少
保于公謙謂如天馬行空胡公謂某亦知貢舉久矣乃誤
此一人素何大學士陳公循問衆論未平取卷視之曰此
摩虔錢頭也衆知事不偶乃除實卷於循所閱卷中孚預
第二甲胡姚之力居多放榜之後中外士不知者猶相傳
謂予為第一及唱名乃孫賢也自是啞傳策目啓入禁中
呼者
首駁進士張寧偽不了卷及中偷試策

御覽畢復送
內閣收貯閣老安癡史部尚書王公翱吏部侍郎李公賢
皆從容日閲殿精再三延然甚至是年禮部奏選庶吉士
入翰林首及予名自念親老冀沾一命之封若滯留舍事
公後期具以情懇辭胡曰吾閣士多矣以足下之材入翰
林十年必獲進用姚曰足下若不做吉士急於仕進天下
皆薄修送判諸內閣呼選既及同對曰寧皆專年長難於
不前不願留也時陳王二公因對策中乃勝出對策之舉
倉皇出禁中應持
賜策後詩之於周公脩撰洪讀而所對文字了無遺稿後
一年呂公逢原黃公廷臣自內閣錄出欲今裝一卷請公
戍為跋識其詳于龢之乃不果嘗自觀首文雖不留隙習

君比之古良亦為之御且可以行況為天下先時新生草
野不識忌諱縱使成篇亦不過上讀現先世爭兆于七年
之前已有孫字之應于為孫賢榜下士益數定也又遺梅
雷震之事先後同符不足多評但摩頂至于及諸先達汲
引之盛亦為可愧耳其間捧呈堂至今未白惟識皮之
夢既驗而虛君為青設者及于中會試名第事實一与青
同造物之於人豈固有巧哉科目上于發身無足為意老
病退家偶憶前事用記其始末以貽子孫云
王汝霖氏謹服膺清重文行皆佳人以其附閣子弟多鄙
視之不知其為良器也然好作吳語以資咲談一日与兵
科劉昭刑科陳萬獻過氏望謂劉曰西門豹將何以陳應
曰東門吹欲何往益俗呼陝人為豹子蘇州人為吹陳

實為劉復洲也氏望正色曰不必鄙談吾適在科中看漢
書譬異欲與二公論之文帝初耕籍田時借牛於田家既
終畝二耕叟互錯認牛吵鬧不已帝召問之曰父老何自
錯牛物色奈何一叟前曰此小而馴者某之牛彼大而劣
者臣家牛也始皆傾駭以為正論及落語莫不絕倒可謂
不為虛矣
予使朝鮮抵遼出連山臨口二日殘殺荒野官校指言北
山中有居人數家一老者作宿侵未見時已年八十餘今
猶強健因與副使武士英單騎徐行約里許抵委徑敝絕
處所居累壁架梁覆以樹皮岩谷皆髮髻草服若者見客
殊不省異問其年幾何日不知問其曾至遼城否曰昨日
曾去始若不解人事者蓋自少生長草野世無汲役不過

壁垣然後或合松檜青芽香草泉水自相映咏不知
有憂度後害事平生不經寄五味曾服之物請以安合所
以致壽以胡廣傳載穰縣菊水其飲之者上壽百二十
歲七八十者猶以爲夭觀此者人亦有之也人能不以外
物勞心而又淡薄于世味久而不渝自足致壽彼假仰呼
吸以求鍊形服氣者適徒自苦耳

觀人代劉武嚴耆禪方與來敏對基意無厭倦卻與謝安
之事相類然安處破敵禪竟爲郡倫所信大率禪性寬簡
過度安外寬內審觀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獨不能爲性命
忍須臾耶此便可見故二子之成敗亦異

聖賢知人之明與愛人之仁互相發見之於蘇而知其不
可精理其能治水而已請試用之於馬謖失于嘗言其
不可大用亮雖知之猶冀其能受吾之節制可以致功其
後皆敗績故聖賢寧傷其明不忍怫乎仁後世若艱行徐
之徒乃欲以一見之間鑒別不遺此必有曲巧也不然吏
過言耳

韓魏公盜入寢後事人皆美公有量予謂當先於其有識
也量雖大使盜不捨而殺之則已矣如國何此殆與春
秋戰國之士等耳於量也何益蓋公明識之深於見盜者
之必不加刃於公故使之既捨而相與言因而示之以閑
雅安靜也故世之有量者無不自識中來此格致之功所
以先於誠正也

嘗觀呂榮先生三上宰相書及自薦諸書事頗傷於躁進
然觀其論用世婁以孔盟同語宜乎以傳爲爲仁也則豈
以上賢無愛爲急務哉

人才之生如貨物之產必求焉則然後見不用不求則
散而藏其賤且輕者遇之猶可以屈求其貴且重者苟
不得善價而沽寧没身不售甘自遺棄于後世焉不反其
故而謂天下無才是猶謂天下絕貨物也

岳州巴陵易公名每初仕爲漳州通判到任時知府常州
李宗義死已一月餘乎公辭公視篆閱其遺而其所隨
惟一僕一童使自視進以蓆薦新衣一襲以葬而世差近
告所使詢祖居曰妾非李宗義妾因此地無多嫁毒其妻子
僕役皆不行就道時始納我及備此漢與偕來不奇李印
死備見無物責行不以通府公而有所言備皆棲絕爲已
有息無機其臨患章爲我達公全妾命公聞之驚惻不
已戒役勿言且與鎮守參將馬眾謀行伍中選年老婦往
侍候日夕不許稍離詢視益切至妾病愈公始不與見
爲之經營買舟帰其喪收藏其遺約及時贈行白金三百
兩使　文溪妻賫付其家先爲移文至常郡齊入其數所
還老嫗守侍李日抵其室求吏與婦以偕李公寄公文
乃返其所以周給其婦家餘約吏入者無不條具備有不
行一津其志而李之指揮賞入于上表亦無少微少損時
成化十二年也公聞其事于江湖士大夫中及公移任
嘉興數相過從乃得備詢其實如此嗟哉易公厚矣若宗
義之處子君子可以爲鑒

鄰有患盜者嘗閉其前門而不慮其後戶盜覘其不虞
也常入自後戶而跨過于前門以售其於主人其後守之

盖固而盗益熾或告之故於是重閉累扃加之局鑰而時其啓閉盗亦時其慎懈也而月猶一至焉主人不勝其勞也遂塞戶塗牖絶其所由而尤慎伺惟謹盗乃絶君子曰天之生人凡耳目口鼻諸有竅者皆有而一不得塞蓋嚴容之則固當在後耶予謂斯從未足為居室之恒法然于防盗也為可一用焉肉慮魚副因公務至海鹽汾司句日以書見問答之云云

大浣布予初於蘇州張廷義家及仁和縣純一僧院見皆大如折二錢此於朱孟瑜縣丞家見皆徑寸如衣帶頭油則可代燭獲大則可爇香油不火燎自炷全如故謂藥蛻巾覩武時所貢者則似赤山石絨所織化皆不安田記向在

京時嘗於揗摩胡纈禹所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太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其形色絡以雲母石類世之硝子而質甚薄以余相輪廓而行之為柄紐制其末合則為一歧則為二如市肆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辯細字張此物于眼目字明大加倍近者又於孫景章參政所再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剌似閒其名為僾逮二物皆世所罕見若論利用于人則大浣雖全之亦當退處于僾逮也

予見某 茂家傳美石一方中有一人緋袍玉帶端拱而坐又見觀音寺御寺僧所收謝廷循一石大廣三四寸中劈為二內圖魚骨一具首尾皆全予先考至祖考時啓祖妣瓊山墓穀砌石一紫色者剖為二片其中樹石茂密一人綸帶立樹下若疑時造言了如筆墨描畫先考謹藏欲解為書屏後因水災而燬又家藏石蟹一枚具肢如生以水磨之腥氣如腥病目者得之兩眥頗能定痛大氣流行融結變化真有不可強論者

王瑞之義事

予友王瑞之清慎通願諳書能詩杭士之萃出者嘗與里契家俯以父祖從遊江湖問公暨其余族種物通利以致豊裕如是者二十年以文及時疾甚召其子宗凡尚幼瑞之簿什其遺財于本作盟詞焚以文靈凡下再拜曰向與公同事之物令悉付而子矣錙銖不敢私兩收之吾甲宗礼論之曰吾同持守以養而毋妄施以示宗宗人即有緩急尚以告我何子近世以士夫名者每與人交平居杯酌

談笑真若久要不忘少有榮枯位昂立見而況臨財之際盲無一念者瑞之之事不負故人可謂仁全人於兼收仁存之[illegible]致不私有人所不知之物可以稱義[illegible]德器[illegible]事告人[illegible]而不知能[illegible]致于人[illegible]其子私[illegible]忠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海昌許清 編集

門人朱祚 校正

奉使錄上

乞定名次題本

禮科掌科事給事中臣張寧謹

題為公務事臣蒙

欽差與同錦衣衛帶俸都指揮武忠前往朝鮮國公幹所據

辭

朝領

勅及到彼序坐四日發

奏題本公名稱臣等項臣欲遵奉原降

勅旨序列在前緣武忠係武職三品臣係文職七品於心未

安伏乞

聖裁奉

聖旨朝鮮國習尚文物張寧正使武忠副使欽此

右題本天順四年二月進

奏後三日早

朝罷

駕幸文華殿太監牛玉傳宣給事中張寧引至內門

上方下筆立殿陛寧趨入扣首俯跪有

旨令近前者再問所進本事意寧扣首請奏詞一過

上曰汝近侍官豈論品級閣李綵讀書或有典故問答非武

忠所能汝坐次在上寧復扣首仰見

天顏悅霽因歎奏詞所往事宜皆優

賜裁決獎諭再三顧近侍中貴人有

勅諭朝鮮國王須得如此人去之語寧復頓首謝

賜酒飯于春坊明日降

旨繼有金織襲衣之

賜

遼東復奏題本

欽差正副使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張寧等謹

題為公務事臣等先奉

勅旨往朝鮮國公幹天順四年二月十一日行至遼東都司

欽奉

勅今後遼東鎮守等官奏報毛憐衛都指揮尚董加等會合

人馬往朝鮮國報讐

朕意彼性猂頑或有此舉恐道路不便未可前去

勅至爾即會同鎮守等官差人遠探消息以為進止若有此

事爾且於遼東駐住待寧靜無事然後起行欽此欽遵

臣等仍留寓廣寧於高平驛會同

欽差鎮守遼東左少監覃璣總兵官海寧伯董興巡撫左副

都御史胡本惠計議得尚董加人馬往朝鮮國報讐原

係傳報消息未委虛的欲使使人前去緣出境地無人

烟無從聽探若差役國地方詢問恐亦未得真情徒勞

往復除揀精銳隊官軍二千員名委都指揮李端管

領於本月十八日起程仍逐程於內差人前探護送相

機應變到交界俟官軍即便回還外具本差舍人

李雄觀賚謹具題
知
欽差正副使禮科等衙門掌科事給事中等官張寧等為約
朝鮮義州遣還護送官兵榜
諭事
欽承
帝命有事於朝鮮國照得本國素承禮教世藩籬垣
朝廷奄有萬方於藩特加撫恤待以不疑但以使行道遠
多遣兵馬導送至境耳緣某奉
勅不敢稽行合於本境留示隨從官軍人等所據該支糧草
悉聽管領都指揮李端每隊摘撥的當人員隨使支送
不許多人過界約接有違
朝廷撫待至意故有不遵約束私相取與因而延滯日時
不即回還者悉行
聞奏各宜戒慎毋或有怨故示
朝鮮國回還復
命題本
欽差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張寧等臣等先蒙
差往朝鮮國
勅諭國王李琛責問誘殺毛憐衛都督僉事郎卜兒哈等十
六人緣由李琛迎接禮儀一盡藩國之體開讀之際跪
伏戰兢其言卜兒哈世居彼國會寧地面無異編氓自
父莊憲王時來住都城娶妻從仕今父子通謀作亂罪
不容已至今其子阿比車逃已舍此擾境殺擄臣以此
但知蕃去處今本國耗亂之人實不知曾受
朝廷官職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本
國所有土地人民皆為
朝廷看守豈敢過分干犯臣等試照帶去通事序班語言
說料當取紙筆與李琛作字問答先後相同的是實情
無所矯飾臣等畢事回還李琛已差陪臣戶曹參判金
淳慶昌府尹梁誠之於三月初十日赴
京謝
恩謹具題
知
曉發豐潤
蕭蕭車馬度重岡回首都城燕樹茫斜日下時人望遠孤
雲飛處各思鄉黃茅矮屋山居小白草蒼蒼石路長星月
滿天行未歇前程遙遠促候行裝
次水平發撫寧
策迴石磴緩經行海氣山光欲滿城驛吏已將催食飯依
隨卻對館人迎北來郡郭推名勝東去關門總為平卻算
歸期春正好也應無地不催耕
薊州
炯光連遠岫晴色上征衣郡邑行將近山村望轉微豈應
辭苦節何暇惜多違所愧經巡處勞人說是非
渡河有張果老喂驢石榆關有張果老鋪不知何由
得名
嶮岩白石蘚痕滋谷數何緣偶自施戶迹由來俱是幻不

須個首重興思
木柵標題點已陳短墻衰柳未勝春停鞭欲問當年事却
首斜陽不見人

宿蘆峰驛

亭館高低草木殘碧峰烟霧晚增寒隣翁社老絲成巷野
飯山殽進滿盤千里驅馳懷國事一宵清安有餘歡明朝
擬上遼陽道數問征夫夜未闌

至山海關二首

座路臨關斷雲山際每多驛車旅岐坂欲馬下長可致涉
真吾事如何索來何旋歸知不未隨處說經過
望望遥高嶺迢迢知幾程野人情自護馬向孤城茅舍
山炊熟松沙土炕平依樓歸復來投火東行

宿山海驛留別張周暉主事

別來清夢每相尋客裡逢君坐夜深千里鄉關仍兩影十
年樽酒故人心邊城寒氣春猶重海國雨声夜欲沉明日
輶車何處是遼陽東去馬駸駸

過山海關

百二山河擁
帝京鉄關金鎖接長城京陽千里無烽火薊北諸屯有重兵
鼓角遥迎持節使關門應許棄繻生壯遊未盡登臨興一騎嘶風海浪
横

連遇大風宿前屯衛次日早趨沙河驛望寧遠途中
苦寒

雞鳴戍鼓起城樓碧海風高馬上愁天地無心催遠客關
山何處是營州壯懷慷慨看長鋏倦躰支離惜弊裘却憶
過軍寒正苦春陽幾日到遐陬

寧遠道中晚行

行行周道接山谿城堡連延際候齊野燒過林枯草盡暝
烟生樹遠村迷人行落日多思歸馬度春水半沒蹄却憶
故園行樂伴百花深處聽鶯啼

寧遠東南有山居海中去岸二十里名覺華島中有
大龍宮千佛院皆金人所建土僧數十人自相耕鑿
若與世隔者每歲冬水可通車徒時則一城新炭皆
仰給于此聞其中甚幽絶可愛亦遠鄉一勝地惜行
役匆匆不能一到

古刹寒寒海島邊行人指點說當年山門未乞新開額常
住猶耕舊施田寒日每輪城邑望扁舟時送佛燈錢官程
咫尺空經過悵望烟波思渺然

宿松山所遇孟玉千户老而健以談開
國以來舊事歷歷可聽次日早過杏山驛道中述其語
為四絶

七歲為官今七十直從洪武到新年同時將士皆稀少獨
得兒孫滿眼前

半落關山百戰中此生無罪亦無功干今遂境安如堵共
說
君王似
太宗

當時傳寇入遼陽白髮偏裨夜伏藏百斛兩府以諸賊甚傷
心和淚說劉剛
雙鬢蒼浪筋力微已教兒子代戎衣此身雖老猶能射聞
上[illegible]弓去打圍

途中懷楊叔獻主事

春初為別後春盡尚殊方明月心期在浮雲夢寐長看花
懷共賞折柳惜分芳想見同年者燕珂集鷺行

廣寧諸屯衛騎士皆以獵犬自隨所至有獲戲作當

犬詞

春來莫棄韓盧谷莫棄吳鉤喂須教能驅逐要入傷巷中
當犬勝當羊豢將犬出暮煮獐過城無盜不須吠明日燒
蒸出城去

桃源圖為遼東李都閫端題

落花流水春將暮武陵漁郎迷舊路山花門鎖[illegible]間說
入桃源最深處里巷驚聞外客名傾家出見動歡聲不知
歲月今何日却問阿房成未成語罷相邀扣蓬堵老翁
殷間賓主見童將茗婦將醪禮數空疎意清古坐中重述
始來時黔首驚聞族李斯強者弄兵弱者死惟我數家偕
子遺老幼攜持轉溝壑兔伏鳥投枯葉落枝斷破棘穿峴
岩絕境天荒隔家廓埋山塞岫種桃花谷繞陵邊經歲華
前人老死後人壯來日無多今百家今年大水添溪張舟
輕直渡桃花嶂佳期難再事難憑家說人間說天上到處
窮荒草滿蹊武陵漁翁易相迷何須更問人仙事險遠由
來是五溪

為遼東都司斷事陳公佐題畫竹雪竹四首

西風吹雲江樹白黃葉寒刺弄秋色斜陽欲落鴈來時露
芷江蘺共蕭颯浩歌一曲下中流欲採芙蓉不自由清風
明月君長在沙鶴野猿相對愁南遊分憶洞相看千里心
期夢中老嶽陽樓上望君山一點青螺隔雲小彭蠡風高
浪接天行人欲渡已茫然非熊事業來何時回首空江生
暮烟
樹杪青山嵌湖曲古墻陰處莓苔綠野梅零落菊花開柴
門半掩黃茅屋空林盡水寂無聲村塢深深一犬鳴年年
欲盡歲芳歇冉冉白日傷人情峨峨岩峻坑連平越燕臺淩
競度連蹤人影東來知是誰小橋流水黃昏月五陵年少
日馳騎寶馬來輪橫路衛楊雄閉門寂寞白却笑年年空
著書

墨竹二首

流雲滿空江月黑天風無聲鳴畫碧梧桐露白鳳毛垂湘
妃斂珮氣淋漓經蓬蒿燼然殘更千里江潭幽夢生隔江
誰唱鷓鴣曲忽憶君山紫笛聲
春收鼓氣天行金紅壁蒼翠蒼烟迴處蚊倒海飇翻六十
二瓊樓環珮音南州高士風流歇空谷佳人苦離別憑誰
截作紫鸞笙同上瑤臺弄明月

為遼東巡按陸侍御平題畫四首

蕭蕭落木隱林坰野色催寒帶晚晴滿地秋風吹雨過亂
山斜日照人行草荒別墅鷗盟遠雲護空墻雁夢清彷彿
江南舊遊處小橋西畔讀書齋

孫莘成陰長綠苔薰風池館芰荷開舟遥山色雲中出戶
外泉声樹杪來一路鶯啼偕令近隔溪人語釣船迴石耶
溪水山陰路何日扁舟重來陪
岩嶅蕭條雪滿庭凍雲連地晚冥冥春隨獵工騎驢客人
在孤山放鶴亭瓊島風霜千樹白遼陽燈火一縷青不知
何處笙歌夜金帳羊羔酒未醒
雲山東去野橋西茅屋陰陰柳樹齊蹊雨後花村犬吠茂
烟芳草水禽啼林泉杖屨時相過溪上漁船每自携何日
閑身休沐地葛巾野服共幽棲

遊鳳凰山記

自遼城東行三日出連山隘又一日至鳳凰山去朝鮮境
尚百有餘里土人稱為開州其地蒼莽無人□場山勢周

環連亘不絕惟南面少缺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首
尾低昂大勢偃伏左右若兩翅東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
知其中能容闊空隙也予初以使事未遑登臨春三月廿
有二日還過其地遼東都司李君本正以千五百騎行迓
適日莫按營於此因與副使錦衣衛武士英三人連轡鼓
吹而前皆疊石為城隨山障塞嘷岩崩毀過半其缺處為
門石梟鉄樞沙土中猶隱約可見門外稍東而向有水關
架石作渠水聲幽幽然出叢薄間若訴語者入門左折而
西高崖絕巘上有土臺隆隆意當時瞭遠處也右折而東
盡谿谷涯際有谷一塢霞地為椽上無片瓦惟朽餘甓立
不知何人所常依息疑野人射獵時信宿草具也自茲北
行皆平疇幾二里許石級頹殘瓦礫零落若官府廢治又

二里許至北山坳處有與此入門相對皆灰隔重石為阻
兩旁積石方尺者千餘若村下陸邠敵者極北南立四頃
平帖葳風蓄氣真天造地設儼然千家城郭四隅松柏㳺
山荊榛被道豺狼虎豹麋鹿狐兔之跡交羅其間不可復
進徒擁立流望惆悵興思而已或者以為始全燕時郡邑
又以為故高麗時城但又相傳唐太宗征東下其地嘗頓
兵于此是皆不必盡然而亦未必盡不然但其東北與女
直海西之境相接而此山正當其衝故當時立城置守以
控扼之經營綜画可謂得矣又孰知今日委源荒落而為
過客之悲也嗟夫禹貢職方所載山川□□□□不知其
幾何而皆致今日之全盛合□□□□□□□□之得失
與亡存由其□者皆不足為若而□□□□□□我胡與□□
吠遊□書此為記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奉使錄下

皇華集　朝鮮刻本

士生天地間德業固大矣文章特餘事耳然自古論世道升降者未嘗不以文章之盛衰而卜之是何也蓋文者言之成章而德業之華也故和順之積而英華之發瑚中彪外自不可掩從而人才之興則實關乎氣化夫豈偶然哉

天順四年春禮科給事中

張公奉使而來咨詢之暇遇景觸事輒形賦詠璣珠燦爛溢于錦囊幾成卷矣竣事回旋我殿下嘉公文雅

命詞臣編其所著詩文俾永厥傳實所以欽

帝命也遂

命臣敘之臣竊惟文運隨世運消長而以文鳴世者代各有人自漢魏而下可數也然其文章雖足可觀而或不為世用雖遇於世而文章又不足發之每患兩全之難也欽惟

皇明御極大化流衍啓文運光嶽完氣萃于混一賢哲良布

列朝著士之抱道德負材藝者莫不依乘感會翔英騁

雋奮勵揄揚以黼黻

文明之盛惟

公材學之贍器度之宏發捷科第聲英煒赫遂荷

知遇給事左右以佐

聖天子議禮制度之政乃今承銜

使命惠來于我我國雖僻在海表世慎禮惟恪世蒙

眷待每

頒明詔必擇朝中之聞且才者道之儒雅之士前後相望今公之來也尤信其特膺

帝簡祗奉

詔敕使華雖舊析木鶉標抽

綸旨於萬里達輿情乎

九重上下之交遠近交和海隅出日永世安輯益求我

皇明布威之隆恩于無疆也苟非以孟儒之才膺際遇之隆

出入將明奔走賢勞邁

一人事四方若卜筮是手者曷克爾邦

公之至是邦也念

王事有程每慄靡及然循皇道統而訪箕子崇化所而詢古尼聖禮閣低式示周行東人之獲見者仰若山斗非但藹雅致清介而已從其之詩則此可知獨其文章可尚乎哉觀其為文渾雅稱精如崑玉粹璞取之左右見識亦抵信乎其鳴世也豈非所謂間氣化而生遇於世而發之者乎他日卜我

朝世道之升者未必不自

公而得之則今茲珠唾之落海東者亦不可快為底其

傳也而我

殿下異眷異

天之東惓惓好善之誠歟
帝眷遂重其使重
使華遂及其文之盛意國亦可見矣吁豈非韙歟是年
夏四月下澣正憲大夫知中樞院事藝文館大提學知
春秋館事▣世子左賓客兼成均大司成臣崔恒謹叙

渡大同江

平壤孤城枕晩芙畫船簫鼓沸春陽烏遥雲盡青山出渡
口潮通碧海長共喜
皇仁同大地不知身世是他鄉清樽　頻相勸四牡東風
路渺茫

登黃州廣遠樓

層樓高出翠微間景物遲遲態容顏芳草夕陽天外路亂
峯殘雪海中山烟迷野色村居小風送漁聲獵騎還却憶
帝鄉春似海蓬萊
宮闕五雲間

登鳳山樓留題

鳳山樓館欝岧嶢千里經行廣使軺人語味方聽斯解詩
懷多病欲全消望窮曉影雲邊雁聽斷寒声海岳洲不用
咨詢重吊古四隣無事息征徭

二十八日午發劒水道中望龍泉

疊嶂高處露亭臺騎從如雲蔟景催繞徑藤蘿岩樹合滿
山荊棘野花開林間春色鶯啼畫天際晴光鳥帶回何事
碧霄凝望久長安不見獨徘徊

登金郊驛樓

搖搖旌旆送鑾坐算之程兩月問芳草細牛晴裊絲好
山如畫對人開一年風物春將老千里星槎客未還昨夜
分明夢歸國依然
清禁五鷄班

渡臨津

三月韶華景最新棹歌聲裡渡臨津塞川野渚多青草兩
過芳洲衣綠蘋畫舫清遊天上客碧雲蹤影水中人桃花
浪暖魚龍起楊柳風和鳥雀馴歸思欲迷南浦樹江流不
到故園春
九重宵漢健飛羽千里星河一縱鱗莫笑沿流迴泛濫也應
隨處諮詢着行務爲官
回命非是乘槎漢使臣

三月三日寓太平館

曲水流觴盡醉歸風光雖是故鄉非梔花小雨迷行館細
草香香上客衣誰捲疎簾望新月自吹長笛倚斜暉此情
不爲傷離別
王事驅馳惜重違

登太平館樓六十韻

飛樓縹緲入蒼穹西望長安意已通天地有開間留載華
夷無處不朝宗遼陽東下三千里華嶽西連百二重
金闕玉關嚴虎豹白旄黃鉞定羆熊漢南遠道烽烟絶蜀壯
諸屯保障雄寰宇標眉間與則與圖畫屬漢提封九成韶
樂儀翔鳳五色浮雲駕六龍上苑韶華寬似海貴游羅綺
爛如虹編摩自古元無地然立生民未有功萬國梯航馳

玉帛千家門第動容鍾化行九服垣墻外八在三王帶紳
中億載不移
高帝業兩京齊出至神工共言却笑莊蒙說欲識維須在大
坤身使姝方思莫及心懸天府歸難窮由來東土文章好
自昔
中朝錫予隆藩屏
皇家崇許度儀形
聖紀呱夜燈內承樂句茂嘉墳外柱邊荒地散衢入道分行
徑俗美事門聲祈偏時可路窮水陸鄉音別春寓親坤景
色同雖大人家迎四野桐霞山郭亘千家流年又至陽和
換微物均為造化客原隰係桑初發綠池亭佳吉已向紅
空林土碣人如長遠島少平竹岭照芳草欲迷歸客思蓉

苔不鎖舊遊蹤深留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竹外
涼陰晴鎖碎梅邊香暗晚朦朧園明桃李蜂爭密野曠草
高鹿豢草花落花開如剪騎人來人去類飛潭興東倚欄
岐長留世久逝落朱桃節高嶠吹龍谷市圃青盧車塵武
成宮扶桑折木疑相近方丈瀛州信易徒擬驂龍驤超汗
漫環其餘篇等崆峒閬香徧吹又蘇繞環翠閣千錦簇叢
入陛有詩 句稱無與逞無語許收攜拼出疑附留
家鄉處孟封依稀入夜何處村田閑社鼓樂宴庭院絲離撩
清泉門巷幽苔鋪白石岩寮古剎崇似有思無蔽亂入輕
寒乍暖日華餘清水絲翠欲宜夏高嶺孤松久耐冬游獵
只應多雄六根空二不禁兒童川原綠曉遐堪騎人物奇
饒秀所鍾於才人之英又術奇以後道又所謂所中代誠

趁群吏施外鳴笳練小戎鄉堪入域轄土而地煙境大鑄
山銅找實重譯關來便承國多明士類充天從樓郡秉海
貢兩餘阡陌勸耕農海門潮落騰天馬沙磧陳清見斷鴻
馬邑岡陵知遠近風山勢拳兵漢黃臨邑舊樓真當界平
壤從達眼水東箕子荒祠碑峯雄高麗殘戌石龍蹤古今
不盡登臨恨形勝都歸磊隗胸問俗欲尋吴季子不才深
愧寧周公卯金緞閣登天祿伯玉藏書满射洪論事自慚
揚子乞通時翻落仲車聲况倫每笑舞中木宜暢誰禪變
下桐勝覽直須探蘊結高攀來許和穹蒼境當妙處巧相
會情到盡時偏是懷涼憑寄詩銀宫謫夕陽催酒玉觴空
吟成轉覺孫懷爽醉後仍舶兩鬢鬆莫恠還軒重晚來吉
日風物狩時雍

天順四年春予奉
上命使朝鮮登高望遠之際緬懷
帝都瞻覽王國天時人事景物山川幽顯雖殊心目俱至其
間留連悲嘯之情蓋有出於吊古論風之外者雖余
亦孰知之然興發成章政自不能不示也觀華用賓
文獻之地宜有同余心者乃姑書之以記嘗耳云耳
登漢江樓十首
東國有高樓樓前漢水流搖青雀舫江落白鷗州望遠
天疑盡凌虛地欲浮八窗風日好下榻重淹留
春水鴨頭綠晴山螺髻青斷雲依遠岫孤鶩渡長汀異域
傷羈旅
明時笑獨醒何因忽來此特恩入大賓

路遠輪蹄少春風景□□向山似畫風□水如羅樂事
難佳節清尊發浩歌由來天地有情處好如過
香渺飛花急過遥石磴平山高席更歌江上晴遥晴興与
雲俱往情隨草共生嗟親未能見鄭浚念

神京

勝覽渾相似佳期不用招行疑鄉邑近坐覺客懷消谷島
觀交雁漢谷影樹搖春風如有意吹送木蘭橈
洲渚望不盡峰巒知幾層病思金門樂爲飲玉壺冰瑤海
航堪度丹丘羽可仍倚闌凝睇久鄉思坐無憑
亦有白雲起只無黃鶴來地偏同閬苑境勝憶蓬萊此
元龍逸詩慚太白才共拚金谷罰莫笑玉山頹
時序有代謝江山無古今衣冠幾壽陪詩酒復登臨對景

懷遺事覽風慨素心太平聲教遠隨處有知音
四牡息騑騑超然坐翠微酒香淪舞袂春氣入羅衣石逕
松猶老踈簾燕子飛座中皆勝集向夕未言歸
棧倚霄佳致盤桓極勝游
賢王好賓客諸相挹風流已醉仍須飲將還更欲留明朝
太平館回首便悠悠
天順四年春三月五日於漢江樓時申權二詠政金朴
二判書李府判尹李二承旨在坐皆朝鮮名士也酒酣
落筆偶成十章草率鄙俚無足觀姑共發一咲不妨以
覆醬瓿云
文成
春日登高霧景開漢江春水綠於苔烟雲萬里臨波瀾太

柳千峰島道回
天上星槎何處至城中冠蓋送人來遊制有題詩興不用蕭
蕭暮雨催
題韓判書狎鷗亭詩卷
水雲深處草亭幽有客忘機對白鷗自許功名同敝屣莫
將心事學沉浮綸巾羽扇閒堪語細雨斜風晚更留好是
曲江樓隱地相呼相近幾回遊
御製詩并序
制詩共一帙前輩題讚詳矣夫復何言況
奎章宸翰照映古今炳銘宇宙近之辭語亦婉順得緣讀之
可喜宜爲
國之所什襲也然

洪武至今卅次已久不知朝鮮之詩果能皆如近古三百
篇而下詩莫盛於唐揚伯謙所述分爲三始音猶豊腴盛
唐則沉著而晚唐遺響則漸流麗矣此非盡出于時治之
所感召郡國鄉里之好尚差殊遂使初意者不能無异故
雖周盛之後鄭衛之音未能終變吳楚之詩删述無及今
天子以聖繼聖朝鮮之使賦貢相望耳濡目染与初意不准
不淪世久道成疑必有益之者矣聲音之道与政通非小
補益也尊其始而美其終抑惟侯度有光焉載拜莊誦旦
系以詩
雲漢垂日星煌煌龍馬負河圖與洛書千載
承至道斥斥東國臣心聲契數詔什襲矢弗諼邦土永爲
好歷年六已久風雅日臻妙焉知地尚殊初意弗淡盼古

古則貴敦柔中吏多叶訴並性詞語問政治實拒書我行
日適邁觀風知葢與忠貞世孫萬文獻頁經紹嫡當告
天子陳詩補声教竟然如有得僭首三緝論
予初至朝鮮國王遣李荷君陪從于太平館徵舟之
動及予行之五日復遣矽趍黃州遠餞而丰持是奉
索詩詞意良篤即席書一律以復之
蕭洒幽亭景趣長百年喬木霧成行一簾珠雨琴書潤
四座清風枕簟涼門戶有光懷紅德兒孫無主且府分東坡
脩記休重考早已掄才入棟梁
李觀察以携軒李軸求予詩燈下書此以復成達意
而已耳
多君國之秀重爲山澤臞心迹胡自異萬軒乃名携此木
風旋膛置身惟棟傑弗爲青質用弗爲梁棟翰香溢滿壁
志妄然無世慮伊人雖羈離所志良足嘆成功愼自保寵
利難久居富貴衆所慕名節須不入洒俗者終受並喬終求
乃餘莫謂此寓言可以循聖謨
三月十五日使還平壤觀察使書君求賦松軒詩書
此以復
高軒蕭洒傍岩丘松樹陰陰翠滿汀老去雖同樗櫟朽時
來已屬棟梁求半窓殘雪三冬夜一枕松風六月秋不是
閒居好奇勝太平王相雅風流
三月十五日使還平壤登浮碧樓回即命名之意效
溫李體爲短詞一章以紀興云耳
洪流綠淨兵無底地抜一一以春水輸旨紫氣凝不散十
二雕欄光如洗空明生反蔚藍天煙香半落龍麟者綠雲
凌波翠烟流人在琉璃鏡月裏青城仙客還徒東袖携管
王登蒼虹左招浮丘右閭尹爲酣蜂鼓馬素宮鴻素醉卧
呼弗醒萬壑蛟珠飛衣今明朝回望舊游入一片江山夢
中景
和陳先生登萬景樓二首
江上危樓雅俗氣春初經過未相聞風雲出壑高低見草
樹人家遠近分午宴茶烟蒼冉冉芳塘桃脉綠不紜紜沿詢
已延歸期促一倚雕闌日又曛
九霄西去是
星槎萬景樓中燹解衣天遠江夜何處盡春初詩與近來微
歌声隔浦眠鴟起松影冲風舞鶴歸時物未闌清賞係不
禁四首白雲飛
押韻爲和非古也自明良賡歌以及唐人皆無此例所
和者俗成作者之意耳宋至蘇黃諸公始廣是法後世
多本武之予平生雅惟於此蓋不能如前人之巧妙故
也茲登萬景樓見內翰陳先生之作同告其声韻爲二
律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耳觀者恕我一咲也
補判書兼成川都護府使孚季思夫謹齋詩予以峰
巒之詞不宜施於孚者用功之地作銘貽之
行己有宗言必無僞動靜不忘隨顯一致始自微至及
品類曰敬曰誠克之則是
孫壽山司譯院判官也陪從日久臨別乞詩書以与
之

從來久客惜人情况爾追隨本志誠鴨綠江頭分別後只
應含淚入山城

朴枝司譯院判事也倍從日久臨別乞詩書此以見
意

千里相隨一月情別時深見此心誠只今重譯來
王日屈指行看入
帝城

贈官鄭次良再拜乞詩臨別書與

東來無處問岐黃共說君家肘後方明日別懷何最是杏
林春雨摘泉香

書竹與知印黃致和

春雨一兩葉東風三四枝水窗閑相對不讓竹枝詞

書蘭竹與祭酌李扶

新竹初解籜幽蘭未著花風光雖淺寡生意亦無涯

予來朝鮮國之諸臣無日不交相候問皆推有程度
可道其間迎送陪從所與朝夕共處者惟判書
朴君一人最久判書君成文雅中敏外散加以謙容
不矯浮藻佐体讀書能文卓然有古列國大夫
之風自義州往復幾一月雖[illegible]始終如一未嘗有
惰容非恒不振者能之乎予初至判書道二子安命
安性謁拜館下進退肅雍不敢當以後禮家教之隆
因夾可見是皆人所難而判書兼有之風塵空谷中
翌然之喜何可多得也茲將遠違彼此之情不能不
相爲動[illegible]因成[illegible]以敘區區之懷且以塞

判書之請斯文古意是又不能以名義相律也不識
見者以予言爲何如

朝鮮賢臣朴判書老成文物非凡儒鐵山玉笙鳳凰倡紛
流鉄甕珊瑚株鴨綠江頭一相別雅度清談使依[illegible]曲也
春水晚同吟驛路東風夜共燕太平[illegible]漢江樓行處追
隨坐處留怡然似我故鄉也恍若與予平生雅二子
何瀟灑深夜燈前共趨進詩禮[illegible]伯仲間衣冠青[illegible]
[illegible]下兩來像[illegible]相從又復攜[illegible]去[illegible]斬情不[illegible]情
好歸日翻[illegible]來日[illegible]芳草臨[illegible]水龍[illegible]
黃州樓上望西京[illegible]定平生別離路別離路使悵相違西
土還應幾日今年回遠樹只長在流水行雲無定
[illegible]何際望天[illegible]九州地海北天南風雨時也應共有

相思慕君不聞鄭大夫回塵章服人詩呼又不聞吳季子
遺德名亡傳國史當時英豪恐幾何人蝸角蠅頭徒已耳君
家父子皆名流康莊良驥共河[illegible]
星暫圖在千里莫爲臨岐生別愁

天順四年春予以使事至朝鮮道經平壤謁箕子廟
謁拜仰止退書所見於大同館

唐柳宗元以正蒙難正化及民三者稱箕子廟碑大
人之能事畢矣獨其所謂命愚未盡而自獻於庶以亂以
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之論稱不自揆未能無疑夫比
干未死天下猶商先生以至親久師乃不肯正救于未然
而欲俯僂於不測斯亦難言也借使果有是心卒之亂已
相繼事無成比於中智尚不爲而謂大聖君子爲之乎

矧三仁告語之際肝膈心腹皎然相數而先生之幾微曽不少見于此是其佯狂不諫之固已審有定見矣及周之興武王訪之而即言封之而亦就故都之民不忘殷武庚之心欲蠢蠢而亦未嘗一致意於其間惟條法教民事與禮讓裕焉濃此東土若固有之者且其初封之時朝鮮始克通衛及成王之世傳称西戎東服遂至東魯聖人亦有君子何陋之語蓋非先生安土尊民之力其化焉能如是哉即其終之事可以知其始之心矣然則先生豈將累於忘殷而樂乎從周耶是亦然商之亡天也周之興天也洪範之道幾絶而復傳已塞而復通亦天也知其在天而且晦身以自守不爲周臣者斯亦天也蓋天者理而已聖賢之言語動静皆所不違况其大者乎全盡此理而處之必當用之無私施之即準此聖人所謂仁也雖然頑民反側武庚之監不遠况乎材足以涖事德足以動人道足以立世如先生不惟不致意於其間而且終始遂其不臣之志敦大惠施于一方俾東爲華彝倫禮樂之澤至于今不衰世受封錫享國長久而先生亦永有廟祀者皆中國周之賜也於摩周亦仁矣哉

名說

義州州判鄭六乙有子甫八歲頴悟秀慧特爲於常兒眞韓文公所謂可念者也予與副使武公谿邊一見皆傾喜之極弄珠不忍捨且日其父爲之再拜求名且曰此子固有弟一人今六歲矣如先命幸併賜之因感其言之勤也命長曰汝昌命次曰汝裕將期其能昌鄭氏之門而克裕其後也然人能貴名名不能貴人爲父者須加教誨之而昌裕定日知好學之年其以吾言而顧名思義哉毋棄毋忽

正月廿二日至通州驛舍故人伍公矩出聽雪軒詩卷求予題辭因識數語如左

太極無声形而後始有声也故陰陽闔闢而天地之声出呼吸運動而人之声出聖人通天地和民物而樂之聲出然則樂也者声之至也是以律呂定而天下無餘声古人謂大声不入於里耳古君子能聽之也声教既熄末樂繁興出乎聖人者既不得聞而出於人者又不足關禮樂之士欲矯世弊而歸諸古且假聽於天地之声而求其眞焉此公矩聽雪之深意也噫予當見之時顚沛之世既遠豈惟淫声之足以害正哉目變於紅紫而天下之色亡口變於醇醲而天下之味亡心變於利禄而天下之性亡世之瘖聾其有極而蔽奚足以君子曰声之入人也深耳之牖物也易無意而遺者惟一有焉故君子尤謹之也雖然声成于兩物之相遇也故陰陽搏而爲雷雪無聲則無声也事物感而爲言語不感則無聲也以則声者形器之餘耳雖天地之聲亦不能無終也使以心聽聲則焉可忽也哉必相與聽于無声而後已

廿二日早還上清士携勝筆以山水小幅求詩還予舊交前些使江西嘗欲一造其地因盛暑而止至今快快茲相見於中而足以夢想見于古

小山房摸大山把還萬壑千萬里大江東下勢中分横

嶽南東青未了，嵯峨一道高淩天。部嶁虎踞千千年，芙蓉城西白日莫，三十六峯生紫烟。岩風逢轉開幽閟，霞彩餘光映閃遞。洞抛桃花大古春，一片烟波五湖白。竹窗幽户佳期早，川梅双鳧天欲曉。扁舟漫入武陵深，行人忘却天台道。去我剗游岡上，清飈車擬訪安期。生味塵迷夢想無處，回首亂山孫月明。

廿八日至山海關，與夏官主事覃用晦欽簡同談，及豫讓事，所見異同不一。明日循濟，遂作豫讓論

嘗讀史至豫讓報仇事，而嘆之曰：惜哉！讓所以爲智伯者似矣，所以自爲者則未也。夫所貴於君子者，以其抑之不去，招之不來，人不得而易之也。若恩則德之，怨則雠之，此庸人孺子之事，豈大丈夫哉？況中行氏於讓，其恩禮厚薄固不足論，然嘗叨濫其職矣，吐哺其粟矣，稱臣于階下矣。使有甚不合者，何不早去之？一旦事勢傾危，乃曰以衆人待我，我以衆人報之。嗟乎！若使爲人臣者皆懷此心，皆藉此口，則君父之難誰將赴之耶？雖然，讓之衷不難識也。志乎直據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乎功名者，留貴不足以累其心。若孔子不較季孟之待，孟子不留萬鍾之賜，此其心宜何如也。彼讓不過志于留貴者耳，謂之義士足矣。待之眼生不得，則死執此以知人之門，乃其有與之者，則感悅歆羨，有不但已；其不與之者，則怨疾忿恨，若不見其亡敗也。智伯適逢其飢而與之者，中行氏不知其飢而弗與者也。感悅疾怨之不同，豈非讓之處心乎？曰：讓之於中行氏固未也，其報智伯，何莫而非義乎？曰：夫義者，自屈懟之心而充之也。讓於衛不忍亡怨，不羞從有無羞惡之人，而可以爲義乎？且其自言曰：吾欲愧天下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然則在智伯皆爲人臣，而在中行氏非人臣乎？在智伯不可懷二心，而中行氏獨可懷二心乎？臣之於君，猶婦之於夫。婦之於夫，再醮於它人之門，後雖有節，不可爲貞婦；臣忘其君而再仕於它人之臣，後雖盡死其身，不可爲忠臣哉。昔人以讓之死爲無所爲而爲，其則然矣，而心則非也。其先也爲其待我，其後也以欲髞名古作史者，於刺客之流，不可爲無所見。故曰所以爲智伯者則似矣，而自爲者則未也。雖然，齊桓晉文假行仁義，猶能尊周室於擾攘之日，況讓之一死，慷慨激烈，非寡義至類之孟，則其所爲亦足以表率臣子。後世有歷事五朝不失三公之位，若馮道者，讀此亦宜少有愧哉。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海昌許 請 編集
門人 朱 祚 校正

讀史録一

周

威烈王

二十三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開群奸奪國之路啓諸侯亡周之心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保障哉智伯率韓魏之甲以攻趙

口吾乃今而後知水可以亡人國

簡子一言以永其業智伯一言以滅其宗惟口出好興戎信矣

豫讓欲為智伯報仇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襄子為所欲為顧不易邪讓曰既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及襄子數其不為范中行報仇而為智伯讓曰中行以衆人待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故國士報之

審如此言是二心矣何言行先後之相違也是以史記列待于刺客綱目示其事跡而公其死亡故不俗載亡成美之意也

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

起母死不奔喪殺妻以求將無人倫矣豈有無人倫之人而能盡忠於君以父兄之事之君乎彼同勞吮疽皆詭術也卒之自魯奔魏自魏奔楚而卒被殺宜哉大抵詐我就詐之人雖有所成終難倚重由其所學者詐也

安王

十三年

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為諸侯

前書和遷其君於海上食一城見其敢於必為也此書王許之見其取所必予也後書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著其事所必至也所謂不奪不厭皆踵三晉之迹焉未幾三晉共廢其君俱為編家人而分其地是又反蹈田和之轍矣

烈王

六年

齊侯來朝

時諸侯莫朝而齊獨朝天下以此賢齊切恐其國時大將有所假也顯王二十六年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來朝此蓋因王致胙將有所挾也是故齊不難至秦無前書

齊侯封即墨大夫

自古人君見欺于左右狎近之毀譽失賞罰之公昧賢否之實以致紊紀日深循致兆亡者多矣齊威侯此舉雖出於伺察而無恍惚預辨之明然異於餘君遠矣宜其強也

顯王

八年

衛公孫鞅入秦初鞅事魏相公叔座座言之魏惠王曰座之中庶子衛鞅其年雖少有奇才也願舉國聽之王嘿然又曰君即不聽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之乃召鞅謝曰吾先君後臣

故有爲君謀受言于上建行
夫立之於君許者誠知其不可用不當薦之於君知其可
用不當勸之則復合既稱其可用以[illegible]嘆而議[illegible]轉喙而
怪惠王之不果用不不果殺卒之入秦爲更法制殘削諸
侯而魏先受其禍秦之強遂不可復制以及于亡皆起于
痤謀之不臧也且痤既以告王殺之語鞅此何處哉直反
側傾危之士哉
十八年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
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接五年秦敗三晉斬首六萬賜以黼黻之服夫弊袴服之
微者韓昭不以予無功之臣黼黻服之重者周天子以之
賜有罪之國諸侯安得不肆王室安得不弱哉此禮樂征
伐之出所以日衰也
十九年
秦徙都咸陽廢井田
此併六國之萌也并諸小鄉爲一縣此去封建之始也
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衛有子思不能聽用其言而以仁義自強乃以勢力自
詘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宜其益削也
三十二年
韓申不害卒
吳起衛鞅申不害皆一時同類之士及其末路頓異于前
大抵起雖殘忍好功然尚談德義猶知顧惜畏罪輒奔闕

謂卿走其事止于一身其次以亡其身而已鞅則殘慘首刻
不恤幾論勒以刑殺制人觀其聞公叔痤之言而敢自任
魏王之不用殺又自言曰苟可以利國者不法其故則其
殘黯[illegible]酷烈之偏適于六國至於滅族宜也若不害相
韓雖亦任一役[illegible]其不敢自恣大致不過曰國富兵強
而已其死於正命抑又何疑朱子一書鞅一書誅一書卒
其所從來各有懸然矣
三十三年
孟軻至魏
時魏國削弱東敗齊西喪地于秦卑禮厚幣以招賢
魏惠欲以徒以富國強兵復仇報怨耳孟子乃以仁義爲
言安行不以爲迂闊而不能用自其去魏適齊一不吾以
六國之士顧然以仁義之道爲不足爲孽然相從於功利
縱橫之習所以終戰國至漢唐世無真儒聖賢不傳而天
下不能純治者其端皆决于此孰謂聖賢出處無關於世
運哉
三十七年
秦以序魏之師代趙趙讓秦秦怒趙使燕趙燕乃去而從
約皆解及四十五年秦自燕詐本齊齊復以爲卿四十一年
張儀爲秦伐魏取曲沃陽四十五年伐魏取陝及明年免相至
魏而魏遂以爲相
夫儀秦之於[illegible]以詐欺講張之術調弄戲侮如小兒
豈惟閭[illegible]此亦二國之君首以致之也有君如
此雖平世[illegible]虎狼之秦哉

三十六年

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夫秦本以力得勢計而六國亦以力使為心還迎迭就以事一時而不知失天下之正名忘天下之大義莫甚于此辨也當是時周雖衰微赧王固在其名則天下之主諸侯雖強苟能尊周其義則天下之歸從田和戕君盜國之人秦惠尚功首虜之國然皆嘗朝周列國前此亦嘗會于京師豈皆本心哉顧名思義不如此不足以令人也使秦能以此說六國皆奉周以拒秦則標準既端依歸自正六國固無不從秦亦自當折氣雖成敗未可知而曲直則分矣惟其失正名而忘大義標準不的頋諸生疑遂使秦人得以欺齊魏之師伐趙而從約皆解由是衡人遂誤反側不安而秦日益橫不復以周為事是後列國效尤稱王終世更無一國復朝于周者皆秦之罪也嗚乎合從之失且如此彼連衡之儀何足与議哉

四十八年

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文招致游士及有罪亡人舍客嘗數千人名重天下

夫士者天下之公器士之去就用舍而天下之安危興廢係焉方周盛時士嘗在朝廷及其衰也散在六國在朝廷則天下大治在六國則王室空虛而國猶得以自固自田文以招致為名世將無士而六國之鷄鳴狗盜狂悖詐欺叢邦傾國皆襲名于士而歸之私門繼以春申信陵平原四公子棲踐相尚黨植益廣諸侯從然可為諜者矣當是時強秦以爵賞羅四公子以服食為餌天下游士之流力達者歸彼力詘者歸此六國雖欲不亡得乎然向無四公子則游士皆入秦而六國之亡也尤速

慎靚王

五年

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子之與蘇秦弟代為婚代說噲而有此舉按燕始用秦而閉門失守繼用代而家國以危說人家亂不可不慎其初也

赧王

二年

楚屈匄伐秦初秦欲伐齊患其与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絕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悅而許之

軫雖嘗諫楚然不能明其設謀之本徒以得失為言而不以情偽為辨乃欲陰合陽絕使人隨儀為觀望之計可謂言失機要其智不足稱此楚所以不聽其言而卒至納侮貫禍也

三年

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略與梁惠王同其意皆欲雪恥報怨而招賢未周洽矣及孟子至梁而不能用樂毅至燕而卒用之戰争之日起儒道之不行豈必至於并吞坑焚之日而後見哉

十六年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以虎狼之威而行吞并之横既誘執魏将復誘執楚王
非人所宜近者孟嘗君乃一召起召又为之相門下多士
未嘗聞一人諫止之者不为其易而乃甘心于雞鳴盗狗
之命之俘主客之才識從此見矣異時之齊亡從此中立
無歸身死嗣絶澤不及世伏誅乎士豈致是哉秦因爭從
以爽禁網客切関制峻刻然齊太子以殺人亡趙主父以
詐使入田文以計術說其從皆致秦禍從此不備而法制
是尚豈能久而無弊哉

十七年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関河渭絶一日秦割河東三城
以和三國乃退

是時秦誘執楚懷又取楚十六城使田文能伏畏執言以
救楚為事則秦理屈氣挫其危可立致廬不及此見小急
大使二百餘年之盛擧不過為文報怨雪耻之蹟原文
初心本不為楚若其為楚則始也必將會楚其末也必將
定約秦豈肯舍盡從長貴地而不歸懷王哉惟其志不在
是以秦昭所論樓緩所論皆不及楚及韓代之而始從
其計公子池一出處解矣以歸其之不為楚而代秦明矣雖
然三國同不必論從楚横之君臣所不能奪勇而自慨之人
不能因人以成事楚之不競於此擧決焉

趙君封弟勝為平原君從三年封故太子章作乱公子成李兌
誅之遂弑主父于沙丘

夫事莫大乎居父子於家國亂君因在於三月而
死時莫若不得飲亡其不安在其為嗣之濁世之佳公子
也趙武靈王好武而不知義因報怨而變胡服同所愛而
廢嫡長因畏秦而不納楚懷王卒致其死國無二主既立
其子為君而復自號主父預政餘十二年而不知退乃欲
分封王其廢子於代幾何其不起禍生隙而卒殞其身也
惟知義者則免矣

二十七年

秦君称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而皆去之

秦以虎狼之威百無所忌遂號稱帝不受號而遂不敢自帝
使六國皆以禮義自強同尊王室則不亡秦終不敢自帝
而六國亦存矣惜不能然奈何然之類秦之所為者而彼國
走君之始

二十九年

齊滅宋三十年齊殺諫臣狐咺陳舉欲并二周為天子三十
一年燕上将軍樂毅伐齊齊君地出走毅下齊七十餘城

王不能不王霸不能不霸無可致之道而欲强致之亂亡
債矣宋小國耳因滅國取地遂欲為霸者本霸者所以破燕
滅宋遂欲為王志滿氣盈与亂同事皆坐亡國燕昭痛自
發刻礪民致賢卒滅齊報怨以有其地與亡不共者絶慎
不同初其始甚微而其末甚大也

三十四年

楚請入范

賢者常留其於所當強然無於所不當為卒以有為不賢
者常張於于所不當為而無爲於所當為故終無為楚不
其父讎乃为秦役乃欲許周共哉其杀孝乎也

三十六年

秦趙會于澠池又醉酒秦終不敢有加于趙相如之功也

嘗論完璧澠池之事其於國體雖微而於事機則大其於自處甚危而於處秦甚當古人謂家國多以一人而係安危曰一事而為重輕者秦自三十年會楚而趙而韓魏史不絕書無事而數會其志有所圖何而於甘心于諸國相如以智伎勇發之碩身秦廷而過之不暇為計固足以破其素蓄之機挫其方銳之氣不敢以天下為無人而輕視諸國矣其事豈止于一趙之璧與缶哉自是以後秦不復會諸侯趙越數年然後有事于趙以相如此擧之力也

初趙君行時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過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

臣子之於君父死生以之必不得已而後有社稷為重之意澠池之會所不當行也則宜極諫而止所當行也則宜守國以俟焉有預度其不歸而先尉置後君是以利害為心而不顧可否它日議聞易入卒至奔亡固有所自也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破燕軍盡復齊地

單毅燕之名將也迹其成功等其行事毅正而單譎毅雖同歸奔趙出於不幸然其所以為報君之義若矣當時自趙田文以下皆不能及

四十三年

楚太子完質於秦時秦行伐楚一春申君黃歇因使秦閔上書說解歸因侍太子為質于秦

秦楚之怨非特一朝夕之故自商於見欺以來屢時取城殺父劫子殘其人民侵其土地破徙其都邑焚毀其墓陵秦之肆惡於楚可謂天下所共疾者也楚之君臣父子所宜休養積聚富國強兵奮卧薪嘗膽之心為刷恥復讎之舉顧乃委靡不振息偷無成通好既絕而又屈于迎婦韓孫共事而計較於圖固至於楚盡已亡于秦一質未釋于楚人窮見拙乃復以太子為質抱薪救火揚波止沸果足以塞秦之所欲哉當時春申君黃歇與孟嘗君田文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皆雄冠六國名震四方田文嘗信楚為名而割秦之三城無忌趙勝能樹威擇國而質秦之子歇不能割秦而卑為秦所割不能致秦質而反質于秦雖有歸完之功不足以掩退娥之罪由四人論之信陵君最上平原孟嘗次之春申君其最下者也他日納州于秦宜其書于相歇之後與

五十九年

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史記是時有東西周君欲伐韓趙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伐秦一攻西周並綱目書王命諸侯討之俾秦扶天王抑河陽同意筆之也然獨書卒而不書崩無異有在夫天子之所以能主宰天下者不過權與分而已惟權故能定分惟分故能行權一而非分則無分而無權則虛何謂權威福予奪是也何謂分君臣尊卑是也權與分並得則治偏廢則亂兼失則亡方周盛時禮樂征伐綱紀法度一出于上天子公卿九服群辟各守其職此文武成康之所以極

也昭穆而下賢否不類雖或步于朽僃而生乘虎然與
章具在修復用老權与分國未嘗亡也東遷之後王室衰
微列國坐大下陵上替積漸因仍周之威令不能行于天
下諸侯專征伐大夫擅君命陪臣執國政矣不能加于僭
弑之臣刑不能施于亂賊之子所謂御世之權盡矣臣下
所僃而天子之所守者惟無用之虛分而已何控于天下
也不亡也然猶數作則拜告急則赴盟盟則推尊四海猶
以為綱紀而不敢背卻者徒以分之所在故也威烈以降
延及赧王公齊并田受王命陵夷漸亦不可復為大夫僭為
侯侯僭為王王借術帝合從者以拒秦為事連衡者以事
秦為名併兼之勢已成而天下不復知有周所守之
虛分至是而并失之矣其亡也豈不可立致哉然又回其

十二

名號尚存物色未改秦方急于六國而未暇取六國方迫
于秦而不敢闚是以遷留數載綫及于赧斯時也使赧王
內無二君之亂鎮外不与諸侯為約從連衡守社稷以制時
變則其亡豈在六國之前顧乃自離宮陸逮絕諸維統無
休寧之才又不知韜晦之戒而欲與為從衡之舉以速其
亡所謂名號物色至是絕矣此綱目所以書卒而不云崩
也雖然以禹之德而猶死于蛇以湯之仁而卒死于桀則
自始至終歷三十七王傳八百六十七年稽之初卜皆過
其曆及赧王之時天命已去而猶能延不絕然雖入秦始
死故國此古今興亡之常事也豈赧王有桀紂之惡而未
昭襄有湯武之德哉

趙孝成王

二十一年

廉頗奔魏

廉頗李牧皆趙之賴將也各以讒疑致奔殺而以趙括
顏聚代之夫趙本強國也一轉移之間遂有坑卒滅國之
禍古人云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信然

秦始皇

十年

秦相國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秦大索逐客以李斯上
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秦之逐客禍于客亡矣始用術法而先王之法制大壞中用
張儀而秦國以強後以生後用一人雖而秦之母子骨肉
皆不能仁此猶未也至於不韋入秦則秦文法亦皆不仁

十三

其後閹門朝廷皆不得其正秦之宗社遂移為它姓而先
亡于六國客之禍秦至此極矣其以至大臣議欲逐客賓
有所斜李斯究以客卿上書諫止之豈更於為秦哉乃
自為之地也斯既召復又忌人踵後而勝己於是一舉而
譖殺韓非再舉而焚書坑儒三舉而矯詔以殺太子則其
賊刻不仁其於逐客之止得薦此秦之所以斃而秦遂二
世而亡者又皆客斯之禍也秦之始終皆為客敗是固天
道使然而異術曲學亦不可以得國承家也其綱目
以逐客繫書事于末者豈不以下故哉

三十四年

詩書百家語三十五年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
秦之焚書坑儒始皇尚知嘆猶能聽

諫雖盛然按劍茅焦終以不死自李斯以三代不足法儒生不足用舉天下經典而火焚之始皇卒肆然以秦法為盡美李斯為忠謀無復已凜然所欲為而坑諸生至四百六十餘人雖子扶蘇之諫不復聽矣是夫斯其始也欲自存則以逢迎為非其志也欲自固則謂去為不盡觀其所言適其行事則焚坑之禍皆同是心而發也然斯之傾危變亂固戰國之餘習而始皇之甘受其用卒至滅亡古所謂大精則思秦政有焉自焚書以來典籍不全經制無考後世於是乎有穿鑿附會之說自坑儒以後士皆趨於法令詩書攜文後世於是乎有黨錮偽學之禁斯之貽禍豈直敗秦而已哉

秦二世

二年

腰斬李斯夷三族

李斯為第世罪人不但敗秦雖腰斬猶不足以死惜其出於趙高之誣人或冤之乎謂斯之死不在于諫之時而在于矯立之階初高之矯詔既与胡亥定論曰不与丞相謀恐事不成語竟已不能無疑於斯及与斯言乃曰此非人臣所當議雖不得已而不從之高豈不特致其詞於二世哉是帝与高雖欲縱樂攝捕刑所以然異己而有說斯乃不悟陷其術中而聽為之訣及二世然高果以斯爲之事為言二世其有不信乎夫以積疑蓄怒之君而信巧讒曲詐之語生死決矣始後上書高其嘆餘之悔不亦晚乎故二世曰昨非屬高君當誰任哉是言也二世與斯之心審已久矣斯雖欲效呂不韋以子楚得之死且不可得方与禹去穰首進諫乃負其功能有變待命實所以相成高之陰謀而速其誅也後世人臣有不能當時度義一其心德始以邪合而欲假之以終自不若者得而為望以李觀斯可以為鑒矣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海鹽　許清　編集
門人　朱祚　校正

讀史錄二

漢王

元年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項籍詐阬秦降卒二十萬

初沛公不忍送徒解縱欲与俱逝及沛令閉城不過為陳利害而已項羽始争道殺其王旋通所過殘滅無數何其心之仁暴不同也沛公入咸陽無復私慾輒留宮不去項羽西入關疑秦卒志不同詐阬之何其量之大小不同也自古寬猛異功旋信異効劉項成敗之端於是亦可見矣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范增說籍急擊沛公勿失

范增不知項羽之不足以一天下軍行之間逆其甚庸不聞一言規正切切然徒以殺沛公為事此猶故秦一國之士各私其主而無公天下之識豈王者之佐哉視張良遠矣然鴻門之機既阻於項伯及高祖之事又止于伯言使羽移聽伯之心以聽增漢亦殆矣論者以羽為婦人之仁匹夫之勇雖得張良恐未必能用之也

二年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救之大敗漢軍

初漢之破秦入咸陽見其婦女寶貨欲留居之樊噲張良極諫而止卒以成功至是乃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肆意逸樂想漢不聞五國之兵[illegible]體者遂以致敗

古云不知同大當良平諸公果不在行與

四年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解而東歸張良陳平勸漢王擊之

先儒謂張良亦以此說漢不義甚矣予謂良之此舉所以報韓成之讎也其始終為韓之心予嘗且益白矣初秦之滅韓与良無預良以世臣之故猶必報之及羽之殺成也固良也固良而報則良之讎羽而欲報當有甚急于心者焉此垓下之役也良之謀君子不能無議然臣子於君父之讎固有不暇計其可否者矣

五年

漢太祖高皇帝

張良謝病辟穀

二世時張良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為王其後漢王欲復立六國之後良乃不可而止蓋良之初心本為韓出及其策謀不成然後宛轉規就雖知項氏不足以終事猶姑勸之立成庶幾有所資藉而展其報讎復國之誠耳方其首遣沛公自謂天授固已知高帝為真主矣然韓氏尚存義當無外是以婦姪之際無復餘語勸之特發備孟示羽之機以待天意之自定及羽殺成家讎無繼當是時韓祚之不可復存由是斷然以為大義然歸天命人心之所在以輔成天下之共主此所以[illegible]亦支立六國而從項蓋敵也及秦項既滅已去[illegible]佐漢天下[illegible]定君臣之際良已早知其機矣俛首就封[illegible]其心蓋欲不負所為優遊去位則人無以絕高帝之疑[illegible]

讒於方外之事其平居無事就進退和裕從容優游以俟成績
有餘地非人所能測識一時同事何得其能信得其為而
得其計陵勃之徒各得其一偏皆不能出其範圍之外雖
曰高祖知人善任亦能得其籌策之用而已先儒謂非高
祖能用子房子房能用高祖有以哉

六年

封雍齒為什方侯

高帝封雍齒斬丁公赦季布是雍齒同其罪而爵之以勵
天下者錄用之報用舍之間亦未能皆如此類

尊太公為太上皇

高祖即位即更名高皇后子為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
夫人太公猶仍前號至是始因擁帚卻行之事而有此舉

三

豈自古無此制而不之省耶抑綫蕪失序而不以為意耶
綱目書此於蕭何入關不遑之後將無有意於其間也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三代典禮至秦悖亂已甚高帝伐暴反正一切所宜以古
至於禮樂大端乃曰度吾所可行者孫通又自以頗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曰頗曰難曰可行君臣之心皆以苟簡
草率為務遂使先王典禮淪沒至今不可復振信哉所謂德
百年而後可以興禮樂者其乎魯兩生之不行也

七年

帝至長安始定從都蕭何治未央宮已見其壯麗甚怒曰天
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
初高祖之漢何嘗勤以戒以致賢何其知本也今乃欲案
為修土木之功欲以重威天下後何其不知務也大開國之
家當以節儉自持尤或流於蕩侈當以根本自固尤或積
放陵夷豈有宮室壯麗而可以重威示後殆失之口給矣
然當是時強敵盡除天下已定而帝猶以成敗為慮雖是
心也使得伊傅之臣持順輔翼則帝之有為豈紀當不止
于漢而已也

八年

趙王敖廢相貫高初因高祖慢罵謀逆其後敖之王戒高不
聽而乃自為之辭人於柏人有以高祖之動而其謀已為密
上變告高至死白王不知狀發王為何卑下之賢者欲救之
按高祖於敖項羽而楚相劫譁之為材者秉而緩于
求太公在於斬丁公而曲于赦貫高益其心之所擇者少

四

異則發乎情見乎事者自不能無得失之差也

十年

上猶欲易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強張良畫計
視強之詞則良於封留後宜其無事可見

十一年

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此呂氏擅政之端也

詔郡國求遺賢 十二年老疾病勿遣
初帝之王漢蕭何嘗教以致賢至是又下詔求賢然不聞
有名世特出之士就駕者蓋秦國焚書坑儒殆盡而人才
未出乎抑帝嫚罵溺冠之事素聞而於致求之實有未至
于夫賢者道之所在也而曰年老勿遣向非留侯之計則

曰皓朔爲中乘哉然觀其所由來則知四皓非秦時之潔
好禮之遺民耳亦未必爲有道之儒也
十二年
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自焚書坑儒之後天下兵爭說道日起無一人能以孔子
之道爲高帝言者及項羽既滅楚地悉定而魯獨守禮不
下屢業已成締衰多士而魯兩生猶不肯行則帝之知尊
孔子固有繇矣史稱高帝初不脩文學而性明達任然定
家也不獲學而漢之基實君萬世帝王隆儒之本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何爲民請上林空地帝怒其
請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及帝王衛尉之言始赦出何徒
跣入謝帝曰吾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論者謂漢治雜霸于白小道大始信其然夫王与霸其事
多同而心則異誠与僞之分耳自三老董公勸帝以義帝爲
名而滅項羽固已君其用僞之要本及良平諸臣又復以
戰國之餘習佐之以軍旅之詭計帝既用之成功不自省
悟乃欲一切施之于君臣父子之間如僞游易偽之類是
也然心雖不懸事有致然及相國之事則頗以譎詐之詞
自文其過是直不足以令人矣宜帝之末年志意衰而
士氣之發不與至此耶是後文帝之退孝布武帝之出汲
黯其言亦略相似此漢之所以雜霸也
惠帝
元年
太后殺趙王如意初高帝切念趙王而其貌相似周昌
之至是太后殺王昌時方執昌
貴高高帝之所畏其罪當死周昌只后之所德罪不至死
然高乃能全赦於高帝而不能全如意於呂后呂可謂
負高帝矣爲呂處者力能則諫力不能則死庶幾可也
二年
以曹參爲相國參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日夜飲
醇酒府中無事賓客欲有言輒飲以酒莫得開說帝讓參參
曰高帝与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
勿失不亦可乎
自曹參以此言對上人遂信以爲治尚清淨傳爲美談是
亦指其影而忘其形者也方參入相之時天下猶未附都邑
未城宜陽而血戰事參等守寇帝剿叛皆未就圖無一

非宰相所當議論者豈可視爲全盛專尚清淨而狥欲無
事哉昔周公以聖人而相甚治猶吐哺握髮以來天下之
善焉有醉言者以酒使之不得發語君相有過果何自而
得聞乎且法令者爲治之末德教者爲治之本專其末此
秦之所以亡先其本此三代之所以治當時經典未出學
校未興治体未具所當汲汲焉者參乃謂法令既明而欲
垂拱守職則秦之遺政可以蹈無爲乎曹謂治天下之道
固不必法三代乎何參見之不遠也如此乎蓋是時高帝
既崩呂后干政平勃陵噲忽錯而在參自知其才之不如
蕭何又知惠帝之不能復制呂氏使其所施盡當則平噲
之徒或將閑動而各售其能何可皆禁使其所施未當則
彼皆樂亂乘之人豈可任其非郡不皆與不若優

游鎮靜謹守帝法欽歸于永辭以待天下之自定居則成
名失亦無禍此參之平生心術得于無擾獄市之言曰說
而偶合焉使天少假其年則太后臨朝諸呂擅政危疑擾
亂紛錯糾結不可勝治參將得樂而不事而以清淨自解
乎然則參之所以不及于變者皆適焉耳若于其可以成
敗許人而不察其是非之實哉

四年

孝惠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叔孫通以爲行高
帝衣冠月出游之
夫為之寢廟所以安祖宗之神識其寢衣所以致如在之
敬焉衣冠月出游高廟固已褻貴非禮叔孫通因夜道遂
古人主無過舉乃勸作原廟益廣月游以文之言曰毋耻
過作非又曰典祀毋豐于昵通可謂兼失之矣然則綿蕞
之禮豈能盡合于中正哉此魯生之所以譏其爲陋也

七年

太后臨朝稱制

高帝先幾見遠妙達事變非人所能測識觀其語戚夫人
不曰太子真乃主而曰呂氏真乃主又為趙王置貴強相
以輔之則其知呂后之必將專制不待詔斬樊噲而後決
然既知之矣不乘未發治絕者蓋以后無絕理勢又亦然
也故疾革時語后曰安劉者必勃此後非乃所知矣人豹
知呂氏之變終不至于失天下也故惟茂建支系進植列
侯以制其變而安之乃之處後何其明且遠如此抑考史
記吳王濞受封帝謂之曰汝有反相漢五十年後東南有
亂豈汝耶然同姓一家慎不可反夫以有亂而又以有
反相者王之且復付之吉論之亦不甚紀恩及其應也卒
以無事非開天授神君洞達幽明之秘有其能爾耶後世
知帝之封濞則知帝之所以處呂后矣然后非濞比此帝
所以雖知而終不顯言也

高皇后

二年

太后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

高帝明於慮後而不知背後乃巧於杜萬而不能去
劉章人之知識固有偏欺以來亦恐非智力所能
辯也

八年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誅呂氏所名孝惠子弘
等

按惠帝崩時年二十有三因人述事日縱淫樂非不能近
婦人者史記云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爲有身
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
既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廼出言后安能殺吾母我
壯即爲變太后則少帝爲孝惠所御美人之子無疑張后
特不當殺其所生母而詐爲已所出其實蓋後世所帝有
決非他人子也若取他人子入宮則何以稱為美人少帝
既廢事又安敢言以所后其後太后欲王諸呂先立孝
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以後宮子當亦非異姓也及少帝
幽廢又立其弟以后常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亦未嘗言

孟所名它人子也太后崩後齊王發兵誅諸呂遺諸侯書
曰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高后崩而帝春秋
富未能治天下它人專兵入誅不當為王者蓋指呂台等
耳亦未嘗一言帝非劉姓不當主天下也及平諸呂罷兵
通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呂
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今已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
屬無類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及考西漢書亦云大臣
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而孟
行傳謂附會為呂氏子且高后欲王諸呂不過違高帝之
約王陵樊噲猶力爭以相不可諸將相臧屬皆有後言史
不絕書若立它姓是無宗社矣況后廢置時周當有諍諫
大臣頗反無一言以爭又無私議少見于史至於齊王舉

兵西嚮直指京師蓋已無所顧忌正當直揭此舉昭告神
人與天下共正大義當無一語及之何也使諸大臣初知
而不敢言則后崩兵起之時可得言矣使其不知則今日
之謀曷從而得之耶自是承訛襲舛而燕王旦亦藉此說
以擬孝昭使其事遂成則真偽亦無辨矣觀漢周之書所
謂相與陰謀所謂即長用事吾屬無類所謂不如所謂復
繼詞與意若將不能已而尚可已而尚者不過各為身計而
已遂罔為未剝人臣禮宜詳而不敢後世論史者因見綱
目書它人子於太子即位之下又書少帝及諸王皆非真
子於誅呂后所名孝惠子私之下遂與廢帝俱作為異姓
是蓋眩于他人二字而不詳考美人之故泥于非真之謂
而不暇究後宮之孫一於分注論事之文而不原大提綱

顯微之要旨愚以其事關甚大切獨有感姑考論之嗟
夫

文帝

元年

立竇氏為皇后后弟竇廣國與兄長君皆賜田宅家於長安崔
嬰周勃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由人由此為退讓君
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周勃等為竇廣德兄弟擇賢師傅而化為退讓君子文帝
不為淮南王置賢傅相而縱于凶逆亂人語曰亡以能勿
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此然莊之所以失於踐也事雖同
而心則殊矣

詔定振貸養老之令

秦至楚漢之初人皆奔走力奪迫于時為絕無慕唯高
祖詔求遺賢與此詔始有太平氣象自是以後可法者多
矣

南粵王佗稱臣奉貢

為家易至于失義為國易至于少恩是以古者施恩必先
乎邇遠行罰必先自貴近所以防其偏而反之也文帝能
以恭遜之言化南粵不能以友愛之恩化淮南豈非一於
寬仁而無節制之道是以踈遠者感而親近者益狎也歟

二年

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賈誼嘗勸帝務農積粟帝乃賜民田租之半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帝深此意矣

三年

丞相絳侯勃免就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漢高雖剖符分封然皆留之京師者防天下有變也文帝詔遣列侯之國又詔周勃為率者監代邸之事也

四年

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文帝召用季布將用賈誼而皆沮于人言非高帝之用陳平不忌雖曰致功守業時異事殊大較亦由高祖明明故聽言而果于斷文帝仁柔故聽言而疑于斷

下絳侯周勃廷尉詔獄

自戰國至秦士皆馳騖于功利以得為能以失為恥至漢猶存故韓信以奪而不能自全蕭何下獄而不知自退周勃屢免屢任被詔詣責而不就國以至于斯蓋恥道素學校未興之故也竊嘗論高祖之於功臣其初凡以榮力誅致者多異於始意義識會者多保其終雖曰韓彭布綰之流誅夷無類其實亦皆有致罪之迹至今猶以為高帝恩薄於其後孝文乃以疑獄繫獄周勃非太后提絮語勃必不免孝景七國之變周亞夫宣力最多竟以私忿致殺二公皆先朝之碩功臣猶且如此況其下者乎宜傳侯之所以絕祀於孝宣也由是論之則孝文之於功臣不如高帝而景帝又不如文以非所法於宗其藥猶愈創業垂統之君誠不可不慎之

五年

以釋張之為廷尉初釋之為謁者言事亦曰高帝令封孫通曰度吾可行者為之雖然孔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令今可行釋之遂舉秦漢事大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此之拜君言之君臣不作矣漢治能臻大道哉

六年

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上遣考諸縣傳送不發封諸侍者皆棄市

夫謀反無君人皆得而誅之此春秋之法也淮南反罪已具其行時帝未嘗有割令諸縣飲封侍傳而使有之而於饋食不就食亦未如之何也及其既死帝欲泄哀徑遽聽袁盎之言論諸縣棄市是亂法者罪使而守者罰枉既謂漢文之世而有此失哉是時張釋之方為廷尉而因犯蹕事告帝曰方是時帝使使誅之則已釋之罪已矣今已是繫也宜帝回其赦急之而遂信為自用之法故不下廷尉手不下廷尉而失其平乃下廷尉而不為之平皆無用乎廷尉奚業何謂天下無冤民耶

十二年

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因晁錯之言也

帝自即位以來躬節儉者刑罰省獻除肉傳親耕籍田賜民年租又与匈奴和親以結和好故稼穡本重農是足以致殷富矣錯於此時不能勸帝興禮樂之化以補所未及而徒切切乎事為之末至欲議秦義繫政以賞罰為權則之術夫爵所以命有德而所以罰有罪二者天所以付人君馭世之大柄也將以此私且不可況以私意用天

於非道哉且錯之為是說蓋恐商賈以趨末富者必兼併而借衆人之流亡也若使有粟者輸粟拜爵免罪則富者有賞而無罰貧者有罰而無賞於是富商積于民趨末兼併者愈廣而一耕十食者益困果能使浚皆棄田畝而此皆有積粟哉自錯議一行于文帝之世後世效尤藉述責官鬻爵天之威福乎奪為時君私己之資而民無措風沫而者終不能被其澤皆起于枉先帝見錯之言也

十三年

除秘祝

十四年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又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觀二詔之言可謂致鬼神而遠之粹然一出于正反諸雍之後惑于新垣平遂有燔祀之作蓋帝天資雖美素無學問之功是以不能精一而守其常德也

後三年

以申屠嘉為丞相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出召責通欲斬之上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人君左右近習之人朝夕與處其情易移尤所當擇定以周稱王命伯冏為太僕丁寧告飭而以便辟側媚為戒漢文帝恭仁之主也太中大夫名顯之官也以恭仁之主而以名顯之官加之擢船之小吏又如其家將戲以褻天子之威賜令得自鼓鑄以乱天下之制至於朝廷之上亦復縱其分慢侮乱以干政其之誅反為之辱使建節曲僕其罪而以弄臣自視古之官不及私昵推其能而以人器之惟其所欲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而有以官爵與弄臣人而又玩弄狎侮之此後世中主所不為而謂盛德者為之耶自是以後孝武則有韓嫣孝成則有張放淳于長孝哀則有董賢皆倖幸貴寵瀆亂王制無復傾悍其居皆自通始

六年

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周亞夫屯細柳文帝至不能入餘將為將亂帝兩騎奪其軍號令不同而成功無異要之亞夫為有制此李廣程不識成敗之所由分也

景帝

二年

丞相嘉卒

申屠嘉始欲斬鄧通而詘於孝文終欲誅晁錯而絀於孝景由其類於先知緩於制變以致姦佞得以深結于君而宛轉脫罪也使文景因嘉之言而彰示肆諸通錯懲之而之貴而慎於幸用則君有從正之美相有不阿之功而通錯它日亦無殺身之禍矣顧不能也李何然嘉志雖不伸猶不失為剛毅守節死無可貶後之為卿相大臣不能若嘉所為反有同邪佞以進相與引為黨援無所固寵保位之謀者斯又申屠嘉之奴隸也

三年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

趙王遂反
七國之亂其兆不在孝文之世而事則成于孝景之朝者之當時天道亦驗災異甚多矣三不朝反迹已具特以文帝寬仁克謹天戒恩禮優容無釁可乘是以衷惡隱匿蓄至于景帝迫脅于晁錯之謀而後發故曰惟德動天又曰人定亦能勝天文帝之謂也自昔奸臣賊子非固有無亦惟上之所以制馭者得其道與否耳

殺御史大夫晁錯　錯數勸帝削吳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

晁錯削吳之論忠謀也惜其進謀無素言之于朝景帝聽謀無斷雜議之於衆遂使叛逆者藉口事濟幾不保而錯亦死于無辜古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信矣論史者謂錯謀失在不以漸惟密然後能用夫漸也

七年

立夫人王氏為皇后

夫婦人倫之始况君后所關豈特一夫婦而已景帝始以金氏婦為夫人遂使薄后栗姬太子皆無故廢死不踰年立為皇后自古所無其流至于武帝之世閨門上下多踰禮制矣

中二年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時太后爲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遂納田叔之諫使以太后曰梁王無恙太后立起飧即復

孝文之於淮南孝景之於梁王均為兄弟之親然長以法死武以恩全其所以慰安母后之心非細也孝景即位以來惟此事最善

四年

復置關用傳出入

此變文帝之法以七國反倫非常也自是以後法制漸嚴非寬仁之日矣

後二年

春正月地一日三動秋大旱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按孝景自七國平後無歲不書變異然未有如此二年之甚者論者謂帝無甚失德特以忍刻少恩故尒予意人君之失莫大于刑賞不中景帝自即位以來王夫人以奪婦為后而正后以無寵坐廢梁王武以賊殺曲全而太子榮以無罪致死晁錯以忠謀市斬而袁盎以讒嫉顯榮郅都寧成以殘酷召用而竇嬰申屠以正議疏詘王信降虜以私恩封侯而丞相亞夫以守正獄死天下犯法者皆得從減笞之恩而天子之至親骨肉逼不能終命于見譯之餘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此天所以大動威以彰之不獨曰其心事一二之微而遂出災異焉此所以不踰年而有大故也

讀史錄二

海昌許清 編集
門人朱祚 校正

武帝

元年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
秦之言者皆罷之

異端邪說自戰國至秦日新月盛舉以亂世高祖初承天
下急於用漢不暇自擇其徒多寓術于黃老文景清淨儒
道未弘其徒多托跡于論諫如酈生陸公袁盎鼂錯之流
其源同其委遠至是始發于董仲舒成於衛綰一切罷去
邪正判然可謂盛大之舉惜乎得一醇儒不能使其人置
諸左右朝夕納誨而出之于外則帝之好儒有名無實卒
致一暴十寒而黃老神仙土木甲兵之事迭起逐其所得
不足以補其所失正學終以湮塞可勝惜哉

董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所居而治

武帝抑黜百家表章六經建立學校興用賢良大率皆仲
舒推明正學之力及其兩事驕王皆能以仁義匡正無所
陵傷可謂真儒矣使其處之切要則以帝聰明特達之資
當嗜好方開之日納約自牖而啓沃之以善無少間斷則
其格君之功豈止如江都膠西而已哉乃于時居世主守
遠外重內輕本小末大而於土地備積兵民無不準所約
量得算乃以于得一賢士則或畏其說其匡正往
往出之於外以不世得之才不復以古人迪簡為事可謂失歟
重本末之等矣止得仲舒賈誼可歎耶

迎申公為太中大夫對以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申公力行之言若可以使帝要迹其所領齊于楚茂而終
引君不合於帝戊之謙歸以羅歸先儒謂不及韓生
達其旨其學本於以溫柔敦厚而失之愚耶

三年

閩越擊東甌東甌使告急於漢遂徙其衆于江淮間

武帝好大喜功之君然初政猶清明嗜好未發自東甌告急
田蚡以為不煩往救莊助乃以口舌樂入動帝發兵及舉
國內附驕於江淮遂啟開端不可復遏馴致窮兵黷武疲
斃海內遂為凡有所為輒令文士與大臣相難以亂制
事不復處者終帝之世輕舉妄動幾亂天下雖帝之資性
不醇其實莊助迎合啟事之罪也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俊異者寵用之

觀武帝所用文學材智不過詞賦論說能酬應發難而已
至於董仲舒乃告之以天人之蘊道德之原此豈侯嬰所
以遠孟子而舉相張儀也

元光二年

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

此巫蠱之所由起也

遣間諜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擊之

孝文時匈奴入寇遣兵卻擊出塞而還其後文帝遣周亞夫
屯兵備之而已故當時所守畏然民物殷富武帝元

光武不外侮輕信王恢之說致匈奴棄仁義兵出無名之
結兵連天下騷動古云有備無患文帝以之又云好戰必
危武帝以之

四年

殺魏其侯竇嬰

自景帝迫于七國殺晁錯至孝武即位以來未嘗輕殺大臣況竇嬰以賢戚屬有功封侯為相即有罪亦所當議者今以力救灌夫忤田蚡遂傳致其罪帝豈此黑於用法而大臣之殺者相望於史矣且蚡於三太后異父弟也一庭議蚡怒不食獨不畏竇太后沒未五年而嬰遂以不直誅殺可謂不善推類矣使蚡須臾毋死則淮南事聞其能免乎

五年

河間王德來朝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天下之事是非二者而已世之為非者固不足論其間為是而實非是迹自以為是而不求者多矣觀求是一語此三代聖賢之學也豈直秦漢間無人及此哉班固稱河間獻王卓爾不群信矣

詔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

自漢高祖除秦苛政約法三章孝惠時蕭何作律九章文帝除肉刑景帝減笞令皆欲寬刑緩罰納民于中至武帝始命湯禹共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自是緩出緩深故律令煩苛文書委積而民無所措手足當是時也法制既峻征斂方興而非不殊生養蓄積之人足以承其煩重則亡秦無尺寸矣

元朔二年

賜淮南王几杖毋朝

按文帝時吳王濞稱病不朝遂之几杖所以釋其罪使之自娛非以尊顯之也淮南王安始為帝望之心繼以謀出之鋒端既結納已非一日一旦無故遽有是賜於上以帝為監可得微帝側有發王何以有是賜也由是坐或狂始謀為反其以至于敗書曰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帝不思幼之且事以刑不當罪其能無咸哉然均一几杖吳以是無事安以是速為寇非文帝仁柔可信武帝剛銳難測哉

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因是以推之六也

是舉也可謂寓而能漸制其過錯遠矣未幾淮南王孫建以父不害不得分封而上書告所謂不削自弱之機豈待裂地而後見哉然亦正義損矣

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夫地分九野民殊五方君國子民所以相協其定使之各安其生各適其性非有大故不敢動民殷周之徙不常其事動以天下非為一家之私故易以建國為益事春秋之世凡書遷則門之也自秦始皇徙天下豪傑十二萬戶於咸陽漢祖徙齊楚大族豪傑十二萬戶於關中雖以便利之心乘之亦因天下初定民未寧居故其可為之勢以為一勞永逸之資耳自文景至于武帝四方無虞民安田里乃以茂陵之邑遷用主父偃之說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是

使郎解閣白于天子伍被爲謀于淮南其時義以仲舒
之不宜以附僞意將至以誅竟不斬徐之爲事納之相去
輾餘獨牢雜慮皆從蘇[illegible]惟以不盡一日郡殺日百人流血
餘數十里郡中皆一月無声東略不加聲而反以爲能忽
國有在其後迂徙之令并行于天下之際又行于大抵之
初猶殘理年結意不解原其所以民由敬切于郡解之流
而盡信夫主父偃之謀也獨不知導民以禮和民以樂歡
等氣并姦猾之俗出誅徙之外更無餘法乎

二年

以張湯爲廷尉

前既命書定律令此復命之同律令其其意以多苛刻不
可解思猶人失人當計非四時事以侯其力未肯自强

四年

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自古人君之於臣下雖甚明哲鮮有不樂和婉而厭剛直
親謹慎而疎強毅者周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成王后之
賢君其望於臣下者已如此則後世孔子曰邦有道危
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蓋所遇不同雖言諫爭之官觸
忌諱之事猶欲其剛直于和緩之中耗強毅于謹慎之表
求盡己職無改舊事不失正道而已況宦者乎侯武帝誅
鋤臣宰族殺大臣幾時解免自保惟柔者以和柔奮之病
以不泄致貴霍光以謹重全日磾以恭慎受寵於之四
人者雖非古賢臣然一時之功亦足以數顧其所以能保

其功名始終不失者以此義而其得所處耳彼莫能者
安位據世以要相以爲猶者哉公孫弘始以使對不入
免歸改籍而起年七十自爲博士明習事略以時然
故其居官任職不爲於言高論力較是非惟上意趣以在
所行之其後位其多許不忠弘則自以爲中病未嘗在
難以朝至十餘弘則自以爲不能吾其害且非於其多之
其私自言服而不敢復辨朝會論議榮而後開陳其端
以待上之自擇至其族郭解弃下式誅主父偃徙董西南
夷諫築朔方郡則又破其不枝非特一事依違取容而已
由是常與其爲人所言多易聽用及老者疾猶賜告丁牛
而劾以醫藥卒全侯相祭於而終可謂大幸矣其後爲相
者唯石慶醇謹過弘而材不及雖擅盡剖任而亦充於相

位其餘皆死于法無復弘比後之人臣材德不顧以行相
違徒以和婉爲柔佞語謹慎爲委靡小有所得不爲其淫無
所顧忌而輒以剛直狂毅矣之以致速禍僨事又自以爲
直道不容而不悔焉者是又公孫弘之下客耳然應人多
許弘之故能書行尤君子之所耻言乎特著其可道者以
取節焉耳

元狩元年

以博望侯張騫使西域騫還自月氏言于寘之西則水皆
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
出焉

按史記云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
海伏流地中南出積石其山多玉石武帝因按古圖書名

河所出山曰崐崘綿絡以千萬里者也崐崘唐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出塞二千里得河源于悶磨黎山中焉四下所謂崐崘者水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之濁吐蕃亦自言崐崘在其西南故蔡氏尚書禹貢傳節取二説而歸是於薛然皆非耳目聞見之當論元至元十七年命都實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自河州四閱月始抵其處學士潘昂霄從其所見爲志謂河源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自上瞰之如列星群流奔輳五七里滙二巨澤自西而東經歷可半月合赤賓河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又一二日歧爲八九股行可二十日至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即崐崘也自是凡七八日河水北行轉西過崐崘北一東北流可二十日至禹貢積石自發源至廣地南北溪澗分流合派莫知紀極至積石始林木暢茂及考臨川朱思本得譯梵字圖書其間分合轉折與志或小異而見崐崘積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大槩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胡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又南流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凡九千餘里并考張騫使西域所至惟大月氏大宛大夏康居其餘皆得之傳聞歸而遂執徒見鹽澤伏流至於積石再出遂謂此爲河源誠未覩崐崘與同非之實矣元時雖亦以使事往吐蕃然覆歷有序其言崐崘山水委曲可信故蔡傳以元將之言爲近然亦未見極致元有天下薄海川外皆置驛使道絕域如行國中都實又接以河源事往所諸多鄉導指授其所紀載當有根據然後知于闐鹽澤崐崘積石一一河流所經去源猶遠辟諸常山之蛇張騫見其尾元始見其頭而都實所至昂霄所紀庶幾目擊而親歷雖然中夏內事有千人紀者君子所當知中夏外事無損于人者君子所當略故禹貢止書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其下經過猶逆入海之處則略及之意蓋有在矣後世探求窮析河源在中國者代無善捍之策而反遠求其源于荒絕之外欲何爲耶姑併錄之以俟觀考

二年

丞相弘卒

初董仲舒以弘爲從諛汲黯以弘爲懷詐弘陰銜之而陽與善其後欲殺仲舒則以爲膠西相欲殺汲黯則以爲右內史自古奸臣欲害忠良而匿其迹必任之以難事處之以危地名曰簡賢治劇實欲中之以法而幸其自敗也人主非明何自而覺其奸邪夫薦賢爲宰相第一事反是則首惡矣弘得以卒壽何幸哉

三年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作昆明池

昆明與漢本無關涉徒以阻隔滇道不爲漢使而已借使南粵當伐命將遣師深入絕域亦非朝廷所能專制而乃穿五十里之池象之以習水戰徒之皆費借于軍興是遠人未服而近者先斃外功未集而內怨已勞非王者設武衛戎之意也然繼之以來光爲[illegible]作也于減卒之

丁酉…
所謂得已而不已者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是時上方事西南夷求馬之數…
出馬…塞其欲而啓勤之…
且…神異德之樂歌謁矣
四年
以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式以財富入官及爲御史大夫乃諫論鹽鐵船…不…
私羊…儒謂其官既尊始正言以要名此固於本…之
論乎當及覽本傳考其語事知式以始終本以…牧…
無他材智平生能效力取義盡心所事皆真自…
已其爲人樂乎而不樂取故其晚見乎言者若与行相背
云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
夫將不可以遙制兵不可以預籌初帝戒衛青以廣老數
奇毋令當單于及廣請居前驅青以上旨不從徙之東行
道回遠致以後期…其後孫陽從貳師將軍出戰請以
步兵五千人當…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都尉路博
德將兵迎陵…令老將生奸計致以無救
而敗此正坐…之失不可…以爲…奇…爲輕
敵而…也…文帝十四年匈奴入寇…那…閉…其擊却
而還因…邪…數之…敵…守
時李廣…多爲北騎…欲口

惜廣…高…
之才…時…無…天…材既…
尚…文帝…
遂…使之…以…
能封…平生事也文帝時…有之人常…
貴…知近求遠…時名未著帝特知其善…
知其行略…抑帝本以…嘗雖武而不復加着
…不…則人之常言…是矣
以義縱爲右內史
先…公孫…及汲黯爲右內史…直以寬簡爲治及渾
邪王來降帝以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又欲殺市賈五百餘
人皆以黯諫强見由是帝…乃以縱代之縱本殘
賊小人曰…黯事…帝之意…在安淨不…附和
而益…其…能…全縱不…
徒…此…天…也
五年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初黯以閩越不足救…火不足憂而…制發粟以賑貧
窮罵張湯爲刀筆吏斥公孫弘爲面諛飾詐…大行…
青而不拜…大將…如…面對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此古…天馬之…求…殺之論…
…直…是時…
容顺…
…何其不…

以至多病之事不然而無所指名乃爲蔽匿之語淮南之
謀聞達帝矣不然黥死無日矣豈能至淮陽而死哉後之
人無黥之特而欲學黥之言吾見其朝出而暮受戮斷
乎其不可也

元鼎四年

封周後姬嘉爲子南君

興滅繼絶王者之盛事况周之至德尤不可以不祀自赧
王入秦之後至是幾百年而武帝封嘉子南君以奉周後
不爲兵車生出之日乃有此舉也綱目特書以美之宜哉

以方士公孫卿爲郎 卿曰黄帝鑄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
黄帝上騎龍與後宫群臣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乎
吾誠得如黄帝視去妻子如脱屣耳

夫龍非常御之物天乃積氣而然禹濟江有龍負舟禹曰
無懼猶御天而歎使有龍垂髯則從者皆將失措焉得從
容攀附後宫從官七十餘人若有素約安然乘之而上是
天果有門戶可以啓閉宫室可以棲止者矣是豈理哉按
武帝東巡至緱山祀黄帝冢曰吾聞黄帝仙去乃有冢耶
或欲附會帝意以實卿言對曰群臣葬其衣冠後世仙書
因踵二說[illegible]其事至[illegible]以爲仙去之後淮南王安本
以謀反自殺[illegible]得其所以上升者如此一蹴武帝好
于異端不能[illegible]有[illegible]
向信之甚其[illegible]皆[illegible]自大相繆
敗誅惟御援[illegible]
破因考論之[illegible]世猶相述其說未

元封元年

春正月帝如緱氏登中嶽 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
三既封泰山夜若有光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二年春
公孫卿言見神人若云欲見天子

觀此若字所以見武帝蠱于微茫於乎視聽而群小之譎
張誑誕皆得自達于帝也雖知其妄猶冀僥倖一得甘受
其欺不復省察因疑似之詞[illegible]以著之無之事此晦庵之
深意也

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
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報德星至二
年冬十月幸雍祠泰一拜德星

按東井八星居秦晉之間天之南門黄道所經主水衡法
令所取平王者用法平則明而端列璽宇犯之其野兵起
三台六星居太微紫微二垣之間謂之泰階色變動搖蹤
從不類則爲兵象管子曰君不改政字將出矣彗何爲焉
此見孛之禍甚于彗也今有星孛於東井後十餘日又孛
于三台變異之象[illegible]其兵災哉者不可以致警懼于君
德曰獨見填星如瓜有司[illegible]以爲天報德星夫填星者
土緯也其行度甚遲[illegible]四星失守填星乃動天
官書曰天精而見[illegible]星也又謂赤青二方氣
相連三星合如半月[illegible]伏無常出于有道之國
令德謂獨見填星出如瓜[illegible]星爲土
緯出而復入形色不類[illegible]知其形色占驗何
相似而遂指爲德星也[illegible]上天示變君臣上下相與憂

慎戰以答天心況天封以後征伐繁興土木作[illegible]吏以
法舉民怨天怒雖有德星亦不足以為佳瑞而況指
妖為祥假無作有乃安受樂廣以承天休雖自昔大無道
之世亦未必爾也是後匈奴數寇邊侵城障關中旱蝗災
變大將軍衛青丞相慶卒趙破奴李陵皆敗沒丞相布衣
族誅者相望適應東井三台分位之[illegible]細[illegible]前兩書星字
継書拜德星所以明著當時好諛嚴[illegible]之失以為萬世君
臣之戒也

二年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

武帝獲一獸而以之紀元[illegible]一馬而以之作歌[illegible]一芝而
因之肆赦生一子而用之名[illegible]至於[illegible]而
水大煌殞石隕地[illegible]之異則皆置之不問而以謂字為天
乾封指字為德星是此其心果何所處也夫休咎之徵妖
祥之應以天為無意邪則妖咎既不足慎而休祥亦不必
矜以天為有意邪則休祥既以為福而妖咎必將致禍福
也則思恭謹謙抑以承之禍也則思恐懼修省以回之如
此而後謂之敬天敬天而後可以[illegible]天也[illegible]有[illegible]福[illegible]禍
假妖為祥幾乎侮慢矯誣矣施諸武帝[illegible]百[illegible]不[illegible]者乎夫
祇天命不常而君德能常人心不一而[illegible]道能一[illegible]若賢
也堯水湯旱無損於治為不賢也[illegible]何[illegible]於亂以
武帝為君而所為若此其甚者若此其多乃因一二小
可之物遂以為得天純祐而傳[illegible]之[illegible]猶于不能歆事
其父至於積惡不自[illegible]因究尔失[illegible]而[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乎此

武帝之末所以[illegible]四也

三年

朝鮮人殺王右渠[illegible]臨屯玄菟[illegible]郡分置[illegible]曰
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illegible]為民
設八條禁[illegible]
予嘗奉使至朝鮮見其國俗上下有事公私有等[illegible]
設井布[illegible]以[illegible]詩書[illegible]為[illegible]戴折笠子孫世不許
變有仕者方聽變之[illegible]各有婦[illegible]出入不同戶女歸至[illegible]
[illegible]謹自[illegible]重臣出入乘小車[illegible]飲[illegible]多用[illegible]
士崇文武為上王[illegible]稱名其下[illegible]孫[illegible]臣世子見
侍立[illegible]王有事王使館每休使[illegible]問候[illegible]入[illegible]則稱天
使大人[illegible]迎拜起[illegible]盡禮[illegible]供[illegible]服用義物[illegible]一日三
問安自始至渾[illegible]品式制度[illegible]下朝廷亦不
敢[illegible]官府[illegible]用王[illegible]碑刻[illegible]中國年[illegible]地分
八道州縣各有孔子廟配從如[illegible]儀不作[illegible]像[illegible]用木主
平壤城為西京有箕子廟在文廟[illegible]左木主題曰朝鮮始
祖箕子[illegible]始至[illegible]廟禮曹正郎入請禮部[illegible]語以弟子
見師之儀明日王[illegible]謝曰[illegible]陳公[illegible]至朝[illegible]始祖字不
拜而出是以謹[illegible]乃獨不[illegible]如此[illegible]語及使事[illegible]詩[illegible]不
女[illegible]借[illegible]引[illegible]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
臣小邦不過為朝[illegible]工[illegible]所[illegible]也無[illegible]待
必自起主[illegible]終日百拜無[illegible]從亦自執色[illegible]
為序[illegible]于別室[illegible]跪拜[illegible]祀堂[illegible]勸止輒應曰此
筆雖[illegible]亦王人也其敢不[illegible]節[illegible]文多此類自[illegible]至

令雖風教易主習俗漸薄然其本性之異於二方仁賢之化猶有不泯者信乎如同之〔…〕以本朝撫有萬國每朝會燕饗特奏宣朝鮮王表〔…〕其使人於殿上優於諸國遠甚

五年

詔曰武材如李可爲將相使絶域者

人材與世運相周旋隨風化爲高下惟明則良相遇合義致知施不可其餘創業之君當天下方亂之際一以攻取爲心是以群材並用而雜伯並用人不任〔…〕而時若常十一守成之主當天下既治之餘一以文爲事以取於素養進於已試用人不〔…〕不精而時者常十九然自亂入治其人猶疑故創業之臣多不保終而守難於始也以治防亂則人習慎故守成之臣多能全節由其精於初也漢自高帝之初至於孝武幾於百年天下已定治理相仍所謂並用俱施之材亦盡而孝武之時宜日見矣使武帝因是時益廣學校崇選舉所以作養陶鑄之德成事百度惟貞則明良之治將可復然而乃〔…〕正什九而已哉顧乃當守成之時反行創業之事然〔…〕武征伐四夷務於中國以規遠利加以喜〔…〕所向翔非一志在使訣謂於良欺詐諂諛酷暴聚斂狡邪之徒〔…〕人奴隷〔…〕而世教兵開邊起戎之士神仙方技之流充于內外〔…〕皆富〔…〕病國防民無所不至其弊豈止雜而不精也哉其間雖有一二賢正英特之人偏全不齊用舍亦異得不補失無救亦亦未如之何也已及乎舉任不當〔…〕貴驕〔…〕行向之所以況求濫取者所足以償其摘誅夷族之慘而保終者無幾此汲黯所以有〔…〕才將盡〔…〕與共治之諫也及元封以來老死罹殃適〔…〕幾〔…〕將有覺悟〔…〕下詔以求又爲將相絶之材來國空無人〔…〕自〔…〕此如〔…〕覆國〔…〕秋〔…〕使絶域老爲〔…〕不及秦〔…〕遠矣自是〔…〕不〔…〕既則〔…〕切安〔…〕用〔…〕私〔…〕廣利爲利侯而降匈奴後公孫賀〔…〕丞相而減族舉市同告盜用工充而起巫蠱之禍以〔…〕用田千秋而爲〔…〕佐之臣使如馬何羅之伏誅上官桀之謀反皆〔…〕自延〔…〕戮〔…〕昭於昭帝〔…〕如此〔…〕由武帝不能〔…〕守成業而欲〔…〕行攻取之術也

太初元年

詔夫〔…〕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後世

改正朔定制度〔…〕常言之文帝而未能用至是武帝始用公孫卿〔…〕遷之議而遂成之夫改朔制度王政之大端所以統四海而一萬民協天人而制事莫美〔…〕而成教化無一不〔…〕始文帝〔…〕玄默〔…〕讓未遑武帝剛果有爲勇於〔…〕作〔…〕之宜也然〔…〕無〔…〕王者之〔…〕有良法美政〔…〕人故有德而未〔…〕法〔…〕者也

天漢二年

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上聞陵降怒甚

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云云　上以遷誣罔
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昭帝時蘇武還自匈奴陵語武曰使漢且貰陵罪全其老
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
忘也遷之擬陵也既輸矣惜乎始對之時不能無失夫首
罪不可以情原盛怒不可以驟解凡排難解紛欲出人之
罪必先有以究其罪欲釋人之怒必先有以明其怒今有
不孝形迹已彰父既去且論矣而親能表暴其子之所當
罪而明揚其父之所當怒則為父者必將傾聽其言而少
緩於聲討焉及夫未有不遽罪乎其子而移怒乎言者矣
孔子曰吾從諷諫使遷當君問之時詐能出此則張論陵
必帝見自安然後從容委曲使其可言而恕之矣於陵當深

漢之心欲及乎奮不顧身之義申之以摧敗亦足暴白之
說則帝方將悔其輕召又安有其後病惡發事之嗚逆
陵之與不待父之而後見也豈復積怒于遷哉惟其不量
淺深不度機勢矣其不平之氣逞以宿積之詞稱縱嗟能
非毀沮議其言幾乎顛倒是非甚乎鈍列此以即使他人
聞之猶不能忍況帝盛怒之下安得不以為誣罔哉
此所以積之所以致於面折武帝而不敢必無罪
也惜遷以高才絕識顧以一言重罪真可痛耶此固天下
後世所共為之嗟而深悲之者觀其答任安書詞氣嗚悲
憤欲哭乎生豈亦為情累者耶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
武帝任欲功於漢而不能使東方之盜賊不起能通道四

夷而不能禁中州之道路不過射從豪嘆以銷奸猾而不
能制愚民之攻城屯兵堂阻乎山澤之下凡其所以不能
者皆由其所能者以致之也
三年
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文帝優
養民力當時上下饒足財物不可勝用武帝窮兵黷武擢
侈於營土木禱祠百矣並見了杜畫於鑄錢財用盡如丘
山斬將搴旗時微斂無藝生財之要無其道及舟世不給
於是作為一切之法以攫括民財而取於民濫觴不至
是又併死罪亦得入贖自古好利之君未有甚于武帝者
也然取之而用益之禁之而民不怨亂之何哉不以良由

辨盟之源不足以當必旱之地聚斂之令不足以制貪國
之民天下之民外願乎其內劫于法雖有曲者曉然知其
己之有不足以禦上之求而各自憐其家故也傳有之曰
財聚則民散又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當是時也使桑弘羊
之告緡行輸鬻之從才植富對盛之晁修成煊赫之精
酷為刑錢刑錢不已於為流亡流亡則亂則漢之所憂不在東
方盜賊而在桑弘羊輩之中矣
太始二年
穿白渠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長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
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是役與兒寬六輔渠等時奏穿渠同與此作昆明池遠甚
此皆武帝紀中之得策也

三年

以江充為水衡都尉

初充為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此充殺身於太子之權輿也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沒入車馬令入錢贖得數千萬此充中帝意之根柢也

征和二年

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

夫宰相之職百責所萃家國天下無一不係于身賀內不能齊禮教而使子敬聲驕奢不法外不能拜賢退不肖而使朱安世肆狹于京及敬聲有罪乃請自捕以贖之此下獄夷所馳為而謂宰相者之可乎然其之輪禍滅宗亚無事非匹夫造屬係每王家此公孫弘之所以必兢兢解也

諸邑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衛伉皆坐巫蠱誅　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衛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淫祀無福巫風喪邦古人具有明戒漢初承秦之弊既置巫覡名數不可殫述及新垣平伏誅文帝始于鬼神之事景帝祠祀如故無有所興自武帝鋪信宛若求神君公之上林蹏氏館李少君又以祠灶卻老方見上帝尊事信之未幾皇后陳氏遂以祠祭厭勝而廢自是數十年間方士充斥京師巫覡交錯宮禁祠禱徧滿天下變幻盛作無所不為女巫又於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致祭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人神殽擾妖妄紛來帝又年老多疾戒於陳后之事恍惚驚惶見諸夢寐各疑之來斷以蠱矣遂使狹邪

得以挾詐殘臣下之鼓亂后主大由是于危亡禍致反叛由帝不能居正遠于鬼神也然亦人倫皆以帝不善教其子以此致變此當正其本而不〔…〕其末者也觀按太子盛年敦重得誇自備開疾〔…〕又能教諫征伐幼欲婦湖甘泉而阻于石德之說〔…〕不東身詣上而自〔…〕使者之女言雖由禮義不明是以動作無法然亦不可謂其〔…〕者使帝素不信用方士仙巫則內外〔…〕絕〔…〕不與屬階為自斃自江充何以得入內中陷禁后妃御〔…〕於然而嫁禍於太子以激成不救之罪哉嗟夫以武帝之雄才大略用事一不當至不能保妻子人君可不謹其所嗜好歟

三年

以田千秋為大鴻臚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故有是命

初太子奔亡帝盛怒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天子亦既開悟及車千秋事當不詳上頗知太子皇恐無它意千秋始有此奏合而觀之則三老既而千秋後三老難而千秋易三老出于迫切而千秋徐出于〔…〕三老之言則諫合人情而千秋之言特明于法使帝不從三老之言則太子尚在而歸來望思之臺可無作也今乃冤死初聞悍用宗語幾乎曲突徙薪之說者何哉蓋武帝平生好奇而累惑乎鬼神因千秋有夢見白頭翁之言適投其心本帝遂誠信以為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因曰公當遂為吾輔佐此所謂以毒攻毒用〔…〕以巧而〔…〕致也

四年

蔽方士依神人者　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人物之始終皆由于氣然氣之所在由其所得也是故聚則生氣散則死然而能固則致壽不能固而或耗之則夭他如顏子之短命盜跖之多年是又得氣之偏適理之變不可以常論者大抵人壽五十爲下八十爲中九十爲上百年爲期頤而人常得其中下此又固之者不如耗之者之多也軒農以前不足據考堯舜禹湯文武皆踰上壽雖曰聖人大德致然宜亦得氣之厚其餘惟文王稱九十百六十歲或言二百歲蓋疑詞耳異書乃言彭祖八百歲借使有之亦爲氣之變異非修爲可致然亦未嘗謂其終不死也若夫陳寶神君之事幽明反常初不見於有道之世直當謂之妖佞矣尚可以理論哉至如辟穀不死解化飛昇神仙所居蓬萊方丈之屬此皆燕齊迂恠之談俗駭于海氣變現相與傳列偽妄而欺蔽時君者也又其下如祠竈致物丹砂化爲黃金是特供傀儡幻衆技与王標牛書牘基之事同一閑抵有智之士當一咲而斥去之者可与天地間之正事同論哉彼之言辟穀不死以張良爲證言解化飛昇引黃帝爲証張良當高帝時欲保全而退自託于方外其後因呂后之勸復食而死黃帝死葬橋山升龍之事不見于經實公孫卿之妄語也使有術可以不死則神仙初亦人耳何不自全其父母妻子相与長生久視頓乃使之淪喪而獨存然以存反欲下從隔世之士使有術可以飛昇則古今四海青天白日何獨不見一人亦風御氣飄飄猶與而過于稠人廣坐之中亦自尊其能以及秦始皇帝皆常求之至於閭閻眩以爲仙屈意求以爲尊極品位以爲貴傾府藏以爲費竭土木以爲奉信動天下以爲風聲歷數十年以冀其一遇未有其手筆者也而竟無驗何哉至其末年乃以是剋致巫蠱之禍帝方厭悔而田千秋適以此諫遂斥爲妖妄之人自悔其病之理不若于改過不難于自責真可爲帝王盡仁讓義之法其資過人遠矣惜乎止從權遣不能明布其闇禁絕其源如文成五利弘之公孫卿皆當厲以誣罔亂正之法示者正名生者定罪流散分背以昭示天下可也時不能然遂使其宜復滋故蹤其流至今更爲偽撰擬傳誣無窮于後世者益無可勝歎哉

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

此特帝武帝之能悔過而非善其能用人也武帝求命之臣文止于田千秋武止于金日磾然二人之始進一以言合一以貌取皆出于偶遇而非由論薦其後皆能不負任使可謂難矣然終不可爲用人之法如可爲用人之法則武帝宜無失矣何以有江充之變哉

後元元年

殺鉤弋夫人趙氏

武帝此舉殘忍不經殊非正家裕後之義本出誅罰肆行畢事于此始也以貴母命之終也以欽方殺之何其予奪之不相當也先儒謂此舉爲有斷夫所貴乎斷者以其能取義也不能取義而謂之有斷過矣

二年

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夫託孤受命人君所以正始終而詔綏系其事其意雖父子不能行而武帝行之此其所以為天資卓越過人者矣惜其所受之臣猶有所未盡焉昔周成王發顧命召六卿百尹御事此周室賢材衆多小大之臣皆異於漢矣自蕭何而下惟曹參陳平周勃文武故高帝臨終語呂后以蕭何死曹參可以代之平於王陵則欲以陳平助之周勃則惜其少文於陳平則難其獨任由是從此相繼果足以成他日之務而無偏重之失也今武帝命雖不能如成王之盡乃群臣猶當効高帝之各選後事頗以舉天下之重寄而一委諸軍旅之臣雖丞相九卿不得与預此何見也夫以高帝之素不喜儒而其末如彼武帝之嚮用儒術而其後如此始終用舍殆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文儒凋落名臣欲盡而千秋輩不足托与抑帝在位日久厭文士不根欲取夫質實謹重者与光然則所見者固不如高帝而將相偏重之嫌形矣未幾日磾薨上官桀反諸將往往雖昭帝幸以存社稷之臣竟以不學無術而光得後之禍向無雋不疑田延年之文則成安漢之業皆光之誤光亦豈惑無擇禍敗及身而武帝為無見矣孰謂文武材德可以不並用哉

昭帝

始元元年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

春秋人臣無將故有誅意之法淮南衡山王初以驕奢不奉漢法史猶謂文帝不及時裁制以啟其欲然王旦之謀謀望已非一日及是反具已成當自死甚矣非特將而已乃赦而弗治失法已甚又不能為之防範制使其快弱無所忌憚遂使上官桀等得以結旦為外援旦亦挾[illegible]為內黨交通構禍至於七年之久而後發覺非昭帝[illegible]私恩霍光等不諳大義而[illegible]成其惡歟

二年

三月遣使賑貸貧民種食　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

武帝徵斂百端誅求無筭然世未[illegible]其有餘昭帝[illegible]未幾[illegible]數[illegible]其後未嘗[illegible]以此見天下之安危未有不係于君心轉移之間也

四年

立倢伃上官氏為皇后

此上官桀謀反之階霍光滅族之轍也

六年

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

按張騫使西域為匈奴所留持漢節不失行時百餘人去十三年惟二人得還大略[illegible]相類[illegible]遠者所首[illegible]華夏之所敬[illegible]古今之所[illegible]蘇武並為[illegible]武之出使本以王命懷遠其名正其言順皆雖不幸頓其忠義之發又適當所往之國匈奴威之不能惧愛之不能善說之不能[illegible]臨危已不以[illegible]生動心事君不以存亡

故御敍事一以六一夕老壯而當挽其術衛律對李陵服武帝之養從容變一從然尸已從下之士至今從人感歎而不能已可謂忠矣之至豈特謂假殺身者哉若實之事不過開邊務遠為之遮留于中道又復低回遲遲如婦人女子之態使其事成不足以光時不成適足以辱國其功遠在常惠馬宏之下安得擬武哉故君子之素君命任正為上服勤次之以死抵利斯為下矣

元鳳三年

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烏桓之先有罪殺之已服罪即止況夷狄不治若我人向烏桓數犯塞則有罪之人也匈奴命從盜則無罪之人也武帝時開裁相攻田蚡汲黯皆以為不煩以使從此是適占充國合光不能用乃出擊匈奴是欲殺無罪以快有罪若為烏桓報怨者且以兵不空出若使匈奴不引去烏桓人無罪明友兵空出之名則將何施哉是擬也方以爲勝負敵直以擊反者爲事則烏桓坐斃而遼之正紀自可亦威于匈奴矣

四年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高帝之擒韓信業帝之殺先錯武帝用邑之謀皆此類也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海昌許彥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讀史錄四

元平元年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秋七月迎武帝曾孫入即位

霍光本以宣與周勃迎代事狀相似而體要不同諸呂擅政其惡動以天下故孝文之入少帝之誅皆出于衆人以天下之惡合衆人之情勃雖舍其成功而廢立之權成未嘗專任昭帝無嗣其事係于霍光是故昌邑之謀曾孫之立光皆任為己事以一人之身利而王之命雖確然忠義而廢立之權光固不能卻避矣春秋之法經世易代雖嫡正必有所承稟況立庶召外乎故使勃得昌邑則變不可言何也無所承命也使光得孝文則成功有餘無可異議何也有所承命也然則光勃之擧王有難易乎勃適幸而光不幸焉耳若光當昔事之時即能傳詔臣民謀卜筮來而吉之奏記贊注弘之驗占迎曾孫而立之則神器永奠天位一成早不容之數中無易王之舉雖伊周不過矣何一勃之足較哉惟其不能知難惟始以致廢置太輕威望過分知者雖諒其心不知者尚疑其意此所以有芒刺之驗也況又不能困于自退以致威福以爲累其怨交迭積疑蓄憤自取滅宗豈不哀哉史稱光不學無術黯於大理以及顛覆以同然矣然勃亦豈可十世之其初不過鄙僕庸

夫耳未嘗明理而卒保世嗣豈非因其所遇亦有幸不幸
哉是故論光之功莫難于廢昌邑論光之失莫重于立昌
邑光非同姓之親又鮮阿衡之德如此而禍敗不及其身
光亦未為不幸也
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礼不道奏
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有天下之大義有天下之正理霍光以臣易君不合于義
則謂之篡延年居下劾上不合于理則謂之訕光惟義之
大而不顧己之安危延年惟礼之正而不計言之可否事
未定不可無霍光之謀事既定不可無延年之劾其功蓋
相須也
宣帝
本始二年
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初詔下夏侯勝
獨以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詔
書不可用云云
夏侯勝之語實天下公論帝後嘗謂勝曰先生建正言無
懲前事則帝亦既審之矣但當時對君父之際議論頗傷
于急迫有姑定哀微詞之義其後有司議尊悼考為皇考
立寢廟於礼尤為不經勝時已遷太子太傅竟無一言諫
正信哉以前事為懲一語一默君子皆不能無惜
三年
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毒殺皇后許氏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
無狀者收繫顯具語光以淳于衍毒殺事奏上光署衍勿論
顯因勸光納其女入宮
按昌邑王時田延年有定宗元功及小有罪光不肯遂
必欲使往就獄而公議之今顯以女醫毒殺母后此何可
為事光直署令勿論前後予奪抑縱何其小大不相當也
春秋有誅意之法有首惡之罪有戕亂之責光初不欲討
許廣國則造意矣豈此得于人乎及顯欲納女入宮則成
亂矣雖為人亦猶當坐也況其妻乎竟儒論光不發覺
則是與聞其事光之罪豈止于不與聞而已哉
四年
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
是時四十九郡同日地震山崩水出北海琅琊壞祖宗廟
其為霍氏專權竊弑許后謀殺太子之應明矣時魏相丙
吉韋賢蕭望之之徒咸在帝又詔令侍間經學之士無一
人敢以為言豈皆智識不逮耶蓋畏于霍氏專制之威懲于
夏侯勝直言之戒是以囊括而不敢發耳向使霍光未死
帝不親政則封事終不得自達亦何由省此而預為隄防
則人君之所以通諫官達所以防權臣之擅或也可不慮哉
元康二年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犁魏相諫上好觀漢故事
嘗條漢興以來事及名臣奏請施行數條使掾吏及休吉罷
府録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之
按魏相能以前人之善為善以天下之憂為憂此宰相之要
道也然其黃纖所在亦欲以俗吏持權事所以防其變施
之漸周於民隱所以盡其欲之所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真可以為萬世君相之法。彼之大臣有蔽賢嫉善自多其
材而以治蹟勝人者觀此[illegible]然後[illegible]者[illegible]一心已
事君豈不大可愧哉

黃龍元年

冬十二月帝崩

宣帝元康以前政罰寬平，及用貞諫，權任賢佐，方于治理
故黃霸以持法和平，遷[illegible]相，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事中見任[illegible]雖
死罪復見委任，又當[illegible]京師[illegible]兵[illegible]圖[illegible]假[illegible]者哉
民所施行率多如此。元康以後[illegible]綠[illegible]附[illegible]
既傷刑法，漸[illegible]益[illegible]楊[illegible]以致[illegible]時[illegible]以[illegible]
誅[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
不全[illegible]雖[illegible]至不[illegible]事如[illegible]難[illegible]
不能改。假不悔悟，若此之類[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者且宗
起[illegible]明[illegible]明世[illegible]
改作然而[illegible]數年[illegible]已[illegible]田人主出于宮生內
長居[illegible]數移積[illegible]多[illegible]為非[illegible]閒之日[illegible]納之[illegible]又豈能
純德善治久而不[illegible]哉

元帝

初元二年

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illegible]皆免為庶人。時石顯與史
高[illegible]表裏[illegible]議帝持次事不從[illegible]之

古之治道同體異[illegible]三代以來[illegible]世不相襲，雖孔子之聖猶
曰從周，不敢反古。若夫[illegible]繁[illegible]損益而[illegible]之使合乎
先王，不[illegible]時制則[illegible]然矣。為非明[illegible]相[illegible]達[illegible]吏理之[illegible]
而輕欲變[illegible]更[illegible]不[illegible]是[illegible]之非若[illegible]
相[illegible]以一[illegible]約束[illegible]陳故事[illegible]亦有見也。蕭望之當[illegible]
不斷之主，威[illegible]權之時，所宜制[illegible]變動常[illegible]以[illegible]
他日之變亂猶有恨乎。勿及而乃[illegible]上以古制至
以用宦者為武帝[illegible]後庭之事[illegible]盡[illegible]法[illegible]三
代之[illegible]誠美矣。此何時也，事可復如[illegible]乎[illegible]使[illegible]史
高[illegible]持[illegible]以且其謀反指望之等為權[illegible]上是[illegible]之
當[illegible]反借以[illegible]我矣，豈不大可笑哉。是後元帝
[illegible]毀及祖宗[illegible]而[illegible]頹[illegible]非有以啓
之歟

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大臣之事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illegible]者而已。蕭望之以經
術[illegible]兩朝[illegible]遠[illegible]日[illegible]明[illegible]當不[illegible]二[illegible]
古者刑不上大夫，況以師傅下獄。望之於此所宜高蹈遠
引不俟終日，執節自固，優詔不起，則帝必將因是而悔所
悔[illegible]彼石顯[illegible]亦尚存矣。故大[illegible]望之
一去而兩[illegible]不亦可[illegible]惟其不明去就，假[illegible]自召[illegible]周
堪更生[illegible]進退以及于[illegible]其視明哲保身者遠矣。自[illegible]
代弘恭為中書令[illegible]結多殺士類[illegible]更詐以持人主
無不當[illegible]因望之之死有以[illegible]之也

建昭二年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為城旦

衰亂之世，君子常[illegible]于去小人，小人常不[illegible]於去君子，何
也？正者[illegible]惡于邪，而[illegible]然君子之[illegible]小人

公以疎小人之防君子私而容公疎則亡動頭著而撓之
以爲地私容則蹊逕詭秘而此不悟其機此君子所以欲
去小人而卒不能去小人欲皆君子而終不能安之以古
者明智之士不幸而仕于邪佞之時勢不足爲我無可去
則必遜言惟動簡事慎交以求無愆於正無發其隱以待
彼之自定如此猶俱小人之窺議兄可以攻敗撓之而
孝元初政蕭望之周堪史高皆爲遺命大臣義同一体堅
之等誠能簿德導善相与協和引攬通議而行則宦亦不
首自絶于君子而甘爲小人之歸惟其徽然自潔援与佞
進与之同事使高充位且員充如土梗而沈孤陋勢不得
不与恭顯等合及其比周既從邪正已判猶不悔悟乃欲
以文字口舌爭之以致鄭朋之屬相攻蕭使服辜遽相

閑啓鈴示人可投彼邪佞小人所謂不專書抵間而延我
以播權朋儻之所成之是所爲繹禍丁流塞此反風縱火
良由小人預爲之地而此不悟其機所以自及于焚溺也
是後書指之秉市京房之見投陳咸之見爲城旦使其
不与楊興張博朱雲私交妄語顯等雖有宿憾亦何從把
其陰重而指以爲罪邪不然此一時也貢禹匡衡薛廣德
韋玄成亦奉頌署上終帝之世竟無一人詆辱其間雖不
免於後議亦足以見遜言慎動簡事交之明驗矣是知
君子之處小人當如治癰腫同本詞中制令散解不爲害
而已未可遽施五毒削伐之術也

竟寧元年

夏封甘延壽爲義成侯陳湯爲關內侯

初延壽湯擒斬郅支匡衡以爲……以爲當封
後世論史者或欲據其輕重而首……加法定
而害其厚報爲據春秋之法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安國家
則顓之又命將詞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郅支自殺谷吉復
不奉漢詔又服屬於孫大宛寄有不制以東於其湯當顓
利害制之地興兵侯之罪人斯得可謂有功特以不當矯
制耳況臨發又嘗上書自劾猶爲輸服者及顯矯制發兵
內事也武帝不加之罪湯奉世矯制破莎車外事也宣帝与
薄其功延壽湯及點有功擬奉世則同事之帝与
之封侯而於其爲不免官爲之賞亦可謂兩得其奉世未
司特詔出使前西域鄭吉諸國延壽湯本非吉
使事出于旦齊而必遠日城莎車擬奉世橋

蘇諸國兵攻破之于東方亦由域命使陳湯矯制發兵
于都護甘延壽欲却句其卑事其一書數不書
數一書制一不書制要朱子酬酢世
宜其酬酢論而爲輕重書法如此若以春秋抑
或捷之宜律之則皆不足取也

成帝

建始三年

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爲庶人

初王尊劾衡不及時舉奏石顯其大臣體所言切當衡既
然不自安……位不出三年而以篡盜
不歸免闇于義利之辨昧于論……衡何足以稱學問
之士哉

四年

夏四月雨雪復詔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自王崇等封爵後黃霧四塞而月相承訛言大水日蝕地震隕石及此雨雪皆陰盛陽微外戚專權之象杜欽谷永不肯指陳而專乃反務考頌德稱為王氏立阿諛以自許是二人乃陰邪黨惡之徒所以數災變者也頑復從而問之能不矯誣天意哉

河平二年

西夷相攻以陳立為牂柯太守討平之

夫西南時西夷興兵未動職貢以通並廉使聞而已其況自相以攻寧當若可暖若宗乃州遣兵助兵援遣王俠出擊會舟獄陳而羅以仍孫王興治町王而斷儀命親漢所建立擅兵相攻已不能無罪及遣張匡持節和解猶拒命不從刻木象漢吏置道傍射之使當孝武時則必是移師問罪於眾根積蔓不至于滋蔓何地不止也陳立以太守行縣出不過時未當煩費軍輪千里之費徒以空言召興立亭下數其罪而斬之如呼小兒如殺買雞不容其喘息則兄而授首于我由是禹翁之徒皆震懼降伏頃之間西夷大定其名甚正其功甚奇即使遇高武之時亦足表著況元成衰弱之際變不大熾滅重故綱目書以陳立為太守所以美其不煩兵書討平之所以予其能遏亂於萌芽之事而觀之其義自見矣當是時以漢功而其如子女書不可枚舉頓立獨於中二千石所反而長而已輕出兄之功崇不根之實扨漢之所以定天下者至是尽矣雖欲久安

河平三年

求遺書

初蕭何入秦収律令圖籍而遺經書至惠帝始除挾書之律文帝時開獻書之路是孔壁所藏伏生口授之書所出然猶未見所謂求也孝武之世惟可聞獻之以金帛招求四方所得皆充秘府書然亦止于一國至是成帝始命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宗正任宏校兵書大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向見王氏權位太盛上方嚮用詩書乃作書洪範五行傳上之冀以感動帝也帝不能用然曰有而書之與綏和元年詔立辟雍四意皆所以章而惜之也

四年

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

王鳳殺商之心已非一日初因訛言大水之議商已觸恨繼因單于拜畏之事尤深忌嫉至此特以請謁不行而決殺耳況商素以忠直見稱為上所親注非鳳所不容于鳳之必不容于商正人之与邪人其勢自不兩立況又以盛名而居高位其能免于倖成帝為天下君受制于外戚不能庇一賢宰輔豈可哉也商本以數病嘔血而死綱目特書憂卒所以進君子也

陽朔元年

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王章之長樂王鳳与京房之指斥石顯若合符節雖曰力量淺狹以致于死然其所言無不發于忠誠切于心術因爲開心聽納使之盡言而言耳柰何一轉盼之間皆不知其死所說雖曰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霸之又曰止之以其所不能止者身危雖非王言其章房之謂也吁元成二君真父子之政矣時衆庶多冤王章杜欽說深然直言極諫此与石顯用貢禹同類自古奸邪用事所以深遏惡斂公陸私以欺世回權者大率知此其故聖人無過君子悔過小人飾過飾過者将遂其過者也

鴻嘉二年

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予讀史至此而有以得成帝之所以用王氏者矣王氏以列侯之貴憑母后之尊自建始以來監領錯鄭以社係城者十五年矣觀其去王商迫定陶帝已心不能平及王章入奏帝即延問召見劉向極諫帝復歎息其偏專權固上因已洞曉其章而皆置之不問矣何獨至是而有此舉哉蓋帝所志然遊逸於酒色其心良欲以門術逸豫自便況遭世承平上下和睦帝雖知其權任太盛猶自托以至親謂其足任吾事庶幾逃大校與無復外慮足以遂吾逸樂之私耳獨不為其引水行舟爲山築室服御制僭侈如此其甚由是共然震怒責讓王商等以君待臣舍而以侈聰之事把之帝之心豈誠爲天下國家哉蓋其竊已之所好而同其逸樂也使帝此舉果出于大公發於精慮則當與其賢佐劉向之講以正章劉向之言其白太后解其權務存以賞賜教讀峻秀朝請望以示優容保全之意則恩義兩全自是可以殺震主之威而無新室之禍矣惟其義不勝欲公不勝私口舌之妖不足以移心腹之好斯須之責不足以懲積漸之戚戚福之權日益浸散而漢業之衰於此舉決矣

永始元年

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獄為鬼薪詣

王章劉向指斥王鳳罪惡言甚切帝初不能聽乃[illegible]無一詞責鳳何其仁柔也劉輔諫立趙[illegible]乃然嚴刑重收輔繫獄何其暴戾也[illegible]社稷[illegible]隨之私溺彼何時之天好惡之正士氣[illegible]失倫所謂前[illegible]

六月立倢伃趙氏爲皇后

天子立后所以共承宗廟社稷延世嗣而母天下故必妙選德裔昭崇儀物而納之未有因微行入一詞舞女而遽立以爲后者自飛燕入宮昭儀類進瀆亂宮禁幾危劉章諸逐賢姬訴廢正后帝溺于情欲用于房[illegible]其所爲無不當意及弇繆綿華蔭之事肆行禍水啄燕之說已應帝之精神氣脈早已散斷于元延之初不待倡[illegible]衣之際而後見也帝[illegible]蠱惑流連甘心委置[illegible]不知恨問紀[illegible]壞而不知[illegible]至今京[illegible]自[illegible]妹嬉妲己褒姒以及漢之呂[illegible]之禍[illegible]未有[illegible]于趙氏[illegible]日益世[illegible]定門[illegible]王莽[illegible]以爲功[illegible]

于此為人君者可不謹其好惡哉

二年

免閎陽為庶人從妹將子于故郡閎內矣

陳平功臣也以失古而加之罪至于庶人也以私心而加之封夫以平之威執以殺之義尹乃以然欲扶持而安全之亦未如之何也矣綱目書此所以正其不存也

元延四年

大司農谷永免

杜欽谷永所上皆會文切理辭旨忠直有志於事亦可以謂一時之文也惜其皆於王氏樹好誤主存心不和與狭而相爲表裏其二人乘百永但欲奏請媚多惟切言其是但以州一章尤為發直然又出于王氏之所指使其規模仍未云足不可同董語况能望王章之賢哉綱目削載其詞所謂不以人廢言也夫惟正義則道其所當切無遺不以進退利害少有沮抑卒保其身為漢宗老吾於劉向見之矣

哀帝

綏和二年

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明傅晏皆為列侯

凡國家之所以積衰亂而至于敗亡者其幾必有所本不先其本而欲扶衰救亂雖有願治之主其道無繇也孝惠之時患在外戚孺植於吳有諸呂之變故文帝教誨翼導二家不任以政首示承恭仁之隆然在武備不預於是有七國之亂故武帝張皇六師以成四海紀綱為復不韓自[illegible]民窮財匱而昭宣二君乃能振作刑罰明信於其本足以雖危復安何患[illegible]奇委政二成帝能任五王黃之國勢漸以者垂四十年外戚之患至于今極矣哀帝以親藩繼統初政自能扶亂扶危而方甚使使其能信孔光之正一日獨斷之可嘉傅后雖有請求尤當斷以大義起敢不從宗難不忘村亦無復過望矣乃不能謹微慮始依違遷就以私親而也尊號以未屬而受廢封自是威福淫政權交錯比之事相去不能以寸禍其初所以羅織王氏始若無丁傅樊陰地位者無使元后焉于上賊舜積于下一旦政移復歸異其事有民由哀帝不能均戚勸鮑尺校外戚之權一用一舍反有以養其為望而結于人心者久也

詔劉秀典領五經

初成帝求遺書命劉向校之向卒至是命歆卒父前業歆遂總群書為七略以儒者並錄於是又引孔子禮失求諸野之言謂可因此以求聖人之道術夫聖人道術載諸六經行之儒者其体用本末精粗無所不具凡天下古今以文字傳者其末雖殊其始未有不從於儒也雖曰之大家儒者固其宗主而餘子出其門備之支庶服役之人輔宗者當少而備主者當多今乃与之並列而欲因此以求極致可謂失本末邪正之辯矣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禮失求野意或如此非謂正本不存而反求于邪末也按向

初忠於杭中鴻定範私書及郎行重滔追命之說觀其所
復泰時陳饒稱劉向氏哉於是無右界其界視九家亦于
矣手歆世其學而父前業其後何時既發馬之文許多
倚偉非望以死宜其時也然史記既以道家兼儒墨名
法而諸子略乃以雜家當之論者亦復相承而請其
非頗繆于聖人又謂顛倒五經宜皆有之哉

罷大司馬莽就第　傳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

壽既罷衆庶歸望何武唐林皆上書訟用喜

傳喜守節亦頗可謂賢矣然外戚子弟自古未戒不謂其
賢不賢也自成帝委政母族紀綱淪壞王氏丁傅等
明目大計亦不避外家帝方罷知王氏所謂剗之及喜
之時喜獨已在點從傅太行亦當力退以率外戚何武唐

林能豈不能見微察遠同於衆庶乃上書盛稱喜賢而欲
進用可謂不知務者且喜見嫉于傅后即使獲進亦無
益適足以憎莽比類觀觀之喜萬一中未必果知帝之意
雖見則其禍害社稷又不知何似而止也故外戚子弟
雖有賢名終難預政惜哉孔光能宜攻築宮之事而不能
正大司馬之舉何武能明於親疎相錯之義而不能註予
傳氏發興之論者不足言矣何武豈閑於此久而識者曰

明者歟

建平元年

新城侯趙欽以罪免徙遼西

春秋之法誅及已死先帝之過雖當隱諱而國嗣之寵不
可不白既往之事雖可不咎而將來之防不可不嚴繼體

之後以思雖當彰念而有見以此既可以有為拘持其義
免欽為庶人徙其家屬而亦於后可謂寬仁以為後猶
后亦不竟其事猶不可以為訓也

四年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校尉孫寶為庶人

時帝横賜董賢崇因諫下獄寶爭之不免胥伴于之明春
秋以孫為讖之哀帝全以來國愛諫諱王匡賜賢又為
起宗此何以為崇時賢年方二十帝不知有所全其生而欲
守其死可謂不智之甚皆當亦自知其人以年老日埋之
獄中哉美矣將不可以告之受時實所以言也也從之

按幸何不戒哉

元壽元年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漢自蕭何下獄實毀秦帝共後凡有罪者多自殺王嘉本
以忠諫致上終不肯咀藥及就獄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
為罪不食而死庶幾顛沛不移無愧史氏之直視彼縱欲
敗度挺險自戕死無以自明生不能決泄者相去甚遠可
謂能死矣嘉之死實成于孔光不知光聞嘉自罪之言其

頗有此乎

下司隸鮑宣獄免錮之

趙庶漢以迎齊耙相而致死鮑宣以權席孔光而影錮是
故君子居位任職分所宜為必當義而不倍法則庶

悔矣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帝視賢曰吾欲法堯禪

舜何如
宣帝時蓋寬饒上封事引三王公天下之語猶以此見
殺帝無所事事而欲效禪以求此豈人情哉蓋當
漢之國運當厭衰帝雖欲天下見□□其實以為不易
姓之兆耶其事甚於昭元易號著于石立行為當時大臣
自蕭咸王閎而下更無一人先知疾諫以為變異者可勝
歎哉大抵西漢之禍亦當以哀帝為斷而平帝為始斷
可也

二年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迎中山王箕
子為嗣

大司馬首臣也迎立大事也皆出于太后王莽而在廷公
卿百僚宗室疏戚無一人預天下大勢果何在哉當是時
莽之根蒂有托羽翼已成雖得賢者長君猶將不免而乃
迎立幼沖此莽之深計鍋慮所以成其篡者也豈待孺子
嬰而後見哉

以孔光為帝太傅

光見莽權日盛憂懼不敢自安與大司空彭宣同事莽去位
而彼光者豈真賢光哉特知其為人可奉故欲假其素望
以遂吾事而已夫惟龔勝邴漢接迹彭梅作者七人自古
不多見也

孺子嬰

居攝元年

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拱□□居攝時□諸侯王徹□百□宗室內外疏戚皆既
執□任□作功德□制符命罪然嘉和□從甘受其罪乎
無一人能□□孫發者自劉崇翟義起兵討莽天下謀然
知莽禍殺平帝欲篡劉氏之罪由是豪傑始有離叛之心
而莽亦自恨矣至崇本宗室義本世臣義倡人□□始
謀之日固□置死生成敗於度外事雖不成足以倡大義
為天下先矣我乃以不量力為論不知義者也昔崔
公乾時敗績春秋猶以為榮況崇義二兩乎是故論漢之
中興當斷自此始

初始元年

匈奴諸部分道入塞

校單于□□單于□□漢宣帝□□不可□也今六十年宣帝
子孫何以得立嗚呼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漢之
臣子尚可以開此言哉

漢帝玄

更始元年

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殺王尋

莽自居攝以來制度已定威力已張黨與遍天下財物充
於軍實馬兵甲孫謀中外況障之戰至四十二萬旌旗輜
重千里不絕又驅虎豹犀象以助威自秦漢出師未嘗有
也劉秀纔以田野疏屬所得惟舂陵子弟八千至騎牛即
事後雖收合三兵又皆草竊與百不當一自古衆寡不
敵强弱不侔未有如昆陽之戰者然莽開漢兵而畏其鋒
大敵以莽積十八年之力秀以一□之□一戰□明□

賊遂決蓋由漢之天命不改人心不移賊黨系□而擁光武取於此及是以力少功巨徐取兵應道獨接義度勝其力戰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李祚校正

讀史錄五

世祖光武皇帝

建武元年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自王郎起兵至是才二年而更始尚存或者議其正位之早以愚論之盜賊猖獗至是也夫衆水所歸非其地則溢而為害衆人所向非其人則散而為亂勢不可以中混亦不可以推一在定其初而已矣當賊莽擾攘之餘漢廟祭不絕伯升兄弟首事之際天下以思漢為心豪傑以應漢為事雖有更始者亦不過假漢以為名當是時也使能行王常之正議遏張卬之亂謀因衆向之心而順方來之勢所立者如世祖其人則豪傑亦事之輔其心漢漢如反掌耳顧乃舍懦弱者大業而委諸奴隸之才卒為逋逃之主於定中士既失望豪傑解體視伯升兄弟且不自保況公孫述隗囂之徒其肯輕聽其令衆志一變大勢隨分由是而之所以思漢者亦乎莫所以[illegible]者或於漢所以假漢者[illegible]雖以世祖仁明英略所向成功然猶東征西伐[illegible]收其已散之心[illegible]數年而後混一其勞過于易姓創業良由不能早正大位而定之于初也然自河北既平之後耿馬發縱之餘時固可矣而猶不聽留時逆叛必待更始決敗而後即真者非特謙遜

亦敢殺亦有西伯[illegible]此[illegible]以[illegible]成王也
二年
以宋弘爲大司空 弘[illegible]今[illegible]鼓琴
後其號嘆弘不[illegible]召[illegible]
爲[illegible]謝曰臣所以薦[illegible]者謂其能以[illegible]王[illegible]朝廷耽
於[illegible]聲臣之罪也
按弘事與宋璟諫罷鄭通相似然弘能然帝改容[illegible]不
後令譚[illegible]其後嘉不能使文帝踈遠鄧通至死
于獄蓋文帝得於繼紹優容之意存世祖出自[illegible]
之心勝而[illegible]之與通其爲人大節不同上之所以用之
者亦異宜其然也
七月帝謁[illegible]詣陵[illegible]其前後見有王匡[illegible]書來如[illegible]

兩漢 二

[illegible]等呂后冢
自古[illegible]賊亂不道未有發掘山陵而[illegible]織宮[illegible]皆之
事雖亦無可奈何而然悖之心猶爲之今曾不少見及其
降也[illegible]田宅爲郎下詔以高祖以[illegible]得
失輕重[illegible]非[illegible]發書諸陵[illegible]其[illegible]及
歸[illegible]以謂此胡陵[illegible]罪不可赦五代非[illegible]之
繼紹[illegible]非[illegible]物非[illegible]之[illegible]
無一[illegible]而[illegible]並在[illegible]五[illegible]始一[illegible]
陵[illegible]盛德之[illegible]哉
四年
八月以侯霸爲尚書令
[illegible]以[illegible]正亂[illegible]以利天下爲心故

[illegible]雄之[illegible]本[illegible]一[illegible]在于[illegible]此世祖所以
知[illegible]平日能安[illegible]也[illegible]一知百郎
於[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其爲[illegible]世之[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胡氏謂[illegible]武之[illegible]上一事[illegible]其[illegible]所
[illegible]物[illegible]近於[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以[illegible]於此哉
五年
十一月以侯霸爲大司徒 [illegible]
霸不及[illegible]而[illegible]仲[illegible]恨[illegible]
見明公[illegible]以仲[illegible]而不問
又夫人[illegible]出[illegible]而去
君子[illegible]後人[illegible]及而[illegible]在[illegible]

兩漢 三

與[illegible]可[illegible]者多矣
昔[illegible]武王[illegible]治[illegible]故訪
箕子以[illegible]三
有[illegible]故問[illegible]利[illegible]定
也[illegible]以治[illegible]及爲[illegible]不[illegible]奉公
不田而已[illegible]問仲[illegible]大[illegible]使之[illegible]仕耳非
有薦賢尚德之思[illegible]已就問[illegible]之外無復可
語者矣及仲[illegible]非[illegible]而不悔其失[illegible]留於朝
而不[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其去也[illegible]其來[illegible]矣[illegible]之
人[illegible]不至[illegible]欲速[illegible]去則
主人必不自安[illegible]德[illegible]
[illegible]

徵

士固[illegible]稱先王良至京師[illegible]
以故光武[illegible]古今而一人[illegible]
[illegible]由其[illegible]
亦君相[illegible]生世當[illegible]
不仕者也[illegible]出處[illegible]
行而居[illegible]文王起而歸之其[illegible]
形求而[illegible]至今未嘗一需帶也[illegible]遊於太
公伯夷辭說乎光武之禮下於光者甚勤猶不如[illegible]
文王乎凡君子行則有以正天下居則有以善其鄉王
良不足論[illegible]閉[illegible]杜門[illegible]里稱焉哉不入[illegible]未復
若書自見光之出處行止惟必不得仕而已自少以老在
府在吳[illegible]無一善可紀何哉[illegible]武其故人也當斷其素与

四

也君呼為狂奴而一不溶諫以世務相[illegible]以身[illegible]而無所
推[illegible]如王霸[illegible]光之所自知与君相之所以知光者各已
[illegible]乎美乎明致堂之論曰王良[illegible]貴良不[illegible]奇
[illegible]和取大位可[illegible]往來[illegible]不[illegible]也此[illegible]終其
所[illegible]亦罷致堂[illegible]推見至隱而有此論可謂闡幽之言
矣自[illegible]以東人徒[illegible]其声光氣節[illegible]相[illegible]
學[illegible]至[illegible]銅之禍蓋有自始而人不知也
故[illegible]不三[illegible]以為高不矯情以干譽[illegible]之与比而
已矣

八千

潁川[illegible]六日自[illegible]之[illegible]自上封[illegible]夜東
[illegible]賜[illegible]兩城[illegible]下[illegible]兵南擊蜀[illegible]人苦不知

見既[illegible]望蜀每一[illegible]及[illegible]成都降[illegible]述妻
子[illegible]兵[illegible]城降二日吏民[illegible]一旦何
忍行此[illegible]

嗚呼[illegible]之[illegible]動京師[illegible]而速行成都之[illegible]
[illegible]位[illegible]師一[illegible]而[illegible]使非[illegible]之君[illegible]不[illegible]而
殄滅之者世祖[illegible]之仁[illegible]通乎其間而救之
[illegible]有不暇顧此即古者[illegible]上[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惟恤之[illegible]降[illegible]而戒之以[illegible]述之[illegible]使[illegible]
堅誠能[illegible]順正則其[illegible]土之[illegible]世[illegible]
寬以[illegible]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史[illegible]世[illegible]高祖[illegible]述
之事始有過於韓彭焉

十三年

五

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其遠方口實薦[illegible]廟者自如舊制時
有獻名馬寶劍者以賜騎士[illegible]鼓車[illegible]還上東門候
郅惲拒關不開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明日賜惲布百
疋貶中東門候為[illegible]

昔[illegible]日四[illegible]物[illegible]洪範曰惟辟
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令曰郡國異味則亦非[illegible]遠難
[illegible]之物無[illegible]古乃一[illegible]仍薦廟之制則其
[illegible]口體[illegible]而[illegible]鬼神者矣向
無異於[illegible]之失馬不出於大宛之求況二物又世祖平
生[illegible]以成武功[illegible]自以為[illegible]所好乃始受之而
不[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平[illegible]謂包以虎皮
歸馬[illegible]之事[illegible]与文帝同[illegible]

夫細柳棘門[illegible]然後以不利害切身凡皆勞軍之衆
晦明勞苦[illegible]飲不偏乃能使受諫而又同以憂喜中興
盛王當求之以下之所能及哉

十九年

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

人君之廢立大事受直言人臣之職莫難於能極諫古人
謂君聖則臣直蓋水方則其儀有所依傍左右[illegible]能
假借辭色容聽納在下者倚方暢舒[illegible]進可且盡之
意況加以震山憂刃折谷推之威觀散抵觸之禮過矣
威也漢世祖以仁明達撫微見微有君如此可以明良相
遇矣然郅惲[illegible]切[illegible]貴[illegible]
其道死生廢興不能以一詞順旨則亦誰乎[illegible]大夫身任

重祿素承禮任如三人者且不餘能不當括乎初上東門
之事郅惲拒閉不入開詔不受詞氣峻絕若可以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者及帝易后乃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
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是臣所不敢言夫所謂不能得者
愛憎親疎之間非謂嫡妾名分可以[illegible]而任[illegible]也惲又
以為陛下[illegible]其可否勿傷大倫使天下[illegible]議社稷者[illegible]之
言蓋直在太子也其後自知言不可[illegible]然乃反以
太子辭位以投世祖之意嚮是果[illegible]
志哉向也疎遠而不暇計慮今也倚當而輕于[illegible]閑所[illegible]
士備于家而壞于天子之庭不可謂空言矣由是時使惲
能[illegible]借[illegible]歡必能[illegible]達衷隱以周天下之務譚亦能
明辨邪正以解衆惑[illegible]必能詳陳禮樂之宗惲亦能

六

[illegible]興化之本[illegible]
可以利[illegible]於三代之後[illegible]
則以解[illegible]
辯歎之死為未足以傷其大全是言也雖可以招[illegible]
之美而不可以矯正亂世之方給[illegible]至[illegible]也

二十二年

西域復請都護不許

世祖自隴蜀平後[illegible]
動至[illegible]故凡反側不靖者東則始[illegible]
招降[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
[illegible]西域諸

國自前至今凡三請都護皆不許詔答以東西南北自便
蓋西域於漢本無損益武帝欲制匈奴斷其右臂始通中
國[illegible]西域諸國又苦
于[illegible]相攻中國之利防
漢有[illegible]重[illegible]其呼
之於[illegible]有自覺之危是以請之益頻而終不
與也[illegible]散不常幾無可為許詔許其自相
併[illegible]解散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遼東[illegible]祭彤招降併摒納鮮卑令[illegible]當欲立
功[illegible]奴斬首級乃信耳果如其言持頭詣郡其
後相次[illegible]自是匈奴衰弱邊無[illegible]警此世祖
所以牢不許西域之請豈無微意所在乎

七

二十五年

新息侯馬援卒於軍詔收其印綬

援之死事不白實由于梁松凡人子既冠而婚則父母待以成人之禮松貴為帝婿援雖父友亦當處以賓友使或不賢尤當勉掖規誨如後世郭汾陽盧杞之事然乃傲然使之獨拜床下是何所為哉此援不能以禮自防也及武陵之行乃謂杜愔曰凡吾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夫老入危鄉甘心死國為所以古拜表就道亦無不可而獨咄咄于私議詳語之中竟為松收此援不能以智自全也援平生算無遺策料事多奇中不特長於軍旅至其所自處乃獨不知止節昧于進退之所存身之所何惟在馬革裹屍得死國事為快方且顧慮子姪遺書戒約媟褻罪謗嘗此康階豈其明于知人類于知己優于戒人而劣于自戒耶使能早以既老辭行則功名令終君臣義盡雖有梁松當何害于援哉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老耋之嗟凶其馬援之謂矣

顯宗孝明皇帝

永平元年

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初馬援語梁松竇固曰凡人當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及援征武陵嘗還書戒從子以杜季倫為不可效之而不成陷為輕薄子適季良仇人上書訟其浮薄亂群惑眾以援所遺書為驗松固素與季良交結帝因召責松固以是銜援謂媒孽終不保族至及松果以飛書誹謗下獄死使私隙語見書後即自飭勸改行卒為名士并有獄訟之禍哉君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松何足以知之

七年

以宋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太守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

世祖時劉昆為江陵令反風滅火虎北渡河帝以問昆昆對曰偶然耳左右以為長者之言今九江虎患以為偶然則事係宋史張以為非偶然則功效不相得乎世君子之

素雖若上者出于人所不料若宜乎難信者雖由于德化之相感亦由于機事之行宜乎天下有善政則工土有常民上有課制民輸有常數不特檻穽也為機為網為毒矢皆則設誘以殺性凡可以致虎患無不為之矣不特城邑也於山於林於澤設其具者往往恐隨之可以藏其身無不至之矣如是而能使虎不全于任行乃至而肆為暴橫不止也足念于苛政之猛于虎也甚於致虎之患成于柳虎之說所謂殘吏奸貪又從而張其毒勢以為猛虎登于其間其害又有甚於虎者此所以虎不能除而民念不安也均能去檻穽除課制退奸貪而進忠善撫化交孚事幾合物雖之異亦猶人之畏虎拘制既空嘆息無害其有不捕獲者是以而定之哉東傳載相傳虎東游渡江

而去一政令之施轉移呼吸民安患息雖謂均為神明之
治非過稱也後世親民之官不惟不能為均之難其於常
行易務如賑濟如旌表如巫覡如飲射如藉田諸衆亦如禁
捕盗賊如優給貧窮如增置耆老之類其初未以為民而
今反為奸宄叢弊科斂之媒以病夫民者不可勝數安得
皆宋均其人而與民蘇釋哉

八年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
沙門以來

自古端人正士偶有一言一事之異常人必指議而切非
之平康之家或雞犬作祥蛇鼠致異則衆皆驚惶而虞其
變者子背其父夫棄其妻毀冠裂衣狂狷顛走而逃其居
止則鄰里鄉黨必大以為怪相與驚異而使之反正焉中
國自三皇五帝以來綱常治教禮樂文章同乎唐虞淳厚
精純雖或小有更移大端終無缺失帝當是時方且尊師
重傳講明正學儒文之盛卓為漢冠不但如一人之端正
一家之平康而已矣四門學王道忽有如佛氏者至
肆然背父母棄妻子如狂狷如顛走而逃其所居止且將
率天下而同之則婚姻既無生育將絕不過百年人類幾
盡彼欲舉中國數千百年之綱常治教禮樂文章而投之
於無類則人道絕矣怪變如此非直一言一事雞犬蛇鼠
之異曾無一人一家驚惶指議而相與駭諭使之反正者
何哉然則帝之所講學不過儀文章句之跡末而不得夫
格致誠正之要道宜其施行于家國天下者不能若彼

以師道名世居然在三老五更之地如於學者亦無一言
救正以解其邪惑使其不明則不足以為士使知而不言
則阿諛順從兼古之罪人也論道經邦陳善閉邪之謂何
安車玉杖袒割親酳之謂何列爵大夫問疾下車臨喪致
服之謂何而忽大節輕大事如此是何異哉故君子於帝之初
心得之傳聞其必將謂其有奇謀秘法如圖讖可以壓
美先朝故決志遣使及其來也時方尚文見其立言宏闊
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宗室既或好之而適世一無非之
者是以姑且置之以備求狀之方技耳猶不以其為之
弊能為天下後世之大害乃不惶其漸漸不塞遂成江河
熒熒宿火果焚玉石浸淫儒臣如相學者不能救之於涓
涓熒熒之際後世乃欲救之於江河滔天玉石灰燼之餘
豈不難哉

十四年

故楚王英自殺

明帝之繼統事當休倫東海王之所以立本於無罪人讀史
至此猶有惜其武之過舉而於東海王之不幸皆以當時
宗室群臣雖以世祖功德隆盛尤于細事而時當之心
亦必有不能安者及觀于山陽王荊飛書詐稱郭后語
甚親切帝以母弟私而不發及徙國廣陵猶復不執至此
帝蓋有不可止者矣夫抱積疾者已發物積大疑者惑亂
古烈火熾亦之傳其所焚者豈無有類此帝於楚王英
所以大獄追逮遍天下死者以千數者以萬考驗無害讀
諸錮者餘五百天子震怒獄吏惶恐諸所連及一切陷

入又封宮人許氏為析…本屬階盖素所蓄積也
使當是時東海王彊蹇尚存郭太后怨懟未死縱是又有
淮陽王延之事則帝之猜忌猖戒殆有大過于楚獄者雖
有馬后寬明之勸諫恐亦不能如今日之聽從矣帝在青
宮素講尚書異舉于堯舜欽恤五刑罰疑惟輕之意已不
能迪知允蹈矣若自近小右之帝方迎佛書至京楚王又
先好者何乃忽違其慈悲不殺之言而又不試其不足以
勸誘人者於此見帝之迎佛出于偶聞其來也姑置之而
不甚以為意也

十八年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戊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
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討之

建武中西域諸國求遣子入侍累請都護帝不許南單于
款塞內附有所請皆許之又為之設領護校居西河美稷
北匈奴求和親初亦不許後以班彪之言同其貢獻答予
相當然已明知其欺誑姑欲破衛其機志非誠許之也是
故西域閉門遣境無恐北匈奴僅當一至五原雲中為南
單于擊却二十餘年中國無北虜之患者絕西域而撫南
單于之效也世祖料事之明制事之衆酬世御物其精達
先見如此明帝承平既久志氣盈溢始于欲立之謀繼有
祭彤之遺遂從西域侍子為之置都護設戊己校尉昔者
世祖固不許者今皆從之自是北匈奴遂入雲中攻戊己
校尉西域侍子入甫二年遂與北匈奴合攻都護而圍耿
恭矣喪師失將勞心遠略其患始至章帝之世而不得且

者通西域而拱北匈奴之效也吏[?]明帝動遵建武之制
度無所更改何不類若此哉

肅宗孝章皇帝

六年

以廉范為蜀郡太守成都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
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以為便而歌之
廉范毀削禁夜作之先令與宋均除刑捕虎之課制同世
之守令得其人雖制令之不便民者皆可轉而利民不得
其人雖制令之便民者皆可變而病民使徒奉于制令而
已而不顧民之利病當民父母之心哉故守令之賢否生
民之休戚欲任為人上者誠不可不慎用之也

七年

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太子慶立已四年未聞有過而遽廢易事與世祖若合軌
安世祖雖為陰后為之然郭后既廢有以太子退讓無已
尚可假托猶且遲及三載而後改立其後郭兄寵幸日隆
沛后始終自豫顯其遲留委曲所謂觀過知仁猶足以見
其不忍之心也若章帝之舉一出于竇后讒邪誣陷欲廢
慶也則構殺宋貴人既立肇也則併殺梁貴人而及其父
翁猶章雖無復家人之情回視前聞何若倩壞蓋以章帝
與光武不同寶后與陰后有間也嗟夫世變日下君道不
績效德則澈薄識過則遂深聞感垂統之君誠不可以細
行不足矜而示子孫以非正也

建初四年

封三舅氏為列侯以特進下第
以武陽王氏之禍始終不任外戚以致其至德呂大后
至于太后至以子孫議祖帝豈不違而甘心戚屬其將以言
后有王產祿之失薄后有不弘昭之失所以為後世之防
後宮亡雖不言而意實斷在明帝矣今成德后既亡
家不得封侯預政雖以馬援之功猶不得與雲臺之畫其為
新況無器爭是以馬氏之族終帝世未嘗改官比建武永
平所以號為清明之治章帝嗣位未幾即進馬廖等位列
中郎將已有傾定之漸矣以斷絕馬防出擊燒當羌冀
枯其就然之非至之乃封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上從
光武防後之規下啟竇后效尤之地使帝早從第五倫之
言順成馬太后之志則與理兩全先後一揆豈有他日於
書然誹致于罪免而後已哉頹乃務為含弘剛斷不及而
竇憲兄弟自是益無畏憚肆作威福蓋得于積習觀望而
有以將帝意也

八年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竇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
田帝大怒召憲切責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使以田還主

人常言治家難于治國過嚴則傷恩過慈則背禮惟寬而
有制使上不傷于恩下不背于禮則家齊而國可治矣漢
文帝恭儉仁柔事從簡約而薄昭殺人必致以死至于竇
廣國兄弟不過厚賜田宅家于長安遂成退讓君子光武
之學寬仁克己更明四姓自南頓君以下毋黨不預大
有顯權至于陰郭二族亦不過寵貴之而未嘗一預機
政卒能保有令終章帝即位以來宿衛懇切而理獄以上
禁池苑賦與貧民還坐者上者四百餘家省水能方空
罷治事沱石臼河禁治獄慘酷戚他吏務除禁錮令
胎養教之類史不絕書世不長有無一毫惡足以亡政
而獨不能行于馬竇之門其漸始于前舅特進擬把權之
以至合抱雖有第五倫鄭弘周紆切直之諫皆不見省覽
而又加之以罪及沁水園事神昭由奪不可解而又見
阻于后矣副使者則處言而詐立為沒氏者則一言而罷
夫處則去而復留惡雖顯而復立皆由帝牽于外戚明帝苛切
一切務於優容故事之美不足以蔽閨閫之惡長傲之風
不足以化戚屬之氣無制之恭乃得不足以繼文帝光
武之中正章而賴獨有人中外無驕漸明帝之家法未避和
帝之智斷援近不然則竇憲之禍于國家去賊亦特尺寸
耳史謂東漢之治實衰于章帝信哉

章和二年

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
以贖罪

中國之處夷狄順而歸附則柔撫之逆而侵暴則擊卻之
二者皆非所欲不得已而應之耳使其逆順不形則嚴士
馬利弓矢築亭障堅城壁謹備之而已矣北單于自明帝
末一當與西域攻沒都護之後歲以和為事無擾于邊
元和初為南單于侵掠帝詔令還其生口今未踰五年彼
方連部來降未聞侵暴為邊患乃欲乘其衰耗聽南單于之

詐無故興師出擊似非王者處夷狄之道也夫許與乃夷狄之本情信義乃華夏之常道接戰乃北虜之長技拒守為中國之善策夷狄相攻乃天下之利為虜助勢非兵家兩宜今背信義而致彼之詐兼合善策而投彼之長技忽大利而犯兵忌無非欲為竇憲徼不測之功而棄必死之命也借使此舉不遺一鏃盡滅匈奴已非帝王盛事況當盛夏驅無罪之衆而救有罪之賊臣哉且竇皇后未之前聞也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海昌　後學許　濬　編集
鄉貢進士門人朱　祚　校正

讀史錄六

和帝

永初四年

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光武以世南單于款塞內附非誠于愛戴而北部而欲憑籍此成也北單于屢乞和親非樂于依隨防南部而欲分撓其勢也光武於南則受撫之所以固結其心使為北部捍禦於北部則羈縻之所以牽制其力使為南部抗衡內外相制動止相持彼此自相攻擊積四十年西北邊關不聞有長驅大入之擾方是時臧宮請因其分爭疲弊欲盡滅之帝以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雖皇太子問及兵事猶以非爾所知則光武之弘謀遠慮無復有前知者見可與相若者自是南部日盛北部日衰而今南部遂欲乘其耗散破北為南實竇憲等急于自利不顧可否而以威略興師天忌其兵偶有成功憲自以為不世之績而不知光武之初意必不在是也方其未行使回袁安任隗尹睦之議命於除鞬歸北以領降虜允合事機乃聽憲陰謀復立為北單于所謂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重雖復保誓急則合力緩則自防抗捍之心撤抗衡之勢是憲等一舉而三世以還制虜之規盡壞矣自此北部叛肆南部構離南北之相仍叛直至孝安永初之年猶且不息其後雖

復一魏撃降而其信畏之以終不如建武永平之際矣

元興元年

冬十二月帝崩

治天下者愛惡不偏于所向親疏不昧于所施然後可以
言君道也竇憲以謀逆伏誅宜無遺類和帝一開寬環忠
善即從貸有罪者人死狀既白竇太后宜才削和帝推
引以義不以廢議乃追尊母爲恭懷皇太后改塟西陵自
是宗室罪絶者悉復屬籍梁王暢有罪止從寬典獨于清
河王慶竭于優渥恩義遞原而諸弟分封並始終無間此
其愛惡不偏親疏有等本于心身而達於天下無非仁義
之流行矣考諸紀傳其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詔有司或頒
牛犁者一勸民蓄蔬以助五穀之食者一今遇所賞稟流
民者六貸民種粮者三賜鰥寡孤獨粟者三賜民爵帛錢
布者四減放輸作刑徒者五除貸田租芻稾者六賑民滯
採取官陂池園林者六賑貸不收者七自古史籍所載未
有憂恤元元甚于帝之如此其至者也不忍人之政固自
有本乎此帝就事論之其不服刑寬太后過于光武其尊
塟梁貴人過于肅宗其剪清內難不露聲色不動聲色已過
于昭帝當時從用忠貞繼興勤儉講肆興紀降附戎夷歸
礼樂未章而政治均一又庶幾文景之際胡致堂謂前史
未之發揚豈非抉與其將舊言矣若使天壽平格則其
不得已而爲如鄭衆之下必有撙節裁定之制未何世祚
不遐遂開大寶憲宦東漢之盛衰治亂亦已定數乎
傷哉

延平元年

太后迎清河王子祜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后初臨朝即進用名臣封平原王其清河王就國乃令
要又能罷祀官不在典者減用度宮人實數放除
田租捨放鄧氏寬容其務崇情盡克先身家務可見
其已然者論之臨朝之制直可即已自其未然時論之則
其留祜并欲姻不行之處亦非馬鄧之所能及而乃貪亦
大位以致陰陽失和乖異疊見及死而猶不悟視其初之
恭儉謙讓動有法度者何在哉

安帝

永初元年

以征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

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漢制三公天子御座則起在
輿則下拜三公則天子臨軒百僚會卿授拜御史授印綬
公三讓而後受孔命嚴重非若庶僚可以輕爲廢置者建
武之後事歸臺閣三公備員安帝時鄧后臨朝權移外戚
戚出近幸與誅賞庶務皆由三府尚書防等自當審進
退處事勢不可則力辭弗可則力往或明爭顯諫或潛移
默感或開陳利害倜從直諫太后歸政于帝則權威不僭
政務有歸吾責庶亦少善如此皆至再至三而必不可行
焉然後奉身求退以避賢路乃一因此而有悔悟之心猶
足以爲善也顧乃旅進旅退悉洿患失馴致陰陽失度水
旱相仍災害並臻其責不能逃乎策讓免斥而後已遂使
古者經綸燮理之任壞自今始彼雖其事不成猶賢乎已

防勸二子豈非周章之罪人乎是何異于為人任芻牧而不一見牛羊至于祭享不給則泯然受責而無辭言可謂是果可以處師傅之任者哉

二年

徵鄧騭為大將軍騭辟弘農楊震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

胡致堂論楊震不能審義而易進不能知難而早退以及于斃此確然之論使震猶在亦無可隱遁乎舉其對王密卻金之言謂天地本一不可以為二天地無知心思不可以為知同是以震為燭理未明致堂此言幾于好辯而以辭害意者焉夫天地固不可離為二物然亦有上下之分儒者所謂天尊地卑天覆地載高明配天博厚配地仰觀天象俯觀地法未嘗不對言而偶舉又謂天視天聽天顧天授天命天討知我者其天亦豈真有耳目手足言令心思其對越監臨無非主乎人而言之也自古聚訓成經出聲為律惟聖人為然顏曾思孟而下已不能爾後世師授之士在朝廷則言切法制講經史則語會理義至于處鄉黨對家人其問答酬酢不過循序應俗語不違正而已豈能一無過舉哉震意特欲峻卻王密是以指天呼地以明幽暗之不可欺非專為審論說三才而引喻失義也今乃舍其所繇以率然之言筆貫為燭理不明而謂其任迷抵梧皆職此之故無乃求人已甚乎今傳改地為神又不知何為也

四年

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以虞詡為朝歌長討賊賞罰盛

虞詡勸張禹綱羅涼士雄傑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答其勤能內以防其邪計此以思致力處置得宜即光武優待南匈奴之遺意故不嚴而固及詡為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百餘人貰其罪以誘致群賊此因罪致功權變合節即光武詔許郡國盜相斬除罪之遺法故不陰而解觀詡之所以制涼則知詡之所以平賊各有成算矣他日詡為武都太守與羌胡相持唯以官擊衆以弱破強奇正迭施攻守異用卒以勝敵安氐卑有古名將風晉孰謂軍旅未之學乎儒者通術哉

元初三年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三年之喪天子達于庶人無貴賤一也自漢文帝短喪後皆蹤而行之至不許公卿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之喪是不能為孝而欲率天下以非孝也安帝初改此令可謂盛舉惜乎繞及五載遂有復舊之失是後改復不常終無一定實由世變風移沿于闊使忽終忘遠輕死重生皆起于建極之地也夫君相臣民之表儀朝廷四海之觀望苟先哲王之率天下者何在仁人孝子之報其親者何有而可以常事處之哉嘗考宋嘉祐八年英宗欲行亮陰之事其後留獨率不肯從熙寧之詔淳熙十四年孝宗欲改易月之制其後王淮果有奪情之辭近世為大臣首相者以起復為榮以終制為病一聞留行懺息大戚雖有仁君孝治不復戚惻而反罪斥且議己者此殆鄧騭之罪人也是可尚

論其餘哉
五年
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鄉侯徵任尚棄市
此与肅宗時徵馬防還下獄共獄免其官同然尚与防同
事而見忤尚与遵異事而致爭故其書法雖殊而其責防
尚之罪則一也然防不死而防車騎之命緩尚罪過當而
遵爵土之封忽其輕重是非倘有彼善于此者嗟夫衰乱
相襲戚宦弄權所謂非常之變不可一日也而假論馬鄧之
優劣哉
永寧元年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
太后慮貴戚之家面牆術學不識臧否禍敗之所從來故
開邸第教宗王及鄧氏子弟詩書躬自監試顧乃愈惡大
位不肯復辟惡鄧遵等淆乱王章樹權私黨夫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也后之所以慮後世傾覆之危不欲其子
弟為者皆身自為之而欲以經書之言為教可謂知本乎
借使教之而從成材如鄧康之忠諫亦鄧氏之佳子弟矣
乃不能少聽其言發威盛怒斥遣就國而又絕其屬籍鄧
第豢養之子將以康為法乎將以康為戒乎人亦有言責
人則明恕己則昏果然
建光元年
皇太后鄧氏崩
鄧太后自臨朝以來首尾歷十四年水旱相仍災異迭出
羌夷外擾盜賊內溢推原咎徵實係王者后每聞飢荒憂
惶達旦及根切諫乃不明加顯戮以縑囊撲殺殿中則其
恐懼慚赧而欲閉蔽之情見矣其後鄧康數上言諫后雖
感怒止從遣絕蓋亦知其親愛無他特欲示警以威衆人
耳使當時公卿大臣能納約輸誠推康親愛因勸后康之
罪而伸反政之言所謂陵遲不可勸又不可將相大臣皆
不可后素當知義又有恐懼慚赧之心未必剛愎殘忍如
呂太后也豈有不從乎惜乎屈于積威戒于覆轍備身結
舌如轅駒伏馬無一人敢和康之直諫后必以為廷無異
言則彼皆謗訕肆然自是日復一日猶賊雨水也則策免
三公民飢相食也則入粟買爵內外有警則命將出兵郡
國災難則遣使節賑恤哉其有為民之政矣然去宮闈而
自出對囚因毋服而留止外第猶御遵而刑賞失中凡其
与天相通而可以當天心之仁愛者未嘗一念計及監據
大位副君年已三十猶未復辟以盡位之君而任其位之
臣使復數年而太后不死則其變故又將有不如史傳之
所載者矣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　帝聞包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
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肅宗元和中詔賜毛義鄭均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加
賜牛酒所謂加禮如毛義也按此三人皆敦行孝弟孚信
鄉邦庶幾古者哉采之士夫周于德者必優于才才德具
于身雖聖賢未有不待用者今詔命荐加恩礼並茂何乃
哲出而辭隱一至而遁歸望望然而不肯屑就是豈皆高
尚其事而以功名不足累心者哉彼或見世道陵夷邪僻

在位為士者輕進而重退用士者貴取而賤施ㄣ其去[illegible]
而悔于終孰若審義而謹于始是後聘處士周燮馮良不
至其言曰脩道者度時而動ㄣ而不時焉得享乎才德也
士所見略同如此然則為人君者懸爵ㄣ端衽幣以待天
下之賢才竟不能一致其用以熙庶績徒使其虛声振耀
于窮鄉僻野世道之否不已多時乎

順帝

永建元年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廢陰之亦大政也三公不能預知而一出于内侍[illegible]之
獄大柱也三公首為劾奏而卒解于内侍是朝廷天下之
公正本倚于三公者皆因迤于孫程以為樹功市恩之具
則其威權日盛声利日隆雖欲節制而抑損之殆亦無以
指其釁隙者今乃自以懷表上殿爭功坐免徙封遠縣就
國促期發遣既足以報其功勤又得以分散自保為三公
者直須付之不言聽其有燈而已乃因周舉為之表諫復
故爵土後雖不辯誰執為詞此其於事之大小人之正邪
國之要重機宜一皆惜然無別而惟俯首聽令于他人安
在其為三公也衰亂有階蚤膺在位漢之不能宣待至止
而後決哉

二年

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　胡致堂謂張楷之詰李固
之評司馬氏之論皆未知英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尚論其世英
之隱不[illegible]學授徒既無以考其學行其見帝雖延問得
失又無以[illegible]其言詞能知其素蘊實得其時日見者則
無所徵信[illegible]楷[illegible]英曰享受爵禄不開[illegible]之術進退無
據李固議英曰雖無大異言行亦無所缺ㄣ謗毀布流若
所謂依世自善無定長者史氏因是記其所對無奇謀深
策談者失望司馬公評衷群言而以清脩之士第之可謂
尚論其世而無疑也若欲盡非前聞昧想在遠之似是而
謂[illegible]士未有若英者不幾乎捨近實而從浮遠乎哉
口毀嫉之曰帝生于[illegible]英不事一[illegible]風旨[illegible]增損多口耳
然[illegible]南[illegible]與英同為布衣亦無[illegible]風旨其行重之人
如黃瓊袁閬荀淑陳蕃戴良周舉郭泰皆一時名達無不
心服口道而無一詞毀嫉如英何哉若以三人為不知英
而欲毀英為有道則是數人亦可謂不知愚而當毀實為
無道矣其可乎

陽嘉元年

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
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賢
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恐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
貌帝從之
順帝欲探籌立后非禮之正胡廣諫論可謂善矣但所言
未盡古義將不可則昔者先王立卜筮之法所以決疑慮
定吉凶以成天下之務非若後世藏閫覆射者比故春秋
傳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又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皆先
盡人道而後聽于天使賢德[illegible]此以告順帝既足以正探

壽之誘又足以勉聽天之誠彼四人者亦各如所重而足以消絕其驕恣覬覦之私焉何乃棄此不務而欲其終決于叙則凡容色詞氣之清揚威儀態度之柔愞者皆可以勝夫年德長盛者矣自古人君牽制于柔道以至賊凌貴戚專擅甚則瀆亂宮闈播蕩家國者皆從此出順帝元服僅三載而貴人有寵者已及數人狎昵綢繆至不能遣擇自是而戒警懲動之猶懼不及尚可以從史哉庶直失斯言矣

永和六年

以梁冀為河南尹

昔冀忌刺殺都鄉侯暢而歸罪于暢弟初無宿怨蹤迹甚秘尚書韓稜即以為賊在京師何獄同獨知冀之交詳其辜而暢弟不及梁冀居職游逸縱暴商容其放以告于商而商漢之人所共知者及冀被放而推疑于放仇怨構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恣其殘横終無一人敢為諫議此可以見王室衰微外戚放濫怙終者日甚於前而識詳者日損于昔冀卒敢于弑逆而無所忌憚豈非其啟技者以引之哉

三年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舉馮直應詔舉知直嘗坐贓罪因劾奏雄雄口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升諸公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

中世為仕者思莫在公各於其黨而人各常有以望二人薦于人者常欲以報于人彼此相習而不知其非彼此相愛而不知所惡旋相倚庇互為比周間有不昧是非亦惟付之不言無復能明爭顯諫于恩交之地者雖以楊震李固之賢猶不能忘情于鄧隲梁商以下此者乎今觀左雄周舉初相詰難若不相容言意一伸了無留蓄雄不以為怨舉不以為慚和而不同蔚然古者官師相規之意豈直諱欣一獎僥致之比哉此二公所以雖處衰亂之世各能以功名保終真可為後世舉賢報德之法也

漢安元年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初綱分行州郡埋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梁冀兄弟

冀因廣陵多盜以綱為守蓋中傷之也使綱不量時度義使氣任勇如埋輪時盜必不得身且致斃無何單車和壘遂令十餘年劇賊隨時降解綱果何術哉其亦心以為良民之所以致此者由于政亂政之本由于朝廷梁冀等擅權播惡下不聊生是以賊之言曰荒裔之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耳綱以預知其然所以從容開推灑遣吏兵分散部曲為之區畫引援如拯溺救焚此即不問狐狸之本意也盜豈有不懷服者哉後世任官者稍識民之冤輯不能原情反己輙相與窮追掩捕而復自以為功其視綱之既死而所化之賊猶為之制服成墳者蓋亦自省焉

二年

增孝廉為四科

漢初所謂孝廉自是兩事後乃合為一科士必有實行著
于鄉黨而後得舉故郡計二十萬口纔及一人其務本敦
材猶有周人賓賢之意陽嘉中因左雄之言始限年察舉
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箋奏已非設科之本制故張衡有曰
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今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逐末
其言良是也至是黃瓊奏增孝悌及能從政通為四科猶
為升駁夫既名為孝廉其目又有孝悌此始所謂孝廉者
既無取用而餘三科皆不得為孝廉矣則所云家法箋奏
皆將取以從政而今又別立從政之目則彼皆若無所施
矣然則漢之孝廉由二而合為一自一而分為二自二而
分為四始以行義而更為藝術始惟舉仕而流于察試所
謂孝廉之科不過懸空名而無實事矣故猶幸其初建置
之重中間舉黜之嚴故其得人之盛終有過于賢良文學
也

建康元年

帝崩太子炳即位

順帝出自險阻返正大位十八年間雖無奮功勵世之材
亦無絕天逆衆之惡觀其初復朝太后專任許敬徵儒俊
人徵聘賢良聽納直言興起太學開科之試減賤還珠未
嘗因暴怒而輕殺一人未嘗事游逸而忽廢庶政衰亂時
君亦可謂難能者矣所可大貝者初因舉逆而封內侍繼
以同事而封宋娥終以姻房之親而幸制于梁商之父子
良由其含容有餘剛斷不足以失友之柔而施于獨梗之
世之所致也使帝當孫程等先遣梁商還封阿母娥合增
常侍和頭謝罪之際奮然分背放逐無所回互則天變時
消民生日靖帝之為帝將無愧于章和之間矣惟其敬不
勝怠愛不克威優游回循之私不足以制奸宄悖屬之漸
末年命令政治之主名雖出于中朝而誅賞廢置之實柄
皆移于梁冀以至國統多廢誠立由己兩漢之治因不可
復振史論謂明朝從儲之多蓋亦推本于安帝也

冲帝

永嘉元年

歷陽盜華孟稱帝滕撫追擊張嬰及孟皆破斬之東南悉平

撫性方直不交權貴為宦官所惡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承旨
奏黜之遂卒于家

安帝時虞詡初以朝歌長平縣境群盜繼以武都守羌破
羌虜然性剛正屢以正議直道得罪戚宦其事適與滕撫
類然詡九見譴考三遭刑罰終獲救免其後功在朝廷者
甚衆撫方及何用將親力王家一為權宦所惡輒擯棄不
復老死草野足誰之過哉夫亂莫大于倡命功莫重于定
亂才莫難于方且華馬之賊皆稱帝叛逆撫以九江一都
尉不及期而悉平之視詡蓋有過之使能久于任用則其
所成詡將不得專美者胡廣乃以權宦之故忘其功不報
棄其才不惜問然承旨奏黜而卒于家廣雖名為三公殆
一孫程之不如也蠢吾侯之事況望其能與李固同心而
不僻憚于梁冀哉史論其庸庸飾恭讜正或挩信夫

桓帝

建和元年
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李固杜喬可謂忠矣獨惜其去就生死之際猶失於明當耳夫大臣之事君道合則留不合則去其幾所謂不俟終日者也是故言必從諫必納上有弘濟艱難之託下有同力夾輔之人國雖危亡義不可去二公自安漢以後朝政日紊世事多虞內迫于太后暨冀之橫肆外敗于胡廣趙戒之柔佞號令不出於君誅賞不由於法廢置大事不可得而与謀弒逆大故不可得而必討二公僅以名位自居不過具數備官真可以有無者特未行乎迨遂耳顧猶不去以致于固極幾覆絕其宗豈非見事不明而失去就之宜乎使此死能用於孝質被弒之日固帝食餅之言發冀欲吐之語扣請太后糾率百僚徼告天下推舉嵩食帝侍之人決於必得罪人以盡春秋討賊之義事雖無成不幸而死猶足以暴白于天下後世顧惟伏尸號哭泯焉無為冀曰是空視稔惡益歛為甚焉之事二公不死于君不死于國不死于討賊定策之事而枉死于賊臣梁冀之手臨危不悟尚欲以口舌爭又自獄中遺書以責廣戒豈非其處死不當乎若論為人剛方正直至死不變其忠至矣先儒因固責梁冀故語乃謂冀未有所失而固亦何所得蓋幾于成敗論人也

元嘉元年
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群臣朝賀冀帶劍入省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即劾奏請廷尉論罪詔以歲俸贖百僚肅然
自冀擅權弒逆威行中外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司隸百職無一人敢公劾顯訟其過惡張陵叱奪其劍致冀跪謝亦可謂鳳鳴朝陽者矣使當時之臣皆早能辨此則冀亦將折悔而不敢大肆悖亂若是況元會之日彼以弒逆兇邪帶劍入省其情蓋亦叵測不可謂為是小罪而不加察是時冀弟不疑以舉主讓陵陵曰正對事与周舉答左雄略相似然雄聞舉言即悅謝已過不疑惟有愧色蓋舉陵同類而雄不疑異情也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梁冀之兇貫盈滔溢凡其功之大皆其罪之深者也況弒逆一事人得而誅今不收沒其田里反增封四縣不汙瀦其宮宅反賜以甲第不惟不楚戮其妻子寘以大憝重辟乃反待以殊禮功罪不明賞罰倒置皆由冀之兇威虐焰薰炙日深不惟能鉗制人口舌聾聵人耳目日銷月鑠則將併人之禮義廉恥移奪消滅而積以成弊矣是以稱其勳德比周公不得已而下比于蕭何鄧禹霍光是欲擾狗彘而儕諸騶驥何其非類之甚三公尚耳況其下者乎猶幸太后已死冀族日縱又有李膺陳蕃張陵諸君子參錯在位足以銷阻其奸不然使冀少有邪慧之才匿情招譽而又卵翼之以胡廣韓縯等之諛隨則哀平之事將復生于其時矣豈止跋扈而已哉

方洲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終

序方洲張先生文集後

方洲張先生文集凡四十卷海昌許明夫之所編集其校定篇目補正訛闕則祚也祚既校定先生之文竊自歎曰先生以英邁之資純正之學蘊為道德行為事業發為文章當盛年以明經擢第立
朝則謀猷獻替結知
聖主奉使則宣布
德意名震海外為郡則興敷政化恵及黎元其事業已槩可見矣惜乎不克大用歛其所施而發於文其文所謂載道之器非輪轅飾而人弗庸為虛車者比也蓋惟先生問學該洽造道淵深其識也明故其辭也正其氣也昌故其言也富是以辭令則明白剴切足以格
君心而當人意詩賦則清新麗則可以協律呂而諧金石叙事則紀述簡當而質實議論則辨析嚴整而精到出入經史貫穿古今馳騁百家撥叙萬類衍其辭讀之不覺為繁譬之長江大河汪洋浩瀚波瀾洶湧莫窺其涯涘也約其語誦之不知為簡譬之層巒疊嶂幽深峭厲烟雲隱現不可以名狀也如孫吳用兵出奇應變而部伍不失如老吏斷獄原情按律而輕重適當文之妙有如此者自非深于道其能然乎祚學於先生瞻前忽後莫領其要乃爾妄議若此是猶窺管中之天吷劍頭之吷豈能見其大而揚其美哉讀之者當自有以識之矣噫先生之文流布遐迩欲為壽梓者多矣先生謙退不遑故所散逸如讀史錄者甚多所存不過什一而已其所存者膾炙於人寶重於世雖欲不傳自不容以不傳此所以憲副吳公憲僉伍公卽欲梓行從戎王侯承命恐後而明夫許君又獨能肩綉梓之責也明夫累世右賢尚德為時所重是舉也不亦可尚已乎因併書之

門人宋祚謹識

方洲先生文集凡四十卷辭理各極精妙已詳序於
燕許大手筆無庸贅言第念先君一樗翁在時嘗欲
編刻傳世不意遽養竟齎志以沒清夙欲為此值時
有未可為弘治辛亥夏幸蒙
憲僉伍公委其事遂領
鈞命而為之既得輝使王君廷彥大尹譚君重輝通
府張君天常士友王君瑞之朱君文淵董君廷璧咸
有所助越壬子冬始成全書以廣其傳庶幾先世之
名不朽而先君之志有成矣敬書末簡用識其事云
旹弘治壬子冬十月穀旦海昌後裔許清拜手謹識